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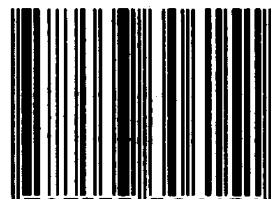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三五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三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三五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王文肅公全集五十五卷

（一）

〔明〕王錫爵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王時敏刻本

一四而公柄

日淺祁余獨倍蓰即余

駑騫樸拙不敢望公然

公亦非好爲聒瀆者何

纚纚娓娓若是葢公不

原缺第一葉、第二葉前半葉

得不言言不得不多時
使然也當是時國事劻
勷多故矣而號爲尤難
者二旋斡之難難於國
本調劑之難難于人情
此何以說也
上英睿獨斷宮闈之事外
廷不得聞而巷議橫生
廷論蠭起
册建久不決留侯不云乎

此難以口舌爭也而公
獨爭之强
上曰可公曰否
上應愈緩公言愈急
上亦屢紓其說以與公相
枝柱公之計窮而言亦
窮乃先請出閣以明等
威示意嚮
上不移日而從公自出閣
禮成而

儲位始默定也斯已難矣
上初闢言路起廢臣言者
益發舒無復顧慮其所
厚望而苛責者常在輔
臣

上或震怒有所譴斥公常
婉委救解往往霽威從
薄罰或貰不問人不以
德公而更極詆交誶公
方且爲疑標爲怨府難

抑又甚焉公居此兩難
者日在憂疑跋疐之地
而事求必濟功求必成
言安得不多也然余竊
怪公之言率皆犯顏苦

口抵觸忌諱數稱病似
託以去就爭似要而
上終無所忤其待公愈渥
慰諭公愈懇而倚任公
愈專何也知公一稟于

直道而發之誠心也直故屹立不懼百折不回誠故可以孚豚魚開金石而況

明聖之主可爲忠言者乎

宜

上之眷眷于公去國且十餘年矣而猶念公而召

公以囂凌紛糾之時恃

公爲重也君臣之遇可不謂千載一時者乎余猶記公嘗言異時搽柄在上故政體一而指臂易使今操柄在下故議論煩而否鬲茲甚履霜

之漸非朝夕故矣余深有味乎其言語云良工苦心讀公之疏者可以得公之心于語言文字之外矣

同官同年友弟申時行

謹序

文肅王公奏草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萬曆十八年

卷之六

萬曆十八年

卷之七

萬曆十九年

卷之八

卷之九

請處分部臣疏
荅廟享遣代疏
星變請召對疏

卷之十三

萬曆二十一年

請御門宣捷疏
請發宸翰免口傳疏
請發會推太宰疏
請處降倭疏
請處分被論部臣疏

星變擬進勑諭疏
星變密奏疏
荅御札疏
謝賜服色疏
請萬壽節受賀疏
請減免織造錢粮疏

卷之十四

萬曆二十一年

再請召對疏
三請召對疏
議處婚姻事情疏
請處分部院事情疏
擬進勑諭
請處部臣疏
請處部院被言事情疏
懇請册儲疏
救解銓部推官忤旨疏

再請册儲疏
請聖母壽日受賀疏

卷之十五

萬曆二十一年

召對紀事
召對謝恩并懇請册立豫教疏
再懇請册儲疏
申明候旨册立本意疏
再荅聖諭剖明原奏疏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一

禄大夫少師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翰林院編修 男衡彙輯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赴

召中途引疾疏

萬曆十三年 月 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輿疾赴

召委頓中途再懇

恩放還鄉以便調理以圖補報事比該臣以營

葬先臣哀勞成疾再疏辭免

恩命奉

聖旨云云欽此伏念臣名跡至微身命至賤入

官之始已分捐糜今齒髮向衰報

國之日短矣敢復顧惜犬馬之身偃蹇功名

之會乎近者頻叨

闕迫於誠欵未蒙

嚴譴更荷
温綸毋論臣之感激不敢偷一日之安即臣母
亦不能安臣之養矣賴天之靈病未即死
當於聞報之後擇定四月十六日扶侍臣
母發程會又以臣弟冉爵病作不勝臣母
憂戀延至本月二十四日始克成行臣以
君言久宿惟有將勤可以補過一路戴星而進
兼道而馳歷過風濤之險臣竊自喜以為
見

聖之期決在旬日不意行至某處某驛地方宿
疾大乘脇風腸風及寒熱嘔泄等症并於
一時勢甚危劇然尚謂弱軀偶觸外邪可
服藥導引而愈也已復强行至某處訪醫
調理臣情牽赴
召諸藥亂投加之舟中鬱燠不習北地水土以
致元氣轉傷浸成委痼臣又竊自悲也以
爲
聖主在上既辯意用臣臣之妄庸可藉手以報
萬一者獨有垂老之筋骸僅存之喘息耳
而
恩過分逾福薄緣淺身未入
國門已中於陰陽之罰將來何以爾
深知寒
厚望而償餘負乎又臣前疏烏鳥之私止為臣
母臣母雖在行然所過遇神必禱當饋必
歎未嘗時刻忘弟病也臣雖亦强食言笑
以安母心然念弟病於室身病於途一門
孤寡兩地憂懸未嘗不終夜伏枕吞聲而

泣也臣聞人有百疾惟七情之病為難理
臣之壯也猶不能支何況臣母風燭之年
而令強抑內顧之情以當長路跋涉之苦
豈不危哉與言至此聲與淚隨進退之計
愈難愈苦而愈不能拜
命矣今在
廷推轂臣者不過以匹夫硜硜之諒許生斷
斷之守求忠於孝必無二心而臣又竊自

睿此樸遬寡過效之一鄉一曲可耳
上今日用臣非一鄉一曲之任也而連章
批奬之詞幾與舜命五官湯求一德榮藉相等
臣之驚寃悸汗已自成疾况重以家門之
私念末路之隱憂乎見今所在官司從行
僮僕無一人不見臣涕泗顛連之狀者臣
尚不欺外人忍欺
君父用敢不避再三之煩以丐母子垂絕之命
以干

皇上始終曲成之恩伏惟
天慈俯垂矜察 生還田里侍母餘年臣不
勝詞窮氣竭至若至危爲此具本

因事抗言求去疏
本年八月 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朽立
朝不忍見驕臣挾權玩
主大肆傾危懇乞
聖明先
賜放還以避狂鋒以明微志事伏念臣猥以
一介草茅仰荷

天私起叅密勿昨者連章
批奬之辭幾與舜命五官湯求一德輝映千載
臣之遭遇天下莫不聞則其感激酬
知亦當不與在廷諸臣等而犬馬病甚霜露不
圖恐報
國之日短矣不勝欸欸之忠竊以爲
聖主在上明日月而威雷霆必臣等大臣先自
處於至清至公之地而後庶寮自無所容
其翕翕訿訿之私臣連日在閣時時與二

三同官言之意氣懸合眞如斷金臣又竊
自許以爲一日未死之身可藉手以報
皇上端在於此退而見人言籍籍皆指目前御
史李植江東之羊可立怙寵驕狂之狀念
此三臣者在植則臣之教習門生在東之
可立則臣山居時蒙其特疏舉薦者也悠
悠世情誰無知己之感臣誠痛此三臣以
蹇諤敢言之名膺
特達非常之遇而年少氣盛不自愛惜遂令紛

紛至此因力爲衆中分解明其立心制行
之無他而却於聞見切磋責其居功用才
之未善臣又竊自以爲臣與三臣之爲友
而三臣亦且口噤色沮信臣之教矣不意
狂鋒愈熾暗械滿胷本月初一日乘大學
士申時行往
壽宮動土行禮驀投一疏以大峪山風水爲名
追論前尚書徐學謨主張之不當而語次
并傷時行臣始不暇爲時行辯但請

皇上試觀三臣如此蹤跡如此機穽果是光明
正大之人否夫使前地果不佳則三臣一
向安在必待匆匆興工吉日而後言又使
三臣果別有眞聞眞見則舉朝何無一人
議及而偏此三臣一時意見偶合如此
皇上試而問此三臣書生少年何自知風水之
說臣竊料此三臣情見勢窮必且曰傳之
術師之口也夫術師相破自古而然三臣
既非專門何以知前人稱善者之非後人

駁議者之是
皇上試察此情公乎私乎大峪山之始定也聞
皇上親閱許山脈指而決徐學謨則皆從中贊
成亦猶植等諸臣書生道聽之見而已今
諸臣夢中評夢已自影響而又以根株漫
引加人不忠不孝之名而自處其身於獻
芹食桃鄙野近幸之愛主
皇上試又以爲忠乎佞乎去年丁此呂之疏上
也臣偶讀邸報有傳科場曖昧之

言是閣臣所擬者臣不覺失驚歎曰此誤矣何以知科場之曖昧而預爲解也已讀吏部覆疏至引王速趙文華則又歎曰誤矣柰何以鳥獸律人已讀陸光祖疏則又歎曰誤矣柰何欲以口語盡逐言官已讀九卿潘季馴等疏則又歎曰誤矣柰何反追爲張居正訟冤已趣
召至中途讀孫蔡二御史疏則又歎曰誤矣柰何以小告盡污人生平大節凡此皆臣之

私論然始入
國門不特一二爲同官言之益眞謂諸臣之可殺而大臣處之或未必盡善也以今而觀畢竟閣部無一毫成心而諸臣三五爲曹日夜相構而號蘇張捭闔之談神鬼變幻之術正猶優人之舞於幕公然塗面裸形全不知耻似此舉動何事不爲臣於此時斷斷乎不能復爲諸臣解矣臣聞大臣不能帥羣臣當去師不能訓弟子當去若成

而爲惡少年所推當去臣負此三當去義無可一日立朝之理所有愚懷耿耿抱不平之慨其說有八敢盡爲
皇上先陳其槩而後及臣之私當張居正馮保事初發時
皇上試自揣獨聞獨見之中果毫無端倪盡假耳目於諸臣乎將
聖志已定僉謀大同而言者適投其會也夫將順之與臣救難易懸殊觸忤之與受賞利

害全別而諸臣雖雖盱盱槩自附于吳中行趙用賢等嬰鱗折檻之黨此其不平一矣
皇上明燭群奸天旋地轉乃千古非常震動然猶推功首輔陸叙加等而諸臣顧反盡攘
天功臣
主異擬此其不平二矣古人默則成象語則成文蕭規曹隨擬之則於濟國而諸臣近乃創爲一種風尚以爲普天之下除卻建言

之臣別無人品而建言之中除却茇括張
憑舊事別無同志此其不平三矣蓋臣嘗
私謂張居正之門客如羣媚之倚市勞來
送往取適一時耳今冰山既泮黃犬成空
士有惻惀漬酒不忘死生之交者鮮矣況
本非安石誰爲章蔡肉朽骨而噓寒爐以
何爲名天下豈更有此至愚至拙之人哉
而諸臣動稱報復眞成囈語此其不平四
矣周公之功也衛武之耄也而几几抑抑
虞悔吝之且及也況乎以中人之資乘一

言之會不階不媒起越
朝右如花之始發正雨斂風妒之時而悍然
遽自以其喑嗚胛睨之態曰尋予盾惟敵
是求此其不平五矣人情雖甚愛不能廉
盜跖甚憎不能淵伯夷甚變亦不能朝夷
而暮跖則其公論定也今在廷大臣如許
國楊巍舒化董諸臣不嘗交口贊譽以爲
正人君子哉孔一言相左則疵纍横生!!

相謀判乃其腹而陰求其短王尊一人乍
賢乍佞令人復安所取信此其不平六矣
大臣主持
朝綱乃一味濡忍涵納原非中道今大學士
中時行泊然處中唾而不拭以強陪諸臣
之噴咲不過爲重
國體惜人才耳乃諸臣見其弱則愈以爲不
足畏而凌之受其容則愈以爲靡我而疑
之被論則以爲嗾人攻之求去而票允則
以爲逐之票留則又以爲苦之或票難留

而
責欠溫則又以爲陽順
上意而陰忌之喘息縱横于荆蕪棘令人無路
可趨無門可解
皇上試觀典籍自古及今豈有人臣操
天子之權小臣制大臣之命一至此極而
朝綱不亂
國其不消者乎此其不平七矣又臣嘗問諸

臣前後爭辨之疏無論惡言詐語狼藉難
聞即其高自標榜一則曰孤臣一則曰善
類臣請就其言而折之夫古以孤臣孽子
並稱此爲臣子不得意於君父者言也今
諸臣自謂得君乎不得君乎
朝廷之上敢廁川而語難者何也臣以爲此
其臣不孤語稱舜跖之分在善與利今之
悻悻豈盡爲公得無爭先於徑路患失於
鳳池者乎又得無憑城社而盜威福者乎

即如近日
皇上之用[illegible]也
儼然出徵書於
內簡付公論於
廷推而一二在外散局小臣已有輒據爲齒
牙賛襄之助者臣以爲此其類未必善凡
此皆滕天大言崑目駭耳而諸臣居之不
疑此其不平八也夫此八不平者使其說
出於張居正所薦引及與諸臣摩肩競進

之人則尚可指之曰黨曰忌曰素所不悅
也今臣乃居正切齒之讐而又諸臣所嚴
事推轂之友使酸鹹臭味尚可和調國論
人情不至十分顛倒臣非異物豈有反攻
同志而快仇讐者哉嗟乎諸臣可以蹈踏
慍而
皇上亦可以深長思矣臣山居八年朽株枯木
原不適
廊廟之用况值此千載難遇之時事千載難

遇之
主上天清日明本無一事而不幸爲驕臣若爭無
影之是非使
朝堂爲訟場而
宮府爲虛位大臣皆重足膠手於風波偪側
之中而市井僻邪千人所指如馬鹿闒茸
反得藉建言之名以逃考察而希榮進臣
誠目不忍見耳不忍聞度言輕力弱不能
有所匡正誰有[illegible]耳今日之言雖明可對

君父幽可質鬼神然必臣之身退而後臣之志
明不然則諸臣又以爲回護同官苟貪倖
食臣既義不借諸臣之譽則亦不能復受
諸臣之毀伏望
皇上先將臣放歸田里然後徐察諸臣公私忠
佞之狀盡攬威權一新視聽庶令天下萬
世有有
君無臣之歎臣雖伏死先臣松檟有餘榮已臣
不勝憂危懇迫昧死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親賫具
奏以
聞伏候
勑旨
奉
聖旨李植等先因言事有功不次超擢正合秉
公守職圖報國恩乃輒敢誣構擠排驕横生
事覽卿所奏朕已洞悉李植等已薄罰了卿
端亮讜直正賴匡扶國是豈可遽自乞休宜
即出輔政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謝
賜羅衣疏
閏九月十二日
上閲定壽宮
上御感恩殿賜閣臣衣帶等物臣錫爵
賜羅衣二襲疏謝云伏念臣升
朝三月未攄補衮之忠扈
蹕一行疊荷解衣之貺輝騰在笥愧切濡衆仰
惟

皇上
大孝承親
沉幾照物
周原卜壤培萬年天保之基
禹範稽謀辨三至人言之惑肆
屬車之再駕迺
初筮之果諧臣猥以近僚叨陪未從周旋
大麓徒瞻佳氣以增歡肅奉
清遊欲賛
宸謨而莫措詎期
特眷曲軫微勞寵渙
玉音榮頒
珍綺三英炳若出巧製于天機五采燦然分
奇章于銀漢矧應授衣之候真如挾纊之
温被服
華恩敬擬岡陵而祝
壽彌縫闕職敢辭夙夜以宣勞臣不勝云云

引疾給假疏

本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謹

奏爲患病給假事臣于本月十五日偶感痢疾幷寒熱身痛等症一向勉强進閣供事不敢

上聞至二十五日該文書官送本會票之後忽虛火上冲昏暈仆地移時方醒見今臥病在家有妨

朝講伏乞

聖恩准臣給假調理候痊可即出供職謹具

奏

聞

奉

聖旨卿偶疾准暫調攝痊可即出輔理吏部知

道

謝

賜猪羊粥米疏

本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伏蒙

聖恩特遣

御前牌子孫朝齋

賜臣錫爵鮮猪一口鮮羊一羫甜醬瓜茄一罈白米二石酒十瓶臣謹於卧榻叩頭祗領

訖伏念臣本以衰殘擢自廢朽犬馬之力曾靡效于涓埃蒲柳之資已遽嬰于疾疢竊自憐悼負此遭逢惟

聖王少裁高厚之恩斯微臣庶逭陰陽之罰豈圖餘喘曲軫

宸慈爰勤

中使之特臨並錫

尚方之諸品精粮色瑩兼分醴酥之春雜俎香浮更耕牲牷之旨用以佐刀圭而施上

藥因之扶羸瘵而制頽齡受
寵彌隆循涯愈溢祀
金莖之湛露勉效加餐叅
玉粤之和羹終虞覆餗祇三肅而拜
賜期一飯以輸忠臣不勝感激荷戴之至緣伏
枕不能
躬謝謹具本奏謝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聖旨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illegible]疾求去疏
十月初十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脾疾沉綿不堪輔理懇乞
天慈俯賜骸骨還鄉以終
恩造事昨該臣於閏九月二十八日荷蒙
聖恩以臣患病
欽准給假調攝仍
諭以痊可即出輔理續蒙
特遣內臣頒賜酒米蔬肉等物臣糞土微賤之

身乃至以疾憂
君父
慈旨優溫
寵數蕃渥臣雖病也口尚能啣
造物之恩心尚能識報
主之分豈有升朝數月寸勞未展而遽恐言去
者乎伏[illegible]請在假以來所延致醫生[illegible]
惟勤等凡十數而治療之術亦且百方蒸

消補兼施寒温雜進者浹旬於茲矣臣雖
病也又豈不知欲速之無功衆咻之難信
哉誠疾痛怵迫之中貪奉
清光坐曠職而儌幸於萬有一分之效耳豈
圖外症未除而内元已竭宿痾方痼而新
疾復生近日痰涎壅盛步履艱難飲食滯
停瀉痢頻數心脾項背腰膂之間無處不
痛臣親檢方書云是七情憂患所感脾氣
積傷漸成鼓脹非醫藥所能即愈臣竊自

悲也以爲犬馬怙恃之身在
國惟
君在家惟母有如猝先朝露進不成報
君退不成將母與自揣溝瀆者何異臣於此時
乃始思草疏乞骸踟躕未敢而臣弟鼎爵
病危之報又至矣痛惟先臣早背止遺此
煢煢二孤而皆朝不圖暮兄北弟南有生
離死別之感加以七旬衰母兩地憂懸風
燭之命且翳翳不保而臣也一身憔悴之

餘耳呻吟而目涕淚獨柰何復望其奮起
蹶踴躍功名之會哉伏惟
皇上前者非時召臣不次用臣近復
垂聽贊言而
特旨留臣
君父之恩豈有終極顧臣福薄不足以堪力羸
不足以報以致鬼神忌盈自貽沓疾揆之
愚分決當知止伏望
皇上察臣垂死不欺之誠憐臣觸藩至苦之狀

早
賜骸骨生還田里庶臣死不爲尸祿曠官之罪
而肉又得以使一門骨肉養孤扶老之私
臣疲癃殘息幸不即死異時或尚能矢銜
結而償餘負不可知也臨疏不勝母子涕
泣籲
天請
命之至
奏

聖旨朕以卿忠猷亮節特召起家玆眷倚方殷
豈可遽以微疾求去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謝
遣醫視疾疏
本月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伏蒙
聖恩以臣患病
特遣太醫院院判朱儒等五員診視該各官
看得臣六脉浮弦芤數脾胃兩傷皆心經
憂鬱之氣傳結肺臟以致腹滿腸秘頭暈

體虛飲食不消腹背作痛等症竊念臣之
得疾本自憂生至其致災亦由福過而經
旬在告已蒙
優容之仁垂死乞身更荷
眷留之渥非少心而自愧思避
寵之無由乃玆
聖諭之親傳更
遣國醫而下視分
尚方之劑間將收效於刀圭發蓽屋之春[illegible]

欲同生於沉痼臣有何緣分徼此

曠恩蒲柳之資易凋深慙培植犬馬之年未盡

但誓捐糜除聞

命供設香案迎接併臣在床褥間扶掖叩頭外

為此具本奏謝以

聞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引疾再疏

本月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再陳病苦真情萬不得已懇乞

天恩俯容辭任回籍以全母子餘生事昨該臣

於本月初十日以腳病具疏乞休奉

聖旨朕以卿忠猷亮節特召起家茲眷倚方殷

豈可遽以微疾求去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竊念臣名跡至微

身命至賤入官之始已分捐糜今年齒向

衰遇

主徼榮至此此

恩之必不可負義之必不可逃而亦時之必不

可失者也臣伏枕無事之中夜氣尤清其

於私情公義之重輕出處進退之大節亦

既反側再三念之至熟矣且夫志士感知

不忘一飯而臣乃在野再徼在

朝三錫曰厭

大官之饌身披極品之衣以病軫國醫之視
乞身蒙
華衮之褒臣即欲自絶無論此心難欺而天地
亦豈有容此不祥之人者頃之匆匆叩
闕委非得已蓋肺腑之病已罔劣而難支骨肉
之虞又煩究而并集惟幸早解機務免於
素飧或尚可懺積譽而徼餘福耳今下誠
未遂
天眷彌隆而臣且一面憂身一面憂母又一面

懷負
恩曠職之懼以致心神愈耗脾氣轉傷泄痢無
時昏暈加數此醫官朱儒等望形而知其
已病切脉而爲之隱憂者也臣聞
君臣之間眞是一體臣苟不欺其
君則不論盡忠之與補過皆爲報稱君苟不疑
其臣則不論栽培之與休養皆爲
恩澤今臣齒憂難愈之內疾羣醫既能言之而
眩暈不測之緻證同官又莫不見之臣之

不欺
皇上其已明矣而
皇上之深知渥寵加於臣身者其亦已無餘憾
矣若尚以
三朝舊物未即吐棄則賜之骸骸未盡之生以
終烏烏一日之養其爲
恩禮不又加於尋常萬萬哉見今垂死病弟息
耗杳然臣母子餘生愈孤愈苦母不能一
日舍臣而獨歸臣不能一日離母而獨處

以私情言之既有俱傷兩敗之憂且輔理
重任物望所關系之一身固不足惜有如
天顏咫尺之下朝班鵷衆之中仍復如前顛仆
隕越震驚觀聽豈不羞當陛而玷冠裳以
國體言之又有求榮反辱之累臣誠情極道
窮計無所出不得不再陳危苦至切之詞
以干終始
曲成之造
皇上即幸而矜臣則不惟下全臣身上全臣母

而密勿輔理之地不至久掛空名坐妨賢
路於私情
國體各獲所安臣無任疾痛呼
天哀祈叩請之至
奏
聖旨大臣之義體國忘家前已有旨勉留豈可
恝然遽去卿疾未愈宜在任調理副朕眷懷
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引疾三疏

十一月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
恩深義重情迫辭窮昧死再干
天慈俯從前請以責後報事昨該臣於十月十
九日再疏乞歸奉
聖旨大臣之義體國忘家前已有旨勉留豈可
恝然遽去卿疾未愈宜在任調理副朕眷懷
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錫爵病眊怫鬱

不識進退再以私情上干
斧鉞之誅臣之罪大矣伏讀
御批不惟涵貸彌弘慰留愈切而凜然大義嚴
詞又有出於家人父子提耳教訓之外者
臣於此時不覺一字一淚一字一顙已誓
此身畢命鞭箠之下而臣母亦且義激於
中誓不復以家事關臣矣不意本月二十
七日臣男監生衡信到內稱臣弟原任河

南提學副使冉爵已於閏九月二十五日
病故臣母聞報晝夜哀號寢食俱廢見今
亦患左脇刺痛咽喉面目俱發腫不能起
牀臣竊自傷家門薄祐骨肉凋殘至此目
前止有一母一子形影相倚而背窮愁旅
邸宛轉牀榻之間又至此臣宿疾新憂外
纏內迫以致心血不復歸肝脾土轉成下
陷脇風腸風及嘔逆泄痢等證種種作劇
茫無痊可之期昨者恭遇

長至令節僅於私家設案焚香扶掖叩頭遙
祝
聖壽猶喘呷悸汗不能成禮何況咫尺
威顏之近奔走職事之煩而尚有可望引伸班
行參裨
袞闕者乎臣聞人臣之義不得有身何況有家
然就家國之重輕而論則私不勝公情不
掩義臣雖不敏數奉教於君子矣就事勢
之緩急而論今則堂堂
盛朝茅茹彙征之時即無臣等以百數何虧於
國而臣母區區所恃以託命者獨臣一身臣
之區區所恃以報母者又獨此一日此臣
所以早夜呼
天欲涕而疾愈困請愈亟者也且今
皇上所以嚮意用臣
屢旨留臣不過謂匹夫硜硜之諒書生斷斷之
守求忠於孝必無二心而臣又竊自審此
樸遬寡過效之一鄉一曲可耳

上今日用臣非一鄉一曲之任也而加之憂病
支離精神失忘所業未效潰溢且填臣即
欲隱忍榮次而
皇上亦安用此無用之臣爲哉臣新奉
嚴旨不容再辭今日之言不惟
皇上所不欲聞而臣之初心亦豈願有此也但
以節次苦情弟云母病原在奉
旨以後之事尚未徹聞
天聽終有餘悲用敢再乞其朝露之身以終烏

烏之養
皇上憐其衰而許之臣雖病也一時野人獻曝
芻蕘思軒豈遂敢自外哉蓋昔人有言報
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矣臣情迫辭窮不得
不藉口斯語庶以爲酬
知補過之地云爲此具本謹奏以
聞伏候
勑旨
奉

旨覽卿奏具悉至情但輔弼重臣素公爲忠宜
勉思大義卷可即出贊理以副朕眷傾勿又
辭吏部知道

考察自陳疏
萬曆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察典荷期遵例自陳不職乞
賜罷免以肅臣工事臣惟
國家六年考察之典所以澄汰九流訓齊百
職而廷臣中之有閣臣乃總筦樞機非常
之任也閣臣中之有臣則又拔起淪廢非
常之知也夫非常之任豈宜以常人居而
非常之知又豈宜以常理報者哉臣於此
時即日月奏功頂踵致命猶之塵忝尚有
餘愆今待罪兩涉年矣進不能納誨輔德
抒肖靖之忠退不能推賢讓能廣交修之
益
上責之以主持
國是而臣望輕不足以鎮俗
上責之以贊襄化理而臣識闇不足以通方臣
竊自審於羣臣中負

知曠職無如臣者惟是硜硜挈瓶之智碌碌抱
蘄之能苟幸無事粗足自守今歲比大旱
帑無宿儲道殣不收寒候時警此豈臣養
愚藏拙之時而亦豈
皇上納汚含垢之日哉且臣閣之官先論相所
以清化源而風有位也法先論貴所以肅
政紀而示至公也臣雖駑冗以法以官不
當在庶寮之後若使
明主爲臣而惜法則天下必有因臣而議法者

矣故臣願以不肖之身首僨
所免不惟避列曹清
公典加重亦使在廷博開方正之士得闢門
遵路而入臣之無狀不久妨賢天下亦或
有諒其晚節者臣不勝悚息待罪之至
奉
聖旨卿輔弼重臣公忠直諒清望素隆朕簡任
方殷豈可引例求退宜益殫猷爲贊成治理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書成辭免
恩命疏

本年二月二十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揣分量功辭免非常
恩命事奉
旨云云　欽此臣聞
命自天踴踖流汗罔知所措竊念臣斗筲末品
犬馬病身本非受爵祿之器

皇上旣過誤用之而頃之大計陳免又過誤留
之臣之自揣無論贊
大政決大疑不足仰稱
任使之萬一卽姑以纂修一事言之先是萬曆
改元之四年有
詔重修會典臣雖備員副總裁然此時正屬諸
司文案未齊該局義例未定之日臣無
一事可藉手者數年之後始漸次屬草會
臣又以乞身久廢始再起爲今官而書之

成者已十八九臣按籍茫然第能粗涉事
迹稍正句讀耳已由前言之則臣乃無事
而餐由後言之則臣乃不耕而獲今署名
卷尾亦已厚幸而殊爵顯賞反加衆人之
前臣復何心可以安之何顏可以受之且
大宮門一品班已躋於孤卿殿學兼銜
寵更貤於四世自昔佐命鼎晝之臣有資累考
而不得者臣草莽升
朝一旦躐躋至此黽勉滿不可復酌貟方重

不可復收此臣之所爲懼也職在政事無
所裨益潤色而但與槧工墨吏分尺寸之
勞每當披校至兵馬錢穀之昔藏而今託
文墨議論之昔簡而今繁
禁旅之濫稍日增
上供之年例日溢臣乃罪之不任而獨功之任
又臣之所大愧也伏惟
堯舜在上賞必當功名必效實豈可由私左右
之臣重爲鉅典之辱臣之愚怯愈不自安

所有前項
恩命懇祈
賜免惟
皇上哀而許之乃不惟爲
國家惜名器亦所以爲臣惜福也臣無任感
激戰悚俟
命之至爲此具本親齎奏
聞
奉
聖旨卿揔裁大典茂著勤勞書成加恩累切辭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再辭

恩命疏

本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再瀝悃誠懇辭超敘以明臣節以安愚
分事昨該臣以書成加
恩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總裁大典茂著勤勞書成加恩累朝彝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一

介艸茅上荷我
皇上非常特達之眷報未伸而
恩復至辭方控而
旨愈溫臣雖至愚荅亦知彝典之爲重
成命之當遵矣況纂修衆人之事何苦而必欲
矯情立異以博遜讓之名哉惟是前疏所
陳原據在閣在館日月功次與同官二臣
終始效勞者不同而二臣止於本品量[illegible]
俸秩臣乃以二品躐躋一品二臣自當

臣自當辭乃事理人情之必不容昧者
夫抱關一命梓匠賤工上不可以苟榮下
不可以苟食此自古
國家綜覈至嚴之典大臣所宜率先庶僚共
效功實者也臣伏自前年奉
召入
國門首以
廟堂裁恩澤士大夫重廉耻爲忠告第一義
言未絕口而身自開僥倖之門源之不清

流將安止恭臣嘗聞
祖宗朝三楊學士在內閣最親最久而官品不
加然至今論者猶咨咨盛三臣之得君何
則樞機重地帷幄親臣正不必累資而計
遷循爵而論貴也臣今見以尚書辦事品
高祿厚遠過三臣在
成祖時
皇上倘必欲拔行
累朝彝典加優臣等

法宮廣廈一日
賜之三接令得陳見聞效得失於前臣之榮藉
且以萬倍何必拜官加秩然後爲隆眷哉
臣誠知煩言瀆
聽無所逃罪顧心之所不安不敢避嫌而遂止
義之所不可不敢從衆而常辭此所以徬
徨夙夜怵迫肺肝而冒瀆哀祈於
君父之前者也伏望
皇上憐臣之苦誠惜臣之微節

特寢成命免其再有干瀆則臣亦當仰體
天慈不敢盡虛
恩賜請量受二品應得
誥命以榮臣雖賞不及功總爲明冒而罪均逃
重尚可苟安臣不勝丹誠懇款銜
恩委命之切爲此具本親齎奏
聞
上不允命文書房持疏至閣令票擬如故同官
時行奏云二臣懇切向臣言委實惶恐其
辭萬無矯飾強臣擬准辭一票以候
聖裁
上准辭太子太保改太子少傅餘皆令勉承勿
辭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二

引疾乞休疏

萬曆十五年九月初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夙疾成痼痊可無期懇乞
天恩俯容休致以延殘喘事昨該臣以患病給
假荷蒙
恩允仍
諭以痊可即出輔理續又蒙
遣內臣賜酒米蔬饌等物伏念臣猥以樸
薪末疾久臥私家恩凡
清光莫遂瞻依之願駢蕃
寵錫秖增尸素之羞臣之引領望痊跂足思報
不待
皇上之敎諭也且
大恩未報末路有幾臣出山初志謂何忍遽言
去哉緣臣年近六旬病非一證自先臣見
背之後內則以死喪怵惕而傷其神外則

以進退狼狽而撓其慮以致舉體氣血無
一處不虛項背脇脅胃脘之間無一處不
痛而復瘧痢時作痰涎上壅吞酸食噎漸
成關膈臣一向與同官二臣言之非至今
日纔始稱病也惟是徼天之幸方內小
安北荒或南尚稔民勞或
主不憂故臣得以衰罷俛仰其間在公無過以
當職業退食安寢以當藥餌今則南北災
傷幾無完土公私困急日抱隱憂臣備位
弼丞縱無疾病猶當按古人災異策免故
事牧馬棧車以失職待譴矧一疾侵尋百
方未效豈可使政本燮和之地而尚淹
滯不祥之人班行大眾之中而屢見傾跌
失容之事乎據醫官米儒徐春甫等胗臣
之脉僉謂臣病由鬱生必須屏事忘情方
可望愈夫為臣而至於屏事忘情此復可
補於
國家而亦豈所宜言於

君父前者然念
皇上苟責臣異日之報則必愛臣今日之生苟
寛臣失職之誅則當全臣知止之分若但
以簮紱舊物未忍棄捐俾日飽大官坐擁
虛位則臣職業愈曠憂病愈深縱未即死
而幽何以辭神理之罰明何以謝當官之
謗然則
皇上與其他日以譴去臣孰若聽臣今日以疾
而自引去也與其外存體面而留臣之身

又孰若內推腹心而保臣之命也伏惟
天地至大
堯舜至仁疾痛呼號何所不容倘蒙早濟
聖斷許以生還則臣畎畝未盡之年孰非銜結
報
恩之日臣不勝悚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忠誠直亮朕所眷知經國濟民大計正
資協贊豈可以小疾求去宜慎加調理痊可
即出以副至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謝
賜豬羊粥米疏
具官臣王　謹
奏伏蒙
皇上遣
御前牌子
賜臣豬羊等物臣謹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猥以
孱薾久塵
齋勿力未報犬馬病已中于膏肓方蒙

優假以偷安更軫
鴻慈而賜賚綏衣般
御驚顯使之自
尸
尚食匪頒荷多儀之及物啓芝囊而授粲藤羸
雜萩之芬分桂醑以調羹載備嘉牲之俎
豈揆殘息獲此嘘培承露金莖
清燕恍陪於
法從含香積貲大藥屍授於醫王臣蒲質早凋

葵心夙矢望

九重而扶拜期一飯以不忘雖才疎冉練之調

深虞折足乃志感壺餐之報願效捐軀臣

不勝感激荷戴之至

引疾乞休再疏

本月二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再陳久病危誠乞

恩俯賜骸骨還鄉以圖後報事昨該臣以患病

乞休

奉

聖旨卿忠誠直亮朕所眷知經國濟民大計正

資協贊豈可以小疾求去宜慎加調理痊可

即出以副至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伏

惟

皇上之於臣天地也其恩則父母也無論

深知特拔千載難逢小人之分久知死所即今

疾痛支離之中而

皇上之憂臣慰臣留臣任臣亦豈臣之所宜自

棄而自外也連日以來臣之葵墻雍緜無

一日不在

皇上之側而屏遠百事以專醫藥坐臥重帷以

避風寒亦無一日不爲早出見
皇上之計則臣之志其亦可憐矣顧病根深錮
茫無措手方徒試而不靈神欲守而愈亂
見今
宮闈大慶歡藉普天而臣稱
賀不在班受
賞不能
謝則臣之力已窮而氣已竭其又可悲矣敢
更避煩瀆之嫌冐

寵榮而虛職事哉臣伏自蒙
恩登用久閱歲華積過滋多無功可紀每服若
氏知止之訓憮然有槩於心以爲人臣有
二宜止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大臣立朝
之節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庸臣量己
之明也臣庸臣也當官輔理之效既祿祿
如彼而負薪犬馬之憂又奄奄如此斯與
所謂不能則止之時臣之所宜自量也夫
主恩浩蕩何涯之有然高爵厚祿猶可以勉承

而
國計民生不可以臥理
皇上茲責臣以經國勉臣以濟民乃是更增臣
一重病案臣之不能抑又審矣又臣門祚
单孑一身一子之外並無以次人丁而先
窆未安待臣歸土母衰日甚待臣終養凡
此皆臣一生未了之事不可委之他人雖
身賤鴻毛而義關九鼎此所以病馬思軒
雖期於效死而巢鳥反哺終冀於生還者
也臣今曠職已久病中萬緒何念不生然

國恩未酬猶應將來之可補閣務不理尚希
聖主之能寬若病已深而强出情既苦而諱言
則臣先無此身安能致身負
君負親豈可復贖伏望
皇上憫臣疾痛呼
天出於誠懇察臣螻蟻情命非專名高特
賜俞允俾就故鄉水土醫藥以終天年則臣之
死生進退總荷

惟憐夫亦愈知所以爲報矣臣無任激切祈請
之至
奉
聖旨卿起家未久正當忘身報國共濟時艱況
聞疾已小愈何忍再疏求去宜遵前旨即出
蒞理還着鴻臚寺官宣諭朕意該部知道

引言再申前
請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臣知止偶觸同然懇乞
聖明特採公論俯遂微誠以終
恩造以勵廉恥事近該臣以久病兩疏乞休荷
蒙
皇上累旨眷留仍
遣官

敦諭恩深禮重義正詞嚴臣誠不勝感激涕淚
彷徨汗悚蓋至此而知
君父有必不可逃之命人臣有必不可私之身
矣連日以來強自支策擬以本月初九日
報名次日
廷見然羸軀見骨殘喘如絲惟恐隕越
威顏之下蓋
朝堂而辱視聽也會徽天牵科臣陳璧適有
甄別大臣年力才品之疏臣一聞此言不

覺慙喜兼懷毛骨俱竦夫人心有所同然
而事理可以觸類科臣之言雖不爲臣而
内稱止足之分廉恥之節古義凛然有若
代爲臣言者臣庸臣也上之不敢望高蹈
遠舉果守絕迹希逸人處士之節下之亦
不敢苟趨避尾苟避譏嫌辜千載一時之
遇至於自揣其精神力量不能鼓舞則臣前兩
疏歷歷陳之又有若預爲科臣左券者
皇上試採之公論如此驗之臣言如彼其

衰臣信臣全臣將不待臣之呈身見面而決
矣臣又惟大夫七十引年自關彝典然人
之受才受氣不長尺短正自難齊有八十
膺揚六十射策者亦有少即善病壯而成
翁者故古之帝王詠經間律但曰老臣不
曰病臣考德類能但容久任不容久病也
臣今年雖未至病則已深髖髀而衣時猶
覺寒數米而食時猶覺噎即今引年諸臣
中未有如臣之尫羸衰颯者兩年之間在
闇昏暈者三次在家二次在班一次即今
引疾諸臣中亦未有如臣之彰明顯著者
科臣之言爲
皇上權恩禮臣之言又爲科臣廣忠告
皇上即必欲甄别年力材品於諸臣中擇取宜
去請自臣始蓋臣近日方艸有乞骸第三
疏而未敢
上内有云今日之以眞病眞情推賢自代即
所以報
皇上而他日之以力田孝弟教道鄉里亦即所

以報
皇上也自處雖過然科臣疏尾表正鄉間矜式
後生之語其隱然厚待臣等更甚於臣之
自待而臣乃愈足藉口爲犬馬圖報之地
矣臣無任情迫言煩哀懇激切之至

考滿謝
賜羊酒鈔錠疏
萬曆十六年六月初十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初八日伏蒙
聖恩以臣歷二品俸三年考滿
特遣
御前牌子陳朝齋

賜原封鈔二千貫羊一隻酒十瓶臣謹焚香叩
頭祇領訖伏念臣猥以孱庸擢自麋餼沐
浴
大造思塵露以何裨荏苒流光感歲月之易邁
茲當滿考積有餘僭上無涓滴塞窔之忠
下鮮弘濟元元之略慚
大官之月俸涯量已逾十執秩之年勞心頗
滋硯豈意未捐之舊物更屢
蕃錫之

殊恩
發上帑於漢庭寶鏹借千緡之算
分大烹於周鼎珍牢兼九醞之甘謹稽首以登
嘉重捫躬而愧惕小人爲厥誓不存溫飽
之私天道惡盈願益持止足之戒臣不勝
感激
天恩之至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謹具本奏謝以
聞

奉
聖旨覽卿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考滿辭免
恩命疏
本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披瀝悃誠辭免殊常
恩命事臣以二品三年考滿該吏部題奉
聖旨王次輔簡任密勿協贊忠勤茲當滿考勞
績茂著着加太子太保餘官如故廕一子入
監讀書照新銜給與誥命欽此臣聞

命自天不勝徬徨感悚萬愧集衷伏念臣通籍
二紀在告七年愚拙之分誓栖草野臣之
始望原不在今官而又以質衰於蒲柳病
痼於膏肓前後六章避位累息焦腸僅支
隙營臣又豈望至今日哉伏惟
聖主之恩不可勝量臣之徼幸不可勝慚三年
以來曠官尸祿之咎不可勝紀然
上已過而私臣主爵之吏且隨而督臣臣無以
自考爲也姑就以目前時事徵之北乾南
潦軍訌民咨河決火妖所在告警臣曾有
一籌消弭之效否乎維時
明主方勤罪己之言元臣屢控辭
恩之請而近又會百官奉
諭修省之期臣備位淆丞義均休戚今縱不能
以區區腐身餧肉療饑炙臂分痛猶庶幾
惜福可以禳災知止可以不殆也乃茲
明廷奏課既追黜幽
中使匪頒且叨素食若更儼然受爵於待放

之時蒙
寵於
嘉獎之日
上方怒豈復貰臣朝野清議又誰原臣臣下
惟身之僨越是懼而卸上爲
國家羞爲名羅惜與臣雖猶騃業已踰足功
名何敢更沽廉讓但以
一宮階上造乎孤卿
命秩兼貤予累世往歲書成類攸循愧冈人翊

今歲滿特加彌常量已此所以三復
溫綸一字一汗而不得不備瀝循牆之悃以干
轉圜之聽者也令甲廷臣滿考次日即當移部
引
奏而臣延至逾月之久又不敢借援元臣預
辭之例此肝膈至誠委屬惶恐與故爲陳
讓不同伏望
皇上特准收回成命以待臣桑榆末路粗有一
事可以塞責者而後

申詔有司平其賞罰庶
清朝之彝典不輕微臣之官謗可逭矣臣無
任銜
恩激切引分祈懇之至
奉
聖旨卿公忠亮直佐理勤勞考績加恩國家彝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再辭考滿
恩命疏
本月 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引分再瀝危誠懇辭
恩命事昨蒙
皇上以臣考滿加
恩隨該臣具辭奉
聖旨卿公忠亮直佐理勤勞考績加恩國家彝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伏
惟人臣以受寵爲榮以從命爲順臣今處
人之所甚榮行人之所甚順豈有反飾讓
以要名辭
寵以易罪者茂頋嘗反覆三思章句迂儒山林
廢隱
皇上即家召起蹦躐今官
恩已過矣受
命之初愚不量力以爲捧土可以增山岳之高

策駑可以附騏驥之足今碌碌伴食亦既
三年無銖黍寸尺之效志又已久負矣臣
聞古志有之
君功見選吏臣功見安民又曰罪莫大於好
進辱莫大於不知耻臣之固陋即萬萬不
敢當
皇上公忠亮直之褎至於矢一得而佐民艱循
徹分而遠身耻乃中人冗吏之所能而臣
職在樞機心非木石若進不關水旱疾疫
之憂退復不自安下愚不肖之分窃階顯
賞非據濫膺則在
廷豈有此苟冒無耻之人而自古亦豈有此
盛滿不覆之器哉臣又聞人臣于功名之
際或先功而後賞或先賞而後有功以副
之皆可以無愧臣今考前功則東隅之悔
莫追課後效則桑榆之日且短即如昨者
恩命南下而臣母暴泄嘔血勢甚危殆臣心膽
糜碎遂至連日不能進閣此近事福薄之

明教臣之憂懼不獨爲身而且遺之親矣
輿言及此萬緒茫然一切逃名好名之念
都不能自有伏望
皇上察其囁嚅未控之苦心全其固滯不移之
愚性閔其前後辭
恩引疾之誠請所有前項
恩典特賜允辭此乃爲臣留寵於後惜福及親
聖主所行孰非故事又孰非恩澤也若尚以閣
臣體貌不可盡爲異同則斟酌裁減自在
皇上處臣安地而非臣之所敢自言矣臣不勝
感激惶汗瀆冒隕越之至

壽宮加
恩辭廕疏
本年九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瀝悃量功懇辭
恩廕事本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本部節奉
聖旨云云欽此仰惟
皇上恪遵
祖制鼎建

壽宮以預培億萬年福祿綿永邦家熾隆之基
甚盛舉也而形勝則山朝水拱本自天成
遡考卜則龜叶筮從實由
睿斷而中外在工諸執事藉
九廟之寵靈因羣情之和喜其矢力奏功且不
待爵賞而加勸況如臣等何勞之有哉
皇上若以慶典維新欲上順天休以
恩錫喜則先年經始之初臣固已蒙
加秩豈容再叨臣錫爵原未與事無所徼福
矣
皇上若又以
大工垂就欲下酬人勞以賞行勸則見在莅事
人負大者調度次者奔走各有所當受之
名而臣等不知何名也雖節年屢扈
大駕閒從元輔皆信宿往返樂觀成事比於羣
臣披荊蒙霧轉石負土之勞蓋恒河中之
一沙而事內所蒙衣帶金綺之
賜事外所蒙贈封壓廕之

恩此豈不足以酬臣等而更須分水衡將作之
功耶夫報工報捷不敘閣臣
詔墨尚未乾也當時
皇上豈有靳於臣等其或以臣等職業專而心
膂親庖祝之事無相及也又或以臣等粗
知分涯方相與努力爲破俗遠恥之行
前朝之誤恩不足據以爲定例也今元輔特
行奉有督工
專勅猶尚以

近旨深辭而臣等乃更不待言矣
皇上之聽臣等更當不待其辭之畢矣爲此披
瀝
上陳除銀兩表裏隨衆祇領另日報名
廷謝外其廕子非常
恩命伏望
皇上即賜収回以信
明旨以安愚衷臣不勝且感且激懇欵待
命之至

奉
聖旨卿等輔弼重臣贊襄多績宜同
休慶廕敘已有成命不允所辭該部知道

論救言官公疏

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題昨該臣等以御史馬象乾論臣等阿從失
職臣等當即出閣具本自陳待罪此非矯
飾蓋眞服其義正詞嚴乃臣等之益友
皇上倘賜採行歸責臣等使人知前後
詔旨俱出臣等票擬之手原非
上意則人情自定

聖德有光矣今日元輔時行忽傳
御批勉留臣等將象乾拿送鎮撫司打問臣不
勝感懼不勝愧若已該同官連名具揭陳
救外臣竊伏自念臣之進用原與在閣二
臣不同雖拔擢自
天薦舉由衆而推本虛名所自則實以先年張
居正爲奪情事廷杖擊言官臣于其時號
能出頭訥讓居正回護言者以此居正敗
而臣得進用夫

皇上本以忤居正用臣而及今又即以處居正

之事處臣臣之不才縱不能道揚

主德維持

國論何忍見

朝堂之上再有此異常舉動使天下萬世謂

臣外援忤權之名以進身內挾當權之勢

以沮衆臣今日即死上何以見

九廟在天之靈下何以見劉健等於地下明何

以謝舉朝士大夫之公論幽何以辭張居

正之鬼哉夫微臣一身輕於一羽使萬

萬蒙諒而有益於

皇上臣之所不敢避也今身既以不肖有連累

言官之名而又并累

皇上有爲臣等咈諫之名臣不惟不可一日立

朝而且一日不可爲人矣連日以來因哭亡

女成疾正思乞骸偶見人情洶洶黽勉出

闇思爲

皇上紓憂解紛而專機不意至此是固臣命卒

之時也伏乞

皇上哀臣聯臣使臣得苟全平生以去臣有餘

榮

皇上亦有餘恩若不然則衆怒如火流言滿途

皇上之留臣等實趣之使就必窮之地永無再

出之日耳臣不勝危苦痛切之至

因事陳言疏

本年十二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奉職無狀乞

賜罷斥兼陳忠悃以裨

聖德事伏念臣之

遭遇拔擢四年於兹矣中間屢辭屢留再陛

再膺

如天之恩且不能縷舉即如近日么麿一女之

事而特廑

手劄傳恩藹然家人父子之情且

諭以勿再託陳有負倚任臣感

恩伏泣涕淚未收此時縱有必不忍割之情必

不可起之疾已遵

諭一切擠捨不敢復言顧念大臣立

朝期于盡節小人懷惠期於圖報

皇上尚以子視臣恤其家事而臣不以父事

皇上國論紛紜而不能持衮職有闕而不能補

非立

朝之節也臣前疏謂犬馬之身輕於一羽

皇上尚惟其疾之憂何况

皇上

天地

祖宗付託之身而連日止爲委巷風聞之口書

生蠢直之言

疾威震怒起居未免失常臣喑無調護止辦哀

啼非報

恩之道也　負此二罪謹藉自陳伏聽罷斥惟

是至情大義不忍恝然自顧身名遂忘

國事慨有區區芹曝之獻可以防未然佐

明德者凡人君有内愧之眞情深謀之密事而

臣下矢口觸之則有所不堪若如近日金

寶等項訛傳則事無蹤影心無愧怍正足

資

皇上一笑頤不必怒也凡聽言之道先虛其心

次辨其理心虛則芻蕘皆可擇心實則肝

膽皆可疑然疑在理内猶可諉也若張居
正馮保之疑則理外矣且
皇上不見先年抗疏攻居正之艾穆非即居正
之同鄉乎以此推之足以知中外言讐言
黨俱非公論不可信也凡臺諫言事欲動
上聽往往至於過激要在
明主折衷處斷以服其心降色優容以養其氣
即如張鯨之事
皇上恩威操縱業巳兩全使自此旋霽風雷別

無根蔓則
朝堂豈更有一事者束閣雖往桑榆尚可收
也凡廷杖非正刑
先朝雖間一行之亦未有逮鞫廷杖并於一人
一時者近毎在閣中見犯人下鎮撫司
旨意惟强盜大逆則有好生打問字樣今以加
之言官而又行廷杖則假於强盜大逆之
上更加一等竊恐未安聞張居正擅權時
要箝人口故將

世宗晩年遺劄盡行進
御名雖效忠其實有導
皇上刑辱言官自爲巳地之意今
皇上必欲法
祖則自有良法美意可師而居正乃萬世罪人
豈可既發其奸而又行其志也凡閣臣受
心膂之託於外廷䟽而於
皇上親近者臣等毎事調解原不爲諫臣市恩
亦不爲一身逃謗誠恐言壅反潰事激反

傷欲以明
覆載之無私示
宮府之一體耳
皇上儻諒其心則不必疑其言儻疑其言則不
必用其人此政本重地不當但爲臣等姑
息體面而巳也諸如此類皆急時難諍平
時可思言時無味用時有力
聖人舉動不可再誤天下人心不可再拂愚臣
垂死諄諄之言不可再瀆伏望

皇上垂日月之光先將臣罷斥以正失職之罪
然後虛心平氣採納臣言則
寵逾十札
恩藉再生臣首丘骸骨死且不朽不然
皇上先年之召臣止召一僨轅之牛而今日之
留臣止留一慕羶之蟻臣之身名不足惜
而如
聖德何哉如
國事何哉臣不勝

恩深義激待罪請
命之至
奉
聖旨卿公忠直亮敷陳讜言朕方嘉納豈倚以
可遽自引退宜即出輔理不允所辭吏部知
道

到閣陳謝疏
本年十二月 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茲者該元輔時行傳奉
御劄云云欽此臣盥手伏誦且感且慚已經合
疏陳謝隨赴鴻臚寺報名
朝見以慰
聖懷不敢再瀆外已復念三臣奉

諭總爲乘鯨未了公事而
諭中獨提出臣家門私故慰藉惓惓臣涕泣讀
過當即傳示臣母臣妻臣男臣婿以及舉
家老幼僕妾無不稽顙叩
天合詞頌
聖以助臣之悲感顩戴者伏念臣本以福過生
災自貽情累而又愚不能自割病不能自
特以上累
皇上屈至尊而問兒女之私屢

手詔而辱不祥之事且
諭以治生之道斷其再
上之章煦如陽春慈如保母臣一息尚存心非
木石至此而復愛惜頂踵規避嫌議自捐
覆載之外豈復成人類哉顧臣年迫衰頹病且
僾蹇雖復強食偷視苟全一日之生然
皇上即今天日明斷山海茹納業已厭快人心
臣雖出也終無一事可以仰裨
聖慮之萬分而徒塞人言之責備者言念及此

臣之微痛愈不能堪而恐重以益疾焉
皇上覆干臣不勝感
知驚寵誓死圖報之誠爲此具疏陳謝以
聞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三

辨論科場誣奏疏

萬曆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無端爲子蒙疑大辱
國體乞
賜先行罷斥以公試典事該臣昨日在閣接得
禮部郎中高桂揭帖一紙內稱摘發順天
鄉試中式可疑者八人其一名王衡係臣

之子人情疑信相半要將臣子同茅一桂
等覆試以明心迹夫茅一桂等之卷臣未
及見不知文理果是如何若知子莫如父
臣男之才不才臣知之矣果才耶而臣爲
之曲避嫌疑是以鬼魅待世界也果不才
耶而臣爲之營求進取是以盜賊自待也
故高桂權衡疑信之間
請但行覆試爲臣解疑而又稱臣子之多才可
以自致青雲則其愛臣已甚而其知臣男

亦不為不深矣然臣顧反而思之男試則
當試疑則當疑夫科場之事所以紛紛至
今日者壞之自張居正始然必居正之時
皇上冲年盡委之
國柄處居正之地百官之命盡懸掌握而後
可以順指考官無不如意也乃臣碌碌豢
負權勢不能及居正萬分之一而臣男中
式名次反在居正諸子之前不知考官媚
臣至此將以何望臣又將以何德臣哉臣

雖不才素服先臣清白之訓所生一兒秪
今二十九歲日夜提耳教之顧誠冀少立
身名粗傳乃治而不圖更以臣官為累也
世語悠悠何至此極兒今雖覆試公典上
可告
天日下可明臣心乃臣之隱衷疾首者堂堂
清朝
明主臨之於上而謂在
廷無一可信之輔臣輔臣無一向上之子弟
臣則已矣臣男亦已矣獨奈何輕
朝廷辱天下之士如此哉臣竊羞之竊痛之古
稱世臣社稷之衛即今我
朝二百年來大臣子弟彬彬取高科膴仕當
世不以為嫌何獨至臣等必欲盡錮其讀
書應舉之途流言蜚語使天下謂老成决
賤於少年委巷决公於朝論此豈太平景
象也臣竊憂之竊危之又臣見諸司章奏
皆滌慮專思反復再四而後

上其間尚多訛謬何況草莽章縫之士風簷寸
萬言中而必責其一字不訛一語不苟而
後為無弊此孔顏復生或能之臣不能也
然則富貴子弟生于今日舍岀岀然裘衲
飯守妻子之外無路可自免矣臣又竊苦
之竊憐之今高桂謂科場壞盡臣亦謂
國體壞盡有志之士將來斷有掉頭發憤趾
由是途以進者而臣等閣臣與考官將來
斷有不敢可否一事去取一人以避狗鼠

盗賊之嫌者但臣本出山無用之器不合
誤膺
國爵臣男自是乳下未雕之樸不合誤投臣
胎而臣之先臣又不合教臣男讀書應舉
以至今日無端受辱至此
皇天在上
后土在下臣亦何顏可以靦靦瑣瑣苟恬榮利
重使弄生弄其文果妻子嗤其苟賤不亦
辱乎伏惟

皇上先年本以行誼
召臣則在今亦必以不欺信臣趣此覆試未行
之日先將臣罷歸田里使曉曉者更無可
藉口而後覆試之典始公覆試之論始定
臣男之或黜或留臣擬嘗率之見先臣於
地下必無愧色
皇上慎毋再爲臣體面計而不爲臣生平計也
臣不勝籲
天泣血愧苦銜控之誠

奉
聖旨卿當世人望心事明白衆所共知卿子爲
舉首原無別議豈待覆試而後明宜速出贊
襄以副朕懷該部知道

因辨科場誣奏乞能疏

本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辱

國負臣不堪鞭策再乞

恩放歸田里以全廉耻事伏念

祖宗簡置内閣之臣所使表正羣寮平章萬務

皇上不以臣之不才擢在此地四年於茲矣雖

非其人然朽株腐榿業已青黄于梁柱之間

皇上重臣臣何恐不自重所以父子相爲師友

臣一言差錯惟恐臣男之知而臣男一步

跛倚亦惟恐臣之知臣時戒臣男責望之

過而不知其激於

君臣遭際之奇也使直道果行人心相信則臣

雖學祁奚薦子亦有何慙而近者臣男偶

然一傷臣醇酒先臣之前而誚之二事一

莫忘家教如先臣之教臣先卿行而後名

世一莫辱知已如臣之事座主焉自強瞿

景淳重道義而踈禮節當時了不憂人間

嫌忌之事以世非鬼蜮人有秉彝斷無謂

貞女淫者今突然出一爲佳既稱臣子之

才乃偏不分臣之有才子既稱人情疑信

相半乃偏不從其信而從其疑將臣信口

估價信手調籌此明知臣平日氣高欲以

激怒臣而逐臣然

聖意自明臣男亦自有覆試公案臣何怒之有

哉獨念臣男之被疑爲臣臣之棄耻爲官

而先臣因教臣男以榮爲辱考官因取臣

男以公爲私推本所由皆臣入山不深見

機不早之咎也臣被

召以來七疏乞骸皆以

上恩不能引決以至是辱

國辱親辱身辱子而又復依依則稱子弄臣

影卒徒咎臣背莫不有詞而臣男亦安認

此不識羞耻之父爲巳父臣嘗竊歎方今

功利薰人之心機巧刺人之骨鱗甲被人

之而實欲以狗馬未盡之年幸
上之鄉臣懸的後生首抑斧鉞鑽刺之路而今
身爲衙彈之綿花名籍乞播之丐子臣雖
復留不但一籌難展而張居正地下之靈
亦將有稱于又唇借臣以爲口實者臣以
此自甘暴棄必不可留惟望
皇上開天地之心亟放臣奉母還鄉以全晚節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痛哭流涕愧
苦哀祈之至

奉
聖旨卿清望直節朕所倚信覆試已從卿請公
論自明豈得以小臣妄言懇辭求去負朕特
簡至意宜即出輔理慎勿又辭吏部知道

辯論科場誣奏三疏
本年二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辱子心迹已明不願會試乞
恩退回應籍因陳愚論以雪士冤以維世道事
臣伏惟臣男衡學未成章謬辱高桂多才
之許今覆試卷
發下見經多官會擬第一
皇上欽准存留會試臣之心迹明矣顧念

祖宗二百年來輔臣子見疑而覆試自臣始
祖宗二百年來北京解元見疑而覆試自章禮
與臣男始臣老且入地揶揄賤賭總自甘
心若臣男未離乎一日使列於章縫
門猶盗之列此爲誣辱而豈又可使再辱
乎然覆試且就而會試不就則少年又以
爲避讒畏譏後中其阻辱忌媢一紏打盡
之計而形容得人情世界偪側蕭條塵靈
須洞至此此臣之所不能甘也若狼狽忍

辱苦求一第則科目愈貴臣等愈賤讒夫
更以為無耻而笑臣考官且以為不祥而
避臣又臣之所不能受也連日思之再三
為兩全之計一面遵
旨令臣男照舊納卷不敢以感憤意氣為諸生
倡一面令臣男稱疾罷試以為今日乞
恩張本夫臣男本係官生縱不中第將來亦得
廕官借階尺寸儘堪自立何必科場為妙
選翰墨為高勳乎古人貲郎莞庫尚有鱗

次取卿相者豈有任子世官偏不堪作養
之理伏望
皇上特允
奏將臣男退回廕籍候坐歷事滿日照資量
授一官別圖補報如此則青天白日何鬼
可迷廣陌長衢何路可阻使天下謂
皇上愛臣以德不以官以心不以迹謂臣之抑
子以意氣不以嫌疑於
國體未甚辱也然臣又有一説臣男既就別

途則考官自無嫌可避而臣身在事外亦
自可昂首伸眉極談科場之事夫文章自
古號無憑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雖
前輩名家各持堅門尚未識眞是眞非之
所在乃今新進初學之徒反公然據堂上
之座家立一門戸人操一斧斤以經史故
實字句小訛盡被之關節至醜之名無事
可指無人可證以此求服人心難矣而又
必欲以此求入人罪則幽不有鬼神明不

存公論乎夫考官惟患其專弄程文不視
校閱即今搜及落卷使為舌端名挂勢家
遂當發策則何不盡廢科場使一二門讐
點名之吏倩尹拈鬮掩目射覆之為公且
當乎又何不盡驅天下士子使投筆從軍
入錢補吏尚可以斷功名於天下乎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而士之遭際至此此亦
固近時不才大臣與輕薄文士有以自取
之然盜賊良民原非同類文體關節自是

兩途如
朝廷欲懲張居正之覆轍則真贓實犯不惜
重處欲復弘治以前之文體則僻字險語
甚行戒飭人誰得而議之豈可因噎廢食
以目疑心盡誣天下清白之士盡奪翰林
文字之權盡行仇口羅織之媒盡杜科目
英雄之彀使堂堂
天朝皎皎白晝而開告訐之門起莫須有之獄
臣誠不曾見自古有此淳美風俗治安世

界也昨若覆試卷發下三臣細閱多官所
擬亦通第八卷文從理順正合禮部新行
文式而高桂苦爭置之劣等都御史吳時
來等但付之長歎而不敢執禮部堂上官
且爲之解紛而不能主即此景象已不成
紀綱臣爲一身父子則當忍爲
國家大體則當爭所以昨日先擬輕處高桂
不敢遺
皇上拒言之名而今日始進其瞽言欲少振天
下斯文之厄伏望
皇上勅下各該衙門虛心評議要見
朝廷論官當從臣等老成恬退之教不當從
蘇張范蔡片言捷徑之媒科場論士當信
衆目衆耳聞見之公不當信無影無形曖
昧猜疑之口士風幸甚世道人心幸甚
奉
聖旨卿心迹既明不必過於退避奏內科場事
宜着吏禮二部會同看議了來說

再論科場事乞避位疏

本月初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恥於讒口爭勝乞容避位以聽公論事

該臣昨日具疏為乞

恩放廢因而少效愚忠頗關世道方候

旨間接得刑部主事饒伸揭帖為邪臣朋奸欺

君徇私滅法懇乞

聖斷以培公道以快人心事大意主高桂之說

而其攻臣尤力如云為人餙非庇黨恃勢

則高桂尚未忍以此加臣而伸且填臂而

攻矣如云輔臣子一第不足為重居然舉

首則高桂尚在疑信之間而伸且指名而

坐矣此臣狹量戇口纔心浮氣之所招伸

之責臣殊乏相度臣實無詞至以科場私

弊天不容地不載之事而取證于臣祁奚

舉子之一言伸前年考察有議原係本堂

同鄉尚書舒化之公舉而反歸怨臣等以

為排擠忠臣賢士似此無影而射不風而

波理之支而難通詞之泛而不切明是賈

豎爭言駕空自賴之語臣羞與之辨而亦

不足辨也惟是人臣之惡莫重于欺

君大辟之刑莫嚴于奸黨臣一生砥礪垂老遭

逢何至狼狽瓦裂不能成人如此伏惟三

光百神豈無靈鑒人心天理豈盡陸沉我

皇上九重明見萬里目前豈憂豐蔀顧臣之所

信者子子之所信者科場之所信者

覆試至于覆試又不足信而臣之舉頭觸

穽置足無所礙臣者不去不安言臣者不

去不止矣即以臣之自計而暧昧無根之

謗不去不明矣臣聞自古正人指邪人為

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君子以朋黨二字

屏小人而小人亦以朋黨二字傾君子此

是非疑似之間不容毫髮惟君子易退而

正人不辱則有可以自信者伏惟

皇上憫其戇直之性不使後生察其危苦之誠

難期未路先將臣罷歸田里然後以饒伸
所論事情明白體勘使少年之意氣既平
則舉
朝之公論漸出而臣出山以來有無妬賢嫉
能是否附下罔
上皆昭然於天日之下矣臣不勝疾痛慘怛呼
天待罪之至
奉
聖旨卿忠貞直亮世所共聞覆試既明心迹已

白豈可以小人浮言求退宜即出輔理愼勿
所辭吏部知道

辯誣乞罷四疏
本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受
知受寀愧若難勝四乞
天恩俯容休致以免再辱事該臣又以主事饒
伸論及懇求避位奉
聖旨卿忠貞直亮世所共聞覆試既明心迹已
白豈可以小人浮言求退宜即出輔理愼勿

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山林之朽櫟時俗之
方枘也而所犯者少年不可測之怒所蒙
者暖昧不可聞之言
皇上深居九重何以知人之必是人之必非而
肝膽之孚乃逾于目見
君臣之信有過於曾母臣受
知受寀且感且慙因自念出山一場不曾教得
分毫之報而節年既以乞休稱病煩
皇上眷留今日又以啓侮招非勤

皇上震怒此皆臣薄福之所不能消萬死之所
不能贖者也至此而尚爭意氣悻悻求歸
天地間豈有此負心之人哉顧
明旨謂臣忠貞直亮世所共聞不欺之謂忠貞
而欺至于關節極矣不阿之謂直亮而阿
至於朋黨極矣極惡之事出在廷極近之
口而望世人共聞爲臣解疑此臣之所爲
愧且苦也臣又有大愧大苦者夫閣臣之
職謂之代理天工今臣等雖兢兢守署一

聽咸禍於
上而密勿調停其事闇
詔令傳布其迹彰即如僥倖之
旨
皇上霆轟
電熠超然發中而臣等進次懇求竟未
賜允如此等事外廷豈盡知者恩怨之地事事
可爲讒端官府之情人人不可戶說猝有
橫空鬼矢射影蜮沙更循前日之轍則臣

尚可與聞一事與論一人乎此臣之大愧
大苦一又
皇上先年本以直道知臣而臣今亦以直道報
主事有獻替彌見交孚誨及箴規乃成一德此
微臣一時之遇實青史萬年之光而人情
喜事或又有以此爲蹈瑕抵隙奇貨可居
者臣雖復留終不忍懲羹而吹遂負
天地竊自恐將來草木之皆兵風波之更劇此
臣之大愧大苦二臣於去年爲臣母憂疾

已決告歸之計會舊寮臣家屛新起未至
東宮封待正欲有言而妻裴已及其卯殆
辱且遣之毋爲臣不才爲予不肯此臣之
大愧大苦三伏惟
聖恩垂吝豈有終極保全禮遇即同[illegible]
慰留且妄言者既未見
矜原則被言者又何顏苟祿臣之區區至此有
萬不能已者敢再乞犬馬之身仰累始終
之

造臣不勝感激
恩知哀祈誠懇之至
奉
聖旨卿爲朕股肱倚毗特重若以讒口詆誣堅
欲引退甚褻國體宜即出輔理以副眷知毋
得又有所陳吏部知道

論救被逮部臣疏
本月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該臣昨蒙
溫旨慰留感激具疏欲再有陳情會聞饒伸見
拿鎮撫司打問
天威不測乃先同首輔時行連名具揭伸救庶
幾伸得末減而臣乃可別議去留此臣之
私亦所以爲
國體爲同官也不意今日

旨尚未下而都御史吳時來適又送到救伸揭
帖內稱
皇上發怒似專爲臣臣流汗戰慄不能自已夫
伸疏攻臣雖力而臣三復其指乃專以相
度不弘坐臣之罪以爲人飾非摧臣之口
若言及科場舉竟不能摭一事實則其本
心自明天理自在臣且恥與之爭辯矣而
皇上又何必爲臣發怒乎臣等昨日連名揭中

寛解
聖心折衷伸罪其言已盡其法似無可加者惟
皇上幸霽威而聽之臣偏倚之賦受既下戾于
物情危收之寬鬼又上驚於
聖怒静言思之眞無死所
皇上今日但知臣信臣則自可以愧伸等之言
臣者今日但求
皇上之心安則臣之身亦安矣臣不勝感激誠
懇之至

乞休五疏
本月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母病身危五乞
天恩容令休致以全骸骨事臣自被言乞休已
逋上四疏詞已煩而可厭矣而
皇上爲之洗雪盜名表章公論
温言嚴諭所加於臣者亦且極其隆重諄篤而
無復可再瀆之理矣先是科場議興泒如

捕影一時賢士大夫知臣愛臣之說有以
爲當如歐陽修之於蔣之奇力求追究事
因者又有以爲當如文彥博之於唐介一
切引咎不辯者以臣觀之則言者旣無事
可追而臣亦無咎可引今模稜
國是以外博長厚之名裂眦人言以陰行報
復之計此男子青天白日心事皆所不爲
也臣以此自信又以此自信於
皇上信於士大夫何必一去以爲高累疏以聒

聽哉顧臣母子身命見在危苦去年給假疏中
已畧引其端矣彼時所以夫即引退者徒
以家門私故猶可理遣朝宋無譁尚恬色
養今則
聖主爲臣等而動威諸司爲臣等而聚訟臣母
雖在病中無夜必索邸報觀之問臣高桂
之謗何自而興饒伸之獄何久不解而臣
不能對也則但有母子相持飲泣以思先
臣累息愧汗以懺宿業耳已夫臣之出山

與臣男之應舉上則爲
君下亦爲臣今母驚爲臣母憂爲臣連日以來
一盂之食必三嘔一夕之夢必數魘此其
爲老年七情之證無疑臣之寒心慘骨何
恃而能不危哉凡人覬壽人盛衰雖有天
數然必使身處安地耳不聞惡言則子孫
之情可以一切任命而無憾若內憂纏其
念外侮辱其名猝有風露不測之虞則隱
忍一時悔恨萬世蒼蒼者誰復爲臣分責

也臣今愧情方集血氣都平再不敢及毀
譽一字惟是臣區區念母私衷天知地知
母知子知而一身犬馬疾痛自頂徹踵亦
恐侍母之日短矣伏望
皇上早賜放歸保全臣母子二命臣誓以終身
一坐不敢背
闕一飯不敢忘
君明明天日表臣此心而已臣不勝情苦聲嘶
百叩哀切之至

奉
聖旨卿累疏求去屢旨勉留如何又有此奏朕
眷知特至 憸人妄言所能淆惑着鴻臚寺
官宣諭 以副至懷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本月二十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臣昨以母病身危五疏乞休奉
聖旨卿累疏求去屢旨勉留如何又有此奏朕
眷知特至豈憸人妄言所能淆惑着鴻臚寺
宣宣諭即出以副至懷吏部知道欽此隨該

鴻臚寺卿楊宗仲遵
旨至臣寓所
宣諭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已於本日恭設香
案望
闕叩頭訖伏念臣碌碌凡庸硜硜狷狹身欲
修而人不信名未立而謗已隨止棘青蠅
旣屢煩於
曲照依巢烏鳥恐再及於危機爰抒至悃之誠
冀枉

蓋高之聽而
溫綸續被
命使專臨收之三釁三浴之餘示以勿貳勿疑
之信遺簪在御眞以辱而爲榮駑馬當軒
庶策功而補過臣銜
恩刺骨引義激衷必不敢偃蹇以虛
至懷亦何所退怯以避浮議偶緣病脳暫阻趨
朝除另日報名
延見外謹具

奏恭
謝以
聞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引咎謝

恩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愚臣處謗無狀服罪謝

恩事昨該應天巡按御史喬壁星一本爲輔臣

屢辯傷激懇乞

聖明宣諭以全

國體事内言臣近日爲科場波及之謗三疏

自明嫌於使氣决去非大臣之體奉

聖旨朕眷任賢輔屢有諭旨慰留已出任事喬

壁星既稱碩輔難得何必多言且不究該衙

門知道欽此竊念臣猥以書生起由病廢罷

不周於世用明不視於物情以致觸事發

王煩言啓侮如此及今一聞壁星讜言不

覺爲之回面以慚慮矜而受乃知天下有

真是非大臣有真局量而嘵嘵嘐嘐者果

不足以服公論而就大謀也惜乎爭時論

急不早辨已久昔乎壁星在遠無先期爲

臣言者盖事往之後而臣友艾穆王世貞

顧養謙等始絡繹以書抵臣勸臣毋留曾

臆毋置齒牙而駟馬不可追已然諸臣之

私語摠不如壁星之昌言辭嚴而指確理

正而心公臣之不才一生未有得此於朋

友者顧臣嘗謂今日之患在大臣不任事

不任事生於懼謗懼謗生於人之多心而

國是不定如臣山中朽質聱末驚蒐原不擬

長遠遊世而此區區戀

主報

國之誠則常願代臣者必勝臣又願以

皇上之信臣者信天下賢人君子也若使人不

問是非事不問虛實小臣專刑大臣之有

量無所不攻大臣專畏小臣之口無所不

避則

皇上復將以誰信此國紀世風所關臣雖無狀

或不專爲一身置辯也至於辯而再再而

三必求引去則真臣之褊心壁星責臣是

也身爲輔臣行年五十有六而懲忿補過
尚待人言眞遠愧蘧伯玉近愧同官時行
壁星責臣亦是也第其所引臣前日獻規
之言還爲臣規則臣幸已先得同然如高
桂擬罰之輕饒仰拯救之力臣前言之左
券在焉臣原不敢負
皇上而不能無愧於壁星者蓋臣通古書以專
容彥聖有技爲休休而壁星兼通時務并
以容娼嫉爲休休臣之爲
國計其憂深壁星之爲臣計其見廣
皇上試兩存其說而折衷其間未必不如酸鹹
水火交相爲用耳 前蒙
皇上宣諭慰留不敢再輕言進退乃今則又蒙
皇上感壁星之言信臣益深責臣益備臣之此
身眞可以捐頂踵歹毀骨而効死
二天之下矣顧臣母子疾病日迫日侵凡壁星
所言臣之過舉皆坐積憂多病中精神慌
爽智識昏迷旣以自誤又之必將誤

國乃壁星一面規臣之過而一面又勸
皇上諭留有過之臣則臣終當有後言而亦幸
皇上他日之終全臣終諒臣也臣不勝自訟自
艾慙惶感激之誠爲此具本陳
謝以
聞伏候
勅旨

請
視朝建儲疏
四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題爲瀝陳報
恩忠悃以光
聖德以釋群疑事伏念臣猥以遭逢起蒿萊而
厠丞弼臣有疾痛
皇上憂之臣有死喪

皇上恤之臣之愚不知止老不耐事以及於風
波妒媢之場
皇上矜之察之生之全之
皇上之於臣眞父母也夫父母之恩人子當何
以爲報哉臣之區區獨有赤心苦口知無
不言欲以增
主德之休明保
皇躬於康固使百神無怨恫四海無流言而臣
庶幾酬知補過之萬一耳頃者竊見今年

二月以來
皇上僅一出朝延
潞王殿下再出行
太廟時享其餘
常朝日朝盡行傳免
經筵春講至今未開臣等猶幸每日因散本
近侍得以剽聞
音旨恭候
萬安若外廷百司緬想

淸光於九天萬里之遠耳目不接誰能無疑疑
則訛言生焉昔居郊事或曰不如向晦之
安酒醴却疾或曰不如勿藥之喜燕婉當
御或曰不如前疑後丞之嚴玩好充陳或
曰不如左圖右史之樂夫以小人窺
聖人以外廷測宮禁臣之所不敢知也而
皇上苟欲明其不然則莫如
勤御朝講日親外臣使睟穆之
天顏緝熙之

聖學人人得以窺下風而承休問則天下幸甚
其或以天氣漸暑
聖躬宜於靜攝則
宮居十二時中以六時晏息三時游衍一時定
省
慈闈二時看閱章奏罷曲宴捐細娛專精神滌
煩慮使羣下曉然知
上意在尊生不在厭倦在色養不在佚樂也則
天下亦幸甚又或以天工人代不必事事

身勤則深惟
社稷之安早定根本之計
升儲出閣
發肯自中然後委諸事於閣部付煩言於芻狗
則天下亦幸甚此三策者臣之犬馬愚忠
以爲苟效其一則
皇上有辭於天下而臣等亦有辭於
皇上今
留中諸疏動至經時

册建吉期杳無明示臣初猶盛氣持將順之說
以捍流言而至是形影無驗心膽亦孤因
竊以身自譬臣之么麿何等人也而近日
曖昧之謗尚苦自明忿悁之言屢溷
高聽何況
皇上配天罔極之尊比玉無瑕之德而忍使纖
芥疑端不白萬世費土木覆竟虧九仞則
皇上腹心遇臣曾不得其彌縫匡救一分之助
而臣垂老遭際以來止博得完全體膚保

守祿位清夜自思皇恐如此亦尚何顏何
面悖悖爭世上之毀譽是非爲哉又閣臣
職親地邇密勿輔理之外別無事任乃臣
等徒值其地食其食而兼旬累月不接
威顏不承
顧訪則又何顏何面揚揚自榮矜寵立群臣之
上爲哉人主雖至尊天下雖至大宮闈雖
至深自古未有恃安而不致危積微而不
成著者蓋昔我

皇祖世宗間亦嘗齋居西內與外廷隔絕矣然
四十載神明不衰萬幾無曠則以屏聲遠
色攝飯滌衣手不操奇贏之筭躬不狎馳
騁之勞慮不忘稼穡之苦此所以能終始
聖神保身而保民也
皇上即今勁法
世宗何不試取
寶訓寶錄觀之當時邊廷警報大吏陞除與夫
稽古考文祈年憂旱等事

手批或一日而數下口宣或一人而數及臣以
為如此則不必面見羣臣血脉通矣當
穆廟在邸時人情頗亦危疑然加冠出閤已川
然長幼之序而宮闈無別于菀蕭無私御
臣以為如此則不必更議册立大本定矣
夫法
祖不師其心而先襲其迹世人蚩蚩又誰能於
迹外信心者此臣之所以為
皇上惜也且今天下多事正不減

世宗朝諸邊苦虜內地苦盜百姓苦年荒吏急
皇上以聖人之明聡爽恩憂何所不悟以
聖人之勇旰食思政何所不勤矧
帝王萬世之大業父子天性之至親而更有待
外臣之苦爭敦勸者乎臣聞自古朝廷各
有一代之家法漢唐家法原不正故子孫
得出入其間若我
朝立國在此則守之亦必在此
皇上即有隱軫難割之愛必不忍以家法為私

臣等即有承望無耻之心必不敢以家法
為市今
皇長子倫序久定
皇上三年前明旨已宣付史官播傳天下
册立之舉去年未行猶曰年未及也今年未行
猶曰
潞王未之國也過此皆無說矣而猶拱默遷
延日復一日不早下九卿臺諫之議以順
臣民瞻戴之情以塞道路揣摩之口此臣

之所以日夜拊膺流涕而出血者也
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惟
皇上念之臣母子哀殘之命朝露不圖報
恩負
恩次在今日亦惟
皇上哀之臣不勝懇款激衷冒昧隕越之至
奉
聖旨覽卿所奏悉見讜言但朕自冬春以來動
火頭眩輒不耐勞煩故以靜攝非安逸怠荒

道所奏朕知道了

謝
賜豬羊粥米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初五日欽蒙
聖恩以臣患病
特遣
御前牌子耿清
頒賜臣鮮豬一口鮮羊一羫甜醬瓜茄一罈白

米二石酒十瓶臣謹於私第恭設香案扶
掖叩頭祗領訖伏念臣參聯三事倏閱四
年葵心未效於涓埃蒲質常嬰乎疾疢我
皇上股肱在念簪履不遺旣頻蒙
寬假之恩且重荷
匪頒之渥下金鑰於
帝所寵自巔承輟
玉食於天廚惠徼多品牽牲挈卣寒嘘病榻之
賜春啜粥含蔗美浥仙盤之湛露蓋以期

交修於麴蘖匪徒佐大藥於刀圭願臣素
飽無功餘生未卜望
明廷而伏拜勉披瀝羸誠正席以恭嘗期蘇瞑
眩永結壺飧之感彌懷畀餗之憂弱息猶
存一飯敢忘於報效沉痾儻釋百身何惜
於捐糜臣不勝激切感戴之至緣臣伏枕
不能
廷謝謹具本
奏謝以

聞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引疾乞歸疏

本年 月 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夙疾成痼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生還事該本月初四日欽蒙
聖恩以臣患病准其給假調攝仍
諭以痊可即出輔理經今已及半月服藥且至
三十餘劑緣臣久臥私家虛叨
大賜而上不獲承

聖體萬安之狀下不能分
幾務一日之勞臣之此乘間企瞻懸戀尤百徃時
揆義揣情尤不忍言夫所以杜門不見一
人屏息不關一事者無非望早痊以見
皇上耳不意犬馬薄命臥凡無殊連日以來醫
外求醫藥力已投於無用病中思病精神
益耗於多愁遂至寒熱交攻風痺痼體服
食導引茫無一驗昔僅苦左臂酸痛以右
臂支持拜起今則左右俱痿轉側須人矣

昔痰涎上壅時作眩暈猶喜晝動夜静元
神未離今遺精盗汗嘔瀉怔忡無寧夕矣
若其他雜病種種醫不能究口不能陳老
人望六之年未有形敗精枯至此而尚堪
長久者臣之此身
皇上拔擢之身也一膚一髮敢復自有但臣上
有七十五歲之老母近亦以憂病不能起
床當臣扶疾進閣之時臣母一刻不見臣
則恐其饑渴勞苦爲之輟食以待臣一刻

不見臣母則亦恐其憂思縈掛爲之減容
以歸蓋天下母子之情無不然者而當此
疾病相尋闔係尤切一日無臣即無臣母
臣豈忍不早丐須臾之
恩以全俯仰之命乎臣出山四載無歲不乞骸
而及今疾勢愈危情詞愈急誠自以此身
在
國則冗臣在家則獨子生而負
國則可償死而負親則難贖此臣所以伏枕

流涕而思螻蟻之貪生望
闕長鳴而冀首丘之終遂者也伏惟
皇上鑒愚衷之非假憫痼疾之難痊
特容休致還鄉以便調理臣一家二命待此而
生誓不敢忘
天地終始之恩環艸存没之報也臣不勝誠懇
哀籲之至爲此具
奏以
聞

奉
聖旨卿直節讜言蜀忠臣贊朕方切倚毗豈可
遽引疾求退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輔政不
允所辭吏部知道

辭俸調理疏

具官臣王　諱

奏爲久病曠職乞

容辭俸調理以安身心事該臣昨以患病兩疏

乞休未蒙

賜允仰見

皇上天地好生之心幬覆不遺之德臣感

恩揆義涕泗囁嚅所有區區萬苦私情尚未忍

瀆陳外惟是閣臣機務之地其職任特爲

隆重而所支俸薪廩餼視外廷亦特爲優腆所以臣等每遇時節休假之辰不敢偷安一日者蓋勞而後祿昔而後受其職始稱而其心始安耳今臣假滿一月病起無期一應閣中事務與諸司揭帖已絕不與聞而獨季支日給等項錢糧未經停免使臣受之何名而食之何以下咽此臣所以反側牀帷度日如歲而不能待京官註籍三月之期者也伏望

皇上俯鑒愚衷早

容其辭俸調理庶臣之身心無愧則災眚自輕或尚能圖後日之報耳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四

引疾乞歸再疏

萬曆十七年四月　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臣抑心極危極苦再乞
天恩哀全餘命還鄉事該臣昨以夙疾成病具
疏乞休奉
聖旨卿直節讜言竭忠匡贊朕方切倚毗豈可
遽引疾求退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輔政不
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至愚極陋何節可

稱何言可採然竊謂人臣幸而蒙直節讜
言之名又幸而事能容直節讜言之
主此身名俱榮千載一遇也臣雖病憒別難耕
口凡世俗所謂要名而去見幾而去不得
其職與言而去臣無一焉獨念人身百病
惟虛損爲難治惟痰暈爲不測臣今一病
骨立四肢俱痿本由脾經下陷中氣積傷
下發乍寒時秘時泄藥餌不能攻飲食不

能化此虛損難治之疾也四年之間在閣
昏暈者三次在班一次在家不計其數有
如
造膝五步之內而一旦忽然震驚
萬乘可謂寒心此眩暈不測之證也凡此皆臣
實病實情毫無詐託而今日正當草疏之
際會又聞家中弟妹之計臣伏床飲泣寃
鬼皆飛而尚未忍通知臣母如此度日何
當如年臣之不能強起必矣夫病鳥鳴哀

病臣言窘臣舜見閣臣會食言故同官余
有丁未嘗不流涕也當其初得疾時脾虛
食少豈有與臣之今日然日假月餌朝支
暮持卒不能自還夫使
皇上知其必至於此則亦何苦而固留與無用
之身以貴地下之報哉此日前覆轍其則
不遠而在臣兼以衰母顛連哀狀之命一
存兩存一亡兩亡其危苦又有百倍於有
丁者臣言至此亦窘其可憐而過此且恐

有不及言與不能言者矣伏望
皇上早移眷臣之心以哀臣又移哀臣之心以
哀臣母
一言賜允俾家更生如必謂臣祖守硜硜之節
以讓直見
知則臣身雖去臣言見在正不妨次第施行以
明優臣非體面愛臣非姑息也於
聖德不益光於臣愚不益榮且重耶臣不勝冒
昧瀆煩涕泣哀懇之至

奉
聖旨卿疾調理易愈且在京奉母無妨孝養如
何懇切求去宜專心爲國共濟時艱疼日即
出輔政毋得再辭吏部知道

乞歸三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感激
恩慈備陳積苦心事以祈
矜放生還事該臣昨以病苦切身煩言冒昧有
干
靜攝
皇上不加深罪反荷
優綸以在京奉母無妨孝養寬臣不可解之情

以專心爲
國共濟時艱勉臣無所逃之義臣感激涕洟
不惟命以
恩眷而辭亦且窮矣囁嚅累日已復三思
上寬臣以情而情非常理之所能遣
上勉臣以義而義非病力之所能任則疾痛慘
怛不更訴之
天地父母之前而誰訴哉臣兄妹四人皆臣母
吳氏所出自先臣夢祥背棄則臣母固已

無聊尚幸臣與弟妹出入更侍粗遣旦夕
而一旦臣被
召入京以來則臣弟先故長妹繼寡今少妹又
故矣同胞四人之中止有臣一人見在宦
遊侍養而臣又病矣同胞之外臣母所恃
以持門戶承顏色者在家惟臣叔在京惟
臣女而臣叔臣女又相繼故矣通計一門
內外五喪偏聚在臣入官四年之內而又
偏於臣母呼吸安危之機爲獨切

皇上試偏閱廷臣中有如臣家之多故者乎試
問臣之鄉里 除此病身之外再有一爪
一葛可寄託以母命者乎凡病人故多悸
老人故多愁而觀此兆兒少女不夭即病
豈不益自危星殘月昃之景而興故鄉墳
基之思也臣一病久困又困憂母病而益
困見今血衂氣喘中滿膈噎其身之朝暮
不能保而何忍再勸母再也又何忍再以
四千里不測之程而付母命於妻兒童僕

之手以圖僥倖也然則爲臣計者眞亦苦
矣傳聞故鄉異常荒旱暴骸滿途即此亦
明旨中所謂時艱之一端臣旣身不能濟而反
背榮失釋樂土而就之此豈羨東皐之耦
耕南郭之安臥哉特以情出萬分無奈事
至萬分難處不得不且乞此身先全母命
而後可及移孝之忠致身之義耳伏望
皇上善理
至尊萬壽之身普推色養

兩宮之孝使賚土賤臣得以安心返哺舊林惠
微
餘福則臣身雖去而猶留疾可望已
恩可望報也臣言氣已盡淚伏枕百叩泣血以
冀
長命爲此激切具
奏以
聞
奉

聖旨卿屢疏懇切專爲奉母朕具悉孝情但今
東南災傷疾疫正宜留京侍養豈得堅志求
歸還遵前旨即出輔理愼勿固辭吏部知道

乞歸四疏

本年七月十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苦計窮不能及遠懇
恩姑假目前生路以圖後報事臣錫爵病逾四
旬乞骸之疏已至三
上
皇上一留再留皆本情援義非泛然體面之言
而及是則又以家鄉災傷疾疫爲之遥計

利害深中委曲臣初猶謂是閣中擬
旨出寮寀相戀之私既而間知言言內傳讀之
有不悲感痛哭者非人也臣今未論家
國之重輕且思
君親之恩誼捫摩鞠養顧惜哀憐有一毫不相
似者乎人生受恩之地何忠非孝仕宦得
意之時何吏非隱乃臣之所以汲汲如狂
嘵嘵強聒者知其目前必不能全母而且
終[illegible]

皇上也蓋故鄉雖災疫臣之病母病身苟得所
欲而去則安危尚未定可以再卜報
主之期若淹留旅邸喘息待盡侍母不能强笑
哭妹又不敢出聲望
嚴則有違
顏咫尺之憂捐躬則有曠日尸素之耻而臣母
見臣如此其怔營內恐且愈甚此萬萬必
無全理明矣臣前以去年十二月中蒙
恩給假侍母時臣母已病就床流涕執臣手而

諭曰
聖恩如此吾兒不可欺一毫之心但直陳父死
未葬母病思歸
聖人大孝至仁近且爲一女幼喪垂悶何况言
及父母而豈有不感動也此言元輔時行
亦嘗聞而悲之勸其且從容伺間陳請今
臣之形勢轉急時行亦宜爲臣言矣臣近
又恭前月准諭
聖諭一則曰
聖母憂顧一則曰遵承
慈諭乃知惟疾之憂母心同然
皇上之愛身即所以愛
聖母也而臣之爲母乞身不亦有可憐者乎且
臣聞仁主一言即爲和氣今
皇上累詔諸司爲東南議賑議蠲即此是湯林
之膏雨舜殿之南薰臣雖福薄豈不在大
厦一人之數乎及歸而延見父老奉宣
德意何災之不可禳何疾之不可起也願

皇上勿復憂臣臣之得請不但母子二命可保
目前且使史書萬載之下仰頌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因心錫類之孝而
淸時有知足知止善始善終之臣亦何虧於
國體哉若必不得已則在京大小官員見有
給假送親還鄉事例臣之情極亦欲援例
乞
恩止求歸路扶携之便不敢望終身田畝之安
其異時老馬能牛倘再能報

恩與否則非臣之所知而
皇上姑憐其心可矣臣不勝百計無聊感悚哀
迫之至
奉
聖旨卿以母老思歸累疏陳請只著卿男扶侍
還鄉仍差官護送馳驛去閣務繁重宜一心
體國勉出輔理毋得再有所陳吏部知道

辭遣官送母疏

本月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母子感激異常
恩眷力疾暫留乞免
差官以安愚分以悉下情事昨日臣乞歸第
四疏下奉
聖旨卿以母老思歸累疏陳請只著卿男扶侍
還鄉仍差官護送馳驛去閣務繁重宜一心
體國勉出輔理毋得再有所陳吏部知道欽

此竊念臣猥以薄劣荷我
皇上自家
召起班於四輔垂及五年未有毫髮可報稱者
而徒聞歲歲乞骸之章臥病日多服事日
少譬之頑金躍冶甘自暴棄此天地之所
不能仁也重以愚不知諱急不擇音前後
瑣屑
上聞者皆家人兒女剌剌不可了之情楚楚不

可見之狀此日月之所不能照也而
皇上屈高聽下因
親及人既為臣權情義之重輕且為臣母思去
留之利害臣三讀
溫旨感涕未收適同官時行等又備宣
皇上反復傳諭之言鄭重遣官之意臣之么麼
何意仰累
君父縈懷繾綣一至此極不惟臣五內如焚百
身可碎即臣母亦為之持臣伏地而泣曰

不恐言病矣顧念非常之
寵常人之所不能勝非常之情常理之所不能
遣見今臣母以本階受
封常祿供養猶自嫌福薄常懷盛滿之憂若假
然而
皇華之使而為之四千里護行殷天重地震驚
耳目則臣母之蹐越道路無疑而臣亦豈
願臣母之有此也此愚分難勝者一非太
醫院使來儒診臣母脈見其臂肉盡脫驚

而憫臣臣因此撫心嘗膽愈怯愈危當此
之時就令弟妹兩生妻兒可託而臣屬毛
離裏之身原從何來豈有可倩人代憂分
身解痛者臣之不能一日舍母而獨留明
矣此私情難遣者二臣前疏云
仁主一言即為和氣小人望近持此便欲驗之
目前今且勉遵
慶旨暫息歸念以觀臣母病勢何如若惠徼
生成之福氣體日康飲食少進則臣尚可挽留

臣母共承
恩眷顧不瘠世緣天命竟何如耳至於犬馬軀
見在病困以臣母之命較之其輕如毛以
皇上之恩臨之真直一死故臣今日再不敢及
一身之計而直陳銜
恩請
命之誠如此伏乞
聖慈收回遣官成命姑容暫留侍母異時行止
相依庶免從惝臣之此疏實臣母泣而授

語
皇天后土當知臣舉家感激之念也
奉
聖旨卿能體朕眷倚至意奉舟留京朕甚嘉悅
差官准辭免仍宜遵屢旨即出輔政該部知
道

乞免究造謗疏

本年八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自明求去初心以祈
聖鑒事昨該
御前發下文書內南京給事中徐桓一本稱近
有山人匿名揭帖傳至南京謗臣傾險之
甚疑臣近者累疏乞骸爲此而發此蓋科
臣知臣之素欲以激臣之留其憂在士風

在
國論不在臣也而臣之所憂乃在此心之不
明不在公論之不定蓋臣聞天下之事真
是真非者不必辨似是而非者不得不辨
如春中科場之謗臣之心事雖天知地知
然從來原有此欺天罔人之大臣世上原
有此踰墻鑽穴之士子此似是而非不得
不辨者也其在今日則匿名投揭者爲山
人山人之遷怒爲逐客逐客之流謗不傳

於耳目顯證之京師而傳於影響不揆之
南都此造言傾險之人其心術其人品不
待考問已自招承而臣一生自守之微操
幸不爲壬夫狎客所容
皇上問孰惡臣則亦可以知臣矣此眞是眞非
臣雖有褊心不能怒雖有多喙不足辨者
也臣曷爲以此求去哉今前後乞骸之章
見在彼時山人私揭原未有聞原無譏謗
可避臣一言一字俱出肺腑瀝血至誠原

無詐託今憎臣者故以極相反之事誣臣
欲其必去愛臣者更以極疑似之言激臣
欲其必留臣之苦甚矣臣出山五載日與
同官共事首尾一身而人情自爲矛盾爲
薛進士之說者嫌其不爭爲山人之說者
誣其有爭政事之地如此左難右難
畫方而尚有可展布一籌者乎則臣之若
又甚矣然臣既已許身
皇上萬者不辭但連日見母子疾病展轉難支
誠恐一旦再有涸煩愈疑觀聽以此不得
不自明此心冀
皇上之始終哀察耳至於
朝堂之上私揭亂行市井匹夫皆有意窺緣
宮禁切脇大臣則臣不知人心世道何以一
變至此轉移之計惟
皇上圖之若臣之一身作賢作佞了無關於
國體之重輕而反足爲臣困心衡慮之助不
敢更望

皇上爲之多索議黨致傷善類也臣不勝激切
惶悚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
奏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聖旨覽卿所奏朕已洞鑒匿名造謗的別有旨
禁緝了卿不必介懷該部知道

十八年正月元日

召對建儲豫教事體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繹
召對初旨懇乞
聖明決計定疑以杜煩擾事該臣等昨於
元日蒙
恩召對喜不自勝因退而會疏以
册立豫教

上請其疏内首以仰承
德意爲言者蓋
進膳語次已了然知
聖志之久定不必自出意見別有所要議也且
懇請
皇上獨斷早斷不敢望
批發外廷者蓋臣等自不欲居定策之功而亦
欲使外廷相忘於無言也此一時倉皇中
雖辭或不能盡誠而其汲汲於揚
主之明成
主之志則股肱之爲腹心子弟之孝父母無以
加焉乃昨日忽奉
御批以豫教册立分爲兩事一可一否甚而疑
羣臣之請爲離間則臣雖至愚有以知
皇上謙冲之德愼重之心姑借此以杜煩擾而
非
聖志眞有所未定也雖然人臣孰敢當離間之
名而

皇上被之以此名也則愈疑以爲
聖心苟非有欲違之事則何若禁人以難受之
名臣竊恐自是言者愈衆
皇上聽之愈煩當此之時在廷無一人出而爲
皇上剖疑定紛折衷成美豈非忠臣孝子之所
羞史書萬載之遺恨哉臣不佞受
知受
眷竊自揆圖報不當在衆人後敢畧陳固陋爲
皇上分明之凡稱離間有二本貴而間使賤之

本親而間使疎之今
皇上手擁
皇長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而早
勸
冊立以成
皇上之所欲貴又因而進愛勞之說陳豫教之
方以成
皇上之所欲親何名爲間也凡離間之人亦有
二或忤意於父而間之於子或失歡於弟

而間之於兄今臣等視
皇上歡然一堂藹然一體而其視
兩皇子如芝其秀如玉其珍又何分彼此而
間也凡非離間而蒙離間之疑亦有二上
不信其下則或以拂諫而生疑下不信其
上則或以強諫而致疑若今天下之人心
則
皇上已久信之而
皇上之本心天下亦共信之

冊立之舉早晚期於必行臣等不過傳兩信之
言遂必行之計耳上無所拂下無所强又
何自而疑爲間也夫離間之疑明然後臣
等可稱爲
皇上之臣而
皇上宜亦可以信行臣等之計矣於是臣乃敢
更進其餘說焉夫自古豫教太子非止教
以讀書識字付之阿保之手而已必將使
接近師儒講明義理以養成作聖之器以

豫培有道之長即如
皇上之生知且六齡而出就外傅乃
皇長子加九齡矣臣等且親見金堅玉潤之
姿非弱矣
皇上雖已於
宮中課之讀書然讀書而不出閣聽講則何
名豫教出閣聽講而無位號則豈有平巾
褻服可臨見羣臣者又豈有氣體能勝春
弦夏誦之勞而獨不能勝受

冊登拜之禮者今顱顖方家尚以勿避風日爲
鞠養之宜閭閻賤息尚以早親師友爲美
衆之計豈有
天子之元子而顧可以深居
禁闥爲慈愛久遜尊名爲謙抑者故
豫教與
冊立雖兩事而實相爲表裏行則當並行又
當斷自
宸衷而早行不當迫於公論而後行也乃委巷

管闚之見或又有謂
聖意恐
中宮
皇貴妃
恭妃之間難處有待而不輕授者考之前史
漢明帝立馬后時年纔二十一歲而踰立
賈貴人之子炟爲太子命馬后母之今日
之事以
中宮爲馬后以
恭妃爲賈貴人無所不可不必使
恭妃遂加
皇貴妃之上也又如繼是而
中宮有子則雖位號先定以庶讓嫡亦無不
可不必置此見在之主罷而久懸未來難
必之望以疑人心也又如果欲少遲以示
謙讓則當
明詔臣等刻期來歲舉行人心亦且自定不必
更爲兩可未決之言厭人擾而反趣之擾

疑人間而反自爲間也夫任勞任怨主持
國是貴大臣之職然事之當任孰有大於
建儲者乃
皇上獨責臣等以推諉而天下且共責臣等以
依阿臣等雖欲任而不能任也先是
宮府間隔小人或妄覬非常以致議論紛呶
朝綱日紊而臣等身日居風波之中無所
據以鎮服之乃今喜奉
內宣

皇上之警欬嚬笑已宜付史官臣等之面目肺
肝已洞悉
聖鑒而惟此極順極明之事一降階序一辭信
宿便覺與初
旨異同臣等自是剖心不可示人兩舌不可傳
信雖能任而不敢任也伏望
皇上鑒臣一念忠愛之心採臣一得芻蕘之見
將臣所
奏

容覽而親裁之決計定疑永杜煩擾仍望俯賜
批發以爲 名庶愛勞並行
于聖而
父益聖少長成帙兄安而弟亦安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再請豫教疏
本年二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臣聞自古人君有一言一動之善則爲之
臣者相與導揚而將順之使明示天下昭
垂罔極況我
皇上之聖德聖度百王讓美而臣等又得于親
見親聞千載一遇者乎夫元日
召對業已宣付史官君臣之親古未有也先是

外廷擾擾有以
儲宮未定爲疑者自
皇上手擁
皇長子令臣等就前諦視面承金石之言然
後人人曉然知父子之有親長幼之有序
不必疑於
聖德矣又有以言路未開爲疑者自
皇上出雒于仁妄言疏于袖中雷霆之威垂發
而霽然後人人曉然知矇瞍可以誦堯牧

可以規不必疑於
聖度矣乃連日以來臣竊惟前疑方解後疑復
生臺省紛然異同之論或露章顯諍或屏
立私語不曰
册立預教之請何故不行則曰鄒元標姜應
麟等諸臣推用之疏何故不發夫九重閟
密之中苟眞有難明之心難處之事則
天子姑亦與二三近臣自信自知而不必顧外
人之議其後可也若心本易明事本易處

則
皇上昭昭之天日何昔而更自立于曖昧之地
以疑人心臣等縈縈之見鬧又何恐更爲
含糊之說以負
皇上哉見今
册立[illegible]雖未舉行然
有長幼之說在臣等執之有券待之有
期不必更爭歲月之早晚以瀆
聖聽也若預教一事則不論

皇長子
皇次子年至九齡並當出閣臣等今年爲
皇長子請亦將待後年爲
皇次子請乃輔導至急之務亦
國家至公之典不知于事體有何嫌疑而
皇上爲之久遲未決此極易處之事而故難之
道聽之人求其說而不得則將曰
皇上且托以萬年之業而何靳于一日之教也
且并異日之

册立而疑之是
皇上之明能照四海而反蔽于目睫矣臣伏見
年來主仁臣直人思進言然就中狂言抵
觸則孰過雒于仁者此而可容何人不容
而當吏部之以姜應麟黃道聰孫如法量
移請也不報繼而以鄒元標補官請也又
不報此極易明之心而故晦之道聽之人
求其說而又不得則將曰
皇上果樂聞其言而何不樂用其人也且并今

日之受諫而疑之是
皇上之量能容百川而反隘于勺水矣臣庸瑣
伴食本不當獨言
宮禁事但念
召對之日
皇上親注目顧臣披心示臣臣之一言而
皇上爲之轉圜聽臣臣雖至愚其感激
二天之恩而矢圖國士之報
皇上宜亦察其無他腸矣則何不試採臣言霈

然發
旨明示
皇長子出閣定期使秩宗具其禮儀臣等擇
其官屬以上成
皇上愛而能勞之
聖慈下成
皇長子蒙以養正之聖學內安
兩宮聖母孫謀燕翼之心外安四海臣民主器
元良之仰豈不美哉豈不快哉至如鄒元

標等諸臣或甄錄在前理無追癈或懲艾
已久法得叙遷又或有言雖無當而其人
無他過其意在納忠者
皇上既大開日月之明則當盡收之覆載之內
使之滌前愆而圖後功亦今日剖疑定紛
一助也又如報功不實之李材
皇上赫然用不測之威懲一警百德意甚盛但
執引紅牌定罪未免枉有司之平而貽公
論之惜此亦宜稍爲寬減以示

聖心太虛無滯喜無留怒無當斷不斷之事情
無宜發不發之章奏而臣庶景從萬方和
會矣臣言至此誠見今日傳聞日外議論
日生
主德愈隆則羣下之望德逾備逾臣不言則遠
臣之煩言愈多
皇上雖躬爲堯舜之主而世鮮汾穆之風事必
極明極順心必極恕極公然後可以見信
于天下故臣願

皇上推廣元日
召對之旨使
聖德聖度始終為天下明信而不願使天下知
其言出于臣為此密以揭帖進覧
皇上倘賜施行不必更煩
批發亦見臣純心為國為
主狗馬一念之至誠也謹具
題以
聞

母疾請給假疏
本年 月
具官臣王 謹
奏為乞
恩給假調理母病事臣母吳氏見年七十六歲
素有痰疾日久未痊已具臣節次陳情疏
中然猶恃脾氣未衰可以支持飲食亦可
以不妨公事一面侍親調理不意今春二
月以來痰涎轉壅寒熱時作粥湯少進醫

藥無功臣母子之情既不忍于暫離公私
之務又不可以兼理為此萬不得已懇乞
天恩暫于數日之假以便晨昏省侍料理湯藥
俟臣母疾勢稍安即當黽勉赴閣不敢久
丐
寬恩以虛職業亦不敢遂謀引決以負
眷知也臣不勝激切祈望之至為此謹具本
奏
聞伏候

勑旨得
旨卿欲侍奉母疾准給假數日即出輔理

到閣題知疏

具官臣王　謹

題該臣於本月初八日以母疾乞假調理奉
聖旨卿欲侍奉母疾准給假數日即出輔理欽
此伏念臣母猥以衰年久嬰弱疾近復加
以感冒發熱勢甚憂危上賴我
皇上弘開天地之心曲憐母子之命
覽旨一下歡藉舉家連日以來臣母因見臣朝
夕侍前手調湯藥稍覺精神舒暢痰涎減

少雖病根未保其全除而元氣可期於漸
復自今以往臣母未盡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賜也臣非奉
御劄仰知
聖體在調雖身繫晨昏而情懸
君父況值百官避舍修省之期尤非大臣久安
私第之日爲此不待
見朝先期詣朝房宿歇隨於今日
午門行禮之後即刻進閣供事臣不勝母子

銜
恩激切之誠謹具
題以
聞

因災自陳疏

本年五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因災省己自陳不職以祈罷免事伏念
臣本迂愚不適世用過蒙
皇上拔之草野之中寄之腹心之任應
召在途會犬馬病甚欲乞骸骨者屢矣而時值
方内小安
明主憂勤於上

爕閣
召對
郊壇步禱涸而旋應諭頒日勝臣竊不自揆以
爲遘此上下泰交之遇未必無涓塵之有
補於天地者即使臣唯唯隨行默無獻替
而仰依
皇上日月之末光棫樸兎罝易爲吉士天下後
世未必遽以臣爲罪首也而今則有俯仰
皆慚心口自愧欲頃刻安而不可得者臣

之在事滿五年矣撫今追往猶記萬曆十
三年以六月十二日見
朝是日微雨
皇上猶旰食聽講至二十三日
面恩是日酷暑
皇上猶鷄鳴視朝今五年之内
朝講一月疎一月一年少一年皆臣入
京以後事也臣又記起家時一路所閱南北
光景桑麻彌野枹鼓不驚今五年之内四

方無歲不告灾北胡南寇在在生心此又
臣入
京以後事也臣又記太倉藏錢糧粟前戶部
官開數示臣尚支數年之用今五年之内
枵然一空而各邊請餉各省請賑茫無措
處此又臣入
京以後事也臣又記丙戌之歲群臣紛紛
册立
上請臣時於會試場中傳讀

聖諭知大計之久定乃五年内竟未舉行連
豫教最急之務亦尚停閣此又臣入
京以後事也臣伴食同官三臣之後職業不
修票擬不當尚可分謗于人若此四事乃皆
當臣之身目見天時人事化和氣爲氛祲
國計民生轉豐亨爲蹙迫而臣曾無一籌補
助其間此亦可使三臣任其咎乎臣才力
駑下所受於天惟是日恪位署畢命奔走
猶可將勤補拙而復不勝烏鳥之私歲歲

乞歸時時巧沐什二在私什一在公
皇上試觀三臣中復有如臣之潦倒遲頓尸祿
負
恩者乎中書何地此日何日奈何以[illegible][illegible]樞衡
之重而懷進退維谷之思當淵殘桯杌之
秋而營陸沉仕隱之便縱
皇上能寬而貰之其如臣出山狗馬之初念何
哉見今
京師亢旱風霾人情洶洶求其召灾之故而

不得則有妄傳
宮庭舉動歸過
皇上者臣誼屬股肱職叨輔弼居常每念古忠
臣令誹在巳譽在上之義爲之怛然愧心
况兹天譴在上人言在下
主德之未光則臣不肖之身實累之萬萬無安
心素餐之理矣伏望
皇上察臣無狀首
賜罷免銳然與二三輔臣厲精更始使病臣退

安無能之分而猶得遥詠太平之澤是即
所以保全臣之始終也臣無任悚息待罪
之至奉
聖旨災異疊臻朕方切警惕卿輔弼重臣素秉
忠亮正賴竭力贊襄豈可引咎求去宜即出
佐理不允辭吏部知道

給假疏

本月初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乞
恩給假調理事該臣昨以災異自陳奏乞罷免
奉
聖旨災異疊臻朕方切警惕卿輔弼重臣素秉
忠亮正賴竭力贊襄豈可引咎求去宜即出
佐理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之奉職無狀

心口不能自諱
皇上不以臣之罪罪臣而反以臣之愚知臣報
非常之遇易報非常之知難臣于此時即
不能仰副
皇上霖雨之思亦願身爲犧牲以分
主憂以荅天譴此豈優游稱病之時哉而會臣
于本月初四日陡發寒熱轉藥轉病頭不
能支枕足不能扶床群醫拱手莫能名狀
臣既以樗材無用尚未贖于前愆又恐蒲

貿易凋終難圖於後効必須寬假旬日觀
病勢進退何如乃可以定臣之去就耳然
臣一月之間爲母爲身頻乞休沐臣誠不
勝慚惕蓋災因福過病逐憂生力不從心
豈其獲已伏望
聖慈矜察准臣暫假以便調理庶幾可望痊安
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偶疾暫准給假宜善加調攝痊可即出
輔理該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五

謝賜猪羊粥米疏

萬曆十八年五月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十三日欽蒙
聖恩以臣患病
特遣
御前牌子恭
頒賜臣鮮猪一口鮮羊一羫甜醬瓜茄一罈白
米二石酒十瓶臣謹於私第恭設香案伏
枕叩頭祗領訖伏念臣瘦凋罔效蓄患頓
徵深虞重寄之難勝遂致沉疴之復劇籲
嚴宸而祈罷未許投閒廑
溫詔以勉留仍蒙
予假惟
聖主曲憐簪履之敝故愚臣猶荷蓋帷之私陳
規方儆于幾康伏枕敢當乎問饋

御庖賜饌
天使臨頒金漿兼毛炰之牲玉粒備苾芬之蔌
分大烹于閈雋若作和羹夢清宴于巖廊
徒驚素食臣銜
恩欲報飲愧何言矧當桑林雩禱之時自顧蒲
柳衰殘之質第恐孜孜之可慮焉知衎衎
之爲安儻頹齡有賴于加餐獲蘇瞑眩期
盛世無憂于覆餗永矢捐糜臣不勝感激
屏營之至緣臣病卧不能

廷謝謹具本
奏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慰勅
視朝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恭遇
皇上御門受朝蓋今年爲羣臣第一次見
聖之始臣于枕上聆聵之中聞鐘鼓之聲不覺
霍然體輕神清踊躍謹伏枕叩首呼
萬歲者三蓋一以慶
聖躬之康豫一以慶
聖德之精明上而

九廟遠而萬國聞之莫不歡喜非臣一人之私
慶也計當此時虎賁賤士且雀躍
丹陛之前象胥外臣咸鱗集
楓宸之下而臣獨展轉床蓐咫尺違
天不獲仰覲
光顏參陪顧問徃日首勑
皇上朝者惟臣今日首不與朝者亦惟臣命也

如何臣安得不撫床而泣哉臣今匍匐已
不能前所耿耿尚明之方寸圖報
君父者惟望自今以往
皇上勤修三接之儀無替萬機之勑其他二三
大事以次第舉行使臣病未即死得再依
日月之光臣之幸也非臣之所敢必也臣不勝
戀
區區且悲且喜激切望企之至

因病乞休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病勢危篤懇乞
天恩早容休致以遂生還事臣之給假幾一月
矣方病初發時猶謂是常年寒熱虛暈之
證按方調理可再圖僥倖復見
天日不意綿延日久壯熱未退冷汗如沐只苦
不能辨味耳聾不能辨聲聞人語則堂聞
穀氣則嘔右體痿痹鎮夜不復交睫藥之
愈病不藥亦病人以所苦問臣臣不能自
言臣以所由病問醫醫不能為臣言病勢
至此則首丘之念不得不切而呼
天號父母不得不亟矣臣之至愚不知何因遇
知
明主言聽諫行真千載一會而小人福薄不能
消受一旦遂有朝露之憂此天實厭臣而
臣何敢更為戀

寵計也臣伏枕流涕而占此疏病憒之中思
濫言蹇萬苦不能自列惟望
皇上哀其愚款不欺之心察其痼廢難起之狀
特准致仕回籍調理庶外無職事之羈內適水
土之便不惟臣垂死之殘息可甦而臣母
相依之老命亦可保矣臣不勝困苦哀祈
之至得
旨卿疾宜慎加調理痊可即出機務重大朕方
切倚毗豈可遽求休致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告病再疏
六月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遵
諭調理日久病勢轉加再乞
天恩俯賜骸骨歸休事昨該臣以病乞休奉
聖旨卿疾宜慎加調理痊可即出機務重大朕
方切倚毗豈可遽求休致所辭不允吏部知
道欽此臣再三伏讀
溫旨仰見
皇上終始眄臣之用不忍棄臣而復從容待臣
之痊不忍急臣臣且感且愧百念俱息惟
有專精神強飲食以冀旦暮早起仰
清光而奉
大對耳比者本月初旬稍覺頭目清爽能遠床
扶行數步羣醫就視以為半月後可梳洗
一月後可
朝參臣不勝之喜隨報同官同官亦莫不為臣

喜詎意延至今日舊疾未減更加以胃口
刺痛大腸遺脫盜汗足腫等症而氣息懨
然轉盼前路愈不知躐起奮飛之日矣
皇上既寬臣臣豈不欲勉強但勉強已過四十
日而此四十日之中適遇
皇上躬勤大政三出
御朝于時天人和氣烝爲甘雨騰爲頌聲臣之
積年企有今日乃偏以此時偃蹇床褥班
行之内獨少臣一人面目無光羞對妻子

而官薄俸薪尚偃然從大夫之後
皇上謂臣心安否也臣五載入官以來無歲不
云將毋令立身養志毛髮未酬頓反令風
燭老親一夕再三起以憂臣之死生一饋
再三歎以憂臣之出處
皇上謂臣心安否也臣今在病言病語不及多
然
皇上察臣心事如此足知留臣未必能生臣而
慙苦躁欝之中頓反重以益疾不可知矣

伏乞
霈然發命早賜放歸此安臣之心其恩賜於留
臣之身無量也若萬一以盛暑長途憂臣
隕越道路爲之曲處則臣請暫留旬日先
辭俸薪庶猶可免曠官素食之愆而臣之
心亦安矣臣不勝病甚情極懇迫丐
恩之至奉
旨卿疾漸愈宜安心調攝以俟痊可即出俸薪
不必辭該部知道

告病三疏

七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三乞

天恩俯憐久病危誠容令休致事近該臣於六月十六日再疏乞休奉

聖旨卿疾漸愈宜安心調攝以俟痊可即出俸薪不必辭該部知道欽此臣疲癃喘呻之狀

中使所親見同官所共憐

皇上宫庭之內亦自有耳目乃

温旨惓惓慰之以漸愈望之以即出此

仁君慈父如保赤子之心姑為臣諱疾而幸其留非疑臣託疾而難其去也臣於此時魂愧難不能自主而顧

寵知榮感

恩知泣何至如躍冶頑金必行已意之為快哉惟是病眥兩月調理百方而耳聾頭眩臂攣足腫如故見今盥洗便溺事事須人而最苦晝夜不能成寐往往無夢驚呼當身寒顫背反常之證方書所不載者以元氣言之則日虛日脫臣之病身知其必不能從心矣而

皇上又過以體貌寬臣不允辭俸臣適于枕上閱部科告匱之疏流汗如雨此

上供方在議裁而官俸豈容濫支以罪業言之則日積日深臣之心病又且移之於身矣夫以身心交病之人而當

君親艱難之際與其進成兩負孰若退有一全言至於此

皇上縱疑臣詐亦當哀而釋臣而況臣必不敢詐又必不忍詐者乎方同官家屏之在告也臣常使人勸之早出既以勉人豈忘自勉顧臣之病苦原與家屏不同而今日久病之後又與初病時不同軀命所關萬不得已此臣所以每奉

慰留之旨若火熱中每遇

朝參之期如刃攢背而不能時刻安枕期於必
去者也夫天稱至仁以其能造萬物之命
令臣之所欲在生還所苦在尸祿而我
皇上爲之予其所欲違其所苦是造命之恩即
天也
恩至於造命而臣之感
恩又當出爵祿體貌之上矣爲此不避煩瀆激
切具
奏以
聞

告病四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四乞
天恩矜全病廢餘生特准休致事昨該臣三疏
乞休言已煩矣情已迫矣乃下誠不能
上達隨奉
嚴旨責以體國大義毋得堅意求去臣伏枕欽
誦感極涕零因自惟登

朝以來體國之義已三奉
聖諭而臣猶呶呶如此臣眞愧死然尚幸
皇上以義責臣臣猶可舉在
廷之賢者代臣受責有如
皇上以恩責臣則
廷臣中更有如臣之扳泥升雲從骨生肉萬
千幸矣咫尺奉償者乎臣今年五十有七
歲即死官下切幸已多豈尚覬晝錦之榮
貪首丘之適顧體

國以心而臣之蒐鶩鬼悖憒眊昏塞無可用
之心矣報
恩以力而臣之骨柴肌栗遺脫痿痺無可加之
力矣奉
旨以來又將半月不惟舊疾綿惙茫無愈期而
近又加以右體掣痛小腹脹滿種種備諸
苦狀有不可盡陳者人誰無母而獨臣之
母則愈老愈慈臣一餐不食母亦不食一
夕不寢母亦不寢臣之累疏乞休臣母實
趣之蓋覩見臣呻吟枕席知其災由禍生
分當早退又自以衰年獨子形影蕭然故
於臣之死生出處關情尤切耳臣前疏中
所謂身心交病其苦實在此而自審其終
不能體
國報
恩者亦在此
皇上即令早放臣歸使臣精神不耗於言詞憂
念不分於職事萬一留得此身為士[illegible]閒

民終事老母則舉家銜結之報豈在一人
而盛世
君臣之交顧不全美乎臣不勝涕泣哀懇之至
奉
聖旨卿疾既未愈須從容調攝如何屢疏求去
宜體朕眷倚至意毋得固辭吏部知道

告病五疏

本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五乞

天恩放歸久病殘骸以終

餘眷以免再債事臣患病已幾三月乞骸之疏

且四

上而

皇上猶復依依顧戀諭以從容調理毋得固辭

此陽春之煦照雨之濡不忍弃朽株枯木

於生成之外而臣亦豈忘微福於天時謝

生於末路哉但以目前病勢觀之由來至

於夏秋未起服藥至於參附亂投計時月

已不勝其從容論調理且無復有餘力矣

而病頑如石有增無減縱

皇旨未加厭絶閣務自有司存而假滿三月之

後又可偃然挂名支俸乎臣今至此不惟

自爲性命惜亦當爲廉耻惜

皇上至此不惟當破姑息以保臣之餘生亦當

裁恩數以全臣之微節矣考之閣臣休致

從前雖亦有累疏而後允者顧臣連年前

後乞骸之疏已不啻十倍而所奉

皇上節次勉留之旨亦且十分破格無復可加

況人材有良駑情事有緩急豈可槩加望

外之恩以益病臣之愧也臣愚無他長所

自信者此心若年年言去年年不去乃明

是要

君市寵爲櫪馬騎斷之態以襲宋人王安石賈

似道之覆轍

皇上其謂臣何天下其謂臣何即今春

旨未久非不欲仰體

慈眷再加從容但以疾痛不祥之事絮絮可厭

之言恐過此月後更無可

上達者伏望

皇上慨然幸許免其復有干凟則在

皇上割恩正以全恩而在臣釋負兼以釋愧中

外諸執事見臣母子生還将亦有歌舞
聖德興於忠孝者臣不勝叩心稽顙忍死俟
命之切爲此謹具本
奏
聞伏候
勅旨
聖旨國家有事卿正宜竭力賛襄以付眷倚如
何懇切求去既疾尚未愈還遵前旨從容調
理痊可即出輔政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恭謝
聖問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非常
恩眷幷陳極苦危誠以祈
哀察事昨該本月二十六日恭遇
皇上御朝臣伏於枕上自悲命薄向者雖不及
與陪

仙仗猶幸耳中剽聞鐘鼓之聲今病久加篤
雖鐘鼓亦不聞矣天之錮臣何至此極正
流涕間會同官時行等就臣榻前告以本
日
召見煖閣蒙
面問王次輔病安否何如時行等以臣眞病眞
情對蒙又
諭如今有事之時正宜竭忠賛襄如何要去時
行等又以親見臣形體羸瘦神思愁苦不

可强留之狀對蒙又
諭這等着從容調理痊可即出供職臣聞此不
覺失聲慟哭哀感三臣益涕洟尚未收而
勉留之旨又下矣
主恩如此寧不直臣舍命毀家圖萬一於報稱
哉且臣伴食垂五六年尸素曠瘝之效既
如此而乞骸累二十疏偃蹇狼狽之狀又
如彼乃心自慚而身反進天已厭而
主偏憐古來人臣之僥倖未有過於臣者也然

從前雖奉
旨慶留而臣猶意
皇上姑爲臣曲存股肱之體重割畜雅之愛至
於
口宣面問拊臣如慈父責臣如嚴師僾臣以不
名望臣以早出則臣一生之遭際又未有
過於今日者也臣謹匍匐稽首百拜以
謝臣又惟主憂臣辱昔賢炯戒今邊虜孔棘
皇上且爲之旰食早朝而臣無事則竊其榮有

事則逃其責無論
王言斧鉞
國史汗青凜凜不可貸借即臣飲食寢寐亦
何以施面目對妻子哉抑嘗三復自警人
臣進而任職竭其老謀壯力以事君者盡
瘁之忠也其退而內省精神力量必不可
勉強則不敢貪乘以誤
國者不欺之忠也今臣頭不能舉足不能行
人皆知之而雖以同官至親日夜聆臣之

出者至此亦不能爲臣諱矣
皇上以時方有事責臣竭忠贊襄此即臣先資
致身之言敢不自勉然所貴於致身者爲
有益於
國也若衰殘病廢一籌莫展而空以身殉爵
祿委溝渠臣無足惜如誤
國何如欺此心何至於
聖諭令臣從容調理則臣惓惓戀
主之念亦不欲從容但從容至八月則

聖節將臨四方
進表之官已至當此之時臣欲強出拜舞則病
力不任欲仍前偃卧則方寸何安况目前
又有未開俸薪隨衆賞給一切硯面灼腸
之事皆足以益臣之疾重臣之灾誠恐愈
從容而
皇上愈不能得臣之用矣此臣極苦危誠昨已
面對三臣言之三臣亦爲之設身而處相
與尋思俯仰兩全之策畢竟無可奈何
皇上試再問三臣足知臣之懇懇葢亦兼有愛
主憂
國遠忌諱而讓賢能之意非專爲螻蟻惜命
而已也臣謹匍匐稽首百拜以請惟
皇上哀之放之臣不勝萬感萬懇一字一淚懇
欵痛切之至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既愛主憂國何又
懇切求去宜遵旨調理痊可即出以付朕眷
倚至懷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八月初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特恩宣諭事該本月初六日蒙
欽遣鴻臚寺卿楊宗仲到臣私第宣讀
御劄近日西鎮屢報虜情朕方切憂念卿輔弼
重臣素秉忠義正宜協恭體國爲朕分猷豈
可引疾求去茲聞卿疾已愈特遣鴻臚寺官
宣諭朕意宜即出輔理以付眷倚至懷毋得
又有所陳欽此臣不勝慚懼不勝感激已恭
設香案叩頭接
旨謝
恩訖伏念臣本以冗散無用之材抱下愚不移
之性自經
抜擢未效涓埃而譴誅既後於群臣陳乞且幾
無虛歲譬之器已滿量馬不受鞭臣之前

疏望
皇上裁恩澤以全臣者益肺腑眞切之言非姑
爲退託也不揆五辭未允重以
綏閣
召對之丁寧使臣覓覓轉驚心顏俱悚連日正
在躑躅進退嗫嚅語默之間而
十行飭諭九列傳宣又儼然自
天而下矣伏惟草茅疵陋何敢當忠義之
褒犬馬衰殘何敢受分猷之寄臣以夙疾負此

深慚豈復更有愈理然
皇上既以邊烽孔棘爲之焦勞
萬乘虛佇一籌而臣尚敢嘿言首丘之思苦惜
朝露之命哉惟是目前足疴氣茂乃臚臣
親見雖懷戀
闕尚阻趨
朝益臣今日所甚懼者未暇及于
皇上之嚴誅而先自省此心夜氣之難安所甚
苦者未暇及于徼外之多事而先自虞玉
陛寸步之隕越受
恩之下夫復何言計惟有多方調理努力支持
以期早出
延見仰慰
聖懷而已至於協恭輔理之無效則
皇上異時親見其孱形弱骨喘喘不堪當自能
哀臣釋臣不待臣之再陳也臣無任感
恩驚
寵涕汗悚慄之至所有原奉

御札不敢付遣官進繳特用尊藏永爲鎭家之
寶爲此謹具本奏
謝以
聞得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到閣題知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臣自五月給假以來今經百有餘日職業曠廢言語煩多已非久伏於

嚴誅詎意洊承乎

渥寵六章

賜答彌軫求舊之虛懷

一札傳宣特示分猷之大義顧惟孱陋辱此遭

逢摩踵不足言酬罄竹不能書感是用恪

遵

敦諭努力

朝宗試整衣冠雖自覺形骸之盡攻強扶拜

起庶猶幸鞭策之可前已於今日恭詣

午門外見

朝行禮訖隨即進

閣供事不敢偷安其前後所蒙

頒賜宣諭非常恩典容候

皇上御門之日一併

面恩謹具

題

知

論邊事疏
本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約陳安攘定計以分
主憂事臣于前月卧病中聞西虜內犯勢甚猖
獗續聞
皇上召諭閣臣之語所以策虜情邊事者要若
破的明如觀火臣雖瞽餘生知無以仰贊
萬一獨念

皇上留臣專為憂虜而責臣專以分憂臣雖病
不敢不極其愚慮為
皇上一言益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實異
同之間與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
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山濤謝安迄安
晉室以經營之與鎮定各當其時也今則
不然自虜款二十年來吏恬卒玩甲敝戈
朽晏然無復守戰之備及其一旦封豕生
心鳴鏑內嚮則當事者亡羊補牢亦猶未

晚而衆
朝震怖惶憂止辦呶呶追尤首事此一反也
古策虜之臣縉紳守和親介胄言征伐雖
各膠柱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勇怯量其
膂力
廟堂自可折衷用之今則不然武官在爨下求
安専藉款關之利文吏在隊中觀鬭爭談
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

機制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
嫌異趣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為懃
套以日月玩愒為良謀傳相慕要翕然同
風而獨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閫垣內外便
分爾我如扯酋一人在宣大則力保其無
他在甘肅則以之為誅首犯邊一事在西
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
爾何不戰皆逃責於己而嫁禍於人此三
反也今經畧大臣業有專遣臺諫諸臣之

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宜猥瀆
視聽獨前所謂三反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
廟堂擇之不可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
中緊關切要之計決當以經營鎮定相兼
而行然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偬調兵
易將在知彼知己知禽知縱毋示人以拙
而已所謂鎮定者不在矯情倉卒賭墅清
談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毋示人以
怯而已臣竊觀目前跳梁之虜惟火酋一

枝顯然逆天自弃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
他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在覘望反側之
際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
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雖良平
復生於今日察彼己之勢審禽縱之宜其
策必不出於此而臣之所憂者獨恐將吏
以忘戰之久而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急圖
招撫使驕虜反持中國之權武吏反襲漢
儒之論則其患有不可言者故必

廟堂氣先定謀先審毋動揺於流議毋怵惕於
近憂逆命之誅先首惡而後脅從馳詞之
使先約戰而後議撫重懸賞罰使將官之
勇氣先振而後使文吏策其便宜嚴責推
諉使諸邊之血脉先通而後使本兵課其
功實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
有事使四鎮同時樹敵一歲有警乃盡掩
二十歲保境息民之功盡更將吏盡絕諸
夷盡掃

先朝大臣馬文昇王瓊等老成持重必然之畫
則非病臣所敢持空喙而保借前箸而籌
者也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虜敢戰之將
有幾安攘之計獨有一面推擇新將又一
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面招募鄉
兵然一時部署已覺落落難合况轉餉詘
於歲儉發帑困於
國虛萬一諸酋瓦解該邊四面大征則我之
拙形盡露何以支撑故臣以爲不如且從

容寓戰於謀藏拙於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怯莫遽為張皇自擾之狀其經畧大臣既奉有

特旨全付之以諸邊重擔則

廟堂但當摠其大綱授以大指如虜入則我之措處當愈暇虜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虜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堅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於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假以覲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手足而遥制其事權竊恐為邊臣藉口逃責之資爾今之議者謂引宋人以和自愚之說殊不知彼出關奉虜此開關款虜彼稱南北兄弟為敵國此稱臣納貢為屬國古今强弱之勢原自絶然不同況彼以積威而致敗此以懲敗而養威有如今日改絃之後士馬誠練糗糒誠充備守誠設斥堠誠謹則

國家之全力故在持尺一以受降幡豈亦可與北庭歲幣南宋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為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二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而不欲盡廢責成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人人可效死而不欲遂墮軍實使文武相仗人人可逃死惟

皇上留意裁擇臣不勝幸甚得

旨覽卿奏具見謀國忠慮邊務重大兵機秘密須要臨事鎮定及時經營豈可倉皇紛擾因循畏怯這所議着各該經畧督撫等官參照舉行毋得虛文推諉兵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六

請止開礦公疏

萬曆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四臣　謹

題今月該文書官劉宜口傳
聖旨開礦一事節經諸人題
請如何不見部裏覆來臣等仰見
皇上留心國計不勝欽服竊惟天地生財本以
資

國家之用況今帑藏無餘財山澤無遺利則
權宜開礦亦是理財一策但開礦必當聚
衆聚衆必當防亂見今山西河南開礦徒
嘯聚正議驅逐若官自開煎恐奸民乘機
爭利隱憂愈不可測且
朝廷一切事務苟關大體皆可不惜小費爲
之若開礦止於求利必須計算工本募徒
之費若干防兵之費若干與開煎所得之
利若干果見出少入多不爲虛費而後可
斟酌舉行非造次可因民間私請隔境遙
度而
朝廷便可爲之出首差官議開者也戶部所
以遲回未覆之意一者防患二者惜財三
者恐差官騷動地方四者亦不欲宣露
國家空虛窘急之狀使傳聞四夷愈輕中國
臣等愚見如此伏惟
聖明採擇謹具
題以

聞

荅傳諭疏

本月初十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令日該文書官李文輔口傳

聖旨着鴻臚寺官催首輔入閣欽此臣等連日

在閣私議元輔輔政多年練達朝章明習

政體今時方多故正賴主持而屢疏乞休

久不入閣臣等資識寡昧殊覺辦理不前

兹蒙

皇上遣官傳諭仰見愼重樞機

眷倚股肱至意臣等謹遵

旨恭擬傳帖一道乞發下鴻臚寺官令其前去

宣諭趣令即出庶贊襄密勿共欣輔治之有人

而

皇上優禮元臣益見任賢之勿貳矣臣等不勝

幸甚謹具

題以

聞

傳帖諭申

朕念國家事重非卿碩望忠猷不能匡贊政

機主持朝論見今虜雖暫退邊臣不知作何

經營預防後患朕心方切隱憂卿豈可止顧

一身毀譽不出料理若朝廷信賢不專大臣

任事不勇是政體先紊邊境何由而安今特

遣鴻臚寺官宣諭催卿即日進閣以示朕始

終信任至意卿宜仰體毋復再以浮言介懷

固求引避

答遼事公疏

本月 日

四臣 謹

題今日文書官李恩口傳

聖諭説與臣等遼東塘報虜情緊急着兵部便

馬上差人傳與該撫按官用心防禦務保無

虞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軫念封疆申嚴武備眞古帝王居安慮危

之盛心杜患防微之遠畧也臣等不勝欽

服顧惟邊情重大臣等口傳

天語似不若

皇上發旨禁中宣諭兵部於事體更爲嚴切而

人心知所惕厲臣等謹擬傳帖一道進

覽伏望

皇上裁定施行謹具

題以

聞

擬票皇親請

建儲公疏

四臣 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有

皇親鄭國泰一本爲請早建

東宮一事臣等詳閲其疏情詞懇切計慮周

詳有南北諸臣疏中所未及者覩戚臣勸

請之忠謀可以窺

宮闈賛決之密議宜乎深契

聖衷承蒙

發票其所關于

宗社大慶非淺淺也臣等不勝欽服不勝抃慰

益先是道路之口妄傳

禁内隱情臣等聞之疑不敢信令國泰乃

皇貴妃親弟其言如此乃迫於大義激於公

論兼亦有愛

君愛

國之誠及内顧家族之計
皇上慨然從之一者可以白
皇貴妃之心事成
國戚之美名二者可以塞舉朝之公請快四
海之人望於
聖德既極其光美於事體尤甚爲妥貼而紛紛
揣摩覬覦之徒皆羞愧歛縮之不暇無復
有藉口要功妄言干譽者從此耳不煩於
聒聽目不厭於披覽

皇上豈不泰然上下相安天人協慶而永綏萬
萬年之福壽哉謹將國泰原疏擬票進
覽伏乞
亟賜施行臣等不勝踴躍企望之至

請
建儲公疏
十月十七日
四臣　謹
題近該兩京九卿科道官合辭懇請册立
東宮各有揭帖先送臣等責其不能力贊大
計早定
國本臣等不勝慚愧竊惟臣等雖愚昧亦知
祖宗家法之至嚴長幼人倫之至重所以連年

或
面陳或揭奏或連名或專請毋荷
皇上溫旨優荅未即舉行臣等方在企悚瞻望
之間而南北諸臣適有此奏可見人心之
所歸即
天意之所在而一家之私愛必不可以奪萬方
臣庶之公心一念之蓄疑必不可以淆萬
世帝王之大統此誠
皇上所宜早決臣等所宜力贊也且

皇長子方始生之時已
渙頒大詔明告四方窮鄉小民皆知我
皇上以宗祧社稷之重爲之崇隆其禮數弘霈
其恩澤矣今年至十齡久逾
皇上出閣之期而師友未親位號未定以先後
長幼之序而言則不疑而反生疑恐訛言
日興非所以信
明詔也以安危治亂之機而言則當斷而久不
斷恐窺伺滋起非所以固

大業也臣等職均輔理義切股肱區區愛
君憂
國之私不宜在衆人之後伏望
皇上早降明旨傳諭禮官擇日舉行以承
天意以安人心則不惟
聖德光於唐虞
宗社固於磐石而臣等與在謀議之末亦可以
徼榮名而免罪戾矣臣等不勝情迫詞危
引領俟
命之切謹具
題以
聞

懇請

建儲疏

本月二十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自陳贊襄無狀懇欵未申乞

恩丞賜放歸以免誤國事臣錫爵夏秋一病已

不望活豈復望留乃茲尸居餘氣再厠朝

班竊位素餐又將歲暮臣之所以不羞病

顏不恤病力而黽勉鞭策之下但念

皇上恩重如天地愛深如父子義不敢負情不

忍負而亦謂大馬愚忠或有可補闕遺佐

思慮之萬一也乃連日以來同官某某相

繼杜門臣實代爲之領事文書票擬既苦

於故事之生踈

德意奉行且撓於衆言之淆亂臣之無狀自知

審矣而目前更有

宗社第一安危之計

皇上第一未明之心使

禁庭果有韓琦李泌其人必能爲

主解紛爲

國定策而臣不能也則

皇上又安用臣爲哉夫

建儲一事前有

皇長子始生之

明詔後有臣等節年所奏之

慶旨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

皇親鄭國泰之專請近有滿京委巷之流言

遠有四方萬姓之屬望而上則賸之以

九廟之神靈

兩宮之慈訓此

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荷順一言

者臣近從同官審進三揭不惟不見

允行且適奉

聖諭極詆諸臣爲悖逆爲離間爲求榮爲買直

夫此四罪者使

皇上以此加臣臣可信之於心信之於天而不

辨若以此加群臣則群臣有喙有耳者方
謂接本在臣擬
旨在臣臣不能封還
内降以明忠臣孝子之心三疏有餘辜萬死有
餘責而
皇上又安用臣爲哉大抵國家之事人君事事
可以獨斷惟册立慶典則前代皆以天子
謙讓臣下固請而後從茲
皇上以故事謙讓爲言則無不可若謂必當自

處而外廷有請即謂之無君無父心懷悖
逆然則漢文即位之元年而羣臣首以建
儲請豈非不祥之甚悖逆之尤者哉而文
帝從之如響其後享國最長由此觀之建
儲何妨於
聖德抑何利於群臣之身家也且
聖諭又謂子不望於君父之旨而私結人心以
[illegible]君父夫
元
未十齡便防其私結人心則自此日
長月壯群臣愈當避私結之嫌永不敢再
求册建再議出閣此豈君臣父子之間所
宜有而臣等又安所逃萬世依阿誤
國之名哉天下者
天之天下也天下之人心上天所寄命之人
心也
皇上臨御以來何一日不言謹天戒何一日不
言守
祖法今忽以天所寄命萬萬人之公心謂之歸

過而不忠以
祖宗傳序萬萬年之定典謂之不祥而當諱苦
哉臣錫爵自此目不能收淚口不能下食
矣百官至衆百姓至愚至衆之口不可以
一人禦至愚之心不可以獨見曉今
皇上即自謂心無搖亂
皇貴妃密有贊言此暗室無影之事臣等奉
何憑據曉喻外廷而天下亦豈有因此遂
解疑息囂之理臣適又聞外間喧傳

中宮有疾嫌疑之間甚而以小人極曖昧之
心窺
皇上臣竊痛之且世俗澆漓人情但有節外尋
枝誰能暗中揣日臣以小膽病怯之人猥
受
皇上赤心肺腑之託而聞此竊竊洶洶之語欲
言則口軟欲默則心傷安得不戰汗股慄
而欲逃也即今邊境驛騷羽書輻輳臣不
爲憂

朝堂聚訟煩言詆訶臣不爲辱臣之所憂者
主德不光
宗社不安而外寧且有內憂也所辱者言不見
信忠不見明而人非兼有
上責也且即使
上未必責臣而倍恩於臣則愈使臣倍受責於
天下臣之憂與辱顧方大耳方今英賢滿
朝遺逸滿野
皇上倘欲求逢迎遷就之術則不必留臣倘必
欲留臣則臣方寸惟有此一腔血目中惟
有此一行淚知其必不當
上心而持
國是無疑也伏惟
皇上念臣宿疾之難支憫臣報恩之無地
特准骸骨還鄉然後從容察臣母子强留之身
欲以誰報旦暮且朽之骨欲以誰攀斷然
行臣之言使
國本永安人心大定則臣雖去而亦榮矣臣

不勝忠愛激切懇死乞
憐之至

謝

宣諭并申請建儲疏

本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并陳效忠初悃以祈

哀察事本月二十三日欽奉

聖諭朕倚任閣臣賛襄治理所賴分憂共念一

德相成頃者西陲不寧煩嘵沸起一切妄言

朕悉置不省昨已從首輔所奏命廷臣會議

軍國大計正須卿等主持至若册建元儲倫

序以定少待時日候旨舉行亦須卿等決策

乃卿等杜門不出交章乞休但知潔身其如

致主何今特遣鴻臚寺官宣諭卿等尚念股

肱之託共圖羽翼之功勉爲國留亟出任事

勿復疑阻負朕眷懷故諭欽此該卿楊宗仲

等到臣私寓恭捧宣讀臣當于香案前叩頭

謝

恩訖伏念臣錫爵奄奄餘命耿耿赤忠

受

天地父母之恩而力不能酬懷

宗廟社稷之慮而詞不能達

皇上不加嚴譴反霈然降

自中之旨辱與首臣同日並宣臣感極涕零慙

深汗浹理當即日勉强進閣以慰

聖懷但臣之奏未下臣之言未行

皇上勉留雖切而臣終不可一日安於其位蓋

七月以前[illegible]之乞歸爲臣病也

皇上因邊患而留臣則臣有分憂之義不敢不

扶病而出不忍不扶病而出今者臣之求

去爲臣之微忠不能感動而使天下疑

皇上

皇上疑羣臣故以必去之身自明輔理賛襄之

無狀耳

皇上如以臣果有一毫爲身爲家之心則當治

臣之欺明[illegible]之罪豈可混冒

宣諭非常之寵如以臣果無一毫爲身爲家之
心即當追還
嚴旨早定大計
宣諭之榮顧豈如言聽計從之尤榮也臣奉
宣諭而出顧豈如奉
俞旨而出之爲無愧也且臣乞休雖同二臣而
事體各別一者見中外危疑臣憂而求去
二者見
雷霆震怒臣懼而求去若

宗社安則臣亦安矣
天顏喜則臣亦喜矣豈必要
宣諭而後出哉不然倫序言之又言時日待之
又待恐天下不復信
詔旨而信風聞不復鑑臣等之榮而哀臣等之
苦臣愁兼病劇辱與寵并雖欲遵
諭勉出而不能矣臣不勝感
恩涕泣至苦至切之誠謹具本稱
謝并陳效忠初悃以
聞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冊儲事諭旨甚明卿言
朕無不行更何疑懼宜遵諭即出輔理付朕
眷懷吏部知道又奉
諭朕覽卿昨者所奏揭帖欲討二次輔陳謝本
朕已發之朕思卿等爲國輔弼大臣託股肱
之任前者諭旨着卿等傳示諸司以釋衆惑
非以詆毀卿等而卿等受茲委託朕正賴卿
等與朕分析以解搖亂卿等豈可自生疑惑

紛紛求退朕又思卿等欲以此去留之術要
挾於朕朕恐此非爲臣大義卿可傳示朕意
着二次輔承即入閣辦事不必又有摘陳
辭至於冊立之事朕以誠實待天下豈有溺
愛偏執之意少待過十歲朕自有旨冊立出
閣一併舉行不必煩言催瀆今諭卿知之

請發
留中章奏公疏
本月二十一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適蒙
發下首臣申時行乞休本臣等詳其詞雖稱病
而意實爲南京國子監司業劉應秋吏部
主事蔡時鼎御史章守誠之疏未發不得
不以病求去除守誠本見有揭帖送閣已

經時行疏而九卿會議外其應秋時鼎本
未見以理度之必亦乘
召對籌邊一事揣摩
上意以爲不信時行巧搬中傷欲其必去而
皇上所以留之未發者蓋陰察時行之忠洞知
言者之妄而一切付之不理謂可以安危
疑而定紛亂也然以臣等愚見言之天下
只有一理理在言官則大臣自當虛心引
罪不可爲之曲諱理在大臣則

明旨亦當分別是非雖謗書盈篋流言三至不
妨使天下共知而共辨之若惡其言而遂
削其迹知彼之妄而不明此之忠則我
皇上任賢勿二之心可以自諒矣而遠聽之人
安知不有謂
上意已動虛遮體面者乎又安知不有謂臣等
從中蒙蔽屏不
上聞者乎臣等竊觀時行本以避權招侮秉公
見忌天理人心自難泯沒至于近日紛紛

乃專爲籌邊爭勝是非利害尤甚瞭然閒
其疏中亦頗規及臣某某士大夫如此識
見如此心腸則臣方願與時行同去不敢
避黨名而誤
國是也緣三疏尚在
御前而時行乞休之疏已至累上臣等未知
聖意之所在不敢擅便票擬謹用封進伏望
皇上念首臣心跡之當明思國論是非之當定
一併將原本

[illegible]下裁示施行臣等不勝企悚候
命之至謹具
題以
聞

申請
冊立豫教疏
本月三十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喜承
天語瀝悃恭荅以畢愚忠事該臣昨於謝
恩疏中并陳求去初悃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冊儲事諭旨甚明卿
言朕無不行更何疑懼宜遵諭即出輔理副

朕眷懷吏部知道隨同官其傳到
聖諭朕覽卿昨者所奏揭帖欲討二次輔陳謝
本朕已發之朕思卿等爲國輔弼大臣託股
肱之任前者諭旨着卿等傳示諸司以釋衆
惑非以詆毀卿等而卿等受茲委託朕正賴
卿等與朕分析以解搖亂卿等豈可自生疑
惑紛紛求退朕又思卿等欲以此去留之術
要挾於朕朕恐此非爲臣大義卿可傳示朕
意着二次輔亟即入閣辦事不必又有指摘

陳辭至於册立之事朕以誠實待天下豈有溺愛偏執之意少待過十歲朕自有旨册立出閣一併舉行不必煩言催瀆今諭卿知之欽此臣智不周於時務忠不效於國謀前日所奏事情不復避嫌疑忌諱者蓋身居肺腑之地知皇上必無理外之猜疑耳熟覿面之言知皇上必無過差之舉動乃連日候

旨未下正在彷徨忽捧荅詔載於傳諭煦煦懇懇之誠諄諄告戒之切臣乃三復大喜稽首而歎曰聖哉皇上眞知臣忠矣又歎曰誤哉羣臣眞不知皇上之心矣又嘆曰幸哉愚臣此時不思圖報待何時矣夫君臣之間喜則當使與天下皆喜信則當使與天下皆信今皇上獨喜信臣臣亦獨喜見言而天下之人必未知何如也皇上諭臣何所疑懼臣何恃而能遂不疑遂不懼哉夫木石期於成器果蓏期於結實此則可不論早晚若皇子早定一日則人心早安一日早教一日則聖學早成一日皇上即今典籍博通文詞渙發非皇考昔年早

建儲位就傅讀書之明效乎此何事而早晚可不論也此臣之爲宗社安危疑且懼者一人臣雖至不肖誰肯受離間悖逆私結皇子之名而皇上被之以此名也則以爲聖心非有欲諱之事何苦禁人以難受之名且升儲吉典訓儲順事言者請而非諫勸而非阻何嫌何

疑而煩
盛怒也此臣之爲君臣不安疑且懼者二牝鷄
晨鳴爲女寵亂政之譬若
皇貴妃能超然洞古今之烱戒進安危之苦
言守
祖宗之家法決
宗社之大計乃朓替永巷之賢妃
皇上牝鷄之喻在此而中外之疑又在彼是兩
寃也可不亟爲之暴白哉此臣之爲
宮闈曖昧疑且懼者三倫序已定
諭旨何嘗不明此
皇上五年前言之且期少待三年今二年加二
而又期少待過十歳也則
皇上誠實之心終何以自白於天下此臣之爲
詔令不信疑且懼者四臣愚戇受
知萬恩未報若
溫旨中言無不行四字則臣之得此於
皇上也可以了此一生而一生之言惟此爲報

國第一義致
主第一籌
皇上但行臣之此言勝行臣之萬言而今刻期
尚遠則臣且安見言之必行也此臣之自
爲疑且懼者五今兩次
聖諭俱已宣傳臣亦且借此抵塞衆口但
皇上既以誠實待臣臣敢不以誠實報
上所有前項此心之所不安天下之所未信者
終不忍虛爲順承之詞以貽後悔羞

册立
豫教二事並爲緊要而就中
豫教最易處又最宜急處若教子而得過十
齡何以言豫也
豫教而付之宮中阿保之手又何以言教也
此庶民之愛其子所不忍爲而况有
宗廟社稷之慮者乎必不得已請先將
豫教一事刻定期日斷於明春舉行庶人心
少安流議可息臣不勝惓惓至於犬馬病

身於
國家乃毫毛秭米何足重輕而敢以去留要
挾惟是
皇上初旨本以邊事留臣今邊事稍閒臣宜去
臣初心本以圖報强留今圖報之言盡於
今日臣宜去在廷責望於臣本爲能贊襄
大計今贊襄未成責望愈重臣宜去且
皇上旣許行臣言則臣與諸臣中更當分外避
榮以免求榮之嫌分外逃名以免沽名之

嫌此實大臣之義非要挾也
畏旨方下臣且未敢以私情瀆陳惟望
皇上察臣乞休在前言事在後
特旨放臣以明臣心臣尤幸矣爲此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
覽卿奏具悉忠懇已有諭了宜遵屢旨即出輔
理吏部知道又奏

聖諭昨覽卿等所奏揭帖固是但皇子體脆質
弱再少俟時月朕自有旨其於長幼之序豈
有搖亂內雖皇貴妃之嘗言以定名分以免
疑議朕前已面諭卿等知之今卿等又來陳
奏朕豈不知朕意必待朕自處不喜于聒激
耳豈有謠言而惑朕哉卿等可看兩京大小
文武自十四年至於今日有一年一月一日
之不聒激者益此輩心懷無父志欲求榮不
思君上之疾但慮身家之望固於此時欲激
君上之加疾以遂巳之心志朕度此輩意欲

離間父子之天性以成巳買直圖報之逆志
耳其安心甚遠立意甚詳可見其沽名悖逆
之甚耳卿等可思子乃朕子豈有父子無親
之理豈有越序定立之理朕又思安有子不
望於君父之旨而私結人心以言激君父成
者孰理乎孰否乎而爲臣者以言激之其爲
忠乎其求榮乎欲朕之疾劇乎朕固於所陳
奏一槩留中不發者朕怪其聒激瀆擾歸過

於上要直於身耳非有別故至於鄭國泰之
奏朕欲留中恐卿等不知故與卿知之又思
我朝戚臣未敢有言於國政者而國泰出位
妄奏甚非禮制姑且容之耳其建儲之事還
候旨行不必又有陳瀆徒費紙筆卿等可安
心贊襄協猷共治不可以學此輩以激言之
事虛文塞責

到閣題知疏

十一月初九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伏念臣身負積痾憂深覆餗爰瀝未伸之
悃兼陳過討之言蒙
皇上曲聽芻蕘綣懷簪履勤
宣諭以重股肱之託
定典禮以安中外之心臣不勝伏地怔營戴
天欣忭誓欲酬

知而補過敢辭焉
國以捐軀已於今日恭詣
午門前見朝行禮畢隨進閣供事不敢偷安
惟是
聖體在調臣一時阻奉
威顏倍切瞻戀謹具
題代叩以
聞

乘間乞歸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遇

上安下悅千載一時乞

容病臣乘間歸休以終

恩眷事該臣昨以邊事小間謀再申乞骸初請

調理病身會

建儲議興臣以攝事閣中無所逃責因復扶

病先陳

宗社安危之計而後及一身進退之私非敢有

所要挾也已而

天聽遄回

宸綸屢降示以必行之信申以隔歲之期而臣

之願諧矣使臣而果有要挾也將以何求

使臣而果無要挾也則臣前疏固云言行

愈於身留

俞旨榮於

宣諭今

國計大定

上安下悅臣不以此時乘間乞其不肖之身又

將以何待哉他人言病或有詐託若臣則

尫羸見骨虛脫成痼

皇上已備悉其連年洒血籲天之誠而臣果何

託也臣他日言病或嫌避難若今日則

朝廷無一事天下無一言所憂止東西二虜

亦且絡繹達塞臣經營鎮定之規幸成左

券而臣又何避也蓋臣居常自矢惟有不

欺二字而

皇上之信臣亦以此

威嚴爲臣而霽猶豫爲臣而決臣難行之言且

無不行矣矧犬馬身一日之去留關係最

輕處分最易者乎伏望

皇上趁此中外寧靜之時假臣衰疾偷安之便

特准致仕回籍以遂初誠庶上全

皇上始終之恩眷下保臣母子之餘生臣不勝

荷戴祈懇之至

代同官辭
恩公疏

萬曆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首臣時行三辭
恩命疏該臣等正在商量票擬間而首臣再三
私懇責以相成之義不得不代爲之一言

竊惟自古君臣有各盡之道有一體之心自君而言則以報功爲盛典而有所不得辭自臣而言則以克讓爲美事而有所不敢受此各盡之道也至於交孚之深而倚毗之重則君以誠信其臣而不必以故事爲恩澤臣以誠信於君而不必以虛辭爲退讓此一體之心也頃者首臣一品九年
考滿
皇上特爲之備舉彝章優加命秩一辭而不允
再辭而不允
君臣之間亦既各盡其道矣乃首臣三疏愈懇而臣等又親見其局促遜避之狀則其一念至誠不惟不以勞績要賞而方懼盛滿之難居不惟不以退讓飾名而且苦煩言之再瀆
皇上尚可不體其心而處之安地乎臣等叨綴
閣寮豈不欲借首臣之餘榮相與共揚
休命但念

皇上本以純忠一德眷知首臣則寵之不以穹階而優之不以重祿乃愈見明良相得之歡其榮加於形迹故事之萬萬也用敢不揆愚陋僭擬一票准令辭免太傅伯祿以成其美其敕獎廕子及賜宴禮部臣等擬令祇受以存典故以彰
聖恩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謹具
題以

聞
上准辭伯而御筆點去公秩二字猶未允辭太
傅云

乞
恩省親疏
六月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驟聞母病危急頃刻難安懇乞
天恩即日放歸省侍以全母子二命事臣母吳
氏年來衰病思家之狀久已
上聞秖緣
聖恩深重既不聽臣同歸又必欲遣官送臣母

歸臣進退踟躕公私難處勉於今年三月
中私遣臣男衡挈家送母暫還庶上不驚
動
聖聽下可以稍寬母懷而臣亦且藉口一路平
安之報得專心料理閣務矣乃臣母到家
未久忽於昨日接得臣男親筆一書內稱
祖母途中極健而歸家為眷屬所牽擾連
日以來覺其語言蹇澁面色黑瘦氣息微
懨然胸中不時作痛日食不能二甌大腸

至二十一日不動祖母亦頗臣以為憂渴思見父而又囑男莫盡對父言男思老人精神素王而一旦潦倒至此豈得不着急為此飛信報知臣一聞此言不覺魂鬼無主心膽俱碎戻天無門縮地無術切思父母之疾人所諱言遠方家信但有粧飾使臣母病勢不重則臣男必不張皇至此以老人七十七歲風燭待盡之年而身又臨三千里外天涯海角之遠一哽一噎無不

可為寒心何況得疾如此之危思臣如此之切而臣又焉能頃刻安也臣適以男書涕流徧呈同官同官皆為之心動而共慰臣之語不過謂善人天祐未必有他殊不知天道果信則母別由臣母病由臣一萬千罪業何殛罰未加而先降疾於臣母見今男婦不敢保僮僕不敢言求神神不告占夢夢不祥而臣又焉能頃刻安也此時此情臣之苦楚急迫

皇上天地之心必垂憐憫但臣母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而臣亦且誓不獨生有如尚拘故事或從容

發票或繾綣議留則臣母子之命窮矣萬不得已懇求

天恩徑自從中放歸侍母湯藥臣一世為人三主報本總決於此時而

皇上之知臣眷臣亦惟此體悉至情急救母命為萬萬年莫大功德也臣不勝痛哭哀祈

之至

奉

聖旨今中外多事正賴卿等與元輔共圖康濟卿母雖病已有卿男在籍侍奉不必親行所請不允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六月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適該文書官李文輔齎捧

御札一道到臣私第臣恭設香案伏聽宣讀

朕覽卿所奏忽聞母病懇切求去朕思臣事君

之道忠孝豈能兩全卿之憂苦朕豈不知奈

今邊方多事所賴卿與元輔等共濟時艱豈

可輒求引退卿職任股肱正宜協贊密勿既

卿母微疾見有卿子衡在籍侍養以盡孝道

卿可安心調理待母病痊差官迎取來京奉

養以全子道豈不忠孝兩全卿不必憂思過

慮即出佐理共圖國是慎勿再辭欽此念臣

一介謬悠六年尸曠及今情窮勢迫萬苦

難留之時而

皇上猶惓惓慰臣以盼其一日之用且蒙

欽遣專使

特降內宣示以忠孝之難全責以股肱之大義

甚而風火病親尚期迎養犺犢小子亦辱

呼名

皇上如此待臣如此憐臣又如此之託臣臣雖

頑如生鐵蠢若蜾虫豈能禁涕泗之不橫

流心腸之不千結也顧今愴恍之際痛哭

之中一息不敢喘一句不敢荅惟有以頭

觸地灑血叩天誓以此生時時刻刻不忘

天高地厚之恩仍誓來生世世子孫補臣今生

未償之債而已謹先將

聖諭連夜差人亟示病親以爲鎮家續命之寶

而別容昧死再陳至苦至迫之情惟

皇上始終哀之臣不勝悲感涕咽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再乞省親疏

本月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再披極苦至誠援例乞
恩省母以圖後報事該臣昨以母病乞歸省侍
隨蒙
皇上遣官
賜札慰留續奉
御札朕覽卿所奏忽聞母病懇切求去朕思臣

事君之道忠孝豈能兩全卿之憂苦朕豈不
知奈今邊方多事所賴卿與元輔等共濟時
艱豈可輒引求退卿職任股肱正宜協贊密
勿既卿母微疾見有卿子衛在籍侍養以盡
孝道卿可安心調理待母病痊差官迎取來
京奉養以全子道豈不忠孝兩全卿不必憂
思過慮即出佐理共圖國是慎勿再辭欽此
臣之初疏所以不忍遽言乞休長往者知
皇上遇臣厚情臣深也而同官時行等亦皆仰

推
君父之愛視臣如左右手之難割然耳不忍聞
臣涕泣之聲目不忍見臣愴惶之色亦且
慨然為臣懇切代陳矣
皇上試詳如此情狀豈臣之得已哉而
聖諭又為之委曲計處於
君親忠孝之間如拊啼兒如治家事自古豈有
人臣遇
主至此而臣尚忍以母恩加

天地之上者哉顧念
皇壽萬年尚有用臣之日時雖多事未乏料理
之人而臣母惟臣一子其危急聆臣之際
又惟此一日
皇上但為臣目前忠孝兩全計正未知臣若不
歸則母與身俱不能保而忠孝必兩負也
蓋臣前疏所陳尚有心悸口軟不忍盡言
者而臣男報臣之信亦尚有三分餘話在
臣叔夢周臣婿秉忠書中者臣猶記犬馬

之身去年病時臣母坐不離床手自調藥
哀哀慈母此恩宜何如報今身自遘綿惙
垂危之疾而獨不得臣晨昏一面之縁枕
上尋思之事非死别即生離床前問疾之
人非孤甥即寡女脱有不測臣尚何以立
身天地之間哉
聖諭謂臣男侍養可以安心然祖孫終屬隔世
豈有一母一子附骨之肉而可託命他人
者輿言至此欲飛不得欲逃不敢而臣之

心眞可憐矣臣連年乞骸捴爲母病身病
而身病則理當致身母病則見在侍母
皇上以情以義勉留臣不敢不奉
詔乃今事非爲身母復在遠若復貪戀隱忍不
連夜馳歸臣又有何面可以見人何心可
以辦事查得
先朝大學士金幼孜張瑛彭時毛紀並蒙
賜假省親原不妨其後用臣事勢窮迫只得昌
昧廉耻援四臣事例以

請益即以
聖諭中忠孝兩全之論而自開移孝爲忠之門
萬一皇天可憐臣母病愈則臣自當奉之
來京豈敢又煩
遣官迎取也臣不勝萬感萬苦涕咽哀祈之
至
奉
旨昨特出手札諭卿勉留卿乃又有此奏情詞
迫切母子天性難以重違暫准假三箇月馳

驛歸省特賜路費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仍
差官伴送促令如限前來毋負朕眷該部知
道

謝

准假歸省疏

本月二十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傳荷非常

聖恩恭陳

謝悃事該臣昨以母病再疏請急歸省奉

聖旨昨特出手札諭卿勉留卿乃又有此奏情詞迫切母子天性難以重違暫准假三箇月

馳驛歸省特賜路費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仍差官伴送促令如限前來毋負朕眷該部知道欽此臣聞

命自天感增涕下已於今日恭詣

午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謝

恩訖伏念臣一介至微寸長無取偶屬風雲之

會上歷

夢卜之求起草萊而入預

萬機歷日月而晉登一品且延以奕世祖孫之

賞兼

恤其家人父子之私至於

特達之深知尤非群臣之所望瀝青蒲之泣

高聽爲之屢畢疏

丹扆之箴

嚴顏爲之曲霽此都俞再逢之世而環草必報之恩臣獨何心敢捐斯造惟是身爲獨子家有老親抱危疾於天涯海角之鄉寄生命於婦人兒子之手音書日至迫情事之

如焚疾痛呼

天矢血誠之備瀝歸骸得請襯爵猶榮豈圖簪

履之

紵懷更荷

絲綸之錫寵百程擁侍

恩華已載於長途

九府分珍覲渥且逾於故事重以遣官之專

護趣其赴

闕之嚴期蓋環玦並賜於一時眞爲

特典而迭迎兼領之一使彌悉
眷思此蓋伏遇
皇上好生之仁錫類之孝
一愛其子因及其母噓朽木以回春
許其去更眄其來憫寒灰之遂熄顧臣驚憂
既劇荷遣方新雖區區銜
高厚之恩實切切抱滿盈之懼側身天地苦方
寸之難居回首瞻依悵此生之未卜臣不
勝痛哭感

恩激切覼縷之至爲此具本親齎奏
謝以
聞
奉
[illegible]旨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賜路費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以臣給假回籍
欽賜路費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該文書官李
恩齎捧至臣私第
頒給臣恭設香案叩頭祗領訖竊

天得請方蒙再造之
恩歸路徼榮更荷十朋之
錫茲蓋遇我
皇上道隆下濟仁不遐遺
察臣陟屺望母之私言皆出於肺腑
憫臣垂橐在官之節力不辦於斧資已蒙
給驛而獲行旋復
遣官而錫賚兼金累鎰珍分
御府之藏命服五章製出天機之巧遂使一介

孤羈之跡遠爲萬里什龍之光

恩實踰於尋常感難罄於名狀臣敢不强收涕

淚努力道途攜秘實以鎮家奉餘資而將

母

五雲在望彌深結戀於

羨墻一日未行猶冀抒忠於葵藿臣無任慚悚

荷戴之至謹具本奏

謝以

聞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辭

朝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辭

朝事畢蒙

聖恩以臣母病

賜假歸省臣已於今日恭詣

午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辭

朝訖緣本日適遇

皇上免朝未得

面見查得京官給假等項近雖有補本不候

面辭之例而臣叨厠弼丞受

恩深重駑駘之力旣靡報

德於消埃兒女之私猶冀承

顏於旦夕敢援常例自同衆人迫母命之垂危

眄家音之不再乎

天楏地警不獨生倍道兼程恨其猶晚不得不

隨衆補本以代

陛辭鄉路三千里愴回首之漸遥
君門十二重軫寸腸之彌結惟
皇上爲
社稷而自重俾臣處岩穴以安心臣無任戀
德馳情悲哽攀迦之切謹具本奏
謝以
聞
奉
旨覽卿奏知道了

歸省留獻忠言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感激異常
恩遇留獻瞽言以保
皇上萬萬年福壽治安事臣即日離
闕廷南矣
威顔在望首長路以踟躕
眷渥猶新積感誠爲涕淚此臣兒女之私非所
宜屑屑
上瀆者也追惟入夏以來再接
晬容屢瀝
咨問則又見
皇上寡欲養心之效承
親遠下之仁而
宗祧萬年大計且斷在必行則臣之去後但有
擊壤而歌耕鑿仰首而祝喬松無所遺慮
也抑匹夫相别猶有贈言而臣棠
皇上非常特達之知分雖君臣情眞父子恐遂

以其身之在遠不一吐憂治危明之念益

臣聞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夫操藥者未必能中病也而其心則忠矣昔孔子大聖尚稱飲酒無量何損於德但以攝生常理而論凡外充者內必虛虛必生痰痰必忌濕而能助濕者莫如酒臣毋奉

聖諭以頭眩足軟爲言此濕證也夫服藥去濕何如莫飲酒以助之臣去後惓惓以此爲第一義臣聞教答雖不可廢於家然以

皇上五帝聖神之德而左右至愚之人豈可盡責之稱指以

皇上九廟社稷之身而么麽至小之事豈可得爲之發怒且孔子不云乎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此言雖淺隱憂甚深幸

皇上毋忽今民間尚有宅禁以祓除不祥磔豕斷蛇不入臥內豈有

皇居清閟之中而

至尊可日耳呼暑之聲日近腥穢之氣者側聞

寬德雖弘而

聖躬正在調攝則抑火戒怒防患謹微之道不嫌日慎一日也臣之去後惓惓以此爲第二義臣聞漢臣董仲舒對君三策首言事在勉強夫勉強必非情之所安體之所便古帝王以爲狥一人之安便必將貽四海之憂危故早朝晏罷抑情痒體爲天下也近者

皇上盛暑出朝歎聲雷動誠自此推之何事不可勉強即今天氣漸涼臣去之後且日夜傾耳道路傳言

皇上某日御門某日

聽講某日

召對大臣謹北向率鄉人父老上

萬萬歲壽臣聞惟天子得以祭天地故諸侯卜郊孔子非之何況

祖宗一脈之親而豈有異姓相對聆聲可接者

皇上頃於孟夏親臨
廟享臣知自此二至四時之祭決當以次舉行
但恐臨期又或他阻若
聖躬果不耐勞則請權衡於尊親繁簡之間
郊禮姑暫遣攝以待來年而
廟禮則寧少展信宿之期必不可遂廢親行之
典此聯屬神靈導迎和氣之大者臣聞天
子謂之官家言以官爲家不以家爲家也
今太倉之儲謂之內帑言即此是天子私

藏無他私也邇者
國儲耗竭邊費浩繁諸司縮手不敢輕議獨
賑無非爲
皇上家計耳乃一家之中又折一家額進之外
又有加進此在歲豐易處之時且非令典
況儉歲乎在內用偶乏之際尚曰權宜況
本無乏用乎乃言者人人勸
皇上之儉不知
皇上未嘗不儉但儉而積之無用與奢而用之
不經過猶不及耳自天子達於庶人憂貧
者未必富知取者必先予牵
皇上思之臣聞古昔盛時工商得以流議士庶
得以傳言凡皆以廣聰聽而達下情也
皇上至仁雅量近年言事諸臣涵覆居多即間
有聞見不真言語無次自取罪謫者天地
之大何所不容雷霆之威豈追既往臣請
皇上與之更始一體錄用之而用之當先自與
臣異同饒伸高桂等始庶亦知芻蕘耿耿

非責
君嚴而恕巳寬大公之道行衆正之途闢矣至
於李材幽圄日久罪不蔽律臣不敢望
皇上錄用但望
皇上哀而生之臣愁苦灼腸匆匆條此數事以
當去後千秋之鑑而竊自附野人芹曝之
誠蓋以身將長往言出感
恩則今日之一言或可以兼常日之百言
皇上既繾綣微臣惜其今日之去則莫若一聽

臣言以保萬萬年之
聖躬以光萬萬年之
聖治是即臣常在
勝前也臣不勝氣咽聲嘶叮嚀懇欵之至

備陳邊事疏

具官臣王 謹

題爲遠臣戀
主特陳邊境遺憂以決大計事臣之感誠忠欵
已具前疏六條中尚有
國家大憂安危大計不可不盡言者臣竊惟
方今邊事正在可爲而不必强爲乃議者
爭言二十年貢市以來虜日益驕各邊備
日益弛臣以爲此皆有之然自古豈有全

利無害之事亦豈有算徹首尾之人趙充
國班超一去邊而諸羌尾解當時並未嘗
追尤首事剝令保安邊境二十年永久而
蠹蝕久而危乃固然必至之理豈可謂一
哽一咽遂當廢食惟在講求病源痛加鍼砭
一番將必簡兵必練賞罰必信順逆必明
則三年之艾尚可得脣火之變尚可解此
臣所謂正在可爲者也昨尚書石星與臣
言今之邊事乃唐事非宋事臣深服其言

請遂以唐事諭方回紇叛盟蹂掠我奉天
涇陽杖殺我命使郭子儀再出師禦之一
則戒軍吏不得言戰逼之出境而止一則
親入虜中握手定盟呼可汗萬歲而止今
將非有子儀之威而虜非有回紇之桀彼
其肯消阻閉藏以言款我而我必欲悍然
厲齒把其前負而責之曰尔何不斬火眞
頭以獻是樂羊殺子之忠也又曰尔二月
約歸何不歸是尾生抱柱之信也如此號

令如此題目譬之清淵布網魚鼈寧復敢
投此臣所謂不必強爲者也從來番漢講
和豈有百年臣之初計固亦謂權恐須臾
期於必絕而已絕一也而諸臣之論則以
爲早絕一日可以快一日之憤恥臣之論
則以爲晩絕一日可以落一日之便宜夫
便宜非偸息養安之謂也諸邊之不競久
矣將少食少兵少非倉猝可辦故不若趂
彼徘徊塞外信使往來之間而一面陰修

戰守之備然則彼歸愈遲我應愈暇彼以
款愚我我亦可以款愚彼其功多於匆匆
索關以博一時之快心爽口無筭也或有
難臣者曰若是則遲之可矣而尚書鄭洛
之日夜求虜不已急乎臣以爲此非求也
割土地輸金寶尊醜而禮之扶服而叩之
乃眞求矣今虛聲恐喝淡面羈縻實不費
國財名不辱國體何以爲求即使洛而果
求也則桓桓赳赳之夫乃落得借他人之

齒牙以措自已之手足人勞而逸我以逸
人弱而遺我以強則洛也何乏於諸臣之
事而嘵嘵爲哉或又有難臣者曰夫待講
而後修備則未講之前水泉莽川之二捷
獨何備而能然臣以爲此皆執之有名據
之有勢彼客而我主彼驕而我怒彼曲而
我直不先故一舉可以勝之今川底廻遠
未陷侵犯則主客之勢殊矣而彼懲於敗
方日夜枕戈防我則驕怒之情異矣據前

後夷書見在乞哀請路並無反形則我復
憑何名而遽絕之曲直之理分矣臣故曰
借講而修備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虜務
不歸終以言欵我則我終當聽之乎臣以
爲正不在汲汲聽之何妨且必無此理馬
瘦可待壯艸長可待枯夏秋之後更以何
辭臣前曉絕之說正待此[illegible]或又有難臣
者曰待久而事機已壞不可收拾則奈何
臣以爲凡已壞之事不可收拾且如鄭洛

先主戰而諸臣却欲撫此則撩虎出山無
弭耳遂馴之理若羈縻在前決絕在後譬
之擲水覆之地而止耳本無壞事何難收
拾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何不聽鄭洛說
臣言戰言撫各行已志之爲兩全臣以爲
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夫言戰可也言戰而
必欲先破言撫之論使老成長慮之臣一
面防虜情又一面防人情一面憂同事之
不信又一面憂

朝廷之不信譬之使船中流而遇風篙師柁
工狼狽無所措手而
國家之事危矣或又有難臣者曰虜易與耳
即舉事一不當而何至於危則臣以爲古
之易虜者王安石韓侂胄賈似道三人及
其後如之何也大抵虜性無常好則人怒
則獸彼其內絕市賞之望而外負我以不
直之名窮狼怒虎無復顧忌泰山在前蚩
尤之頭可觸也而徼外雜虜聞之亦且寒

心褫魄以
朝廷之恩信爲不足恃五合六聚兵結而不
解然則
國家之事本非宋而好事者日趣之入宋乎
可不爲之深慮哉或又有難臣者曰夫虜
危是矣有如虜再欵而我再如二十年前
事歲歲增賞以媚之尾閭之洩倘時可已
臣以爲向來增賞雖誤然亦會虜中無黨
不能屑屑與爭今事當更始

明旨旣已譙讓一番則乘其恐懼要以定約已
賞已加之外不許另索一緡尺帛而將吏
有私加媚虜者罰之無赦此改絃易轍百
歲一時也或又有難臣者曰如此而虜必
就約固甚善即不就約則我終以將少食
少兵少怯而不言戰乎臣以爲此又當以
義理利害相提而論有如虜果就約則我
雖有十萬橫磨甲必不可先失大信掩其
不虞即不然而嫚書鳴鏑之事起堂堂

天朝寧復可以劒鈍而諱劊失弱而廢射也或
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主晚絕之議者不能
保將來之必不戰戰不能保必勝矣早與
晚等之無全策也何以偏是此而非彼臣
以爲事無全利前已言之若防敗而不免
於敗則天也若本不敗而觸之使敗則非
天矣今諸臣偏好言宋事臣又請以宋事
喻岐溝之役樞密院主戰中書主守亶淵
之後王欽若主絕王旦寇準主和熙和之

役王安石等主進取富弼力爭以爲干戈
一起禍福不細勸且十年不復用兵今千
載而下觀之利害得失何如且他人勿論
即如富弼之偏偏爭獻納非今羣議以爲
赤幟者乎夫一[illegible]使之勇孰與萬全之謀而
今之言弼者偏不及此是知其一而不知
其萬也先是陝西總督缺出臣即以魏學
曾薦故尚書宋纁謂臣曰吾觀目前邊才
無過鄭洛恐學曾前輩重望必不肯爲洛

下不如俟洛功緒稍見而後用之今纁雖
死而都御史李世達不亦嘗聞之乎不意
纁之言至今猶驗也臣素敬學曾之爲人
剛方嚴介惟恐其不早用今方用而遂駁
臣議朋友忠告人情所難而陝西巡撫葉
夢熊臣亦嘗耳剽其膽勇會以爭事見劾
於四川不忍遂挫其舞劍擊楫之氣匆匆
議調臣實與聞茲夢熊又見告矣姍笑鄭
洛爲無能矣蓋學曾臣所重夢熊臣所奇

然謂學曾忠於臣等則可謂夢熊敢於向
前則可謂二臣必不誤
國家則不可方今各邊之備莫如修守督撫
之職惟在朝經暮營某邊置戍某邊給餉
何計不煩
內帑何策可支百戰此亦儘勾二臣曆事矣
乃不揣其本惟其末之求舍己之事而惟
人田之務芸臣且不暇與夢熊辨姑就學
曾疏中所謂小犯小禦大犯大禦近理之

論賛之夫小犯大犯豈可先圖有如今日
小犯明日大犯西邊小犯東邊大犯而禦
禦調發七寨盡騷以待數年之久臣恐時
移事變兵散民殘學曾能保目所見亦能
保目所不見否能纍草橫草以致其報
國之身亦能神輸鬼運
國家之財力否當宋太宗全盛之世而越中
令之諫開邊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
得少之中尤難入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

關心何至今日乃空拳空手之皆兵而百
戰百攻之必克耶臣此言一出則議者又
以爲臣褊心不能容人不知褊心人臣之
小過誤國人臣之大戮臣親薦此二臣有
如一舉蹉跌貽萬世之悔是誰人誤國也
艸莽已去之身所惓惓憂念無大於此敢
直輸千慮一得步步踏實之事以裨
廟謨以釋群疑惟
皇上留聽無惑

社稷幸甚

還家謝

恩疏

本年九月初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還鄉母子相見感激

天恩恭陳謝悃事該臣近以母病倉皇乞

假歸省仰荷

皇上俯賜哀允洊頒恩數自前月二十四日辭

朝出京以來計水陸道途所經幾四千里一

飧一宿之費一卒一車之供孰非

皇上之賜而

欽使護行不離左右沿途傳送不淹時刻又

孰非借

皇上之寵顧臣僥倖已極驚危愈甚上則憂病

母風露之不測下則恐弱軀溝壑之先塡

及今幸而抵家得生見臣母臣母亦得生

見臣而我

皇上慈悲浩蕩之恩至是乃眞成臣母子返魂

續命之所矣臣初歸皇遽詞不暇文亦不

敢文謹直述眞情以代

陛前叩首蓋先是臣母病耗聞臣固疑臣男猶

有未盡餘語今則果見其氣息奄然皮骨

蕭然臣為之伏床而泣臣母亦為臣執手

而泣忽忽如會夢中如話隔世而鄉里行

道之人亦有為臣泣下太息仰而呼

萬歲者天地有盡此恩無窮頂踵可摩此恩難

報自今以往即臣母之旦暮安危不可知

而在臣苟支一日之養亦足了烏鳥一日

之心至於負

知負

眷千罪萬業之未償則願以此身之髮毛體膚

與一家之髫齔兒女世世祝我

皇上福壽岡陵子孫千億而已違遠

淸光忽復彌月想見

丹扆畚箴尚留

視聽玉關嚴警行見淸夷臣不勝北向延首感

激瞻戀之至臨疏涕下不知所云爲此具
奏以
聞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今四方多事國務孔殷
卿問慰事畢宜遵前旨如限前來供事以副
朕懸思至意禮部知道

乞
恩終養疏
本年十月初四日
具官今給假省親臣王　謹
奏爲親疾已成痼日抱驚危懇乞
天恩容令在籍終養事該臣前於六月二十一
日蒙
恩欽准回籍省親仍
令護送官行人王孝守催依限三月之內進

京當此之時臣亦且知三千七百里水陸
之程萬萬無九十日還往之理顧念
皇恩注眷
俞旨初頒臣尚未卜病母安危何如敢爲謀身
之進退今則還家餘兩月矣就使今日登
程於
欽限已無及矣而臣母猶然喘息在床口不能
言足不能步見今身處荒鄉時當秋令而
重爐炙背猶以爲寒累纊爲衣猶苦其薄

問之諸醫以爲病根止因留京日久積受
寒氣以致濕痰上壅而成蹇澁元陽下墜
而成虛冷此必非藥力所能挽回惟有屏
居密室避風避寒僅可支持歲月而已光
景如斯臣母尚能一步挈臣驅馳道途蒙
犯霜雪否乎臣尚能一刻舍母託旦夕之
命於他人分犬馬之身以報
國否乎此天限臣以必窮之勢而臣之朝案
鄉人亦知其萬萬無再出之理願恐

九重深邃誠未之深察耳夫以臣之誠與
皇上之信而　乃妄意猶有所未察者盖先是
數月前偶接邸報見僉事李琯有疏論及
臣
皇上赫然震怒將琯重處意雖不専爲臣然臣
不幸而此疏適接琯疏之後臣恐
皇上因事生疑以臣爲感憤避言之疏抑不遂
允則臣母奄奄之息待命復能幾時而臣
敢無一言自明哉臣惟大臣在朝任事與

去位不同在朝則義不受汚以主持國是
爲職業去位則甘心忍詬以斷絕名根爲
本體故同一被誣也去年高桂饒伸單指
一事誣臣而臣不受今年李琯泛指他事
誣臣而臣受之又同一琯也去年琯進京
以厚幣謁臣而臣不受今年臣出京以惡
聲詈臣而臣受之則臣之心事可知也
壽宮
儲典兩大議事關

社稷
皇上試觀滿朝公論與琯何如則臣之不必爲
一身發憤引避又可知也惟是區區一寸
將母之心終身未了之念出處在此死生
亦在此其默而受人之汶汶亦在此伏望
皇上憫臣母在床廗牀廝危迫之誠察臣身遠
闕廷奏報艱難之狀
亟允所奏令其在籍終養仍將原差守催官
召還使臣母得早放一日之心以安一日之命

臣雖身爲謗藪沒先朝露其徽榮感
德終無旣也臣不勝瀝血叩心哀祈待
命之至爲此具奏以
聞
奉
旨朕體卿將母至情准假暫歸母疾已痊豈宜
留滯目今朝廷多事邊鄙不寧家國君親孰
爲緩急至讒邪誣謗朕特旨處分不足煩卿
介意已遣官齎勑趣卿于家卿未即來前後

差官何以報命尚遲留亟發用慰朕側席之
懷吏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八

請建儲解疑疏

具官給假省親臣王 謹
奏爲不勝款款思
君之切特陳解疑第一義以決
聖斷以寬
聖懷事臣之離
闕廷四月於茲矣每旦焚香北面而祝曰願
吾

皇歡喜進食加臣在闕時也每夜亦焚香北面
而祝曰願吾
皇宴息安枕如臣在闕時也臣之區區以爲身
旣在遠不復能報
聖恩惟幸
禁廷無事朝著無譁
皇上之起居安而天下安臣之母子亦安矣乃
近者忽見邸報
皇上以部臣張有德之妄言而至改遲

册立之旨於是三閣臣皆倉皇引疾上不測
聖意而下憂及人言至使閣門晝扃一切章奏
盡煩
皇上手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所辭然竊料
皇上當此心焦煩而不怡體勞瘁而不適亦已
甚矣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之能孝在乎
承懽今臣亦願承
皇上之懽而獨計以爲
聖斷一日不決則群疑一日不解群疑一日不

解則
聖懷一日不寬故臣不揆疏遠借有解疑之說
爲夫今之議者但知矢口爭言
宗社大計不知大計何嘗不定也葢先是臣等
嘗奉
面諭矣嘗奉
札傳矣又嘗奉來年辦錢粮次年并行
册立豫教之口宣矣皆鑿鑿有據斷斷無訛
以臣之愚而

御札有言無不行之荅乃小臣猶妄置疑喙其
間宜乎觸
皇上之怒也然怒之則可怒過之後盍亦反而
思之夫
皇上先年明告天下以父子之天性長幼之定
倫當時豈以有德之言哉今日即如期
册立乃
皇上自言之而自踐之功不歸於有德也又使
皇上惡有德之躁妄則斥之逐之亟舉所未舉

以愧之怒不宜遷於
册立也乃今有德懼其遲而
册立果遲反似爲有德作證矣因有德一人
之言而阻千萬人之言又似以有德藉口
矣安得不疑
皇上惡人之疑而反重其疑閣臣方爲人所疑
而復傳
皇上之疑如此則
朝堂之上日紛日擾

皇上終無懽怡之日而滿朝大臣將日起自危
逃責之想臣獨何心顧恐見
主憂而身獨榮衆懽而已獨安否也方今士風
一變囂訛萬端臣等地嫌勢隔於是非毀
譽之際有默不能自理者有徐而待其自
定者若
皇上至尊如天至明如日刻印銷印轉旋出於
俄頃而天下翕然矣又歲當大朝趍此吏
民雲集之時以散除煩惱剖釋疑滯而大

信大喜一日徧天下矣
皇上何憚而久不决哉臣身伏子舍方請長休
分不宜復及
朝事但新春
聖諭有君臣協和之言竊謂方今協和第一義
在
皇上一念轉移戢已成之言霽發中之命霽既
往之怒塞匹夫之口如此而臣下自無事
之可爭何患不和臣等二三左右之臣猶

口有詞於天下留者心安歸者望慰和何
患不協若
皇上潤澤於滿朝公論而加寵於一臣臣復冒
昧一日之寵榮而茸心於衆責和則和矣
協則未也臣前有辭
朝密疏以仰視
皇上聖躬日益康豫
聖德日益光明而不敢自以爲名今且違
天顏羹墻如見之念休戚一體之懷倍切於往

時若
皇上果許臣爲直亮純臣言出肺腑情無要挾
請
速降特旨舉行
冊立大典但採臣忠而不必發臣之奏使四
海之歡敷皆歸
皇上之獨斷以愧小臣之沽名激怒者臣晨昏
稍間藉此一夕安枕極快心之事亦極易
處之事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臣不勝諄直

恩
君愛
主之切謹具本附乞身疏中手封
上進以
聞

謝
遣官督促申請終養疏
本年十二月十六日
具官今給假省親臣王　謹
奏為恭謝
非常恩注因陳萬分危迫至情以乞餘身以全
母命事該臣昨於到家之後具疏謝
恩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今四方多事閣務孔
殷問慰事畢宜遵前旨如限前來供事以副

朕懸思至意吏部知道欽此隨該臣再疏乞
恩終養奉
聖旨朕體卿將母至情准假暫歸母疾已痊豈
宜留滯且朝廷多事邊鄙未寧家國君親孰
爲緩急這讒邪誣謗朕特旨處分不必煩卿
介意頃已遣官賫勅起卿於家卿未即來前
後差官何以報命當遵召亟發慰朕側席之
懷吏部知道欽此又該

欽差行人司行人何崇業於十一月十五日賫捧
御札一道到臣里第宣讀
諭輔臣前者給假省親准以三月暫見謝恩本
知卿母稍愈朕甚嘉悅今國祚多艱邊事未
寧朕是以夙夜戒懼宜賴直亮純臣調元贊
政君臣協和可以共成康濟元輔等因被人
言屢屢求去乃今閣務繁重卿啓沃朕躬盡
心報國卿今假限已滿特差官一員賫勑前
去敦趣遵限上緊奉母馳驛來京還着差去

伴送官沿途守護宜勉副朕慕誼竚想之懷
欽哉故諭欽此臣一月之内三奉
温綸而
差官特勑恩禮更爲隆重臣已於
龍亭香案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謝
恩訖所有
原降御札除手捧跪讀病母之前隨製櫝尊藏外
竊惟東海波臣南枝烏鳥分已絶春明長
樂之望而

皇上猶軫遺簪棄履之思以時事多艱勉其盡
心報國以
聖虞虛席趣之依限赴京當此之時山川爲臣
震動道路爲臣感泣臣雖病頑頗亦聞古
人不俟駕之義何有蒙
恩異常至此而螻蟻尚當惜命者矧臣壯年應
舉本爲求官晚歲出山亦嘗辭母何有今
日便自託於逸民孝子不復顧
公家之急

社稷之憂者但以臣目前事勢言之歸家雖已
浹秋其實無一刻舒眉安枕之日病母在
牀不但咫尺之步難移匕筯之飲難下阽
危之勢朝不圖夕而加以苦貌苦言傷心
慘骨有非人子所忍視所忍聞者前月初
一日見臣於佛前祈禱期期流涕語臣曰
我將死矣但求死得在汝手祈禱何爲臣
驚泣不敢對繼而聞臣終養疏下則又語
臣曰

聖人旨意云何莫不要汝做官否我昨夜夢見
汝被催前去母子相抱而哭滿房女婢皆
聞吾哭聲汝亦聞否臣又驚泣不敢對嗟
嗟臣之生身復有幾母母之依臣復有幾
日豈有觸目光景如斯而忍下鐵石肺肝
勉強牽曳以馳朔風寒露萬里必危之途
者
聖諭曰家國君親孰爲緩急斯言也嚴於斧鉞
矣顧今內外誠多故同官臣家屏莞事雖

新然臣前知其爲人才敏識畧十倍於臣
器度涵養百倍於臣而
新簡入閣臣志卑位又皆天下名德大儒
三臣左謀右斷正不須臣而臣母非臣則
一日無所托命此臣之苦楚不能爲
國謀一矣
聖諭曰卿未即來前後差官何以報命夫使臣
果欺心詐託則差官可以飛奏劾臣今母
病實痼實不可奉之而行則差官亦人子

也見臣朝夕涕泣當爲助哀憫臣拙於言
辭當爲臣代
奏淹速進止豈復關臣此臣之苦楚不能爲
人謀二矣且
皇上謬以直亮褎臣豈不謂言無隱誠事能任
悠然
上既知臣而用其言如近者邊境處分及高桂
饒伸等之錄用則臣之啓沃已畧施行不
必在

左右也而臣抱有耿耿餘忠一息尚存未忘環
草之念則
皇上之知臣用臣又不必在今日也可憐一母
一兒惟此爲急故身病不敢言世嫌不敢
避而直述臣母疾痛不祥之語以仰丐
聖恩須臾活命之恩誠事勢窮之又窮方寸亂
而復亂以至於此但有一毫假託一字文
飾臣甘百口橫分萬劫流墮明神在上實
照臨之伏望

皇上俯鑒血誠追寢
嚴命亟將前後差官
召還使臣得安心終養無再三瀆
聽之擾而臣母亦得安心調理有膏肓再起之
望斯實曠古泰交萬代陰德不獨小臣一
家銜
恩報恩於世世而已臣[illegible]任極言窘痛苦哀
祈之至
奉

旨自卿給假省親朕寤寐忠賢殊切延佇凡再
三遣使趣卿早來正以國事多艱賴卿匡濟
乃卿陳情不已惓惓以母老爲辭即母憚遠
行单車亦可就道尚勉爲朕出一分社稷之
憂不妨再歸省親前次差官准回着後差行
人何崇業宜布朕意敦趣起程勿復稽留有
負遣命吏部知道

辭
召命三疏
萬曆二十年二月十九日
具官今給假省親臣王　謹
奏爲
恩深命薄萬死難前瀝血三辭
嚴召以祈
哀免事該臣昨於去年十一月中再疏爲母陳
情乞

恩終養續於今年正月初三日接得邸報奉
聖旨自卿給假省親朕寤寐忠賢殊切延佇凡
再三遣使趣卿早來正以國事多艱賴卿匡
濟乃卿陳情不已惓惓以母老爲辭即母憚
遠行单車亦可就道尚勉爲朕出一分社稷
之憂不妨再歸省親前次差官准回着後差
行人何崇業宜布朕意敦趣起程勿復稽留
有負遣命吏部知道欽此臣伏自惟自去年
給假歸省之後荏苒三時疏凡冊

上不惟不能爲
皇上分憂而且以身添
皇上之憂不惟不能任
皇上之事而且煩
皇上爲之處分家事非已大矣言已煩矣天已
錮臣人已厭臣而臣亦已甘自屏於不祥
永棄之地無餘望矣乃
皇上猶惓惓寤寐思臣
虛席待臣多設更端之詞以致臣預懸再歸

之約以安臣臣之受
知受
遇而負顧臣三復
眷至此千欺萬欺何忍以七十八歲之母疾病
垂危爲欺千負萬負何忍當今日千載之
聖諭詞旨雖嚴然其初不過曰奉母來京後知
其不可而始責之單車就道蓋不惟臣之
計窮而
皇上之爲臣計亦窮矣然猶遲疑宛轉委曲萬

一之能至蓋不惟
皇上爲臣計窮而且爲之諱窮矣夫
聖恩無涯臣命自薄有如冒昧强前使病親爲
臣而殞則窮萬世不可勝諱也敢再昧死
瀝血陳之凡臣母今日一言一喘一步一
躓皆外證也其最苦在痰氣內壅精神恍
惚不寒而常慄無事而數驚臣一日不在
前則煩懣愁歎而不食此老人十分可憂
之病勢見在醫生盛之揖等診視可問也

又臣母原以思臣致疾今疾轉困而見臣之
朝命轉迫日夜以頭自擣焚香祝天但以早沒
牖下及臣之手爲幸而觸藩狼狽乃甚於
臣矣此老人十分難强之病情臣之近鄰
咨戚知臣家事者可問也臣素不接星相
卜筮之人而及聞臣母病中蓋常倉皇問
命於星士李蓬頭推稱目前可保新年難
過今其人或尚在京可問也又嘗令生員
羅懋中爲臣母筮得小過之三爻弗過防

之從或戕之凶今懋中亦見在可問也由
此觀之臣母子乃日日懸膽而居載魄而
守豈有可那足一步轉背一刻分心一事
者又豈有四千里聆鄉不及眼六十歲侍
親不到頭之身肝腸碎於道路顏面覗於
班行而尚可望之啓沃
禁廷計安
宗社者
聖諭謂臣单車亦可就道又謂不妨再歸省親

言至於此使臣四面難逃顧臣乃今日不
知明日之生死即爲死別之防不能奉
母同行而况能棄母獨行乎一歸旣已晚
而再歸尚可待乎千思萬思畢竟無策臣
且泣盡而繼之以血矣見今先差行人王
孝雖蒙
召還而續差行人何崇業方日夜就臣之第奉
明召趣臣然時時察臣之眞情苦語未嘗不爲
之動色流涕但以使事有指不敢爲臣言
耳
皇上何不即召崇業問之乎天下無無母之人
內閣無久虛之位臣之負
恩深而辱命久不敢再望
皇上以恩遣臣但照得
大明會典中京官獨子終養專例比於一命之
庶僚苟延旦夕臣死有餘幸又或
敕下吏部使外廷公議臣之是否眞情應否放
免臣死亦甘心臣不勝理窮勢極氣塞言

塞至苦至迫之誠爲此具
奏以
聞
奉
旨卿以母疾累疏終養朕豈不知體量祗以國
家多事邊鄙未寧卿爲輔臣旦夕承弼匡濟
時艱豈得再三陳請恐非移孝爲忠之道也
卿宜當遵依累旨即日起程赴召慰朕眷懷
吏部知道

辭
召命四疏

本年五月初八日

具官今給假省親臣王　謹

奏爲四乞

天恩俯憐泣血至誠收還

召命以終一日之養事比臣乞身之疏已至三

上

君父之前偃蹇煩聒至此雖天地鬼神諒其不

得已之心而滿朝士大夫已知其無復出

之理乃於本月初八日接得邸報奉

旨卿以母疾累疏終養朕豈不知體量但以國

家多事邊鄙未寧卿爲輔臣旦夕承弼匡濟

時艱豈得再三陳請恐非移孝爲忠之義也

卿宜當遵依累旨即日起程赴召慰朕眷懷

吏部知道欽此臣伏惟前代體貌輔臣有累

疏乞休五六上而不允者此皆以在朝切

近奏報不出旦夕故臣可亟請君可亟留

若臣去

國三千餘里之外而母病纏綿且至於經年

累月之久一請而不得允再請而不得允

則已是半年光景

皇上之恩勤加寵於臣亦既出理外望外萬萬

矣乃玆言煩而

聽不厭日久而

眷未衰特降

嚴旨必欲致臣臣之感

恩懼謔自不待言而萬苦泣血至誠則有不容

不言者大抵天下之事總逃不過一眞念

臣之所以饒舌不憚煩瀆

恩不辭罪者恃其眞也然情眞或有可僥倖之

勢勢危或有可遷就之理則臣亦何必行

微志自甘棄人顧以目前喘喘之病母起

居言語之都廢而強之驅馳長路狼狽苟

全此必不可僥倖之勢也家無別子臣之

一身無負養生送老之責有如今日絕裾

辭行呼吸安危將以誰任此必不可遷就
之理也盖先是臣之初歸得
召二三故人有眆臣再出者矣有謂臣當扶母
暫出從容再作商量者矣及是其語皆塞
或反勸臣改稱身病以絕後望臣伏自惟
犬馬身入春以來實患痰喘頭風等證據
此陳乞雖不可謂之欺然
主恩如此臣前固言身之髮毛體膚與家之髫
齔兒女所不敢惜豈有舍至危母命至若

初情不言而別營脫身之計者又或見邸
報紛紛閣部臺諫諸臣多不當
皇上之意則勸臣乘此決計引避以逭後責不
知臣之累次容疏見在
御前非有異於諸臣之言也而
皇上信臣愈深則安知臣出而
皇上不爲之改容霽色并貰諸臣何責之避
也臣心中千事萬事惟母病一事口中千
言萬言惟母病一言

皇上如果欲臣移孝爲忠乎則當先爲臣母計
而後爲臣計先爲臣之報母計而後爲臣
之報
主計若使臣棄母而出則無論一語一淚垂一
步一腸斷萬萬無分心報
主之效而以須臾不能待之母命爲此須臾不
能忍之別離窮古以來未聞有如此人臣
人子又何孝之能移何忠之能盡矣臣又
伏自惟在母實不可無臣在

皇上實不必有臣方今
聖明在上耆俊滿朝同官家屏其才敏識量又
臣所熟知而推服者如
聖諭所言國家多事邊鄙未寧委之二三老成
不患不辦而屬閣家屏偶以忤
旨在告夫家屏之言料亦非有異於臣之言也
而彼此忤合不同臣竊媿之
皇上倘釋然捐其小纇鑒其大忠以任臣者任
家屏則臣之所能爲家屏必優爲之家屏

所不能爲者亦臣所必不能爲也又何苦
舍近恩遠懸虛位以待必不能至之具臣
爲哉臣今日情詞兩窮此疏將發病母泣
而告臣吾恨不蚤從汝父地下使汝今日
進退如此之難即此一言至悲至苦臣雖
斧鉞加身豺狼爲類必不忍負之而更出
矣願
皇上勿復望臣亟收
召命早賜長休不惟臣母子之命待此再生而

欽差行人何崇業經年守臣當亦有息肩洗沐
之期不至委
君命於草莽矣臣不勝危窘至極呼
天請命之誠爲此具
奏以
聞
奉
旨卿疏終養屢旨慰留只爲國家多事邊鄙未
寧資卿忠猷共圖匡濟方今叛賊勾虜勢頗
猖獗卿豈得坐視不顧又聞卿母痊可何不
爲朕一出待事定之後歸養未遲着行人何
崇業敦促就道以付眷懷吏部知道

中途辭
召命疏
本年七月初九日
具官給假省親臣王　謹
奏爲赴
召中途母病增劇昧死再乞
天恩放歸侍養事該臣昨於三月中四疏乞
恩終養我
皇上爲之留中月餘
聖意臣測臣竊伏而怔怔懼曰何其久也
上得無已厭苦寢不行乎已又竊沾沾喜曰何
其寬也
上得無已憐欲署未忍乎此至五月二十九日
准吏部咨奉
聖旨卿疏終養屢旨慰留只爲國家多事邊鄙
未寧資卿忠猷共圖匡濟方今叛賊匈虜勢
頗猖獗卿豈得坐視不顧又聞卿母恙可何
不爲朕一出待事定之後歸養未遲着行人
何崇業敦促就道以付眷懷吏部知道欽此
臣伏惟
皇上前此雖
屢旨
召臣然獨念臣硜硜鄙行耿耿愚忠以
恩收臣而已及此乃以事責臣而事又值寧夏
兵騷爲臣子枕戈待旦捷袂發憤之日臣
之至是敢復言私隨於六月二十九日以
軟輿強扶病母雪涕登舟除延途迎醫視
疾之外旦暮不敢逗遛仍冀向前母疾稍
差臣可爲戒裝從陸之計乃七月初四日
渡江臣母忽嘔泄舟中勢甚危劇然尚以
偶觸暑氣可從容調理愈也又前至高郵
不食竟日其暮遂痰暈仆地不省人事至
明日始蘇口吃不能成語猶以歸骨故鄉
爲囑臣遑急無計只得忍淚應承暫遣臣
妻子護送還家而臣单身待
命舟次當此之時臣真腸如寸結背若負芒何

暇復他顧矣臣見近日司道有以病告眘
臣有以憂告者皆被
嚴旨切責豈不亦動心悚懼但棄身易棄母難
棄死母難棄病母尤難而
皇上止急於見臣因逆謂臣母痊可不信臣言
夫臣母身見在行非有重門曲室可以掩
蔽耳目者一路喘息之狀與羣醫雜視之
口豈可欺也若臣自營脫身而忍以垂危
不祥之言強加臣母又忍以欺

皇上至尊至親之大父母則身且爲夷虜異類
而尚何能謀賊矣即今
皇上所憂在西事而以臣局外觀之彼烏合叛
衆死守一城餌虜之財與格戰之技必將
自盡而見在二三邊吏亦或自能辦此顧
皇上委任責成何如耳大抵用兵閫外之事但
當寬假便宜嚴核功罪而廟堂不必盡握
處分之權亦不必盡露張皇之迹不必驟
以小勝輕敵亦不必驟以小敗疑人多設

方畧不如少分事任遠行招募不如近固
根本盖臣芻蕘所慮獨恐濫觴末流之勢
朝廷一面防虜又一面防倭一面防軍又一
面防民征徭不休旋生得失此則望
皇上留神宵旰日召二三大臣謀之而不在此
瑣瑣釜魚旦夕之命也臣居常謂人臣量
力進退斷無兩岐每見諸臣以中途乞休
爲故事臣心竊非之而不幸迹與之類望
皇上勿以故事疑臣以故事留臣若臣尚有分

毫可勉強則此籌邊數語必當
而陛口陳不至匆匆如此伏冀
皇上哀而放之使臣得侍藥母前了此寸草一
念將來或尚能鼓舞精神畢陳餘慮以仰
佐
廟謨之萬一不可知也臣無任激切哀祈之
至
奉
旨卿聞召命載母同行朕深嘉悅何至中途又

存此奏東西寇賊鴟張正藉訏謨指授卿可
單車就道爲國籌邊以副朕懷卿母差人迎
養亦便吏部知道

中途再辭
召命疏
本年九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陳情未報母病轉急冒瀝危誠以祈
哀察事該臣昨於七月初九日赴
召行至高郵以母病不能前進一面懇疏終養
一面送母先歸比時蓋緣臣母既以歸骨
爲託而高郵醫官朱瑚又力勸其早決歸
計以就故鄉水土可保無虞既以語臣又
私對管河郎中黃日謹言之此臣之所以
忍割須臾勉留待
命而庶幾於
君親之兩全也不意本月二十一日接得家信
內稱臣母嘔泄變痢一夜至八十八行更
發壯熱勺飲不下而其日正值臣之生辰
家中不敢少待信宿則其危急可知時行
人何崇業方在臣所見其驚惶痛迫

亦爲臣動色流涕聽其急駕小舟潛歸省
視而以十日爲期相見於舊館臣當於其
夜二更首途疾馳三日三夜而抵家拜母
床下母泣而撫之曰我已自分永訣不圖
今生今日再得相見也臣一聞此言心腸
糜碎必不忍再試險途以母俛侍矣然尚
幸隔江道近且
奏報之期不遠旋於八月初二日復馳詣高
郵待

命以就崇業之約以實疏中之言至則席未及
煖而母痢後發痁之報又聞矣天之困臣
使臣母偏狼狽於此時臣轉眼旬日之間
既奉母行又送母歸既孑身以待
君父之命又潛身以徇私家之急又不敢寧居
而匆匆赴彼候
旨
皇上試又以此揣臣之情其至眞至切可知也
誰無父母棄之實難然或倚閭無恙尚可
割裾以從軍或絕望終天尚可奪情而奔
命抑或山川修阻聞見未眞尚可諉湯藥
於他人付存亡於天數乃若阽危形狀近
在目前綿惙氣息尚有生望人非豺虎誰
能一旦恝然
皇上試又以此量臣之勢其獨難獨苦又可知
也計今疏已久
上臣自當拱聽
俞音不必再有煩瀆但臣前疏所陳尚未及母
歸以後事誠恐言語不一蹤跡掣肘上以

干
雷霆斧鉞之誅而下不勝朝暮風火之慮不得
不再倉皇拜表訴明心事以終前疏待
命之本情然後束身子舍退甘放譴以了一生
將母之初念伏惟
聖仁哀而察之容待母病差平再圖䘏結臣不
勝踴天躋地皇遽祈仰之誠
奉

旨卿屢疏爲母陳情朕豈不知體亮但東西倭
冦交作朕日夜焦勞懐憂亦豈能坐視千里
長途一水可到卿即宜載母同行以副朕眷
倚之意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因言再辭
召命疏
本年十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因
寵招言理當待罪懇乞
聖明察初情採流議亟行選代以濟時艱事該
臣昨於高郵候
旨聞母瘧痢危急再疏懇陳奉

聖旨卿屢疏爲母陳情朕豈不知體量但東西
倭冦交作朕日夜焦勞懐憂亦豈能坐視千
里長途一水可到卿即宜載母同行以副朕
眷倚之意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緣臣家
鄉僻左
前旨聞以九月初二日下而接邸報乃在二十
三日臣聞
命倉皇言語俱塞幸而臣母舊疾雖痢新疾少
瘥因連夜辦裝覓船爲來前星馳詣

闕之計乃於本月二十九日又接邸報有工
部都水司主事樂元聲論臣奉
聖旨元輔國家重臣多事之時正擬召用以資
匡濟樂元聲輕浮小臣輒敢妄議姑不究該
衙門知道欽此隨又該同官臣位有疏請
旨催臣奉
聖旨覽奏知卿同心輔政朕甚嘉悅元輔可着
吏部誂與原差行人催趣速行赴任欽此臣
本草茅久甘廢隱間嘗自評其才與罷守

已有餘用世必不足處常有餘濟變必不
足但以遭遇
主知非常特達至此故向來雖經屢疏避賢旋
蒙
皇上勉留不敢固執惟是七十八歲病身衰年
狼狽危急之狀與臣節次哀籲駭汗小舟
徼服晝夜狂走之情天知地知人知鬼知
以此只得飽吞貧陳久稽
嚴旨臣眞有罪臣眞惶恐然而所恃以信於
皇上者情之眞也乃元聲復并其情而疑之據
其所述人言求多於臣者有三一言以蔽
之不過爲臣詐託覦望苟圖自全而已夫
臣前疏不云乎千欺萬欺何忍以疾痛不
祥之言爲欺千負萬負何忍以千載一時
之遇而負斯言也臣中夜捫心眞無愧怍
舉朝之臣誰無父母誰無本心縱或有風
聞見疑者而其信臣必多不至如元聲之
言也第謂臣身非完璧才難定亂則臣委

果寡過未能不學無術元聲知臣勝於臣
之自知特以連年方在觸藩苦楚未暇營
匿瑕蓋短之計茲得元聲指出長臣意智
臣重當俯首謝之顧惟匿瑕蓋短人臣若
用之以貪怙寵榮阻妨賢路則罪誠當萬
死若自知其身之有瑕而避位以讓人之
瑜自知其才之實短而避位以用人之長
有臣如此即使果係詐託猶不失爲
聖時知難知止不敢誤

國之臣而況臣之眞不詐眞不託也由前而
言可以恕臣由後而言可以哀臣乃元聲
故設疑以責備臣蓋實欲借此廣
主上之心急公家之難以助成臣推賢讓能之
美而不踰
明旨之尚未決同官之更有請也臣身爲大臣
自嘗明白出處不爲一人勸阻第自念久
懷疾痛乎
天之誠而時又值緊急用人之際嘵嘵自陳既

不能復遂則正幸他人爲之代陳用敢再
瀝初情并摘其流議以請伏望
皇上曠然明斷將臣與元聲之疏並賜叅詳亟
行放免別選完德全才之士令其鎭安朝
野弘濟艱難其於
聖治必非小補臣謹杜門精禁以待本
部稽遲之罪爲此激切具
奏以
聞

奉
聖旨卿屢疏陳情詞甚迫切朕豈不知念一時
國事多艱政本關係爲重幸母疾既已痊安
辦裝詣闕豈可因小臣浮言復生疑阻西賊
雖寧東倭未靖卿宜即時同行以副朕眷懷
之意毋得遲延吏部知道

在途聞言待
命疏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赴
召在途聞言惭悚懇乞
聖慈俯察愚誠
曲賜矜全事臣於新年正月初四日同行人何
崇業行至德州私喜望見

天顏已在咫尺㑹接邸報該大學士趙　等題
請
皇上發下科臣林材論臣之疏降
諭促臣
來
聖旨覧奏知道了綠林材疏既未發抄不知所
言何事然料度不過兩端或責臣君臣之
大義則臣今
命實遲委難辭責或憐臣母子之至情則臣初
誠不遂正爾自憐總之皆臣所樂受可以
忘言而
皇上亦不必爲臣諱也惟是大臣之體既聞人
言自不敢冒昧前進謹備陳始終心事而
皇上試垂察焉伏念臣自萬曆十九年六月内
以母病乞歸蒙
恩賜臣還里尋於本年九月内特奉
手勅差行人何崇業催臣入閣因母病難離屢
疏陳情未蒙

俞允且荷
温綸數四臣處兩難之地碎心裂膓逾年於茲
近復因言自陳奉
旨卿屢疏陳情詞甚迫切朕豈不知一時國事
多艱政本關係爲重今母病既痊安辦裝詣
闕豈可因小臣浮言復生疑阻西賊雖寧東
倭未靖卿宜即時奉母同行以副眷懐之意
毋得遲延吏部知道欽此臣感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奮激圖報義不能再以私

情陳瀆而臣母入冬以來亦自瘧痢稍差
敎臣入
朝致身報
主臣遂將母同行比至舟中又慮北河凍阻愈
稽
嚴召只得令臣妻侍母在舟而臣自單車趄早
先行此臣屑屑往來之狀憧憧俯仰之懷
進恐負
國退又不敢言私迹旣違心詞復不能達意

所以每聞人言輒爲之愧屈而惟恐不得
藉口引決者亦念臣本以孤介樸忠受知
明主及在位諸臣亦多所體亮然而淺忠狹量
忤物不少比方思灑濯肝肺宣布公誠與
大小臣僚共贊
聖明無疆之治而臣精已衰慮已溢矣誠恐任
使不効罪過轉深將來有不止如科臣今
日見規者伏望
皇上察臣危苦之衷

鑒臣薄劣之素仍念臣衝冒風雪水陸三千
里馳赴
神京可表其非有偸安違
命之情而特使有故而去因得以全臣晚節遂
臣初心臣愚幸甚臣又惟
皇上不發科臣疏意若止爲臣諱關係尤小若
别有觸忤恐臣疑阻待其至而處分則臣
寧伏死道途不敢奉
詔蓋先是饒伸論臣臣聞

上怒急具疏名獨名兩揭救解此時尚在
御前祗以
天聽難回處分太重故迄今論者尚以伸之杖
斥歸罪於臣臣業已甘心爲
君父任謗則
皇上今日亦望爲小臣明心不惟林材之疏不
當以爲忤雖饒伸亦當貫其前忤而用之
臣愚又益幸甚臣不勝激切仰戴之至
初十日奉

旨覽奏知卿趨命還朝朕心喜悅此行具見卿
忠孝大義人言誣詆顯是阻撓姑且不究卿
亦不必以此介意宜亟趨入朝佐理國事毋
得遲延吏部知道

赴
召入閣謝
恩疏
本年正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積荷
非常恩眷恭陳謝悃事該臣前在籍侍母時蒙
皇上累旨趣臣
虛席待臣又近於新歲開言自陳續奉

温旨令其亟趨入朝佐理國事臣仰見
皇上以赤心信臣雖有口不為動以大義勉臣
雖十疏不得辭當即星馳赴
闕以十五日詣
午門見朝今早謝
恩本日偶遇
免朝臣不敢仰恃
恩私獨求引見所有區區感
知積悃戀

闕私誠則又不敢自同庶官默無一言以負
盖臣伏惟從來大臣有日侍左右以秩承
恩者矣未有去
國論乍辭章八
上在途而猶親求退而反進者也有當事在先
以老病廢者矣又有班在第一秩不滿而
考而一旦即家
召起驟躐首揆者也亦有持祿養交以脂韋遇
合者矣未有硜硜負俗之行戇戇摩

主之言而顧以此受
鑒賞博大恩皆也又有名高寄重以衆令推轂
者矣未有志行不孚議[illegible]明[illegible]不[illegible]人
而先獲予
上者也[illegible]久辱一介何意乃乘此而有之且恩
並於高天厚地而帶道於[illegible]勝九遜不在
雖頑能無感動乃絲遄驅道路再領用行
仰
丹闕以魂驚望白雲而涕隕[illegible]之心中[illegible]

敢言但恐一身不能酬
萬恩小勤不足以補大負
皇上倘始終愛臣而欲全之更望
多簡時賢共參密務而不必以聰明專寄之臣
則臣庶乎可以寡過耳臣不勝肺腑銜結
屏尺瞻戀之誠
奏
聖旨覽卿奏朕知道了昨知元輔進京朕心嘉
悅茲復陳謝着特賜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裡

麒麟胸背一表服用示眷酬可即入閣辦事該
部知道

謝

賜銀幣疏

本月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欽荷

殊恩感激陳謝事臣今日謝

恩疏下奉

聖旨覽卿奏朕知道了昨知元輔進京朕心嘉

悅茲復陳謝着特賜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

麒麟胸背一襲用示眷酬可即入閣辦事禮

部知道欽此該文書官潘朝用恭捧到臣私

寓臣焚香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碌碌凡材

硜硜小罷六年伴食曾無分寸之功累疏

陳情且積丘山之負仰荷

皇上孝以類錫

仁不遐遺既寬其經年後至之誅仍待以首輔

久虛之席致招嫌忌彌益慚惶茲者雖幸

強攝精神旋供任使然

國門初入尚有靦於班行

天表未瞻祇自虞於隕越不圖再嘘之燼更枉

三錫之恩累鎰精鏐重分珍於

內帑盈筐盛幣紛絢采於

天機以至麒麟服色之奇更出文武品流之上

崢嶸頭角鳳儲象緯之精彷彿山龍仰借

風雲之色斯蓋由

聖仁求舊履雖敝而未遺致使臣羈旅如歸服

不衷而無患睠茲遭際豈惜捐糜晨昏烏

烏之情誓將携之造

膝芹曝野人之獻期少效於沃心臣無任激

切感戴惶恐隕越之至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京察自陳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遵例自陳乞

罷以清政本事今年復當京官考察之期先

該吏部等衙門題奉

欽依令大臣照例自陳去留請自

上裁臣之不肖辱居輔臣之首雖赴

召未及浹旬顧今所考者六年之事也六年之

中臣未領事而

皇上業已言聽諫行隱然腹心視之安危倚之

矣謂天災民困可以伴食而不聞西賊東

倭可以去後而辭責否乎此臣已往之負

雖業爲

聖主所寬而必不敢自恕者也比臣在籍被

召入上辭章

皇上不以跡遠見疏不以人言惑聽爲之虛首

輔之席項皇華之轡冉冉逾年而茲復

手裁溫綍

賜賚洊加可不謂

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乎非常之

恩常人所豔則亦將責臣以非常之功乃臣顧

自惟驚愁未定之精神何以主張乎

國論草野久疎之蹤跡何以練習乎

朝章望輕而居百僚之上則表儀鎮服之難

識淺而當多事之時則調燮轉旋之難此

臣將來之負雖未爲物論所及而終不敢

自保者也蓋臣譬升勺小器當其因人成

錄之時器已滿而溢矣今任愈專責愈重

而時愈難爲顧可望其受釜鬲而支鼎足

乎仰惟

皇上蓋帷不棄之仁葑菲兼收之量前已效於

臣矣及茲舉行察典乃不論恩舊而論功

實不主寬容而主澄汰刷滌黜正不相

妨故臣願以不肖之身早避賢者之路謹

引例自陳以聽

罷免廢法行自貴政先端本而羣工百執事

爭淬礪以向下風矣臣無任皇恐待

命之至

二十五日得

旨卿輔弼首臣清忠端亮立朝大節朕所孚信

方以國家重務付卿統理宜益盡心匡贊以

副眷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聖恩寬宥

二十四日奉

諭諭元輔卿公清正直朕所倚賴今衝寒馳驅

疾趨來京忠勤可加朕心欣慰欲出與卿一

見昨者連日侍奉

聖母稍覺勞倦今早覽卿密奏揭帖悉見卿忠

君爲國之誠朕雖去歲有旨今春行冊立之

典昨讀皇明

祖訓内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訓況今皇后年稚

尚少倘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是

背違

祖訓欲冊東宮是二東宮也故朕遲疑未決既

卿奏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王少

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背違

祖訓下於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一諭旨來行

原缺第一、二葉

荅並封

聖諭疏

本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伏蒙

聖恩特降御筆諭元輔卿公清正直朕所倚賴今衝寒馳驅疾趨來京忠勤可加朕心欣慰欲出與卿一見昨者連日侍奉

聖母稍覺勞倦今早覽卿審奏揭帖悉見卿忠君爲國之誠朕雖去歲有旨今春行冊立之典昨讀皇明

祖訓內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詞况今皇后年稚尚少倘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只背違

祖訓欲冊東宮是二東宮也故朕遲疑未決旣卿奏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背違

下於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一諭旨來行

欽此該文書官李文輔恭捧到臣私寓臣焚香叩頭伏讀一過不覺感激涕零竊念臣以私情久稽

嚴召今雖衝寒疾趨而來然前此違慢之罪已萬萬不能自贖荷蒙

皇上至仁至慈如天如地不惟不加厭棄重以

恩賜駢蕃慰勞兼至

皇上眞臣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旣拊摩其疴癢疾痛則子之事父母豈得不委曲爲之承顏順志而敢復顧外廷之口吻復治自巳之名哉乎第事理有至當不易之論人心有不言同然之公有如一時之權宜未能傳之萬世而無弊一人之裁斷未能協之輿論而無疑則臣之心終有未安者即如

聖諭中所稱中宮尚少倘後有出恐於

祖訓有碍要將

三皇子一併封王少待後日再處以情以理

言之似乎無不可行者顧臣竊惟自古國
家雖有立嫡不立庶之說然實謂嫡庶並
生有子以防攙越倫序致啓爭端今
皇上嫡子尚未生而庶子年已至十二齡向未
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
造次奉行抑臣又惟
皇上所慮不過爲
中宮耳而此事甚有成說甚爲易處昔漢明
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命馬皇后養之

爲子唐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后養
之爲子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
子旋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歷於嫡母之
下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體正與此同與
其曠日遲久以待將來未定之天數孰若
酌古准今以成目下兩全之盛美臣之愚
見以爲必如此行萬妥萬當且
皇長子既以中宮爲母即係正嫡所生之母
亦自不必加封上則使

中宮安心撫養不必以子非己出爲嫌下則
使
皇貴妃不失尊重不必以母從子貴爲嫌而
四方聞之又皆仰服
皇上善處母子嫡庶之間歡呼祝頌將垂之史
冊而有光矣臣謹依閣中故事遵
諭並擬傳帖二道以憑
聖明採擇施行然尚望
皇上三思臣言畢竟俯從後着可以曲全恩義

鎮服人心耳臣不勝惶悚迫切詞不盡誠
尋奉
御札諭元輔朕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一代之
興有一代之制我
聖祖垂訓子孫以防僭竊名分之意豈敢背違
祖訓學他人之假借以爲亂真哉朕今擇卿所
擬前諭正合朕意朕已批發卿爲朕家事贊
畫費心特諭卿知之

再答

聖諭疏

本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再奏

皇上手札諭元輔朕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一

代之興有一代之制我

聖祖垂訓子孫以防僭竊名分之意豈敢背違

祖訓學他人之假借以僞亂眞哉朕今擇卿所

擬前諭正合朕意朕已批發卿爲朕家事費

盡費心特諭卿知之欽此伏惟

皇上至聖至明率求法

祖而復

枉虛懷於矇瞽

借聰聽於蒭蕘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故臣前者畧陳懇悃之愚欲

使機發在先權歸自

上以預杜外廷窺伺小臣之口昨者又援前代

之事欲使禮從義起權不失正以善成

皇上崇隆伉儷之心乃

聖諭謂不學他人假借以僞亂真尤爲光明正

大非臣愚慮所及今蒙

擇用所擬前諭即發禮部施行不惟

聖心洞然表白於天下而一時都兪喜起之交

手足腹心之視亦可照映千古垂光史冊

矣臣至愚極陋感蒙

皇上如此深知如此篤信即粉骨碎首尚不能

報稱萬一而況此不過將順

德意贊成

盛舉有何費心敢當

皇上再煩手筆奬諭臣不勝銜戴激切之至謹

題奏

謝以

聞

請收回並封
聖諭疏
本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禮部官欽奉
聖諭將
三皇子一併暫封爲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
無嫡立長此
諭一傳臣等以爲
聖心大明
聖斷大定人情可以無疑昨者臣錫爵歸至寓
所忽有六科給事中一齊來見盛稱
元子封王從來無此事體
三王並冊名分如何可辨且責臣蒙
恩如此萬里入
朝乃反爲
皇上贊成如此之疑事粉飾如此之過舉將來
萬世誤

國之罪皆歸於臣繼而禮部堂官至亦稱該
司議論與科臣紛紛
上疏將來恐又有繼踵而至者臣之初心本以
宗祧大計不欲居名故連日所奉
聖諭不傳一人令物議朋興
聖心愈聯不得不畧露
前諭中所云昔
祖訓二東宮之說以明此舉原出
睿謀宸斷而諸臣愈生疑慮以爲如此是
皇上萬萬年永無
冊立之期反不如去年前年預懸定期尚有
一分指望甚而抑疑
皇上別有他意此非臣之所忍言矣且聞事必
期於先定而後可以必行言必採於衆人
而後可以必信今
皇上自知自信本自洞然而外廷汹汹如此所
以然者一則去年以前原無待嫡之
旨而今忽變前說形跡似乎可疑二則曾經諸

臣累次陳請甚至有以此得罪者
皇上止持獨斷必行之說以勝之而今結局止
此衆口安能遽服三則
歷朝諸位嫡出無幾即
皇上亦皆正位時亦未嘗言待嫡也今不法近
非而遠引
祖訓道路安得無辭此臣錫爵所以畧引漢唐
宋明主故事急勸
皇上照此而行早定

大典萬安萬當盡誠有慮於此也乃諸臣尚未
知臣反復規勸之言謂臣奉
勑即行畧無爭執臣既以赤心爲
主終不敢洩漏一字自逃謗責但念
皇上既稱不學他人以僞亂真何故自處於展
轉可疑之地既以
祖訓爲必可守何反聽山陰王揣摩無據之言
既謬許臣公清正直欲委託
國事何萬里

召臣席未暇煖而使臣先蒙衆口之謗必不可
一日立
朝此臣錫爵自怨自咎痛其始之差錯有負
皇上而臣志卑臣位亦不忍見風波之再起
盛美之弗彰而必望
皇上俯從初議早息衆喙 也臣等不勝惶迫
哀懇之至
次日奉
諭昨者元輔反復勸朕早行冊立之典此原是

朕去歲之命有何所疑因恐背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將三皇子暫尔並封隨
該元輔再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
毋隨行冊立朕非不嘉其苦心但思以僞亂
真非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重復爭論不知
疑朕是何主意深可痛恨卿等輔弼親臣豈
不知朕心何故又爲疑阻不肯擔當倘後有
悔將何以處朕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卿等
何忍見之其於國體何今諭卿等知之

懇赦建言二臣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光祿寺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

中王如堅各一本俱爲

冊立事欽奉

特旨着革了職發極邊永遠充軍臣初入

朝本望爲

皇上處畫家事調停衆口以效涓埃萬一之報

而畢竟又以爲皇失措奉行欠妥致廷臣

重復生疑上干

威怒此皆臣愚不能尊

主鎮物之罪也本當即出待譴緣同官臣志皐

臣位皆以自陳尚未進閣而臣錫爵身當

事會本發臣手不覺神魂戰越愧汗淋漓

竊謂

皇上所遵者

祖訓所信者

聖心今日之舉惟臣等二三左右近臣能諒之

而在廷老成之士亦祇諒之至於書生少

年原未習宮闈之事又未見臣反復規勸

之言忽見

諭旨發中與上年

成命不合轉相驚惑嘖有煩言此諸臣愚妄之

罪自招

嚴譴夫復何尤顧今

皇上所遵者

祖訓也而

祖訓原許諸人直言時政所信者

聖心也而

聖心自非庸衆所能窺測況朱維京官至九卿

王如堅職居言路而其所陳又不過援據

上年

明旨非如前此無端激聒造言生事者

皇上但將此輩置而不理使科部諸臣傳

諭曉之人心亦自可以漸定今
赫然震怒罪至永戍極邊不但從來建言無此
重典且使天下之人聞之皆將曹起而疑
曰
皇上盛德天覆汪度海涵近來妄言之臣有宜
斥
乘輿者並未見發怒重處而獨爲此
建儲一事
疾雷震霆朝發夕下不知

聖心何所內疑何所欲諱而忽至此也悠悠之
徒愚者多而智者少此聲一傳則
皇上欲以禁囂而反生囂欲以威衆而反惑衆
矣臣一介艸茅仰荷
皇上渥眷深知超今軼古前者自陳疏中謂非
常之
恩常情所豔則亦將責臣以非常之功今非常
之功未効而反遭此非常
處分天下之人又必將曹起疑臣未入

國門之前寂無一事既入
國門之後忽有此舉不知向時所奏言無不
行之
旨今次所蒙素所倚賴之
褒其驗安在況維京疏中明責臣奉
勑即行有同胥吏雖未悉臣苦心而其言如此
皇上處之是爲臣處也臣不以死力救是與聞
乎
皇上之處也臣孤身萬苦度日如年而當此衆

口交詈之時以擔千載誤
國之罪
皇上請發慈悲試加深省若
聖怒一日不霽而臣有可一日在位者乎若
臣竟從發遣而臣尚有可靦面見人者乎
臣之不才素以區區直亮見忌於人而亦
以此見信於人今領事方新正擬從容將
舊仵可原之人漸
請錄用而眼前二臣遂不能救解以上累

聖德何論忌者將平生信臣之人亦且交口唾
臣攘臂擊臣矣伏望
皇上俯念臣千卿萬里而來非貪祿位
矜看臣面亟收二臣發遣之
旨則臣尚能勉供職業望見
威顏如其不然臣惟有藉藁自繫而死耳臣不
勝惶迫哀苦之至
次日奉
諭札一道昨者朕怒朱維京王如堅二畜訕訓
疑君誣汎輔臣故朕依訓從輕處了既卿今
復懇惻陳救已免發戍茲特諭卿知之

答
聖諭疏
本年二月初一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欽奉
御札二道一諭內閣昨者元輔反復勸朕早行
冊立之典此原是朕去歲之命有何所疑因
恐背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將三皇子暫尒並封隨
該元輔再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
母隨行冊立朕非不嘉其苦心但思以僞亂
眞非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重復爭論不知
疑朕是何主意深可痛恨卿等輔弼親臣豈
不知朕心何故又爲疑阻不肯擔當倘後有
悔將何以處朕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卿等
何忍見之其於國體何今諭卿等知之欽此
臣錫爵又特奉
御札一道諭元輔昨者朕怒朱維京王如堅二

畜訕訓疑君誣詆輔臣故朕依擬從輕處了
既卿今復懇悃陳救已免發成玆特諭卿知
之欽此該文書官劉宣李文輔陸續恭捧到
閣臣等叩頭伏讀且悲且感自惟職忝疑
丞誼同休戚今
國體至此人言至此而內不能爲
皇上對揚
休命蠲滌煩惱外不能爲廷臣分解積疑力排
橫議臣等失職負

恩之罪死有餘慚昨者連進兩揭盍姑爲調停
勸解之說以明
聖心以息羣訕而非徒自爲一身毀譽得失之
計也玆奉
聖諭內云朕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卿等何忍
見之臣等讀至於此不覺流涕交頤愧汗
浹背顧自非禽獸艸木豈有冥然不知
皇上之心事愬然忍見
皇上之受誣者特若議論卒起非一時口舌所

能爭傳播人多非二三近臣所能勝然
皇上之心天地知之臣等左右知之即在外九
卿老成之臣亦知之其饒舌聚訟紛紛不
決者大抵一衙門不過數人而數人之中
又不過朝道聽而夕塗說甲傳訛而乙認
眞初非有眞知灼見可與之較是非也若
天道有知則彼口舌罪孽自作自受
皇上何苦以
九廟社稷之身而反爲之茹痛銜恨擔煩受惱

乎蓋臣等嘗謂方今爲臣甚易爲君甚難
爲臣者不論事之成敗理之當否但爭論
得一事攻擊得一人自可終身借以爲名
豈不甚易至於
皇上一出言一嚬笑萬目所注視萬手所注指
窺伺揣摩求全責備無所不至此自古人
君之難類如此而不獨
皇上今日之受誣爲可痛恨也臣等伏荷
恩知無階荅報聊以此寬解

皇上之意至於朱維京等狂愚觸罪而臣錫爵
猶曲爲之救解盖以
聖怒愈甚則羣情愈譁而受罪之人又反要以
爲名不如一切小忍以平淡處之即此亦
是爲君難之一端然非我
皇上量包天地心洞日月何其
止輦轉圜之速而納汚藏垢之弘如此且再頒
特諭尤費
清神此臣等所以共切感激而臣錫爵倍深慙

愧者也除原奉
手札三道内
諭臣等二道珍藏閣中外一道已發吏部抄行
進繳

請會議
冊典疏
本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謀
國無狀人言朋興懇乞
聖明亟勅多官會議共成
大典以安人心事臣自惟年識昏耗智計短淺
昨仰承
明命不能倉卒詳決致累言官除已具疏哀懇

蒙
恩寛宥外顧今
大典未定議論益煩臣志未明疑謗已極甚臣
有以臣爲詭合爲要寵爲誇功爲
聖疑未決決於臣一言者臣雖百口亦何能辨
第念諸臣之言多據經執禮之見人所易
知而臣之一身在
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人所難處即如昨者臣再

上密揭從容苦勸而
皇上又再頒
手諭徑從獨斷處分往復之閒臣可對人言乎
不敢對人言而敢辭今日之謗乎適方艸
疏欲少自明心迹以去會捧
聖諭備述臣兩疏懇請之言則臣果詭合乎果
要寵誇功乎果
聖疑未决决於臣一言否乎臣之至是知我罪
我自可以忘言顧臣之所自信者此心耳

所仰信者
皇上之心耳而一人之見聞輿論有所未協一
時之應對故典有所未詳況當此疑議紛
呶之際所謂衆口銷金衆力撓椎之時臣
之駑怯而望其赤手補天必無幸矣昨日
六科十三道及禮部四司官共至臣朝房
謂
三王並封之
旨終屬欠妥責臣不能固諍而臣又新奉

御札責臣不肯擔當臣之處此以一身之計而
言則
皇上恩重自當排群議以力持以
宗社之計而言則外廷言多尤當集衆思以廣
益蓋周書洪範有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
心謀及卿士今日之事正可謂大疑而
皇上既已謀之於心矣至於滿朝卿士芹曝願
獻之誠尚有可爲
皇上决疑者可盡忽而不採乎臣詰

闕方新所有醯鷄之識已盡效於前三揭之
中即復更端其詞終不能仰裨
宸斷萬一而徒使
皇上有獨任一臣之嫌使舉朝有意外不然之
慮使天下後世有有君無臣之歎使臣有
蒙垢忍辱一日不能自安之苦臣無足惜
如上累
聖明誤國事何哉臣前疏固言千鄉萬里而來
非貪祿位至此何惜一去但恐

皇上以臣之去而益罪言者故今日復靦顏進
閣謀於同官二臣懇請
皇上急勑九卿科道衙門會集
闕下詳議深籌稽
歷朝之故實會
祖訓之深意定
宗社之鉅典荅臣民之仰望則臣雖以身為謗
藪亦甘心矣臣無任激切惶悚之至

奉

旨夫立嫡之訓乃我
聖祖垂示子孫永誡非別代不正綱常之主溺
寵僭竊之比也又非臣下擅議更立要為定
策之功況今三皇子皆為庶出長幼自有定
序非有他意姑待數年耳又何疑惑卿為首
輔已屢諍勸故為權宜今復畏阻是亦疑朕
卿可安心輔理此無識小畜謗訕疑君惑亂
衆聽波及誣詆不必自惑可即入閣辦事朕
意已定不必廷議該部知道

請面陳
冊儲事體疏
本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蒙
發下臣昨請會議本奉
聖旨夫立嫡之訓乃我
聖祖垂示子孫永誡非別代不正綱常之主溺
寵僭竊之比也又非臣下擅議更立要為定

策之功況今三皇子皆為庶出長幼自有定
序非有他意姑待數年耳又何疑惑卿為首
輔已屢諍勸故為權宜今復畏阻是亦疑朕
卿可安心輔理此無識小畜謗訕疑君惑亂
衆聽波及誣詆不必自惑可即入閣辦事朕
意已定不必廷議該部知道欽此臣至愚極
陋淺見寡聞不自量力欲以區區至誠感
動
天地避要功好名之嫌而一時登對欠詳心思

未到以致外廷疑議轉生連日喧譁不定

使

聖心焦勞於上同官憂惕於下臣蟻蠓氣力委

難支撑以此只得疏請廷議期於爲

上解紛而非徒自爲逃謗地也茲奉

聖諭一則曰是亦疑朕二則曰不必自惑夫以

臣之闇劣自惑則有之若謂仰疑

皇上則臣數千里辭親茹苦而來端爲何人何

事近者寄勸

皇上從中獨斷正恃此心之不疑也顧惟天下

之事有理有情有勢

皇上所執者立子以嫡之理所念者

中宮伉儷之情而所不可以口舌爭不可以

威刑禁者群囂沸騰積疑難解之勢臣區

區犬馬之忠苟利

社稷身之膏原横草與人之射影捕風皆能甘

之但恐徒捐此身而無益於

國徒任人謗而適以辱

主以此日夜摧心流涕而庶幾仗舉朝之公論

或能轉移萬分之一耳今會議之請既未

蒙

允從而群臣又日譁於臣之門臣力窮矣臣苦

極矣心之精微又不可盡筆之章奏計惟

有覲

面造膝臣可盡言

皇上亦可曲聽盖臣聞臣視君猶子視父母子

出外逾年而歸至其家則必先見父母問

起居上飲食而其心始安今

皇上遇臣真如子臣之今日亦久出初歸問

起居上飲食之時也乃半月在宮

天顏未睹臣一念羨墻之戀何能自安伏望

皇上不待常朝

賜臣一見於以親承

穆穆之容於以面奉

諄諄之訓因而將

累朝典故與今日人言之所自起備細敷陳從

長商議務求得調停至當之術則臣此來
爲
主任謗一番亦可粗了心事苟延喘息矣臣昨
以待罪不敢進閣因不忍坐視
皇上焦勞隨謀同官今日復勉入候
旨臣不勝窘怵哀祈之至

誤答
聖諭引罪請改疏
本月初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自省答
諭失詳聞言愧服懇乞
天恩容令認罪改正事該臣前於正月二十八
日揭請
術從初議早定

大典又於二月初二日再請
召見面陳緣臣忝爲客臣義無顯諍故此二疏
皆不用具銜奏本以此未蒙
發下既而思之使臣自反無過則以身受謗從
善歸
皇上可也使臣自反有過而消沮自諱僅以揭
之
帖數語塞責使天下不知臣過而咎反移
皇上謂此心何哉蓋先是

三皇子並封
諭下會臣以自陳在家
中使守等回
奏彼一時寮寀既不在前書籍又無查考止
據臆見匆匆具答雖首尾詞意主於
冊立一說而不合拘守閣中故事兩票並擬
其誤一也答
諭之後始從庶子馮琦借得
祖訓觀之乃知立嫡之條原爲藩封入繼而言

悔不早見爲
皇上分解其誤二也又初奉立嫡立長之
諭臣見老成相告以爲明安亦遂自信謂可無
煩再執而不知
三王並冊禮臣無可具之儀
明旨數更天下無可憑之信其誤三也臣有此
三誤雖
皇上終以無心恕臣之過以屢揭察臣之忠而
在廷百執事以

祖宗典故責臣臣愧
祖宗矣以
皇上過舉責臣臣愧
皇上矣以天下後世釁端責臣臣愧天下後世
矣昨者恭讀廷議一疏緣方上自怨自咎
之揭不敢重復瀆
聽今撫心內省畢竟臣之委曲規勸不如諸臣
之說正而嚴臣之倉皇陳答不如諸臣之
慮深而遠用敢明白具疏自劾引

會典內撿舉差錯之例伏乞
天恩容令認罪改正使
聖心早白於天下愚臣亦可少謝於人言臣不
勝惶懼悚切之至
初八日奉
諭札一道昨卿懇請召對具悉忠懇朕非不從
卿言因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訕不知是何人
主使意欲何爲朕爲人君恥爲臣下挾制誘
祖蔑訓國體何在以此未欲見卿今卿又有

此奏若自認錯置朕何地朕正爲卿舍恐欲
商量別處之法不可黨衆激惱以辜朕意既
是如此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中宮無出再
行冊立

請
定冊典以信初詔疏
本月初九日
具官臣王 謹
題爲罪臣認罪疏下奉
聖旨昨卿懇請召對具悉忠懇朕非不從卿言
因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訕不知是何人主使
意欲何爲朕爲人君恥爲臣下挾制謗詛蔑
訓國體何在以此未欲見卿今卿又有此奏
若自認錯置朕何地朕正爲卿舍恐欲商量
別處之法不可黨衆激惱以辜朕意既是如
此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中宮無出再行冊
立欽此臣連日正在席藁杜門間該同官臣
志皐等備錄
前旨示臣臣倉皇伏讀既仰見
皇上爲臣而舍恐諸臣不勝感荷又復
皇上爲諸臣而責備於臣不勝驚悚顧惟主使
要挾人臣之大罪也然主使一人則附和

之者多不過數人未有滿朝執議道路流
言而皆受人主使者也凡人有勢可憑方
能挾制未有以人臣劇主處不順之勢而
可用以挾制者也且臣聞蛇雀異類尚知
感恩艸木無情猶能向日未有禀血氣心
知之性受
殊隆特達之恩居
禁廷帷幄之間明[illegible][illegible]腹心之託乃不與
皇上一心而與衆人主使挾制之徒爲黨者也

臣有此不肖之心天日鑒之雷霆擊之獨
念天子置輔弼之臣職在持衆美而效之
君揚休命而布之下昔孔子得門人子路
尚能使惡聲不入於耳而臣愚顧反以身
之惡聲波及於
上興言至此涕汗交流以此急於自認差錯使
皇上之謗皆歸於臣盖實欲借此服衆而黨
衆意在除惱而非激惱非
皇上誰憐臣者至於並封之

命臣所以不敢與羣臣辨而直引爲已過亦自
有說盖連日繙閱
祖訓委無
皇儲待嫡之條且
累朝二百年來從無
長子封王之例禮官所執委難通融止有
穆廟在
世宗朝曾封爲王然封王之時靡於
莊敬太子之下並未嘗以元子受封也今幸

皇心洞然旋止
封王之命而冊訂二三年
冊立之期眞古帝王轉圜從善之盛德羣臣
自可無言顧臣私憂過計在
皇上已成之詔旨雖不爭二三年遲速之期而
在今日未定之事機恐難息千萬人疑訕
之口所以然者使
皇上去年降諭時原未說定今年舉行
冊立豫敎之典則將來自不妨支吾曲處今

去年之
命既改於今年則又焉知今年之
命不改於他日此羣臣之所以疑也
皇長子始生之時業已爲之
頒詔
覃恩而
詔書內所稱祗承
宗社及臣民仰戴等語乃明以
皇太子之禮待之矣又稱

大婚有年
熊祥未協又明露彼時不能待嫡之意矣
此
詔一頒深山窮谷九夷八蠻之人皆知之而到
今十二年之後却反別尋題目慮
儲位以待嫡子此羣臣所以又大疑也夫人
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誣及
宮闈之隱情將慮及千萬世之流禍雖
聖躬在上萬萬無此而

朝著紛呶
詔令阻格亦豈太平景象故臣復苦勸
皇上既有此舍忍之心莫若遂決此狐疑之計
使
冊立豫教一日並行百官萬民群疑盡釋豈
非千古之快事哉然
聖諭所謂紛紛疑訕之口不惟
皇上不能受雖臣愚亦不能爲
皇上受今不可遽稱從衆諭中止以上奉

兩宮聖母慈諭下從
皇后
皇貴妃懇請爲辭使外廷聞之皆知
聖斷自中原不受臣下挾制庶亦見臣始終爲
主無一毫黨衆之心也外有抄錄萬曆十年
詔書一道內將緊要句語用紅簽票出乞
皇上細覽深思仍乞
答示一言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伏蒙

皇上寬恩赦宥重以採擇𡚁羌感極涕零因敢
盡布其款款之誠如此謹具
題以
聞
次日隨奉
御札一道諭元輔朕原無疑卿但卿昨云妄言
無禮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黨衆卿其

知之所進詔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待
中宮有出無出希覬覃恩蠱惑朕意不論綱
常之正嫡庶之分且去歲中宮微有小疾自
昨冬巳面朕矣其冊立巳有旨了卿不必附
衆疑阻

再請
定冊典以息群疑疏
本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該臣昨
進揭帖幷將抄白
詔書附呈
御覽今日該文書官潘朝用齎捧
御札到閣諭元輔朕原無疑卿但卿昨云妄言

之徒以平淡處之今疑君侮上愈甚朝綱倒
持朕豈不怒卿亦何安巳將各疏留中看有
無禮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黨衆卿其
知之所進詔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待
中宮有出無出希覬覃恩蠱惑朕意不論綱
常之正嫡庶之分且去歲中宮微有小疾自
昨冬巳面朕矣其冊立巳有旨了卿不必附
衆疑阻欽此竊念臣職忝燮調地居表率而
物情朝論一旦紛紛至此以上累我

皇上動心動氣費神費詞皆臣奉職無狀之罪
也茲者伏蒙
皇上推心見信洞然不疑匹夫相知猶以死報
受
知如臣而猶有附衆疑阻之心者非臣也猶有
隱忍不盡之言者亦非臣也顧今
朝著喧鬨訛言日至誠有如
聖諭所謂疑君侮上朝綱倒持者然當群議初
起之時臣尚以爲各衙門不過數人欲諭
而解之乃今始知衆疑成城卒難消釋譬
如病熱之人以凉藥遏之則愈熾以解藥
散之則漸平故臣前此客進平淡處之之
說而
皇上亦已爲臣含忍矣含忍而衆尚未定則其
說更有可恨可駭之極而臣一向口不忍
道筆不忍書以待
皇上召見面陳者今不得不述
皇上之信臣一一脉死言之蓋先是

冊儲議興人之初疑
皇上謂不欲以
恭妃壓
皇貴妃宮闈細嫌情或有之故臣直任以爲
易處調停拜嫡之條而及茲待嫡
命下則人更從於嫡字起疑有謂
皇上之於
中宮睽隔已久今日特藉口待嫡而實欲不
利於
中宮以爲奪長之地者喪心之徒其敢出此
妖妄不肖之言撼搖滿朝士大夫之膽一
至於此臣初聞之不覺已髮俱立涕淚橫
流叫呼天地爲
皇上誓其無他而幸今
聖諭偶及
中宮見在
御前之事則臣言愈可自信但天不可知事難
前定

皇上所見者
中宮今日之無恙而未能保過後起居之常
調則
儲宮一日不定
聖心一日不明也
聖心一日不明人言一日不息也臣惟恇親臣
眞不忍見
君父受寃之極恨不得剖出肺腸碎裂頭腦明
白此一件大事所以再有前日之揭而不

忍遽露今日之所聞蓋誠望
皇上能自悉之言表而不必更污齒舌也今
聖諭既未允從却欲處一二無禮之臣大人臣
而無禮於
君臣自當爲鷹鸇以逐之敢尚爲之游說佩惟
至尊舉動必先有以服君子之心而後可以勝
小人之口必先自處於無疑之地而後可
以施不測之威即如近日朱維京輩之處
不爲輕矣而群疑益滋流言轉多可見此

等挐讒之輩禁之愈譁而
皇上譴逐之威欲伸反屈故臣爲
皇上千思萬慮總不如亟行
冊立以愧之因其愧而處之何人復敢爲疑
但以爲黨附至於
章奏之批一切不行自臣而始又何人敢爲
希覬敢爲蠱惑者若
皇上果執延立待嫡爲綱常則
累朝列聖不踰年而冊立庶子豈皆不明於

綱常之正嫡庶之分者乎臣料嘵嘵小臣
必又以此爲反覆之端而其說愈長處之
愈不服矣至於
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傳此自來所未前
聞
皇上縱欲少緩
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
豫教之禮此則事在不疑必當
敕下禮官從條具儀

上請庶猶可以少安人心如其不然則二事施
寢衆口益譁臣力薄勢孤委實不能荷擔
泰山之重支持萬衆之口願
皇上先放臣歸再與諸臣商量別處之策臣臨
疏痛哭不知所云
奉
旨覽卿所奏具悉忠懇前有屢旨諭卿知之稍
俟二三年亦未爲遲以待嫡出非有他意奈
無端小臣誣揑疑朕以至於此深可痛恨卿

爲首臣既知朕心又何避怨亦來迫朕其孫
教還候旨行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

密奏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
受
恩臣錫爵謹具副本密
題臣蒙
皇上始終垂眷出入注思其
恩原與前後諸臣不同而臣之一心報
主自計爲

國亦何恐自同衆人存一分惜身顧名之念
前此在籍時聞同官王家屏因爭
豫教一事忤
旨臣以此凡有規諫皆不以露章而以密揭此
臣赤心苦膽天日之所鑒也既而犂少年
望影疑形肆口唾罵臣恐過歸於
上一切吞聲受之止臣爲
主受辱道路之所憐也即今患病乞骸原不敢
以去就要

君但譏者方以
冊立大計比臣於李林甫許敬宗亘古誤國
之臣臣心事既難自明揭請又不蒙
報委曲將順顧使人愈將愈遠茫無下落家屏
之早歸反留得知止不辱之名而臣之感
恩戀
主願使人愈賤愈鄙如坐塗炭豈不苦痛可哀
之甚哉惟望
皇上開天地之心憫臣千辛萬苦而來不曾幹
得一事而肮髒滿體焚灼塡胸有萬萬必
不可一朝居者
特假顏面再示腹心將臣所請或期限教一事
量准一件令臣出可見人歸可謝母亦不
枉我
皇上連年如此深知如此厚待也又有一說
皇上既爲臣等重處陳泰來妄言之輩則必使
臣有言聽計從之驗而後主張得定消受
得起若徒使諸臣受罪而臣無一事自解
則此輩又將謂
皇上與臣轉相藉口以伸其
冊立之憾臣迹愈嫌臣身愈危就使犬馬之
病可痊銜結之思未已而朝班誰復容臣
臣雖欲不負
皇上不可得也不勝窘急計窮力疾手書一字
一淚伏望
皇上哀憐造命至苦至懇

答

聖諭并請豫教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該文書官潘朝用齎捧

御札一道到閣諭元輔覽卿所奏具悉忠懇前有屢旨諭卿知之稍俟二三年亦未爲遲以待嫡出非有他意奈無端小臣誣捏疑朕以至於此深可痛恨卿爲首臣旣知朕心又何

避怨亦來迫朕其豫教還候旨行欽此伏念

臣至愚極陋仰恃

皇上千載殊遇俯自恃其一片赤心進所安闖罪當萬死而茲者復蒙

溫諭褒其忠懇許以知心有

君如此臣何怨之敢避亦何怨之足避顧惟自古忠臣事不避怨者謂身任怨而遺其君以安也若怨歸之已而君不得安甚者或疑外生疑一年深一年一日多一日使

聖心爲臣而反晦

聖德爲臣而反損則臣敢無懼乎天下抱非常之疑臣有非常之懼意

皇上必有非常之舉動可以鎭羣囂而安衆心乃今待嫡之

諭三令五申反執人之疑以破人之疑而臣之懼益甚矣然

冊立待嫡猶曰有名至於

出閣講讀原無關於待嫡事極易處而特又

已極遲臣前奉

皇上別處之諭因與同官二臣特尋此處法庶稍爲外廷解紛今并此不行而臣之懼益甚矣臣聞明主舉事必信吾心於天下而使之共知亦所以信大臣之心於天下而責之任怨今知

皇上者獨臣一人而不知

皇上者且有千萬人臣縱欲以身爲

皇上任怨亦必使身立於朝而後可以任怨也

今千萬人不惟不知
皇上而且歸咎於臣之獨知臣之身可一日立
朝乎不可一日立朝而又誰爲
皇上任怨乎譬之一身
皇上臣之腹心也使心之令僅行於臟腑而不
能行之榮衛手足之間則腹心豈有能寔
然無恙者臣以此連日疾首叫呼舉體成
病而同官二臣亦且見而哀之合詞具揭
爲臣懇

請矣然畢竟不敢以疑待
皇上不敢以難事強
皇上惟有先行豫赦再約近期爲易知易從安
上安下之別法而臣亦不敢再有他說以瀆
宸聽惟幸
皇上斷在必行與衆更始姑存至萬里歸朝之
面皮以爲將來任怨之地則臣死而生臣
辱而榮矣此係公事原非臣一人之責任
但舉臣見臣受

皇上如此之深知如此之
特眷其責臣望臣自宜加倍雖臣亦自信以勿
葸之愚必不盡格乃今臣之未到也長幼
有序不過懸隔歲之期而臣之既到也動
應怨分反致至數年之待在下則疑爲逢
君在上則疑其爲逼
主可憐辛苦絕裾而來處此左難右難之地擔
此不忠不孝之名臣不忍見
皇上之焦勞

皇上亦何忍見臣之狼狽酬
恩負
恩決在今日矣不勝激切衆懇之至除
御札尊藏外謹具
奏以
聞

備陳往事力勸
冊儲疏
本月十七日
具官臣王　等
題昨該臣等仰承
聖諭各以臆見具荅想此時
聖心洞然必以轉圜從諫臣等自可無言顧念
臣等揭中之語總不出於屢疏之言而
皇上不決之疑或更有出於尋常之外何則

冊立豫教非利于
皇長子也非利于羣臣也盖利于
皇上之身利于
皇上之
宗廟社稷也
皇上獨徘徊再三寧犯衆疑而不顧臣等已仰
知
皇上青天白日之心萬萬不如巷議之口求其
說而不得且妄爲之揣摩竊意

皇上方秉圖御極祿壽萬年或以春秋方富而
可以姑待歟抑或別有所諱忌而難於創
舉歟臣等謹捜前史撮其善敗之迹列具
如左惟
皇上垂覽焉謹按自古早立太子而早諭教者
莫如三代而享國長久之主亦惟三代爲
多如商太戊立子仲丁在位七十五年武
丁立子祖庚在位五十九年周穆王立子
繄扈在位四十八年西漢之君惟文宣最

盛而立太子最早東漢惟明帝在位久而
立太子又最早惟唐之君惡言儲嗣數
世相傳不早立太子而享年最短國祚因
之宣宗時魏謩請早建儲副使正人輔導
且言且泣終不聽長子鄆王温無寵愛第
三子夔王滋欲以爲嗣爲其非次久不建
東宮後乃以夔王屬中人王歸長等使立
之而左軍副使亓宗實竟迎立温爲太子
是爲懿宗懿宗又不立太子後來中尉劉

行深等立上少子普王儼爲太子諭四兄
而繼統有唐遂衰以至於亡盖父無成命
則諸子冀以爲利君不决策則奸臣藉以
爲功既蔑長幼之倫亦開兄弟之釁成則
偏敗敗則兩傷自古及今未有不早定儲
而異日無禍者楚共王多庶子而世子之
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一兎走於街萬
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走分未定則萬
人皆爭分已定則貪夫知止今楚多庶子

而世子不定亂自此生矣宋仁宗時羣臣
以儲位未建爲憂言者雖切而帝不允司
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説而
寂無所報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
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因
倉卒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
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始感動立太子而宋
祚安諸如此類善敗昭然
皇上試取前史虚心平氣而觀之足知

早建太子上可弭根本之慮下可貽支庶之安
以
宗社則有磐石之休以
聖躬則有喬松之壽
皇上亦何諱而不爲何苦而不决哉臣等不勝
犬馬之忠伏同
僉言與普天率土恭賀
天子萬年謹具
題以

催發閣中密奏疏
本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謹
題昨該臣與同官臣某臣某連上四揭伏候
俞旨經今數日不下伏念臣之不肖謬遇
主知每有獻納蒙
皇上批答如流未有停滯至此者且其所言原
不曾黨附衆人必主今年
冊立之說其理易明其事易處而一繫與外

廷諸疏
留中以此連日以來人心轉益洶洶抱非常之
憂與不可知之懼者其言滿廷若　則旣
爲
皇上腹心之臣亦頗知
皇上腹心之事臣之憂懼與衆人不同臣所憂
者
皇上耳煩於言心煩於慮有鬱而不得解有怒
而不得伸或至精神結滯寢飯失調此臣
之所爲
皇上憂也臣所懼者
皇上方踟躕却顧以待人心之定而人心久之
不定或至美反成過信復變疑使匹夫小
人得睥睨
宮禁之事游談橫議得把握
朝廷之權此臣之所爲
皇上懼也臣今進難見
皇上之面退難捍衆人之口如父母疾而子不

能操藥父母怒而子不能操箠臣身何惜
臣心何安爲此日夜傾耳聦目以候
德音之下雖譴責交至不敢言若疾病支離不
敢言困七十九歲老母委頓近
京百里之內不敢言私箇有
皇上賜衣不敢服櫝有
皇上賜金不敢用考滿過期而不敢報餘忠欲
獻而不敢陳誠自念數千里衝寒茹苦而
來於此不用其誠更於何處用誠於此不

得其言更有何事可言此臣之所以欽恣乎
天歸裴已東而猶戀戀於一日之在
朝以冀望
覓愉之色冀承
磬欬之音者臣之誠懇天地所憐亦幸
皇上三思始終
召臣之意爲何臣亟馳赴
召之意爲何

亟擇愚言
俯垂批答或確訂明年之期或先頒出閣之
諭使羣疑稍解
朝聽不諱
皇上歎然舉萬年之觴而小臣亦自慶都兪一
堂之會矣臣不勝企悚迫切之至

擬進東征
勅諭疏

本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等近日連接遼東征倭之報雖喜再
戰大捷漸逼王京然我軍死傷亦自不少
仍聞王京近城之地松林茂密馬不得馳
行水田低窪人不得用武賊以疫癘盛行
粮艸不繼客兵未集薪賊轉增大有可慮

憂慮臣等昨得經畧侍郎宋應昌謂目前
勢難長驅已成持久待時之局萬一師老
財匱軍心動搖恐他變因之而生東虜伺
隙而動是代爲朝鮮受兵而內地無安迹
之日也臣等竊爲此懼因思大兵既發難
便撤回惟有添兵增餉以壯士氣布
德施惠以安人心庶外可令倭虜伐謀內可令
將帥鼓勇謹僭擬傳帖二道一
諭東征將士一

原缺第十七葉

諭戶兵二部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
皇帝勑諭東征將士頃者倭奴猖獗攻陷朝鮮
朕逖推東人徯后之思邇切內地震鄰之虞
肆彰天討授鉞徃征賴爾等將士齊心用力
不避艱險先收平壤再捷開城朕深嘉爾等
之功所望尅日蕩平大加陞賞茲聞天時漸
熱水潦不收賊衆尚多城守方固重念爾等
懸軍深入急難全勝飢寒暴露疾病死傷勢

所不勉朕用是痛心流涕臥不安寢已令所
司亟發銀十五萬兩賞赴軍前從宜犒賞優
卹仍一面行山東等處召商糴粟方舟而下
一面行浙江等處徵兵選將分道而前務從
爾等財力有餘得以安心戰守早夷大憝永
靖邊疆爾等尚亦宜體朕遠懷勉圖報稱垂
功名於竹帛流福胙於子孫欽哉故諭
諭戶兵二部目今倭賊大衆占據朝鮮與遼東
接壤朕以門庭切近之憂命將出師勢非得

引疾乞休疏
本年三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愚忠未效宿疾已纏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以保餘年事臣今年六十歲精
消骨立已非向用之時而臣母年七十九
歲口寒膝攣更抱垂危之疾秪緣
聖恩深重
嚴召頻蕃不得已抑情扶病母子分道而來今

入
朝五十日矣日夜延其首而望庶幾未得見
母且先得見
上
國計無補身計尚得苟安乃迫日以來積誠
既阻於
面陳累疏又未蒙
報答
上之責臣則曰何故迫

主下之責臣則曰何故阿
君夫阿則不迫迫則不阿而臣不幸兩受其名
何以自安曩臣寄疏中首以大臣入告嘉
謨出歸后德爲言區區之誠以爲不自明
乃能明
主先將順乃能臣救而衛疏道左竟使
主德與臣忠兩晦法言與巽語俱窮又何以自
安方今天下事種種可憂孰非臣等腹心
之職所當料理而目前大本大原最先最
急之務已屬支離則不惟身之不能自安
而其究不敢可否一事進退一人誤
國家誤
社稷咎將誰任此臣之所以日坐針氈夜徬徨
枕前憂
寵而後憂罪者也臣素有頭眩怔忡脾虛嘔痛
之疾至是俱發會臣母至而不入
京同官見臣狼狽涕洟之狀勸其且迎母入
稍慰目前今臣母入矣而臣病益甚蓋頗

憂非倉卒可遣心病非藥餌可醫惟有解
官一去使此身幸有逃責之所而後可及
治病耳伏望
皇上察臣言之無用則不必用其身憐臣志之
不終則不必終其任
俯遂所請即令致仕回籍以終母子餘年臣雖
負
恩不久誤
國庶亦可藉口知止之義而永全
皇上造命之仁矣臣不勝流涕懇祈之切謹具
奏以
聞
初九日得
旨卿奉母赴召遠來足見愛君爲國至意國家
多事全藉卿殫忠竭謀匡扶佐理偶疾不妨
暫時調攝痊可即進閣辦事吏部知道

分解吏部事情疏

本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謹

題爲目掌

發下吏部回話本該文書官劉宜口傳

聖旨這回話本道不認罪明是吏部專權堂上官罰俸二个月該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虞淳熙等都着革職閑住劉道隆既論劾如何含糊不指名也罰俸二个月欽此臣等因見

言出該科事關

聖斷臣吏部原覆拾遺之疏不動一人委屬欠妥

皇上所疑據理未嘗不正以此合遵照依

傳旨票擬既而細訪外論今年考察係郎中趙南星專管雖意見可否之間時與臺省有異而執法之公任事之勇恐亦不避請託不行則南星以此自信臣等亦可以信南星者特其抑揚太過情或可原至於本部堂上官則以事在該司不代爲之認罪亦或其體統當然而不可深罪也今幸本未

發下倘

聖意尚在踟躕不妨從輕處分量爲罰俸以全吏部之體其罰俸多寡一憑

聖裁所據虞淳熙等在該科以爲當去在本部以爲當留臣等竊謂議當從衆理貴折中合無將虞淳熙楊于庭降調外任以從公論表黃仍候征倭事畢議處伏乞

聖明一併裁斷施行

謝賜豬羊粥米疏

本月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十一日欽蒙

聖恩以臣病患

特遣

御前牌子李虎

頒賜臣鮮豬一口鮮羊一羫甜醬瓜茄一罈白

米二石酒十瓶臣謹於私第恭設香案拔

拔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猥

闕方新沉痾再劇所不敢冒乞短假而即請

長休者蓋心懸於負

國志決於引身而不欲援病者在告之例以

干

聖主推食之恩也乃茲

温綍方頒

天烹滸厚玉粒備苾芬之秋金樂兼毛鬣之牲

而重以

中使親臨光于蓬蓽臣捧薪不任之弱體驚

寵未定之殘魂至此愈增其肩越矣顧惟

聖念惓惓若此不過欲臣之早出而臣亦豈不

願亟勉加餐以圖萬一之報所愧愚忠未

效世責日加徒叨醉酒飽德之

恩而不能效和羹作醴之用雖有移孝爲忠之

志而不能矢難進易退之操誠恐愁病益

深而報

恍不能

主終於無日耳臣不勝激切感戴之至緣臣伏

廷謝謹具本

奏謝以

聞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辯論閣中事體疏
本月十三日
具官臣王　等謹
奏爲閣臣權輕責重無故蒙疑乞
容解[illegible]以免辱
國[illegible]臣錫爵連日移病杜門獨有臣志臯
臣位在閣辦事區區之私秖以
大典未舉連揭未報無以謝滿朝之公論爲憂
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昨者見禮部郎中

陳泰來有疏論考功趙南星之得罪疑臣
等主使言官擅票
嚴旨臣等一見其揭相與駭歎以爲内[illegible]大都
之中
聖主獨斷之事在内則有文書官往來之傳
命在外則有會極門出入之記籍而小臣妄生
議論如此此出於不知何足與辨繼而通
政魏允貞少卿曾乾亨等交章論及亦謂
臣等有憾於吏部虛傳

上怒乘機處之乃知悠悠之說入人已深而臣
等閉門默坐難逃意外之災剖血自明徒
爲妬婦之口所恃者
天語之傳行
硃筆之改定
皇上自能爲臣等證明可以無辨也而趙南星
見在臣等曾否干預考察一人可問而知
惟九卿拾遺例該閣臣竟自票處而臣錫
爵自以新至領事恐見聞未的反一一問

於南星南星謂李尚思當留則留之謂余
懋學張檟當去則去之此南星本心亦自
明可以無辨也當吏部回話本下臣等
以南星材器可惜且所坐之罪小又爲之
具揭救解文書官劉宣云
聖旨已發今劉宣亦見在可以無辨也顧臣等
竊因是而有慨焉閣臣之職要在承行
上命調變衆心先年偶有一二招權作威把持
六卿臺諫者則人滿私門家頌盛德今臣

等勢從其弊盡歸公議於外廷權輕於毛
羽而責反重於丘山善不敢自歸而過又
不容其分辨然則爲閣臣者昔何以易今
何以難人之論閣臣者昔何以恕今何以
嚴此其故可知而人心世道亦可槩見已
即如南星之事見有
聖明臨之在上憑何證據乃反以援救爲排擠
甚而顏文選之疏初未
發票亦謂臣等所擬

皇上試觀如此當面是非忽成說夢而況於曖
昧疑難之事乎如此部屬處分且成疑網
而況於軍國重大之務乎閣臣冤苦至是
爲極臣等雖有報
國之心而舉頭觸穽咫步如漆萬萬無一事
可爲矣見今臣錫爵雖奉
溫旨勉留然愁疾轉深勢必不能復出臣志皐
臣位理亦當聞言待罪自今日上疏之後
亦不敢擅便進閣以目貪權固

寵之嫌伏望
聖明憫臣等當事之至難受冤之至苦
特容解職避賢以免辱
國庶臣等心事不明於今日必明於去後而
一時紛紛議論諸臣齒少者漸以長位卑
者漸以尊亦會有身當事任而思臣等今
日之難者臣等不勝懇
恩哀切之至
奉

旨這等明白事情群小當朕面前輒敢胡言亂
扯可見朝臣結黨亂政非止一端卿等朕股肱
大臣爲國受誣乃任事任怨之所致朕固人
言愈深信托既不必辨又何以避賢爲請宜
出輔佐化理主張國事毋得畏阻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本月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今日該臣等乞休疏下奉

聖旨這等明白事情群小當朕面前輒敢胡言亂扯可見朝臣結黨亂政非止一端卿等股肱大臣爲國受誣乃任事任怨之所致朕因

人言愈深信托既不必辨又何以避賢爲請宜出輔佐化理主張國事毋得畏阻吏部知道欽此又該鴻臚寺卿張倲等齎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臣私第宣讀

聖諭卿等同賁協恭忠誠體國深契朕心近來士風澆薄變態多端群小窺探朕意故來藉口肆謀造誣攻激卿等朕春偶疾暫時靜攝正賴卿等挽回世道以正人心若復辭讓求退則國事愈淆政本愈亂豈朕倚注之意着

鴻臚寺宣示朕意亟入閣任事用副朕懷故

諭欽此除臣等各於香案前叩頭謝

恩訖臣志皐臣位隨趨入閣辦事另本陳謝外

臣錫爵見在移病奉

旨調理未克旅進班行有孤

注眷不勝惶悚臣等竊伏惟

皇上明同日月威並雷霆昨者處分吏部之事

斷自

聖衷親改硃票以常理言之本無可疑而外廷

紛紛如此其說有二一者不知

禁中之事而隨衆傳訛遂以爲眞二者雖知

臣等之心而故意激發使之必救然亦近來人情貴耳賤目貴少賤長之常而未必其有窺伺朋黨傾害臣等之心也區區所

望但得

皇上片言發中自然明白而不意仰煩

聖心爲之垂注鄭重灑翰淋漓至此既據實剖斷

於臣等所言之中又觸類推廣於臣等所

言之外且從容談笑不罪言者又得古帝

王敬而不怒無忿疾於頑之意此蓋由

皇上以天聰天明之德而秉勿疑勿貳之心於

咄嗟獨斷之中而得鎮靜群嚚之體即

聖諭所稱挽回世道以正人心總不出

皇上範圍之內而臣等又何容仰贊萬一矣乃

臣顧自惟今日靦面寃誣之事雖仰恃

聖明在上爲之作主而反之身心之間亦必有

衾影内愧瓜李生嫌而不足取信於人者

必不敢以一時遭際之幸而遂忘修省亦

必不敢因衆言疑謗之多而爲之引决獨

苦憂疾纏綿精神耗竭心欲奮而力不加

身徒捐而

國無補終始成全不無有望於

天高地厚之恩耳臣不勝流涕感

恩之至所有原奉

御札已付同官二臣尊藏閣中謹具

奏以

聞

奉

旨覽卿奏謝朕已知道了但國事人心正賴卿

調劑轉移肅清世道宜即進閣辦事以慰朕

惓惓殷望之意吏部知道

論救重處諸臣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爲目蒙

發下禮部郎中陳泰來等本奉

聖旨陳泰來這厮前者屢屢恣肆狂悖因未責

處心懷疑懼故逞刁惡欺君比於幼年將朕

獨斷處分佯作不知誣賴輔臣顯然亂政惑

衆好生可惡本當拿問姑着從輕降極邊雜

職賈巖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張納陛朋謀

結黨淆亂政體都着降三級調外任俱不許

朦朧推陞吏部知道欽此臣等伏惟

皇上躬五帝聖神之資覽維辟威福之柄而上

問察不遺於微賤矜容每逮於狂愚百官

萬民無不感仰昨者諸臣所爭吏部之事

蒙

將臣等揭疏片言剖斷是非了然譬之霹靂一

聲幽潛震動太陽一照陰曀廓淸妄言諸

臣自將汗顏禁口之不暇臣等方快覩

聖人不怒之威而行且與諸臣共歸無諍之門

矣乃今

嚴旨再下赫然將陳泰來等或從遠謫或從重

降則臣等竊有所未安以爲

皇上處明諸臣處暗之不能窺明如隔垣而

視其地限之而可以情恕也

皇上至聖諸臣至愚愚之不能料聖如以夢爲

覺其識限之而可以量容也况今言路盛

開留芜畢效諸臣前此盖有明犯忌諱直

忓

乘輿者而

皇上且一切納之海涵天覆之中矣何至今日

反爲吏部一事之忤臣等二三人之誣而

重以煩

雷霆不測之怒乎且臣等觀陳泰來等皆新進

少年不諳大體耳雖妄聞言雖無當而其

意固望

皇上之攬權獨斷也其詞因以閣臣朋黨爲名
也今身反被侵權結黨之名紛紛得譴逐
而去其勢將愈激而愈不平人持一是非
家立一門戶恐
皇上不勝其怒而臣等不勝其爭矣伏望
皇上少霽盛怒賜之輕處或將諸臣從輕罰治
以爲道聽途說者之戒庶
天威不褻於小臣而
聖德彌光於翕受矣見今

成命也下本不敢再有煩瀆但事關臣等而上
累
聖躬爲之發怒動火下令廷臣爲之懼罪諱言
臣等實不勝惶怖慚悚之至爲此具
題以
聞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一

引疾乞休再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臣力盡心孤再乞骸骨還鄉以全始
終
恩造事昨該臣以病乞休又因人言與同官臣
志皐臣位合疏求退陛續奉
聖旨諭以暫時調理勉其亟入任事且爲之暴
明誣枉披寫情愫而爲之調劑轉移肅淸
世道之責臣孝不曾參而信逾於投杼出

非傳說而託重於調羹有
君如此眞百身可許萬嫌不避之時而區區疾
病口舌非所遑恤亦非所宜言矣但口舌
在人尚可恃
聖明之作主爲逃責寡過之地若疾病在身則
必待精神寧固而後籌策得攄其忠氣血
充業而後驅馳得盡其力乃臣邇日以來
不惟頭眩腦痛日加困劣而重以疑怪難

明之證方書所不載者每一倓寐半刻之
閒則寤顫驚呼至於數四床榻爲之動搖
僮伴無不聞見雖醫官易大艮用大劑附
子扶陽之藥投之終不能止也此蓋由臣
一向觸滿困苦失計危疑以致精神不復
守舍血氣不能充體念雖有欲攄之忠欲
盡之力而宰物者已錮之矣况今時事可
憂正多外有東西戰守之機宜內有甲乙
異同之議論上有空虛難處之

國計下有愁苦易動之人心凡皆非病臣所
容假息肘埋者然此猶可諉之用人行政
各有司存至於
丹扆箴規之論
青蒲涕泣之言而身隔
九閽病餘一息竟無絲剖心血以報所
天按殷歎而揚
休命則寄匆輔理之謂何而臣痰癃疾痛中又
豈堪此負乘之憂曠官之懼也即今母病
久瘵且見臣憂亦憂見臣懼亦懼以旦暮
難保之命而當此風波叵測之時臣則已
矣其如母何伏望
皇上察臣一身在事原無重輕憫臣二命相依
實同生死
特賜骸骨還鄉養母以全終始造命之
恩臣無任懇激祈望之至
奉
旨大臣謀國當權重輕據卿所奏既云外有東

西戰守之機宜又何慮內有甲乙異同之議
論卿當爲國任怨任勞朕心自有主斷豈可
托疾求去宜即進閣辦事不必再有所辭吏
部知道

請釋久縶罪臣疏

本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刑部議覆雲南撫按官勘報李材功罪疏另揭送閣臣等再四叅詳竊以爲據此一疏則材之罪功原不可謂不虛而

皇上之罪材原不可謂不當但恨前此救材諸臣不覈實事不持平心而但以人品學問爲功伐以風聞影響爲斷案宜乎其說之愈長而愈激愈忤且愈重材罪也若臣等

今日之論則不然夫

皇上所以怒材者爲其欺冒也而欺冒不同有實敗而掩之爲功有無功而傷之爲有亦有功在人而攘之於已者此其欺冒乃全虛不實之事不妨法外加嚴懲一儆百今據李材原勘之疏觀之當孟養告急時材實曾遣兵助戰獲有金沙之捷既而孟養進貢夷文又明稱

天朝賞發天兵則此舉既不可謂之無功而其功又不可謂不出於材矣至於多報首級不過就有功之中以寡作多而未嘗以敗爲勝以無爲有也又不過據將官之報失加查覈輕爲人叙功而未嘗自以爲功也此其虛冒乃實多虛少之事律以周官八議之條正在所可議者矧材禁錮數年母死不及視飯含家破無人給饘粥顛連困苦亦云備嘗

皇上既爲之哀憫行勘一番而該曹又爲之折中平議以覆臣等竊以爲連年諸司之激論俱不足憑止憑此一勘一覆而材之罪不掩功法不蔽律可槩見已臣等適又見雲南撫鎭等官交報稱緬賊內犯勢甚猖獗此項賊情原係材昔年料理之事今當緊急用兵正宜大明公道少弛文法以作邊臣任事之氣則久縶如材者不惟爲材可惜而爲地方亦可惜也此臣等最乎之

論原不爭材無罪但望
皇上於罪中原情或爲民或充軍使萬里馳驅之舊臣數年縲絏之餘命獲保首領以沒
亦見
皇上慈悲放生無量功德耳臣等不勝企望之
至

引疾乞休三疏

本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三乞
天恩早遣無用病臣以延餘命以免曠官事昨
該臣以病再疏乞休奉
聖旨大臣謀國當權重輕據卿所奏既云外有東西戰守之機宜又何慮内有甲乙異同之議論卿當爲國任怨任勞朕心自有主斷豈可托疾求去宜即進閣辦事不必再有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奉
旨之後隨該同官二臣到臣榻前諭以
皇情注眷惓惓如此時事雖難身疾雖困不可不強扶一出以待從容望見
天顏之後少吐赤忠求去未晚臣亦涕泣自傷以爲臣於國家如匹皂之在江湖而
皇上之倚臣如狂瀾之須底柱昔孟氏於齊王邂逅爲君臣耳非有積素累舊握手臥内

之親也尚以師命不敢請去今臣特逵遇
知兩自田間敦召託在心脊業已感激自奮數
千里奔
命而來顧當此三陲告警之時
九重旰食之日乃堅臥不出屢博
溫綸既負
君父之大恩亦犯聖賢之名教苟非木石胡能
忍心但古語有之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
仁君不畜無用之臣臣之今日可謂無用

矣精誠不足以動
天地謀猷不足以安
國家風釆不足以肅朝端吐握不足以羅時
彥即使神完氣固尚可驅馳不過靦顏以
點
禁門數尺之地而已而況頭風痛楚心氣怔
忡且一日加倦於一日今天時荏苒入夏
而臣絮帽裹頭重纊灼體尚不免寒顫奄
奄之息其餘幾何若復隱忍冒昧綴空
於
朝請廩日給於大官則鬼神亦將厭之而豈
但
仁君慈父無所用此殘魂假魄爲也臣知今日
多言瀆請爲負
恩然知其負而早去以避賢者即所以報
恩亦知一事未成而去有愧初心然去不以爭
事而以引疾即所以明心伏惟
聖諭令臣權國事之重輕臣亦望

皇上權恩禮之重輕留臣之身與用臣之言輕
重何如也惜臣之去與全臣之生輕重又
何如也是用稽首哀號仰丐一日之
早放以延餘命以免曠官情迫詞窮無任惶悚
隕越之至
奉
旨朕知卿忠誠再次勉留自有深意朕因新春
積火上升兩目疼痛卿可即出待朕小愈召
卿面見商量國事必然使卿安心愼毋[illegible]

還着鴻臚寺宣示朕意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本年四月初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臣今月三

上疏乞休隨奉

聖旨朕知卿忠誠再次勉留自有深意朕因新

春積火上升兩目疼痛卿可即出待朕少愈

召卿面見商量國事必然使卿安心愼毋疑

阻還着鴻臚寺宣示朕意吏部知道欽此隨

該鴻臚寺卿張棟等到臣私寓宣讀臣恭

設香案叩頭謝

恩訖臣伏惟故事諸司奏章皆次月發票又次

月批行今臣之此疏蒙

皇上即時覽隨批不由票擬此

特恩也且謬辱以忠誠之

褒明示以勉留之意旣許其

啓見商量國事仍令其安心愼毋疑阻而復
加意鄭重
欽遣多官宣示此又
特恩中之深知非但羣臣之所不敢望卽臣之
始望所不敢及也臣疲癃餘息跼蹐危衷
前此固見
聖心不白於天下委不能一飯下咽一夕安寢
今旣仰窺
皇上天日之明肝膽之信愛臣以德而不以姑

息留臣以心而不以禮貌臣復何勞怨之
敢避何身家之敢謀惟是連月正苦頭風
困劇不便
朝參仍聞
聖體方在靜調臣子之心尤當以愛
君爲重不敢遽勞
晉接更乞
天恩少寬旦夕使得從容扶羸策憊以修職業
專精屛息以奉
大對耳臣不勝感激惶悚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閣務繁重卿宜卽出
以副朕眷倚之意吏部知道

請處分銓部疏

本月十三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適蒙

發下吏部尚書孫鑨乞休本該文書官杜茂口

傳

聖問孫尚書屢次託疾是何主意臣等因此仰

見

皇上留神銓務洞察下情不敢不據實以對臣

等看得鑨之爲人朴直端凝雅有大臣風

度向蒙

恩拔擢以來恭已以聽該司虚心以從公論臣

等皆望而敬之近雖以郎中趙南星事責

及然

皇上旋降温旨既已盡忘成心而鑨亦廷見謝

恩泯無一毫形迹矣乃連日忽稱病甚

屢旨不出臣等亦心疑之既而臣錫爵造其臥

榻問其所苦乃爲考察時風寒所傷腿足

疼痛至今未愈退而質之侍郎蔡國珍郎

中劉元霖等其言如出一口由此觀之鑨

乃真病非別有主意悻悻詐託也而外廷

揣摩之見猥見臣等以趙南星之事被誣

則謂臣等必有憾於吏部而欲鑨之去又

見鑨之稱疾在南星去後則謂鑨亦有疑

於臣等而爲此求去殊不知誣臣等者原

非趙南星臣等且於南星無憾何況於鑨

鑨又何疑於臣等乃其汲汲求去之意似

專爲目前推陞大選之期既恐以疾誤事

又不敢擅自委人臣等今爲之另擬一票

將前項推陞等事暫令本部侍郎代管則

鑨自無所藉口不敢再辭矣緣係此

旨頗有處分非比泛常留用不敢擅便謹具

題

上請伏乞

聖裁酌量施行

請

召對疏

本月二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題昨臣錫爵於三月中以病乞骸蒙

皇上不即放棄許其

召見商量國事使之心安臣因自念去國二年

到京三月從未得一覲

天顏臣子之情眞有萬分不自安者今既有此

利見之機而

皇上且明示以腹心之信如覆盆照日枯木嘘

春臣誠不勝欣躍怵惕之至惟恐犬馬病

身不能一刻奮飛而至

皇上之左右也乃臣自月初扶服進閣以來初

聞

聖躬在調繼以天時乍熱不敢造次啓齒動煩

起居今已守候三旬未見消息誠恐過此清和

之月天氣一日炎於一日而臣等欲望見

淸光且一日難於一日矣外廷之目猥見臣等

默而辦事無造膝攄忠之效其隔墻獻疑

望影騰姍又一日多於一日矣雖

聖主天聰天明不出戶而見天下萬幾庶政原

無廢閣臣等辰入酉出憑章奏以白事亦

可粗宜曠瘝之愆顧今

朝綱顛倒國是混淆人各有心下爭爲政臣

等即身任百勞不能當

皇上之一出

皇上即再發千言不能及朝堂之一見蓋積玩

之勢積疑之形有必不可自下而彈壓空

言而取信者譬之太陽升而霾霧自消黃

鍾鳴而蟄蛙自息此方今挽回世道最上

一着之機

皇上不惜

聖躬之暫勞乃所以遺

宗社臣民之永逸其所係非淺鮮也至如臣錫

爵萬苦奔

命一場亦思少借
陛前尺寸之地以效愚忠之萬一而至今屏息
企踵日遠日踈耳不聆
警蹕之音目不接
起居之狀每日出閣見廷臣問及於此爲之口
縮朒而難對面忸怩而無光此亦天下之
至羞至苦而
皇上亦宜有以哀之矣爲此冐昧叩頭敢請
燕閒登對之期而臣志皐臣位亦願旅進

軒墀共覲
岡陵萬年之壽伏惟
俯賜允俞臣等不勝幸甚天下臣民亦不勝幸
甚

一調停宗藩事情疏
本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禮部本該文書房官李浚口傳
聖諭說與禮部知道王府宗室是朝廷一家之
事况且只是空名原無耗費祿粮仍又不許
各藩援例有何大礙爭執不已如此一事不
得主張成何朝廷你每件件做了人情偏要

抗違上命以此立名是如何說欽此臣等切
惟
藩府之事
皇上連年傳旨以恩權義以義起禮即古先親
九族、周封同姓之盛心而至於就中樽節
不給全祿不爲後例又未嘗全撓有司之
法臣等向已屢次傳諭該部使之遵行但
該部所據者條例所循者職掌迹拘於避
嫌勢阻於中掣此其所以爭執不已致蒙

皇上切責而臣等亦爲之反側不安者也除一
面遵
旨再行傳示外臣等竊又惟
皇上雖無反汗而
冊典勢難久停今該部既已題定
欽依於二十六日遣官冊封而今日尚以
藩府之事不决未經開列
上請既誤日期且駭觀聽今縱使禮官就能將
順

德意不敢再爭而臣等竊以事勢度之從來
新封王子必當先行宗人府查其履歷然後
行翰林院定擬封號封號定然後次第行
各衙門鑄印造冊具袍服事緒多端必非
旦夕可辦亦必不能及四月內
各府冊封之期不如且停今年定以別年舉
行免其再行爭擾庶上不失
皇上惇倫睦族之恩而下不誤目前
傳制冊封之典臣等折衷情法調維

上下計無出於此者至如
聖諭謂該部件件做了人情偏要抗違
上命此在書生泥古太過則有之而臣等可保
其必無此不肖之心也昔人謂
君仁臣直
皇上以大度容之耳今
聖諭既傳則部疏似可慢發倘念臣等芻蕘之
言或有可採就將改期別年之意
批發施行

奉
聖旨朝廷詔令不行於臣下卿等曾見
先朝有此政體否況係親親且無大碍若以把
持之故竟不舉行朕爲何如主既卿等說今
歲已遲姑准先行各府冊封之禮明歲着預
先題請再不許故意抗違延緩誤事該部官
姑且爲卿等免究

請調養
聖躬疏
本年五月初八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文書房官潘朝用齎本到閣臣等恭
問
皇上起居伏蒙
傳諭
聖體右膀麻木不能尚袍又目痛未痊加以頭

眩臣等
戚頗在望未伸咫尺之懷疴癢關情彌切瞻依
之悃竊惟
皇上一身乃
九廟憑依百神呵護之身雖頭目微恙肢體小
違原無妨於眠食顧今仲夏天氣乍熱乍
涼其時最難調理而臣等又念
聖齡方茂氣體充盈則此時正屬喜涼惡熱之
日有如衣幘少御坐卧當風則寒氣外侵
而成臂麻積火中鬱而成目眚未可全視
之爲有餘之證而不爲加愼也伏望
順乘時令順養天和平氣怒以養元神調寒煖
以固腠理使
皇躬天保早臻勿藥之休
朝啟時臨誕受呼嵩之祝臣等備員左右亀
清蹕而覲
末光其爲榮藉其爲慶仰又當出恒情萬萬矣
不勝下誠懇切之至謹具

題恭候
萬安以
聞

奏報東事疏

本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等先接遼東巡撫趙燿塘報稱王京倭冦已陸續入境歸巢隨該兵部題

知該然臣等猶慮咸鏡道所屯淸正倭兵一枝尚持異心難保全勝昨日接得經畧宋應昌續報乃知此酋因見內外兵勢大集亦已遁歸王京咸鏡十三郡縣俱已恢復計此時羣倭必盡出無疑而朝鮮一國君臣具起死肉骨之感又不待言也一舉而

威制遠夷

恩施亡國外則免征發轉輸役久變生之慮內則省文墨議論道傍築舍之煩此蓋由我

皇上乾剛獨斷聖武布昭故能使文武同心諜力畢舉而成此非常百勝之功也臣等與陪末議伏聽凱聲謹簪手再拜以

賀切惟

皇上近雖以頭目小疾靜養

深宮而當此東西大定臣庶洽歡之日自然

精神爽快動止恬和宜以時一

御朝堂獻俘受

賀暢

威靈于萬國肅

觀聽於四夷臣等尤不勝欣躍願望之至謹具

題以

聞

定國論一政體疏

本月初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陳泰交要務以定
國論以一政體事該臣病乞骸骨伏蒙
皇上特諭勉留所有一念狗馬餘忠謹蓄以待
青蒲之對至於
國論政體所在願與大小臣工剖心滌慮以
共成蕩平正直之治者請得頌言而陳之

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
明聖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
吐氣論天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
浮太煩則亂太執則庾太深則刻就此甚
盛中亦不無大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爲臣
亦不爲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
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
輕不已而漸厭使
君父視外廷之論奏如買豎之爭言因一人而
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
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讜論亦將格
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對則爭與爭
與則黨立雖
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朝中議論
已分兩岐恐因水火之爭致成左右之袒
此以彼爲邪彼以此爲邪使天下之士智
力殫於相伺名理損於相詆即使一彼一
此一勝一負

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於兩持終
於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
臣之憂也上有所處分而下未必服則其
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
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
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爲高上以反
汗爲恥上下相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
方起而擊之以石則其躍彌高譬之石然
方出於火而即沃之以水則其壞彌速此

又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於相矯成於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即爲不平彼既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雖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覈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於此今習尚已成極重難反既不當激之過頽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勘核宜審

何者

皇上嘗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爲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於盈庭者第以莫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着事有總萃則雖盈庭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即行當止即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卓有執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白果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爲益而妄言置之不爲損則在廷議

論更患其少耳所謂題覆宜慎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爲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爲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

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於聽納之時

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於孔子之說就言論言不主必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絕踰涯之望則無所爲而言自公朝開翕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迹同心異言同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而徐簡其不賢亟暴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近來淹棄諸臣之中盖有素心馴行卓然流

俗之外者而或屢推未報或一斥不復
朝廷既不盡得眞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爲
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澄之愈濁不
若盡指前忤以次特表用之庶幾舉直而
枉自錯忘我而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
此也
朝廷用舍多憑衆劾任已則耳目不廣任衆
則毁譽易淆比年以來幾於朝無完人人
無完行言者以爲必有爾者以爲必無當

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但爲調停量處若其
事果虛則是近任僉被猶有不白之冤若
其事果實則既聞於
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黜懲不
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職率由此請
諭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
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
迹自白被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
明所謂勘核宜審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

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
人者亦敢聞於
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更始夫威福
還
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夙
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閣臣之票擬
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
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
府而事不預聞即上有所問何以爲對臣

既務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與知然
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與革大
利病當亦不妨商確就臣所見未必盡是
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必盡以徇臣執
部院所見間有未是臣等參酌事理請
旨裁決亦不必盡徇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即
休言有同異言過即休總之期於至公至
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亮爲相集衆
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

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
斯語自今以往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便當
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改之人以
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
有淺中狷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為雅量
顧今事任及身茹荼知苦竊計以為
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大臣及百執事
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佐耳目
耳目又佐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佐而身受

其病臣誠不恐以臣等之爭而使病移於
天下國家又誠不恐以天下國家之事為
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燮人情之勞
反盡委之
君父且天下有真是有真非是中有非非中有
是不講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
愈不定故臣願先自處於不講不爭之地
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
主之忠事之理亂當責之於輔臣之得失當付

之天下已有未當即當舍已以從人人有
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嘵嘵苟非有
大撓時政大惑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
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
國家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惟臣等以二三寒士
叅預政務惟藉
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藉
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星然依天而高依

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隕
與石無異若使
下隔於邃嚴
威顏邃於咫尺雖鈴閣之下即同外臣有何依
畧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
相隔上下不交伏禍隱憂難以言悉即
皇上神聖獨斷羣下莫敢窺然以此為法後世
必有受其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
司而終歲不一蒙

接遇則安得不輕宮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
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
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乘不報而
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凜凜救過不
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
皇上勤批荅以明
聖政萬分一我伏望
聖斷
平喜怒以調羣情時

御經講以圖政理而決壅蔽臣等亦得依
末光奉
隆旨以盡欵欵之愚忠若猶政事不修
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其慢惟
皇上一加意於臣言而旬月中已進有
召見一揭方俾息決報而特恐倉皇
造膝之頃不能盡所欲言是用竊取周易泰
交之義畧陳要務如此蓋主與臣交大臣
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與共
成泰道以定
國論以一政體者也臣不勝悚息顧望之至
初九日奉
聖旨覽卿奏知卿為國忠耿持論公平大有關
於時務政體係朕躬的朕已知道了其餘該
部院悉心確議着實舉行以成蕩平之治

請
定進講經書疏
本月十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先該臣等欽奉
聖諭今講官將禮記逐日進講今已進過講章
將及徧行終篇臣等看得儒行而後有冠
婚等項六義皆儀文器數之類於理道不
甚緊關講臣無可敷衍議論陳獻忠蓋者

臣等看得經書之中有詩經孝經二書皆
經先師孔子刪定詩得性情之正孝爲德
教所先以此進講庶乎博而有要可以羽
翼諸經日新
聖學伏望
皇上隨意擇講一書使臣等可以傳諭諸臣令
其接續禮記之後預撰講章
進呈以候
皇上親臨聽講不惟臣等一得之忠可以少攄

即聖經千載之遇亦有厚幸已若此外更
有
御前切要之書或儒者格言或
祖宗故事但憑
聖意所喜不拘何書皆可傳講臣等無不奉行
謹具
題恭候
聖裁

原缺第一葉

即檢原疏再加裁定可否發行又臣等昨以禮
記講章撰完請
旨接續進講別書未蒙
傳示講官無憑撰擬亦乞
聖裁早定以便遵行謹一併具
題以
聞

恭候
起居疏
本月二十二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臣等伏聞
聖體在調具揭恭問
起居自後不敢再爲煩瀆比者因見久旱得雨
天氣頓涼竊念
聖躬自入夏以來頭目肩臂時有不安揔之皆
爲火證痰證今一得涼氣自然和解此乃
天之所以陰爲調燮默示保綏不特
皇上社稷之身可占勿藥之喜而臣等託在股
肱之末亦與有徼福之緣矣顧臣等又嘗
考古人養生家言以月令冬夏二至爲陰
陽相爭之候最易損人即今節交夏至一
陰始生而天氣之乍煖乍涼忽晴忽雨如
此此正陰爭於陽之候雖我
皇上龍體純乾萬萬不爲其所侵然清心寡欲

平氣怡神以養其内節食戒飲晝動夜息
以養其外實古帝王順時保嗇之要務不
可不加之意也臣等咫尺
天顔末由瞻睹不勝羨墻戀戀之誠謹具
題恭候
萬福并效愚忠伏乞
聖慈垂鑒

答
問東事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文書官李祿口傳
聖旨問朝鮮倭寇已於四月十九日離王京如
今已過一月如何不見下落欽此臣等因
仰見
皇上身處九重而心懸萬里不以戰勝而忘憂

不以敵去而忘備古之所稱無怠無荒四
夷來王者臣等且爲今日頌矣敢不直述
所聞以對看得倭奴大衆久屯王京等處
其實欲占據朝鮮漸窺内地圖望甚遠蓄
謀甚深幸賴我
皇上獨奮乾剛大彰天討各文武將吏奉
廟堂之成算乘戰勝之餘威因而馳遣辨士説
諭歸巢仍間離其僞帥豐行長清正等於
是群倭勢窮膽破委於前月十九等日絡

繹王京而南今已行過四五百里節經巡
撫經畧等官塘報皆同而該部亦已據之
上聞矣但昨日又得一報謂倭雖已盡數發行
而在路每人徒步擔五斗之粮其行甚遲
日不勾四五十里又聞自王京至釜山半
路之間却又停止創建土城塞柵爲久居
之計不知其意何爲道遠信稀臣等無憑
臆決然大約不過三端其一則因入海無
船故暫住傍山一帶之地以便伐木造船

畢後過暑而行其二則因關白在對馬島
或尚未稟命不敢輕歸或已經稟命被其
中止皆不可知其三則又聞朝鮮人積受
荼毒欲乘此遠歸飢乏之際追襲報仇臣
等竊料倭中必有耳目因知此信所以欲
行復止立寨自防凡此皆不與中國之事
遲速進止難於取必乃臣等獨憂我兵怵
於浮議昧於大體有如見利而動亦爲朝
鮮人所爲則不惟自虧大信其曲在我抑

恐遠追窮寇全勝難期已經節次貽書經
畧阻之想此時已到彼中或可及止也緣
因
下問備細陳答以寬
聖懷再惟兵家進退每決機呼吸之間今該部
見有議撤召募南兵及處分緬夷事情皆
關係軍機緊急之務若臣等票擬未當
聖心不妨隨意轉改若別無商量乞
即賜發下以定邊計以安人心臣等職掌所關

不得不饒舌及此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

辯論科臣遷轉事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科臣遷轉一事兩疑無端太甚懇乞
聖明辯察事該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文選司郎中劉四科一本內辯
給事中許弘綱所論調科一事而疑及於
臣臣一見之與同官二臣不勝駭異嗟嘆
以爲清平世界何其夢幻疊出一至此也

臣之赤心不愧天地自可談笑勿辯然不
得不一閙
君父之前矣是吏科缺出原任文選司郎中劉
元霖見臣於朝房議欲調用許弘綱臣遽
應之曰得人得人因問何時上本元霖辭
以即日出部且待接管新郎中到彼時臣
嫌其遲趣之早推豈知有許子偉當陞也
聞前此頗文選趙南星得罪時子偉有疏
和解而臣時適在寓乞休並無揭帖送臣

臣安知子偉所言何事喜其媚已而欲用
之也既而新郎中劉四科至果用許弘綱
臣等當亦票允於是外間嘖嘖始言子偉
資次當陞吏部所以抑子偉而用弘綱之
故專爲前疏臣於是始在外索取子偉原
疏草讀之其語實兩解和平之論臣讀畢
隨即手放下亦不復經心已而許弘綱閧
知有調疏而未下即馳見臣於朝房備說
科臣不陞而調是近年亂政其氣甚盛其

詞甚激臣慰之曰吏部縱有差錯亦係公
道推賢公不感其恩則已矣而反指之爲
孟浪爲專權有如驚動
上聽此心安乎弘綱見臣言切因而語及倭臣
以爲吏部官專將此事推是閣中主張若
不挽回雖十本要上連閣中亦不得乾淨
臣只得降氣溫言謝之因問弘綱公既次
不肯受可勸張給事勉強應承以了此事
否弘綱辭以同是調官豈有已所不欲而

可以強人者言之未已而張真觀之疏又
上矣臣只得票擬下部再議以憑部中從公處
分彼一時也疑臣者乃科臣中謂其抑陛
而從調也臣因見科中有此疑乃始對都
御史李世達侍郎蔡國珍與四科稍言子
偉之無他全其體面使之自安而今日四
科之論顧又謂臣意在子偉驅使弘綱駁
之此一時也疑臣者乃部中又謂其惡調
而主陛矣臣猶記李世達先年謂臣曰方

今每遇一事必有兩片議論夫兩片議論
若事理相近猶可今一正一反極其懸絕
臣之受寃所不足恤而政體所關有不淺
者可不一爲辨証乎且臣與四科言子偉
是謂疏已上之後四科亦明對臣言此事
與閣中無與而今日却謂初受事時臣即
言之即此時日先後一轉移間而臣之心
跡變於宵壤此又可不一爲辨證乎抑臣
又記數日之前四科未到有疑於吏科調

陛之事曾向驗封司郎中顧憲成問同鄉
告假給事中侯先春可出否意謂此缺用
此人正相應而憲成荅以憂制臣爲之悵
然此豈有意在子偉也又臣近日
上泰交疏後四科來見臣即屈指鄒元標王敎
鍾羽正張棟謂當首推而四科即疏薦之
此四科亦何嘗與臣忤也今諸臣皆見在
皇上何不問四科曾否説調科之事與閣臣無
干臣與之言許子偉果否在前在後問顧

憲成臣之論及侯先春其意何爲問許弘
綱以朝房之言曾否疑臣主張吏調問子
偉以世道人心一疏臣的係何時經眼其
疏果否專爲媚臣問劉元霖以一月之前
議調許弘綱臣曾否喜動顏色急催上本
則是非眞妄了然自明使四科而誠君子
也未必不悔其言之錯而尤其聽之誤矣
緣臣既自信此心毫無愧赧不敢遽爲一
言杜門以動

上聽惟幸
聖明洞察臣處身之危當事之苦早放而曲全
之耳至於劉四科係新到銓臣料必有閣
部異同之論先入耳中且原未見
皇上近時所降專權之旨尚以爲出自臣等擅
票宜其言之不根如此此但當開之使悟
而不當處之以爲名也緣此疏係論及臣
臣等不敢擅自擬票伏乞
聖裁發下臺省各衙門與天下共評之與天下

共見之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二十九日奉
旨朕細覽卿所奏悉見光明正大有何可疑劉
四科用人市恩反被叅駁心懐恥恨妄指餙
非詆誣於卿卿旣洗心不愧於天地可自安
心料理國事愼勿介懐

謝
宣諭疏
本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昨有疏辨銓臣劉四科之言今日正
在候
旨不敢進閣乃忽奉
手札一道諭元輔朕近來因痰火之疾兩目澁

瘴右背麻痺無力朕方倚任卿贊襄密勿佐
治化理因此久缺朝政乃無端小畜借言誣
詆餙非狂逞劉四科本當重治姑看卿量從
薄罰了卿乃朕之股肱朕正切毘賴卿不必
介意勿負朕懐欽此該文書官潘朝用齎捧
到寓臣恭設香案伏讀叩頭訖伏念臣之
不覲
天顔今經兩年近者屢揭求
對而

聖諭荅以玉體在調不敢固
請隨經兩候
萬安未蒙
批示正在懸仰瞻戀間以爲
君父既當静攝之時則臣子宜盡代勞之職以
故百凡中外事體矢慎矢公調上調下庶
幾不至仰累
憂煩稍酬
恩造而銜疎誠淺竟不免劉四科之疑昨者畧

疏自明祇祈
默鑒而不圖
皇上遂爲之
細覽加意如此
手札之外又重以
手札真洞然如日月之照藹然如父子之親臣
復何心敢爲之介懷先身耻而後
國事乎第觀劉四科原疏其所執之理原無
甚差亦非抵飾但其疑臣實不是而特以

初來聞之不真思之不熟故臣惓惓以不
處爲勸耳茲奉
聖諭乃爲臣薄罰夫薄罰已非臣初請之意而
罰俸乃至於二年駭觀之甚尚可以爲薄
乎幸未
發行臣竊不揣百叩千
恩願爲臣將二年改爲二月此在
皇上一舉筆之間而内使微臣心安外使廷臣
無議伏乞

聖慈矜而許之至於部科中爭議紛紛臣竊有
私評劉四科之動氣生疑固爲輕率許弘
綱之以讓爲激亦覺矯揉揆之蕩蕩平平
之道則兩臣俱不必爾臣身在疑中正無
處法而茲奉
御批下六科公議妥貼停當之極使臣如披雲
見日既愧且喜又
手札中維稱有頭目肩背之疾而臣以
御筆之遒徙仰窺

聖體之漸安以
宸斷之周詳仰見
聖心之無逆如臣罷駑雖猥荷股肱之託而股
肱終無自運之理自今以往開誠布公言
期必踐以盡蒱目前恩仇異同之迹則臣
之力能勉之至於非力所及者惟望
皇上將息
聖躬早容
賜見然後臣之忠志得盡展而外廷之疑議始
盡釋耳臣不勝感
恩流涕激切之至
三十日奉
聖旨銓部調用自有公評卿性耿介朕豈不知
劉四科小畜故來誣詆本當重治又恐卿心
不安因此薄罰卿又來申救既這等說姑罰
俸半年卿憂恩朕躬具見忠愛朕知道了

催發章奏疏
本年六月初三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連日出閣至朝房與各部諸臣相見
兵部則催
下原覆薛繼茂條陳緬甸夷情都察院則催
下所擬史善言兄弟嫁毋情罪戶工二部則催
下議減雲南取金及浙直織造之數臣等皆皇
恐無以應之蓋此數事或係遠夷待
命急當處分或係嫁毋重情有關風化誠恐
批發少遲則有司無憑奉行奸徒因而打點其
誤事有不可言者至於兵部疏中帶有見
監犯人李材乃條陳中之一事不可因一
事而停緩各項當行之務其史善言係進
士官而所爲悖逆至此臣等業以從重擬
處如
聖意尚嫌其輕亦不妨再傳改票或徑發邊衛
充軍無所不可若此外金兩織造之數則

恩準原自
上裁量減一分即民受一分之惠臣等初不敢
以部議懇切而強
皇上以必從此尤非疑難之事固可朝上而夕
下者又部院見有覆臣錫爵泰交之疏尚
在
御前此則關係政體士風之大者緣臣等自票
已疏故擬閣部交責之詞以示同心體
國之義若

皇上以為未當亦不妨
從中隨意改批發下其覆疏中所薦鄒元標王
敎鍾羽正張棟四臣乞如部擬酌量叙用
一二明白傳示可否以稍光臣錫爵之類
面若一槩
留中則臣言為虛而外議又將以責臣矣緣係
今日議論繁多每每於
皇上留中之疏
手批之旨動輒歸咎於閣臣臣等因此不憚煩
瀆通將近日應
批緊要章奏略節事情開具
上請伏乞
聖裁即賜檢發施行謹具
題以
聞

謝釋宥繫臣疏

本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日

發下兵部所覆御史薛繼茂條陳疏蒙

將李材究宥發遣臣等一見不勝欽頌不勝欣

喜仰惟

皇上以至公之喜怒施不測之恩威向年因感

邊臣冒功之積弊不惜借李材以行法雖

一時處分特從重典而萬里行勘卒付公

評臣等已知

皇上愛惜保全之意將寓於懲創摧折之中矣

而羣臣不能將順徒事激擾使

聖人天地之心久閼於上匹夫螻蟻之命日危

於下臣等實陰痛之茲者

宸旨霈然自天而降權衡功罪之實酌量情法

之中如揭白日而照覆盆布陽春而噓枯

木以臣等傍觀之人踴躍鼓舞如此而李

材七年滯獄三木窮囚一旦得此望外之

餘生與家人父子相見其起死肉骨之感

又當何如舉

朝各邊之人聞風慕義爭願滌瑕垢而出死

力者又當何如異時書之史官傳之萬世

豈特泣罪示恩祝網垂惠而已耶至於臣

等冒昧催

下四疏同日並

發尤見

皇上以無我宅衷以不貪爲寶

命下之日天方暑而乍涼時久旱而忽雨和氣

所感不偶然也臣等服在近僚雖不敢貪

之功然目見

聖德光輝人心翕服如此亦尚能徼榮藉口於

萬一矣昔堯舜在上而都俞喜起之風至

今爲烈臣等何幸再逢其盛謹具

題恭頌以

聞

請
發銓部乞休原奏疏
本月十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月又蒙
發票吏部尚書孫鑨本乃第十次乞休臣等先
因本官稱病甚危執詞甚决已輒爲之具
揭請
旨尚未

發下至是鑨疏又
上臣等反覆其詞諄諄以保殘軀全
國體爲言且稱臥病三月以外業以住支俸
薪恐難再强而外廷紛紛因見鑨之不進
不退又疑臣等扵
上前故意勒揹使之不得早去臣等實切苦之
然大臣告休閣中無徑自票允之理茲特
封
上原本可否去留通候
聖裁傳示發行有如
皇上留鑨乞
將臣等昨日所票御史牛應元疏先將鑨之所
薦鄒元標等酌量叙錄行鑨之言則鑨庶
乎可留而臣等亦可藉口以大義責鑨矣
此又採本務實之論謹一併具
題以
聞

請處分部臣疏

本月二十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吏部侍郎蔡國珍本乃因本部

尚書孫鑨患病三月乞休十次該臣等節

次擬

旨或溫諭勉留或嚴詞責備勸令鑨之必出乃

鑨求去愈堅及今最後兩疏尚未

發下茲當六月下旬又該大選引奏之期本內

若不列鑨名則印務未經推出難以擅專

若仍列鑨名則事體原不與聞嫌於虛假

以此國珍不得已而題

請勉留庶便行事今鑨疏未

下而獨

下國珍之疏令臣等票擬臣等反覆思之甚為

難處將仍擬留用則不知鑨疾果能遽出

不誤大選否將別擬放歸又不知

聖意果能哀鑨慨賜俞允否且大臣進退不批

原疏而於他人疏中帶出亦恐故事所無

體面尤重非臣等所敢主張也茲謹將國

珍疏一併封

進以候

皇上檢出鑨疏傳定勉留之

旨發下庶部務不成久誤臣等亦可以措詞不

勝跂竦俟

命之至

賫
廟享遣代疏
本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禮部官以孟秋時享廟期恭請
聖駕親祭奉
聖旨廟享大典朕豈不欲親行對越奈近年以
來欝火成疾不時舉發用藥過多身體無力
因此朝講久鈌郊祀遣代非敢安逸自便覽

卿所奏朕知道了欽此仰惟
皇上自臨御以來仁以享
帝孝以享
親上而
色養
兩宮下而
憂勤萬姓中外臣工無不欣仰稱頌者乃比年
偶以
聖躬動火
朝講希御
郊祀代行中外臣工又無不企瞻懸戀者及茲
復當秋享之期臣等方幸曠禮肇舉得一
望
清光於咫尺而昨又奉
遣官恭代之命爲之憮然竊念
聖躬所患原係熱證而今年適當極熱之年此
月又會極熱之月臣等叨列股肱痒痾一
體自不敢更爲煩

請仰勞
聖躬而竊料
祖宗列聖與
兩宮聖母之心亦必將以顧復保愛爲重能出
體
孝思於裸獻趨蹌之外矣惟是
聖齡方茂久疾非所宜言時事多艱萬幾不容
卧理伏望
皇上加意保嗇順時節宣毋專恃藥餌而忽清

靜內養之功毋急祛大熱而忘半肝當風
之戒使
聖體早臻於全豫
天休滋至於無疆
執圭幣而禮百神
垂衣裳而朝萬國臣等不勝翹首祈望之至謹
具
題恭候
萬安以
聞

星變請
召對疏
本年七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伏自六月以來因天氣方暑
聖體未康故兩次具揭候問
起居未敢遽求
召見乃今時交秋令又值陰雨新涼論
皇上調變之常理則靜久而當動論臣子瞻依

之至願則蓄久而當通正擬齋心具揭以
請而屬者天象示變
聖心警惕不啻亟下修省之令計
皇上此時獨居宮中左右顧問之無人亦必有
穆然深念而思與臣等一見者臣等竊惟
事天以實不以文降服乘幔撤樂出次者
修省之文也君臣和德飭綱陳紀者修省
之實也見今臣等日直
內廷仰見

皇上虛懷詢察殫慮安攘其於修省之實固以
具舉惟是
朝講久曠堂陛不交往往有
天語親傳而德意不宣於下
宸翰親決而威權不制於上此君臣和德未孚
感灾召異之大有合無乘此修省之時少
賜須臾之間使臣等與百執事皆得仰覲
威顏面承
謦欬於以盡舒久鬱之人望大振積弛之
朝綱庶幾和氣可回灾祲可弭且臣等連夜
夙興仰視彗星漸近紫微垣紫微垣于象
爲君于地爲藏神布政之所天道昭昭尤
不可不深畏不可不亟圖盖臣等常聞天
地之理陽伏則陰飛正贏則邪縮在里舍
愚民尚有禳星鎮宅之法而況
皇上身係
泰階之符五行七曜所從受紀顧當此非常之
譴異而欲以尋常修省弭之此豈有響應

之理更望
視朝臨政之外慎
起居於
宮闈緩督責於左右寡嗜慾以防疾散積聚
以廣
恩于以上應紫微垣示戒
君身之象此亦
天子之厭禳也時下
聖節在邇知
皇上必當御扆臨朝誕受
萬年之祝臣等可無煩預
請祇以隱憂在念非箋札所能具陳必須咫尺瞻
顏一舒悃臆方盡區區犬馬報
主之誠手足分憂之義謹齋沐叩頭具
題以
聞

請御門宣捷疏

本月十七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禮部題稱寧夏奏捷欽天監擇定吉
期於本月十九日恭請
聖駕御門舉行宣捷受賀之禮已蒙
御批報可仰惟
皇上獨斷廟謨布昭神武麾戈内討而大憝梟

夷授鉞外攘而狂胡遜北真太平之盛事
臣庶之偉觀也乃寧夏續報捷音許久而
部臣至是始
請行祭告宣賀之禮蓋以非常破虜之功必
得
皇上親臨奏凱以示鄭重而後
國威不褻戰士知奮第前此則恐初報首功
之未真繼此又恐盛夏
御朝之不便故遲之又遲以至今日乃敢乘宗
卜吉以
請無非望
皇上之一出而已顧臣等惓惓之愚竊又謂此
舉鼓舞士氣爲小收拾人心爲大鋪張太
平爲末消弭災變爲本見今彗星示異
皇上試觀廷臣以修省建言連篇累牘有一不
及於
視朝者乎天變如此以應天之實政言之固當
出人心如此以接下之虛懷言之亦當出
而今日乘

吉典以舉曠儀藉凱聲而快利見事體更爲
精采將不惟天人之間氛祲化爲太和靜
議歸於一德而
聖躬因此動盪精神以臻
勿藥之喜臣等因此導揚
休德以逭尸素之愆唐虞喜起之盛復見於今
日矣臣等不勝企渴瞻仰之切誠恐臨期
傳免又孤衆望謹具

題豫
請以
聞
十八日文書官杜茂口傳
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懇朕正欲出與先生
每見見因數日前中於暑濕頭目眩暈心胷
煩悶身體無力但能支撐的就出見先生每
傳與先生每知之

請發
宸翰免口傳疏
本月十八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等伏奉
手札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懇朕正欲出與先
生每見見因數日前中於暑濕頭目眩暈心
胷煩悶身體無力但能支撐的就出見先生
每傳與先生每知之欽此臣等前因雨後新
凉特請
皇上臨朝受賀冀得一覩
天顏以慰犬馬戀
主之願茲聞
聖躬偶尔感暑尚在靜攝力雖未能遽出而心
實不忘下交臣等念切瞻依情深愛戴敢
不仰體
皇上謹疾之意而九日冀暑退凉生
玉體康豫自有親炙

枤光之日也臣等竊因此願有請焉臣聞天地
交則萬物生上下交則萬事成臣等謬蒙
皇上股肱心膂之託原與外廷羣臣不同必須
精神常相流通然後事務得以展布今
皇上口傳御批間常頒出然所頒者十不二三
是
上意未盡下宣也臣等露章密揭亦有敷陳然
所陳者十無六七是下情未盡
上達也臣請今後

皇上凡有宣諭更不須中官口傳願
皇上親灑宸翰隨意數行俯示臣等容臣等即
時據實條奏以候
聖裁臣等凡有所聞亦不必具章奏容臣等隨
事直陳簡明數語便達
御前望
聖斷即時信筆批出以便遵行此亦聯屬泰交
之一機也况臣等每見
皇上御筆發出捧誦欣玩

天語精當出口成章
宸翰遒勁信手稱妙中間即有塗改增竄愈益
見注思之詳審用筆之變化乃近來往往
有蠅頭細書親自揮灑而反托之内臣謄
真不惟暴殄
手札抑且朦朧獨斷使外廷之臣盡以為臣等
之潤色及左右之詐傳以致
明旨不信
朝廷益輕深可惜也竊考

先朝故事
太祖高皇帝與
世宗肅皇帝齋居決事常信筆亹亹數十百言
比時近臣即遂欵手書復奏君臣上下之
間眞若家人父子是以
宮府無壅而治化光明有由然矣方今朝事
紛紜人情觀望臣等既未得朝夕望見
天顔因感
聖諭惓惓眷念臣等之心附效愚忠如此伏望

皇上取法
祖宗成憲俯鑒下情俾心相感通道成交泰照
示信任之篤以解壅隔之疑
國家幸甚臣等幸甚因事納忠不勝仰戴懇
祈之至

請
發會推太宰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近該吏部尚書缺奉
旨多推幾員看隨該九卿科道官會推李世達
等四員請
旨點用一員今已數日尚未
發下臣等仰窺

聖意蓋欲慎重銓衡之選以肅表儀總攬黜陟
之權以防專擅不勝欽服　不勝佇仰但適
有難處之事不得不言者　稍向日該部尚
書雖缺而前有右侍郎蔡國珍署印後有
左侍郎趙用賢接管一應部務尚不憂其
廢閣乃用賢昨又為鄉人吳鎮所訐雖已
奉
旨批下該衙門例免勘覆而用賢稟性剛方必
不肯忍詢即出國珍又以交過印信必不

肯越次任事則是部推一日之未下乃部
事一日之舭閣所關係不淺也臣等實不
敢欺往時吏部用人憑其自擇未嘗一毫
干與今日吏部推吏部則其勢自當避嫌
不得不謀及臣等中間公論之去取列名
之先後似爲至公至確臣等必不敢誤
皇上而
皇上亦必不疑臣等爲此急切具題伏乞
聖裁早決施行

請處降倭疏

本年八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近該朝鮮解到降倭二十名臣等昨相約
會於射所同九卿衆官面審其情臣等毎
親問之據通官逐句傳報云倭死有十萬
是眞前被我兵在平壤等處殺去二萬餘
尚有五六萬見在釜山停住又問其何以
不去倭酋關白尚在否荅云彼衆不知只
聞關白之子已死又問何以歸降荅云彼
畏中國兵咸欲來報效求用又問其此來
諸人歸降莫爲倭奴作奸細否荅云並不
敢懷此心臣等再三研審委無別情隨與
兵部尚書石星商議今此降倭俱係壯丁
宜并前八十四名俱發送宣大薊鎮各邊
收養以備禦虜之用臣等切見自有倭變
以來有言朝鮮之救爲舍巳之田芸人之
田者有言倭本無多不足慮者有言倭三

四十萬者總之道路隔遠傳聞不的故衆
言淆亂徒惑觀聽今此沓降倭解審前來
詳問明白可見倭奴本情實欲占朝鮮以
窺中國中國兵之救朝鮮實所以自救非
得已也其倭衆之多少總不如所聞之言
要之屢敗之後其氣已衰不足爲深慮但
昨又見經略宋應昌塘報云倭將行長已
去復來隨而攻剌全羅道則夷情尚不可
測耳臣等與本兵已議行令宋應昌李提

督嚴整兵馬防扼要害儲蓄糧芻爲相持
之計彼日久乏食自然遁去務保萬全決
不敢遺
皇上東顧之憂伏望
聖心寬慰謹具
題以
聞

請處分被論部臣疏

本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近該吏部左侍郎趙用賢爲原任僉事吳
之彥之子吳鎮奏訐其離婚事情臣等以
用賢素有清望怨家之口不足以累其大
節因此汎常擬
批該衙門知道以全大臣之體既而禮科執
奏續奉

嚴旨下部院勘明臣等因
請併下用賢辨疏與之同勘以爲公論在人用
賢不妨一面任事一面聽覆而用賢顧自
以身在勘中嫌疑當避乞歸之疏至再至
三臣等亦爲反覆思之方今
朝多不决之事事多不白之疑用賢一日不
避位則部院公平之論一日不敢出也臣
等一日不勸成用賢之志則外廷庇護之
疑一日不可解也合無速決早放待其事

明而復用之此乃愛之以德所全者大臣
等輒敢主張票允仍爲具揭以
請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

星變擬進
勅諭疏
本月初五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近該
皇上以彗星示異爲之動心警惕降諭修省在
朝百官無不凜凜夙夜以承
休德者臣等猶恐四方之外各邊之遠閭閻之
疾苦有不聞於有司卒伍之怨咨有不聞

於將領而撫按官又或以
朝廷耳目之不及上下相蒙名實相混有辜
皇上畏
天保民之意敢僭擬
勅諭一道遍責內外任事之臣蓋慮先根本故
言不得不切法欲必信故令不得不詳要
欲使
皇上之精神日聯屬於天下而遠方之視聽皆
傾注於

朝廷其在臣等亦因借此爲分憂補過之助

伏乞

聖明裁定發行謹具

題以

聞

皇帝勅諭内外羣臣頃者

皇天垂戒災異洊臻孽火飛流河水横溢漕舟損於颶風禾稼傷於霪雨至於彗星之變尤屬非常朕仰承

天心仁愛且感且懼已齋居思過反已責躬兼勅大小臣工痛加修省外猶恐窮簷蔀屋之下邊方荒徼之外耳目不周軍民失所以干

天和是用痛心疾首申諭爾等朕念頻年以來各處民窮財盡雖由兵餉增加供億煩費亦多因有司官不勤撫字恣意貪漁或煩詞訟以利贖鍰或重稱收以取餘羨甚或積逋之税已蠲而復徵寛恤之旨屢下而終格以煩擾爲精釆以刻厲爲風裁狡猾者市直以文姦闒茸者偷安而苟禄凡此數條雖罪有重輕同爲民害而撫按官或偏信毀譽專任愛憎撓給鐵剌者登於薦書悃愊無華者列爲下考勤懲倒置吏治何由得清今後但以小民得所爲有司之賢否以有司得職爲撫按官之賢否其不恤民瘼無益地方者即時議處奸貪不法酷虐害民者叅奏拿問如有真心實政德惠及民者即實據舉薦以憑優異至若有災地方倍宜軫念責成司道課督守

令躬自踏勘一應蠲賑事宜作速詳議奏聞不許苟且塞責又朕往歲勅督撫官條上各邊優恤事宜今踰一年何故寂然無聞有事則動至張皇無事即不行體悉恩威並損何以使人且國家養兵原自優厚只因官不恤將將不恤兵或指借公費扣減多端或給散不時銀數短少貪將竊以爲利各兵借以爲名追惟亂源豈獨在下今後着督撫等官亟滌夙弊類立科條散銀給餉定爲時日不得

項刻那移公禮私費一切裁省不得絲毫扣
減此外如有呼噪倡亂者斷當明正典刑不
得過爲姑息其舉劾將官亦須加意體訪必
眞必公無得輕忽武弁任意顛倒使將官不
知自愛以廢軍政朕又念東征將士荷戈與
那三伏炎蒸重以陰雨直以恤小禦暴不得
不然其在朕心能無惻惻前經略所報將士
斬獲功勞已着該部記着候旋師陞賞外其
發去銀兩不知各兵果否得沾實惠日給糧

餉不知有無足用及該大兵所過地方民間
不至騷擾否穀價不至騰貴否都要着實査
勘以聞爾部院大臣各有安攘之責其益務
同心體國率屬奉公表用循良斥逐苛擧措
處兵餉計安軍民無以浮辯亂真才無以虛
文先實政務爲國家任事任怨以副朕畏
天圖治至意欽哉故諭

星變密奏疏

具官臣王　謹瀝血誠密
奏臣今日有至危至急之事爲外廷所難言
所諱言而臣不忍不言者臣連夜仰觀乾
象見彗星已入紫薇垣不知欽天監官及
左右之人曾有以象占
奏聞否臣以爲此非小災也非外災也
皇上平日以腹心信臣之謂何以安危託臣之
謂何豈有

上天譴異驚人至此而尚敢避一身之斧鉞不
爲
皇上萬萬年福壽之計乎臣聞古帝王禳彗之
法或改張新政或更用新人一切以上應
星象除穢布新爲義若彗入紫薇垣王者
之宮則其咎乃在君身君身之咎必非區
區用人行政之間所能消弭此歷代星占
載在文獻通考諸書中者鑿鑿可驗
皇上試自取而觀之其震驚恐懼當不待於臣

言矣茲欲禳除非常切身之災則必當求
莫大切身之事有可以攷觀萬國厭勝不
祥者竊惟天以
皇上爲子
皇上以
太子爲子以一家倫序而言惟此可以相當
天子之象曰帝星
太子之象曰前星以三垣方位而言惟此最
爲相近即今民間有壓災充喜之說往往

借子孫之吉祥以禳父母之凶咎早婚幼
冠不以爲嫌何況
皇上萬萬年
社稷之身日見天變赫然如此而顧可以災爲
諱愛身反出於庶民之下乎臣以此爲
皇上中夜感發而思潔齋而禱斷以爲方今禳
災第一義無過早行
冊立之典
朝廷之上有此大典章而後可以辟除大禳

宮闈之中有此大喜慶而後可以鎮壓大災
若稍遲時日舉行廷臣有言之後則臣代
主受名子代
父受福呼吸之氣豈能動天地安危之機間不
容髮惟
皇上容斷而早發之
聖躬幸甚
社稷幸甚設或以秋冬措處不及乞
先降一諭斷在明春舉行使歡聲和氣先騰於

天下則
天意亦未有不可回者顧聞
禁中方修醮事祈保
萬安請
將臣錫爵之姓名焚於
各神之前有如臣之此言不出愛
君愛
國至忠至赤之誠而苟爲妖言遊說附衆立
名

神如有靈將臣霹靂碎屍永無怨悔如其不
然亦望
皇上照依古災異策免三公事例使臣退伏失
職干和之罪亦可少爲
君父分災臣亦永無怨悔臣今方抱病喘喘而
手書此揭密封
奏上六十老人爲此將以何求不過望
皇上身安於泰山祚鞏如磐石耳伏惟
堯舜聖明何所不察請因臣言細思後宮歡愛

與身孰親世上財寶與身孰重趂此
大心仁愛之時尋爲尊生永命之計速決大疑
免貽後悔臣不勝飲血叩心危懼急切之
至臨疏涕泣不知所云

答
御札疏
具官臣王　謹復
奏頃奉
諭札諭元輔自彗星示現朕心甚憂懼驚惕前
者卿與二次輔所奏揭帖內言慎起居四事
悉見攄忠至慮昨卿又上密揭意欲以大典
爲懷解甚見卿愛君憂國之心卿之忠赤朕
豈不知且夫冊立之事本欲早行朕怒群小

煩聒疑惑故屢改移况今春有旨俟二三年
與出講一併舉行朕意已定今又發旨是又
無定言矣夫二三年亦未爲遲且星變之災
乃朕之不逮咎在朕身非卿失職卿受朕心
膂委托之重方今狡虜逆倭狂逞竊視正賴
卿運籌贊理卿可安心輔治其冊立之事還
俟旨行諭卿知之欽此臣之愚戇蒙
皇上腹心相視荅應如響且以咎歸已以忠歸
臣捧誦之餘令人仰虛懷而銜知已不覺

涕泗交下自誓此生必不敢留一毫不盡
之懷以負千載非常之遇謹俯伏百拜再
布愚忠以復夫
聖意之久定
皇上自知之臣等亦共知之乃㗊㗊羣小無端
煩聒疑惑怒之是矣然爲羣小而自輕父
天毋地
九廟社稷之身不知
天心仁愛其昭然示警者爲群小乎爲

皇上乎使星占萬一有驗果群小當之乎
皇上當之乎若以二三年舉行之旨難以驟更
爲疑則屢年之旨獨非定言歟棄舊旨而
信今旨欲以服人心而格天意難矣且
皇上之怒羣小斥之逐之彼反得借以爲名而
天之怒
皇上一不解而其危機隱憂有不可勝諱者臣
有此犬馬之誠所以不得不嘔出心肝誓
拌身命而必欲爲

皇上襃解斡旋之計保福壽於萬年也至於狡
虜狂倭憂雖叵測然其象原不應紫薇垣
防禦之事臣自當與在外諸臣儘力計處
惟臣力之所不能及而臣之身所不能代
者則不得不望
皇上自修自補耳萬千之愛爲身無不可捐萬
千之嗔爲身無不可遣有如今日本怒羣
小而將來反資羣小之口天變於上人譁
於下臣爲誤

國之首雖欲如
聖諭安心輔治而不得矣惟
皇上思之思之莫誤莫誤
聖諭到臣宅臣開臣閱無有知者幸翻然更
賜裁決勿復以
成命難改爲嫌臣不勝至忠至懇之切除
御札尊藏外謹再用手書具復以
聞

謝
賜服色疏
本月初十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今日蒙以
萬壽聖節
欽賜銀兩表裏臣以爲照常從衆蒙
恩止具連名揭謝既而檢有青紅斗牛服色二

疋緞係
初賜又係
特加臣不勝皇愧不勝感激除次日
廷謝外竊念臣猥以
深知待罪首輔上而伏蒲補袞之未效下而和
衷一德之未孚頃者會以星妖特援古災
異策免事例
上請庶幾上爲
聖主分災下爲賢路開壅而私情未遂不敢再
爲露章套辭以博
溫旨此臣之心有可憐者又臣從赴
召入京以來自慚國謀身計事事杳茫秩滿而
不敢報聞謗興而不敢爭辯
皇上前此所賜麟衣雖已命工成服尚未穿用
以爲禮有服以拜賜之文未有不見
上而先服以見人之禮此臣之心又有可憐者
乃今　舊服未褫新服洊加
前賜已優

後賜愈添在
皇上萬年大慶自無靳於
特恩而在小臣一介微躬實不勝於華綺謹一
併製服珍藏以待
陛見親謝之後乃敢微
上之福侈示羣臣不敢虛也亦不敢褻也臣無
任感
恩兢惕之切謹具
奏聞

謝以

聞得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請

萬壽節受賀疏

本月十一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年八月十七日復當我

皇上萬壽聖節之期瑞應流虹歡騰岱嶽四方

奉表之吏萬里重譯之夷其棧山凌水雲

集霧合於

闕下者不過快於

天顏之一覩耳而臣等竊伏見前兩年已連次

傳免其

傳免又必以疾爲辭此在偶然則可若歲以

爲常則使天下相傳

聖躬無一歲之不疾非所以昭大慶也在常朝

猶可若

聖節大禮盡廢則使天下相傳進賀爲虛文非

所以肅大觀也況

御殿須臾之頃於

聖躬本無甚勞而上以介
九重之福喜下以聯萬國之歡心近而慰臣庶
之瞻依遠而消反測之窺伺此臣等左右
腹心三臣所當懇
請而力勸者伏望
皇上今年預先傳定出朝
禁內起居倍加珍攝使
天光必遂於仰瞻
典命無虞於再及臣等不勝欣踴企望之至謹

具
題以
聞

請減免織造錢糧疏

本月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題昨該文書官杜茂口傳
聖旨蘇杭織造錢糧拖欠數多有司何不催徵
欽此臣等當即將該地方連歲災傷民間
困苦有司催辦不前之狀略節向杜茂口
陳令其據此回
奏猶恐未確謹再瀝危誠備訴

皇上之前臣等謹按江南財賦甲於天下相傳
國初時
太祖高皇帝因憤百姓為張士誠固守抗拒天
兵賊平之日遂將富民租簿定為糧額
本朝二百年來頭緒轉多如王府糧練兵銀之
類但有加派並無寬減連年以來雖因水
旱頻仍每下蠲緩之令而蠲租止於存留
已屬虛名緩徵併於別年反滋擾累此小
民之所以貧苦無聊痛心疾首而嗷嗷思

亂也然外亂不生則內亂或可潛弭江北
稍熟則江南尚可息肩今狡倭窺境剥膚
將及以至沿海地方無地不增兵無兵不
添餉其勢不得不取足於民而徐楊之間
方數千里滔天大水廬舍禾稼蕩然無遺
其勢又不得不取償於江南此如一絲之
繫鐘鼎一息之關性命其危且急何如者
若不及今將養取之盡錙銖有如外倭內
盜乘間而交發其巨萬供億之費更將于

何取之
朝廷雖有粟如山有金如泉一時不能救饑民
之命滿驕兵之腹其禍蓋不可勝諱者何
況今日太倉錢糧出數倍於入數如都御
史褚鈇所開更有上下極窮之會京邊交
困之秋而可不早留此孑遺之民命以爲
緩急支持之計乎
皇上未見其形請察其影撫臣朱鴻謨代劉應
麒催徵者也科臣王德完以應麒催徵爲

是者也今緩徵之疏且一上而再上矣彼
豈其任怨于始而市恩于終蓋實有萬分
不得已疾痛慘怛不得不仰而呼
天耳大抵方今國患在於民窮民窮由於財盡
其始也有司猶可以箠楚之威行於小民
撫按猶可以參罰之令行於有司今民至
困而箠楚無所加則有司之技已窮有司
窮而奉行不能前則撫按之技亦窮至於
撫按窮而

部令有格而不行則部院之技亦窮矣然漕糧
金花之類原係緊要
上供不可以窮爲辭至於蘇杭之織造江西之
磁器雲南之取金在
皇上省之如千箱之失稊米而在小民得之如
枯齒之獲再肉爲人父母又何愛一絲一
縷而不以活赤子旦夕之命也今春臣錫
爵之母北來至天津等處親見道上纍纍
賣男女之民有索銀五七分棄子而去者

臣毋爲之痛哭稍施錢周之觀近京之民如此則遠京之民可知觀賦輕之地如此則賦重之地可知又况于上有不可忽之天變下有不可緩之河工前有不可恃之昇平後有不可知之事變誠拯溺救焚事在至急浣衣毁璧未足謝民而何忍更以餘財餘力責此額外之供也且臣等又聞上供一分民費三倍民出數金害及數家天下之勢岌岌至此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痛念又今軍興費繁寧夏之師已耗去百餘萬度朝鮮功成與各處募兵造船之費又不下百餘萬聲臣束手計無所出昨者工部請御庫銀數十萬兩賑濟淮揚臣等不敢主張仍下戶部議處夫內庫久積之銀外廷猶欲請發豈有外庫額外之銀內廷尚可宣索者伏乞

皇上慨然將今歲買辦銀二十萬兩盡數傳免以救目前燃眉之急少俟盜息民安賦充費省再行斟酌取之不特挽回天和消弭國患而

皇上藏富官民之間增光恭儉之德又乘此萬萬壽稱觴之日以當萬萬人歡頌之聲眞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以惜福而更益福也

臣等無任懇切祈望之至謹具

題以

聞

再請

召對疏

萬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等昨於

萬壽聖節中揭請

皇上御朝受賀隨蒙

傳免臣等不敢復言盡以呼

萬介壽人情雖切於仰瞻而

御殿垂簾

天顏未免於隔絕此臣等所以寧惜

聖躬之勞而不強爲無益之請也乃今過節之

後倏已逾旬以

聖躬言之則燕喜多暇精神必倍於常時以天

氣言之則深秋正涼光景又不可以易得

皇上趁此萬安萬福之時不煖不寒之候一出

見臣等不爲大勞而使臣等經年企渴之

懷如赤子之得見父母覆盆之得睹天日

又使四海九州之人聞之謂

皇上玉體之康強而耐勞如此謂

皇上畏天變而憂人窮勵精勤政如此又謂

皇上四月中預訂

召對之期其令出無反如此又謂臣等果見信

於

皇上而厚與諮議政事振飭綱紀又如此道路

紛紜之疑渙然消解臣工嘵沓之口肅然

屏戢此所謂

聖人之明一出戶而見萬里

聖人之威一舉趾而綮四方者也該臣等前此

每讀

聖諭一則曰股肱二則曰心膂夫股肱無一刻

而不屬元首心膂無一息而不通呼吸則

臣等獨可一日而離

皇上之左右乎今旬月之間彗星火星金星相

繼示異又河南山東江北等處相繼告災

天下之勢騣騣乎有土崩瓦解不可收拾
之憂臣等朝夕寒心計無所出惟有藉
太陽之餘照揚
淸蹕之休聲以庶幾於彌縫補救之萬一而
聖上顧何難輟此
宮中分寸之陰借此
膝前咫尺之地不以慰臣等惓惓狗馬之懷
乎臣等度至
上前意滿口訥未必能有所陳

請但念此時
天顏之一面勝於臣等千百疏之問安
天語之一聆勝於臣等千百言之擬旨乃今日
人心世道所關不容不汲汲耳臣等不勝
懇款祈控之至

三請
召對疏
本年九月初八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臣等乘
聖節燕喜之後秋氣凉爽之初欲望對
天顏少舒積戀此心之如饑如渴具在前月二
十七日所進揭帖中伏想
聖上久已披覽知其至誠亦必默爲感動不忍

終拒矣顧今揭留
御前已至逾旬尚未蒙
批示允否臣等展轉生疑求之而不得其故如
尚以
聖躬在恙有所倦而不出則
今距半刻之勞似未妨於攝理抑或以天氣餘
暄有所待而不出則轉眼交冬之後漸已
追於沍寒又或以邊塵少緩有所恃而不
出則在外省臣之告災在內言臣之告匱

其仰煩
宵旰之憂方自此始而豈
九重深邃之日也又或以臣等職親地近謦欬
時聞不必更煩於
覲面則臣志卑臣位猶有去年獻俘一見可以
少慰若臣錫爵違遠三年往來萬里而至
今尚杳然阻望
宮墻之外肝膽將何所效面目將何所施
累朝以來豈有此隔絕之君臣也傳聞

世宗晚年群臣雖不得見
上而二三在直勲輔每一人入宮進香往往望
見
聖顏於燈光簾影之間
手書問答日夜爲常故其時朝堂之臨御雖疏
而臣下之觀瞻猶肅中禁之起居雖閟而
外廷之血脉猶通想今年老中官尚有習
見
世宗之事者

皇上試召而問之足知臣等今日之請有萬分
憂深慮遠之誠而非徒爲一身希幸于寵
之計矣大抵君臣之分雖嚴而情誼實聯
爲一體
皇上倘肯賜臣等不時一見以展家人父子之
歡則不旭可見卧内可見自不必盡拘煩
縟之禮文而臣等亦不求久望
清閒之顏色要欲使群臣百姓聞之知
皇上起居之萬福精采之一新而不敢生輕視

朝廷之心信風聞道路之口耳言雖支離意頗
忠赤臨疏不勝叩頭引領祈望之至謹具
題以
聞

議處婚姻事情疏

本月十三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日蒙

發下該部院看議趙用賢吳之彦兩家離婚事

情疏臣等已經踟躕反覆仰順

聖意發行

嚴旨訖既而思之臣等職忝樞機此等之事既

有真知灼見不妨從中主張何必更諉之

部院重煩

皇上費心臣等看得趙用賢吳之彦同鄉同年

又稱同志相善因而結爲婚姻其後兩家

乖異之故止因用賢建言爲民時曾之彦

以巡按過家相見當此之時用賢在失意

中之彦只合以親親之情加意殷勤慰其

寂寥乃偃蹇倨傲殊不爲禮此用賢所以

怨而絕之彦之婚也又其後之彦外補議

官而用賢起用當此之時之彦在失意中

用賢亦合聽從親友居間重修舊好解其

羞恨却又徑將伊女改適蔣氏此之彦所

以怨而有今日之奏也要之二臣俱有不

是用賢之失在絕婚輕易使人難堪之彦

之失在聲言不早使人難處然俱無可行

勘者該部院昨日會看之疏大略亦已得

之乃其誤在必欲重處之彦以謝用賢不

知之彦處而其說愈長且愈爲用賢之累

矣以臣等言之事有至公理無偏向今趙

女既嫁無復歸前夫之理是被告之體面

當惜也吳男未婚無反坐誣告之律是原

告之情法當平也近該兩奉

嚴旨天下之人已見

皇上惓惓重綱常維風化之心顧在部院則恐

成也議不可自爲異同在該科則原論之

人又嫌於與人異同莫若

俯從臣等折衷至公之言將用賢准令病痊叙

用之彦免其降處庶兩造俱得其平處分

出自
聖斷而勘官原奉再議之
旨亦可徑自繳回免致紛紛煩瀆矣爲此具題
上請伏乞
聖裁批發施行

請處分部院事情疏

本月十五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都御史李世達本臣等再三覩之甚難票
擬緣世達覆處趙用賢吳之彦事情奉
旨會同該科再議
宸斷赫然臣等再三爲之調解而不得只得又
上一揭直陳臣等折衷之論迹雖爲部院解紛

而其實則以將順
皇上之美意使不至於展轉費心費詞也今部
院該科執奏之疏又
上而臣等昨日之揭尚未發反發鄭材之疏使
之詳看臣等錯愕不能措一詞伏望
皇上俯賜矜裁徑從臣等所
請將吳之彦與趙用賢一併寬處則處分歸之
聖斷情法合乎至公而部院該科之疏只合
批進事情已有旨了不必再議如此則豈不服

人豈不省事外鄭材恭奏世達之疏臣等
已經遵
旨評看書生之見不通時宜且世達清望大臣
豈可使小臣摧辱至此臣等因僭擬稍加
切責雖非
聖意實系
國體弁乞
聖明俯依幸甚

擬進

勅諭

本月二十五日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昖昨者王以大兵驅倭
出境還歸舊國上表進方物來謝朕心深用
嘉悅念茲復國重事不可照常報聞今特遣
使降諭仍賜王大紅紵衣二襲綵段四表裏
以示朕惓惓為王還慰之意顧朕又惟該國
雖介居山海中傳祚最久昔在前朝未沾王
化尚能拓地守險雄視諸夷今為我朝春秋
貢獻之邦以世世憑席寵靈蓄養財力宜益
強富乃近者倭奴一入而王城不守原野暴
骨廟社為墟追思喪敗之因豈盡適然之數
或言王偷玩細娛信惑羣小不恤民命不修
軍實啓侮誨盜已非一朝而臣下未有言者
前車之覆後車可不戒哉惠徼福於爾祖之
我師戰勝之威俾王之君臣父子相保豈不
甚幸第不知王新從播越之餘歸見黍離之

故宮燒殘之丘隴與素服郊迎之士衆噬臍疾首何以爲心攻茲易轍何以爲討朕之亂王雖稱外藩然朝聘禮文之外原無煩王一兵一役今日之事止以大義發憤哀存式微固非王之所當責德於朕也大兵且撤王今自還國而治之尺寸之土朕無與焉其可更以越國救援爲常事使爾國恃之而不設備則處堂厝火行復自及猝有他變朕不能爲王謀已是用預申告戒以古人卧薪嘗膽之

義相勉其尚及今息肩外侮再展國容之時撫瘡痍招流散逺斥堠繕城隍厲甲兵實倉廩毋湛於酒色毋荒於遊盤毋偏信獨任以閼下情毋峻刑苦役以叢民怨庶幾殷憂慎恥之後先業可興大仇可雪此則朕自今存亡治亂之機在王不在朕王其戒之慎之故

諭

請處分部臣疏

本年十月初九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内有戸部郎中鄭材一本乃因本部侍郎李禎駁奏其所論婚姻之事語侵其父以此憤激爭辯固事有固然人臣進言必先自處無過之地而後可以攻人之過若小臣攘臂而攻大臣屬官彈舌而笑堂官則爲無復紀綱輕狂太甚豈可不一爲

懲處況臣等兒奉

嚴旨已將都院之疏少爲評駁從中處分此亦明示人以扶持風化之意矣若後生少年猶有未快於心則不妨和平其辭色參伍其議論以聽我

皇上持衡聽鑑引經訴律而斷之何至相與憤氣訐罵如婦人兒子之爭言乎先是臣等身在攻訐之中則私嫌有所當避故雖如

陳恭永等當面招誣而不得不力救以自
明乃今臣等身在攻訐之外則
國論又有所當持故雖知材之爲父發憤而
不得不擬處以存體爲此不敢避愆具揭
隨票
上請伏乞
聖裁可否施行

請處部院被言事情疏

本月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都御史李世達乞休本前此世
達疏已再
上臣等嘗親至其第以
聖旨留之世達感荷
天恩亦自不忍復辭乃今日又有此
請蓋因郎中鄭材楊應宿與侍郎李禎爭論婚
姻之事譊譊不休世達係主議之人義自
不能靦顏在位此臣等所以[illegible]日擬
旨重處鄭材薄處楊應宿無非欲[illegible]世達知其
無疑於
聖上得以安其位而行其志耳然就二臣論之
在鄭材則專攻世達詞更支離乃甚而忿
戾者在應宿則獨擠李禎兼成相激乃甚
而肆者以此處之微有不同要之兩疏發

則當並發留則當並留今止發輕處之疏
而不發重處之疏自
聖意而言或姑爲世達隱諱以全總臺之體自
外廷而言顧反似爲鄭材保全以形世達
之過世達雖欲出而不敢矣且臣等必欲
勉留世達之意亦自有說蓋其人操履本
端愼識見又通融處今士風不古人爭爲
政之時使之調劑羣情扶持政體必有可
觀至於李禎識雖不逮世達而誠心直道

亦世吏中之難得者故欲留世達與禎則
自當量處材與應宿此朝廷大體當然而
非臣等敢爲專擅也若
皇上果以鄭材罪薄恐處之太重使世達愈不
自安或將材與應宿一體罰治施行亦無
不可至如應宿疏中有奉承閣臣之辯臣
等反而思之此事明解吳之彥實全趙用
賢李禎雖至愚未必有疑於臣等豈應宿
之憤極而自生疑歟抑惡應宿者故以此

陷之疑網而激其怒歟大抵昔之論是非
者求其平故常置處事之人於是非之外
今之爭是非者求其勝故并入處事之人
於是非之中此蓋風靡已久臣等惟自信
其至公至平可以鎮之而不足以煩
聖聽也爲此除票擬世達疏外謹再瀝愚悃具
題以
聞伏候
勑旨

懇請
册儲疏
本月十八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等連次恭請
召見未蒙
批荅伏想
聖意無他不過爲
玉體不能耐勞而已臣子之情非有大不得已

自當以俟譴
聖躬爲重何敢再有陳瀆惟是目前
國家第一重事爲文武百官日夜翹首而望
者無過
册儲先是八月初旬中臣等伏竊聽於外廷
自該部該科而下皆預撰疏草以待
聖節過而上之臣等不勝忭悚以爲此疏欲
上豈無閒暇之日而必於
慈壽之時況歲已過半月未交冬欲趣行今年
之内則已遲欲預爲來春之計則又早人
臣建言不務感格而務爭擾未有能濟者
也爲此連夜致書九卿臺諫官令其各諭
意寮屬禁止訛傳毋得遽有所請庶朝堂
安静旣可免多指亂視之煩而時日從容
兼可伺
萬幾獨斷之隙此臣等調
上調下之苦心有萬分不得已者幸而諸臣皆
曲意見從相戒不敢先發以至於今臣等

雖亦自幸可以塞責顧今天時入冬歲功
將暮正當預備來春之
典册以慰久鬱之人情若
皇上默無消息臣等又不先行容請則滿朝之
人又將有搖筆鼓舌呼朋引類而爭者矣
夫人主至尊雖無畏于小臣然度衆言淆
亂之中事勢極窮之際有説以禁其口有
處以塞其望則
皇上可以省氣而臣等亦可以擔當今

皇長子明年便交十三歲冠婚之期且迫除
冊立豫教之外更有何說更有何處將使人
愈不信
皇上之言愈不測
皇上之心夫
聖心至於使人不測
天言至於使人不信而臣等詘訥之辭輕微之
力又何恃而復能屹立風波矛盾之中為
皇上解棼禦侮之助也興言至此追思春間擬

擬之狀可為寒心伏望
皇上一察邇言承惟
大計趣早斷然
降諭斷在明春舉行使和氣旁感上而氛祲化
為太和下而爭訟融為喜起
社稷幸甚
聖躬幸甚臣等不勝腹心耿耿之切謹具
題以
聞

救解銓部推官件
旨疏
本月二十二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蒙
發下吏部推補為民給事中張棟疏欽奉
御批張棟等有旨不許擅自推用你部如何屢
次借言抗旨市恩
皇祖朝敢有如此好生可惡堂上官姑罰俸二

個月該司官都着降雜職調外任用欽此
臣等竊惟我
皇上聖仁在宥原無終棄罪臣之心而張棟等
年力正強亦未嘗遽絕後用之路今銓臣
不量事機不查
屢旨妄擬起補原職誠為急遽無序非人臣進
言之體致觸
聖怒夫復何尤臣等事
皇上猶父母父母之所怒臣等亦怒之何敢更

爲之救解但思諸臣尚有難處之勢可原之情與尋常觸犯不同蓋先是兵科都給事中缺出止因肩下諸臣年資太淺以致議陞議調口舌紛紛今該科又缺而肩下之人又淺以此不得不議及於起廢萬一見用庶無後言此其情與勢有可原者今
皇上責之以抗旨市恩則臣等竊願以百口保恭國珍孟化鯉等皆端正謹飭之士決不負
皇上至此其所以冒昧爲此者實緣臣錫爵奏文一疏偶得
温旨發行以爲自此羌衢可以洞開湯網可以盡縱此蓋泥
旨之過而非敢爲抗旨也又臣等今早親見銓臣責其因何草草激怒皆合詞自稱有罪因言
皇上天覆至仁海涵大度遠如沈思孝近如饒伸等亦皆拔之編氓致位通顯況張棟所

犯原非獨自建言止以官職列省臣之先公本伸救竊料
皇上威怒已霽必垂憐憫此輩
恩之過則有之然非敢爲市恩也至於
旨內借言二字臣等初不知其解旋從該科取看始知銓臣疏中果以臣錫爵原疏籍口然則
皇上所謂借言者乃借臣錫爵之言也臣當爲罪首若諸臣不蒙
恩宥則臣復何顏在列矧今大選在即若合司譴謫一空必致誤事有違
祖宗欽定之期甚爲非便臣等尤不勝悚蹐謹代爲叩頭請罪伏望
皇上免其降處重加罰俸或一年或二年以爲人臣
奏事不詳之戒庶政權在
上而恩威之用不偏矣緣係
內旨處分臣等與有調燮之責仍恐科道又有

諭救故事聒擾無已不得不預披忠悃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旨朕怒該部故違抗旨姑從輕處了且借言非
旨卿之一疏乃此輩屢屢掇拾別言市恩今
飭卿等申救堂上官已有旨了該司既降雜
職著調外任用不許朦朧陞遷吏部知道

再請
冊儲疏
本年十一月初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前於十月十八日具有揭帖懇請
皇上早斷
冊立大計以從人望以絕人言乃候
旨二十日尚未見明示可否臣等不勝惶急不
勝困苦竊惟今日之事

皇上當先辨外臣與閣臣之心所關疼熱絕不
相同夫外臣之心臣等亦非敢盡謂其非
忠也但年少心粗顧意氣而不顧事體則
有之跡踈地遠信風聞而不信肝膽則有
之就中抑或有要功市名之輩如
聖諭所云然亦必後生新進自顧來日尚長有
身可以附名有官可以酬功而後可希覬
非望於萬一耳至如臣等年皆六十七十
去後桑榆之日短矣官皆一品二品向前

榮進之途隘矣而
皇上方且萬年長御一德下交臣等將以爲名
乎則何不及今有身可託以攀附
皇上爲名將以爲功乎則何不及今有官可加
以順承
皇上爲功乃先拂
聖意現捨身榮而妄意於寂寞身後之名謬希
不貲之功此雖至愚病狂之人必不爲此
也然則臣等之心

皇上可辨而知之矣事非至要情非至枉時非
至急何苦而嘵嘵不已干斧鉞之誅哉方
今天下之勢外而倭虜內而軍民無一事
不可慮然獨恃
朝廷根本強固先收人心則枝葉可以漸理
宮闈之典冊不行
輦轂之詔旨不信人心搖搖上干天象此豈太
平之世宜有且
皇上獨不聞去年哱賊鼓衆之言乎主憂臣死

臣等每痛於心此所謂至要之事必不可
再猶豫者也臣等每見
皇上宮中決事疾如風雨未嘗不稱神頌聖以
爲莫及何獨至
宗祧大計而遲年不決如此使天下因疑
皇上未定之言而并疑
皇上久定之心本明處暗本美成魔此所謂至
枉之情必不可再含糊者也見今
聖節過後臣等東遡西阻寂然無譁者三月於

茲此本以待
皇上獨斷耳若當斷不斷仍以外廷激惱爲詞
則春中誠激而今日未嘗激也小臣有激
而臣等左右之臣未嘗激也夫不激則不
宜有惱無惱則不宜反自招激臣等誠恐
失此一機衆飢亂動其勢將有威之而必
不服諭之而必不止者此所謂至急之極
必不可再推托者也臣等爲此三者日夜
蒿目腐心焦唇苦舌所圖不過爲

宗社
聖躬萬萬年永固永康省事省惱之計而
皇上得不哀而聽之乎臣等又惟目今
聖母節近燕喜方濃查得
累朝母后故事每遇國家一大慶典加增徽號
至累十數字今
皇上臨御日久而
兩宮四字之號未有增加則趁此因情起禮用
慈成孝冊立之典尤萬萬不可緩者也臣

等義屬股肱情均休戚不得不再瀝素誠
昧死百叩頭以
請爲此具
題伏候
特旨施行
十六日得
旨昨者覽卿等二次所奏揭帖已知道了

請
聖母壽日受賀疏
本月十七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本月十九日爲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萬壽聖誕之辰其
日例該
皇上出朝以受廷臣致詞稱
賀此係

尊親大孝
上壽大禮典常不同且儀注簡省既非有
面恩奏事之煩而
御門親近又不比
正殿受朝之遠在
皇上不邁一舉趾一傳蹕之間而上以承
慈宮之底豫下以慰臣庶之積仰近以示
聖體之萬安遠以錫
聖孝於不匱大慶大美有不可勝須者況今仲

冬節氣尚未大寒此或天意有在以待
聖駕之出臣等叨直
禁廷欣逢
盛事尤不勝企心引領之切謹先期具
題以
聞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五

召對紀事

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今日蒙
皇上獨召臣錫爵至煖閣中臣叩頭致辭言臣
錫爵久離
皇上左右欽蒙
聖恩累次
差官降諭敦趣至京又蒙
欽賜銀兩服色等物
恩眷非常臣不勝感戴再叩頭
奏今日又蒙
獨賜召對臣仰見
皇上聖容充粹聖體康寧真萬萬年
宗社無疆之福臣又不勝欣喜再叩頭賀畢
上諭曰卿為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嘉悅臣對
曰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不能補報何

況區區奔走之勞
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臣又叩頭
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
皇上召臣本付托以
國家之事目今外邊諸務雖漸有頭緒苦於
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
册立一事不定生出無數疑心使
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井所以連進密
揭力勸

皇上早斷使人無詞
上曰朕意久定進早總則一般豈爲人言動搖
臣對
聖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
消息止不住胡言亂嚷臣竊痛
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決之事乎白受人這等
閒氣
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宮有生却怎麼處臣又
對這事數年之前說起猶可今
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況且自古至
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
況
皇子
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
洞悉苦心臣又奏臣今日見了
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
皇上念臣之苦三思臣言將此事作速早斷不
必待冬至之後禮部禮科再請連臣等二
三閣臣亦若不與其事者省了多少煩惱

自此之後更望
皇上時出御朝頻召臣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
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
動火臣對動火原是小疾止望
皇上清心寡欲保養
聖躬萬安以遂羣臣願見之望即如今日
聖駕一出滿朝歡呼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急
務言畢

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

召對謝
恩并懇請冊立豫教疏
本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羣臣
朝賀畢蒙
皇上獨召臣錫爵至
煖閣内面見臣叩頭祝
壽謝

恩畢蒙
聖諭慰臣爲
國辛苦奬臣忠孝兩全臣因懇請
冊立一事又蒙
皇上首肯數次仍
諭以
聖意久定憐臣苦心臣不勝悲感痛切之至念
係
聖母壽辰忍淚不下但有退而誓天願自今以

社此身寸寸之髮膚無所愛惜舉家世世
之子孫圖效犬馬耳已但臣觀
聖意雖憐臣之忠而尚未決行臣之言仍以
皇子待嫡遲速一般爲言臣復不勝悃惶不
勝慙窘緣臣與同官二臣本勸
皇上獨斷其言不可外傳而言既不傳則外廷
無所取信必將以
皇上之遲疑皆歸責於臣等之緘默臣等自當
爲

皇上甘心受之然使泛泛以不言責臣等猶可
受也臣錫爵亦泛泛以不言同二臣之責
猶可受也顧臣忝爲輔弼之首今春
皇三子並封之議
皇上獨與臣謀而中秋閣部科諸臣有言又皆
爲按壓以明
聖心之無他以聽
中旨之親決今日
煖閣召見又

皇上獨對臣言而不及二臣舉朝文武萬目所
覩是臣之一身分明引擔自肩立券待索
而
皇上亦分明對衆使之側目於臣若又寂無影
響天下之責皆歸臣而其責臣又不專以
不言矣必將曰是故文
上過展轉作說客者又必曰是陰持兩端首鼠
觀禍敗者如此則臣身爲粉碎家爲族滅
猶有餘辜而臣焉能受之謹一一具訴其

苦情而
皇上試垂憫焉先是
累朝閣臣既罷而歸則希有再入御之理臣之
不才蒙
皇上破格追召以安危屬之臣遇
主之謂何而今日第一
國計將以誰諉此其苦一矣奄奄病母交春
且滿八十而遜之萬里輿櫬而來苦之終
日面墻而臥臣負櫬之謂何而今日苦曝

微忠又不得展乃
聖諭奬臣忠孝兩全臣實自以爲忠孝兩負此
其苦二矣方春中之擾擾臣折衷調停其
間以爲事不須急緩之自定臣言自有驗
時今
皇長子春齡愈茂
聖諭亦謂其明年當長髮以時以勢豈有可再
遲之理乃
冊立以待嫡而遲而

豫教又以冊立而遲有如歲遲一歲至選婚加
冠之期而
皇長子尚爲未發之蒙付在阿保之手則古
今豈有此怪事朝野豈有此異聞耶臣此
時若爭之不得初心之謂何不惟天下不
容此誤
國之臣而
皇上亦豈容此反舌之臣此其苦三矣
皇上請查一年以來臣之密揭有幾而並不敢

外傳此謂何心豈非爲
主疼痛不欲以身受名乎至誠之謂何而悖不
得一分功効反成
皇上之過舉此其苦四矣今早
朝堂一御煖閣一
召羣臣竦觀傳頌以爲希有古之人臣賜召賜
問則立增萬倍光采而臣以
聖斷未決反愁下午出閣之後無而可以見人
無言可以支對臣受

寵之謂何而以榮爲辱至此此其苦五矣臣恭
此諸苦總爲
皇上而
皇上又未必容其且恭脫身而去然則
君臣之間相憐相護終不得令主空蒙此
殊眷空抱此赤忠空具此苦節空受此惡名何
爲也而側聞外間又有一種議論以周寵
陰謀皆歸之
皇貴妃則臣恐鄭氏舉族皆不得安所憂不

但身之不全耳已又今朝綱紊亂士論囂
訛
皇上但知聖意久定不爲人言動揺正不知久
定之事何苦受不定之疑使四方萬代稱
堂堂
天子之尊有臣而不得御有謗而不得白譬之
父母受辱孝子何忍見之臣爲此不覺痛
心疾首謹一面謝
恩一面哀懇伏望

皇上三思而俯聽之事當急處莫貽悔於將來
權當自操莫資人以口實臣不勝感
恩激寵懇迫祈籲之至謹具
題以
聞

再懇請
冊儲疏
本月二十一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臣於昨日出閣之後有禮部尚書羅萬化
等合衙門官又有吏部尚書陳有年等給
事中張貞觀等御史崔邦亮等陸續待臣
相見於朝房各問
召對之時

上有何言臣即備述
皇上憐臣爲國辛苦獎臣忠孝兩盡之言諸臣
無不舉手加額爲臣稱頌既又問臣何言
登對臣又備述叩頭謝
恩之言諸臣隨即責臣既蒙如此
特召如此
優奬何不將
冊立大事天下人心之公懇切
面奏一番臣思昨日在

上前原勸獨斷連臣等不與其事以表臣一念
爲
主之忠雖幸蒙
皇上首肯數次知其必將有處而臣若遽將
皇上已决之意告人則嫌於先事張皇非臣累
揭帖
請不敢要功之本心也若更將
皇上未決之詞告人則又恐激衆生事非臣貽
書九卿力遏多口之本心也勢在兩難只

得且以
皇長子年至十三早請
豫教一說爲解而因述
皇上明年長髮之諭姑慰衆心乃諸臣又怫然
責臣曰
皇長子長成讀書乃自然之理何消又請今
所急只在
冊立耳臣聞言愧汗默無一語而退因又伏
思人臣召對乃遇

主極榮之事其在
皇上爲下交極盛之舉而以臣疵賤薄福之人
當之顧反似從天墜下一泰山担子又重
又危又驚又窘者外則苦滿朝之迫持急
於水火而臣無言以抵對内則恐
皇上之獨斷少遲旦夕而臣無計以支吾萬不
得已
奏過
皇上權且稱病杜門一兩日不見一人以待

中旨之下事成之後臣始終若爲不聞者使群
臣百姓千萬世之頌禱皆歸於
皇上之神斷如風行雷動之不測
皇貴妃之苦請與脫簪避讐而並傳庶於小
臣善歸
君過歸己耿耿方寸之心爲無負耳緣係暫時
爲
主避名非有他意爲此不敢露章給假伏乞
聖恩情亮而曲全之臣無任苦迫哀懇之至謹

具

題以

聞

諭元輔昨日朕以聖母萬壽勉疾御門卿以來

京面朕因懇請冊立豫教之事朕已允答待

自有旨卿今又具揭奏請欲假疾數日顯不

歸功于已悉見卿忠赤愛君至意卿不必托

疾有廢政務可即出入閣分猷贊理其豫教

並冊立之事朕知道了

申明候

旨冊立本意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該臣以

冊立一事暫避要功之嫌稱病杜門蒙

皇上特降手札一道

諭元輔昨者朕以

聖母萬壽節勉疾御門卿以來京面朕因懇請

豫教冊立之事朕以允荅待自有旨卿今又

具揭奏請欲假疾數日顯不歸功於已悉見

卿忠赤愛君至意卿不必托疾有廢政務可

出入閣分猷贊理其預教並冊立之事朕

欽此該文書官滿朝用齎捧到臣私

寓臣恭設香案叩頭伏讀再叩頭謝

恩訖臣伏惟

皇上眞聖主也朝堂一御之間而首諮

宗社之大計

皇上真仁主也晉接須臾之頃而
俯鑒匹夫之微忠
皇上真英主也衆言未入之先而預定發中之
宸斷即令
札諭之語一則曰待自有旨一則曰朕知道了
雖未見十分明白而臣之意正不欲明白
使其功歸於臣也
皇上可謂善體臣心又可謂善用臣言矣然臣
又有說焉此引而未發之意

皇上知之臣知之而外廷不知也臣功不自歸
可矣而善不歸
皇上可乎
皇上爲臣成避功之美可矣而不早成
皇貴妃苦勸之義可乎況此係
國家大典非今日
降旨而明日遂可舉行者也亦非
宮中可獨行而外廷不與事者也必將於兩
三月前傳造

寶冊鹵簿及擇日具儀之類而後錢糧可以
支辦各衙門可以奉行萬一再有遲緩冉
冉歲終則諸事皆不能及而
皇上又爲空言外廷又成妄想
皇貴妃又以從中力贊之盛美而轉爲家門
不拔之危機矣大抵昔之所憂在已定而
疑於不定今之所憂在不早定而同於不
定早定則雖無一字及臣臣亦與有其榮
不早定則雖累札及臣臣且彌重其責此

臣所以今日奉
諭又喜又感又憂且懼而不敢不再竭其愚者
也萬望趣此冬至節前索性將兩事一併
傳行千停百當使書生好事之口淡然無復餘
味釋然無有他疑使臣等得以奉揚
休命宣付史局普天萬萬世從此仰頌
皇上爲今日堯舜豈不快哉至如臣者倉卒不
次之言隱約難明之旨而重蒙
皇上採擇如此褒獎如此成事之後臣區區愚忠

赤不但不敢自以爲功亦當明目張胆夬
不使外廷要功但幸
皇上假臣面皮使之可以入而見毋出而見人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耳容俟今日荅
諭謝
恩之後明早即趣進閣分猷賛理以靜聽
中旨之下臣不勝感泣銜戴之至爲此除
御札尊藏外謹叩頭具
題以

聞
諭元輔昨卿所奏朕知道了且朕覧卿累次揭
帖俱有皇貴妃字是何說彼雖屢次進勸朕
亦難允況
祖訓有后妃不許干預外事其可輙而聽信今
諭卿知之

再答
聖諭剖明原奏疏
本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該臣今日遵
諭進閣辦事隨蒙
皇上發下手札一道
諭元輔昨卿所奏朕知道了且朕覧卿累次揭
帖俱有皇貴妃字是何說彼雖屢次進勸朕

亦難允況
祖訓有后妃不許干預外事其可輙而聽信今
諭卿知之欽此臣開讀之時見有同官臣張
位在閣念係股肱一體之人不得不以示
之皆低首蹙額而不敢言吐舌相顧而不
能解夫
祖訓所謂后妃不預外事者不預外廷用人行
政之事也若
冊立乃

皇上之家事而
皇第三子則
皇貴妃之親子
皇貴妃之親子不爲之謀萬世安全之計而
又將以誰爲乎且使
皇上早定則已矣一日不早定則今與
皇長子相形者惟
皇貴妃之子天下不疑
皇貴妃而誰疑

皇貴妃不自任以爲巳責而誰責先是臣之
在家每閱抄報見諸司小臣連章累牘指
斥
皇上未嘗不及
皇貴妃豈有見人之無禮於君至此而恬不
動心默無一言者乎況臣連揭所指本出
自
皇上昔時跪請之言是
皇上明稱

皇貴妃之賢欲使臣下知之矣而今日顧反
以干預外事不輙聽信然則必欲使
皇貴妃受盡天下之憒憒忍盡天下之呶呶
然後爲不與外事而可信乎臣老且[illegible]骨
瘦如柴乃
皇上所親見區區爲
主苦辛饒舌幸蒙哀憫以爲犬馬報
恩止有此第一義而今日所奉
聖諭顧以臣稱引

皇貴妃爲疑夫
皇貴妃久侍
皇上至親至賢臣之所不敢言也而外廷之紛
紛歸慾於
皇貴妃又臣之所不忍朋也以不敢言之心
合不忍聞之心孰輕孰重且六十老臣力
捍天下之口歸功
皇貴妃
皇上反不快於心乎臣今日進閣本謀將昨

諭允答之旨稍洩於外鎮壓群情而及是不覺
萬重疑網愈錮愈牢一片熱心愈冷愈淡
臣惟有慟哭拊膺痛其負
皇上以早塡溝壑爲幸耳臣不勝情迫詞窮除
諭札密藏不敢示人外謹具
奏以
聞
二十六日奉
諭元輔昨卿所奏揭帖朕已詳覧甚見卿歸功
于上不矜不伐美意朕知道了卿可安心不
必憂疑今諭卿知

再懇
早斷大計疏
具官臣王　謹
題昨該臣累進揭帖言語雖煩猶恐描寫心
事之不盡踪跡雖密猶恐外間傳聽之易
訛蓋先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奉到
御札臣即與同官密看密藏以爲萬無一洩而
其日午後有禮部禮科合衙門官相率見
臣於私第問今早
御札內所言云何臣驚駭不能對因問諸臣何
以知之諸臣言早間在
朝天宮習儀畢後已有人飛報
御札到閣閣臣意氣之消沮顏色之窘蹙皆知
之矣臣不得已只得略與之言
皇上之意無他不過欲自顯獨斷連
皇貴妃亦不使與從中贊決之功諸臣皆且
疑且信言如此則美而又美又有何說只
恐

天語旣不外傳
宸斷又不早定公
㜿閣所奏知是何言不過爲
皇上耕成龍畢外廷之局耳臣一聞斯語毛髮
皆竪知其一手必不能遮萬目一口必不
能支萬喙矣而言安得不煩
皇上自今日而言但見臣煩言之可厭若慮及
宗社之長計慮及帷墻之隱憂慮及
祖宗列聖之至靈慮及

天變人言之可畏恐必將流涕思臣心之忠而
太息恨臣之言晚也事勢至此且不論
堯舜聖明不當爲曖昧所累而就使季世惑溺
之主真有非常動搖之意然機關如此之
危露流言如此之沸騰斷斷乎萬無有一
成者矣昔者商山之老農滕室之賤女猶
不忘家國之憂而臣幸遇
恩知職首丞弼有如坐視
皇上成年成月纏此不了之公案費此無用之

心思含垢蒙長禍唯唯而止千載之下以臣
編於李林甫許敬宗奸臣傳中豈不痛哉
豈不苦哉今長至節過矣歲且盡而春矣
太白經天數月矣人心必不能忍而言者
至矣臣縱有蘇張遊說之口而天下不信
臣矣縱有狗馬戀
主之心而天下不容臣矣爲此再披急悃萬乞
早斷以實臣支吾衆口之言以生臣毋子旦夕
之命謹具

題以
聞

再懇
早定冊立大計疏
具官臣王　謹
題昨該臣以長至節後恐流言漸起再披急
悃以求
皇上早定大計而連月未見有傳荅者臣因自
歎自疑豈其誠未至耶言不切耶夫臣之
肝膽已盡吐於
上前不敢言誠之未至也乃言之不切則有之

皇上之諭臣不云乎分猷賛理今臣千苦萬苦
分得甚猷千難萬難賛得甚理就使眞能
分猷待賛理報得甚恩而嘵嘵望
皇上詘大計以就小忠拘所愛以惜微命甚矣
其固陋不知量也臣今有說於此不言身
事而言
皇上之家事夫自古國家以不早定太子爲慮
者豈必謂如周幽晉獻之類嫌隙已成動
搖有迹而後可爲慮哉但意定而言不定
言定而分不定逡巡恍惚皆爲疑端中外
奸人望風而希旨則生諛心投間而抵隙
則生搆心分門而立黨則生爭心忌長而
貪功則生利心夫帝王舉動至於使人生
心而天下之事有不可知者矣昔漢成帝
無子立姪或者追發其宮中陰事而耿育
以爲帝意在立長故廢後宮就舘之漸不
失爲至公夫立長尚不必於親子而况有
子又何疑於立長乎後宮已就舘者尚防

其奪長之漸而
中宮未就舘者况可慮長子之位而待之乎
司馬昭之告晉惠帝謂帝未生子不可幾
幸將來而虛天緒夫未生子而待子猶以
爲非况既生子而又待子乎崔浩告魏明
帝立子以長禮之大經不必須待成人以
生履霜堅冰之漸夫未成之子猶不可待
而况
皇長子之已成者乎當宋仁宗定議立皇子

宗實已面對大臣言而韓琦慮恐有變復
乞內中批出以示不疑今
皇上爲臣言則曰允荅而爲
皇貴妃言則又曰難允夫已定者尚恐有變
而未定者又安可含糊遂止乎唐神龍初
洛水暴漲宋務光以爲自登皇極未建元
良之應宋咸平中彗星見田錫請立太子
以宗社永寧爲圖夫一災示譴猶曰可畏
況今二災並見而加以熒惑屢犯太白久

經天乎周成王之爲太子未生胎教既生
保傅自其在孩提襁褓之中則已左周而
右召咨通而及教矣況
皇長子年垂長髮漸及冠婚而尚漠然閒處
深宮不親師友曾庶人愛子之不若而天
下得無疑乎唐臣劉洎以太子日侍寢殿
不行郊迎四方齒學三讓之禮慮有後悔
夫既立之子上所愛近而臣下尚以不講
學爲憂況

皇長子名號未定定省久疏而併此區區出
講聯屬人心之機而亦廢之臣等自非神
人誰能明目張胆而敢保
聖心之必無他乎且等
皇上動引
祖訓臣因得以
祖訓明之夫
祖宗之行事皆訓也二百年來立嫡有幾立長
有幾早立有幾遲立有幾

皇上試盡取而考之是知天位與親藩不同舊
章非今日可變斷無待嫡之理矣先是臣
等曾將
皇長子始生
詔書抄搭
上覽此即
皇上自裁之事又不必遠引
祖訓也然
聖意所以久而不決者莫非以

世宗朝
二王故事爲疑臣查得
世宗晚年雖偶惑方士二龍不相見之說然當
二王加冠時使兄受弟拜而尋復斷遣
景王出封則天下翕然矣固未嘗如今日之
朦朧到底茫無剖斷也昔楚閨處女進諫
於王以太子爲龍尾夫知龍之有尾而後
成其爲龍則知二龍相妨之說爲妄斷而
行之收人心聳遠聽破窺伺之奸謀消帷

墻之隱禍舉在於此此
皇上切身之事亦臣忠於
皇上至切之言所以疾病滿身不敢遽言去而
區區復有此疏者其勢誠急其情誠可悲
也伏乞
皇上將臣所言參之前史是否關於安危治亂
之計速降
中旨萬無復疑謹具題以
聞

請
處各官爭論事情疏
本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戶部郎中楊應宿本令內臣守
票臣等再三詳看乃爲行人高攀龍申救
得罪諸臣語侵臣等而指應宿爲諂諛應
宿不平故有此疏其實攀龍所

奏皆醉夢語臣等且恃有
皇上親証可以付之一笑而應宿顧不勝憤憤
如此此又以醉夢攻醉夢矣而其詞更莽
引支離皆賍私醜鄙之事恐多出於私憤
報復亦未可據以爲眞今攀龍之疏未發
而獨發此疏又似
聖意有所左右於其間者竊謂此等靑天白日
之事當於靑天白日之下明之而天下國
家之言亦當以天下國家之心斷之臣等

爲此不敢擅便票擬仍將應宿本封進以

待

皇上檢發高攀龍原疏一併下部院該科令其明白查問以示至公在應宿則當問其閣部以何事異同吏部官壯私及高攀龍爲顧憲成所使有何的見在攀龍則當問其趙南星陳泰來等之得罪果出自臣等何人之意此乃

朝廷光明正大舉動不惟二臣無詞而亦省

議論全

國體之一端也若止信楊應宿一面之詞人情終有不服伏乞

聖明獨斷施行

謝

聖諭疏

本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臣錫爵今日又奉

手札諭元輔昨卿所奏揭帖朕已詳覽甚見卿歸功於上不矜不伐美意朕知道了卿可安心不必憂疑今諭卿知欽此臣伏惟古之稱大禹不矜不伐者謂其有功可矜而不矜

可伐而不伐也今

宮闈之事原非臣之所宜有功亦非臣之所得加功其勢自然無可矜伐者此不足爲臣之美也惟是區區赤忠爲

主之誠一年以來肝腸腐爛口舌乾盡面皮摧盡骸骨瘦盡

社稷宗廟之憂擔盡滿朝四海之謗受盡此則螻蟻雖賤其命可憐

皇上天地父母之心或不忍見其朝朝暮暮之

涕泣歳歳月月之煎熬而
早賜決斷以慰之是乃所以爲眞知臣眞眷臣
而勝於今日之
温言美奬徒使折盡餘福趣其隕越耳臣奉此
諭後謹當稍緩心腸勉供職事不敢過爲憂疑
亦決不敢遂忘憂疑盖過爲憂疑則以不
誠之心待
皇上而遂忘憂疑則又恐以不決之事累
皇上

皇上再請深思臣歸功之意謂何有如不憂不
疑者獨臣一人而畢竟使天下皆憂天下
皆疑則臣歸功一說乃是自瞞瞞人而徒
以歸
皇上之過耳臣不勝知
恩報
恩忠懇急迫之至謹具揭荅
奏以
聞

謝
允豫教分別長幼疏
本年閏十一月初一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文書官杜茂齎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閣
諭元輔前者朕以卿面見苦請豫教冊立朕已
親允況今春有旨少俟待嫡且朕不老又無
重疾既卿屢揭懇請其冊立還少俟旨行且

着於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皇長子皇
三子其齒歳相等今欲一併行出閣禮還先
後行出閣禮卿可詳[illegible]來說欽此臣今日正
以長至節後恐
中旨不出群疑又興方與同官臣志皋臣位商
量表白
聖心支吾外議之策忽奉
手諭相與盥手叩頭捧讀再四不勝欣感不勝
榮藉臣伏自惟匹夫之誠止知爲

主疹熱無他奇見可以安
社稷定危疑者乃
皇上始終哀臣之若請而特爲慨許豫教少安
人心臣之前疏所謂眞
聖主眞仁主眞英主不特臣等頌之而天下萬
世亦將頌之矣其
冊立一節不徒曰俟古而曰少俟可見俟亦
不久臣等自可計日而待本不敢再有煩
聒惟是

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以此爲詞乃似
一向遲疑之故所嫌專在於此臣不得不
一剖明之夫今日臣等之所以直吐忠臆
毫無忌諱者正謂
皇上春秋鼎盛氣體強旺且將千年千萬與天
長久而不必拘此世俗之嫌也漢文帝踐
祚之初年而其臣即曰子啓最長請建爲
太子此豈老而有重疾者乎
祖宗列聖冊立

皇子多不過數齡此亦豈爲身之老疾而遽
爲不可知之慮乎蓋趂閒趂早趂
宮中吉祥歡喜不須迴避之時故臣下可以
進言而人心亦有所維繫也幸
皇上勿以爲疑亦幸再
勿泥待嫡之言久虛儲貳之位以解衆心之
疑其
皇長子
皇三子一併出閣自

皇上而言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
之念然自外廷而觀
皇長子明年十三歲
皇三子明年九歲前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
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乃適中之
制今在
皇長子則太遲在
皇三子則又早以事體言早固勝遲而以形
迹言則以

皇長子之太遲形
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
聖心又晦矣記得臣昔年於
毓德宮並見
兩皇子時
皇長子之年正同今日
皇三子之年
皇上當其時憐
皇長子之弱而未許出閣矣則何以今日遽

信
皇三子之強而欲其早出乎且此舉本為安
人心之計有如人心更於遲早生議論而
不安一場好事更不得分曉此臣錫爵所
以不敢主張並出之議而臣志皐臣位亦
斷以為
皇三子決該少遲一二年原無妨於蒙養而
且使事有次第可以從容舉行人知
上心可以安靜不擾此必然之便計而

皇上萬無可疑者也臣錫爵草野無知蒙
皇上開心見誠既採其言又辱令之詳擬可否
不敢不竭其愚慮以求事體萬妥人心萬
安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其一應出閣典禮事關重大臣
等不敢造次議擬容俟
勑諭到部即當會同部臣考古證今及
祖宗成法
上請謹具

題回
奏以
聞
奉
諭元輔朕昨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朕之言老
疾者非疑於卿等朕思今古人心殊異義利
之心不同難以古證其勑諭卿可撰擬來看
諭卿知之

答豫敎

聖諭并擬傳諭疏

本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文書官潘朝用齎捧

皇上答諭一道到閣

諭元輔朕昨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朕之言老

疾者非疑於卿等朕思今古人心殊異義利

之心不同難以古證其勑諭卿可撰擬來看

諭卿知之欽此伏惟

皇上以天縱之聰明而不遺下問

乾元之剛徤而俯納微忠臣之感

知奮激自不待言而此

諭一傳將使天下之人皆仰之如日星奉之如

金石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祚

皇上億萬年純嘏之祥皆基於此矣至於

聖諭所謂今古人心殊異義利之心不同難以

古證大哉

皇言使臣讀之不覺攬涕交頤刺心流血夫臣

人

朝之初疏不云乎人臣建言當奉揚君美而

不可自以爲名當圖濟國事而不可自以

爲功臣之所以首爲此言者正謂人心與

古人不同而望

皇上攬權早斷以杜好名要功之口也迨後

三王並封之

旨下滿朝沸騰臣横身荷擔其間不惜千言萬

語支吾者亦謂人心與古人不同寧身自

引咎而不欲使功歸臣下也近者

饒舌激惱者亦謂人心與古人不同而

聖節冬至之後臣又苦傳諭各部司使其不得

聖斷稍先一日則省一日之窺伺也頃

天之靈昨日奉到[illegible]

聖諭欲先行出閣講學之禮而臣等僭議欲令

皇三子出閣稍遲非故抑之蓋因今春外廷

方爭並封之議以並字爲嫌今若主張並
出則與並封無異愈啟人疑此亦謂人心
與古人不同必欲明白到底爭此數年膽
臓一口之氣也向使今人與古人之心果
同則
皇上眞金自不畏烈火而臣何苦憂之如此其
深言之如此其亟哉謹遵
旨撰擬
勑諭一通下部首四句盖竊取

聖諭中不老無疾之意使人知
冊立稍遲原無他故末二句使人知長幼先
後原自分明期於將順
盛美千停百當而已伏乞
聖明即時裁定發行謹具
題以
聞擬
旨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
壯年不妨待嫡稍緩今欲於明春先行出閣
講學之禮其皇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
序即此爲定爾部裡更傳諭各衙門如勑奉
行不許又來激擾其一應禮儀着臨期酌議
來看

因言辨論升勸錄用人才疏

本月十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攄愚忠以仰裨

宸斷明公道以大服人心事近該行人高攀龍

御史徐元疏以惜才爲詞而以喜同惡異

疑臣等其責臣等甚備且甚宛而臣等一

特

皇上親口親筆爲證處之甚平淡應之甚安閑

竊料臣等心事斷然明矣既而思之自古

大臣尚有故迂其身顯爲疑事使誹在己

美在上如管仲子罕之爲者彼豈異人而

臣等獨不能爲

主分謗任怨乎且臣錫爵自入

國門以來凡數承

聖問以科臣糾舉考察而問以守令數問錢糧

而問以小官催辭而問以

王府親親而問以民間綱常風化而問此皆

發乎情止乎理義豈可盡爲

皇上之失德而臣等顧當以阿意順旨爲諱也

又如

傳處一二部司或以揣摩無據當面招虛或

以薦舉失詳因公受譴此亦無故之怒而

臣等直得焚詔補牘而爭也由此觀之臣

等何事不可分謗何事不可任怨而必欲

借

皇上親口親筆之言爲解乎顧臣亦有說於此

諸臣所重爲

國家惜才而臣之所重爲

皇上惜權方今

聖主當陽英賢布列非必廢棄皆賢而在位者

皆不肖也非必建言者皆賢而不言者皆

不肖也乃

皇上問非失問慮非失慮又如此而兩三年來

士大夫爭扼腕而思叩閽之士反唇而歎

煬灶之疑者臣知其解矣怒一人而或遷

之衆人所一人而或錮之一世又有抵觸
本輕而責之太重者有容恐在前而復旁
發于他事者部院能請不能必其下臣等
能言不能必其行諸臣求其說而不得則
爭爭之而又不得則激於是始以見逐者
爲盡君子逐之者爲盡有心而其說且支
離膠固而不可復破矣臣恭交疏中謬陳
上不勝下之說正與今日之事相應夫以
上之勢而至於不勝下豈非有所激之而

然歟臣上之所爲勢者安在也惟此恩威
兩權而其妙全在於互用使之威窮而知
恩則其感深恩窮而知威則其畏深此皆
天子自有而自用之恩不下移不必禁諸臣之
市恩也名不下操不必禁諸臣之盜名也
譬諸天然惟雨露喻時而不下則農夫始
得以桔槔之勤而分雨露之利故禁錮久
而斥逐輕此乃假臣下以市恩盜名之資
者也昔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夫獵較

非美俗也而孔子反借之以化魯漢高帝
即位初年先封雍齒夫雍齒非功
臣而高帝借之以服天下蓋以一聖勝衆
愚則其權輕以愚人爲聖人之用則其化
速以臣夫貸天子其所得少以天子貸臣
夫其所失多故古帝王厲世磨鈍往往用
心於此今諸臣久震
雷霆之威正枯魚仰沫可以用恩之時乘此時
以收群心變風俗莫有便於此者而失此

不爲此臣之所以爲
皇上惜也昨孟化鯉得罪時罵臣私寓自悔其
不從容稟
命而竟以起廢之權取必於
君父臣咨嗟歎息深有感於其言用是特疏
上聞除孫鑨李世達等遵
旨推用外以下廢謫諸臣令無
勅下吏部都察院平心甄別疏名
上請且如諸臣之中一般建言一般觸忤而其

人多有懷忠自奮肝胆無他者則當與陰
趨捷徑之士別論有柢行好修物論素許
者則當與攺粧頭面之士別論有書生悃
愊誤寄耳目於人者則當與翕訛縱橫之
士別論亦有謹逐久而懲創深練於人情
世故者則當與新進虛憍之士別論又有
言雖逆耳而所爭天下之計所守當官之
職者則又當與事不干巳鑿空絜擾之士
別論盖春中

建儲議與助教薛敷敎其詈臣最酷而臣獨
謝之近者少卿曾乾亨之首推不點聞其
亦有疑於臣志而求去臣竟留不辨而定
議留之以爲此二臣者近於古狂狷而其
也夫使
朝廷得真狂狷而用之豈不愈於得僞中行而
用之此臣私評建言之大較而該部院可
以按圖而索懸鏡而照者也奏
上之後臣不敢望

皇上一時盡起遠復原官但求隨意點用使人
依次遷轉以示無我且使恩威之權盡歸
於
上則天下誰不翕然心服懽然鼓舞而廢起之
人亦誰不相與程功見事盡剗成心以歸
於大冶鎔鑄之中而何至反遺
君父拒諫之名也至於吏部官之得罪雖不盡
由建言而事多與建言相關外間紛紛鬪
部異同之疑根實在於此此如人左右手

而使之邈不相通揔之非腹心之利即昨
者高攀龍攻禀重處雖
聖斷赫然而臣等顧重以疑懼者亦爲此也事
過之後更祈
皇上兼聽錄用之公道幸甚人心幸甚臣之此
論有槩於中久矣向徒以爲事又有大於
此者急於此者姑未暇贅及今
聖意光輝
國計大定臣以爲帝王有萬全之大道而清

時無尺寸之棄材用敢不避忌諱竭其愚
忠如此臣不勝引領企命之切謹具
奏以
聞
奉
旨朕原無拒言止因近來小臣淆亂政體驕玩
成風甚有借言奔競蠱惑視聽者故加薄處
既卿說過不歸上所奏朕知道了

論救臺臣疏
本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御史吳弘濟本爲扶正抑邪等
事伏奉
御批此事已有旨了自合聽朝廷處分吳弘濟
這廝黨救瀆擾擅敢定擬着降二級調用吏
部知道欽此伏惟

皇上天縱神明近者事事愈張居正專權之轍
章奏
親覽處分親斷臣錫爵亦有疏中發明
皇上心事真可對青天白日而小臣道聽塗說
妄疑激擾如此臣等豈敢以
皇上發怒爲不是顧直以爲不必怒耳方陳奏
來等之以妄言得罪而臣等救之有啃地
不能窺明愚人不能知
聖之說

皇上即此兩言而推之何忤不容何妄不遺旦
高攀龍本疑臣等不敢直犯
皇上攀龍之言已可付之一笑矣而況弘濟近
理之言乎似此虛舟飄瓦博不得臣等并
蛙之怒矣而顧博得
皇上雷霆之怒乎今
赫然處斷降謫並行以
皇上自爲發怒乎則
皇上天地也人之病風喪心而指天斥地者天

地果有怒否以
皇上爲臣等發怒乎則臣等艸木也艸木風撓
之折霜殞之瘁今弘濟方以幹旋前後大
小臣工責臣等而并其身之不保臣等弱
艸腐木愈不能勝衆咻矣爲此不避煩瀆
除高攀龍原下部院叅看外吳弘濟詞氣
頗平且非倡議攻訐者伏望
天慈矜宥免其重處臣等不勝戰悚企顲之至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六

請傳煖耳疏

萬曆二十一年閏十一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臣伏見連日雪後風寒異常百官尚未蒙
恩傳戴煖耳在
聖主或深居煖閣不知外寒在微臣則歷事
先朝頗諳舊典蓋
祖宗二百年來歲傳煖耳示體悉於等威之外

乃故事中之特恩所以百官傳衣不謝而
傳煖耳獨謝此膰肉醴酒之類物微禮重
古人以此窺君心之取舍驗政事之勤替
不可忽也大抵人臣有不公不法之罪宜
峻其譴訶之法不可無故而厭賤若無故
而厭賤則重道義識廉恥之人日遠而讒
諂面諛厮輿牧養之人日近臣竊懼焉爲
此不憚瑣屑具揭
上請伏望

皇上少思足寒之傷心毋愛餼羊而廢禮臣等

幸甚四方聞之亦幸甚

催

請辨論原奏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昨於本月初十日具疏爲攄愚忠以

裨

宸斷等事連日拱聽

聖裁未見

發下臣不勝驚悚不勝疑訝竊伏思之得非

皇上以臣爲憂讒畏譏而爲此遷就之策以調

衆口乎抑或以臣爲與

上異心而開此僥倖之塗以長澆風乎乃臣之

主意與此正相反臣疏中明言爲

主任怨分謗其首舉

皇上所問皆正理所處皆公怒盖專欲破小臣

訕上訛傳之言動引前代焚詔補牘之事

而使過專在

上善專在下乃議論之絕不平者臣之此言正

不欲苟調衆口爲揄揚
主德計也繼而勸
皇上妙用不測之恩威分别建言之品格盖又
欲破近時合從連衡之黨市恩賣直之風
使怨專歸
上德專歸下乃政體之絕倒持者臣之此言正
不欲濫長澆風爲收攬
主權計也
皇上試將臣疏再三披覽足知臣心之朴忠惟

恐其
發行之不速矣至於本内所稱部院推舉人數
原無取必
皇上可則點不可則否用之多該部院不敢以
爲恩用之少該部院不敢以爲怨此又在
皇上臨時一舉筆之間而何至先塞其門默無
可否哉臣一念赤忠既引其端不得不竟
其説爲此再
題請
旨伏望
皇上併批發擬
奉
旨依前朕原無拒言云云

請處織造疏

本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工部題覆浙江巡按御史彭應

參

請罷減織造疏此事先經撫臣王汝訓題

請臣等擬票暫准每年一運以蘇民困未蒙

批發今按臣再有此疏其情愈懇其詞愈哀臣

等竊謂

國家之計當權緩急輕重而行今東南民力

已竭而內有連年水旱之災外有沿海滄

賊之備此百分困急之日亦係根本重大

之憂雖

上供錢粮正額方且議蠲議減而織造一節乃

獨未蒙些須之惠此地方官所以疾首祈

哀而該部亦為之連章請

命者也臣等職忝弼丞情均休戚謹再為之擬

票仰丐

寬恩然不敢盡從部臣之請惟幸

皇上寬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耳臣等不勝懇

切仰望之至謹具

題以

聞

請
寬降罰部臣疏
本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近見言官部官言語無次奏讞失詳
以致屢觸
天怒致有處分不惟諸臣屏息伏罪之不暇而
臣等亦不能逃調燮無狀之責不敢更爲
之伸解惟刑部司官奉

旨點用一節則有當擬議者昨日侍郎孫鑛見
臣於朝房歷引先年之事凡係
奉
旨該司降罰者止坐本內有名掌印官或問官
今馮海之事承行審問俱河南司郎中張
廷相一人兩次
奏請所列該司官亦止惟廷相有名而不及
員外郎楊現主事梁廷卿則今奉
旨調用據例亦止該廷相一人當之但
天威之下不嫌過於小心又不敢徑自題
請謀之臣等臣等亦不敢專決既而思之此原
有坐罪主名非一槩盡爲之開釋也且所
據有歷年故事與發科題本見證又非臆
朧爲之乞
恩也而部臣不敢造次援例以
請已見其震怖
天威戢兢待罪之誠而
皇上宜有以憐之矣況近者諸臣紛紛止以抗

違救援而得重處則今日自當以該部之
小心待
命而從輕宥此正見
聖人之恩威不測而賞罰有章也臣等因見垣
有可言情有當辨故敢冒昧及此伏望
皇上取囬該部原疏查果列名司官的係張廷
相一人合無將楊現等免其調處惟復別
有定奪恭候
聖裁施行謹具

題以
聞次日
奉
諭吏部昨者有旨調用刑部納賄司官今日輔
臣具揭伸辨且言該部不敢瀆奏激擾甚見
敬畏前旨所調用的是本内有名的張廷相
其餘姑免究今後各衙門奉旨不明的不妨
具題請旨吏部知道

請
皇長子先行冠禮疏
本年十二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今日檢得閣中舊藉始知
累朝皇子出閣必先行冠禮以便接見講官其
題
請又必先自閣臣擬
旨傳下禮部方可據以奉行即今

皇長子殿下講讀之期擇在明春二月初四
日則冠禮例該於一月半之前舉行若不
預行傳示恐該用冠服儀物等項臨時造
辦不前合行
題
請臣等謹擬
傳帖上進伏乞
聖裁施行謹具
題以

答

欽定皇長子常服出講疏

本月初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臣等奉到

手扎

諭内閣昨覽卿等奏朕知道了朕意亦慮皇長子出閣未行冠禮着甚冠服以見講官欲待明春正月中旬詢於卿等今卿等奏來甚合

朕意朕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衮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制異今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意欲暫着常服出講待冊立後再行加冠禮未遲諭卿等知欽此臣等恭咏之見無所知識止據舊案謂典禮之當次第行者不

敢不

請而

旨之當白

上傳者不敢不重盖尊

皇長子即所以尊
皇上也茲蒙
皇上俯賜嘉納因而
裁示欲且暫着常服出講
聖慮精詳
聖見高遠非臣等之所及謹即遵
旨另擬
傳帖下部以便奉行但思
冊立既尚有待
冠禮又未即行則
出閣禮儀甚簡一切費用之類俱宜從省乃
昨日太監孫順開買珠玉等項物件傳之
外廷使人有禮不及物用浮於制之疑恐
又未免有所煩聒而不見此舉之穩稱臣
等因奉
聖諭輒敢私效愚忠如此伏乞
聖明俯鑒而更裁之除原奉
御札尊藏閣中外謹具

題以
聞

催請出閣

傳諭疏

本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　等

題今日又蒙

賜手札荅諭臣等

諭內閣朕覽卿等所奏已知道了且買辦一節此疏乃朕親自刪裁過的出講在外雖則簡約在內各衙門造其所用器皿物件及其備用等項所費不少如若該部科言其過費出講少候二三年與册立一併舉行庶可省費諭卿等知欽此臣等伏讀後當即封送該科使其傳諭該部一體奉行蓋自古

朝廷舉行大事者自當不惜小費而人臣將順大美者亦自不必因爭小節此政體當然亦進言之體當然也昨該臣等因事納忠自

皇上而言但見以爲饒舌正不知自臣等而言

乃一力護

皇上之深惟恐部科諸臣之有言也盖臣等昨於下午出閣之後部臣楊俊民等科臣王德完等一齊見臣等於

朝房商量此事在部臣則謂兩日查徧舊案並不見有

出閣買金玉之事即據

皇上册立後出閣亦無此項錢糧疑爲內臣開寫之誤此以事言者也在科臣則謂

皇長子養正之初正宜示之以儉豈可使未親聖賢而先親貨寶未購書籍而先購服玩此以理言者也此兩言者臣等已經苦口折之大約謂

天子之子與庶人微賤不同

宮禁之費與外家寒乞不同即今

聖諭中所云臣等已先爲

皇上言之矣夫臣等之外爲

皇上擔當口舌如此則安得不內爲

皇上傾吐腹心以求
君臣之兩全公私之易處乎且今
國用至於空虛之極民生至於困窮之極邊
費至於浩繁之極人情至於思亂之極其
不可一事輕舉以擾民一毫浮費以虧
國皆
聖明歷歷所洞照者姑且未論即如近日出關
命下朝士已有喧傳
聖心原無意舉行而他日必將別生事端要行

攻悔者臣等造次聞之不覺爲血噴於口
髮衝於冠以爲人臣疑謗
君父至此決當墮阿鼻拔舌之刑而今
聖諭忽出少俟後舉省費之說使
堯舜之明一舉一動皆被人筭破此臣等之所
以爲
皇上不甘也伏望
俯採愚忠亟先下昨擬常服出講之
旨以絕人疑其買辦一節或別

勅該監示裁省之數或
明諭部臣即此就當將來
冊立錢糧令其從容辦納庶
國計可以支吾人情不甚驚擾臣等不勝赤
心爲
主之切謹具
題以
聞
奉

諭內閣朕昨覽卿等奏悉見爲君愛國之誠況
此費乃不得已若當冊立之年十難充一且
冊立上而尊
上徽號下而儀仗器物及鋪宮等項所費甚多
不勾充用諭卿等知

請

寬出閣買辦疏

本月初十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復蒙

皇上手札答臣等

諭內閣朕昨覽卿等奏悉見爲君愛國之誠況

此費乃不得已若當冊立之用十難充一且

冊立上而尊

上徽號下而儀仗器物及鋪宫等項所費甚多

不勾充用諭卿等知欽此臣等莊誦之餘不

勝惶恐自愧其闇淺知識不及

天地之高寒酸伎倆止惜錙銖之費今即已傳

諭該部該科令其勉爲將順助成

大典盖先是臣等初奏

諭後已經苦按諸臣使之靜聽

皇上從容裁減以爲子孝而後可以望慈於父

臣恭而後可以責難於君今諸臣幸皆與

臣等同心不敢造次有言矣惟是屈指

出閣之期距今止一個半月而所用珎寶之

類約該費銀三十餘萬兩恐必不能飛空

縮地而至也今且責部臣一面召買而

皇上一面少寬其期或少減其數則臣等之願

望足矣至於

冊立之費既不勾用臣等不敢强

皇上以曲從姑俟將來再處又臣等連奉

皇上手札真草無不精妙今日偶閱翰林官所

撰年節賞人對聯忽起貪心意欲求

皇上萬幾之暇手書五字或七字一聯訓勉臣

等令得奉爲傳家世世之寶亦不枉臣等

一生之遭遇也除

御札尊藏恭答外輙敢冒昧私

請及此不勝企仰慙懼之至謹具

題以

聞

請添閣臣疏

本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臣等惟

國朝設立內閣之臣以掌司

密命贊襄化理其責至重其務至繁責重則必待衆力並舉而後負荷爲克堪務繁則必待羣策兼資而後票擬爲無失葢先是萬曆二十年中

皇上勅下部臣有

祖宗朝內閣多至五六員之語固已知此官之不易稱而思博訪者碩以充之矣旋而部推報格臣等莫測

聖意不敢遽

請乃兩年以來天災時變之頻仍外患內憂之交亟士風吏治之日靡臣等非不鬻竭心力勉任勞怨以期涓埃萬一之補而年皆向衰聰明有所不逮時方多事料理有所不周即如本月初一等日三臣同時患病臣錫爵因恐躭誤公事只得攙扶進閣十分難支又如前月內毎奉

諭札皆關係

國家大計而臣位偶以在告獨不與聞可見臣等二三左右之臣不惟材器不能兼人抑恐緩急難於相及非多添員數則不免曠職廢事之憂非廣闢賢門則不免偏聽獨任之蔽此臣等之所以常懷內歉而汲汲於以人事

君者也伏望

皇上俯從所請或勅吏部遵照

近旨會推五六員以備擇用或仍斷自

聖心欽定一員兩員

特旨下部奉行政本幸甚臣等亦幸甚謹具

題以

聞奉

旨覽卿等奏朕知道了

請
處承天內臣事情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先該承天守備太監孫政所奏刁豪侵邳
業錢糧蒙
特旨行撫按官嚴提人犯解彼追究今日戶部
以職掌執
奏有揭到閣臣等再三詳看此事委當斟酌

戶部之言原不曾以孫政所
奏為非欲免欠糧人戶之罪但據孫政本內
原止要發所司治罪若自參
奏自問擬則從來無此事體其在孫政既不
可自昧而遽承且撫按官為一省紀法之
司今使為守備衙門提人不容其問理此
乃胥吏承行之事其在所司亦豈容靦惧
而遂服該部比之廠衛拿人必送法司問
別問理此確論也守備之權不尊於廠衛

撫按在外亦猶在京之法司今只如部議
仍
下所司令其從公照依孫政
奏內應追究者追究應査攺者査攺
朝廷之法未嘗不行且使孫政心安不敢再有
爭執實為停妥臣等因恐明日戶部本下
有如
御筆仍照前旨批定難再轉移輙敢預陳愚悃
如此伏乞

聖明俯納施行謹具題以
聞

因言乞罷疏

本月二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聞言自審必難報

國乞

恩賜罷以全臣節事該臣昨日出閣之後接得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一疏揭各一紙其中大約祖高攀龍之說以爲

皇上近日處分諸臣皆出臣等之意又以攀龍及吳弘濟之重處皆臣等之擬

旨此等擬謗旨

聖心所自明謂臣尚足與辯乎然不辯可矣而臣竟付之不聞偃然居位謂臣尚有耻乎蓋先是臣等累揭伸救趙用賢李世達等擬處楊應宿鄭材等其疏原未

批發外廷容有不知至於高攀龍之擬票輕處而

皇上一筆塗盡吳弘濟之徑不發票而臣等見有救揭在

御前臣之疏與

皇上之旨人人見且聞矣使二臣爲不知而妄言乎則臣當玩而笑之使二臣爲已知而故言乎則臣當怒而責之顧世道人心至此臣愈玩則

朝廷愈輕愈怒則羣少愈侮惟有閉目掩口而謹避之耳夫大臣避讒非

國家之利乃臣有不得不避之勢有必然當避之理請一一爲

皇上陳之大抵謗至於不必辯則言之者無味矣而咀嚼之者顧愈釀疑至於絕相反則蒙之者不怍矣而傅會之者顧愈力事至於

御前親質證親發憤則爭之者宜愧且懼矣而羨慕其抵觸之利者顧愈衆此其勢不可以口舌勝也蓋臣嘗私持鎮俗之論以爲

彼躁而我靜彼釀而我淡久之人當自服
而今身處劇塲官居籠地非所謂靜與淡
也欲以責人之反脣難矣此之謂不得不
避之勢方今海內亦多故矣而閣臣提衡
調燮其間其艱危萬倍又臣等猥承張居
正擅權之後侍
皇上久御練事至聖至神之主其兢惕又萬倍
當此之時縱有膽智包身奸雄蓋世安能
順指

皇上之耳目借以處人既處之矣則又必能項
刻韜悔倖爲救解而不防
皇上之詰問敗露者臣蒙此大疑最爲無謂最
在理外而猶尚未能自明則理內之事如
臧否人物甄別吏治主張議論弼贊政機
臣等無日不票擬則無日不可爲譏端一
舟數桅十步九掣將不惟身之危而
國家之敗隨之矣此之謂必然當避之理救
荒禦倭豈非今日治安急務顧臣等譬之

當家之人量入量出筭輕筭重即如戶部
錢糧困詘之時臣等一面議賑卹又一面
內顧根本以防他變又一面揭陳民窮財
盡之狀於
上前苦口苦心亦已至極石星宋應昌臣亦豈
敢謂其全材但以星之清忠爲
國應昌之辛苦籌邊功未列而言者先求其
短局未終而觀者急議其代臣恐忠臣勞
吏從茲解體又恐懸軍異域不可先自惶

擾易將故稍爲調停之說解之此臣自保
老成長慮未必會差而二臣怒中尋端盡
搆以爲罪此亦當待臣去而
皇上自決之臣無策矣臣聞大臣受謗而不辯
謂之大度有態而不報謂之至公臣今亟
勉從事於此既彌年矣本之爲忘身報
國計而今國事至於必不可爲猶然不自引
決以仰累
皇上則非大度非至公而直謂之無恥耳伏望

皇上先放臣歸以全晚節仍將二臣本平平發
下與天下共其是非如臣在
皇上左右果無妬害一人專擅一事則不妨明
白以告二臣使之自反如二臣果有禦倭
救荒奇策則亦使明白告臣爲臣益友臣
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爲此謹具本奏
聞得
旨卿公忠正直朕所篤信邇來朝臣每每妬害
朕欲從重究處卿反爲救解因此小臣益無
忌憚將朕親批旨意誣爲卿擬妄肆詆誹好
生無狀已有旨處了國家多事卿當以社稷
爲重竭忠佐理整飭綱紀以副朕心膂之託
豈可因此求去反墮奸計宜即出入閣辦事
吏部知道又
諭札
諭元輔卿忠誠佐理公直輔政朕切倚毗此無
知畜輩不根之言卿豈可介意卿之休容雅

量人所素知方今家國多事之日正賴卿籌
畫贊襄何遽求去妄言的已處了卿可即出
入閣輔治不必再有托陳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七

謝
宣諭幷求去疏

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因請
寬宥妄言以弘
聖度以明臣心事昨該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

有疏論及臣臣方具本待罪間猶謂章疏常例三日始發不意今日遂下蒙
欽遣文書官劉宣齋捧
御札一道到臣私寓臣當於香案前叩頭伏讀
諭元輔卿忠誠佐理公直輔政朕切倚毗此無知畜輩不根之言卿豈可介意卿之休容雅量人所素知方今家國多事之日正賴卿善畫贊襄何遽求去妄言的已處了卿可即出入閣輔治不必再有托陳欽此又該閣中抄奉
御批卿既以大義自負何又托陳且譚一召孫繼有二畜朕意本加重究治以看卿面從輕處了卿當以天下社稷國政爲重豈可一意言去有辜倚托至意還着鴻臚寺官諭催即出入閣辦事以慰朕心吏部知道欽此臣以不才致遭口語仰累
皇上爲之赫然動氣徵於言色又蒙再降
溫諭凡所褒飾奬借者曰忠曰誠曰公曰直曰

正曰休容雅量皆古名臣碩士之所不能兼而都俞喜起之朝所未嘗覯也至於委託之重一則曰籌畫贊襄二則曰佐理整飭則又古說命金縢而後千載君臣之再遇也生臣者父母未必能知臣如此之深信臣者天日未必能保臣如此之固臣不勝感激流涕慚愧欲死義自當剖心摩頂以報所
天衡敢再有指陳有負

皇上憐憐延佇之意但初奉
諭時內有妄言的已處之語急使人至科中抄
出二臣
旨意蒙
將譚一召照趙南星例爲民孫繼有降邊方雜
職用臣又不勝震駭不勝悚惶竊惟
皇上之心真古帝王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之心
也而臣未必賢自度當官任事可指者甚
多特偶幸二臣摸不着臣之病語不當臣

之幸及誤指
皇上之獨斷處分致干
譴怒此二臣之愚而叩此亦未足爲邪也臣
嘗於擬處楊應宿鄭材揭中內引陳泰來
等之當面招誣而臣身在是非之中不容
不力爲伸救又嘗於救吳弘濟揭中謂高
攀龍輩妄疑妄言不足以博臣等井蛙之
怒而況可以博
皇上雷霆之怒今二臣論臣臣正身在是非中

矣其言之不根自附於攀龍此亦井蛙之
所不能怒者今
皇上爲臣而重處二臣是厚其疑臣之心而予
之忤臣之名也臣益懼二臣益驕而天下
之慕爲二臣者益衆矣且
明旨之責二臣首以高攀龍挾私黨護而二臣
附之爲言不知攀龍撲直人也新從外入
京耳昧昧有聞户懟懟言事度其終未必
不心悔也今二臣之行未知於攀龍何如

而
皇上處之愈重是愈驅之使自附於攀龍也欲
以明邪正而邪正愈亂矣故不如依臣疏
中平平
發下爲當其二臣之人品政事及建言之有心
無心自當從容聽公論於外而
皇上今日既爲臣怒則當且明臣心而處之必
不可重也既褒臣休容雅量則臣亦望
皇上霽怒以弘

聖量毋使二臣退有後言也伏望
亟收原旨將二臣免其降黜量加罰治以爲遠
臣妄言之戒則臣尚有鞭策報
上之期不然疑臣者不止二臣臣之累
皇上不止今日不如
早賜骸骨之安臣也臣不勝感
恩奮激待
命悚切之至除原奏
御札尊藏外謹具本奏謝以
聞

答
御批并請寛部臣疏
本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因明前疏原非託陳乞
垂鑒納事今日又該鴻臚寺官張棟等齎捧
御批到臣私寓臣恭設香案叩頭伏聽宣讀卿
既以大義自負何又托陳且譚一召孫繼有

二畜朕意本加重究治以看卿面從輕處了
卿當以天下社稷國政爲重豈可一旦言去
有辜倚托至意還着鴻臚寺官諭催即出入
閣辦事以慰朕心吏部知道欽此臣本庸愚
素無學術追惟數年前硜硜伎倆挾鄉黨
自好之私露崖岸不平之色其積疑於人
非一日矣近雖勉慕古人休休雅量之風
借事練心頗自無愧而一時之誠意未能
以遠孚四方之物情有難以戶曉又適會

此紛紛議論處分之日受侮受構實三之
素望招之而未可全爲二臣之罪也茲蒙
皇上再降
温諭重之
遣官宣催入閣既責以平生自負之大義又示
以
社稷國政之當重華袞斧鉞並加臣身側席注
思如不容夕蓋至是而臣之感極矣臣之
愧極矣涕與汗交下而無所容置辭矣有

君如此臣何謗之不可明而安所事託又何身
之不可捐而復忍言托哉顧臣初奏
諭有託陳之説臣以爲
聖意所指爲託疾託故等事而臣非敢然也及
茲再奏
諭又有託陳之説而二臣不蒙
寬處乃知
聖意止防臣之伸救二臣謂有所要而託有所
憤而託而臣又非敢然也獨有區區愚論

事雖爲身實爲
皇上不得不始終言之夫今羣少之洶洶不有
批鱗逆耳直犯
乘輿者乎乃徃徃觸
怒止於報罷報聞而今偏爲閣臣發憤盛氣
如此是手足之重反加於腹心也臣之在
上前圖事揆策不亦有未當
上指報罷報聞者乎乃偏於臣口語私嫌發而
必處處而必重是一人之毀譽反重於國

事也且二臣之輕處則天下必有平其是
非而今一黜一降又以爲看臣之面而輕
是二臣之言中而臣之面反薄矣爲此因
疏謝
恩並明原非託陳之意必望
皇上寬臣之罪并寛二臣而後臣乃敢酌量進
退以全大義以副倚託臣不勝感切祈籲
之至謹具本奏
謝以

聞

到閣題知疏

本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該臣連日亟蒙

温旨慰留

嚴諭催出不勝感

恩畏罪之至已於二十六日報名

廷見因鴻臚寺以例不接報单移至次日適

又聞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又有疏論臣

其說即同譚一召等而其人亦臣之丙戌

所舉士三至之言雖慈母不能保其子而

同舟之敵雖真上不能保其身矣臣尚敢

恃

天知而靦顏再出哉見今歲節在邇除今日且

於鴻臚寺掣回報单照常待罪外仍候

元旦節日臣隨班拜祝

聖壽不敢以身之詬誹而悻悻自同於衆人其

安希范所

奏事情更望

皇上平平檢查如臣果有曖昧語言偏黨蹤跡

何惜罷一臣以謝衆臣如其不然則希范

遠聽訛傳雖不當臣之罪而臣旣忝容勿

誠不能格

上之心言不能回

上之聽亦自當爲法受惡必不可又爲臣等而

處希范大要此等妄言

皇上但批發其疏而勿處其人其味自淡其氣

自平不惟於

聖度有光且於臣等無損此臣屢屢言之因懲

孫繼有等

處分之旨先下伸救無及故不敢露章激怒而

蚤述苦誠如此謹具題以

聞

催發

出閣事宜疏

本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等適以歲暮點檢閣中未完事件除

中間無甚緊要者不敢瀆

奏外惟是數日前禮部題

請

皇長子出閣事宜未蒙

批發此則日期已迫頭緒煩多必不可再停緩

者先該臣等票

旨下該部酌議來看旣而思之此事已經奉

旨着用常服則其餘自可例推禮部之本只消

批一是字令其徑行各衙門應修理者修理應

造辦者造辦應選擇者選擇各限正月初

十日以裏具

題請

旨定奪庶議論簡省

聖裁可以立决而時日從容
大典不致有誤矣臣等不勝待
命之切謹具題以
聞

次日
諭元輔朕覽卿奏遵旨入閣辦事朕心甚悅又
見卿以譏妄之言意欲言去凡卿之赤誠爲
國朕素切倚賴何休推之不容妄言的朕已
看卿面從輕處了卿當體朕屢有至意即出

入閣辦事不得再有所陳今諭卿知

遵
旨視事題知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該臣昨又以聞言待罪暫阻見
朝心之憂危如負芒刺乃蒙
皇上深知篤信既不以三至而見疑且數日之
間
兩遣文書官

一遣鴻臚寺官頻諭亟催又不容再疏引避臣
之至此雖留懷萬結身事百艱何敢復有
偃蹇仰辜
君父惓惓注盼之意適聞鴻臚寺尚有數日不
接見朝報单臣不敢復拘常禮謹於即日
遵
旨疾趨進閣辦事盖受
恩之下且以奔
命爲恭獻歲之初且以瞻

天爲幸而至公私之苦情進退之大義不暇言
亦不敢言也除奉
御札會同臣志臯臣位具疏恭謝外玆權詣
會極門叩頭望見以慰
聖懷謹具題以
聞

請
寬言官疏
本月三十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忽又見刑科給事中葉繼美之疏奉
聖旨葉繼美這厮蔓詞旁引黨救同類好生可
惡孫繼有着革了職爲民不許朦朧推用譚
一召安希范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校扭解來
京究問葉繼美姑且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
此臣等讀之不覺汗流滿背涕下沾衣不

知
皇上何以發怒至此竊詳繼美疏意明稱
皇上英明獨斷事事裁决且深憫臣等焦心勞
思言言伸救即此四言斷是爲
皇上與臣等解紛乃近來所未見之公論也其
所以欲寛小臣者乃專是欲安輔臣所以
欲安輔臣者乃專是敷演
皇上休容雅量之旨初非謂三臣之言爲是令

赫然動雷霆之怒既重罰繼美仍將孫繼有加
重處分而譚一召等至於差官拿問自
皇上而言固以爲信任臣等之意益專益隆而
自臣言之召侮由臣激怒由臣
朝廷之上典大獄由臣萬世之下以爲擠排直
臣蔽塞言路皆由臣臣等且益危益苦益
窘益懼而斷乎無一日立
朝之望一刻安身之所矣且扭解重典自
皇上臨御二十餘年來惟有官吏犯贓邊臣失

事之甚始間一行之今忽爲臣等當歲除
燕喜之時發此異常迅急之怒即諸臣不足
惜而臣等見
上天疾威
父母震怒如此魂飛魄散心戰口呆今夕何忍
復對父母妻子飲食宴樂也目今
嚴旨一出臣下奉行急如星火臣等方亦當免
冠徒跣而待罪豈敢更爲外人伸解但念
皇上原哀臣等之無罪即科臣亦惓惓於臣等
之去留今不使之安而反速之去不惟非
皇上委信之意且亦非科臣建言之意矣伏望
亟霽嚴威將譚一召等免行拿問孫繼有照舊
降處其葉繼美逯中立原係言官且其議
論頗平原無觸犯並乞
聖恩免其罰治蓋言官重而出位之風自息讒
言容而妄言之氣自沮矣臣等不勝急迫
哀懇之至謹具題以
聞奉

旨覽卿等奏朕已悉知朕見近來此輩朋結黨
類擾亂朝政前者朕欲重治姑看卿等伸救
從輕處了今日葉繼美狂言越奏肆無忌憚
旁牽蔓引瀆激朕怒朕爲天子一事尚不容
處其于禮義何在今次且看卿等苦懇救解
譚一召安希范姑免扭解來京究問孫繼有
等已有旨了卿當以禮義國體爲重可安心
佐理不必又來陳奏吏部知道

推舉

侍班講讀各官疏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爲欽奉

聖諭事䏻該臣等因

皇長子出閣屆期題

請照例會同吏部推舉侍班講讀等官奉

聖旨是卿等揀好的用不要多了欽此續該吏

部題同前事奉

聖旨是內所引乃

冊立陞補宮僚例以後還查的確行欽此臣

等連日備查先年出閣事例參以節次所

奉

明旨除吏部所引嘉靖十八年陞攺宮僚例巳

經奉

旨查明臣等不敢再瀆外惟是

皇長子睿齡向長視之小學蒙養之初必須

倍加課程方有進益執事官員亦必令其

輪番足用方免誤事查得講讀官外舊該

用侍班官四員校書官二員皆以翰林充

之職雖親近事實優閒此則似可酌量裁

減者今臣等擬裁侍班官爲二員其校書

官就併於講讀員內通共止用翰林官八

員侍書官二員以示仰遵

諭旨不可過同

東宮亦不可下同

親王之意謹於本月十五日會同吏部尚書

陳有年左侍郎趙參曾右侍郎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盛訥推舉得禮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范謙司經局洗馬兼翰林

院脩撰李廷機堪充侍班官翰林院修撰

唐文獻焦竑編修鄒德溥郭正域全天叙

檢討蕭雲舉六員堪充講讀官制勅房辦

事鴻臚寺司儀署署丞范可愷誥勅房辦

事中書舍人茅聞詩堪充侍書官合候

命下行令各官逐日供事臣錫爵臣志皐臣位
照例提調緣係欽奉
聖諭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
題請
奉
旨是卿錫爵志皐位提調各官講讀該部知道

催請
出閣部題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臣等題
請選用
皇長子講讀官已蒙
欽允不勝欣戴既而隨會各衙門官尚有緊要
文書日久候
命未發者如兵部之題補護衛工部之題造儀
仗舊例皆在出閣一兩月之前預先整理
以免誤事今已迫期在半月之內難再遲
延况二部所擬負役事件原與臣等商量
裁減適中不敢遽用
東宮之例似無可疑者若
聖意尚以爲多不妨發下臣等再行議裁停當
而行至於戶部所買合用珍寶之類臣等
亦嘗親問尚書楊俊民已經進過十分之

也據此則諸事畧辦所不足者該部亦已
勉力應承補進有日而不當爲之久稽
大典也伏乞
聖裁即
賜批發施行謹具
題以
聞

賑濟擬
聖諭責成撫按守令疏
本月二十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伏惟古者方春時和則議賑貸所以
順月令而體天心保國保民之要務也即
今中原一帶荒亂異常戶部錢粮㲉空無
措臣等欲再擬蠲租放賑之
旨恐所司不能奉行

皇上徒爲反汗惟念守令爲親民之官撫按又
爲督率守令之吏如果能着實修舉政事
保障地方治國如家視民如子水旱螽蝗
可以災而不害寇賊奸宄可以伏而不作
乃今士大夫精神意氣日馳騖於虛文議
論之習欲速進取之途竟不知安靜牧養
爲何事而望挽回和氣消弭盜賊難矣臣
等深爲此懼謹擬
勑諭一道

特勅吏部綜核名實分別用舍而附以沿海擇
官爲汛防先事之備盖今時政之所急惟
此而
朝廷力之所能爲亦惟此伏惟
聖明裁定施行謹具
題以
聞
是日
諭吏部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及徐淮近河
之地爲尤甚民間至有剥樹皮削艸子而食
又至有割死屍殺生人而食者朕雖居深宮
之中念切恫瘝不遑寢處曾經屢旨蠲賑不
知有司曾否奉行小民有無沾惠况値此公
私交詘之時不知各該地方除內帑漕粮或
留或發之外別有急救便宜措處方畧否其
各處礦徒刼盜嘯聚成羣又不知果已安插
歸農防禦有備否目今四方吏治全不務講
求荒政牧養小民止以搏擊風力爲名聲交

際趨承爲職業費用侈於公庭追呼徧於閭
里需索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徠遇有
盜賊生發則或互相隱匿或故意縱舍以避
地方失事之咎其各該撫按官亦只知請賑
請蠲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苛吏革一弊
法痛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民之本如
此上下相蒙釀成大亂朕甚憂之又如沿海
地方備禦久疎倭寇情形未定一應城池器
械練兵戰守之備尤在所急而近者將領之
權既輕不免責成於文吏乃文吏又習爲飾
虛取譽首鼠避難以兵馬錢穀之任爲劣處
以强力幹事之臣爲麤材好議論而不好成
功信耳聞而不信目見此尤當今第一弊風
最能誤事者弭盜安民得人爲本以後巡撫
官缺你吏部務要選用老成歛練曾經歷
外任著有成效之人毋得專採虛望其要害
地方非但司道當擇即府州縣及江防海防
同知等官皆宜愼選優叙毋得盡拘資格如

有前項不修實政不飭兵防縱有浮名小才於地方百姓何補若撫按官不亟行參劾以失職連坐你部裡若咨訪的確亦不必待人奏聞即便議吏議調以安地方近來人心玩愒朝廷詔令通不着實舉行題覆紛然竟歸兩可科道官亦不用心參駁成何法紀自今日諭出之後各務奉宣德意嚴立標準凡遇陞遷行取考察等項一以安民弭盜實政爲撫按有司之黜陟言簡必信法簡必行如有

仍前玩視欺隱定行重治不宥故諭

酌議

出閣禮儀疏

本月二十二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適蒙

皇上手札

諭內閣今日朕覽禮部擬皇長子出閣行擬啟儀其告奉

先殿朝謁

兩宮俱依議行且皇長子未行冊立如何遽行賀禮況出講非冊立加冠還着參東宮親王出講禮儀酌議來看卿等傳示禮部知道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因此出閣一事酌量倫制之中參合人己之見可謂至精至詳臣等更復何所容喙已即傳部奉行矣但

聖諭中御門及

皇長子受賀二禮俱非該部擬出蓋出講自

有出講之賀
冊立加冠自有冊立加冠之賀顧今天氣尚
寒
聖體不便臣錫爵今日正對郎中何喬遠言若
臨時
皇上免賀則百官無獨見
皇長子之理一切禮儀自應從權而不必強
拘舊事徒聒
聖聽也今

明旨既已罷行則此外別無可酌擬者除是
儀仗侍衛無甚緊要
皇上可以自行裁減而臣等亦無不可主張至
於
皇長子既謁
兩宮則
上位
中宮
毋妃之前豈得不謁有如
皇三子
皇五子沖幼未能行禮則臨期或行或免自
在
宮中而該部亦不必於再擬也其每日講讀
儀注則
東宮與
親王原無大異同候禮部別有疏至臣等亦
自當定擬應講經書及寫倣對句等項課
程

上請以少充提調之責而不敢煩
皇上勞神矣為此除
御札尊藏閣中外謹具揭回
奏以
聞

酌請

出閣侍班閣臣疏

本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禮部具題

皇長子出閣儀注今日蒙

皇上欽定發下臣等謹同部臣一一仰遵訖惟

就中一欵該內閣輔臣每日一員輪侍此

雖舊例所有亦臣等所願效勞但旣奉

皇上明旨一切禮儀酌量

東宮親王之間則閣臣侍班一節亦有當酌

議者緣臣等俱係

皇上左右親密之臣而其職又在料理軍國重

繁之務今

天顏尚不得時覲而獨於

皇長子進見頻數似涉嫌疑且在閣一面檢

點文書一面提調講讀兩不相妨亦不必

每日侍班然後爲盡職也查得

先朝原有舊例閣臣侍班止於初講之時連侍

五日以後每月三八日一至先行叩頭禮

而出合無容臣等仍照此例行或更裁其

禮初講三日連侍以後常講間十日一侍

定以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日爲期庶常

尊在

皇上於分義旣少安而專職在臣等於辦理亦

能及矣伏乞

聖明即賜裁定以便遵行未敢擅便謹具

題以

聞

奉

御批覽卿等奏甚見明别義禮初出講着連侍

三日以後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日輪侍照

舊儀行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八

出閣禮成因請

上聽講疏

萬曆二十二年二月初八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仰惟

皇上獨斷

聖心舉行

大典即今

皇長子出閣禮成臣等連侍日期已滿因伏

思

皇長子方當蒙養之初而讀書成誦作字有

法此得於

皇上之家教者素也又且儀度踧踖舉止凝重

此得於

皇上之身教者素也臣等職在提調無所裨益

但以

聖君慈父在上卜萬萬年有道之長爲喜爲賀

耳既而思之尤有大喜大賀因感生情不

能無望於

皇上者蓋項臣等每進

文華殿門遥瞻

寶座相與記憶其昔年列侍

經筵分日直講之所當時

君臣之間一何融融藹藹而今何其疎濶也

殿庭之内一何濟濟蹌蹌而今何其深閟也

臣等講幄舊臣目之所觸心之所感如此

焉得無動

羹墻之思而俯葵藿之仰乎即今春講期近

萬乞

皇上從此勿惜須臾之勞或

經筵或

日講不時

臨御庶在

皇長子日隨

嚴父之後身法家法爲之益親在臣等目覩

聖人之光啓心沃心皆獲自效矣此所謂大喜
大賀而舉朝臣庶所共以爲祝者也臣等
不勝惓惓願望之至謹具
題以
聞

分解件
旨部臣疏
本月初九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等昨日出至朝房有吏部尚書陳有
年等來見言數日前曾引
皇上近日處分刑部司官之
旨因而爲原任文選司郎中今爲民王敎
題請查明免究尚未

發出不知
聖意如何臣等應之曰此疏尚未見何由得知
皇上之意因細問王敎得罪之由據有年等回
稱原係萬曆二十年間偶以推陞不當
上旨致蒙該司官都着爲民彼時敎適註籍在
寓並不與事亦不列名乃一槩朦朧受譴
以去此正所謂未明
旨意與刑部司官之事相合本部向不敢言因
有此例又有此

旨乃敢據以具題而初非突然冐昧市恩者也臣等退而詳思若果如其言則王敎委應查豁況不言於
上怒之時而言於怒解之後其一念敬畏之忱亦似應與刑部官一體
矜宥者但若原人原奏俱不在前無憑指證合無行令收管章奏衙門即將吏部原本查出若果王敎無名因人累及伏望
皇上開天地之心或即與復官或量改別用以廣
德意以信
明旨如其不然則該部自合受重復欺罔之罪而臣等更不能爲之曲解矣再照近來各衙門
留中章奏不止吏部一疏中間有獻規
皇上及責備臣等者原無大忤似亦宜一體發出以釋外間壅蔽之疑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議擬救荒事宜疏
本月十一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蒙
發下刑科給事中楊東明本及所進饑民圖說
因而
諭內閣朕今日覽文書見刑科給事中楊東明
饑民圖說朕心甚驚惶憂懼爾等可傳與該
部可獨可賑作速看議來說欽此臣等伏惟
今歲河南等處災傷至於父子夫婦相食乃從來未有之變即東明疏中尚有諱而不忍盡言者臣等日夜憂惶已經擬災
旨擬
諭議賑議蠲與以少紓燃眉之急暫安思亂之心而特恐
德意不宣有司玩視如故正展轉無措間忽捧
聖諭怵目驚心憂深詞切即古帝王之子惠困窮視民如傷不是過也

德音一布度蟄虫腐草無不昭蘇豈有
天意不可回人心不可定之理當即傳示該科
該部使皆知
皇上惓惓旰食憂勤側身儆戒之意必將爲有
司惜賦必將爲天下惜財于以先定在
朝之人心而後次第及於在野之人心人心
安則
天意得矣臣等不勝欣戴頌祝之至除
御札尊藏閣中宜付史館外謹擬票具

題以
聞

請
寛宥言官疏
本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給事中黎道炤本蒙
御批黎道炤這廝明白黨救同類故引別事爲
言好生可惡本當重治姑且罰俸一年張貞
觀着降雜職調外任用不許朦朧推陞趙完

璧等還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竊
惟近者
出閣之事節該
皇上親裁典禮已經臣等傳部奉行至爲停妥
小臣自可忘言乃貞觀先以職掌禮科不
得不隨部臣之後催請
裁發非別有所駁議也乃
皇上怒其多言而罰俸以懲之在貞觀已自歎
然受譴而今日道炤之疏復尔引及臣等

竊詳其疏乃自爲條陳效忠非主意在救
貞觀等也今因道炤一言而並罰趙完璧
等
聖怒已爲不測若貞觀又因道炤之累及而加
重處分則恐
朝廷之上株連無已又復如趙南星孟化鯉
吳弘濟等故事而小臣之中又將以臣等
不能匡救其紛紛激怒愈無已時臣等固
其心爲
皇上任怨其如
聖威國體之褻何大抵科道乃言官雖有抵觸
與別衙門出位者不同
皇上不得不容臣等不得不救至於因後次救
者之言而愈重前次言者之罪亦恐不可
以爲常也臣等叨備股肱相關一體不忍
見
皇上靜養中有此盛怒除罰俸諸臣不敢再
瀆外謹昧死以張貞觀之重處爲

請伏惟
天慈矜允寬宥謹具題
請
旨

答講章互異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文書官李浚口傳

聖問如何初十日所進日講講章與十五日進的前後互異臣等因此仰見

皇上雖深居靜攝而猶日對經史留心講讀近來批決政事詳妥精明此得於學問之益者多矣

至於

聖諭問及講章前後互異之故乃因先年閣臣偶見

聖駕希出聽講臣等無由納忠爲此題奉

欽依一面將應講之書每日撰進講章以便

宮中不時披閱又一面將未講之書留待

駕出之日接續進講此講章前後互異之故也

今既奉

聖問臣等不敢專主合無仍照原題將新舊講章各別進呈或就將每日所撰講章隨進隨講亦無不便通候

聖裁奉行謹具

題以

聞

請審江南風聞事體疏

本月十九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看得四日前曾有給事中趙完璧一本内稱大江以南豪蕩之子暗相招引包藏禍心據其所言雖未審虛實然此事臣等頗亦聞之緣撫臣朱鴻謨先有密書報臣等與戶兵二部謂事體未確正在審處不敢造次奏

聞以上驚

聖聽下惑人心臣等因亦以書荅之勸其仔細體訪作速處分不可姑息以養亂亦不可支蔓以生擾連日正與部臣竦聽後信而完璧因聞外間藉藉有傳度不可待撫臣之奏故有此疏無非欲早安地方免遺後患耳乃疏留

御前未見批下或恐

上意已動將有嚴切處分則使地方官張皇掣肘愈難收拾又或更累數日不下則其事既形章奏恐道路流傳者不測

廟堂之意將以玩忽蒙蔽之罪加之臣等非所以定猶豫而安反側也臣等深爲此懼謹

亟擬票

旨只令彼處查訪虛實具

奏寓鎮靜於督責之中更望

皇上特降一諭使知科疏留中之故止恐風聞不的特示詳愼庶使彼中可以從容料理

按壓人心謹具

題以

聞

十九日奉

聖諭諭内閣前者朕覽文書見趙完璧本欲與卿等票旨朕意此恐風聞若一發行必駭衆聽惑亂人心故少待彼處撫按奏到乃實令見卿等所奏揭帖朕已批發且朕深居九重之内其外邊國事民情難以周知卿等若有

所見聞的即便具揭奏來

具官臣王　　等又

題今日蒙

皇上因臣等揭請

批發趙完璧本隨降

聖諭諭內閣前者朕覽文書見趙完璧本欲與

卿等票旨朕意此恐風聞若一發行必駭衆

聽惑亂人心故少待彼處撫按奏到乃實今

見卿等所奏揭帖朕已批發且朕深居九重

之內其外邊國事民情難以周知卿等若有

所見聞的即便具揭奏來欽此臣等莊誦之

餘仰見

皇上心懸四方明見萬里且神閒氣定不先事

以張皇慮遠憂深不驟發以滋惑而又恐

九重之內外事有所未知特令臣等不時揭奏

蓋片言之間而帝王之盛德備矣臣等不

勝欽服不勝感悚先是江南之事臣等所

以微聞而未敢聞

奏蓋其意亦恐駭衆惑人與

聖意令而不意科臣已形章奏則雖欲不發而
不可得矣然票
旨只平平查究虛實原不失
皇上持重慎密之意惟是事在彼中撫臣既無
續報而鄉里傳言不一臣等終不放心或
言首惡就擒其事已解或云尚在追究
未知下落伺去後有聞再當密
奏不敢隱默誤事也至於此外
國事民情目前最大者無過河南之荒亂而

戶部已前後發銀三十餘萬
帑藏一空計臣竭盡心力而言者尚恨其出
納之吝正不知當此多事慮內慮外千難
萬難臣等不得不稍為照顧張主伏乞
聖明察之又今日見處分張眞觀事亦頗關
國事民情蓋眞觀先差閱邊又差視河皆重
難差使而其人又有清廉練達之名即今
閱視諸臣紛紛俱已超用眞觀既不與其
榮而今日反以衆人累及至於重處此尤
公道之所甚惜者也科道官言雖煩瀆然
臣等適見其疏皆和平婉曲之詞又與抗
辯游說者不同伏望
皇上曲為霽怒仍
賜寬處庶大小臣工流謗日息而外間之奸徒
亂民亦知紀綱之在
朝廷不敢更布妖言謀為非望矣臣等偶因
皇上虛心下詢輒附陳其密悃如此不勝忠懇
惓惓之至謹具

題以
聞

玉牒成辭免
恩命疏
本月二十二日
具官臣王　等謹
奏為懇辭例外
恩典以安愚分事今日文書官李祿傳奉
手勑下吏部茲纂修
玉牒書成內閣輔臣兼修總裁效有勤勞茲特
加恩元輔錫爵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進建極殿大學士還廕一子與做中書舍
人次輔志皐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位加太子太保尚書大學士如故各廕一子
入監讀書還各給與應得誥命如勑本行欽
此臣等伏惟
皇上恩隆一本誼篤宗盟爰於
玉牒之成特降中
旨加恩大小執事諸臣以示鄭重而又
徑自下部發行不關臣等此無非欲臣之必

受耳臣等心非木石豈不知
恩豈不欲受
命但陞官廕子俱係非常之
恩典先年雖有書成敘勞故事然自
實錄而外如重脩
會典謄寫
寶訓之類其典已輕先該臣錫爵備員內閣以
來曾經以此兩次陞廕並未敢承此蓋爲
朝廷惜名器實非爲自己市廉名也至於
玉牒書成之賞其典更輕秖以近來冊籍之多
歷年之久而各官役校對書寫之勞比之
先年十倍以此遵奉
聖諭小爲敘錄若臣等乃輔弼股肱之臣所職
者大原不當以筆札敘勞而免
玉牒一書止於磨勘宗支檢照簿籍各派有主
行官吏而其題請調度又在先任之閣臣
申時行等臣等但拱手視成亦不當與執
事分勞且不但臣等而已也節經題補年

深翰林官孫繼臯劉楚先曾朝節臣等通
不叙及盖謂翰林清重亦不宜與中書等
官瑣瑣程此尺寸之勞觀臣等之待人如
此則其所以自待可知覲臣錫爵先年力
辭
會典訓錄恩典如此則今日
玉牒例外加恩臣等之必不敢受可知
皇上手足視臣等但當使之心安分安其恩勝
於加官廕子百倍也先是閣臣舊例蒙
恩或恐應辭應受不同所以各自具本今則臣
志臯臣位皆介辭驚詫以為必無同受之
理屬臣錫爵連名懇辭庶見公論代言
皇上俯查前此萬萬所無之例
俯念臣等萬萬不安之心亟將
成命收回蓋此恩不惟臣等受之可愧雖屢辭
亦可愧不惟吏部奉行為臣等愧即天下
傳之亦無不為臣等愧者此臣等所以如
負芒刺而急於早祈

恩免者非辭榮乃辭愧也不勝懇迫惶悚之至
謹具
奏以
聞
奉
旨纂修玉牒原係重典卿等分猷茂衍嘉績垂
範後世先有恩命卿屢屢懇辭是以特頒親
渥用示眷酬卿等宜遵成命所辭不允吏部
知道

再辭
恩命疏
本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揣分量功萬無受敘之理乞
恩即賜俞免事該臣昨與同官臣志臯臣位連
名具疏辭免例外
恩典奉
聖旨纂脩玉牒原係重典卿等分猷茂衍嘉績

垂範後世先有恩命卿屢屢懇辭是以特頒
寵渥用示眷酬卿等宜遵成命所辭不允吏
部知道欽此臣伏覩
温旨恭繹
聖意乃知專爲臣前此屢辭
恩命疑臣之矯激以臣爲淹滯而必欲別尋題
目以處之又恐復如舊例預傳內閣擬
勑臣又得以預辭而徑自
宮中宣
勑下部行之蓋
君父之用情至此而臣眞感泣慙汗欲言辭而
不敢且不忍已顧臣乃閣臣又首臣也雖
官階未極天下不以此輕臣而方責臣以
至鉅至苦從古難任之事何則以臣之受
知
皇上深也夫
皇上苟深知臣則亦當知臣今日之榮原不以
爵祿而重矣又當知臣今日之苦顧反以

爵祿爲憂矣雖積資平敘臣猶逡巡避託
者累歲月於茲況
殊典特恩破二百年未有之例攙諸執事已成
之功臣雖老悖豈有不受於例內而反受
於例外者哉方今
國計民生士風吏治種種關天下安危而亦
種種關臣之責任使臣果能分猷衍績則
勞効當徵於此而今何如也臣且不暇遠
引即如昨日

進呈講章內有漢相薛宣坐小吏賦歛於民
策免由此觀之臣之當策免者多矣古小
吏之罪且歸之大臣今大臣之功反假之
小吏責居衆後賞在人前而天下其謂臣
何又如今日定擬効勞諸臣本奉
聖諭所爭不過一階半級之間而臣猶屑屑然
靳且惜之若厚求人以廉讓薄自處於貪
饕而諸臣又謂臣何抑臣又惟
朝廷之上但開一例輙成故事今之爲

天潢繁衍簡帙充棟而畧叙校寫負役之勞此
可爲故事者也若館閣大臣與校寫負役
分勞而叙恩輕而體褻此必不可爲故事
者也臣前疏固云不惟受
恩可愧即屢辭亦可愧今屢辭矣而臣又且獨
辭矣萬望
皇上衮其誠勿窮其詞亟將
成命收回使臣慙而尚可以見人餘福尚可以
奉毋臣不勝感激祈懇惶懼迫切之至謹

昧死具
奏以
聞
奉
旨覽卿所奏辭免恩廕朕査卿進閣年久並無
特加恩賚從來輔臣所未有者卿總理政務
忠勞茂著加恩示酬原不爲過卿可勉從勿
得再辭吏部知道

三辭
恩命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感
恩至極愧苦難勝再瀝血誠懇辭事該臣昨日
又具本辭免陞廕恩典奉
聖旨覽卿所奏辭免恩廕朕查卿進閣年久並
無特加恩賚從來輔臣所未有者卿總理政
務忠勞茂著加恩示酬原不爲過卿可勉從
勿得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聞
命自天叩頭伏讀仰见
皇上惓惓于臣始終但以屢辭
恩命之故以爲閣中故事所無而
聖心亦若自以爲積年一欠事者不知
皇上何取於臣繾綣諄切之至此也臣感極涕
零因再三伏而思之受恩人臣之大榮違
命人臣之大罪以大罪易大榮又天下之

大愚也臣海上巢烏山中朽木本出就列
已濡首榮進之塗而至於今日方復勤勤
小讓飾廉辭賞抑豈非愚之又愚者哉顧
皇上所查者以輔臣特恩爲故事而臣之所守
者以
玉牒不加恩爲故事今爲臣等破特恩之故事
則天下方以此嗤臣後進將以此作俑鄙臣
臣無措身所矣
皇上儻以臣屢辭爲矯激耶請試查先年閣臣
報工受恩奏捷受恩進書受恩果載在何
典是臣分内否又或以臣年久淹滯耶請
又查十年之間曾進兩階靡兩子功果酬
恩食果稱事否今精誠之未格謀計之未裨
九重之德美未光於上四方之疾苦未蘇於下
而調燮輔理之臣猥借筆札細瑣之事以
忠勞得褒賞豈不羞
朝廷褻政體甚矣大抵寵辱無常視所宜受
如使分義少安雖抱關一命亦有餘榮如

其不然雖崇爵五等臣歲九遷猶之爲辱
也夫
皇上豈欲辱臣者哉而臣兩日對人面目無光
語言無味此蓋眞慙不能以虛美而解眞
苦不能以強食而甘
皇上儻不欲辱臣則何不以恤臣淹滯之心盡
收天下之淹滯以奬臣忠勞之
旨盡錄天下之忠勞其爲榮藉勝如臣身臣言
至此窮矣極矣煩矣厭矣惟

皇上斷然哀而免之臣不勝感
恩懼罪悚息待
命之至爲此謹具本奏
聞奉
旨卿惓惓懇辭具見忠貞卿心勞瘁朕豈不知
恩命示酬亦係常典卿屢疏懇切特允所辭
以成卿美吏部知道

勸請賑濟疏

本年三月初一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適文書官杜茂口傳
皇旨將河南巡按御史陳登雲封進飢民所食
鴈糞示臣等觀臣等不勝哀痛不勝慘慽
竊念民窮至此眞從古未有之變天時人
事眞是十分可危惟幸
皇上憂勤之念上格

皇天惠鮮之澤下逮鰥寡庶可以回和氣而收
人心不至釀成大亂耳近者喜見雨澤連
綿又聞山東河南等處俱已霑洽此亦是
麥秋佳兆飢民可望全活但目前難處而
戶部更難處蓋先時飢荒或止一方而今
則各處告災雖江南亦不全熟米價皆踴
糶賑爲難此一苦也先時各邊止有年例
今加以寧夏朝鮮之變例外費過三百萬
內帑耗竭勢不能無米而炊此二苦也先時

荒而不亂則發賑之外遂可坦然無憂今
群盜四起該部一面賑飢又將一面爲軍
興之備此三苦也先時戶部用詘則太僕
銀可借南京粮可借今馬價銀已發盡而
借支於草料南粮又方備江南兵變不可
多發此四苦也先時各布政司府州縣各
有贓罰等項餘積今取解一空有急盡靠
內帑此五苦也先是民間殷富事例一開則
奔走

上納今例既開盡而大戶多爲官吏刻削無復
餘財此六苦也六苦之外又有別項河工
募兵等費臣等倉卒不能悉舉百姓雖窮
勢不可以
國財盡耗於賑濟卒有他變干係不小臣等
查得登雲之奏尚在未問
遣官放賑之先則此時
聖恩宣布或恐別是一光景不可知且候鍾化
民績有報來倘彼中荒亂如故則臣等更

無他法惟有盡辭俸薪以助貧民而亦望
皇上暨
兩宮各院量發內藏十分之一分投布施此
急救生命即所以自積巳福而其功德勝
於齋僧造寺萬萬者也且此舉一倡則中
外百官萬民皆將興起好善之心而捐俸
捐資者不賞而勸矣
皇上儻以爲可乞
容臣等明上辭免俸薪之疏其餘統候

聖裁施行謹具
題以
聞
奉
諭覽卿等奏朕知道了昨者朕覽飢民圖說時
有皇貴妃在侍因問說此是何圖畫着死人
又有赴水的朕說此乃刑科給事中楊東明
所進河南飢民之圖今彼處甚是民飢荒亂
有喫樹皮的有人相食的故上此圖欲上知

民飢荒亂速行蠲賑以救危亡於旦夕皇貴
妃聞說自願出累年所賜用外之積以布施
救本地之民奏朕未知可否朕說甚好且皇
貴妃已進助賑銀五千兩朕意其少欲待再
有進助一併發出今見卿等所奏着明早發
與該部差官解彼賑用其中宮等朕傳着各
出所積之貲以助一時賑用又卿等欲捐俸
薪以救濟國用甚見憂國為民至意且待鍾
化民奏到再作區處今諭卿等知

申請舉行泰交用人原奏疏

本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懇乞

聖明實行懇論以維世道人心事該臣前

上泰交用人二疏並蒙

皇上俯鑒愚忠

溫旨批答臣不勝受

知受

眷刻心刻骨之感乃連月以來引領以望舉行
而猶未也臣伏而自疑天下亦因而疑臣
臣初惟甘心受疑而已既復思輔弼之職
當直引君事為己事又當直以己心格君
心譬之立表必見景操券必取償非僅僅
以議論塞責茹納示廣已也今

皇上有英明獨斷之聖德而臣不能闡揚有抑

嚣止競之

盛心而臣不能宣布甚至反累

皇上損威遷怒重致紛紛則臣股肱一體之誼

何而敢復支吾推委以負

知春乎夫今之以

御朝請以用廢棄諸臣請者非不累牘連章然

臣竊恨其言之不詳而發之太激何者

皇上雖静攝累年而朝無不閲之章奏下情可

謂達矣官無不舉之職業賢路可謂開矣

惟是

朝講之久輟也盖或以

手批目覽即爲勵精而垂裳數刻之雍容未必

遽關紀綱之興廢耳乃言者務別尋㨿端

以怠政歸

皇上宜

皇上之玩而不聽也其廢弃諸臣之不即用也

盖或以官充事辦原無乏才而草野數人

之用舍未必遽係天下之安危耳乃言者

務爲激詞以拒言歸

皇上宜

皇上之怒而不聽也一不聽而疑者愈疑激者

愈激其始皆起于知

皇上之不深夫匹夫庶士尚可以知不知聽之

人是不是信之已若天子而不見知於臣

民則舉凡發號施令與慶賞刑威之權皆

將日輕日褻而又何所恃以制天下哉今

夫小民不畏上帝而畏有司非有司之權

加于上帝也上帝之嚬笑難知而有司之

喜怒易知也惟遠人故難知惟近人故易

知

皇上乃不從其近而獨從其遠豈以齋宮決事

有

皇祖成法在乎

皇祖從民間繼統早歲英聲睿斷已震攝于人

之耳目故晚季深居大内而人曉然無釜

爲之疑今

皇上雖天縱之資同符

皇祖而生長於深宮之中出匣光芒已半爲張

居正所掩蔽迫居正事敗朦朧之迹尚未
分明而已拱手稱
神君矣天下誰復知之即其間
聖問之周詳
御筆之絢爛自臣等二三親臣之外亦罕能耳
聞目見者而天下又誰能信之
皇上縱自信其實未嘗怠荒決不至叢脞然以
舜之至聖而尚有倦勤之時湯之貽謀而
尚有風愆之警

皇上能必臨御千萬年之後盡如今日而千萬
世之
聖子神孫能盡如
皇上乎萬一厲精之念少弛而以靜攝爲故事
則舉天下元元一綫之命脉不免内寄于
房帷之意嚮近侍之喉舌居常慮變可爲
寒心今之言者動以隔絶旁落爲疑夫今
特其似耳循此道而不變後必漸至于眞
方其似則人皆敢言而及其眞則人將不

敢言臣爲此慮故于建言得罪諸臣每爲
揭解實非博休休好善之名盖常恐
國家萬一有不敢言之時而預養其敢言之
氣然則何不乘此泰運方隆之日聯屬
宮府以杜絶禍源必待眞隔絶眞旁落而後
救也且今天下之士風澆薄甚矣議論亦
太多端矣其始實以二三君子久見廢棄
而人皆貪求廢棄以自附於君子故有身
當其事者泂然無疑恬然無怨而旁人故
爲離跂攘臂以描寫異同之形引繩批根

以搆合水火之釁此其故可察也今
皇上察其影不察其形徒知衆之所附者爲黨
而不知爲衆所附者之未必黨從知諸臣
廢棄諸臣之爲黨附而不知用之正所以
破其黨徒知用之必借勢以爲援而不知不
用則反能借聲以爲援徒知重處以明示
多言之戒而不知不處以黙奪嚣言之利
盖抑嚣止競各有時宜譬如潰汙之水射

塞之而怒決之水則必疏之爝炬之火則
撲之而蘊祟之火則必宣之今一槩目之
爲黨但有撲塞更不疏宣使不黨者坐眞
黨之累眞黨者反驅而入於不黨之交此
近來
朝廷之上聚訟所以滋起而吏道爲之益襍
也今天下東西交訌南北並荒財困民窮
兵疲食盡實政有關信非一端顧此御朝
用人兩事似于虛而不急而天下之實政

要皆待此而舉不然則一令出人爭以意
伺之一人用人爭以說便之即黜虛祟實
之
諭祇託空言而臣等亦萬萬無以佐末議矣故
今臣不憚饒舌再
請將臣奏交用人二疏稍
留神觀覽斟酌施行使百官庶府皆得與臣等
共覩
聖容親聆

聖諭則壅蔽之疑何自而生使廢錮諸臣中類
得以實行實政聽推擇於公論有賢者進
有能者使則同異之嫌何自而構又使天
下之人知臣等進退得關其忠論說得行
其志不但以體貌見寵爵祿見縻則窺伺
阻撓之隙何自而成有如
皇上不欲循常朝之制亦請
間御便殿召臣等與部院大臣從容咨詢旣
彰

聖德亦因可以揣知臣下之忠佞又有如
皇上不欲以雨露廢雷霆之威則亦
請罰如其人人如其事而臣或偶觸
盛怒則怒過而徐思之或本激人言則言已而
自用之若乙代甲受譴而譴因事增加適
示人以可測而教之易犯耳善用威者宜
一不如是也臣且不暇遠引即
皇祖季年手札諭部院諭天下大事不少于閣
臣又嘗命部中錄放罪謫諸臣列名者百

四十餘人而報罷者六人耳況羿之不至
於諭者乎
皇上若永言法祖則已事可考矣臣身叅帷幄
口熟鹽梅所言實至委至詳至眞至苦與
外人之疼痛不着矢口陳說者不同其所
請又皆至易至簡量今日所能行與外人之
責難求備者不同至就中用人一事臣原
主分別材品憑
皇上之取裁與外臣之偏右建言者不同

皇上正不必以市恩植黨之說先入於胸中槩
疑臣等也昨者
主賸報成蒙
皇上特旨將臣加官廕子三疏懇辭然後得免
固復念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苟可以榮臣之身者且不
惜度越衆人大破常格而與之則何惜容
臣之一見行臣之一言臣親病身衰子孫
單弱功名之念已矣與其以身受官不若

使之志行而業乎其官與其推
恩未成之子孫藉之報
主不若多舉天下已用未用之賢者與之共報
主伏望
皇上聽臣言行則實行莫再以
溫旨泛常批答了事使臣不枉此一出外臣亦
不枉其責臣望臣之心世道人心在此一
舉臣不勝懇祈激切之至爲此具
奏以

聞
奉
旨覧卿奏具見忠懇今時事多艱朕心方切憂
惕待火症稍愈即出與卿等商議國事其從
前廢棄諸臣朕久欲從卿言録用但因衆薦
圖報激聒該部市恩陞用大驟以此停寢今
卿又奏來朕知道了

荅賑濟

御札疏

本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日晚蒙

欽遣文書官李祿恭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臣錫爵私寓當於香案前讀

諭內閣覽卿等奏欲將應支俸薪扣留助賑足

見卿等憂國愛民之心且卿等欲捐俸薪何

以養廉今中宮等聞知飢荒各出銀若干今

發與該部一面救濟着鍾化民作速查來若

是不敷還着該部議處諭卿等知欽此臣錫

爵叩頭讀訖即傳與同官臣志臯臣位同

看相與不勝欣戴不勝鼓舞仰惟

皇上如傷好生之仁軼堯駕舜

天語諄諄至勤至篤如此此諭一傳

天地祖宗知之億兆蒼生知之即如

兩宮身處深宮履茲寵盛飢寒不切於身恫瘝

不經於目而亦慨然脫簪遺珥以爲救荒

之助則

皇上仁之所感動可知其自

皇貴妃而上

兩宮聖母

皇上

中宮任天下國家之重者必有非常施捨以

救垂絕之民命又可知且賑銀縱發於外

帑人不過視爲救荒之故事能活飢民未

必能盡弭亂民今破格之賜出自

宮闈而重以

手札親傳藹然若慈母之保赤子將見楊枝滴

水可潤十方黍米一顆足當萬斛近而感

恩之衆何邪念之不消遠而聞風之民何妖言

之敢倡又將見和氣致祥陰功造福在天

降甘雨和風在地產嘉禾瑞麥在人則徵

四海之頌聲以祝

皇上
聖母萬歲
中宮千歲而臣等左右之臣亦藉有餘庥
已至於差去解官既領已發之銀則亦當
使少候
御前續發之銀一併領解以免另差一官地方
多一官之擾尤爲省事尤爲便民其臣等
請辭俸薪雖無濟於飢民萬分之一但念
君既以飢民爲一體則臣何忍獨不與
君爲一體
宮中發銀在[illegible]化民米
奏之前則臣等捐俸又何必待化民已奏之
後合候
命下臣等就於今月今日爲始將應支俸薪盡
數扣留助賑以俟麥秋成熟荒亂稍寧然
後照舊開支聊見臣等一念爲
生同休戚與衆共甘苦之心而非敢以此區區
市恩徼福也爲此除

原賜御札尊藏閣中宜付史館外謹具揭回
奏請
旨

請重懲貪官疏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臣等接得光祿寺丞鍾化民揭帖內
稱河南放賑一事漸有次第而各處嘯聚
亂民十已解散其七八及稱雨澤霑足麥
秋有期可見

皇仁一布萬物囘春而信乎消弭盜賊之本不
在窮兵而在安民矣又信乎感格天意之
本不在祈禳而在德政矣即今四海頌聲

旨將斂爲

九重之福壽臣等藉手亦有餘榮謹再拜呼

萬歲以賀其化民疏中叅郟縣知縣葉時榮菓
縣知縣陳在邦據稱一貪一庸庸者尚可
輕處若葉時榮將放賑銀米尅取入已虐
報數目此豈更有天理人心者臣等竊謂
當此急時不得不加重懲貪之典罰一儆
百不嫌過嚴臣等謹預擬一

旨以待化民疏下伏聽

皇上手札批發行如雷電之震風雨之速乃飭
吏治收人心之一大機栝也謹具

題隨票以

聞

請寛督辦香草疏

本月二十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戸部尚書楊俊民等會臣等於朝房

專爲廣西香草一事未奉

明旨欲臣等一催臣等看得此物專爲夏天禦

暑之用今已立夏在廣西既未奉

旨無憑解到在該部又恐後時不敢推諉今日

願承認辦買或多或少惟

皇上之所裁盖緣此物價值不多而萬里盤送

之費多於原價數十倍以此欲通融曲處

期於足

皇上之用而已原非重大錢粮亦無盡求減免

在理無不可通而在臣等亦無不可與言

者伏乞

欽定斤數即與

批允施行

豫請

親行廟享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先因

聖躬久在静調臣子之心以愛君爲重不敢以

常朝日講數有煩瀆惟是孟夏在邇例該舉

行

太廟時享之儀誠恐臨期又行

傳遣此則

宗廟事重臣等不得不言盖先是臣錫爵之請

假歸也容調數事首以

廟祀不親爲規夫

郊廟俱屬大禮其在今日俱屬曠儀乃臣芹曝

願忠顧以

親郊爲後者以爲

大地雖尊猶爲衆生之公共父母人人可以致

敬人人可以用誠則亦有人人可以感格

之理
皇上但自信此心原非無故而憚勞則雖間一
遣代臣下亦自能成禮而
天地亦或有諒之者至若
祖宗列聖則
皇上乃其親子親孫一枝一葉即今二百年來
一統昇平之基是誰爲之開創奕世綿長
之祚是誰爲之佑啟而使邈然異姓之人
執俎豆奉蒸嘗於前氣脉精神何所聯屬

焄蒿悽愴何所感通此甚非所以綏
神靈而迓福祐也夠
郊祀禮繁又每行必以夜而其設壇又遠在都
門數里之外
皇上爲玉體珍調計皆可以此爲辭若
廟禮止於須臾對越原無
郊壇陟降之勞而今次夏享在寅又無夜寒風
露之苦且廟庭咫尺一舉趾而可達又非
有警蹕清道之煩侍衛關防之慮
皇上何憚而靳此一出哉記得年前臣等以祈
雪未降奉
旨修省會有光祿寺官來見於朝房具稱
皇上致齋之清淨守戒之嚴該寺所進魚肉
葷菜之類盡數退出臣等竊相與欣歎以
爲
聖誠如此必無不感應之理果而三日齋滿其
夜雪降又如近者河南等處災荒
皇上爲之親降德音大發內帑而時雨隨霈所

在歡洽天人之間尚且有感必通如此而
況於
祖宗父子之親乎古人祭祀之詩曰曾孫維主
而繼之曰以介景福又曰天被爾祿今主
祭者非曾孫則使何人受其福祿此臣等
一體股肱之臣所以有懷願忠而言之不
不得不切者也伏望
皇上永思
先業之維艱上畏

明神之有赫趂今享期數日之前預養精神斷
在
親臨行禮庶幾神以類歆祝史可以致辭而祭
則受福臣工亦藉其餘慶矣臣等不勝顒
望之至

密薦閣臣疏

具官臣王 謹

題臣於去冬具揭恭請
聖斷添用閣臣一員蒙
皇上手札報聞未見施行臣等竊揣
聖意無非欲從容慎簡因此不敢再有催促適
者同官臣志皐以引年乞休未出臣錫爵
又偶以連發寒顫扶病辦事自度不前因
復再三思之方今

國事紛紛勢不得不多用人用人求新不如
求舊而舊臣之中臣亦不敢濫舉惟有原
任大學士王家屏其年正在壯强其才又
甚敏練而其望又大爲人情物論所歸先
年止以在閣未久驟當事任偶見
皇上一時聖怒匆匆揭解詞氣之間不暇委曲
致蒙切責引罪而歸昨秋臣錫爵偶因進
表官便寄與一書備道
皇上天覆地載之量日照月臨之明眞古帝王

所不及近來每事虛心諮訪閣臣雖在
盛怒之中但有一言勸解無不俯從可見前日
之事皆外廷激而致然公不得不任其責
家屏復書曰
上眞聖主家屏亦願爲
聖主一心一德之臣前者偶以任事方新未信
而諫以致
奏瀆繁多情意阻隔然
上終不加深譴而聽之善歸眞父母再生之恩

而家屏眞天地間一罪人也以今思之即
吞刀刺心飲灰洗胃亦復何及惟有自怨
自艾痛其負
皇上負此生耳此書見在臣所二臣亦皆見之
但以草字不可
上呈臣錫爵竊觀目前待次諸臣雖才具品格
多有可用而欲如家屏肫肫愛
主之赤心鑿鑿淬亭之定見則千百中眞不可
得一二也臣以此不避嫌疑一力保舉如

蒙
皇上盡捐前忤即日遣官行取家屏復還舊職
臣又可保家屏決爲終始不二心之臣而
皇上決可仗之鎮壓羣囂主持
國是者臣不勝一念薦賢爲
國之忠心謹具密揭
奏
聞有如家屏他日負臣所舉臣甘連坐伏乞
聖裁俯允

擬俾中旨施行

因病乞歸疏

本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忽感危疾懇

恩急放生還事臣錫爵仰承

皇上知遇扶病出山非不欲以犬馬餘年驅馳

報

主而自覺精神日衰一日疾病日多一日本年二三月間頭暈寒熱胃脘刺痛之病無三

日不發發則不時私自臥家一面撑持外事不敢率易

上聞乃者本月二十六日接

勑之後寒熱暴作痰喘壅盛猶以爲偶然感冒

仍於次日勉强謝

恩拜起支離幾不能成禮當即令人攙扶到家猶恐病母驚惶對之強飲茶湯數口不意隨飲隨吐吐至半夜方止遂成虛脫至次日連暈三次左臂左足麻木不能屈伸治

今水米不入口者三日矣臣因自念此番之病植根甚深見證甚惡非如往年肢體末病可以問醫兼治事者又非如往年暴感之疾可暫請

恩假調理以冀痊愈者至此則臣雖欲自割其首丘之念而戀帷盖之恩不可復得矣

皇天在上豈敢有欺臣之歸心蓄之誠久實冀

追陪

廟算一覩

聖容兼待東西邊議小定始敢言去乃今旦暮之人身且不能自保而復以何望哉伏望

皇上哀臣察臣所以濡遲至今而忍於決去者委爲迫切委非本心急放臣骸骨還鄉庶

尚有頂戴

天地沐浴

恩光之日病憒口占意亂語澁無任哀祈待

命之至

本日奉

旨覽奏知卿偶尔感疾朕深注念卿宜寬心調
攝慎用藥食當即就愈何乃遽疏乞歸方今
國家多事正賴卿主張料理痊可即出辦事
以慰朕懷毋得再請吏部知道

謝
賜諭遣醫疏
本年四月初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適蒙
聖恩以臣患病
特遣文書官李文輔齎捧
御札一道到臣臥榻之前臣因病體沉重先遣

男衡恭代叩頭接
諭隨該臣親自啓封奉
諭元輔朕倏聞卿偶尔感疾心甚憂念特差醫
官往視卿可慎加調理寬心靜攝當即痊愈
以慰朕懷欽此當有太醫院使陸得元等隨
奏
欽遣入診臣脉去訖該臣以病劇今早具疏乞
休不踰時而
遣醫問慰之旨即下人有疾痛呼天號父母亦

未有應之如此其速而憂之如此其急者
臣艸介賤生犬馬殘喘本因受
寵逾涯爲鬼神所忌而今又蒙
皇上鄭重珍惜至此之極此臣所以又驚又懼
不覺慟哭三臣之前而三臣亦爲之流涕
者也今據得元等診脉皆言氣血虚脫之
甚相顧錯愕而外姑爲好言寬慰謂臣尚
可生還賴
皇上鴻慈枯木朽株或尚有回榮之理然非

皇上曲賜哀憐使之早解一日之職早安一日
之心則鍼石恐不能施而盧扁或望之而
走矣臣病憒中言不成章畧布感私如此
伏乞
聖慈俯念顧
天乞命之初誠始終爲之造命臣不勝感激哀
懇之至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寬心調理爲國保
重以副眷懷禮部知道

謝
賜猪羊粥米疏
本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今日伏蒙
聖恩以臣病患再遣
御前牌子李虎齎
賜鮮猪一口鮮羊一腔白米二石酒十瓶甜醬

瓜茄一罈到臣私寓恭設香案仍令男衡
叩頭代領訖隨該李虎進臣臥內而宣
聖恩臣感極涕零當即就床叩頭恭
謝外竊念臣自蒙
恩拔擢以來何年不病毎承
皇上遣醫賜饌之命尚能裹頭束帶強起至堂
中謝
恩而今不能矣尚能口占數言具表稱謝而今
亦不能矣尚能畧書

欽賜之品物而今亦不能矣臣之狼狽何至此
極惟有一息尚存寸心不昧知仰戴我
皇上天地父母之恩而竟不知何以爲報也臣
不勝感激慚惶之至謹具奏恭
謝以
聞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

乞歸再疏

本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體十分沉重再乞
天恩俯賜骸骨早歸事臣之疲癃不自將愼以
仰塵
皇上憂懷纏綣浹日之間使者相望於家
恩德厚巳非又蒙
手批乞休之旨以寛心調攝愼用藥食慰臣之

疾苦以國家多事主張料理策臣之後功
是固臣枯朽回春之日亦臣頂踵可捐之
秋也自非萬不得巳忍再有所陳乞哉惟
是老人之命託於脾胃今脾胃盡倒矣雖
欲愼用藥食而藥食不得下矣雖欲寛心
調攝而八十病母見臣形勞日急旦暮涕
泣於臣前容不得臣寛心矣見今虛火上
冲右目巳成翳濕痰下注左足且漸痿加
以元神內耗轉側驚忡聞風聲鳥聲而暈

聞開門搗藥之聲而暈喘喘殘息其餘有
幾而
皇上尚責以主張料理國事其將能乎非者同
官臣志皐臣位嘗一再就臣榻前看臣非
不飲泣相對哀臣之若然終以拘攣闇中
之故事廻避同官之私嫌無敢明白爲
上陳請者則臣之緩急死生不于
皇上之望而誰望哉伏惟
聖恩無窮天命有限

皇上縱尚未忍舍臣強留一月半月不過床褥
間度日而臣終不勝狼狽怛欝以死是
皇上終有割恩之日也爲此再瀝血誠懇求
早允臣不勝萬分危苦哀啼待
命之至謹具
奏以
聞
奉
旨朕昨遣醫問疾知卿爲國事處分焦勞心思
所致但當凝神靜養調以補劑數日就可完
復何遽迫切求去卿宜仰體朕心加意愼攝
切勿再辭吏部知道

乞歸三疏

本月初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臣危苦至極頃刻難留三乞

天恩即賜哀憫放還事昨該臣再疏乞休懇首

以望

恩允而不意復接

御札眷留彌勤憫臣之焦勞戒臣以靜養汲汲

乎若盼其立愈而惟恐其再辭者自古人

臣受

知受憐於

君史冊所載如此有幾臣惟有感咽流涕自痛

其薄命以負

皇上而已既而思之臣前此爲

國焦勞臣之職也而

皇上猶恪恪惜之乃今臥榻死生之間頃刻難

摧其焦勞何啻百倍而忍不爲之動心邪

且使臣焦勞於心形體尚能支持則亦何

所逃命今臣之右目盲矣左目又昏翳矣

無論他疾即此已成廢人而一步難移萬

事俱已矣況其職又在主領文書文書至

前將瞑目而閱之邪將使人誦而聽之邪

此又勢之必不可能者昨日臣母手調粥

湯飲臣臣欲强慰其意間進數口而嘔暈

復大作羣醫滿前以爲此氣血兩敗非大

補必不生而補藥助火又非盲人所宜用

遂至束手臣惟有伏而待斃已耳今

聖諭尚爾惓惓得無以閣臣告休無遂放故事

邪夫病有眞僞時有緩急以臣之病若再

留少時天氣益熱舟中調理益難而萬萬

無生還之望矣又得無以閣中無人而重

於臣之一去乎是則臣與同官皆念之而

曾兩揭以

請矣臣豈以身之必去而不顧弛擔之難則

請

皇上一面放臣一面付部院廷推别簡賢才

二臣共事此又臣報
主未了之忠身雖去而神留者也伏與
俯憐而少垂聽焉臣今病困意雖了了而不能
自屬詞毎一番躊躇輙增一番感動是日
尤委頓倍常
皇上試覽此詞必爲之惻然而不待其辭之再
矣臣無任伏枕哀祈之至
奉
旨覽卿所奏朕知道了卿茲因邊方多事頻言

踵至爲國焦勞以致此疾至苦至極卿毋調
湯賢淑可嘉卿宜安心靜養勿得再辭待疾
痊愈入閣視事吏部知道

謝
特諭疏
本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今日又蒙
皇上特遣文書官劉宣齎捧
御札一道到臣榻前伏枕開讀
諭元輔朕覽卿密帖卿之爲君爲國純忠赤誠

至悉至慮朕已知道了且朕近來不時火疾
比因國事多艱北虜跳梁東倭紛紛未已卿
忠碩重望正賴卿與朕分憂朕豈不知卿對
忠盡瘁致成此疾卿宜寬假調攝待痊入
閣辦事以慰朕懷欽此伏念臣以螻蟻至賤
之命而上遺
皇上股肱之至憂以葵藿至微之忠而仰厪
皇上腹心之至信臣之至此復有何言惟有擗
地呼天痛哭感

恩而已顧惟
明主能蓄無用之臣而臣不能起已廢之疾適
該劉宜親就臣榻見臣眼盲面青聲嘶氣
喘亦爲之雨泣淚下
皇上可問而知也爲
君爲國純忠赤誠臣何敢當此
盛奬惟是父慈子不敢不孝
主憂臣不得不辱昨所以罄獻忠規爲去後用
人行政之助者但望
皇上存此於心知臣遇
主一場無他報稱止此公道二字耳至於
聖躬雖時欠調而氣體本充不過爲有餘之證
時事雖多可慮而欛柄在我原不愁料理
之難臣敢保身去之後
皇上但行臣言淸心平怒以養
聖躬自然萬壽無疆持重老成以定邊計自然
百全無慮也臣于枕上占
謝至此語未終而氣已盡伏惟

皇上哀之亮之除原奉
手札尊藏外謹具奏恭
謝以
聞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二十

乞歸四疏

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自傷薄命辜

恩一疾遂廢四乞骸骨還鄉事昨該臣三疏乞

休欽蒙

手札慰諭續又奉

旨覽卿所奏朕知道了茲因邊方多事煩言壅

至爲國焦勞以致此疾至苦至極卿毋調湯

賢淑可嘉卿宜安心靜養勿得再辭待疾痊

愈入閣視事吏部知道欽此伏念臣塵介微

生無足重輕然以

皇上愛惜珍重之至不啻父母之保赤子臣亦

不敢以

皇上父母所生之身輕自暴殄邇日無醫不訪

無神不祈且一意爲求生計而不敢遽言

去留蓋其心誠有不遑而其義誠有所不

安也奈緣氣血敗甚病且兼旬日不進二

盂之粥間之羣醫有謂目盲尚係外疾而

老人傷胃必非旦夕可愈者又有謂身病

尚可藥扶而頭痛損目將來萬無復明者

臣則以爲

皇上所以留臣爲理事也非爲養疾也養疾則

身爲重理事則目爲重今臣目已盲矣坐

立不知朝著之位票擬不識章奏之文如

此則雖生何益而況未必生乎雖能如

聖諭安心靜養未必有及而況萬思灼腸萬責

叢體欲靜養而可得乎今

一放臣去使之負擔弛而心安賢能進而心安

使

至尊不爲臣減膳而心安使滿朝士大夫不爲

臣驚寵而心安如此則臣庶幾復見天日

得再圖犬馬之報不可知也臣連日因感

皇上父子之恩目泣盡腫此疏句句字字不敢

欺心伏惟

皇上始終哀憐以縻臣爵祿之心保臣之性命

以爲臣所禱之心減臣之罪業臣不敢望

忠誠之辨臣毋亦不敢望賢淑之褒但望

母子各以天年及

聖恩未厭而歸死於牖下耳臣不勝困苦悽愴

祈

憐乞命之至

十五日得

旨覽卿奏知目眚二疾未痊朕豈可不知體亮

朕思病起驟感必可調治而愈但怡神一意

靜攝毋以朝事歸計卝心寬假從容調理以

副朕懷不必懇辭再疏吏部知道

病中請添閣臣疏

本月二十一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臣受

皇上非常恩眷兼以

溫旨慰留無所不至臣亦自爲

皇上惜身一意靜攝不敢遽言去乃今日復一

臣目眚二疾杳無痊可之期臣身已矣獨

念

國家之事倚辦閣臣爲急而在今日多事之

時則尤急之急者諸臣中有一人不進閣

則廢一人之事有一日不進閣則廢一人

之事而今臣臥病且滿一月矣過此以往

所廢之事又不知其幾矣

皇上猶懸虛位以待使臣高臥而領二臣之職

二臣奔丞而代臣之勞臣心其能安耶且

臣身猶閣中之身則國事乃臣家之事若

以頃刻不可缺之事而待歲月不起之身

則閣務填委將愈積愈重臣自不免拂鬱
急躁以死但惜其死而有誤國之恨故惓
惓有請于
皇上耳伏望
鑒臣爲國赤心即付
廷推簡用一二人共理機務庶臣可以從容
調理二臣亦不必每事待臣而
皇上爲臣造命之意亦可以曲全矣適二臣覩
臣榻前親見臣病勢狼狽語及國事亦與

臣同憂祇緣臣身在告不可連署臣名故
臣先自具揭
上請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

乞歸五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殘臣萬痛萬苦情勢轉急五乞
天恩俯賜骸骨還鄉事昨該臣四疏乞歸復奉
聖旨覽卿奏知目胃二疾未痊朕豈可不知體
諒朕思病起驟感必可調治而愈但怡神一
意靜攝毋以朝事縈計挂心寬假從容調理
以副朕懷不必懇辭再疏吏部知道欽此臣

伏讀前後
綸音仰見
皇上本以國事留臣而今反諭之以道事蓋已
知其眞病眞苦必無益於
國家而特憐其臣欎牀蓆而死委頓道路而
死則爲不得其所以此多方慰藉務安其
心耳顧臣反覆思之
皇上萬千恩眷止不過望臣之生而臣之萬千
感激亦止望留此生以報

皇上今左目已廢右目又已漸盲脾疾既深肺
疾又且增劇醫藥頑然百無一效此豈可
復多望者况病未即狂觸境生念
國事歸計又决無可兩忘之理且如
朝中爭倭議遼中報虜警臣一日未去負擔
一日未弛也可遂忘之乎不能忘又不能
理若身又不得歸則臣雖欲一刻安枕得
乎犬馬之身死則已矣未死則尚有幸生
之心今骨立如柴命懸如絲而上念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未報下念父死未葬毋疾
未歸則臣萬千不了之事皆係此旦夕之
身得不長號籲
天泣盡而繼之以血哉蓋臣嘗自量自愧祇以
薄忠細廉結知
明主因陵而愈明求退而反進才識不能逮人
而榮遇過之今一疾耗廢乃天所以開
皇上使博求賢須以自輔也萬一
皇情再有繾綣察察更無一言使臣生爲妨賢

誤
國之人死爲客寄游蒐之鬼榮顯復以何及
臣言至此亦悽愴困窮之甚而不暇擇音
矣伏望
皇上哀而放臣即此活命之恩勝於一歲九遷
之榮萬萬也臣臨疏痛哭不知所云謹具
奏以
聞得
旨覽卿所奏情詞苦楚朕豈不念卿憂勞過度

致鬱成疾奈今國事多艱見今獠倭未妥東
虜窺伺跳梁正賴卿等與朕分猷以代朕勞
卿乃屢屢堅辭安忍言去所辭不允着鴻臚
寺官宣諭朕惓惓懇留至意着安心調攝玆
可入閣勿得再辭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昨日
皇上復命鴻臚寺官張棟等齎捧
御批到臣寓所宣諭覽卿所奏情詞苦楚朕豈
不念卿憂勞過度致鬱成疾奈今國事多艱

見今狡倭未妥東虜窺伺跳梁正賴卿等與
朕分猷以代朕勞卿乃屢屢堅辭安忍言去
所辭不允着鴻臚寺官宣諭朕惓惓懇留至
意着安心調攝痊可入閣勿得再辭吏部知
道欽此臣恭設香案仍令臣男衡代迎至闕
前叩頭伏讀訖隨又該同官傳
聖諭一道覽卿等所奏爲元輔感疾浹月至今
未見痊愈特假回籍調理足見卿等協恭分
義朕已悉知但國家多事之秋卿等朝夕爲
慮元輔致成此疾屢屢懇辭朕以君臣大義
故以衷情諭之既卿等爲元輔代奏情詞可
憫朕知道了諭卿等知之欽此伏念臣已臥
病月餘方初發時臣亦不自意遂至如此
之極節經醫官所報聞
中使所目見亦不能爲臣曲諱已而同官二
臣相與如手足之不能離者今亦避不得
嫌疑而流涕爲苦
請臣之必不可復留明矣而

皇上猶不忍捨臣既
手批慰留仍
遣官宣諭又
特札賜二臣示以大義勉留累百餘言委曲繾
綣一至于此
皇上自謂以君臣之義尚有離合淺深乃若恩
至父子隆天重地淪肌浹髓臣之語淚有
盡而感戀無涯氣息雖微而靈臺未昧忍
驟言去以傷

聖懷哉顧念

皇上之所以留臣爲國事也臣病中之一息不忘者亦此國事也目前國事莫急於倭虜而臣與同官平日計議亦自有定著倭非我叛臣若眞心嚮化决無絶理又非我孝子若分外要求决無許理羈縻駕馭即此兩端而决若其他盈庭之議勇至欲歲縻百萬之財而怯不敢通一介之使則非臣之所解至東虜跳梁雖起于乘虚伺隙而其實皆由將不得人兵不識將有功者或以浮忙挂議有罪者或以蒙蔽道誅故闒茸之極馴致于此若識其弊而亟反之可保無肩背之慮此處倭虜之大綱即留臣經年所守只此數語是臣所欲爲皆二臣所優爲者也至于羽書之絡繹夷情之細委必精明强幹者始能審詳而臣已足不可移目無所見是二臣所能乃臣之所必不能者也

皇上復何所賴于臣哉况臣

請添閣臣之揭不啻再三而

皇上終眄病臣還無一報恥慨日乆恐積愛成

罪此所以感與懼并不容不籲

天呼父母而叩頭流血者也除遵

旨調理數日候進止外謹具奏申

謝以

聞得

旨覽奏知卿能體朕心安意調攝朕深喜慰所陳倭虜事情乃知料理素定曲當機宜方今議論紛紜邊陲擾攘正賴卿主持籌畫馭倭退虜以紓東顧之憂社稷之身天必獲佑毋得過爲憂慮痊可即出辦事吏部知道

謝
賜銀幣疏
本年五月初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昨該閣中傳送
欽賞一分到臣病榻之前乃因纂修
玉牒成
特賜臣錫爵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新鈔五千

貫臣不勝感激今日該於
午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緣臣病廢已久咫
尺之前目不復能辨視床帷之下足不復
能舉行以此失於隨班
廷謝且念
皇上之恩更有萬分加倍於此百叩不足以
謝者而臣匍匐既以不前言語又艱自列伏
枕叩頭且愧且苦且益深禍過災生之懼
而已為此補本具奏恭

謝以
聞得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乞歸六疏

本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癈疾沓無痊期舉朝知其難出六懇

天恩放歸急救殘喘事前該臣奏

宣諭後具疏申謝兼陳愚悃荷蒙

皇上復降溫旨且憫且慰且寬且責臣命雖微

仰藉

皇上如天之庇或旦暮可幸荷活以此忍之又

忍專理生計不爲歸計脾目二疾且治其

標慢治其本無非望目前早愈以寬

聖懷而已乃今靜養又復浹旬不惟外疾盲癈

中脘噎隔一毫無減而加又有至怪之證

不載方書者狀不一時倏然而寒則重綿

不煖倏然而熱則舉體如焚如此一日凡

十數次而群醫更端治之不效或反有勸

臣早休靜養者則臣之危可知矣而臣母

且日夜持臣之踵泣臣之前今日問

皇上有何寬旨明日問同官有何代奏此何等

情景而能安意調攝否也先是臣雖病困

槩絶外間書揭至於倭虜消息猶不時咨

訪各部臆决可否而今神昏氣索聞亦不

解解亦不能思閣門官猶以故事傳報

旨意臣非惟不能與聞且亦不能盡閱矣此何

等精神而能决策籌邊否也

皇上及今放臣臣心中無天涯生死之慮萬一

留得此身再圖後報亦未可知若必謂臣

老死在

朝而後可以盡臣之用則臣之愚忠已盡于

前奏交用人三疏臣之言何必臣行而臣

亦安得以朝夕不保之身自行其言也且

皇上于臣亦既知其病之真矣豈以爲未必至

此甚耶使臣有一字之不真則臣乃欺天

地背父母狠逆不祥之人宜誅宜殛不宜

復留若臣果無一字之不真則天地好生

父母愛子何忍其拂鬱悲愁以死而又毫

無益於國也臣言至此其勢彌迫其氣彌
短而舉朝大小諸臣亦無一人不知臣之
情眞病錮必難復出者生臣死臣是在
皇上是在今日矣臣不勝哀祈乞
命之至得
旨自卿抱疾月餘朕日夜望卿痊愈出理國事
乃卿汲汲以病眞求去卿疾非假托朕豈不
知但時方炎暑途中更難調攝還宜安心靜
養病勢自減毋得苦辭吏部知道

密請添閣臣疏

本日

具官臣王　又

奏臣病困劇至此已別無生路惟望
早放一日使臣心中只理會生死別無他事掛
懷庶有萬一可生之望耳
皇上若不盡信臣言但遣人至臣榻前覩臣所
餘皮骨有幾一日進粥飲有幾兩目昏眊
之狀果是何如足可見滿朝決無此等病

人居官任職之理雖欲不憐而放臣不可
得矣臣仰承
恩遇知
皇上惓惓不忍棄臣之心故前揭中謬引富弼
文彥博就家問政故事此其于禮無所加
于念無不盡矣若猶以爲未足則撫按病
痊具奏之條原設以待大臣若幸而痊可
臣自不能以病欺撫按撫按自不敢以臣
欺

皇上用否聽自

上裁亦未晚也此皆非臣求去之人所宜言與

其不言而死反負

皇上之恩無寧且乞其無用之身以圖未盡之

報耳至於請添閣臣之揭終不見

答外人見

皇上非常眷臣以爲言無不聽今屢

請不報必將謂臣外爲避言之語而中有攬

權之心非但擔誤

國事而臣之爲

國一念亦無由自明矣敢再以副揭懇

請伏惟

聖明裁察施行臣病苦至此心惛于思慮口苦

於言辭然念身旣不得見

上止憑章奏通誠所以力疾絮煩奏而又奏非

得已也

皇上即此亦可以見哀矣

臣

諭元輔卿朕豈不知卿豈有攬

權蔽賢之事小人猜度卿不必介意朕着該

部會推幾員來朕自點用卿不必憂思過度

宜當怡神靜攝以安朕心

謝

聖諭疏

本月初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昨蒙

皇上以臣六疏乞歸

欽遣文書官李文輔齎捧

御札一道到臣私寓臣恭設香案仍令男衡迎

至榻前恭讀

諭元輔卿屢疏請添閣臣朕豈不知卿豈有攬

權蔽賢之事小人猜度卿不必介意朕着該

部會推幾員來朕自點用卿不必憂思過度

宜當怡神靜攝以安朕心欽此隨又蒙

御批臣疏發下

聖旨自卿抱疾月餘朕日夜望卿痊愈出理國

事乃卿汲汲以病真求去卿疾非假托朕豈

不知但時方炎暑途中更難調攝還宜安心

靜養病勢自減毋得苦辭吏部知道欽此臣

不覺涕淚滿面不能仰視竊惟人臣遇主

榮莫榮于言之得行難莫難于情之上達

臣自抱病以來累承

皇上慰留之旨無一言不裁於

睿恩無一字不出于

御筆或以赤誠見許或以苦楚見憐或揭大義

以責之或懸虛席以待之其念臣之切憐

臣之深可謂至矣極矣乃今則不惟惜臣

在任之身又惜臣去後之身務使之行止

俱安而後知

皇上之念臣即臣之自念未必如此其周也不

惟知臣心之不欺又知臣言之可用使之

公私兩安而後知

皇上之信臣即臣之自信未必如此其篤也臣

感恩至此雖犬馬不能報償頂踵祇為嘗

物未能復措一辭矣所恨

主恩至重臣命至薄

皇上慮其暑熱難調而不知臣當此之時正苦
寒顫所憂不在于暑
皇上慮其途中未便而不知臣過此之後恐益
困劣斃不得即日就途此等形狀乃李文
輔所目見而度其復
命上前必不能爲臣諱者
皇上得不始終哀之全之乎除遵
旨再靜養俟進止外謹具
奏恭謝以
聞

謝
聖諭建醮保安疏
具官臣王　　力疾謹
奏上言適該靈濟宮道官白昭忻齋捧保安
齋意一道到臣病榻之前內稱奉
當今皇帝聖旨以臣錫爵患病沉重
特發銀五十兩於藥王廟開建醮場三日三夜
爲臣祈安臣一聞此不覺自投床下流涕
成血竊念臣本以

寵極致讒遘此危疾又累
皇上如此費心費財爲之黙禱且疏牒之上親
書
聖號圓滿之期至於累日考之史冊揆之分義
豈有
君父反爲臣子祈福之理而臣以無功無能至
微至賤之命驟然當之使臣感而欲死驚
而欲死慚愧僭越而欲死是
皇上欲祈臣之生而反爲臣罪上添罪苦中益

苦也
明神在上察臣之心臣委實不敢承當會聞
醮場已啓臣失於不知不及預先控辭只
得更具一疏控于
神前祈祈盡小臣之福以添
皇上萬年之壽其自今日以後更望
皇上早閉道場少安愚分免令宣傳外廷使妬
寵之夫得以藉口則臣庶幾一夕安枕有
再生之望矣餘條非常

恩眷不敢露章陳
謝謹具密揭隨令齋醮道士
奏
聞不勝悲感哽結之至

乞歸七疏
本月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廢疾已蒙
見憐乞
即放遣以終造命餘恩事該臣乞骸之疏已六
上矣每奉
溫旨如赤子之見拊摩于父母不惟
至恩大義再難爲辭即以臣之一身言之目不

能見物手不能作字亦豈不欲強忍斯須
而日夜經營口占奏對之勞如此也第念
人情至于危急存亡之際哀痛慘怛之中
惟患君之不憐既憐則造命之地雖已枯
已朽者尚可噓拂使之回春何況喘喘餘
息猶有九死一生之望而忍更以強聒爲
嫌自捐
恩造哉今
皇上于臣之病知之憐之如此其真且切矣宜

即時解懸拯溺惟恐其不亟矣而顧猶謂
京師可以靜養夏月難于舟行未便旦夕放
歸不知臣一日未去則偃息在床之身猶
爲居高位享厚祿之身猶爲
至尊虛席朝士大夫責備之身猶爲應酬人事
公私不了之身一心盼歸又一心恐其不
及歸凡此皆無益之慙無益之勞無益之
慮勢必不能靜養而徒以益疾者也且臣
初病發時眩暈之症幸已暫止而前日偶

于枕席上微勞動火其夜又發暈二次合
眼即寒栗作聲而覺人所共聞此時新雨
之後天氣頗涼而臣病反劇秪緣脾氣久
困元陽將絕故畏寒而不畏暑不然則臣
見今戶不通風綿衣覆體使非虛羸至極
能免強忍受者此豈復知途中觸熱之苦
而
皇上正不必以此憐臣也且目今倭欵既已息
議閣寮又推有人臣若不以此時乞其餘
生以歸則捨輿櫬客死之外無他望矣
皇上若不以此時放臣則一向憐臣之疾盼臣
之生初心謂何而忍其竟以此結束哉伏
望
皇上憫臣氣息將盡言語不可多得察臣事勢
已窮遲速同歸於去即
降俞旨以成終始活命之恩臣之環草圖報死
生以之必不敢負
天地也臣不勝窘迫祈哀涕淚待

命之至得
旨依卿奏閣臣已增二員代卿暫理閣務卿可
安居靜室攝心調理稍待痊可即出視事卿
爲元輔國事還要擔當無得潔身固自求去
吏部知道

請詰問妄言疏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臣志臯臣位以給事中朱爵因論吏
部會推未下疑及於臣等先欲荐禮部尚
書羅萬化其語甚爲無稽隨該臣等具疏
自明而爵疏未下而臣等之疏先下足見
皇上淸閣臣之意臣錫爵非不欲仰體
聖心擬票一
溫旨但思人情物論縱橫顚倒如此必須

皇上明白查問一番不可愛惜朦朧
發下以啓羣疑臣等亦決不可朦朧受
皇上之溫旨漫無可否以苟祿位也今封
上原本伏請
皇上並將爵疏
親自閱下要見羅萬化先係何人倡議欲推後
係何人阻議不推用賢難辭
朝出京未遠可以質證其盛稱萬化之操持
練達果出臣等之口乎用賢之口乎當用

賢欲推時臣錫爵以萬化翰林官欲抑置
第三而用賢必欲置之第二其兵部尚書
石星則先不肯推比時期欲去萬化而急
推星換之臣等見其頃刻之間高下在手
知其必爲同官所把持亦知其必起議論
而竊自幸身在事外可以明目張膽談笑
而俔之不意今日是非反歸之臣志臯臣
位而並疑
皇上之留中不決亦爲閣臣寃之甚矣苦之甚

矣然臣等寃苦不足惜吏部推本所以留
中之故
聖心自明亦不必辯惟萬化淸名滿
朝爲人方正嚴冷與臣等無情其自丁憂起
爲南京侍郎則人情恨其用之不亟而言
官章守誠疑疎遠正人爲閣臣之罪比今
推歸在
朝則人情又恐其不利於己而言官陳登雲
又疑引用匪人爲閣臣之罪幸而趙用賢

天理發見鋭意必決推不借臣等之户如果
有私則用賢自當任之而司官又以用賢
之罪移而爲閣臣之罪臣等已矣而萬化
如金如玉之人自見爲群小所忌必將決
意求去此則臣等雖萬萬被襲決不敢容
狐狸魍魎㗖盡好人使
聖明一事不得主張滿
朝一人不敢喘氣也伏望
皇上獨秉乾斷

大賜主持一面將
留中會推本即刻點下一面將朱爵疏務要根
究明白此關係政體之大者臣等不勝感
憤憂危之切謹具
題以
聞

救解銓臣疏

本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中忽聞
聖怒事起于臣謹代爲諸臣自陳受罪事該臣
臥病月餘奉有
明旨令不以國事關心凡閣中機務毫不敢與
聞獨
請添閣臣一事發之自臣故不免日夜在念

昨忽聞部疏
發下以點用二臣方慶
國家得人不勝歡忭而遽聞有
旨切責吏部重處該司官顧憲成等則臣又不
勝跼蹐卽床前盈尺之地有若不能自容
者臣伏思吏部此番之罪在于不能潛會
皇上之意而實非敢顯逆
皇上之旨
皇上之不許拘泥資品爲部院等衙門也而誠

部議以超用爲不拘
皇上所云甚任閣臣爲待次翰林官也而該部槩以已任者並列此其愚闇之罪固無所
辭然
聖意深婉苟徒以其辭而已雖臣等亦不能測識者而不可以專責該部也至於部中後疏臣尚未見不知李世達因何列名豈世達即前次所推用奉
皇上通寫來看之旨不敢有所去取乎此亦不

知變通之故而似非敢于專擅也乃今竟
爲此
發非常之怒用不測之威而
聖心不安同官二臣不能先事將順而二臣不安新進閣臣爰立之
命與
威命並下而新進閣臣不安尚書陳有年以病在告聞屬官爲之得罪而有年不安都御史孫丕揚與李世達資品相同而丕揚不

安文選司官數年之中空曹以去者至再至三而以後之爲文選者皆不安科道官
因
皇上責其不言轉相驚擾而科道官亦不安凡此數不安者其端皆始于臣請添閣臣之一言臣身不能報
主則亦已矣而顧反以垂死垂去之語干
雷霆之怒傷
國家之體貽縉紳之憂此乎初心謂何而其

不安又奚止百倍于諸臣而已耶止緣臣病憤顛倒識慮不周以致屢干
盛典震蕩驚虞一至于此臣誠去有餘愆死不塞責旦夕出
國都不敢復望
溫綸請正臣始禍之罪盡將臣官褫革而薄吏部司官之罰庶滿朝人心安而臣之心亦安矣臣無任惶悚戰栗之至得
旨近來屬官自是已意通不由堂官朕是以震

怒朕正慮卿病中不安吏部司官已有旨輕
處了着二輔傳示於卿可寬心調理不必介
懷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昨日臣乞休第七疏下奉

聖旨近來屬官自逞己意通不由堂官朕是以

震怒朕正慮卿病中不安吏部司官已有旨

輕處了着二次輔傳示於卿可寬心調理不

必介懷吏部知道欽此臣正在徬徨感怍間

隨又蒙

欽遣鴻臚寺官張楝等齎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臣寓所宣讀

諭元輔覧卿所奏朕不知卿天暑病苦朕倚卿

為股肱之托大小事務正賴卿主持雖東倭

浮言稍息國事多艱卿常言以忠報國今閣

臣已添卿暫輟閣務可安心靜攝豈忍捨朕

求退還着鴻臚寺官傳示朕意欽此臣仍令
男衡代于香案前接
諭隨捧至臣榻前再讀一過臣不覺失聲慟哭
投地叩頭張棟等感臣之誠見臣之狀亦
無不為臣流涕者伏惟
皇上如此深體臣如此重托臣又如此為臣而
添閣臣鴻臚寺官宣而又宣文書官看而
又看其惜臣真如掌上之珠而保臣真如
乳下之子臣之前疏所謂至情大義不但

直得一死而當此暑天煩瀆
聖慮以此為千之負博此萬千之
恩慙足以死罪足以死竄足以死鬼神忌之亦
足以死臣死之不遑恤矣而忍言潔身忍
言捨
皇上乎今遵
旨盡輟閣務安居靜室不復敢見一人省一事
惟是昨日所
上代為銓臣受罪疏其事本由臣發端勢不得
不關情不得不饒舌蓋臣身尚在朝以
皇上為命未有
至尊焦煩於上而臣獨靜舉朝危悚於下而臣
獨安者惟望
皇上推此勉臣安靜之心處臣于可安可靜之
地是即所以全臣活臣也臣今口不能道
辭手不能書感伏枕循床自哀自痛而已
除原捧
御札尊藏外謹具

奏恭謝以
聞得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言安心靜養朕心喜
悅銓臣事已有旨從輕處了

乞歸八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八懇

天恩俯憐病臣身廢心勞萬無全理急放殘喘

還鄉事該臣昨又遵

旨靜養旬日不敢以閣中添用人多貪于弛擔

驟言引去蓋心體惓惓之

聖懷口諭諄諄之

聖諭臣雖鉄石爲腸必無忍捍然不顧之理此

皇天后土可以鑒臣之誠者也第望

皇上細考方書所載老人内外諸疾有目已眞

盲而尚得回光者乎有脾虛寒顫日夜不

休而尚可驟起者乎

聖諭今日曰靜養明日曰寛假而臣之忍死支

吾今日曰不管事明日曰不見人顧臣能

閉門而不能閉耳盲于目而不盲于心閣

中之事務可輟而此身之憂責尚叢則安

得不愈苦愈煩且愈病也且如近日吏部

司官之事臣已越俎饒舌且托同官二臣

代奏而二臣亦已傳示

諭旨爲臣寛處之故臣知

恩矣然外間終謂臣力能盡得之

皇上而責臣愈備乃臣亦自以其身之未去而

受責無辭如此等事無日不觸耳關心如

負芒棘而謂臣能靜養得乎頗聞

皇上一向憐臣以其爲

主任謗任勞至於成疾因此愈着疼痛然則何

不就臣病根而治之使之粗全而皮早離

憂責而去則臣尚有生理不然一面慰臣

靜養而一面處臣必不能靜之地臣死不

足惜而可憐犬馬之身業爲

皇上減膳祈安一場實不忍更自暴殄以絕後

報之望耳此疏通前共已八

上言辭愈短氣力愈窮從此恐遂至於不復能

言而

皇上亦將廹悔放臣之不早也臣不勝窮廹哀
苦貪生企
命之至
二十四日奉
御筆聖旨朕之不逮有累於卿久知卿有去志
既屢屢懇辭特准暫輟閣務携病扶親歸省
還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特賜路費
銀二百兩彩叚六表裏還着行人一員護送
馳驛去待卿病稍瘳着撫按官即時具奏召
用該部知道

辭路費加
恩疏
本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泣感
再生恩眷控辭非分
殊典懇乞
聖慈俯為病臣惜福以終餘造事昨蒙
皇上欽遣文書官潘朝用將臣第八乞休疏發
下奉
聖旨朕之不逮有累於卿久知卿有去志既屢
屢懇辭特准暫輟閣務携病扶親歸省還加
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特賜路費銀二
百兩彩叚六表裏還着行人一員護送馳驛
去待卿病稍瘳着撫按官即時具奏召用該
部知道欽此臣恭設香案於榻前令男衡跪
讀未竟不覺以頭觸床放聲大哭舉家老
稚僮僕皆為泣下自古史冊所載君臣相

遇相成終始完美如臣者誰乎一出再出
千負萬負而又博異常之寵以去如臣者
又誰乎烏鳥之私臣向以累疏瀆
聽不敢復言
皇上又爲之逆探其意於言表明令扶母以歸
兼活二命如臣者又誰乎天地能覆載臣
而不能鞠育臣父母能鞠育臣而不能再
生臣茲
皇上且再生臣矣

恩且加天地父母之上矣而臣又何言以謝何
時何日以報也至於
聖諭首云有累於卿尤切痛心臣以至愚極陋
之資事
至聖至神之主中間粗心憨語不知經
聖度多少包容煩
聖心多少裁答甚至詆淺望輕外致紛紜而反
遺
君父之調爕此爲臣罪

君乎
君累臣乎而
皇上恩常上借美復下推此臣之所爲跼天蹐
地不以慼死則必以媿死者也夫
皇上再生之恩爲重則
加銜進殷之恩較輕臣負恩之媿爲重則受
寵不辭之媿較輕而在他臣則可在臣則
必不可臣之十疏九辭而偃蹇于未來自
來所未有也臣之十日九病而瘝曠於在

任亦自來所未有也犬馬有心豈不知負
以故
加恩不敢承考滿不敢報豈徒以全硜硜退讓
之節亦聊以補此嘐嘐未報之恩耳乃今
身去而官反加報窮而
恩愈厚心之不安又豈止百千倍於曩昔而已
耶至於別項
恩典除遣官給驛不敢瀆辭仍容另本具謝外
惟是路費過多超越常格亦望

皇上并收成命使臣眇㭊餘生更無不安之慮

庶幾餘福可徼生理易還而仰慰

皇上遺簪敝履之愛者未必不在於此也臣不

深至感至悲惶恐踧踖之至

二十六日得

旨覽卿所奏具見卿謙美至意卿歷任已久爲

國忠勞焦思致疾朕心惻惻進階示酬出自

朕心又何負何媿卿宜遵明命所辭不允吏

部知道

賜歸謝

恩疏

本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異常

天恩事臣昨自蒙

恩放歸後緣以

恩典過隆方具本控辭未敢陳謝乃閣中適傳

到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卿謙美至意卿歷任已久

爲國忠勞焦思致疾朕心惻惻進階示酬出

自朕心又何負何媿卿宜遵明命所辭不允

吏部知道欽此臣伏讀

命重以感泣切念臣本以一介之庸材猥蒙曠

世之殊遇從田間以爰立出

國門而再還屬茲多事之時使宅百僚之長

處葬其據力不任於負擔勞而靡功動輒

投於疑網致有陰陽之患自知止足之宜

乃荷
聖慈曲垂軫惻既遣上醫而診視復命中使以
修禳乞還骸骨者以日爲年盱護筦樞者
自春徂夏恤其勞瘁則假之以調攝之期
憐其曠緜則益之以凝丞之助庶幾得生
於瀕死是以欲遣而復留茲者鑒臣有將
母之愚誠信臣非潔身而托疾俞其末疏
重以明恩錫百鎰之兼金命五章之彩服
光彼原隰介龍節以先驅速于置郵發虎

符而擁傳至於官階之特晉尤非病劣之
宜蒙念已長休理或殊於真授若爲堅避
迹反類于他援秪拜命以銜恩但捫心而
悚息茲蓋伏遇
皇上禮全終始恩并生成上而使慈母扳輿藉
餘光於風燭下而令孤臣丘首侈盛事於
枌榆敢不敬佩
德音永終孝養淵氷自矢啓手足以無慚霜露
未先冀涓埃之必報臣無任慚䀛隕越之至

辭
朝獻忠疏
本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臣感戀
天恩略獻忠悃以備去後採擇事臣即日且上
辭朝疏咫尺
天光瞻言萬里雖狗馬不能忘情而況臣之遇
主最奇蒙

恩最渥此歸之後死生不可知忍遂無一言竟
去哉第苦神昏氣短語不多及謹伏枕口
占數條竊自附於鳥死鳴哀之義仰瀆
九重儻裨百一伏乞
聖明裁察施行
一臣之此去耿耿之懷惟恨不得瞻辭
御座一奉
皇上起居所恃以少慰者以嘗親見
聖體充腴

聖容睟澤百疾自不能干膈閒不時動火火生
于肝氣之不平然則戒怒以平肝不可以
年壯氣盛而不加之意也夫以天子而怒
匹夫聖人而怒愚人威何所不加然正恐
其不直得怒而徒以自損耳譬之一身手
足狠狽天君亦豈得泰然望
皇上從此一以養身爲重怒發能制怒過不遷
萬萬年
宮府內外太和保合之休端在於此臣不勝

首願
一人主之精神無日不通於天地祖宗而郊
廟二祀乃其所籍以聯屬精神者然祖宗
較天地更親切廟禮比郊禮更易簡而近
來每遇
廟享往往以異姓臨之萬無可感格之理該
臣已屢疏上
請未見舉行此乃水木本源春秋雨露
聖情自有不可解者況須臾對越原不妨於

養故臣望
皇上習勞勤政先自此始
一令進言者類以
朝講並請臣獨以爲
皇上既安靜攝而講章又已進
御非必躬立竟日而後可以啓沃
聖心惟是
御朝之事則天下臣民與
人主通者惟此一脈政令待此而行人心待此

而定一刻臨
御勝於百刻批覽面決一事勝於手勤百言此
臣奏交疏中第一義惟
聖明勵精行之
一詔令不重則天子爲無權乃今非但朝令
夕改蓋有上慣於改而聽下之自改者矣
且法禁視貴賤爲寬嚴賞罰視緩急爲行
止馴致埃死夫復何言此今日
主權不立朝政不清之根本臣竊愧受事兩年

莫能救挽望

皇上與二三輔弼加意圖之一

皇上每見人請錄廢棄疑其市恩要名臣今身已去矣何恩可市何名可要乃尚欲諄諄苦勸者惟望

皇上稍捐成心自擇而自用之或十中拔其三二四或已用之後旋而考其職業不效再黜不妨此正所以絶市恩要名之路耳今一槩重予人以爵祿而輕予人以名譽其究

也名譽與爵祿爭權而輕者反重是徒驅之使市恩使要名也不可不深思

一今之議論不患其多而患其浮核其浮則自不多矣毀必求其所以毀譽必求其所以譽談戰必及兵談兵必及餉以虛實爲是非以賞罰爲虛實則遊談空說者詘而老成長慮者進議論皆爲用而不爲病矣至於狂瞽犯顏之論則所謂君仁臣直不得不容而科道官以言爲職尤不可造次

加譴臣之褊心所以屢聞謗而不怒者盖實欲以身悟

主使

朝廷之上都俞與吁咈相資愈光

聖德也

一章奏留中與

御朝濶踈其害相爲表裏以臣言之言之當者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案則廢人是是非非何不明白與天下共之而使人日相疑相伺於影響之中也

一老成人乃國家之元氣今六部大臣乃有四部乞休

皇上爲之屢降

溫旨勉留其於維持元氣得矣然當審定其人品人品定則雖百人譽之必不以朋黨致疑百人毀之必不以曖昧投杼用其身則必當使之安其職惜其去則必當使之全

其體此乃所謂眞稽老成也
一事各有主雖父子兄弟不相及而近乃有
因一人而累衆人以後忤而益重前忤者
此
雷霆之威闇使人不測難以爲常常則玩玩則
輕犯犯者多則
朝廷不勝其處而臣下不勝其爭此欲止火而
益之薪也臣敢以明德慎罰爲今日之規
一令中外所急最苦無財多方以求出利之

孔害必參半畢竟節之一字較爲穩着且
先守積蓄而徐求倍息可也今縱未即發
内帑之財以濟司農之急而各處織造燒造
及取金取銀之類終望
皇上省得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
一令天下爭談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
必在倭而在虜倭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敵
之之策不在欵與戰而在備備之之策不
在添兵而在練兵年來非不屢經申飭而
將吏未見有着實奉行者乞行該部立一
勸惰賞罰之格以必行必速爲主而沿邊
沿海地方雖有司官亦當擇練事知兵者
任之有不效者作速議更不可姑息
一各鎭虜情既以通欵在前今亦不必務求
意氣責其爲孝子順孫但當持定大體寧
忍其求勿受其紿且如東邊貢而西邊搶
其貌恭而其情脅必令各督撫官毋分彼
此毋事姑息使作逆者必絶而後效順者

可堅乃爲長慮
一今内外諸臣惟邊臣任最鉅心最苦亦惟
邊才最難得而論事者輕彈舌侮之深可
隱痛故臣以爲邊臣非大欺太罔則小敗
必當容小勝必當録豈可使之不畏敵而
反畏議論也至於邊臣之中將才尤難得
尤當愛惜但馭之不可不嚴今惟其賞或
踰時以至罰亦久廢使人人與灰心掉首
苟避文罔之思而邊事不可爲已此當深

戒

一臣竊嘆從來灾荒未有如河南之甚也

皇上恩詔一發而盜賊皆投戈以去顧有灾不及河南十分之一而反蕭然不聊生者惟

上所加意詔何耳今申飭吏治

旨雖屢下而慘礉趨迎之風自如此非重獎循良緩督征斂而嚴爲貪酷之罰則空言無益也至于撫按舉劾異同理無兩是鼓舞激揚全在於此是有求其實而已臣言止此人所共知況以

聖主在上賢執政在下豈反待病臣叮嚀而

皇上或念臣垂死之語不可復聞天下或諒臣已去之人無他偏曲倍加省念重以繹思則亦未必無分毫之助也無任哀懇激切之至

辭

朝䟽

本月三十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銜

恩遠離力疾恭陳辭悃事該臣自蒙

恩允放於今數日滿朝羨臣之榮遇道路感臣之再生臣亦沾沾自喜以爲不幸而嬰此錮疾以負

皇上又幸而徼此

寬恩以全毋子未暇思去離之悲也乃今倥偬戒路定于月之三十日啓行咫尺聽

天遂將萬里而臣至是食不更咽淚不勝彈矣夫

皇上以國士知臣而臣豈以區區兒女子報

皇上者哉獨念自古人臣以致位一品爲至榮以歷事十年爲至久以一心一德毀譽不淆爲至信以全始全終進退以禮爲至美

數者臣皆兼之而此猶外廷之所見也至
於硜硜暗室之守朋友或不及知而
皇上不惟知之且每形之褒獎謇謇造膝之規
賢主或不能受而
皇上不惟受之且多見之施行甚者一家之中
自母及子無不蒙
眷邺一身之内自頂至踵無不蒙
拊摩又甚者爲之徹樂減膳
請命於天而後知臣之真遭遇真辜負也祇今

瀕行
恩典超往軼來不知
皇情更何如其繾綣臣獨何心能無耿耿於葵
藿之戀瘝瘝之思哉惟是疾已中於膏肓
命難期於朝露
闕門在望瞻拜靡緣臣別無可致情只得權
創一禮設香案於卧床之前臣力疾下床
恭率滿家妻子僮僕叩頭呼
萬歲事雖近褻然亦見臣未死一息形雖往而
神未嘗不留身侍母而心必不忍忘
皇上也去國孤臣言盡於此所望
皇上慎起居以凝萬年之
天眷採芹曝以綿萬世之太平而至如臣一介
之有無生死則幸以江湖鳬雁視之莫深
繫懷以重臣負謹再陳辭悃以代
面恩臣不勝回首依依一字一淚悲悵哽咽之
至謹具
奏以

聞
奉
聖旨覽卿奏辭朕知道了炎暑長途卿宜慎重
調攝以慰眷懷該部知道

抵家謝
恩疏
本年七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瘵疾母子蒙
恩造命還鄉恭陳謝悃事該臣昨於五月中八
疏乞骸仰蒙
皇上鑒臣疾病顛連至情迫切萬無可留之理
准令扶母馳驛回藉臣當于本月二十八

日辭
朝三十日出京因見病久不痊惟恐隕越道
路重貽
君父之憂只得晝夜兼程以七月之十五日到
家訖臣之狼狽不自意留此殘喘得爲首
丘之狐反哺之烏此
皇上之賜也長途溽暑寄命一舟而在行僅四
十餘日免于風雨波濤之險此亦
皇上之賜也先是臣以爲母陳情言煩聽厭故
乞骸八疏中略不敢及母病而
聖諭及之臣初止亦知感
恩涕泣比行至瓜洲臣母暴泄仆地不省人事
者彌日舉家環哭以爲無復生理已而投
藥漸醒復有苟延之望若
聖心預知其事而續以餘命生還者此又
皇上之賜也至于臣再起田間躐登首揆中間
所蒙
虛席之待

召對之寵轉圜止輦之聽披肝析膽之親及其
病癈且歸而又爲之徹
御膳以禱
斥帑金以賜假
欽傳以行則臣雖累疏陳之而終不能盡但有
涕泣慙愧耳臣因竊自惟從古人臣得君
如臣比者何代無之顧其君不過委國授
政以竭盡其可用之力何暇恤乎其私迫
其力盡命窮而後以帷蓋恩之亦何益矣

夫孰如臣銜寵以出銜寵以歸臣及母之
尚存母及臣之未死考之載籍曾有如此
遭遇如此僥倖而臣尚能以捐糜稱報者
乎惟是夙業已錮目遂全盲永無再見日
月之期則晁神實厭而絕之萬死餘負復
何可言者今一念耿耿所未忘芹曝之忠
惟有辭行一疏尚在
御前而喫緊在頤養
聖躬厲精

聖政破成心以用人攬羣議以決策則始終望
皇上實聽而力行之此外則有司所自守耳臣
林野廢人自此分無敢强聒朝事但于天
光日影之下祖宗香火之前旦暮焚香所
頭祈
聖治之日光輝
聖躬之日强固而已臣臨本不勝泣涕横流瞻
天戴
聖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爲母請
䘏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母喪乞
恩查例給與應得
䘏典以光泉壤事伏念臣母
累封一品太夫人吳氏先於萬曆十八年偶感
風痰蹇吃之疾一向調治未痊臣之連年
累疏陳情觸藩狼狽至於成疾其實皆爲

臣母也上賴
聖仁洞察特准臣扶母還鄉臣竊自幸受
恩受
其如此身病雖已痼而母疾或尚可支持遂次
雖不安而到家或稍便調理以此更起無
涯徼福之想即羣醫診視亦有謂脾脉尚
強任其無咎者不意延至萬曆二十二年
臣母竟以前疾轉篤于十二月十五日子
時身故臣伏自痛恨兩目既盲又不即死
以餘殃及親即今一身俯仰無復自容癡
面刳腸尚有餘負而敢再干
天地之恩增其罪業哉但念
國朝令典大臣父母身故例有
䘏恩而人又當子孫自行陳乞臣之不肖倘亦
有可僭援斯例少光泉壤此非人子所宜
避也且臣母昔配先臣夢祥所生二子長
即臣錫爵次爲已故提學副使臣鼎爵其
早年拮据教訓之勞與晚歲死喪疾苦之

狀已略具臣陳情疏中而
皇上亦已屢形之諭札矣及今雖幸八十考終
免於客死然三年之間輿疾從臣再涉萬
里屏居寓舍舉目無親賓臣以一官累之
令觴舞既已成空攀號又復不及惟是春
秋窀穸之事又不及臣之未死徼藉
寵靈表章潛德如罔極之報何哉蓋先是臣父
夢祥没時臣亦嘗援例乞
恩得

賜二品卹典今臣母當合葬不敢擅自開壙應
得
諭祭又當從一品官皆則臣父未霑之
恩或亦當並及者伏乞
勅下該部量查故事
准令一體頒給庶夜臺寒谷重噓春日之光哀哀
鳥哺猿稍慰終天之慕臣盲憤即死亦可
見先臣父母於地下矣臣不勝泣血懇祈
銜悚待
命之至

奉
聖旨朕覽所奏知卿母仙逝朕甚憫焉但卿素
禀清弱慎勿哀感過傷有負朕望卿宜從容
治理着該部便從厚查例來看

謝
賜賻疏
具官回籍丁憂臣王　謹
奏爲感激例外
殊恩恭陳謝悃事該臣近以母喪乞
恩奉
聖旨朕覽所奏知卿母仙逝朕甚憫焉但卿素
禀清弱慎勿哀感過傷有負朕望卿宜從容
治理着該部便從厚查例來看欽此續於萬

曆二十一年五月初十日該
欽差行人司行人趙喬年齎捧
皇上手書諭札一道到臣原籍喪次臣恭設
龍亭香案叩頭伏讀
聖諭朕覽卿所奏知卿母壽登耋耄正宜安享
豈期仙逝朕甚憫焉特令該部從厚查例卿
宜安心治理慎勿過傷特賜卿賻儀銀二百
兩紵絲四表裏白布二百疋苧布二百疋新
鈔三萬貫着禮部差官賚捧馳驛前去以示

朕優眷元輔至意欽哉故諭欽此隨該喬年

將

欽賜前項物件照數頒給

洪慈大賚情至禮殷並非臣始望所及臣不勝

感激不勝哀慟除先於

龍亭前行五拜三叩頭禮及奉

手札尊藏永爲世寶外玆禮成復

命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稱謝者南陔慕遠祇

徼追往之榮

北闕恩濃更荷卹生之

賜

玉札鸞傳於下里

珍頒愧捧乎充庭對

使蒐遥撫躬涕雪竊惟

累朝之卹典類以大臣而推恩事關孝思故不

嫌於子孫之自請裁有定制且不得以勤

故而加優其或訃聞在京分

内帑以資喪費抑有身没于位馳驛使以護

櫬歸此乃一時因事之恩擬非今日可援

之例況如臣者無階遇合勞未展於一籌

不次延登

寵游叨於

三命重以八旬衰疾之母上累

九重肝昣之私鄙賤姓名至屢塵於

御簡道途寒暑亦仰軫乎

宸懷仍

假以昏晨反哺之緣且

賜之綿假再還之息幸及牖下已獲遂于考終

不揣量盈乃贅于夫

恩卹豈意

命音之遽降更屢

使札之遥馳白練兼筐載出

天機之錦朱提滿篋並輸

泉府之珍

蕃錫既累于百千

溫言紛溢乎肺腑上念臣母年垂耋耄惜安享

之不終下憫臣躬質本尫羸恐哀思之致
損
十行親灑恍承慈煦之容
一體情懸具悉恫瘝之狀瞻此
殊常之渥典寔爲振古之希聞茲盖伏遇
皇上達孝因心
至仁造命不以犬馬無用而忘帷盖之施不以
苫塊不祥而輟簪履之戀致枉
皇華之重使下臨窮海之棘人

出綍出綸慰勞眞同於父子
賜襚賜賻朓頒逮于存亡臣工拭目以勸
忠父老擧觀而渾涕顧臣久嬰殘疾重罹
閔凶本緣福過而生灾彌恐
恩多而成罪
闕門萬里阻蹐拄之莫從形影一身悵報酬之
無地惟當徼章
君賜展告毋靈康籍九原徼福之餘則臣萬死
猶生之日葬以禮祭以禮冀少慰乎泣教

饋於斯粥于斯誓無忘乎結草臣無任瞻
天仰
聖悲感涕淚之至爲此具本稱
謝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賜祭父母疏
奏爲父母並荷
殊恩欽遣專官致祭再陳謝悃事昨蒙
聖恩以臣母吳氏病故
特允臣請賜之父母並祭仍加祭四壇又蒙
專遣尚寶司司丞馮渠齎捧
諭祭文聞喪首七各一道到臣喪次隨該蘇州
府備辦祭品已於萬曆十二年五月二

十四日
宣諭致祭並祭臣父夢祥訖臣不勝感泣不勝
榮愧除先奉
賚恩及未奉葬
恩陛續另本陳謝外伏念臣猥以妄庸起由寒
賤偶叶
風雲之幸會實本恃付之深恩而
聖主之知未酬人臣之量已極致干天譴備歷
家艱父喪于前母喪于後蕭條弟妹感枝
葉之半枯疾病形骸望崦嵫之且迫臣以
此血隨涕盡懼與哀并冀緩死於須臾庶
少畧於光顯然以
國恩有典非麼曆之得私身寵既盈恐罪業之
增重故頃爲母陳情之疏止以查例量給
爲言所祈不格于有司足慰亡靈於如在
而比者自
天發詔辱
御墨之親摛馳傳

須恩損
尚方之多幣臣已不勝其隕越人亦且爲之
慚惶至於
祭累四壇擬定策元勳之例重以官從
特遣輟尚璽九列之班事既侈於前聞言復
榮于華袞此悼亡之殊數視恤孤爲更優
爲親雖不敢辭撫已豈望及此此盖伏遇
皇上體臣如父子視臣如股肱始既以臣病乞
骸而遊知其情之有在茲復以臣母背養

而追驗其言之不欺爰倍切於
矜憐特加優於典故輝煌
雲綍招九原長逝之魂絡繹星軺致萬里不
宿之
命謂臣父夢祥禔躬孝友名頗藉於鄉評謂臣
母吳氏幾德肅雝行素敦於閨範式衷潛
懿𠅤載
慰章蓋自臣兄弟立
朝以來凡洊沐
追封之典又自臣出入內閣而後尚及承祿
養之歡一粒一絲孰非
上賜在官在籍總庇
天慈而至今草土靡疾之身又獲遂梟壑顯揚
之願借餘輝於俎豆庶幾死者之復生慰
長慕於几筵仍幸生者之不死其爲悲感
豈殫名言顧念
寢東爲臣而興侗
鄉典爲臣而破例即二親銜

恩於下地有覗松楸矧微臣抱愧於循墻忍并
饘粥此生已矣永爲負
國之人有涕潸然尚想傳家之訓惟賓慈而
服儉爲父唱而母隨如
皇上未忘簪履之遺則臣請用爲芹曝之獻過
此以往不知所云臣無任萬感萬叩哽泣
銜悚之至

祭葬畢事謝

恩疏

奏為蒙

恩祭葬臣親事畢三陳謝悃事臣以家艱上憂

君父先該兩次

遣官

賜賻賜祭除已陸續祇領另本恭

謝外隨該臣領到蘇州府補給工費銀二百

五十兩當於臣父夢祥原攢之次開壙輿

工擇以今年十月十四日奉臣母吳氏合

葬會

欽差中書科中書舍人余思明以督視開壙工

至又會

欽差蘇州府知府孫成泰以奉行下葬等祭至

殊典駢煩

重使接踵人臣存没之榮未有倫比茲當周

年葬祭事完之後臣謹瀝血叩頭陳

謝者竊念臣猥以孱庸受知

明聖自甲申壬辰之

再召及辛卯甲午之再歸首尾十餘年間有忠

而願陳則

皇上之威顏無所不假借有苦而欲訴則

皇上之肺腑無所不體悉蓋天下以此豔臣之

榮而亦以此責臣之備臣亦自愧其酬

恩之淺而乞身之亟也既而歸未半年臣母背

養有如尚淹須臾之待

命而臣母以邸舍淒凉死以道途風露死則臣

終天抱恨視今日復何如然後知

皇上不惟榮臣且假以辭榮中之至榮不惟不

以負

恩責臣且優以割恩中之大恩而臣之感極矣

愧極矣乃

皇情閔然猶以荒原宿草恐潛德之遂湮獨子

单孫痛遺恩之罔極

特頒大賚申以

卹恩加遴至於五遣開壙仍煩

專遣印令新丘就窆湛露方濡計其傭工復
土之資當損中戸十家之産而況
皇皇華袞
奕奕重綸褒其母因及其父哀死者兼慰生者
則
洪慈至仁乃在掩骼埋胔之外而
渥典殊數不特夜臺幽壑之光臣之前疏謂死
者復生生者不死豈虛言哉顧臣眼枯不
見天日身毀僅存人形分于天壤之間必

無久長之理而
皇上料亦審其委頓顛迷灰稿墊溺不足復望
之矣惟是膝箴皆聞未忘慈儉之規草伏
山棲竊效
岡陵之祝則臣尚幸腔血之猶丹以繼先臣
銜結未酬之志報
主止此報親亦止此至於節次所奉
恩典則臣已鐫勒金石垂之子孫使一門世世
永矢捐埃四海人人普勸于忠孝而此

外則不敢漫爲雕飾之詞以瀆
聖聽矣臣不勝刺心銘感雪泣悲戀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葬事已畢朕心深慰知道了吏
部知道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二十二

請卹典疏

萬曆二十九年六月　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懇乞

天恩量加亡妻卹典以光泉壤事伏念臣自蒙

恩賜歸養病八年于今不曾敢以無事冒嫌

上陳亦不曾以公事出位強聒獨有爲母請

卹至情所不能已而

皇上亦既動心哀憫破格賜之祭葬矣自恨負

國罪重天禍頻仍臣妻封一品夫人朱氏

又於萬曆二十六年七月初四日病故卽

今停柩在家尚未入土查據

會典雖有從夫恩卹事例而臣伏自揣一家

存歿榮冒已多無顏更以私情干

請遲之至今會又蒙

聖恩未遺弓冶將臣男衡擢居上第父子再入

翰林而臣之亡妻適又會以本年七月初

四日爲三年滿忌之辰臣以孑然一身奉

二三幼孫哭奠几筵之下因思此時此日

遠客孤男自循其衣冠簪組而痛乎母之

不及待也不知哀踊慟絕何以爲情卽今

內外官紛紛爲父母陳乞仰恃

聖明孝理之下苟例可爲槩蒙

恭允其在臣男顧獨以有臣在前不敢自行乞

恩臣又若很避私嫌使結髮糟糠同甘共苦之

人不得徼

華袞片言光榮不朽則臣又何以爲情已復思

方今公私困急礦稅繁興以

皇上至仁至明非萬分不得已豈樂爲此歛怨

招謗之事臣誼忝心膂休戚相關今日之

事但禮官一覆行有司一傳祭之外必不

一敢再煩

勑葬以糜公帑此蓋愚臣一念不忘憂

國之心亦使亡妻有靈知其事由臣請禮殺

舅姑庶心安而魂魄亦安矣臣無任云云

賀

冊立冊封上

徽號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欣遇

慶典維新恭陳

賀悃事臣自蒙

恩放歸八年草野之蹤分不敢再瀆

清禁茲者恭遇

明詔發中以今冬吉日

冊立

皇太子及

冊封

福王等王隨該禮部傳諭恭上

聖母皇太后徽號振古鴻儀普天雀躍臣雖距

遠敢後歡呼蓋先是臣嘗從同官時行等

造

膝而奉

大對傾耳而聆

容音是時已知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天常地紀粲若星陳

祖訓孫謀較如斠畫而臣錫爵又嘗特被

延宣九承

札諭自謂

君臣之相信可質鬼神而無疑以此訛議數騰

而臣不爲動遷期累歲而臣不爲驚乃至

於今竟成左驗

出片紙於半夜揚

休命於

大廷瑞叶星樞首正

青宮之位明申泰礪旋介

赤社之封既推

孝而爲慈亦自親而率

祖爰薦

重闈之顯號式觀

九廟之樂成此實由我

皇上稽謀自天盡倫惟
聖𦗧
雷霆之斷於淵涓濩蠖之中矢
金石之謨於管窺蠡測之表所以陽和一布而
天爲反風
渙汗甫傳而萬呼彌路其爲慶忭何待臣言顧
今
嘉禮備陳
曠恩遐布啟離明而繼照已𢛳謳吟

培畀祚以增昌尚資佑啓所望
聖師聖父躬自彰於民依亦使
維城維垣共永遵於
家範則豈徒
皇壽萬年
本支百世而已哉臣無任瞻
天仰
聖舞蹈頌祝之至奉
旨覽卿奏賀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問
安勸諷疏
具官今在籍臣王　謹
奏爲喜聞
聖躬康豫恭陳天人感應之理懇乞
聖明仰順
天和益堅初念以綏
萬年福祿事該臣昨蒙
天恩存問不勝感激已於前三日望

闕拜表恭
謝遣孫齋
上旣而
京師忽有報至以
皇上玉體偶於二月中微感風痰眠食少損臣
又不勝憂疑旋而
罷礦稅出繫囚起廢官報至則臣又不勝驚
喜北向稽首而祝曰此
萬年天子消禳保福第一義也旣果聞

傳諭之後
聖體一汗而愈此時料已告慶
郊廟
臨見群臣真普天大美大快之事而臣愚夙切
逃容勿渥被
恩私敢獨於萬衆謳歌之中無一言道喜哉竊
聞之賤臣庶女義烈可以激風霜志士勇
夫精誠可以貫金石豈有
上天篤生之子而一念之轉移呼吸不與

上天之和氣相符四海共戴之
君而萬年之福祿壽考不與四海之頌聲相應
者乎臣因以天人感應之理測之而知
皇躬勿藥有喜必不待蓍龜而決也芻蕘之愚
別無一得可獻竊謂前鑒非遠昔何以象
祲迭奏變亂頻仍今何以人謠大同
天心底豫則
皇上至神至明可觸類而推也自礦稅諸使營
擾徧海內而逆徒狂酋相與公傳僞檄[illegible]

以爲名
皇上不聞之乎聞之則雖群奴梟斬萬段而償
不得
國體之傷孰與今日
雷霆掃蕩塵迸散之爲榮又前此
朝堂之上大臣灑涕而憂小臣矢口而爭甚
者爲狂爲激幾如罵詈
皇上不聞之乎聞之則雖一切留中不理而消
不得
聖懷之欝孰與今日上恬下熙四門洞開之爲

暢臣因以人和測
天和又以
聖體占
聖德而知
皇上之必無反汗也第海濱遐遠里俗囂訛信
宿以來流言數起有謂
聖諭已傳旋即改悔者有徧揭匿名榜於城四
門鼓煽搖惑者臣竊以理度之礦稅不罷

則已罷則
明旨一下各衙門已即刻發行外鄉遠郡已即
時傳到豈有可再收回之理乎人情方其
久苦無聊中心孤氣衰尚能強忍及至快
意當前美談在口而旋又奪之已哺之食
既還之命豈有不譁然咈沸之理此得失
利害昭然甚明豈
聖明容有不知而愚民無端妄言祇自作口業
耳抑有愚慮凡

朝廷便民之政必為羣小人所甚不便而百計
阻撓之至於礦稅尤其禁身肥家所倚為
命不忍一朝奪去者彼必外託於孝順進
奉之名而陰行其諂諛逢迎之說或曰此
大利也或曰此成命也至於上而干和召
災則或曰
聖躬小疾已愈不煩懺悔也下而擾民激變則
或曰有司自能剿撫無足深慮也凡為此
說者
皇上倘不忍難割之愛誤而一入其中則所損
不小臣今且不暇遠憂試徵近事當
玉體違豫時診視調理必問太醫不問月前孝
順進奉之人也檢方製餌必取諸藥庫不
取諸四方燒採抽辦之物也
皇上試以此痛定思痛足知此身日用飲食之
外俱為長物雖積金如山載寶滿車而緩
急不得其一匕一箭之用譬之灰塵過眼
了無重輕糞土沾身方當澡滌豈可更為

之心煩於鴆飲體倦於經營抗
天怒以競錐刃寅人愁以充囊橐乎且開天心
仁愛人君必近示之小災而遠伏其大警
社稷
宗廟之身不可嘗試匹夫匹婦之賤或能勝予
故願
皇上乘此
天休方至之機
聖斷畋張之日盡屏諂佞猛決狐疑曠然與天

下更始則臣見
聖心日閒而無事
朝堂日靜而無譁玉板鏤鴻明之德神寶薦
萬斯之年豈不休哉豈不盛哉蓬蒿遠臣
避嫌引分已十年不敢言
朝事而及茲猥蒙
念舊之恩屬耳
維新之政不勝感喜交極間進一言然願
皇上陰採臣忠毋發臣疏以俯全臣愚不出位

之分狗馬一念之誠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臣不勝欣頌祈懇之至

謝
存問疏
萬曆三十年三月　日
具官今在籍臣王　謹
奏為恭謝
殊恩事茲者伏遇
皇上以
冊立
冊封禮成加上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徽號因而
推恩在籍舊臣特降
勑諭一道遣刑部員外郎王玠齎捧至臣家
存問賚該蘇州府知府周一梧等備辦羊酒
花銀表裏一副到臣臣不勝欣戴不勝感
激謹焚香叩頭祇領隨率子孫望
闕恭謝外先該臣與舊同官申時行等恭覩
宮庭之慶共懷燕雀之私方具疏申
賀間而赫赫

詔綸皇上
使節業已自天而下考之故事大臣存問之典
先朝雖間一舉行乃其人大率以老成名德論
年論望見謂無慙頋如臣者年未及憲老
之期望且在常人之後而猥叨
濫恩曲被流軼彝章
殊錫多儀下光閭里臣竊自愧也及讀
勑諭首以
冊儲一事發揚臣等隱衷容論藹然家人父

子同休共慶之情然後知
皇上此舉不獨為四方遠聽啟聾聵而彼旅延
兼亦為十年勝臣推肝膽而釋罪負蓋
至此而不勝感刺於心汗流於背已既復
自念古之大臣或端委正色而措國於泰
山或褰簾蹴蒲而定計於帟幄臣皆非其
人也猶言往年
儲宮議起輒嘗從同官反覆疏揭不過即
皇上長幼定序一語次第敷陳臣等原無更端
自出之見可市為名者既蒙
慶旨渙頒吉期可待臣等又原無有餘不盡之
忠鬱而未伸者今日之事如天自青如日
自明又如震雷一發而萬疑萬謗曠然冰
解以臣之愚越在艸野但有傾耳下風伏
聽
明信已耳其他尚何容贊一詞獻一曝而以勤
九重萬里遺簪棄履之思
金莖玉露之賜乎伏惟

天地之恩非環艸可酬腹心之感非披瀝能盡
臣之所願惟願
皇上弘錫孝類大庇恩覃推此不遺舊臣之心
因并推舊臣感
恩圖報之心凡事為征想激聽有所欲行欲罷
而未果者一切示人以日月之明四時之
信則臣且不獨為一身一家受
恩受
賜為謝且兼以

皇家萬億臣民人人造命爲謝以
皇家萬億孫子世世詒穀爲謝至於
皇躬萬億年茀祿壽考則自有四海之頌聲與
百神之拱祐無待臣區區私祝爲巳爲此具本
專差長孫男恩生鳴虞詣
闕陳謝以
聞伏候
勑旨
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悃朕知道了王鳴虞與
做試中書舍人該部知道

賀生
皇孫疏
具官今在籍臣王　謹
奏爲欣逢
大慶恭陳賀悃事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
日恭遇
皇太子第一子生於今年二月十一日
詔書到本府開讀訖又於本年四月十三日
接到

詔書以
聖母壽届六袠加上尊號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僖
皇太后臣伏在海隅衎月之間兩觀
宮闈大慶不勝犬馬一念歡戴踊躍之私謹
稽首頓首稱
賀者
璇宮毓慶茂延
百世之本支

寶冊歸尊永介
重闈之燕喜祗沐
殊恩於鳳檢遥欣
聚順於龍樓仰惟
皇上
大孝尊親
顯謨裕後慮先國本早定策於
宗祧憂軫民依謚

兆征於山澤乃眷嘉生之叶氣式鍾
繼體之元孫月吉誕彌會
慈壽發耆之始
天休申命扇
宸居鼎建之成爰
升號於雕珉載揚
徽於彤管了又生子一堂稱繞膝之觴
親以及親九有傚令佾之澤嘉
多壽多男之並茂更卜年卜世以無疆凡與生
成惟均蹈舞顧如臣者凝丞舊籍夙依

日月之光林壑野蹤尚想
風雲之會徼
福況先於近列賡歌敢後於康衢伏願
崇護元良益光
聖善錫承言之孝類
宜孫宜子而宜民駐難老之慈顏
壽丮壽身而壽國臣無任瞻
天仰
聖且喜且祝之至謹具表稱

賀以
聞
奉
旨覽卿奏賀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存問疏

具官今在籍臣王　謹

奏爲感激

殊恩恭陳謝悃事茲遇

皇上以

聖母壽屆六十適會

皇孫誕生尊上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僖

皇太后徽號

詔告天下因而

推恩在籍舊臣特降

勅諭一道遣行人司行人牟志夔齎捧到臣家

存問隨該蘇州府知府李右諫備辦銀幣羊

酒等物一同頒至臣謹焚香叩頭祇領隨

望

闕恭謝外伏念臣之乞身歸里已十有四年

而所蒙

皇上遣官存問之恩亦已至再然前此尚以

建儲陪議得藉口徼榮今則朽廢多年音塵

絕遠呼嵩

玉陛旣無緣仰瞻

日月之光捧冊

璇宮又不獲俯綴班行之末而

皇上猥以宸慈燕喜分賚草萊

綸綍恩華借噓枯朽且

重念其歷歲贊襄之久而

曲體其戀闕忠愛之私

遠馳萬里之使星

特頒五雲之仙露

褒加重衮越朝右以疏榮

享及多儀下里門而生色臣之駑鄙更切悚慚

念莫酬

高天厚地之恩敢自負銜環結草之志嘗竊謂

千里耳得關進其藉言以謂方今

聖德聖政太平日新

文母文孫福祿滋至而朝貞半闕天工多叢脞
之憂閭閻秅未蠲民聽有二三之惑
御前積留中之章奏巖下多坐廢之隱淪此皆
朝士所常言或亦
皇衷所自悉乃臣姑以身事喻之七十陳人能
濡餘命其優至於不耕不穫坐糜
內帑之頒而薄海元元獨無階請旦夕之命其
寵至於一問再問洊被
天書之渥而時賢濟濟曾未得蒙葑菲之收此

臣之所以處傷愈愧受寵彌驚而不得不
效一言以報者也伏讀
聖諭贊襄忠愛之衷揔非臣所敢當
皇上苟念臣未罄之贊襄未忘之忠愛盍亦以
推恩舊臣之心因而盡推朝野士民之心盡
撤
內差盡蠲浮稅盡收在野之遺賢盡下
留中之章疏則可見
皇上之孝慈自家邦而刑四海

皇上之福壽自一身而貽子孫將天保萬年本
支百世不足為今日頌已故事閣臣蒙
恩存問當遣嫡孫兒男詣
闕陳
謝而臣今止有一男在籍一孫尚幼只得權令
同祖弟監生元爵代行臣不勝感
天戴
聖至深至切之誠謹具本稱
謝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悃朕心嘉尚王元爵與
做試中書舍人該部知道

辭
詔命一疏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在籍具官今
召用臣王　謹
奏爲蒙
恩至重揣巳至危備瀝萬苦眞情以祈哀免事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初十日接得邸報該
大學士朱賡等奏

聖諭朕覽卿奏具悉忠愛詳慎至意會推諸臣
已點用了朕思在籍舊輔王錫爵輔贊多年
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際可以共濟時艱欲
召來同卿夾輔協恭辦事卿可擬諭來行特
諭卿知欽此隨該吏部續奏
聖諭加臣少保兼太子太保餘官如故仍着差
官召來臣至是始敢信前報之爲眞感激戰
悚涕汗交下竊嘗考
先朝眷用舊臣如大學士張孚敬等其先或以
忤廢旋而召復或既召之後尋復放免大
約不出三年二年而新陳更代忽如轉轂
曾未有如臣起家侍
上之久從無片言之忤而及今則又以十三年
去國之逋臣七十四歲卧床之綿疾猶然
上厪
睿懷特蒙
隆召
君臣之間眞可謂始終盡善盡美臣縱有百身

豈不直剖心摩踵以報
所天忍死輿疾以趨
嚴命而事乃有必不可強者
皇上止以臣先年乞假專爲目疾氣力精神或
尚可備緩急之用亟不知臣之邇年自毋
妻連喪之後而骨枯腸腐不屬爲人久矣
記得甲辰元旦起床櫛沐將以展望
闕遙賀之誠行禮未終忽然顚地衹今得患
膝攣胸脹怔忡健忘等疾往往六時之內

五時臥床今日之言明日不記自家及門僅僅數步非數人扶掖肩輿傳送必不能前此其支離潦倒之狀地方之有司與鄉里之士庶無人不見無人不可問也夫臣身未登
朝而病已至此即一旦旅進
闕廷腆顏榮次晨入暮出借何力攙扶擬票奉行屬何人代筆此事勢之必難勉強者又臣年衰祚薄目前止有一男衡蒙

恩賜歸終養仍以疾痛經年安危未卜此又臣一家私情非所宜猥褻
上聞然犬馬病身以此日夜憂煎轉益困劣若不乞哀於
君父更當控訴於何人且今同升皆君子岩下多老成棫樸薪槱惟
皇上所使而
自天嚴命乃忽萃於鐘漏久殘之人以期其涓埃一分之報臣之負
恩知其萬死難辭已然與其惜生重命處而便身之負小孰與苟祿貪榮出而誤
國之負大等之爲負也臣寧從其負而小者臣伏讀
諭旨有忠誠正直之褒顧自揣無當也
皇上倘亦以去年謝
恩疏內頗及時政間進讜言幡然有動
聖心宜忤得褒不惜借一人以勵衆乎如此眞
聖德眞

聖度矣乃臣則謂顧其言可用否耳使言果見用則萬里如一堂不必見臣面也萬美歸一人亦不必藉臣口也蓋聞古君臣之交曰聲相應氣相求又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聲氣內合則忘形謀猷外順則忘言此榮何必三旌而報豈徒一死哉抑臣又惟邇年會推閣臣往往相兼在任在籍以候
欽點今廷臣久悉臣病不敢入會推數中而
皇上乃於點用三臣之外特出

中旨召臣又特為之陞秩遣官期以必赴
聖神獨斷誰謂不允而其流或恐啟傳陞乞陞
之端阻推賢讓能之路臣若在
朝必當諫止豈可更以身為的招射也臣言
至此不獨為身兼亦為
國即此所以報
恩知亦即此所以代
陛見矣惟
皇上收回成命亟賜

允俞公為國家存舊章私亦為聾瞽全餘命臣
之感
恩真生死而肉骨也臣不勝至危至苦呼
天待
命之誠謹具
奏以
聞伏候
勑旨
奉
聖旨卿忠誠端亮夙孚朕心去國多年時廑明
德近以世道未平人情紛擾特茲召還揆地
一新化機用終未竟之猷慰朕惓惓至意輿
情共仰慎勿固辭着差去行人上緊敦趣前
來吏部知道

再辭
召命疏
在籍具官今
召用臣王　謹
奏為負
知負
恩萬非得已再陳新舊病形懇乞
聖慈俯從矜放以免誤
國事先該臣一聞

欽召之報當即馳疏懇辭不敢少延信宿以辜
聖懷虛佇之勤尋而
欽差行人司行人惲厥初齎捧吏部所奉
聖諭一道至臣里第宣讀臣當於
龍亭前扶病叩頭恭謝訖隨於七月初二日再
接邸報知臣前疏已下奉
聖旨卿忠誠端亮夙孚朕心去國多年時懷明
德近以世道未平人情紛擾特茲召還揆地
一新化機用終未竟之猷慰朕惓惓至意輿
情共仰慎勿固辭着差去行人上緊敦趣前
來吏部知道欽此臣以病貶仰負
殊恩罪甘萬死乃不意我
皇上批旨愈溫趣行愈急臣病未往豈有受
知受
眷至此而恐終為躍冶之頑金辭榮之朽木者
盖嘗伏考累朝大臣辭恩故事官至二品
則辭年滿七十則辭臣今以年以官不啻
過已而以為是皆常套不足報非常之恩

夫非常之恩則孰有過臣之今日
發命內廷拜官野次虛揆席以延佇輟侍從而
守催者臣誠驚誠感且愧且懼以此更不
敢用常辭瀆
聽而特以新舊病形昭昭在人耳目者一再為
皇上申明之盖先是臣初發疏時患有怔忡健
忘痿痺等疾雖是苦楚不能趨
朝而尚幸口未絕粒循床臥起猶或勉支延
乃於前月望中

欽差將到之日忽然嘔泄大作食飲俱廢至於

詔謝

迎

恩俱不能拜跪成禮然猶日夜引領而望曰吾

皇庶幾其哀臣放臣再造此須臾之命乎比今

溫旨又下行人惲厥初當即詣臣榻前備宣

皇上惓惓至意言未畢口而見臣涕泗橫流氣

息不屬輒亦爲之唏噓嗚咽而止臣於此

時能更着一分之詐更圖一息之安否又

復能臥家而理

國事扶病而赴

嚴程否剡膝前有病子乳下有稚孫兩世單傳

朝不圖夕臣之衰頹及此宗祧情既不忍

棄家而出勢又不能携家而行兩地憂懸

狼狽愈甚臣亦知疾痛不辭之事非所宜

瑣陳於

天地父母之前然使臣諱而不陳陳而不見信

則勢必將以一身累一家以一家累一國

皇上何負於臣而得報至此哉抑臣前疏有云

不獨爲身兼亦爲國言之似佞昧之頗長

夫

皇上之召臣將以冀臣之用也而

內傳特旨出格駭聞之甚則臣之身不安臣之

身不安而天工爲之曠國體爲之傷非

皇上所以用臣之意也今之論者猥見向書于

愼行葉向高與臣皆在遠蒙

召以爲事同一體不可爲一臣而兼綴二臣之

行殊不知臣之所處正與二臣不同二臣

新被

召命再辭而進或是事宜是僭臣也如其可出

則必不辭其不可出則雖累辭至於再四

必不敢憚煩而止也乃臣竊偏耳近日言

官之論列多猜旁指摠未悉病臣心事或

謂臣特蓬受

知事體隆重必須得

皇上虛心委任與之更始臣乃可出此教臣以

去就耶
君者也臣所不取又或謂臣安臥多年今日所
蒙大出夢想之外臣且驚而未必肯出此
疑臣以假塞要名者也臣亦不取臣之區
區獨有眞病眞情不欺一字明可告
君父私可質鬼神而至如
聖諭所云世道未平人情紛擾此則自在
皇心一念轉移間而非草野罷癃所敢任所及
謀已惟

皇上始終哀而允之臣不勝哀懇叩
天懇款祈控之切
奉
聖旨卿德才並茂中外具瞻朕以時事多艱召
還搽席抒猷輔治正在此時卿亦何惜一行
不以慰朕心而副民望若爲子孫繫念如國
家何宜即日就道愼勿再以疾辭吏部知道

謝
存問蒙
恩疏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爲
恩綸疊降涯分厚逾懇辭超靡以安愚衷事該
臣近爲辭
召未允再疏陳情間會又接閏六月中邸報蒙
皇上將臣去年謝

恩原疏批發下部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悃朕心嘉尚王元爵與
做中書舍人該部知道欽此臣之謬悠再塵
天問因自念病已中於膏肓
恩莫酬於埃露野人芹獻祖表葵誠乃不意積
月塵埋之牘尚存
御前匹夫道聽之言猥垂
宸獎重以賞及延世超授京銜而臣之愧甚矣
記得三年前臣曾遣孫男鳴虞齎謝第一

次
存問蒙
欽授中書舍人會其夭沒不及爲之辭謝今月
所蒙又適介於辭
召辭官之間誠恐言語愈煩
天聽愈厭而此心終有不安者竊念臣弟元爵
幺麽孺子眇末諸生祗緣同堂骨肉之親
得承一介行李之乏分於他臣齒卑地賤
不敢輒有覬覦而乃今一旦厚登侍從之

班致身日月之際何緣何福而以與承且
問其所以得此乃
恩授非靡授也乃爲臣辭疏而授非自己考中
而授也臣聞名器不可濫假人福不可屢
徼今身在辭
恩而反故聽子弟冒
恩初心之謂何家教之謂何用敢不待第二疏
下先陳愚款以冀
聖慈之回聽愚衷之少安焉臣無任[illegible]

至辭
召命疏
在籍具官今
召用臣王　謹
奏爲三瀝病苦至誠亟祈
哀允以終
聖恩以保微命事該臣昨以蒙
恩召用再疏懇辭奉
聖旨卿德才並茂中外具瞻朕以時事多艱召

還揆席抒猷輔治正在此時卿亦何惜一行
不以慰朕心而副民望若爲子孫榮念如國
家何宜即日就道慎勿再以疾辭吏部知道
欽此隨該吏部移咨到臣因而備宜
屢旨將臣去年所上辭
存問疏
特賜追祭仍爲俯納瞽言褒其忠悃欽授臣從
弟元爵爲試中書舍人
殊榮異典斯集一朝

延賞推恩貤於兩世臣之忝肖至此本合另
本陳辭但以身受
恩知特達非常爲重則子弟之因臣受賞爲輕
除已飛書令其即日就官而臣代爲之望
闕遥謝外惟是萬苦切身有必不能強抑私
情畏罪中止者謹三瀝至誠以祈
哀允而
皇上試垂聽焉臣惟忠臣之義止於不欺身未
絕金鬪玉韘之籍而心反眺山林臯壤之

安時方會攀龍附鳳之緣而口但陳疾痛
顚連之苦若此者揔謂之欺於人爲驕蹇
於物爲鬼怪臣非喪心病狂不忍負
國自負至此也乃茲疏辭愈數
詔墨愈温若真以臣爲時所眦
主不可無臣則臣在
朝之薄力在野之微言已畧效於
上前飈風杖窮豈堪復用抑或疑臣之欺厭臣
之憒故斷來章責以大義則臣知罪矣已

復三思
皇上之於臣天地也天地豈以草枯木朽而遂
廢栽培
皇上之於臣父母也父母豈以子哭兒啼而不
關痛癢且臣犬馬病痾已具前兩疏中而
目前最苦最急者眼盲足痿寸步難前血
耗精銷諸事不省晝則迎醫問藥汲汲如
狂夜則伏枕循床耿耿忘寐此自臣量年
量力萬不可強而非獨爲子孫榮念也乃

明詔切責之語老牛舐犢病鳥哀雛誠亦不能
忘情然以
國事家事權之輕重則有分矣而以公私緩
急論之時雖多事
聖政方新𨚗又有四臣在閣贊理其之幺麽如
鳬鴈之集江湖不足爲多少而其男之病
乃在安危且莫之間其之求親既無別子
可任男之沉痼又非藥石可支若無臣男
豈復有臣身臣身既無又豈能報

國此實有生之至苦
聖念所必矜也乃近聞建言叅政姜士昌從旁
爲臣熟中疑臣出而無補以爲臣言不行
臣終不可出此又墮臣疏中去就要君之
說臣之所不取也况士昌之意主於收錄
遺賢原與臣去年條奏語合而臣又自反
生平從無妬賢嫉能之事天知地知
皇上知之舉朝之君子亦或知之而士昌一人
之知不知又何論哉抑臣又惟人臣立身

遇主苟自保不貪一錢不壞一事不害一
人則外間千唾百罵呼馬呼牛何不可直
受乃新舊同官朱賡李廷機一聞人言相
與動色陳辨祗描寫得世途之窄揆地之
輕非所望於老成也臣言止此所乞憐於
皇上者亦止此嘗記得晉臣蔡謨以累辭召命
爲言官所劾坐免爲庶人豈以
君綱臣紀偏安覇代能持之而
堂堂天朝顧容得罷癃庸臣掉臂而逃任使矢

口而薄榮次邪臣言至此誠萬死甘之而
一身之出處與人言之毀譽俱所不顧矣
惟
皇上始終哀而免之臣不勝卿
恩負罪懇款激切之誠
奉
聖旨朕以卿耆德碩望特用簡召前已屢旨敦
促何又有此奏念天氣嚴寒可於交春之初
着原差官守催安車就道以副朕惓惓延佇

之懷姜言風挑的巳處分了不足介意愼勿
再辭吏部知道

辭疏外咨奏

原任大學士臣王　咨

奏臣之辭疏已送通政司封

進竊謂疏旣入封則必當先送稟而本司官

未必有與臣同心腹者也所有至深至密

之私語於

皇上有益而於外廷爲觸忤於臣心爲積誠而

於章疏中有不可直達者臣且日夜引領

以望犬馬病間得身赴

闕廷口陳獻替乃今天不假緣形勢轉急度

必不能再出事

上耿耿遺忠若不以此時伸布則無日矣謹另

具密揭以

聞臣惟人臣之義以有犯無隱爲忠而以賣直

沽名爲罪方今內外章疏連篇累牘指陳

時政其果有犯而能無隱乎臣雖在遠無

竊觀邸報中惡言詈語揔序

乘輿鬼泣神號遍傳都市甚而誣指淸朝爲叔

季逆决危亂於崇朝

皇上但以禽獸畜之一切置而不理以爲我之

量大正不煩言彼之氣衰久當自定而不

知此輩方將恃

皇上之不瞋不喜因得行此賣直沽名之計將

求其氣愈盛其言愈長囂凌詬誶之禍又

有甚於今日者臣聞之曰主辱臣死又曰

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今

皇上之辱甚矣小臣之無禮極矣臣身未立朝

夙切心膂得不爲

皇上三思免辱之圖以庶幾於鷹鸇之一擊乎

然而事有大難者夫

君父至尊必須自立於一毫無過之地然後令

出惟行法行知畏而

皇上特不恐宮庭咫尺之好以招宣㗖之口今

若不大加改革一番而徒加罪言者則彼

將腹誹而議曰我以爲忠也又將挾妖黨

之流言曰我以憂亂也至此而

天威不可得加
聖口不能與辨此臣之所謂大難也以臣愚計
之降廢蕩妖只在須臾絕訛止謗非假威
力且閙
皇上先此曾謬譽臣清矣而臣非能清也止以
起自田家所求不過一飽一煖而及其遇
主知食官俸並於一飽一煖之外無所增加而
臣以此益悟金銀財寶飢不可食寒不可
衣毫於此身無益而反足為累此蓋匹夫

之淺見不足聞於
聖耳而以小推大理自同然夫
皇上雖曰尊同天地而朝夕所需豈能過此一
飽一煖今積藏
禁帑委之無用而徒令討臣日夜憂貧貪吏
因而藉口頗聞各邊軍餉亦以積欠嗷嗷
日謀揭竿稱亂者此非好消息也何不先
其未發幡然
降旨盡除關稅

召還內差仍稍稍斥散內庫之有餘以濟邊餉
之不足而天下豈有不歡呼踴躍以頌
聖德者匹夫孺子此時若再有後言三尺具在
何法之不可行至於寢閣
御前章奏尤屬無謂尤為易處夫
萬幾雖冗豈爭此片時繙閱之勞積案雖多亦
自有擬票承行之吏乃至十疏九格以資
群小猖狂之口以蒙萬世不白之謗豈不
可嘆豈不可惜夫臣之所嘆惜者

留中之章奏也而章奏之中亦自有緩有急且
如九卿庶官之推補無一事可緩而九卿
之中以吏部都察院為最急庶官之中又
以六科十三道為最急部院缺正官而以
卿貳署其事彼既以傳舍自處而人亦以
代庖越俎抑而玩之其於黜陟進退之間
精神安得盡展布事權安得不掣肘悠悠
道路藉見
皇上久虛此缺羣猜亂伺以為

聖心但利缺官之俸了不爲用人行政之謀此
可嘆可惜之甚者也科道官喜拾風聞妄
言顚倒誠亦有之
皇上所以嚴格考選之疏不過欲裁抑此輩以
清耳目以鎮囂狂耳然而止不知考選久
停則被抑者皆未考未選及已考選未
命下之人而見在考選授官年深者寥寥數人
勢不得不槩從姑息以備各差之用於是
考察降調及年例外補之典盡廢而科道

官方將積資累俸以待九列之推陞如泰
山之不可動搖矣言語意氣轉覺飛揚聯
翩雖肝絕無疑阻然則與其故意抑留
不肖以塞賢者之途孰若暫事疏通簡新
進以決舊日之壅此則臣之私論明開言
路除散狂黨爲今日攬權最上着也此外
則又有進言爲事
欽遣之人紀錄收用頗亦爲時情所急曾經臣
条疏勸行者

皇上誠一旦下部令其分別才品以需漸用如
此人情無不可收物望無不可慰何至以
堂堂
萬乘之尊而陰受匹夫之侮汪汪千頃之量而
反招拒諫之名乎臣言至此誠忠誠赤誠
見
皇上事事堯舜而獨此一二極易處之事橫遭
口語臣實不甘爲此密切具揭期於至誠
感動

風雷之下萬口盡塞臣雖永廢豈不勝三徵七
辟之榮哉
皇上倘默鑒臣忠斷在必行則必須先期
放臣盡泯
知臣
眷臣之迹使天下知其言不出於臣善皆歸於
上而臣之願畢矣記得先年在閣時每遇此等
密揭常手自作書今竟苦病眊絕筆而男
衡又病不能爲之代書只得令幼孫時敏

未成文理之兒謄寫而臣親自緘封以付
家人王勉隨便附
進外不使通政司官知內不使在閣同官知庶
亦見遠臣不要名不漏言之意耳至於臣
辭
恩之疏雖係露草但恐
一下閣臣擬票不免為同官避嫌一體報格今
事已急矣言已窮矣更祈我
皇上親批親允免傳閣票使病臣死生出處一
切歸命於
上尤臣之大願也臨揭北向叩頭涕泣不知所
云
僕最不喜宣傳諫草平生未嘗刻一字雖
先正如楊文忠徐文貞皆有之而僕不敢
效也乃近聞省中有人偽[illegible]刻諫草不知
何據惟是一揭業已被人指目曾經告過
皇上遍送各衙門恐日後久遠仍有捏妄混真
理外傾害者昔鄒浩諫立劉賢妃而焚其
疏草後人遂為偽疏誣浩浩不能辨至及
于禍故不敢不刻耳
戊申十二月三日錫爵識

四辭　召命疏

萬曆三十六年

在籍具官今

召用臣王　謹

奏爲病苦至極萬難趨

命懇祈

聖恩憐放并乞

賜勘以明不欺事昨該臣三辭

召命奏

聖旨朕以卿耆德碩望特用簡召前已屢旨敦

促何又有此奏念天氣嚴寒可於交春之初

着原差官守催安車就道以副朕惓惓延佇

之懷妄言阻撓的已處分了不足介意愼勿

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以罷癃困苦屢辭

恩召分甘萬譴而

皇上猶然未加厭棄

批答如響至如曲推臣隱燭其避言優假嚴程

遲之改歲眞藹然家人父子之情然臣則

常言之矣身之將隱何恤乎人言臣身已

久處事外而猶遲迴前却以避悠悠之口

臣之所不爲也不俟駕之義聞之已熟臣

受

知如此而頓避冷就暄擇日以應鋒車之

召臣之所不敢也臣今年七十五歲矣命危於

朝露死輕於鴻毛苟得一當以報

上區區頂踵曾何足惜即如新輔于愼行一望

闕廷而死死且不恨何暇計人言之毀譽道

路之寒暄哉惟念內閣之官職在賛理密

勿

皇上原不賴其筋力之用而臣今日之病乃不

專在筋力之衰疲而在精神之憒亂且莫

相與之人或不識其面目或不記其姓名

人有遺臣以書者或竟月忘答或一日三

答而臣惛然不能憶也此等情形乃正

俗臣職業相左臣雖欲誓死酬

知強裝赴命而終不得矣蓋臣自男衡病困以
來臣身以望八之年內憂病男外支庶務
宜其恍惚顛倒至此之極見今家庭肘掖
之間巳頹壞不自理爲閭里所歎况進而
理天下之事哉臣伏讀
溫旨勉以初春就道而臣男之病會又以交春
加劇口不能出一言足不能移一步羣醫
束手眠食都廢揆之事勢恐無全理臣因
感同官賡雖失壯子然哀痛巳徃付之無

可柰何或尚可割情狥國而臣男旦暮喘
息尚有一絲未斷若臣掉臂捨之而出則
虎狼之不若疑亦
聖慈之所不取也當臣甲午之歸目此以恭病
困劣舊閣臣趙志皐等爲之苦請得垂
恩放今狼狽窘迫萬倍往時而以同官在遠未
悉臣身事心事果是如何則不得不相與
避形跡之嫌如再擬
溫旨不能爲臣明白一言則臣死無救矣伏望
皇上將臣此疏發本處撫按官會同原差行人
惲厥初查明若臣非惛忘誤事之極臣男
非危迫垂命之時而敢抗違
欽限辜負
殊恩至此臣甘以欺罔受誅夫臣自蒙
召以來原差行人及地方官誰不樂于勸駕而
臣敢引之爲證自干
嚴譴而不辭也
皇上即此亦可以諒臣矣臣不勝哀祈乞

命詞窮情窮之極
奉
聖旨時勢多艱朕以卿老成人望特行召用屢
旨敦趨如何又有此奏卿精神矍鑠子疾諒
亦不妨着撫按官省問宣諭從容調理安車
就道以副朕延佇至懷吏部知道

五辭
召命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感泣呼
天誓比萬譴以祈
聖明哀察事臣以私情仰辜
恩召閱日已幾一年積疏至于四
上而臣之苦極矣臣之罪大矣乃茲再奉
溫旨時勢多艱朕以卿老成人望特行召用屢

旨敦邀如何又有此奏卿精神矍鑠子疾諒
亦不妨着撫按官省問寬諭從容調理安車就
道以副朕延佇至懷吏部知道欽此隨該巡
撫都御史周孔教本
旨到臣里第省諭訖臣謹望
闕遙謝外臣比者毎讀
聖諭未嘗不感
知慟哭誓不欲生豈尚以蒙
寵末極更博一撫按之省諭閭里之誇侈而後
出哉臣前疏之所以急於請勘者正以
主恩愈急臣應愈緩必須先覈其真僞而後酌
量其
恩施使臣所陳病苦不真則臣為欺
天欺父母之人死有餘罪萬萬無再辱
宸眷之理使臣言而真則豈有赤子入井號呼
至迫而父母不為之手援僅以粭糖塞其
口哉　丈子痛苦顛連之狀行路共
見舉朝共聞甚而有千里故舊為臣延醫

合境士民為臣禮佛者此皆仰推
皇上腹心手足之恩而實亦臣真情真病所感
皇上但一揣人情足知臣心之無他臣窮之可
憫已乃
聖諭尚謂臣精神矍鑠子疾諒亦不妨以此寬
臣慰臣不過盼臣一見耳顧臣則正苦無
見
上之緣誠得扶持病身面承顏而口訴哀也則
上之憂臣必勝于臣之自憂何以言之他人精

力尚有神志可與相衡今臣昏忘憒亂之
極神與形盡敗矣他人疾病尚可日月計
痊今臣男衡之病累月而年累年至千日
而生理轉窮矣臣之謬悠既自以身嬰疾
疢爲男衡早夜侍寢嘗藥之累而今日又
以男衡積勞成疾轉自爲憂生救死之累
父子相累終無已時若更忍貪戀
朝榮使父北子南相隨隕滅則天壤間豈復
有此人耶夫爲國忘家臣久聞之使臣出

而有益何惜一男之命而
皇上猥以時勢多艱責之督理臣歸田以後回
思在
朝光景實同隔世初不知近來時勢如何每
于田間一接邸報但見人人眼生節節面
生爲之浩嘆今試起一十四年不在仕籍
不祭客議之人而問以今日時勢何者最
艱弘濟之術以何事吃緊則有日呿而不
能對目瞪而不能言矣惟是目前一

大政人所共言而臣之所已言者總不過在
皇上反掌操縱間耳臣今身既長隱若復嘵嘵
強聒又恐犯首疏要
君要名之嫌有如
聖念未忘臣忠改絃更化正亦未晚瞽誦矇箴
足可代面倘雲久密而不雨雷欲解而復
收臣縱能黽勉赴
召一望
闕廷之外不過十日九旰而已乞歸乞休而

已無一分以濟
國家而先罪病男之命
皇上亦何取于臣而忍見臣困苦支離一至此
也
聖諭本令臣從容調理此疏儻可從容特以父
子病形病情斷非日月所能上道而徒以
空名綴朝籍幻影留人間上歷
君父未割之恩下貽同列避嫌之口猝有羽書
沓至而前席尚虛流言日騰而安車未駕

誤

國誤事罪皆由臣千虀萬粉復有何及此臣

所以不能不惶急哀鳴冀蒙

曲聽者也臣一門父子死生決在今日惟

皇上姑以螻蟻畜臣以草芥棄臣罷癃之力雖

不任于負薪駑蹇之軀尚得免于加策臣

不勝情迫詞窮號

天待

命之至奉

聖旨召卿已一年延佇日切今邊疆多事朕方

宵旰焦勞豈卿堅卧之日秋涼在近宜遄履

肯安車就道入朝贊襄以慰朕懷子疾未痊

不妨侍卿同來沿途調理慎勿固辭吏部知

道

六辭

召命疏

在籍具官今

召用臣王　謹

奏為身事心事極危極苦六懇

天慈收恩赦罪以全微命事該臣昨以辭

恩未允五疏陳情冀蒙

哀察奉

聖旨召卿已一年延佇日切今邊疆多事朕方

宵旰焦勞豈卿堅卧之日秋涼在近宜遄履

肯安車就道入朝贊襄以慰朕懷子疾未痊

不妨侍卿同來沿途調理慎勿固辭吏部知

道欽此臣雖在遠然既蒙

皇衷眷恩何忍遂同路人不關理亂即如近者

滇賊之猖征建夷之反覆問亦嘗剽聞一

二慨然有為國分憂之想既又見近鄉數

郡之地大浸稽天號呼滿路維桑與梓臣

亦豈獨無一體休戚之情況遠

詔已至逾載辭疏至于五
上而
聖懷延佇愈切
明詔慰勉愈渥臣之病身一面感
恩又一面懼譴若復寘然悍然必行已志天地
鬼神在上寧容此人所為嗷嗷不免饒舌
者直以身病兒病自春涉夏杳無瘥可之
期而
聖諭顧反責以秋涼就道且令臣男侍行使秋

涼可待何去年之不能待而遷延至今又
使臣可勉行臣男可以侍行又何不能且
出候
命如往年暫寓高郵故事而及今尚高臥里門
坐要
俞旨此豈復有人臣禮耶見今遠近名賢為臣
父子而至者皆親見臣涕泣漣洏為之拭
淚臣男呻吟徹夜為之廢食
皇上不覩其形且察其影以為如此尚堪鞭策

尚堪延佇否有如尚疑臣精神未衰止以
男病籍口則何不以往事驗之蓋先是臣
年六十有九而臣男已告終養矣當時臣
男初叨甲第向用方新豈預知臣之有今
日而逆為避榮之計乎使臣精神尚可支
持臣男縱自慕其强仕之念亦何忍錮臣
以不祥之名乎必不然矣又臣七十以前
當子孫榮盛家慶駢蕃之時尚不能出門
數步揖拜賓客而今七年以後當子病孫

喪門祚衰淩之日顧反能扶輿奔命遠涉
萬里之程乎又必不然矣至如臣男自得
疾來廢言語者一年廢寢興者一年而及
春并廢粥飯者又以半年而大於身腰細
于頸路人皆憐其將死而甚或訛傳其已
死如此情形總瞞不得青天白日而
皇上又以何疑夫不疑而妄以為有疑臣之不
肖也然
皇上何以使人之妄疑得非為固執

初旨以彰獨斷重怒流言以示至公稍涉有心
便成疑網以臣言之正不如
哀臣放臣徑自從中
賜允不必更發閣票使天下明知我
皇上始以獨斷召臣終以獨斷全臣于臣益榮
于
聖德益有光而閣中亦可免燈燈相續之疑矣
·原係身事心事極危極苦至情爲此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奉
聖旨覽卿奏身病子病迫切至情朕已悉知但
今國事方殷民生困急即如江南災傷連及
數省艱危之狀卿所目擊元老重臣豈能恝
然堅卧不爲國家分憂還遵前旨安車就道
仍同卿子沿途調理前來以慰朕倚任延佇
至意愼勿固辭吏部知道

六疏外密奏

具官臣王　謹密
奏臣惟古稱報恩有生斷環死結草者乃臣
今日所蒙環不勝斷草不勝結矣惟是日
暮危喘死生永訣積有野人芹曝之獻若
不及今少效萬一竊恐寃鬼私恨永無瞑
目之期記得同官于愼行尚書馮琦皆于
奄忽之中進危明之論而臣腔血未冷忍
遂恝然凡今言時政者皆云稅差未撤章

疏久留九卿科道之不補建言罪廢之不
召以爲最關理亂而臣則謂此皆廷臣及
臣等之所已言
皇上所再三許以罷革許以發行者也群臣所
候者
皇上之旨也
皇上自有旨而自發之復以誰候其伏讀
聖諭有邊疆多事朕躬日夜焦勞等語覷臣竊
謂今日所憂乃不在邊疆而在朝廷不在

寇亂而在人心人心之離又不在一時而
在平日年復一年苟幸無事則可相安於
忘言而今滇南遂左絡繹告變近郷浙直
一帶且大荒大亂不成地方矣感天動人
更無他事惟望即將年來
累下之旨早賤而力行之救災在此救亂亦在
此臣姑不暇遠引且以近事驗之如一
冊立也王家屏請之未行也而人競以為忠
至于一旦舉行而舉朝頌

大聖人之作為無敢有一人分功者豈非不行
則善歸于臣行則善歸于
君乎一建言也在艾穆等人爭言其短而鄒元
標等人爭言其長豈非用之則名在
上而不用則名在下乎一稅使也陳奉之惡過
于楊榮楚人之怨深于滇南而奉身與楚
俱完榮身與滇俱敝豈非早則權在
朝廷而遲則權在亂民乎一行取也昔時三
年一取何以帖然今八九年一取何以反
譁豈非早則公論定于
上遲則私議淆于下乎此皆可反推而得不待
臣言者以
皇上神明天縱從前一二大事何嘗終尼不行
然必至于望者倦言者厭紀綱壞盡然後
擔盡
皇上費幾多嗔怒又代大臣費幾多辨白至于
不得已而後行此如膏雨久屯黍苗先槁
霜雪後時螟蝝已生其中釀亂基禍有不

可勝言者矣而
皇上且見以為緩而無害也遂至于無所不緩
適有傳戶部告急疏者倉無數萬之儲軍
無半年之餉二百年來未有此極窘極乏
之時而東南水災又告矣太倉又將闕一
歲之儲邊軍又將闕數年之餉矣中外洶
洶朝不圖夕有如倭虜乘虛邊腹盡亂能
令戸兵二部空手應敵乎
內帑之儲能終扃而不發即發亦能濟于旦

乎嘗讀史至唐德宗以累年瓊林大盈之
儲不能償犒食菜餅之怨是可見聚財不
如散財而散財早則錙銖當丘山之用散
財遲則丘山不能當錙銖之用臣前所言
遲早緩急之說即此亦是喫緊事也又臣
每見近來
朝廷庶政叢脞總由
皇上疑外臣之多懷二心如近日南北黨議及
行取之紛紛是也然疑其人則當顯究其

人之是非不當爲人而并疑其事疑其事
則當直窮其事之得失不當爲一事而旁
及於事事夫
聖明在上至于事事可疑而天下乃無一事可
爲者然則錢粮之進收武官之遷除內臣
之奏許獨何爲朝發而夕下若斯之急也
人雖堯舜詎能無過要以亟斷亟行縱有
瑕疵終不失爲日月暫時之食而稽留不
決縱萬全萬當常爲風雨如晦之時

祖宗德澤不可長恃
宗廟神靈不可長保惟
皇上思之思之愼之愼之臣今已矣秪此牒牘
迂論萬里可以當面談寸絲可以補
衮闕而尚有發揮未盡者前已附之首疏密
揭中
皇上倘一并檢納亟賜施行政可不須見臣之
面而臣亦可少抒戀
闕之懷已緣奉

聖躬焦勞之諭且適當此燃眉厝火之時憂不
得不深言不得不直蓋亦股肱一體之誼
當然而萬諱不敢避萬譴不敢逃者也古
記有之鳥之將死其鳴哀人之將死其言
善所望
皇上以死憐臣就以此疏當臣遺表臣不勝哀
嗚涕哽之至

辨論密揭疏

萬曆三十七年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爲

恩深招忌赤心未明懇乞

聖慈亟發原揭以保孤危以彰公道事該臣昨

以五疏辭

恩未允續上一疏候

旨間忽接邸報見南京給事中段然一本爲險

相擅權交通亂政懇乞并究等事叅臣暗

投密揭以開害正比周之門又因而及見

輔朱賡與臣曾本交通亂政極其醜詆然

前爲臣鄉鄰縣知縣其人能任事喜高談

臣嘗推奬而愛護之今遂能首發大議攻

臣隱曲壯則壯矣然而未確也臣向者節

見言事諸臣指天誓日無所忌憚以

皇上之聖明豈更無委曲轉移之望而至于矢

口求忤若縣的掛榜者臣心實不以爲然

臣又見

皇上不問是非緩急一切置之不理使藥石等

于荼蓼鴟梟跡于鳳凰心切痛之念

皇上所以招疑取侮惟此二三大政在廷諸臣

言之已屢臣腹心舊輔不當自同於外臣

故言之稍激以悚動

皇上之聽又不得不首借人言以開自關之端

疏發之日臣焚香告天手開手閉寔不使

一人與聞竟不審是何人傳洩又不審何

人盡改其詞且添造惡言如所謂奸黨傾

害朋比行私及姜士昌事公心私等評致

令盡大異然疏中此篇以遠視遠聽勢難

隄防衆口衆心不可逆覩[illegible]寔懸而自墮

彌天是非中然臣揭未遠尚在

前可覆而按也今萬不得已只得一面將揭

草抄送各衙門一面請

皇上檢發原揭以示外廷人心不死公道有在

使諸臣虛心評之將謂叫呼以覬君之

者爲是乎抑以委曲引君于善者爲是乎宣諫草以歸美于巳者爲是乎繳諫草以歸美于君者爲是乎科道官不考察不年例者爲是乎抑以考察年例者爲是乎料叚然必未見臣全疏倘見全疏未必不覥面咋舌自悔其失聽失言而外廷憂國之臣亦必有嘆息泣下哀臣之忠者臣無所容辯也獨可惜臣一片赤心止據先年禁密之臣例得各自言事不關外廷因而閒

進苦言痛匿名跡以報非常之遇今不幸事機一泄盡負初心却反自求宣露豈不痛哉至于然所云交通亂政以爲通見輔朱賡乎則恐賡至今日尚未聞臣之有揭也以爲亂政則試使

皇上行臣之言亂乎治乎嗟乎苦矣臣蓋至此

而報

恩路窮旣以自痛且痛同官朱賡等容身弭謗之路亦窮矣正草疏聞别有所聞給事中

胡忻又論臣排擠正直虧損元氣甚而指趙南星顧憲成之斥以爲事皆由臣記三臣得罪時臣皆有救揭此時忻未在朝寧或未知至于顧憲成之謫在臣歸二日之前臣將爲誰而驅除洗一貫之歸又在臣歸十三年之後臣又何利而求媚若曰求媚以圖再起也托同官以了未完也則臣男先者又何急而告終養臣今日又何苦而力辯悠悠理外之言總不足辯顧臣今

病苦且死止求一放而不諒者尤動以臣爲傾險以同官爲黨比臣之不平于中久矣請率其愚而盡言之夫閣臣非天子之私臣也朝綱國勢實相倚爲重輕從前論閣臣者必摭其眞贓實犯數其罪而攻之未有空無一證可以望影而射者也亦必當其權勢赫奕時而冒死以觸邪未有震撼已仆之木逆折始抽之芽而可自以爲名者也今恣其口之所欲言天下更不問

其意指之公私如何事理之有無如何總
名之曰直而閣臣曾不敢申明一論辯焉
及其言之而得罪則曰閣臣得罪而不救
救之而不得則亦曰閣臣甚而以他事蒙
譴無所籍口則又曰閣臣是閣中乃天下
第一攢鋒聚鏑之地而閣臣又天下第一
困窮無告之人也尚安望其可否一人主
張一事哉所以然者止緣諸臣人人言去
皇上人人慰留在朝者不得效其忠在野者不

得全其潔以致進退觝觸憂危如此
皇上若必欲盡反其道則如臣真衰真病苟苦
不堪者即行
賜放以絕羣疑此外二三閣臣
皇上若信之果真則請盡發出留中疏揭使其
得失與天下共評之功罪與天下共見之
當進而進當退而退明明白白誰敢議其
後者不然而置之若疑若信若用若不用
之間其中情之睽阻既足以叢天下之責
而外貌之優崇反適以招天下之忌蹲啃
紛紜勢所必至雖日更一閣臣以謝言者
而言者終不息雖日逐一言者以謝閣臣
而閣臣終不安政府且幾爲訟場而
皇上不將孤立于上哉臣言至此知且以身爲
射的所恃者臣身已隱臣詞甚直實無求
于人亦無畏于人計此時第六辭
召之疏或已蒙
賜允倘尚留中望

皇上亟行批發先放臣身而徐下臣言以知我
罪我付之天下後世自此以後千刺萬劄
臣并之矣誓不復置一喙矣臣不勝懇激
俟報之至爲此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奉
聖旨卿之密揭原是忠君愛國讜言至意言官
掇拾風聞輒行論奏甚爲狂躁但以新進不

諳事體姑從輕恕覽卿奏朕俱洞悉項已有
旨促卿入朝還宜勉遵以慰延佇慎勿苦辭
吏部知道

八辭
召命疏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為政地久虛病起無日八懇
天恩哀全父子微命事該臣于八月中具有第
六次辭本為身事心事極危極苦等事奉
聖旨覽卿奏身病子病迫切至情朕已悉知但
今國事方殷民生困急即如江南災傷連及
數省艱危之狀卿所目擊元老重臣豈能恝

然堅臥不為國家分憂還遵前旨安車就道
仍同卿子沿途調理前來以慰朕倚任延佇
至意慎勿固辭吏部知道欽此又該臣聞有
給事中段然參疏隨具
奏為
恩深招忌赤心未明等事奉
聖旨卿之密揭原是忠君愛國讜言至意言官
掇拾風聞輒行論奏甚為輕躁但以新進不
諳事體姑從輕恕覽卿奏朕俱洞悉項已有

旨促卿入朝還宜勉遵以慰延佇愼勿苦辭
吏部知道欽此臣以堅辭
召命孤負
恩慈因而寄獻忠規分甘譴斥乃
皇上謬許爲忠君爲愛國而乞哀之疏顧反未
蒙
見憐若以臣言爲不足信詆臣者爲不足信則
學臣楊廷筠之知臣薦臣爲臣乞放者亦
不足信乎以七十五六歲朝事夕忘十步

九跌之人而責以賛襄
國事以臣男經年食不下咽足不履地之人
而責以沿途侍親調理是
皇上明料臣之欺而反賞臣以欺也若票出同
官是同官明知臣之不欺而姑教臣以欺
也臣不知其解矣悠悠海内誰無父子之
親而臣之有子居則賴爲阿保行則仗爲
導師更有出于兒女情外者疏發之日臣
且日夜向臣男而泣哀其將死不得久侍

臣也臣男又日夜向臣而泣哀臣之爲子
而死不得再見
皇上也記得先年蒙
恩予告還鄉臣母獲遂首丘臣亦得以苟延至
今然則
皇上眞臣再生父母也其在今日晷刻之命百
倍疇昔疾痛長號又非
皇上之望而誰望者至於風聞洶洶則臣固已
明知而明犯之業如前疏所言一切置之
不辯矣而臣一腔忠憤死不可吞竊欲自

比宋臣韓琦富弼身不在朝力爭新法故
事法言巽言總求悟
主顯諫寄諫槩不及私若謂臣爲險爲毒爲交
通者則此寄揭中何事不可言臣何爲反
逆杜言官之重處力勸考選之亟下與縻
錮之早收又何不於此時巧張異己之羅
陰樹同官之幟而顧于辯疏明白代人受
欺哉諸臣亦曾一細察其指歸否也

聖諭謂地方災傷責臣一出料理此誠百年未
見之災然
皇上既以霈發德音盡蠲浮稅原不待臣料理
而臣亦可保無旦夕之憂臣所憂者内閣
首臣職總機務如一舟之有柁師而臣以
萬不能出之身虛懸首揆之缺者兩年於
茲同官見在三臣又或以身自引疾急需
代匱之人或以地迫嫌疑苦避當權之路
皇上若不以此時亟放朽臣別簡賢良付之國

柄而久試無柁之舟于風濤晦冥中聽其
自浮自沉驚危可企足而待此則
皇上不當爲臣一身一家計一鄉一國計而當
爲
社稷計矣臣令疏已八
上過此一月又入新年念當普天稱慶之辰非
臣不祥訴苦之日以此不嫌旦夕請命其
急如此惟望
皇上哀之放之爲此具
奏以
聞

申請八辭

召命疏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爲待

放日久惶急祈

哀少逭公私憂累事該臣昨於去年十一月中

具有辭

恩第八疏差家人王劉齎捧

上進未得

報音疑此疏介在新春

禁封之日未得

上進又疑王劉在途病阻或別有他故而阻臣

遷延報

命之責輕而故違誤

國之罪重以此不得不急有今日之請惟

皇上幸哀聽之臣之衰朽一入新春便成七十

六歲人而所患聾瞽痿痺健忘諸疾日以

加甚眞天地閒之棄物很狽求免非以爲

名直是螻蟻貪生禽犢愛子故且從

皇上乞晷刻之命耳乃天不祚臣臣男衡業于

前月二十九日病故臣亦且以哀苦喪明

喘喘待盡一步不能行一人不能接矣其

在今日千言萬語止求一

放披肝瀝血了無他疑而自

皇上觀之則天下無有眞病眞苦之閣臣自外

廷觀之則天下又無有眞欲去眞不欲出

之閣臣如此上下相迫叢于臣身而臣寧

復有逃死之地救過之所否也今流言又

見告矣甚而揑爲臣同官肺腑之陰謀父

子涕泣之私語衆止言動無非鑿鉄嘻笑

怒罵盡成疑網而其又甚者摭臣平生最

相反之事誣以刻傳疏槁若果有之則坊

市必有刊板言官必嘗親見而何其傳布

者止于參揭疏之外無聞也記得去年

九月中閒有段給事之疏曾告過

皇上徧送各衙門誠恐日後久遠仍有揑妄混

眞理外傾害者昔宋臣鄒浩諫立劉妃而焚其疏草後人遂爲僞疏誣浩浩不能辯以及於禍臣之所慮獨有此耳至其餘紛紛口舌一毫無據三思其故總之爲臣一揭觸忤言官招之叚然雖首發臣隱而臣終不敢全以爲非亦終不敢自執巳是惟至于今冤痛巳極始間摘一二言之然竟以亡男臨訣丁寧之誡不忍多辯而此外更有哀中不暇辯病中不能辯及心迹顯

著而不必辯事情猥細而不屑辯者惟望
皇上哀臣放臣別揀臣成忠正爲衆心所屬者如沈鯉郭正域等置之密勿以爲衆正之倡庶朝端寧靜而臣之死生皆有餘安矣臣臨本不勝涕泣懸望之至

申明

建儲原議疏

萬曆三十八年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爲孤忠未明仰累
聖德謹將
原諭原揭備錄
進呈以干
睿察以雪沉冤事臣之被謗經今二年除事非

緊關情屬曖昧者臣巳都忘謗人姓名不復追辯外惟念
國家大計莫重於
建儲彼時上有
皇上親裁親諭之手札下有微臣累疏累揭之愚忠可證于青天白日之前者今盡爲流言所掩至謂臣陰持兩端故主張
三王並封之說爲
上文過臣之迂濶竊有慕于古人入告外順避

人焚草之義以此寧自受侮受謗而不敢
將前後
諭揭傳布中外以負初心乃臣之亡男衡獨私
勸臣
聖恩如此與唐虞君臣都俞吁咈景象何殊今
但有尊藏
御札而不繫之某年某月某日
皇上爲其揭降諭終屬欠明臣久銜之而未發
也偶以去年秋久病移牀檢出書箱一隻

緘縢甚密題有緊要文卷四字因而起封
閱之則皆亡男手自標錄各署有年月日
期併次第
御筆批荅之語歷歷甚具臣乃爲之呼天慟哭
而嘆曰自古曾有此明主良臣應荅如響
如此之遭際者乎又曾有此忠臣孝子片
言隻字不遺如亡男之用心者乎特苦字
畫潦草不堪進
御爲此再錄一通呈
覽不惟自辨且亦見我
皇上始終處分此事先以人言激聒而稍遲後
以
聖心久定而立決原無一毫過舉而何待于文
也記得當時建言得罪諸臣別臣于邸第
臣語之曰公等放心
聖上處此大事決不會差今竟何如而尚可苟
事包容不發一言也總之言官之意非必
欲造此殺臣不過欲阻臣之出疑臣出而

修怨耳然臣惟必不能出也故得恃頑恃野
具有今日之疏使其勢尚可出心尚欲出萬
冤可以口訴萬疑可以面質連此疏亦不復
上矣而矧於大臣修匹夫之怨盛世興鉤黨之
獄臣雖不才亦何至喪心如此哉抑臣聞
外間之議以
皇上厭薄言官故屛一切章奏不復省覽則臣
請又有以解之夫臣之累揭不過勸述外
廷常語無他奇也而

皇上每爲之動容降色手自答諭然則彼此一
時大小臣一體昔何以朝奏夕下如此之
速今何以累歲留中如此之遲
皇上萬幾之暇試將臣所進
諭揭觸類思之從此日月之更風雷之勇在乎
聖念一轉移間耳臣不勝臨本懇切昧死待
命之至爲此并錄
原諭原揭隨本
上進以
聞

九辭
召命疏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急呼
天懇祈
赦罪放生以全
恩造事臣之辭
恩已涉再期先於萬曆三十六年十月中差有
家人王劉齎本

上進行至中途遇盜殺死臣男衡隨以次年聞
信驚憂不食嘔血數升而死死後一月臣
隨具疏懇請
哀放待
命一年至今未報于時臣懷有兩疑一者疑喪
病不祥之言非所宜聞于
御前或
上意已厭而不即發乎二者疑
上意未忘遺簪舊履之思欲署不忍下筆乎夫使

恩不敢更煩
聖明留戀致稽爰立大典所以去年辭疏中備
推沈鯉郭正域自代今邸報久傳二臣不
與問之齎本人茫然不知或恐抄報人遺
失或又恐寫本人擅删今復補綴二臣名
懇求
早賜批行亦見病臣終不能出萬無虛假至情
也爲此不勝危苦痛切之至謹具本
上進以

聞

十辭
召命疏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爲自劾偃蹇
命之罪懇
天亟賜放黜以肅
朝綱以終
恩造事臣伏自本年三月中再
上疏辭
恩候

旨留中未發者又半年逾矣愚不知量猶尚以
皇上舊恩攀緣窺伺期必得請而後巳豈不煩
而可厭第未知
上意果厭臣否也而臣先巳自厭矣所爲自厭
其說有二一者犬馬病身未先朝露居然
刋列姓名于仕籍之首二者先差催取行
人僤厥初爲臣坐守三年不進不退尚未
聞還

朝復
命之期臣之不才自累累人至此不惟自厭其
餘榮且亦自厭其餘生矣所爲疑
上意未果厭臣其說亦有二一者或謂臣久侍
帷幄効有微勞未能忘眷顧之思二者或謂臣
引避流言故置不理用以絶讒間之路總
之由
皇上深心容眷匪夷所思臣亦豈遽甘暴棄者
乃不幸天巳錮臣目巳盲矣足巳跛矣一

牀上下必得數人攙扶而尚慮傾跌矣咫
尺之書必經衆眼翻譯而身不能自辯矣
可憐千載遭逢一生遇合而支離困苦如
此臣之自審不惟永無見
上之緣即欲引身避讒而讒者恐愈以有詞矣
三復思之畢竟無策將復以輔臣乞休援
有故事妄覬夫廪之給則爲靦冒無耻不
復成人抑將以草野恃頑坐而候
旨偷假歲月之安則又爲偃蹇不恭得罪愈重

查得近來邸報南北大小諸臣但有乞歸
未遂擅離執掌者我
皇上赫然震怒人人盡以
嚴旨竄謫無所容貸法者天下之公也豈可備
責於庶僚而獨優於輔弼痛舉當官離次
之罰而故逭在籍方
命之誅臣雖不才頗亦思先年侍
上以執法無私見取茲何忍見
朝綱自臣而壞

主威自臣而褻爲此萬不得已懇求
盡削原官及將催取行人
趣召還朝不惟示天下至公且使臣粗安畎畝
生爲續命之人永絶塵氛死爲瞑目之鬼
其何榮如之何感如之
皇上若猶未聽何不試比類而推即今一命登
朝之吏人人莫不求榮而臣求辱繁言絓
及之臣人人莫不自辯而臣自劾亦足明
臣病之必不可爲臣力之必難奔命矣臣

臨本無任哀祈戰越之至

臨終遺奏疏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為負

恩戴罪臨終瀝悃以畢餘忠事臣以僻陋愚

遭逢

明聖荷蒙

皇上置之密勿俾贊樞機圖報不終寄命草野

又蒙

皇上不遺簪履

優詔起臣累疏控辭未奉

俞旨緣臣運數乖舛年齒衰遲負

恩日深抱病日甚茲今假卧床簀命在須臾臣

聞之鳥將死而鳴哀人反本而言善臣茲

寸心未展一息尚存敢以垂死之言仰瀆

葢高之聽伏覩

皇上聰明首出英毅夙成方當享

國祚于綦隆迓

天庥於滋臣何敢妄議

朝政輙有指陳然竊見近日
祖宗舊章漸至于陵替
國家大政多廢於因循邊方之釁隙已萌財
計之空虛已及人才之擯棄可惜民心之
嗟嘆可虞臣愚伏望
皇上少垂
聖慮曲採昔言首勤
儲講以重
元良速發章奏以振

朝綱備設官僚以理
國事收廢棄之才以從人望罷抽税之使以
慰民心節
禁廷之供應以裕貧儲捐
帑藏之積餘以濟荒之凡臣昔日之所嘗言
而諸臣所屢言者惟
皇上採擇而斷決焉臣雖無路號天亦含笑入
地矣臣待盡游魂力竭氣索不知所云伏
惟
聖明矜察臣不勝懇切效忠涕泣哀控之至
奉
聖旨覽遺奏忠愛切至朕心惻然知道了該部
知道

王文肅公牘草序

王文肅公奏草若干卷其孫尚寶君遜之旣梓而行之矣復梓公所遺牘草若干卷而屬不佞爲之序余謂文肅公不欲傳奏草以自爲名今梓牘草者何尚寶君曰此非先文肅之意而先太史標識奏草之意也

余旣卒業竊嘆公居揆不二年時値海内多故監鎭行部之使奏事闕下各以其事白下至郡國之吏咸有所諮禀日或數十版並入公隨事批答悉中機宜其大者如蜀之播朝鮮之倭寧夏之哱賊洮河之火酋赤白之囊狎至而議款

議戰議守者如爭堅白
各不相下無論中外異
指東西異局即一鎮而
將帥或與督撫異督撫
又與經畧異秉國成之

自非識力素定鮮不了
持之而猥託於不中制
之說以成敗諉之人爾
公一切量事勢緩急權
利害輕重而主之以斷

度寧夏賊曰此檻虎之
勢非擒則走不足煩
廟堂張皇播酋見謂衆叛
獨夫爾獨虞其負固未
易顚指就縛也嘗虜王

觀望兩川即督府亦謂
應華封絕貲公曰如是
將宜大爲戰場而九邊
騷動矣不若趣其歸巢
而縻之扯酋歸則火酋

之勢孤而河西事不難
爲也東師驅倭出王京
議者欲屯兵爲守公曰
朝鮮君臣不能爲勾踐
范蠡而我代爲守是坐

困也不如撤之便及本
兵王封貢公曰此背
祖訓而啟後釁愼毋輕許
且封倭以爲屬國也今
倭猶耽耽朝鮮絕之未

爲無名諸語具在牘中
後皆如公所逆睹卽營
平之策先零晉公之策
淮蔡有過此者乎其更
大且難者

東宮之出閤君臣父子之
際未易以口舌爭也而
公竟以不激不隨得之
嘗語人曰寓顯諍於寄
規引人言爲已過宮省

緩急之際以此斡旋頗
多蓋心苦於子房而機
圓於鄴侯矣
上自神聖每事取獨斷公
以忠誠耿介受知最深

故言猶得伸其什五而
始終眷禮有前此容勿
大臣所不能望者士大
夫見公禮遇隆殊以爲
公之得

君若此回天障海何所不
得伸其志不能無過望
而公亦幾無以自白於
天下自奏草與牘草行
而公之心事始洞然與

海內共見之矣太史標
而識之尚寶復梓行之
蓋孝子慈孫之用意若
此
萬曆乙卯春門人薛三才

頓首謹序

王文肅公牘草目錄

卷之一 以下俱詞林時

卷之二 詞林

任丘守御史

任丘守御史

劉肖華主事

徐孟孺彭欽之太學

陸五臺尚書

孫安[illegible]侍

辛愼軒副都

辛愼軒副都

姜鳳阿尚書

王肖軒御史

劉華石御史

王鳳洲侍郎

陸五臺尚書

耿楚侗操臺

滕少松布政

楊康峯御史

丘月林尚書

耿叔臺知府

郭華溪尚書

劉肖華主事

周蘭亭主事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李濱城寧遠伯

王西槐副使

王雲蓮巡撫

郭希所御史

西亭王府

龍斗垣布政

沈少河太常

甘義麓參政

沈少洲太常

王對滄兵道

卷之六 次輔

卷之七 次輔

卷之八 揭帖

卷之十三 尺牘

卷之十四 首輔

彭魯軒巡按
趙南渚巡撫
陳南濵御史
陳南濵侍御
鍾文陸光祿
鍾文陸光祿
鍾文陸光祿
陳南濵御史
鄭崑巖巡撫

曹仰鈎御史
李桂亭給事
沈玉陽巡撫
鄭崑巖巡撫
許益齋巡撫
章念濵御史
胡葵南知府
張仁軒巡撫
郭希所巡撫

趙南渚巡撫
孫月峯司寇
張仁軒巡撫
孫東瀛織造
朱鑑塘巡撫
李及泉巡撫
陳南濵御史
宋桐岡經畧
張元冲操江

李提督
李提督
柳賡虞御史
石東泉司馬
許敬菴巡撫
顧冲菴總督
顧冲菴總督
錢淑湖太僕
田東洲巡撫

薛隆華御史
王泉皐巡撫
王泉皐巡撫
王泉皐巡撫
林錦峯布政
吳泰軒御史
鄭慕塘副使
劉石浦誠意伯
胡龍淮御史

朱鑑塘巡撫
朱鑑塘巡撫
蔡懷峯州尊
王逸季文學
曹嗣山兵道
馮琢菴詹事
王對南相公
顧冲菴總督
張洪陽相公

沈蛟門相公

卷之十五 以下俱里居時

趙瀔陽相公
陳玉壘相公
張洪陽相公
趙瀔陽相公
石東泉尚書
陳心穀太宰
井紫亭御史

馮文所副使
董潯陽座師
孫小溪撫臺
趙張陳三閣下
許穎陽相公
沈季山侍郎
王對南相公
王對南相公
陳毓台巡撫

于穀峯尚書
王衷白掌院
李修吾摠漕
耿叔臺操臺
楊濟寰巡撫
王復齋總督
趙準臺御史
温一齋總臺
曹嗣山撫臺

劉斗陽巡按
劉斗陽按臺
劉斗陽按臺
劉斗陽巡按
劉斗陽巡按
許甸南給事
沈蛟門相公
李九我侍郎
朱金庭相公

黃與參參政
孫月峯摠憲
邢昆田摠督
茅二岑郎中
劉雲嶠祭酒
劉雲嶠祭酒
馮琢菴尚書
沈湛源國博
耿叔臺操臺

劉夢晉太尹
段幻然大尹
朱金岳副使
鄧虛舟大尹
趙寧宇巡撫
李晴原布政
朱密所江院
劉斗陽巡按
李如樟摠兵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一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陳兄雲節推

寧鄉之政于公論何如皮毛相馬縄墨取木今者不幸類是矣崑崙兄今安在見聞爲道相思大抵年來僕所歷世態皆解襪以前意中未到者頭顱如許空苦日月刹海中換得皮囊以外一袍一帶眞成長物[illegible]

術一切委而殉之究乎痛哉叅高才尚堪大用僕則倦矣不勝煩懣輙以手書相曉大要所欲告崑崙者同此有便願以教我

余同麓諭德

除夕抵任且行李蕭蕭如此兄之好奇大抵然也然而幸有此一出得少嘗卌官之味若稍遲數月又當汎汎揚舲矣汀青之事虛心欲相待兄盛誇吏隱豈循醒未醒耶官舍叢竹間有土岡隱起係區區編籬種菊處及兄未行幸爲

漉酒問之頗思故主否衙門舊吏夜半讀律聲琅琅徹床矮皂老而朴俱可念也衙南而出可二三里閩戶盛種芍藥惜乎不見發花時今就兄爲傳花神意兒錄寥寥數語蒼蠅之聲在蚯蚓竅中元不擬大方鑒賞兄昧心見與徒損盛德耳

陳松谷相公

前月從官南中蒙相公收召以去年九月至京距台旌榮發之期不能半月然竊聞相公初

得請時

大子親爲臨軒勞送文武吏千餘人走馬遮拜于郊至笙鼓沸天壺漿塡道兒童走卒有咨咨泣下稱賢者即此一段奇事閭巳駕軼千古恨爵不及一見耳

陳肅菴禮侍

故司寇午山馮公初督學南畿弟時垂髫入試重荷獎提至推置案間與同食飲人生知巳之恩無過此者沒且十年未蒙贈䘏今其弟錦衣公托弟假寵臺下敢借爲一言此翁生平醇德雅望具有鄉評至于歷官清修見幾恬退如弟耳目所見亦自表表非敢爲私恩曲說也蓋棺後事在臺下措揮間耳伏惟留神至望至懇

周冀亭

古人窮愁中念一命字百障皆空今在吾丈何胷中擾擾臧倉之多也事之顛末生亦頗知然安知造物者不借舌相困又安知此輩不還着于本身又安知吾丈今日之困不爲異日之福

巳矣勿言之矣後園池塘修竹無恙乎丈雖落落儘饒爲馬少游奚必廣文含苜蓿盤茲聊解左右意

楊虞坡尚書

今天下以我翁方郭令公其勳塞天地望重華夷眞不能相下至於出文入武膺兩朝終始之遇而雲仍燁燁三鳳高飛則自來名公世家鮮其美者伏惟袞衣入覲又且經年一覲而懷恩走再顧而回紼拜即古旂常金版所書何以加

馬碩人品如翁愚以爲當道簡在帝師平章百揆然後以玄菟樂浪爲湯沐之州功勿尤偉此亦天下士之公言也因書奉謝聊布所欲言

董幼海侍郎

翁文章節義海内無兩迺齒目不肖於衆中而收之似眞謂珷玞可以攻玉蒹葭可以成樹者非其分也雖然竊不自量幸以操筆君子之門瞪目而視踊武而趨庶幾少盗尺寸而今奔命以來至愚極惱行復銅心眷眷之懷何能已已

側覩主聖時清明德翔起而比有耳語呫囁妄意廟堂喜怒者已盡得讒讓此可爲世道賀也

吳悟齋太僕

吳門瞻送後物色菀枯時情雲雨擾擾遂成萬狀臺下賓鴻也今方在寥廓之表何因知世間有望慕如鄙生者比每見湯丈譚山中起居狀所謂一丸在爐一局爛柯世人之忌名與臺下之逃名類有物兩成之不可知也抑僕又聞逃名之名忌者愈衆昨姜祭酒書來以山林自命僕未之許得微與來教荒村之説類耶年來鄙悰馮丈熟曉自歎頗涉維摩不能却事而又厭事望兩公一出解之毋弟曰蜣蜋矜糞丸也

馬乾菴座師

目前事皆茫然無可言皇上日見相公從容咨議眞聖人也聞講官中注意我師獨切中外人情似有言此歸嫌于執禮太過者然無非願台衣遄來之意鳳磐翁召命亦在旦夕矣

胡蓮渠御史

王使至仍聞扁舟數過敝里能令慈毋當炊花木作主此亦人事中畫圖僕也歸心一片談此已坐而馳矣

郭鯤溟參政

使至得書把讀老兄今已作劉伶閉關盤桓松桂間有詩有酒志意樂也弟近者每得一鄉人信至爲不怡數日夢寐所見無非故山景象盖

性有所美眞覺宦途無一分滋味逼窄臭穢蘇
事可憎今老兄勸我以養嫩則是矣第區區能
守尊戒其効不過爲卿爲相頭白京師已耳況
能强使羊負車葬航海否乎

李蓼池巡撫

追從館下已識門下文章之美旣而居止連棲
覺玉米金炊餘輝照人白五尺應門之外庭除
若無跡竈突若無烟乃知世眞有晏平仲也盛
撰領教會史事促成急如星火過此月即當效

顰附呈納謹復

鍾百樓憲副

敝府鄭虛舟山人乃藝林中武庫門下想亦聞
其名矣今客死清源暴棺不收其孤元穀走京
師告窮當道弟甚憐之又山人嘗著有類函一
書原奉趙康王命爲之今書成不及獻嗣王而
殁倘門下哀其一生心力七十歲遺孤量加處
郵俾山人早遂歸窆妻子或得假丐餘資復趙
府之命則門下高誼存殁俱當銜戴於無涯矣

闈曾司馬趙中丞俱爲之發書弟夙交山人諒
不得無言伏惟幸察

范晞麓中允

昔前輩王槐野公力能扼虎談可雕龍然二十
年得南院喜動言色弟何等人也病瘵餘復此
踵躡方丁簾而頌老子兒謂召命在耳亦非也
賤蹤崎嶇半載誠如尊教方理輕棹欲一見握
手因候董師不意南宫限嚴如此今已星夜束
裝惶擾中略布微款不宣

吳惠麓教諭

養生之教敢不書紳第鄙性更有不可化者一
嫉惡便露一遇事便悄本非隋珠乃欲徒手彈
雀所謂人已兩失耳坐忘眞弟對病藥惜苦口
難下咽耳

王笠洲僉事

相馬舉士古人所難不意盲人亦以此相待已
矣置之兄瘦腹中試着幾斗酸醋儘不妨也大
抵天道倏倏畢竟雖明鬪巧之徒理不全幸如

兄所謂力田待年徑最夷術最約此道惟弟知之然自省連歲叨轉已似痿人伕步大非所宜兄當爲我懼也

蔡拱明知縣

三載賢勞諸臺奏牘萃于一時庖丁之技至奏刀處不知躊躇却顧費幾許心神僕乃安坐享知言之名殊可愧也北日館閣遷動以次見及山猿野馬乃彊耳轡弁之中何所謀遠謹謝誨獎之辱

何華山憲副

環滁山水自文忠品題後會見美談再續顧來教方以民生馬政交敝爲憂席不暇煖條畫便計乃知賢者之見遠矣退食自公不妨一吟醉翁亭上也

董幼海侍郎

悠悠世路如方之不可入圓氷之不可附熱遠而疎者一切喜怒自當聽之若同鄉相與日諗老氏守雌作用似更於此喫緊令一二下石者若翁丈度不能枉道從彼則一切付之不聞亦人已兩便術也

沈晴峰諭德

天生老兄器局以爲世用其珍重愛惜豈異人情顧兄自不覺耳前史稱叔敖龕而霸世文子約而亢家史事多年闇中雖粗有胚胎然前甲後乙漠不相顧中間儘有可笑者其難在後來諸公更費一番手脚耳

陳愚所僉憲

十年附驥屆指兄弟中如老兄待我則又在世諦之外篝燈憤歎耿耿腹腸固難與世俗悠悠者道也南中在龍蛇赤子之間老兄已游刃辦此弟忝在史局弟恐筆弱不能奉揚功名之盛秋場屆期遥見西南萬里有光如虹豈古人所謂輸墨氣耶

劉見嵩憲副

猶記高齋促膝時令郎殷撰方綰髮出見賓客今旅進公車已稱前輩小大雖不能負笈以從

然畢竟吾輩塗肝傳粉當讓與後生老兄既心戀西疇而復望我以頭白廊廟何其迂而可怪哉丈夫仕宦至執法中外揭問天輩如弟面墻枯坐茫無建竪乃足厭耳恃夙猂不敢効世俗語奉報伏惟諒之

黄泰麓知府

教中念及老親稚子所謂身處三山而下乃羨人間蒿蓬七筋之適似不無少過矣賢尊候近佳莊居習靜蘭芽再茁得徼山中遐與人授藥

乎長郎初見時夙慧耳今聞其倚馬千言驟驟乎有跨竈之狀後生可畏已別設一榻待之將來未可量也

陸包山

門下乃錫爵丈人行也記童子時曾從家君一識道貌於山中即慨然有棄百事躡屩從游之想今此念墮負且二十餘載而門下濯纓洗耳為世人結咫尺之翰蓋有王公大人順下風以請事而不可得者迺錫爵齒卑道左辱先賜問

而又使挑筆硯為役甚感之矣甚愧之矣承示壽履清康東籬秋色無恙錫爵雖碌碌然夢魂非遠嘗試為長者品花問藥必有日也家君遠來篋中攜得壽意一軸珍佩之餘重以增懷今輒裁短楮布謝南極耿耿倍萬自愛

周雲川太守

古人有言生寄耳今六十無恙甕中有酒瓶中有花毫髮變衰了無著於形神門下試自揣能嬰兒乎即天壤俱敝術矣兒女並得失亦自有

數賢婿幸自勉養德愛身若稱女已屬公家賢不肖非吾有也

王勝泉兄弟

家親槖中所將親故書累幅握讀不勝慨然今官味如此世路如彼人情私其所親大抵說卿說相以為願望不如得一言救過之為幸也、

陳雲浦孝廉

門下披帷抱槧當時豈知屈困至今蕭然四壁時乎時乎安有往而不來者昔夫子觀欹器之

歎以此推之則門下可賀生等可懼也家親老矣萬里徃來不肖兒子不得奉薪萊以待來教三樂之說似恐未然愁劇草草

安楓泉廣文

家君相見爲言朋友間長年惟門下一人魚翻池藻鳥哢庭花亦惟門下與家君共之惜乎僕也風波之民膽寒萬里爲恨耳

郭總兵

令敝里萑葦間談及公名號尚相與破膽廟堂方急才終不令公拊髀而歎他時虎帳中置生一榻可也

王鳳洲太僕

教至承巳受代而南計此時當與令弟執手祗園修竹中鱸魚正肥公可趂此時一飽過是恐無及矣弟嘗恨兩度游南不及覧棲霞之勝况門下此官如傳舍可容再誤耶昨

車駕幸學日會大雨師生俱不及成禮弟履行泥淖中水深没脛公所謂藹然太和之會然得

此景象亦非常盛典也

趙大洲相公子

鄙人徃送先相公行見神氣充充騎上下若飛竊舉手加額曰此類百歲人物吾道之幸也浮世不圖忽焉今古自非足下之英明能萬里請疏䘏榮不朽則生等老成之慟寧有巳時今皇與既備良慰孝思至于佩德紀功則巳藏之石室而鄙人與揭管焉此先相公嘗見屬于後生者亦足下所欲聞也

胡蓮渠御史

足下玆巳蟬蛻畏途烟朋霞侶酒仙墨客一呼而集念人生之適至此恢恢天道豈不大哉而言者尚欲收鴻鵠于籠中可發一笑聞五湖一葉不時飛墮海濱家君舍弟權爲戴安道亦厚幸巳顧僕也遐方之民株然抱案他時躡屐以從足下幸無勑猿鶴拒我王山人安否雲浦異才僕雖不能爲重定不忘也

蔡雲衢學憲

讀三晉教約已知別後功業大都至於天清日明一新徃陋則薦紳有口碑在而教中所謂教官不預三等尤快事也明詔赫然門下從此可以勿憂怨責但鄙意竊謂與其少進不如多出而喬憲僉至奉行大過新進之士不能百一時諭頗不予之如何如何

張起潛憲副

雲路同盟以爲烏紗中上更無長物不意彼此東帝西帶至今未了來書愈用愈弱之說聞之

刺心殺青稍就弟無意人間事矣麟洲由參秋後或當相見吾城拙宦徃徃而然弟豈能獨存耶兄政聲籍甚今會極門巳設御幄待兄矣

赫衛陽節推

仰惟蒞政經年生側聞頗悉然大要在用法不阿則吏無敢舞手爲奸者此理官第一義顏脫何疑嗣後第望處心愈虛臨事愈愼寓愷悌於詆訶中則萬舉萬中矣

徐鳳竹巡撫

門下之德直如朱絲清如玉壺而狀貌恂恂長者於賢不肖無不容語云山以透迤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不虛言耳側聞下車發教首及國計民生海塘要工生聞之民間詠矣第費繁役鉅非旦夕可効門下毅然任之且定議土石所出不專仰一方此所謂必成之功萬世之計斷非若前河議之落落也幸始終就之

顧觀海兵侍

褻者除書初下以爲羊腸鳥道竊視翁有難色

今一行便到古人云惠州豈在天上也惟大賢處遠則似稍屈翁試觀目前翕翕訿訿欲相爲者今問之不應則可以知世態矣適宗伯汪師草疏乞休謂僕曰今官味淡然何苦逐逐不止僕對之曰先生試少嘗無味之味待知味後能放筋乃佳耳汪師爲之首肯今特以奉勸來歲可來即來不則且安之家親至京兩月餘日夜欲歸今擬初十日出京僕爲之愁苦焦爛然無計解官只得命兒女侍行天涯一身寧得無病

翁幸憐而教之

胡襟宸副都

臺垣聲重提衡兩都流俗務詆訶賢者居謙讓老子云道冲而用之豈門下謂耶僕項閱世穆二廟有聲人物前時喀喀立柱下其人皆物躬俛首似不能言以此卜門下所善與所用不待涉樞践衡而標格已定矣不勝向往

郭龍渠巡撫

風謡在野公論在朝臺下雖久困宦途不得不

爲人情强起譬之于水升之則雨施沉之則土潤君子豈有間乎哉而鄙人竊以爲吏道之薄久矣中間自知自信之士非臨司責之以趨承則縉紳撓之以議論能屹然不化而去卒遇相知如明公者有幾人故隱淪易爲名高而進仕難於遇合適今則可謂兩兼之矣臺下其何以教之

王儀臺給事

南曹借重雖適少年然不肖舊于此頗見二十年間襄時列隊百重之所今環堵蕭然矣而薦紳風尚自吳太宰一變後質文遞遷迄未歸一門下方爲世道主盟殊不得晏然已也陽明謚議履翁既有成説自當獨斷今一下司曹人情便各持堅白以生之愚竊謂此老人品功業粹乎無議惟良知一説斷自楞嚴圓覺翻來其旨融通活潑能使賢者不覺自入而不肖者亦易爲掉弄精神遮藏頭面之地門下試觀海内賢不肖多寡何如則可以知鄙意所在矣曹侍學

宗伯林先生語次及此煩蒙首肯若門下不遺芻蕘幸卒教可否

林對山尚書

翁文章德業海内共仰至如却行而避要路倒屣而接後生此一段風格當亦自古人求之而某最鄙無狀不早問計長者以致褊心發狂重見訶督今已不敢復言秋中當勉爲老親戒路耳回首門牆復不知遊侍何日惟願我翁早踐台樞以從人望不勝縷縷

李實吾巡撫

雅教拳拳欲推而進諸古人之列甚愧甚愧僕竊從館下與觀近世後人才士競者徒激旦暮之清名快者或依流俗之口吻岐路亡羊古今同此慨也昨偶從馬先生屈指關西人物不勝緇衣好慕輒有所言頗門下頗折衷前二說以强毅弱輸交相爲用蓋爲將來大業計不特撫巡稱職耳已聊書此以塞下訪并以爲謝

熊陸海運判

行後舉例公論如別黑白就中海上之夫至爲魍魎稱兇極可鄙笑僕亦嘗矢口爭之然不能爲助也乞休一疏于事體不合勸行又知龍蛇變化無適無心且恐犯叔夜匿形兄忌之譏今者一勸公平氣二勸公寡言僕于儕輩中最名猜狹然相告則不敢不以中庸之道幸𥡴閱之

瞿洞觀

承示結廬先隴若風寒露中可以想見蓼莪心事嗟乎兄已揮手謝人寰定中試想畢竟衆生漂浪愛河流吹慾海者是眞苦惱眞濁辱天道固非夢夢豈有人常爲刀俎我常爲魚肉但志心念持上士無爭之語可以照了諸妄矣

吳鵬峯叅政

弟曩聆緒論稱同榜官次之遲嘗復書云愈遲則名榜愈重此語惟台下可以闡之今共効巳見政事之暇試觀人情國論何如所謂騏驥之安行勝於駑馬之促步也

李璞洲憲副

自吳中奉違以來侵尋十載追惟文酒逢迎肺腸交寫風萍聚散之感知彼此同之也伏惟大賢屈左久鬱公望今雖翹舉未足爲賀獨喜雄篇大翰飛照河山而秦晉間古碑奇字埋沒於荒烟野草中者且一一待兄拈出信乎物固有所遇也弟面墻至困無從一寓目爲恨有便再惠教一二紙何如

余樂吾布政

弟竊自討平生未嘗宴息枯坐而一旦涉事欲

於動中求靜決不可得恐畢世爲擾擾愁病之人已耳紳笏朱欄古人至論如必謂朝市不喧僕愚者老兄幸教之

李次溪巡撫

歲云暮矣遐想歸鴻度雪牧馬嘶氷萬里故人不堪悄結乃兄壯猷方在撫戈曲突罵固知真王火三日而見性不虛言也

馮小山參政

但山罷酒後一春光景都消入靜夢中喜音到日想即戒輛今先賀兄得安枕地而升轉次之弟史事所謂頭白汗青煩類爲后榔三年不成者故園松菊應咲我耳

董幼海侍郎

尊大人奄終壽福善類興嗟不啻門下罔極之懷亦復能支持饘粥否門下試觀古來賢聖徃徃稱孤於童丱中其間即有長年厚饗而以奔命淹恤不得一日之訣爲恨除此二負即其他諸妄可以了了又况貴名暴白脩然獨往不受一塵挂及則門下所以爲先大人重者又自有在也幸節哀自愛

王笠洲僉憲

久任法行可謂賢愚同滞然不爾則何以令金庭玉堂長駐神仙之駕俗稱啖蔗到後愈甘此可爲兄譬也滿書初上已聞有騰章奉薦者弟嘗評兄清不劌物和不涸時而來教嗛嗛若不足何言哉何言哉弟款段之馬五步而頓十步而汗今鞭驅不可復施但株守舊櫪免于月前[illegible]矣定宇以館翰林真謂得人弟瑯琊閣下爲須壑破寒氈兄以爲何如

王笠洲僉憲

檻外長江磯頭夜月兄對此亦無酧酒相憶乎人生禀氣受性各附所安今宜北者南求南者北而區區崇已鞭撻市朝之上狼狽筆舌之端不知當塗何事嬲之不已然去就在我步足相困至于家親怒發老兄計窮則所謂走爲上策褲中之虱尺寸地不得自主矣固兄知我有此

若情他處亦無敢言者

林杲秀才

大抵時文至嘉隆之間為極盛雖風尚殊軌其以射策取名一稟於氣氣者受于冥冥不可為也不可言也然機牙在得失之際足下試揣之曾中能老至不憂否能人不知不悔否能獨泫哀歌不落莫否有一於此皆足折傷壯夫之氣故思將抽而若斷詞欲前而且却不得不出于賠章數篇以幸無敗而不知騏驥之撇策不如

駑之駕之得路也僕志力已衰喜足下尚未涉世三月聚糧千里不難至因為效其所聞如此惟足下試裁聽之幸甚

趙振宇知縣

今廟堂中評騭吏道爭言永光以致尚悃愊為上至于操別務以相責不曰上官無薦書則曰報政失期會以足下觀之世情可知已一歎

曹愛山

海內先達者蓋無幾人而門下與履翁聯袂桑梓間其為道世處功名始終不離于誠心直道生以此歎我吳士庶幾從二先生駸還先進而令子仍以趨庭之訓為國學領袖生竊觀其言動不失尺寸乃知世固有丹丘鳳也

鄒華溪巡撫

昨者聞關西諸寇以次蕩平生頃在館下得繙閱章奏頗知其事始末因為故人王君相與歎息門下功名之盛乃王君遂過而偈之以辭生誠不量其愚亦欲以平生向往者[illegible]篇翰而辭

力不能發之稿成之日曾切誠王君不得聞於左右今者使劄遠頒生誠愧懼欲逃然念翁長者所為取在文字之外因復裁此紙中謝并告不敏伏惟裁照幸甚

胡雅齋巡撫

別紙示改折大議為東南百億命解紛計遠甚具生適在史局見嘉隆間章疏頗嘗及之至如臺下筆端點綴若飛鏃游刃則當求之晁賈便宜中非私佞也議既上屬柄老平章持故爭不

欲行然投醪一念所在固有飲德矣

吳平山郎中

刑曹郎得頡頏臺使主斷郡國獨有審恤二事足下此一行也錦衣春晝豈直爲將毋私快耳巳生愚不適俗近以衙門綱常二疏見坐爲黨今歸矣足下玉節未回能訪我於飯犢之野否乎

周象峯副使

寒帷上郡年望崇深不知境上爭什父席前問

賈生孰先得之賢者視內外如河沙聚散了無着于真體乃弟蓬麻私戀不能于此中無介介耳

周微菴司業

弟嘗勸左右勉抑遁思其說受之塞上翁漆園吏而不可深言今門下試觀世態何如飛蛾撲火作何究竟則雖十年不調亦可一咲而遣之矣弟頃在病中會有客見訊以遷次不及爲怪嗟乎市兒爭餅餅既入喉復有知其味者乎家

方大夫嘵嘵解嘲弟以爲嘲何待解解嘲亦何待我向子平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此言可謂簡而盡矣

周乾明學院

敝鄉士風乃門下所習知程試之暇所求崇節行厲廉恥以儆其不然至于閱卷一節悉屏前案不托一人縱有與同人自不得而議弟亦嘗與程公祀言之頗見許可已而復慮漏失卷面稍着關書識認自謂神奇不知有心之士已竊

竊指請其後似不如愚見之萬全耳縷縷効忠媿無以復下問呈悚

浦理川

足下兄弟已各白首幸及里中無事秋黍登場飲醇擊鮮足以忘老昨家親偶論各族子弟以公家稱首足下若未能忘世第請爲黃金勒白玉鞍以待此華騰踔萬里耳

余同麓諭德

顒望歲報吏到非但欲聞日來動靜兼亦有請

教新史之思焉今兩得之矣喜荷不可言賢子今已遊四禪天上多苦何為兄平生苦笑我皺眉今當此際打不出嗔愛二關平生所學將以何為老嫂雖未愈振傲庵説已瘥五六分朝夕聞兄率丁婦踏歌酬飲其前使是萬金良藥來教云云恐天眼甚寬不計錄許大功邈矣一杯淡話也

吳少泉

長夏琴尊清齋笱蕨門下婆娑里門以觀賢子

弟輩騁武升朝可謂出處兩榮已僕久困而增志力衰減然尚從公一把袂為先生之門求教所謂文章勛業及兒子賢愚俱非吾事也

王笠洲僉事

適頑兒有書至內云吾父官已尊矣何若隨人碌碌不意殺卯中忽作好音來聞一笑兒今舟舟登進然尚未當樂爲儘意吏隱何必更存他計也

王鳳洲太僕

項賴茈得兩世馳恩一了家君積愿真是僥倖但弟兒間出處之計轉更支離滿朝婦態苦無撑船大腹不能容也已飛箋告別退從家兒問奇字耳呵呵凡童子好大言必鮮成事公長者片言之誉渠遂借爲口實誤此兒矣時事家弟能口道之亦復不盡

李石麓相公

痛惟先太師南極一星久照人寰今者聲光渺然哀動朝野況在老師几筵之[illegible]當何如顧

三公典策五代雲仍于世諦中已無遺憾惟老師爲社稷蒼生節哀自重則門下小子之私願也

李近台學憲

自念爲諸生時學官弟子惟辦息待主司之命今則月試季考俱有先容郡邑長貳稍自標榜那業雁日集其門此風一倡遂如闤市想臺下久已入鑑空中矣重蒞下訪敢附此以復憲臺清肅無敢多言

吳少溪詹簿

別後往來貴境且三度矣萍踪孟浪未遂款謁遙見荊南紫氣以爲門下扁舟岸幘必集于此想慕何如今九閽貔虎嗥咢朝士面吳中至鉏鋌供道欲盡取衣冠而楮之門下手握摩尼珠靜觀世變亦頗動江湖隱憂否令弟翩翩才藻當今爲二陸騫騰且邇乃亦作北面攝齋狀何也爲此附通起居茫之

徐少浦參議

九閽荊棘紛紛刺人兄至則當斷枚袖手勿慷慨論時事吞聞讒柄顧相與防之至如匹夫橫行則已開頭頭整帖不足爲意兄看山妖魍魎乘夜睢盱若頭上皎日一出獨非吾輩世界耶弟居此頗安但過從稀少兄又舍我遠去三春花柳盡成愁色矣

王笠洲僉憲

近海上之捷知出吾丈石畫爲多文子身不勝衣留侯狀如女子而功名借著于春秋古今豈異哉昨小兒所侍台州一師爲弟言王明府弱顏強植如此疑有洞靈鴻寶秘術弟笑語之曰讀書生子即此是術矣黃天台不負相知否今又有翁太平來謁其人乃閩中異才而恐其年少未練吾丈當如子弟一體教之廟堂非以書成領賞弟與瑶泉兄獨得優叙昔人所稱狐續貂蚓附驥何意近脾病侵尋欲謀引去而爲舍弟所先家大人前再難啓口如何

張裕齋憲副

咨歲榮補時忽漫言別兄行至邯鄲道上當有倚枕而卧者吾輩此景似之矣可歎吏隱甚休賢明文譽籍起夜雪春風抱琴散帙似此謂之清冷逼人非所聞也

馬肖乾

二兄鱗角競爽埙篪交和天下文獻萃于一門顧不敏辱以通家之末得雁行班坐相視如左右手此生恩幸當何如也每見縉紳傾蓋之次往往先賀其得明師弟竊識二兄之面以問不

敝不敏爲指擘間詩翰示之因粗述平生見遇
狀成津津若有感也去離雖遠此聲光照人何
殊晤對而老師方日以天下爲事廣厦爲閣託
蔭有日以此湖二兄亦以此自慰諸不及靦縷
伏惟照原

劉彤泉知府

令弟補士客長適先則自欲爲道地者頗咲僕
矯激僕非敢然也書生謹慎矜伯溺迷寃陣中
耳史事從頭看無殺青之日爲此正篤何不尋

入足駒呵呵

張石川僉事

主簿陳景淳其人乃敝鄉才子與歸震川齊名
弟嘗目爲經生中武庫不惟吳上無雙雖海內
博古多聞者指亦不數屈也錚錚既逝世無知
音除目一下弟與馬師爲之扼腕沾歎者彌日
嗟乎抱關賤吏古人不辭今此生業不能躍冶
自鑄求爲干將莫邪弟復何說哉顧不勝惜才
一念且知老兄好著述聊爲先容以爲燕閒稽
古之助倘可假借勿以俗吏相遇今此生得效
所聞于前則古人所謂倚馬萬言未必多遜也
白首相知罔亦非晚老兄豈有意乎

張玉居潞縣

留都奉教後別十年矣毎望白雲竊想見公於
冥漠間吏之間揔然未涯徒刺佩嚮耳徐至知
起居無恙兼承致近時著作僕耳目塵陋浴滌
新刷未得一見風神爲恨史例其佳思意嘗
欲將史漢二書畫刊註釋校似亦暢然恐野人

嗜芹未諧衆口輒附此請教

汪少泉

古道邈矣如門下賢行長者宜使此立朝端是
是而非非至于五技之選六部之用不患無人
此僕所爲不敢賀也抑來教云閒居十有七年
無心出岫今試爲門下追數十七年前本來面
目何所加損僕也願以君子之心爲小人之腹
浮雲在空誓不相負

袁見陽茂才

昨貴省郷書至首閱尊名過數行後遂不復竟閱蓋知世無伯樂故也度足下大指非送窮即罵鬼壓梁月色可望可見抑古人不云豈有美好如陳孺子而長貧賤者乎今僕之知足下非在貌也黃金白髮何有何無大丈夫老當益壯耳

潘印川巡撫

其遂秘記岳牧所言皆等兄推于僕此決非書生所敢與知若傳者不止門下不察則無爲貴

知已矣莊生有言魚相忘於江湖荀味斯言即來諭所謂忌者詬者且都入陶鑄中若其他又何以云僕經春多病歲中決意逃禪不知可及翁叟履入朝之日否

王振泉

來諭齒髮變衰亦有生常理古云外其身身存由此觀之盛衰不在齒髮也耶君時未至則待之若更須長者憂身外身則弟請爲兄談夢中夢以相解何如世味只如此年來頗受瞿曇之說悔生此身兄亦何以見敎也

游靜宇布政

弟十年前曾走貴部父老爲指示故淮陰侯提戈斬級處至今縮轂于衢乾隱宛然在其蓋古今之壯觀文武之劇在也伏惟老兄以明德重望簡在鎖鑰樞席虛左且有後命弟備員館下庶幾得搦管以紀功名之盛則蒼蠅附驥於終始志願畢矣

余遠齋太僕

今里俗浮僞所恃一二老成屹立危坐以無名之樸鎮之造物者不竟用翁於朝廷未必無意也玄經草就倘許後生問奇則生也負笈而前固有日矣悠悠世味愈嘗愈苦檻猿縶鹿理不久安而長者何督之深也

趙汝泉巡撫

昨得鄒縣書兎隨巳啓謝茲續奉誨函承麾幢巳抵歷下受代矣我覩之子袞衣綉裳安知京人信宿之思不在今日生徃聞齊魯謠俗朴而

近悍動之難拊之亦難天道雖遠以徐淮間事勢度之恐飢吻柏煽不無辱齒憂門下三年畜艾未爲早計也

羅南泉知縣

世情貴耳使騏驥辱于鹽車弟即能爲兄子皮鮑叔緩急豈有濟哉來簡謂一遭垢獄戮力無裨自古稱盤錯別利穢蓑待豐此左右之事弟不敢知又有稱棄灰可以濯錦腐草或能照根此弟輩之事兄亦聽之矣聞山縣多論兄業用庖丁手作用一番自此皆鳴琴種花之日顯倍自愛

顧二懷文學

昨承教佳篇已盥讀一過文字至此有既彫既琢復歸于朴之意其精處不暇論贊而僕又恐其過于精爲世眼所忽因僭易指摘一二處與寄大抵歸太僕古文家已得其髓而用之踦義則似抱甕灌畦滑滑然用力多而見功寡高明裁之

顧儕寰知府

古人論是非不論利害此世俗老腐之談然畢竟守此神閒氣定萬無一失足下雖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上官雖責備趨承至于情意疎冷無大相去者僕謹株守前說以爲高明涵養之助不識謂何

李繼泉同知

側聞雲卧百花叢中陶陀風流未足多羨弟屏居無事頗慕爲門下抱甕老圃吾丈亦何以教之

張準齋僉事

弟耳目口鼻人爾豈眞麋鹿蛇豕不堪駈策獨有厭事一念旋滅旋生終不可化此自兄之所知去年已再露歸意於李司空爲一刀兩段之計不意事機到頭翻成沮滯今雖濫幹一階食噎寢魘朝不保夕凡兄所以責我教我望我者誠奔是相憐至情而弟也自知力不任志不及咨異日請負恩之罪耳今世論悠悠又謂弟失

歡執政有所避托兄試平氣觀去冬之事弟私則誠兩翰林盡師生之情公則勸元老全朝廷之體我何嘗負執政執政亦何嘗不知我凡言者推高于弟歸過于執政皆非事實兄謹勿聽也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一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二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 校梓

與復菴趙定宇編修

國家二百餘年士氣推于公等爲扎龍料虎萬死一生痛乎方正之孤植也僕抱有嫠婦私憂遠日但爲足下叩寧禮佛而不能直爬尺之疚長途苦役想聖祖在天之靈必當爲社稷培扶善類足下幸强食自重僕迂疎抵忤茲已自分譴逐不知握手更何日也臨楮瞻悵

艾明野主事

方匆匆請告中忽接使翰爲之驚感遠戍荒寒良不忍聞足下萬金軀在飲氷吞炭固無不可獨柰八十老母何僕今以爲母疾籲天乞歸聞此不覺蘇蘇涕下所謂同病相憐物之情也犬馬之功若得其當以報足下死無所辭如必望金鷄放赦僕請卜之于天爾世事悠悠僕止學

塞耳障面于五湖雲水間不足壓遠望也臨書對使哽咽

余同麓相公

老相國之峻詞二兄長之温諭敢不拜承雖然弟真病矣兩道嚬眉半生隙影豈可復受他人磨滞且訴莫訴于奴虜悲莫悲于別離男兒四十年間匪爲同朝觀笑復何情緒暫抛妻子向人乞十年相活耶兄今責我不過曰狂曰迂此兩次罪名甘心招伏但願爲我善詞相國之前及老親處亦望爲言萬里陳情實非得已兄勝胴至愛善處人父子師弟之間其餘閒話祈請打疊一邊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盡

滕少松布政

弟猬猥人也有故所豢牛在河濱不日且從之洗耳老兄尚安得以大丞宰相之事相期責望昨家親書來不勝畎畝戀闕之私命二男少忍待用略如盛指弟謹對曰此生報主報親止辦得守身二字經綸幹濟實非所長奈何

王西塘

翰貺再辱因得拜嘉集焚香讀之鏘然金玉之聲藹乎仁義之言望而見者可以知門下人品生也宗服大方奚翅河伯望洋耶已聞公暇喜讀易文章勛業冲而用之益取諸謙如不肖蓬得遯之九三門下當爲之謀遠疾厲無更視之假翼而飛也

林璧峯尚書

門下業已飄然拂衣不肖且編籍妖黨自分此生與君子絕矣不意遠教再辱重以珍遺捧次豈勝銜悚竊嘗謂門下之德如滄海千頃而砥柱屹然撼之固難知之亦不易今身游世外何物腐鼠復能嚇人不肖雖罪詬彌天顧亦引纏期自解悠悠素心期各黽勉白首不相負也

唐曙臺主事

古諺有之擇禍莫若輕今不肖野狐蹤跡與家灰心事兩者俱暴于人間門下若必欲推而進之中庸之列則不肖敬聞過矣若又有進此者

門下雖試登三十三天能復索我於屠羊之內否倒閣雅志誓不作三代以下人物教中所稱肅德肅言世間法出世間法大都不離此願與共勉之

王麟洲學憲

區區麋鹿之性五年前已辦此一着众不怨悔弟常自許渾是一頂冠兒女子所貪不過閑茶冷飯而世人妄語及之此區區第一違心折福之事鬼神陰禍必中於此老兄自今肯爲我閉

口卽是爲我積福京師故人有相問者第爲言一秋病床奄奄垂死使忌我者心冷愛我者望絕則爲賜大矣

周二峯主事

與公先後出都門日月遂久杳不知故人行藏大抵仕宦覺苦則種種疵物厭事之念千緒萌起公雖身未嘗事眉端意氣頗已爲世所指名今跡處岩廊而繫情丘壑位非衡宇而私論世故僕已誤矣公又可再誤乎今海濵生計止辦

漁樵一不泛交賓客二不出遠游眺三不讀文四不言時事如此可以免過否其他非所敢聞命

吳平山郎中

貴署中鄉曹俱無責不敢顯然異同以重隱人之罪不肖已入無諍法門尸居以來覺四大俱假泰山撼之必不能動減自知蠢頑無恥無所逃罪然化女修證原自翛然不宗悟滯而謂之聚黨本教忠孝而謂之妖言公以爲尚足置辯

否夫夫謝官謝事謝客便可一絲不挂此外毀譽不在我矣幸政府推轂此道復書勉不肖矣心精進毋怵人言不然鼎俎之上有完肉乎

鄒聚所僉事

抑聞之魚川泳龍天飛小大雖有閒然以言乎得性均焉僕茲有尊羨一杯千獻二親含菊三畝地穿池秕蔬且分爲農夫沒世去年十一月十八日舉一孫聘笑可愛南還時嘗發三問瑯瑯公一日柰何使州縣不知有此官二日柰何

使也上不知有此人三曰柰何使盗賊不知有
此家瑯琊公無以應也足下便中幸致之身隱
而文古人所戒今不竹也自託于玄牝之間足
下無復問我造詣矣

王望川推官

問驟驅日駕不審定明何時兄望重科深斷無
叅局在外之理但官亦自不易往來多費多議
論多此三多種種纏人今又益之以翻雲覆雨
手幻百化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此言不可不三

復也兄雖濶遠鴈帛中數字不得無情至望至
望

張嵎峽巡撫

昨見敝門生宦浙者言浙人新去湯火恃召公
如泰山招撫之術生也何敢越組而謀第素奉
老子之訓竊謂豢龍馴虎亦人所爲若萬萬無
他計始議鋒刃未晚耳

李肖岑叅政

往公在省時鄙人罪誹彌天幾爲知己之累乃
公違俗破嫌闘遺交踵未敢顯然布謝而豫章
使者又至矣今者志行遇合出入兩榮而叅藩
一轉爲時論所稱臨徑不爭肯趣逾永鄙人益
深知而遙賀之自今以往公毋發饒鄙人毋瀆
俗志我以順萬物之自然雖沖舉不能飽食安
坐有餘矣

陳浩菴知府

劉龍棠中金不能充買券何爲之費乃公必欲
盡散之故人此不令受者愧耶前除細叩其說

畢竟無他古道邈矣人情既不肯懸殊格以待
異才則相與借托爲好言或曰此利器非用之
盤錯不効或曰此賢者雖處之遠地亦適是皆
不足重公然僕所聞止此矣古人云吾道固是
正不必悔失于既往決疑于外人僕所以告公
亦止此矣

張起潛副使

第二毛巳種種學不加修臨事不度時勢不提
義理信心而行以致費詞費氣彌決年月僅而

得此一歸今已抱孫侍二老親行年四十有六無意人間事矣昨麟洲書至頗言兄直道失歡之狀幸不大挫然政聲如此恐悻悻者徒足自累弟不敢一味勸兄作轅下駒要在虛心觀理求得自己意滿即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可也

凌洋山巡撫

生得請抵家逾月山爲海燕戢翼借巢沒齒無恨今世論悠悠好獎餙近賢而生最短見從火坑中索氷雖幸而得之豈足史以爲名門下自

今弟收之襟袖中置之齒頰外則幸矣

顧學海編修

發都門彌二月抵家二老親無恙兒衡亦旣抱子于不肖始頗足矣獨念心知故人渺然在王衡泰階之上落月暮雲并爲離色此情惟足下諒之風波嶮巇則僕乃窒頭坯隨雨破者不足置問六合至廣魚川泳而龍天飛何所不容侍親之暇止辦閉口逃名朋友間有齒及者此適足抵之咎弃未爲相愛也

張和陽諭德

世情擾擾以形跡爲別端處者有羨乎廊廟之建立出者有慕乎江湖之蕭遠僕所患不聞過耳屏居以後與世事益迂濶習氣滿腔挐嚴師良友如泰山而足下又遠在京居可知虛之一字談何容易佛說謂我相人相無之而後可以言虛一塵識心染于我則我障染於人則人障足下以爲用人自用虛實何如若僕林野生計槖瓢藜杖之外損之又損是吾師也

戴中齋給事

抵家冉冉遂成隔歲敎中二事其一戒不言時政僕幸已先得之其一戒遠游僕日事閉關欲粗理性情未暇及此兒衡耽嗜古書資才要自勝僕同州師奄忽竟如兄言直木先伐非止門下士之痛同署諸老有問及者乞免通賤名海東片雲僕杖藜倚枕其下老兄幸時時望我

沈少林修撰

南還忽忽逾五月方流連乳哺間未暇記問故

人山門一經彷彿望見西來紫氣爲之憮然擬從事老親服後便當幅巾奉訪此時公幸爲我鼓南風之琴賡伐木之章人世浮沉置之勿復道矣玄關未啟且無及度外舉動當此之際僕可孔公不可來慎之慎之昕公圖救諸君子雖形跡暴露而事非戎首不甚爲世所指目今者消能勿用何憂網罟更願于慎交游寡言語之外稍稍着一分混俗態使苛我者無端慕我者無聲則所謂沉冥中經濟其功出于閉門掃軌

萬萬也僕此者止辦尊羹一杯獻笑老親餘與滋蘭藝藥學爲老圃二者無恙良足矣喬子習語一再宿而別觀其胸中如滄溟萬頃出奇變應無窮公資其經世僕資其出世不兩盡乎餘語不多贅

吳復菴編修

不肖草棲石隱二載于茲矣無端意氣徒相盜爲累世人貴耳既公藉二君子之名而執事者又重私之以爲德不肖負此二愧也恐容足之地鮮矣不敢聞不敢鬪教中逃虛隱迹自有隱容之體宜爾然願公毋遽以斗室匡牀爲末路作蘭處若造物妬名則讒搆方自此始嗟乎此君子所以難也

蕭觀復太守

逃虛之人無所比數追憶曩時鹵莽角奔於名譽意氣之場譬如夢中覺而後知其眞夢也公尙欲以僕夢境爲覺境耶適方從瑯琊結趺野次求所謂針芥相投地公言大非所願閉關撰

業呈覽僕已受告子之學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公當自爲尊大人計不朽榮辱非吾事也

李霖寰郎中

嘗與東泉公稱足下惟恐不旦夕至公卿此道爲覬覦世名誠重惜奇寶欲有所用之也今吏牙已見心愈虛氣愈歛持法愈平則僕願畢矣

陳鶴麓知縣

廢瞽之目不意偶識明珠此生之遇足下通屈下固無藉于生也淵才雅度已于文字中獲見

一斑今操刀試割定自澹然聞稍苦武弁難處
吾曹驅駕此輩大率如飼虎牧羊在緩急之間
若與之爭氣則左矣千鈞之弩不妄發機幸熟
思之

郭鯤溟參政

兄雖身處江湖未學巢由洗耳棼棼時事想欲
恨同之以爲天變可畏乎不可畏乎人言足恤
乎不足恤乎
祖宗列聖何負于士大夫得此果報弟痛心病
狂終不能忍過一兩月後兄當訪我于屠羊之

肆可也

顧膺褒郎中

大教中所云愚之一字朝事用着山林用着如
公妙齡高譽能盡剗機鋒齦齶而守之以愚何
事不可爲不肖若早聞道于漢陰愚叟之門當
亦無近者之紛紛矣

戴愚齋掌院

來書念我誨我赤心一片真是動人弟雖愁病
然亦得藉此口實一切謝絕門外舍後治方塘
一區屋數楹插以小竹籬落家君拈花朶抱瓜
蔓其中此所謂菜圃非園也隣翁見之以爲寒
儉可笑而弟自謂得罷吏病客之體老兄無事
更發其擾擾成累也但世上原自有一種痴人
所貪鬧恭冷飯何名高致且憂病何人不有而
時情好評論多愛憎以爲區區別有避託必欲
深文而就兄之入山以來行且最若上有老親
又不敢拔跡無人之地惟有小舟一葉信潮來

往于出城數里間晨出夜入如伏鼠耳言之可
歎兄今處得尊地亦得閒地亦得遠地亦得畏
地凡出入多言語多文學多皆能釀以爲過兩
司成亦然幸老兄慎之毋曰野人復作吏態也
兒衡何知聞延見款誨如子令眼前止此一縷
亦且以功名課之煩兄更爲伊査星度他日子
嗣不落莫否久不相聞臨箋不覺靦縷

郭鯤溟參政

教中雖頗留聽忠告之語然尚閑酬接賓朋和

解公事似此擾擾老兄縱不知勞恐五臟神明
必不甚喜自今以往願與爲一飯不過鄉黨無
聞之人庶可保守靈龜永遐上壽耳悠悠世界
何患無人但日輔衛等語只乃一杯淡話第六
尺之身斷乎不換萬鍾兒神知之矣據尊使言
近體暫發勞雖無他慮然乘此小病謝客亦稱
家之脉也

胡雅齋巡撫

救鄉災歎故老相傳以爲四十年來未有之事

承爲籲天請命議賑議蠲甚大惠也然竊評鄙
覆尚持兩端小民喁喁且望明公大破拘攣便
宜措救一番設身處之即是救荒奇策耳

楊後湖知縣

世俗好同如公賢者亦復爲貧調所拘攣僅得
改郡此朋友之過僕何辭焉蘭芷處幽谷而愈
芳松柏歷歲寒而著節況緣江名郡政聲易達
願公毋薄淮楊勉矢初志時乎時乎行且至矣

馮仰芹副使

天下方無事吾等幸各抱膝林泉蝴蝶莊周兩
忘夢境可矣泯泯蚩蚩何知天常國是門下乃
欲取不材朽木而文之惟戶起戎可不慎乎

江續石郎中

歸途暑氣方熾不審道候何如堂上倚門莫嗔
[illegible][illegible]名山居雖適未可效區區自同寒蟬世事
方新賢者以時爲擊楫運籌計郎此足學問也
僕比者侍省病親漸次向安且喜執政半徂益
芊一把粗無後患足下勿復念我矣

詹東溟僉事

僕乞身後准備結跏了却生死大事而父母在
上見謂不祥聊復黽勉塵障百病叢生古人以
有身爲大患不虛言耳公年力既壯情累又寡
趁此勇退之日何事不可爲僕雖潦倒此志終
不忍墮落嘗聞之師曰行住坐臥檢點過失即
此是道願相與勉之耳

李繼泉同知

向蒙惠茗乘內有一種深紅密辦者極佳偶被

園工刪去公有便乞于秋時再惠一兩株盍家君老年篤好名花故不嫌煩聒耳頃小圃草堂中拈書司馬君實二語頻教人種菜莫誤客看花此僕之近致也并附一笑

馮具區編修

公今年盛德完會處問地水斷陸制惟吾鋒鍔所試而不言于人此天所以爲高廟儲才而賢者踟躕回顧之日也蟲雕鳥篆通思猿引公業已饒爲之事到得意處若饋戀

不忍捨即此是欲障公雖高明然向來頗覺注念於此爲當痛磨鍛一番耳僕習氣驕嬾度已成癖故不復收拾自放于山塘水月之間可謂負時兼負君子然尚望足下爲我一指南毋令人謂吾徒俱空談養高無實用可也

徐見西叅政

襁褓稱態糟粕腐守竊自揣骨相豈肉食而飛者二親衰年亦頗以尊美一筋出不肯手供者爲美因此遂甘廢絕悠悠世語乃妄相指目爲名高流言止于智者惟老兄諒之

董潯陽尚書

錫爵生平懶病頗厭世氛當我師柄用赫爍時雖曰補周公之業而心竊悲吐握之勞每與余丙仲私語未嘗不歎息也及今退就林壑正願攝衣從游何得遽求斥外第入官三載稍見宦路風波心膽孤怯故形迹之間不能無避耳

鄭崑巖少卿

人情太行客路苦海吾丈已飽嘗而歷試之古

人所謂立義以宰制萬物其游刃餘地寧肯正在此況今公論漸出同志皆君子兄乃欲舍所學而從漁樵之伍不已迂乎猶記客京時弟攝衽與兄切磋道義高談名理此時日中豈復存一毫軒冕態今者天涯去住各保元龜老兄幸已得潔身市朝區區侍老親掉頭林藪處者不必望兄等以三臺横拜之榮出者亦願毋及隱人以蒲輪纏帛之事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德今日之謂也

凌洋山巡撫

得書知大征方畧已定虜在目中度歲暮可得捷報矣禽草芟薙要期于盡然不肖兒女子之仁頗以佛家多殺生爲戒想長者意同此也

王會泉副使

再辱箋貺因知老兄眷存之渥不以末度相求然慚負何能已已今世行尚于平不但舞綵含飴事事稱愜且使掌物者知七胄之鳳終不貪餧下食于士綱人紀非小補也

西亭王府

錫爵自鄙亂來聞仙翁殿下之名殆所謂御風泠然非世諦中人也越在海陬無緣仰止乃今得承教幸甚幸甚伏念錫爵流浪半生退而素屏去雕蟲芻狗少憩空門聊以懺罪業遣情累耳來箋獎飾過當且要以世外之交示以換骨之訣非錫爵所敢任也抑軒轅鼎成旌陽丹就則小臣雞犬有攀胡舐臼之想小子不敏可參幸萬一敢持戒忍二字爲他日拈花稽首地耳

蔡拱朋主事

每見敬美談足下吏行人品皆第一居曹適少事試推往驗來賢者不從寧靜中能致遠否若因捧檄得喜因喜得忌則不肖且斂手避之矣風緒見指不曰高躅則曰野狐不肖兩不任諾而歸之太空足下亦兩與歸之不聞而姑攻我片言誼石可也握手無涯臨箋馳企

李石龍副使

伏惟東臥多時想卿卿夢後不復以天下易黃

深一飽甚休甚休弟掩關來頑戇如昨比者稍因外魔自省于鍊心養氣得分寸力翁丈即令身心塵境都無纖滓於禪那更易入葢多讀道書多尋道友不如大靜一番先除此心散亂後除昏沉又後則三關九竅消息自覺凡丹文謎藥物火候其理實然而其枝葉未必如許零星大要怕學人道聽塗說故作隱言明者自忖耳翁丈自戢心體認以無爲爲宗待一念不生穪旬浹月後覺頭中有物融融汩汩而起者即此

是藥是火其餘不必多求也第于是中實未有得聊述其所聞于師如此惟高明存而勿論幸甚

赫衛陽御史

貴差越在邊徼自昔直指諸公强半以移病行今下受代且及期月中若無金神馬若無翼者分寸尚無欲卽頒觸冒提境也來教云由物見道由道凝心嘿然定介然守僕自今始得見公眞道而識公眞種子裴所稱伯夷云云又

恍然自失矣然願公無厚自遜伯夷而輕言人情人情至嶮巇處首陽不能避而薇蕨難爲飽也

張嵋崍巡撫

側聞麾節照臨崑城旬中且移傳東矣不遺草鄙將過而禮于其廬此古虛左追侯生綈袍憐范叔意也敢不引領第家老人方病痹伏枕恐不任扶服車前爲恨耳吳淞近事自有史官特書大書者彼以巷戰克此以廟謨定徙薪焦爛

未易以什伯計功也側聞廟堂方以張益州待翁而在今日肘腋間安危其隱憂十倍而處分之難百倍非常之事故自非常人所能言耳老氏言慈故能勇儉故能廣觀我翁今日攬轡鄖新如擯九射隼此慈儉之効也若不佞若空拙業何足序遠慕哉奉教之日家君病小愈能起行庭閒數武因得以湯藥之間畧布謝誠如此惟台亮

王念厫郎中

僕嘗謂世路如漆雖明者不能自見惟稍遠爭逐常負屈稱乃是好消息門下壯年雅望安知日前退步不爲福也

周翼宸知州

老親比以團造田冊將敝戶虛推各圖田數送臺下此實爲身家遠慮非避厚產而餙淸名也閤臺下頃爲家人私買要行庇護以全區區主僕之私父母之爲子民其委曲甚厚至此豈不知感但老親連日查通户實數前田委具別户

虛推亦不聞有承領家人即使有之家人私自置田收利不關白主人免于坐罪入官足矣而又使掛籍官户累窮民代爲當差於情理安乎夫向來鄉宦間有詭寄人田而不聞有不認已田者此臺下所以疑愚父子之非人情而處分未決也然版籍重事不敢多瀆德意市恩閭里敢輙此冉布腹心若不信願將前田盡数入官以明此心惟高明留聽幸甚

趙坦洲給事

二老人侵尋日衰已絕意當世惟是二三兄弟言行志行則僕從林野中劇聞風采竊自比于枯卉之附春光晨昏多暇幸得從事灌園一箕一笠聊足怡老不意復爲造物所妬經秋病脾至委頓幸不即死皆足下餘芘也來日尚長不識何修可以寡過于鄉曲願終教之

沈少林修撰

伏惟高臥方酣何以得劇閙門外事然人言亦苦未審所謂徙木樹幟者豈一手一足哉門下病初起僕方苦頭風困甚已矣勿談之矣不肖自揣報相知最忠待君子最厚若意所不可何苦作狡獪微言寓諷而又許蒙慈母以疾痛不祥之名烏乎愚者所不忍爲而世語且妄指之門下復妄聽之東京黨禍可不鑒乎竊嘗謂門下熱心一片可貫金玉而跡太露語太易乃嫌怨所繇起今折節就官終不失萬一於常調若猶未也則絕口世事待時至爲之不肖雖屏山澤有餘快矣

滕少松布政

茂林幽谷來日未晚意動胸次則厭物厭事之念紛紛萌起弟已謀矣兄又可再謀乎抑弟乃投巢之鳥又自知骨相决非功名會中人所謂臨坻却流何高之名適病脾累月畝畝之身不耕而食造物者已似忌其過優矣兄又欲以世名歸之滋益疾矣不敢當不敢當使旋力疾附此爲謝

吳南洲巡撫

上谷閭問後星霜撚指驟當大拜朝廷度外舉
動真自服人至如弭節故都延見黎老崇陰正
穠竹馬嗔道迄今吳下喧傳以爲數百年來盛
事而第也病不及一見此爲恨耳嘗聞非常之
事必待非常之人斯言惟台下可以當之如
弟晨昏采拾不失家二親猶爲幸敢妄意出處
之節及海内悠悠之名乎伏枕裁謝惟智照幸
甚幸甚

吳平山郎中

歲除擾擾雖同里巷中不能相候廼兄獨不遠
百里專使馳眎而又以長箋辱之不肖村農病
叟得此于兄翻覺多事不肖官至九卿知止已
晚今雖入麋鹿之群尚嬾舊籍未除微名作祟
以致入秋以來身病孫夭鬼神是怒來教又增
我一番罪過矣謹謝

太守

謹啟伏承遣官賜教以撫臺之命欲爲不肖建
坊不肖竊自揣生平學術行能無一足以當世
取舍而歷官垂二十年貤恩及兩世小人之分
刃逾極矣幸今身處閒地得稍避世名以餘齒
歸之二老親然襲席猶驚晨昏未効自今以往
獨有屏氷抱石使公卿不見齒鄉黨不聞聲庶
可以懺罪業而遠姍娟耳若遂赫然表厥宅里
辭曰旌賢不肖隱居之爲何避名得名雖甚厚
顏不敢居也夫撫臺雖同年雅厚至如臺下乃
親臨切近耳目所自出今日之事非我翁噓借
下及此但時禁方嚴年荒且甚不特之費彌月

之工無端爲一人耗于荒城野次而理外弘獎
重令不肖處非其據俯仰公私俱屬欠安謹再
拜以辭縷縷之誠本擬遣一介顓達而原委官
催不敢空手報命輒附以聞伏惟慈察幸甚幸
甚

胡元瑞孝廉

病苦聞教未飫獨時時手足下集讀之足下今
之高岑也袖中自有摩尼珠乃何感于苦空老
子而特相慕焉足下又何愛于苦空老子而特

相問焉足下殆聽之過不肖本以庸謭不能劾短長于世則退而乞一日之養于老親乃今則已矣熱血未冷而雙淚已枯惟是無生之教亦不能竊其一二以自解脫乃手誨云云豈猶以少年倔武視不肖耶聞古君子心相知則願忠之以言竊謂如足下振古豪傑當推弘風雅之道潤色太平毋姑以翰仙墨士自處因書附謝不宣

唐曙臺主事

公所論不過謂三教同源儒者當于應世中了出世耳然二氏作用數從和光方便入門若吾儒則必量腹然後食揣器然後操如不肖自揣力綿智短不敢強其性之不能乃學儒而過了不聞道者也徃先人屬纊時使老母坐榻前陰誦金剛經含笑而瞑此何嘗鞭策不肖應世耶會當强食支床稍理問學以酬恩待耳白沙先生真吾師也其文字之奇亦似脫盡經生窠臼讀公批教恍然若身在冷風秋水間矣

王桂石學院

向者追陪館下仰見吾公學問中經綸所謂發硎之刃恬然有餘者而特恨未即當事令且試而効矣蹐跼四顧問道于盲此非不肖所敢知竊謂公虛僕道眼自能牝牡中索駿若必以吳上多端欲厭服其心則散卷防換號印卷華圖書舊案不查廩增附不查即格眼冊號簿不入院大吉日則誰復敢置喙者不肖芻蕘之愚已止此矣

劉彬泉知府

側聞須者仙踪出視令子于京邸萊衣綵錦蓮炬分輝眞儒林盛事茀翁方厭非門之味而思東山恬臥之適匹馬遄歸白雲瞻望徒令人悵然思躡履之無從柰何追惟既往闒闟于名譽意氣之場以幻修刃揔成罪業今疾痛喘喘之中乃始伏而懺罪其將有及乎翁天上福人若果飯依淨土宜以時努力龍舒居士不妄也不肖根器頑鈍其于修持了無證解頗聞之化者

言不貪生即長生不厭動即不動敢以此爲僉
片之獻

孫小溪撫臺

貴鄉相公我翁便中相聞且勸之先調和宫府
而後以次及外廷舉措使異時反側之黨不知
不覺入我彀中社稷幸甚天禍吳民十四日夜
風潮之變亘古希聞止據一家漂死男婦十七
口則小户可知劉河新城厭死軍民二十餘口
則村落可知見今流屍塞路四野無煙則廬舍

又可知矣紛紛餘民各裸體投宿野寺棲栗輿
祇禄俱蕩盡無所得拾如此而地方不大亂者
未之有也第一片赤實心原不啻州縣報荒虛
張聲勢今目擊變故如此剝床以膚上爲廟堂
憂下爲桑梓哭我翁造命之地千萬亟行遣官
查勘先期題請元元之命生死在今日幸採蕘
蕘芻神至荷

孫小溪撫臺

群兇煽妖危機叵測我翁不動聲色如薙苗莠

蕃石畫所鎔弭陰功所全活有出于耳目外者
且萬萬矣奏報之外僅本兵一密移而幕府若
無功地方若無事廓清中寓鎮靜即古者據胡
床散賊部不是過也廟堂處分渠首悉從輕比
且巧貸一切黨與大都受翁成算上帝紀功不
知何如矣

劉守有錦衣

自門下典握禁兵用儒飾將府中不聞急步疾
呼益江陵之威焰得翁調劑者多矣豪傑當事

作用斷與書生不同今人情無端射影以此而
吳趙二君傾葢門下亦以此方當宫府改位國
是未定之際左禁右拂不激不阿非門下之望
而誰望也自古小忍方能大就彼嘵嘵者旣化
爲冷風不當復置齒牙矣

李修吾主事

烏烏啼血旦暮思盡今又聞足下以抗辭遠貶
公私之病轉益無聊耿耿中忽使至發書拜
貺因承故人追鋒吉耗感謝之極死且不朽蓋

不肖竊觀近事公等之諤諤廟堂之休休皆太平萬世景象自後兩歸之渾噩一毋居名一毋任德如何

李及泉憲使

承封示近報似以廟堂齒及不肖爲同志色喜適不肖聞此益滋甚感愴江陵事乃滄海桑田莊周蝴蝶變幻只在目前彼惛不知直欲以有涯之生作千年之計真可笑可悲也昨敝門生谷道長談江陵事甚詳

上睥睨數年發于一息宮闈不敢主外廷不及聞而次日密旨忽發下矣報中稱揔旗鄭如金者乃國子舊官開揭考退旋捉馮保門下詔旨俱出其手孤深恨此人今亦一網打盡矣諸君外補尤快人意然竊謂此時政府言路大動之後各宜雅鎮以安靜凡事有餘快必有餘憂壯陽之下一陰潛起亦不可不早計也

張陽和諭德

去冬蒙足下特枉皇華之節臨弔不祥之廬論交生死非復世情豈意罪逆餘生復延至今日而足下悼念不已再枉顧存何能不感明哉適見洪陽尚寶言足下此行備環今楚諸名山聞真儒者壯遊蒙程局期益早稟命太夫人爲迎養計甚三同志出處識者頗用以覘世道而足下有母恐與時復匆鄧伯編少壯幾時不得容易虛擲景光以此輒先事爲足下計耳不肖何託先君子蔭下含哺而嬉不知帝力今百勞

萬苦備嘗而日啜粥三盂足下勸我自愛猶恐置對也若他人勸之并愛天下不忍置對矣

周山泉通政

承示葛仙翁丹法不肖往于都門道藏中曾談之一過此益悟後拈成多方誘道銳根使人知實有此理實有此事又使人知萬法歸一各以其性所近入之于無量礙爾然不肖竊謂外丹之妙至人決不以書傳我輩即精心向往而夙緣未湊恐反墮孤跡不如姑守空淨雖今生未

必成而來生或不至流墮此不肖自知自恕畀
畀可耻非所當為上智道也

陸五臺尚書

正人登用實世道一快然極盛光景已多內憂從來極賢宰相必多外侮未有十分快意者側聞近日紛紛令人短氣翁慷慨一疏關係非小然自此不得更求大快矣漢唐鉤黨相激之禍頗亦由此使大臣之身安而後朝廷安耳不肖跧伏草土久不談世事以翁當今中流聊復切

切齊唐二給事及龔御史一清者持重可與言麟洲公當推轂一出也

李順恒御史

邇者承公私盛奠辱于先君萬里問遺曠然若手拊其疾痫而相濡以沫也何能不感而涕哉竊見吳中野老人人能習皂囊封事直聲奇氣在列無兩而不肖罪逆之名獨幸以大賢嘘借未絕于天人非土木又豈不知榮其如哀病喘喘寒炏之灰不可再燃吾公幸勿復念我增其罪業矣

申瑤泉相公

往公與盧二字此武侯功業之本不肖若空于世法都無所解然一腔心血實欲灑自知已前月明不敢非所以言若妄謂老兄有度而稍遲恐未能一旦斬然以塞仇口以今觀之老兄胸中自吞雲夢八九而俯井之蛙無端鼓腹張公敎神龍行雨何其可笑之甚也來敎謂蚊言蚋鳴恐天下終無事而不肖所最苦者士大夫

與小民好亂小民嚚訟舞文月自刃而已士大夫好亂則東格西撼雲翻雨覆謂世界無人謂朝廷無官謂武后黃巢馮道為活菩薩謂安靜守正為迂闊此風靡靡非旦夕之憂而亦恐非旦夕能化柰何

翁見鵬州判

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僕也不能馮豐隆而寄聲茲捧敎遺汗漫涯下也世路如此覺得愈遠愈苦愈高愈危今亦不復追為公慟窮途之哭但

男子一生無端暴殄於射工沙蝨駭機毒矢之
中道見不平未能抑氣工部酒酣拔劍空自苦
爾抑古志有云立德不朽文以窮工公之齒未
也物色向上著書名山捧梧而吟屑揄爲粥千
歲而下其于遇不遇何如哉勉之自愛

蔡桓明吏部

不肖罪逆彌天一身俯仰等物者既剖裂且盡
而顛之脾疾侵尋朝露之生喘焉澌焉者又數
月于茲矣枕上偶得句云羲皇人夢婾多事何

況悠悠世上名足下試讀此以爲尚堪鞭策否

申瑤泉相公

襲承破例主持先君卹典已而領公私盛莫之
辱不肖孤巷銜之彌歲矣及是始克馳一介代
叩而復不自揆量潛有所陳竊念人子孫未有
不欲章祖父之德者相公方持衡天下衮鉞森
然不肖何人也敢引生平握手之歡冒昧曲雖
以祈諛墓乎弟念先君鄉評家訓眞是廩廩乎
封官二十年而聲跡愈閟生產日落此寄遁相

公台躔之下可察而知也況易簀之辰猶手執
教翰誠兩兒世世莫負此公嗟乎相公而聞此
也當亦爲動心灑淚不忍其泯泯矣用是敢顓
一介馳帛奉書以墓下之石仰累勞神伏惟哀
而許之舉家榮妙孤兒不勝北向伏首悲號俟
命之切諸無所云

胡蓮蕖侍御子

正人奄喪悲纏朝野況不肖論交世雅兒收爲
同志者乎訃聞之後與琅琊公撫游析歲久之

始克附片言束帛致奠黃鳥之歌百身願贖今
日之謂也伏惟賢伯仲几筵之慕何以自遣遺
書在篋遺教在庭雖復不掛杖頭一錢守此至
足矣

呂日洲操江

少方兄隆赫用事時舉意陶冶吐口著龜豈知
一敗後若斯之烈也此以投抒新相不過失宜
彼以入幕舊賓鋼及子弟得失較然此亦可以
解頤矣但目前破碓當不得千搥萬敲我輩

時若隨衆打夥虎反傷雅道不若竟付之忘言
爾

趙定宇諭德

兄行矣景星慶雲孰不快覩盛名之下其勢不可虛讓不可虛居在兄自不嫌以天下爲已任而天下以補天挾日立券責償于兄當此之時近者覩遠者指君子愛小人畏譽之射也百矢注一鵠不得則爭吉豪傑處此而功成無後患者自端明相公而下寥寥幾人兄之所知也大

抵今日鈍君子可磨癡小人不能害天下而徹小人方能害天下吾兄數年靜養當自知酌量于二者之間凡事遇發舒處愼毋忘霜降水落時什九在心十一在口則豪傑而聖賢矣天下無全人而君子尚亦欲有待而爲兄責之毋甚奇椽之毋甚急即有意見不妨屏人苦心諭之去泰去甚可也道人忘機至此見故人在天上不免黯然而雅意亦似未得區區片言爲恨聊復勤此代面苦次苦哽不宣

張念華御史

世事奕棊非苦次所宜及但願廟堂來此更新之會痛加意民生吏治一番以事推盡付之九卿公論盡付之臺諫則唐虞之理不難致也向謂公如璞玉渾金必肩大事報代且邇當遂入主國論凡癡小人不能害天下而徹小人方能害天下今之所去北北皆小人而癡者若朝秦暮楚之優娼易姓變名之賤隷與輿金錐上之大蠹未見拔去病根杞人憂天方自此始公以爲何如

李見羅巡撫

別敘山中課子試讀一兩段所謂靈鶴煙霄飛止自在不肖竊揣知老兄所以用此矣惜哉以二十年前隨俗徵逐蹉跎請敎今稔知名譽意氣之場病而求醫日月已晚乃茲得老兄度外品題罪業益增而重矣塞路風霜願言自愛

趙定宇諭德

公等出處已向關世道區區一身亦何足爲重

敎中鑿鑿談天下事隱憂更深以愚見言三代
而後世嘅〻不能十分如意當路豪傑且隨緣
作用儘力維持其利鈍則天也長安天上不知
近日景色何如竊近聞禁廷意嚮政府止謁赤
心一片終不化與輿僉華玉爭勝而滿朝諸君
子會見治平風利挂滿帆檣使且一息千里此
可賀亦可憂凡我輩十分如意則傍人决有十
二分不如意則宮府堂陛之間能勢孤而色禁
乎幸其機牙尚伏故執政得以措手萬一言輕

而厭緒多而亂則難爲矣請以近事而譬有如
天子一旦赫然震怒罪一人則在廷必皆起而
爭明日又罪一人則爭者加少又明日又罪一
人則無復敢爭者矣夫此過舉一月甚一日而
爭者乃一日反少一日强弩之末孰若且藏精
蓄鋭重發堅持之爲喫緊也故凡執政欲養士
大夫之氣士大夫又欲養執政之體吾兄今日
官雖未高隱然已有公輔之望不肖萬里空谷
更無他言惟順風船不可滿使論人論事且急

且寬常留有餘不盡之意以待權柄入手盡爲
所欲爲耳

吳復菴諭德

昨屬聞新閣下褎然進用爲善類主盟草士野
人卽遂亦復何恨矣
天子至明宰相至公公等今吐氣眞成雲雨此
亦何事勤勤小讓抑不肖屬私計以爲方今千
載一時難得易失苐區區抱此一片誠心苦節
以内支服誹外悍背芒公等日耳而日之凡論

人毋太高遠已毋太露而度不可守勿發論議
正快意且恐住萬里相告惟此而已憂中久不
謨世及以兄至雅兼承問屬輒復及之諸台兼
不宣

劉節齋巡撫

今同榜弟兄鵠列中外惟我丈披羽先登班在
二品甚顯〻矣然剌闒不支于中貴趨合無當
于游〻
仲先生無論識不識皆稱曰長者
一量不爭能于斗勺而物自歸之則

世之營營求進者豈非惑歟

申瑤泉相公

孤前書謂初政最喫緊者在花密二字君子喜丁生事欲言濂洛紙上之言責望一切小人錯認定盤欲以紹聖調停之說陰持兩可老兄旣掌天下耶偏聽一邊不得然君子耶容得商量而小人露不得一毫破綻江陵亦後不肯嘗以借國體之言奉勸止恐錮發不已爲猶沒猶沒不已爲逮捕投鼠不免忌器耳今群奸止貶罷

而江陵夷陵諸子亦遂無再登仕路之理吾兄但正色屹足使天下曉然知其向來持議原不爲楚黨然後爲所欲爲一清言路盡反舊轍譬之着脚高處順風而呼誰不響應者豪傑作用心固欲虛膽不可小即如罰楚更寵之際老兄反側針氊其勢自不得放膽今高下在心操縱在手天下事但公則生明明則生斷毋更以前二病爲疑也頃董師下顧亦大以正人當路爲快而特憂一時蕪而卒急難于斡轉此老成更事之論并附聞備擇其他無可言矣撫臺疏下地方亦受一分之賜今年太倉嘉定稍喜二麥薄收而沿海一帶時疫盛行有滿門遂至絕丁者郭龍渠比道府諸公淬勵此皆老兄之芘也世上肸朋氣偏來趂好人敗天敗婦一言不合徧許爭我足彼非獨宰相與廣官爭之便爲失體可嘆可嘆便人附此并効肺腑之忠統惟台諒幸甚

申瑤泉相公

三日前閱撰一書號星變紀事又以江陵編戲文傳入禁中老丈但冷眼觀此舉動大是可惜周生弘綸有書來勸弟此時不可使子弟應舉弟謂大丈夫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豈作謊故不情之事粧點世界不好使人逃南山之南非山之非也會病出應酬匆匆附此數字奉報不一

趙定宇論德

日聞老兄復留消息鄰乘乃安蕃面目小嫌理

須遣之胸中不但事君事長當爾別來承已得差甚善或亦當需次上轉及期去留恐難自決耳政府從諫如轉圜眞天下之福不肖頃之微覺有物色草野之意因此避嫌畏人連兩閣兩同年亦不輕致書惟碑銘則當以故事相煩而亦未敢造次也

上獨斷是好消息然就中安危之機間不容髮閣部不可一日有權亦不可一日有事中貴惟恐其不好名亦惟恐其好交結兄試深思之事機如此則言官更當着一分老成往時所望泄陵今日所望

主上公私不同其流弊一也

張鳳磐相公

不肖近者茹痛終天待死朝暮不惟心灰世途而口亦不宜間廟堂黜陟但以時事一新舊遊親識自長安來者聞爲我翁蒿目憂時赤手擎天以社稷之靈紳笏宴然而九閽肅穆矣風波之民幸不即死本之自我翁卵育而比閭改革之際所推轂起廢自不肖始于是群目睽睽爭言曹平陽之事蓋宮府乖異之端亦自不肖始昔人稱士爲知己死今不肖反爲知己累有如蔓菲遂行鬼神助之不肖已矣如我翁何如國體世道何執事者明知不肖必不可出而惓惓若此非注之勤用情之遠眞令人灑泣刺心而自傷其生終不能久支餰粥以効執鞭操箠之報于異日願我翁勿復見望矣統祈台慈憐察辛甚辛甚

陸平泉宗伯

先人就窆後方杜門謁告不能出謝長者罪負何可言連日披誦誨言乃噓沫中之檟楚爵雖至愚固非異物然竊謂老先生博觀人情未若小子自觀之審今登高而危止于隕越得譽而過則陰陽之罰乘之可不懼哉深源之望一出而不效千載尚有餘懟況么麽章句之守而以忤權之跡猥藉虛聲暴于朝聽異日者人鬼交忌循名課實當何德以堪之何修以效之小子

持此言也以入告妻子夜省夢寐而以君父朋友之不吾信也則惟有引疾深辭可以侥倖萬一而又恐悠悠者直以為養高賣名妄意終南之捷徑也可憐哉又執中人之說一節即國是紛紜之張本小子何知但據目前交際鬼目駭目老先生袖手局旁而以責後生下着茲非所敢聞命矣

余同麓相公

世事頼諸老且收且放不激不阿目前儘見清澄來教中云云不肖故亦憂之然三代而下光

景決不得十分全美政府既不攬外權不交中貴則事體自可觀但當斟酌利害輕重隨宜補救于難處中求善處之術耳

至上親決事臺省爭進言據宋儒之論意甚美然所謂決事者非決之禁中而決之宰相造膝時也所謂進言者不搏众虎而搏活虎不爭小失而爭大體也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然其勢不可力爭力爭則

上滋不信外廷而言官又復效江陵時承望故事此真亦難矣聞大璫中儘有一二可以誠感而義動者其臺省諸君即不能徧諭曉然亦當稍擇其中一二老成不好名生事之人令時時密傳方畧按伏囂訟譬之恭家漫處着子則緊處方得其力老兄既內魏同心道不得袖手旁觀既擔子着身道不得不可則止勉之盡心盡力勿問利鈍可也

沈季山主事

伏惟景星慶雲一出瑞世朝望人情且操左券

而責于大賢若立名之與居名死事之與成事惟高明熟計而兩全之則幸矣

吳復菴論德

比承教惠之辱隨附啓謝想使者必能速達也適卧病隴上又接七月十日手書兼領珍餉感戢外褊詳語意理正而氣和令野人一片熱中為之頓遣所貴于君子者謂當紛紜之際能于衷惠可否間處之得中不然世非唐虞三代絲

無可爲之日今廟堂綱紀非不肖所知若如近
事可見者高崑崙出題一節原係委巷之言閣
臣自合解救惟銓司許相二疏微色發聲太過
既而言官九卿曹起爭勝又各太過不肖頃之
一疾幾死既絶意世緣復何知於中相爲之緩
頰但局邊見聞委于天理人情合當如此且如
江陵破敗我輩在今日決當哀矜而不以爲喜
定宇兄臨行一疏甚不可少而就中却多出不
執二字不免似姤婦之口許相雖失體而兄等

平日推爲端人楊王陸諸公皆一班時望今欲
而至與君子爲仇不肖所以力勸兄放開眼目
行道異時使曾王朱陳輩皆自遠於小人而今
聞曾王朱陳輩必將顯然自託於爲黨所謂急
之則交愈固而謀愈深此大患也曾王仗江陵
做官做家今堂堂仗義責其輪財濟邊何等正
大聞丘司寇乃坐以寄頓爲名致其反脣所謂
大道甚夷而人好徑吾兄指日宰天下於此等
事當一切以鑑空衡平之心視之可矣餘勿復

更言

申瑤泉相公

玆者恭逢五十生申之期不肖非敢忘也第凶
粗上壽于禮決當避嫌故小奴乘發而數返耳
比方以閩見新定人情寧靜爲喜既而見海老
論疏及藩司寇讜言可見世界當有事斷不容
君子十分快意若君子又爲朝廷委曲一意以
潔身爲高抗言爲直則事體將愈激愈壞矣張
曾王二公破敗不足惜豪臣媚夫向以此爲奇

貨今不審何以底柱丘月林舊臣之望今似爲
羣少年作戲場傀儡聞曾王俱被誠張榜打江
陵諸郎皆體無完膚可嘆今日之勢全靠宋儒
議論不得必須作用一番鼓舞臺省大臣方得
展布近見洛陽一仕客說魏確菴鄉望果高收
之爲用恐亦不相負也歲寒爲國珍重不一

余同麓相公

廟堂景色大可憂不肖竊於局傍觀之正如大
海中一船人人可柁師此全在老成不動聲色

而持其間若與之力爭勝未必能勝而徒損國體令不審老兄何以調停之許相公一疏陳義甚高而將來從傍爲審着數若大臣止辦一去乃有此便宜於國家無分寸之補此區區所力勸瑶老着意寧耐也吳趙端人而惜其效忠一念太激太露以此遂爲輩少年所趨眼前世事擔子且及兄身閣臣權輕言官語輕朝廷放逐大臣輕此意亦關係安危非淺淺也

吳復菴論德

竊觀老兄雖望重泰山而同舟之人未必無矛盾時乎時乎間不容髮苟爲社稷自今姑務爲深沉堅忍鳳皇所以稱一出瑞世者以其不爭爪距之利也江陵敗後時以
上怒爲未深而欲證成遼藩之無罪則似同浴而譏裸程老兄試平氣觀之以爲何如今兄老先生尚欲一至海上爲我覲地令翹首以待耳

江續石郎中

江陵事既敗
天子既赫然降發中之諭而外廷下石不已此則似成畫靶當道老成自不妨小爲調停但盛稱勳業批扞讜夫乃更於蛇足外添翼天下事難得十分妥當如此來教持論甚正篤蕘之忠更願其當事者稍加寬恕耳

張崌崍總督

別離不及內外憂端皆不肯與瑯琊兄弟日夜當心若首鑄斂跡避僭於後許爲是却外廷不得其力江陵生而伊周沒而莽操矣試謂人臣

而承望相指與傳會
上怒者其有辨乎否也老成諸公未調停事體而先追頌功德此又似同浴譏裸程天下事難得適中如此高宗伯以委巷語見疑許相既輕爵祿則何不以去就爭此其他內操巡幸等項則皆我翁他日之憂不肯垂死餘息豈敢越俎而謀玆聊以復明教耳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二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三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男時敏校梓

李養愚兵道

維揚報謝後涉月抵京以六月十三日朝見但逆此便入刺場當予應酬目不暇給而目前相與人多生面語嫌者之人無相覬以過失者當此之時能不念臺下哉東海波中離詞殆久至是始得望龍光乃知

聖上決可為黃虞而在廷以私意見橫語言日相尋於本分職業之外有君無臣可為千載一慨也

詹逗亭太僕

滁陽吏隱固知雅況甚適聞亦私有所憂如來教云云竊謂老丈偶然也而或非世所指目彼有餙我以甘言則口受而心吐之撼我以疑事則理解而色諭之厤中之蓬未必不直若不佞乃坐劈頭下手絕不受其一毫推載而又喜通蓋腹腸直揭鬼臉以今思之誠予來教包荒之道相左然老丈姑為我設身處之萬葉偪起在政事之地身未入國門而舉少年飛書堂集或曰向某在衆人緩頰或曰某為禁地先容或曰公當助我或曰我當助公此時立脚一不定無論功業奈父母之身何哉家兹謂悻悻自好不知所指然竊謂士苟有自好之心而又徧隨人之好儀衍委婉合為一人老丈試虛心靜觀以為何如也承切磋至愛謹以銘心并附此請教

不備

謝賀入閣

諸司賀官賀壽賀滿賀恩近奉明旨已一切禁絕而不佞尤以此為入朝第一義方命之罪請自愧如

海剛峯總憲

景星慶雲一出為世道生色今臺下之謂矣然亦須天扶正氣使公奔命萬里而神色愈壯若不肖饘粥餘喘雖猥綴彈冠之列若於謬悠未

知救過猶記往年京口邂逅時玉石相攻舟航
共濟大臣之注意遠矣幸終教之

沈李山光祿

東山雅志已遂貴座師要之老兄今日決亦知
執政之無它特不忍負猶黙了耳寃哉百死之
受留身此今剛未衰之身而盡以付膽下目爲
人用僕兹爲朋友熱中也語盡而繼之以泣矣
汝師云不去不已去不盡不止僕以爲人情耶
有之必須諸公且出以試人之果大我否也今

日月言去月日求執政者之聽其去然則廟堂
更無題目可做僕局外之人不言誰當言者知
我罪我惟老兄裁之

鄧純吾按臺

敝郡有貢生王敬臣者古心篤行真今之曾閔
衣宗伯雖嘗薦之而尚以同鄉難于議覆明公
倘不惜華袞一言使清朝開一行禮賢盛典亦
觀世一機也恃大君子道義之知語不加飾臨
書皇恐

李養愚兵道

母家先年有一節婦甚奇老母無日不言之間
縣中已申呈臺下久未發行千萬留意小兒婦
乃未出門之處子向偶遺之代行謝喪禮因見
兩臺接引太過不覺失驚已輒戒之杜門不見
官長此分也亦禮也

任正宇御史

省教具見風裁
上方孜孜嚴貪吏之禁今既勘済在前參革復

何疑也

屠瞻山御史

別示論囚人數雖情法無枉而猶爲假丐一日
之生此固
仁主所欲聞也敢附此復

王會泉副使

不肖業有緒言于諸公間
主恩難酧物望難塞犬馬力難强麋鹿性難馴
此四言者老母拙婦聞之矣而老兄未聞耶市

口之侈也至于稱伊道傅極矣老兄不亦嘗對
弟笑江陵蒲新鄭乎滄桑轉眼而旋以見頌則
其雅乾受之使者索報不復作常辭而效其欸
欸私望如此

答南道諸公

大役竟使今辭以疏列相賞僕也駑馬之力已
困鞭策膠柱之守奉諸君茲蓋自出山以來痛
自省虛名之爲累而觸事感憤及涉近名則其
先貫之務衛末路之難則亦略可睹已乃諸公

尚儼然辱以丹青之價而責以旦夕之功古有
之矣易罷而操非力而任斯兩敗者僕皆當之
而諸公尚以何望乎不勝愧媿輒因使者附狀
以謝諸不及言

王鳳洲巡撫

奴來援手敘抵掌談天下事何其確也弟初意
入班如禁謟諛等項于礙頗多元老蒙其慨然
許連名進揭請
旨嚴禁弟遂不敢獨有此名惟黨風中人最深
最絪最難轉移羣少年來見弟謂之曰我平生
不喜佞人今却以圂圂人品還諸君諸君亦當
認零碎過失還我即如近事言者固過矣而諸
公抵掌露齦將此得意事懸在鼻間豈不可醜
滿盈之狀已動乎四體僕不憂其進而反憂其
退也弟向奉介開礙禪之教千籌萬想畢竟月
計有餘歲計不足耳如何如何

滕少松布政

別札惓惓猥以江陵舊事塵借齒牙此不佞所

以飲冰內熱而恥于置對者也百摧萬苦壯志
久摧國論人情隱憂方始老兄即見望以永嘉
之事且安得此四通道路入而氣鬼哉惟是硜
硜纍守廉幾來教所謂一意奉公者則不敢不
勉亦不敢不自信也

張崌崍總督

將官爲一切目前之計以媚虜僕久聞之蓋武
人不曉長筭亦由一向綱疎漸靡使然今借此
懲一警百且令部中因以激揚僕謹聞教矣

任正宇御史

省别示具見調劑江陵苦心不佞十載避伉以至今日然終不敢先私隙而後國體非高明莫諭此意比者煩言噂沓爭歸町畦不佞竊以所聞觀縣家言于是中作平等觀一切推以赤心劑以苦口而不識諸君子之見信否也

任正宇御史

三令參疏俱領教矣近來明主親決事內廷而於不才守令多從重逮譴此公等激揚吏治之時而亦望加慎耳「使雷霆之威必不虛發可也

劉肖華主事

僕自京口聞問後艤舟彭城下邳間猶幾幸明主賜玦得退守匹夫之志而慈母年行手奪其疏草焚之今則已矣眼前好醜變𠬝非惟不敢作分別想亦尚欲以苦言巽語左法右拂其間使楚越爲一家狙詐咸作使可憐哉群少年竟自甘心自誤誤人而海上猶有逐臭之夫欲借其齒頰以趨張桂之捷路者足下教我之言皆是要之道家所謂恬澹無爲圓覺妙應乃在一切相中不縛不捨非盡剗去廉隅混混濁濁終也兒衡學雖未成頗有志苦爲奇節其文喜學莊子而未成公通家一體不惜爲我提耳誨督尤幸矣

徐孟孺彭欽之太學

此會甚難此別甚苦歸見瑯琊兄爲言不肖塵勞擾擾狀然𤸎衲故吾一毫未改請戒山靈勿以遁客見誚耳舍弟小兒已各有陸路人賫書今兩兒相見無它言當勸舍弟於養身中兼外身小兒於屛事中兼練事若父兄之成敗利鈍摠不必挂心也

陸五臺尚書

今日趙宮諭𠛬濟遣人以書來僕答之云僕之妄庸端仗老兄指教如欲使我操戈甲許唾面楊陸以順驕臣之心而膏詭間之吻則不佞鬚髯如戟決不能隨老作兒妾態也夫吾輩同心

而後可以格心責友則必至于賣國門下試讀
此書則僕之取舍可以槩見今廟堂苦爭堅白
未必皆小人惟是一種議論朝夷齊而暮盜跖
則殆可駭笑不佞局外之人止辦挺心直口中
立是非關耳

與吳衢郡守

今
上德甚清大臣甚肅而是非反覆亂于下朝堂
梟鳴鬼嘯非復人理見衙孰此番利鈍

何如不肖此時嫌疑之際正不欲其有名且喜
尙來近課或可望將來也來儀何敢辭但
嚴吉初下物議從新此臺下以義割恩之時亦
不肖受寵若驚之日自後不惟祈免一切恩澤
亦望於諸臺處轉借重一言庶幾愚分少安而
諸臺亦得借以爲名槩戒合郡士大夫交際使
有司嚮指北境聞風亦激揚第一義也

辛愼軒副都

沈御史之事

上始終皆親決僕等未嘗贊一辭也門下以法
悉逮以情議緩要之于憲體皆是乃
上意在飭吏安民懲一警百所謂五帝神聖尤
非臣下所及也

辛愼軒副都

臺長不私其屬指發無隱此百年所僅見也據
揭贓數既確有主名見證廟堂即欲爲言路優
假苦無可藉口者如何不佞林居時嘗慨世交
浮湯筐篚公行懲羹吹虀正在今日已聞傳諭

各差公揭之外片紙不通既省繁文且免官承
驛路之擾不識高明謂何

姜鳳阿尚書

沈御史之事殊不意
上怒至此近來
上親決事凡駕帖傳逮者旨皆從中出意在飭
吏安民而閣臣即欲有所可否狐鼠窺伺動爲
譏端蓋實有萬分不得已者耳其詳想悟齋公
能悉之此復

王肖軒御史

比者麒麟皮進到
皇上一覽備之推亦不以爲瑞也該省部封事
皆引義諤諤而未有及
中旨與獨斷之是非者此今天下安危第一議
論兩人疏發
皇上耳目爲之欣躍不寐謹附此以復

劉華石御史

諫疏雖留中然

主上雅無貴異物之念麟皮已一覽置之
君明臣直未多見也省教知復肉攖鄙言以前
彈章爲悔要之此老才輕意狹理自不免僕前
啟云云乃論事機非論人品也平生慕韓荊州
久思一望見而疾病支離恐不及公代還而去
矣如何如何

王鳳洲侍郎

前月中有書奉候達否即今扈
蹕歸病痾者又數日矣不敢遽露章乞假以搏

酒饌恩典正所謂進退維谷耳
壽宮一事危而定定而復危者再三私計
上此一出從官軍卒之犒賞及沿途之芻糈約
所費通幾百萬若說改卜他山此費又且十此
安危之機真間不容髮適有
旨要陸隨從官四輔同聲力言其不可而止弟
出山以來稍于此處立脚得定四方交際已不
入一疏一菓頗謝
上亦稱弟之清頃連次得與名見功賜蟒鶴羅
衣

上恩如此而不能報命也宮洗頗歸心于我要
我大作用一番此則非蚊虻之力敢任待後生
中再有王晉江楊遂菴輩交付此擔子耳

陸五臺尚書

報獄使至又得接手書惓惓以兒子衡場事引
領感愧感愧出山以來覺得世間好事無不爲
累然兒衡讀書真若不能以身之微嫌無端錮
人樁點得世界蕭條生人坑塹也翁謂何如

上之閱壽宮也臨高四顧天顏大喜因退謂左
布形勢如此諸陵皆不及
上心從此大定矣浙直改元事詞臣皆不肯主
行昨又託敏府諸公苦勸而未見慨然也冗遽
草草

與楚周撫臺

手教再辱承以壽宮事定為賀此實
九廟神靈默祐
皇上喜故生等得以徼福免罪耳景山問答知翁

已飫聞
上眞有堯舜之資不知夔龍當此其精神感格
更何如而生等徒博得金蓮一炬五價一湌可
慨矣

勝少松布政

壽宮之得勝地天也
皇上始閱而定卜再閱而奏成亦天也徼閩春
中
皇上尚欲奉

皇母一閱此萬年之喜臣子當思將順反恐勞
費供億似不可堪不肖方抱喜中之憂耳

陽龐峯御史

適方在省與諸老道公首事發奸而議賞獨後
正抱撫閩尊教至矣科場更化之初當事者懲
於嘉靖七年覆轍欲稍重内簾事權使將來可
久而大疏乃專為監臨明職掌使目前無弊要
之皆為國至公也語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今
使妄敢謂人面同我面乎

嚴旨雖下然公乃法官以糾佞察奸為職更不
必避嫌自挫矣

丘月林尚書

教至承已幡然就列同志之望此久矣方今雖
主聖時清而俗化日靡其在江以南尤甚天使
兩靈光巋然表範之地以素風方執力追先進
而上之蓋世道轉移一大機也不佞出山之初
門屏私謁耳絶流言亦頗望以不肖之身稍見
其合使士大夫知永靜無波人靜無事相與為

和衷核實之治間者殊不意紛紛至此來教謂書恐喫醋確是正論顧以施之一時詫面及家庭諄諄可耳若秕糠障天蝃蝀蔽日兒童走卒皆已知此是彼非而大臣尚欲容之以養量唯唯以惜體異口者將使四方豐吏盡走于有力之門而事權盡歸于中禁門下四顧掣肘方思歸大吉一葦障江一髮引鈞誠自知其力之不任而其義則君子盡心之道也方今海內頂天立地男子復有幾人此語非門下前不敢道惟

執事者裁之

耿叔臺知府

大計時彼此以世嫌自引一相見而別嗟嗟孰謂染淨果一門心迹非二言乎嘗念公恂恂如處子而二千石治行爲天下第一漆雕開自信不過此乃眞信今世儒膏肓之疾全坐遺體而求用賤物而貴我王叔文之黨傾天下而其自名目曰伊周管葛日將與堯舜孔子之道足下以爲何如哉教來承已報滿今不賀足下衾裯知而賀世人知足下卓太傅顯而惆悵之吏勸此關于世道不淺淺也

郭華溪尚書

翁之得請也朝士藉藉言或曰是古所謂鼎彝寶玉可臥理坐鎮者或曰是病因思生思且不得則益病如

天子必欲終用翁則留之不如安之此兩言者顧不知有當于翁否乃其依依于老成出處如魚馬之宗龜龍無異指也傳車且發猶得聞金

玉之音先此報謝不一

劉肖華主事

僕之出山固知枘鑿難投然亦使天下知鄧通戲漢殿彌子駕君車有志之士決當鳴鼓而攻麽朱紫雅鄭終不淆淆耳小兒幷塲雖再黜落然鄙意原不急之有名弟重辜雅望爲愧耳

陶蘭亭主事

昨小兒信至道公數枉車騎于逆旅主人家而以不佞札戒不敢出迎蓋後生之分宜爾亦恐

人事一開端則他處更成葛藤非敢干足下相外也此兒于文字中嗜爲雨潛以此黜落然志嚮雅自爵然昨僕行時少年有勸僕避嫌無令就試者僕應之曰公卽不信我亦不信我兒耶丈夫上不愧天下不愧人乃恐自疑肝膽救懸鬼魅世界非所聞也僕身嘗恬淡之味知其最甘最美非同心不敢效之頃崛起大僚誠爲覥冐然亦以槁形灰念反得世名就列以來無一日不下簾而誦老子竊怯之狀雖不足自齒大

賢顧猶望吾公少師其意以處功名之間若豈事掣肘不妨明告當道別處其偃蹇齎結之狀再勿露之言色可也因書奉報聊附及此

顧冲菴巡撫

老兄一擔事精采便至此大司農加餉一事尚持兩端不識高明竟謂何又如調徵兇役等議既在急解倒懸則節省二字且當作按伏着數兄邊臣尤宜了此若規切上策不必有益而萬一意急轉飾事事掣肘則

弊爲矣司馬公筆削尊疏確有深意別劄論浙中舊事足見意氣今諸公已漸次登用而游揚二公則鐵中錚錚者承敎謹書之夾袋中矣

顧冲菴巡撫

日聞大軍出塞弟心壯之亦心憂之蓋千里襲兵兵家所忌也玆得敎將直抵堅城雖首酋未擒然所摧敗斬獲亦足以落氊裘之膽矣適本兵相見乃更以戒之不盡爲賀蓋大漠部落一滅一生其勢不可窮詰而兵拏不解亦非全遼

他日之利此至言也今稽額軍門覆以威德此始終勝筭在我豈可又自引無功以搖天子之心資少年之口卽有捷書聞願愼之于此黃公好謙而發其于不昧美乃匹夫之行非社稷之計矣惟高明裁之

顧冲菴巡撫

項者虜入非時將掩我不備而該邊倉卒應之如驅羊射隼千里不留行李寧遠眞百勝將矣而發蹤指示其誰之功也乃兩臺互相推獎交

武同心腕世但見廟堂即不能盡破常律爲徐
甫指敍功然定當刮目待之異時且以備邊才
督撫之任耳昔子貢贖人而辭賞孔子非之一
溫綸且下門下其毋獨爲君子可也

顧沖菴巡撫

此番開原捷聞後弟何勞過計猶慮彼醜卿憾
未肯革心茲得敎而後諸可知也然梟獍之性
自不可移使老兄與寧遠一裘足彼不醸酒相
虔則介馬內向矣兄不受報功此猶是婦人之

仁弟所不取今蜀撫又見疑紛紛喜事少年終
不肯以避寵避名倩人落得愈攪愈醉耳老兄
宜深悉此機餘不具言

顧沖菴巡撫

危邊創虜一可當千乃廟堂須賞每事從薄者
以成老兄之美而明人臣之義也弟倣羊故事
亦宜稍存介石若節不可訓後老兄自是莫勸
勤小讓亦莫屑屑沾謝則處人處已兩得之矣
遼塞此一舉也斥候遠而備禦嚴足稱全捷然
大疏乃故暴揚東境小失狀爲掩功張本而兼
又爲寧遠辭恩所謂欒武子讓其下皆讓此意
古矣

李寅城寧遠伯

敎來若以新命懇辭雅悉沖抱惟公累創百戰
張皇上卑朝廷甯恨無官可加猶推恩任子非
所宜勤小讓也賢子都督君一出在事屢立奇
功古稱于公世美于公家復見之矣并附以賀

王四槐副使

比遼陽保塞之功諸公不有歸之造物然
上且明見萬里賞不逾時勞謙終吉古人豈欺
我也

王雲遠巡撫

近者遼左之捷親係對壘堂堂二百年來所未
有門下指縱既效矣乃欲循墻而讓之不亦遠
乎是役也
上欣注特甚已趣紀功官上狀永平道自不嫌
一體敍錄也

郭希所御史

與公未嘗一面僕也物色籍籍閒忽忽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心都盡比者一官量移固知無當於賢者而僕竊以謂方今士風爛倒極矣且一鳴而暮三窟其銜目錙齒炎炎攘攘摠躁一日之進耳幸同志中有束修退守之士不動聲色以化之而不動聲色從氣節淘鍊中來者於今日救弊尤喫緊嗟嗟此非公僕且誰歸而又誰望也

西亭王府

不佞爵竊伏海境聞西亭翁之名二十年矣方今世語以翁爲劉子政後生然子政初典事尚方則以枕中鴻寶爲累而翁乃著書羽翼
聖言揚厲
祖德
天子即一日遡古初馳域外以安車致翁于金華石渠之間功業可勝道哉不佞爵猥以野狐涉世恐覆餗折軸有負神交乃來教弘獎過當非所敢承也使旋專此拜命之辱

龍斗垣布政

頭顱如此豈能復有所建立卯乃部性所近于磨樊粲充寡交絕游差足自勉而哆哆詣少年尚謂或可牢籠收拾於寬親一體之中每見元老未有不勸其書恐字百餘吃醋三十以成就休休斷斷人品而弟亦陰自點檢惟恐輕發一言以資口實而累相知也闡道鶩文春風發尚預防此輩瞯窺元老之門等跡以寄寄遠毋延

此爲人爲己兩得之道也恃兄一體之愛輒寄布腹心幸亮之

沈少河太常

老兄十年九列至是始得奉常抱蒲書而南也爵甚晚矣省舍無事可以柱笏望西山不佞爵嘗從劉司空受老子講義于其中而知老兄今日之適也輒附使者以復不宣

甘義麓祭酒

十年契濶兩地風波足下之久無書見抵也眞

累我形骸外耳不佞林居七年所受于師者極有維摩儒有文中子與物而來與物而去治身化俗具是矣其他自足下所知不敢復贅

沈少河太常

老兄借淮蔡爲喻信是良規然弟乃道人故于世久有向諫而無背攻庶幾一念至誠而諸公反據之爲懼真可笑可痛也若人臣少自能於上前事事順指則何求不得顧我輩差而不恐爲耳跳我之正以御彼之邪蒼蒼在上未必都

無記省聽之而已

王對滄兵道

不佞繫官萬里家鮮兄弟所有先人薄產遠寄海涯家人宗族皆在焉誠恐耳目不及易爲奸利官司或以不佞之故壅不上聞敢月昧布腹心于從者事無大小人無親疏幸一切以法裁之又並海居民頗爭魚鹽舟楫之利此尤非搢紳家所宜染指先詹事每諭諸宗以此爲第一義地方有司官所具聞也更望嚴爲體訪有犯者比齊民加等下情幸甚

吳小江摠督

別示營兵小訌此新帥鹵莽未信而然其取侮無足恤者第今將權旁落所在效尤恐江河瀉觴漸不可長已謀之司馬先調吳帥而復議處營兵亦若不爲此易將者于體面稍妥不識高明謂何

江蘗瀛御史

標兵小訌狀事端甚微且旋已就戢誠不足遽

聞于朝足下便宜寢罷此老成之見然近來驕兵鼓譟頗漸成風履霜堅冰防之宜早又如別揭所稱齋徒建旗稱亂雖事如兒戲而其究恐爲奸民作厲階疏到之日

上留覽彌日方下此亦非細故也

汪蘗瀛御史

向來弭盜先剿後撫此習者必然之畫也大亂餘斬級之勞開受降之路可謂擒縱在我有人不復反矣

徐孺東尚實

日于途中匆匆問使者治田方略迺使者不能詳也比入都問同省諸公始知京東一帶畸隴棊然功次可期月而望矣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今事既有緒從此便成游刃破竹不憂史阻第僕竊謂緊關在工費而廟堂方急財若倘內帑恐主者之難言也間私問元老則有在外關倉襍米可以那借候彼中撫按疏到必當有以奉報也

張弘軒巡撫

昨徐尚寶疏上弟固疑南農之未易招也閒頗効其私憂而尚寶以為將來必不患農之不至但患兵之敺農是或一見然必如來教乃可保月前兩全耳犬馬軀兩日間一疾甚狼狽草此不盡欲言

王雲逵巡撫

自水田議興群喙紛如至于今彌甚矣乃來教斷以小費不足妨大策卓然處便宜于募召[illegible]着之表使兵隨餉籌餉隨田補勉而卒之功次可期月而辦也聊効區區以復

王雲逵巡撫

三日前任直指已飛報南兵處分狀此肘腋之患門下且茹且吐陽開陰閉真得庖丁運刃之法而嚴裝且辦指揮決遣不以憂遺後人尤為奇也群狙倡首業有實證且明布大信以安反側擒者縱者俱無憾已朱帥之議調蚤已先得廟堂同然大疏不覆而下使疾雷不及掩耳此一動永靜一懲百戒術也他容面布先此以復

任正宇御史

手教中竟擒巨憝如振槁葉大威不怒大智不擾信哉法行之後恐反側子尚有一番危疑嚴霜膏雨不妨並用朱叅將以銖黍惜費失兵心今為官吏事則可為兵報讐則不可來教云安衆心全將體已先得同然矣

蹇理菴巡撫

先二日李震守備已密報臺下計擒南兵狀此

處女脫兎妙運在聲色之表蓋難言矣事已疾決廟堂亦自當以疾應何論之敢生朱忝將者弟向因疑其必不可留但處之太驟太重則似爲兵報讐殊非事體今從寬議調不惟本官心服且該營亦自帖然但又恐了實繁有徒法行之後尚似當若心安帖一番該營只欲當急補而不識何人堪任乞示之

塞理菴巡撫

用兵事向劇信于遼撫公今得彼相信則目前

縱有異同一手一足無能爲也大疏寓撫綏于鈴鍵之中大是喫緊第戚繼光一節不宜昌言若置帥出軍中則與唐之藩鎮何異縱有爲之作主者廟堂必不依阿善後二字太張皇此非平寇且先期不聞告變而突然有此亦朝聽所驚乞再斟酌何如

戚總兵

世語忌宿將擠擬部事不佞蓋嘗于林居時陰爲公解白而不敢告人今者鴟張蹛跡杯酒釋兵宿將從容進退之間屈指有幾而不佞顧獨恐方內多故恐未容公遂表東海耳若其他非所憂也

塞理菴巡撫

手教再辱豈不知臺下苦心第如此則明示督府異同之迹且薊道本自他人忝而我成其怨甫兵既歸服處而我引其辜不惟同事者生心而科中亦有所不安矣愚意必當安靜老成示之以無懼應之以無心可也

井紫亭御史

揭開諸文武品題軒輊俱已至當內已故已去應否追敘原無定規公自當以軍民口碑決之或者賞疑從重不失爲厚也塞下二公處置南兵一事用心最苦亦最危而世鮮有知者得公度外拈出尤感道義相信茲不復贅

張弘軒巡撫

輜重營不待充發即以四卒輔之蓋廷紳中已有議及此者至于收歛補餉以兵教兵則來教

更爲百全第將領官或尚可以隄防不關與出納否幸裁示不一

温一齋巡撫

汰兵豈人情所樂然門下爲之則如承蜩丈人自掇之而已三子除山陵事外終不敢訟其短人然隙雖成自古亦無絶人已甚之理尚當明告當事以謝始激之失計與諸成堂有同心共濟門下幸高明更裁敎之

倪前田主事

船政更張此清朝至美事亦至難事足下業承專委盤錯別罷故自裒然但中貴武弁紛紛必得且寬且緊以討磨之爲妙有如飛一辭
上前徐尚寶已事可鑒也幸愼之

徐華陽巡撫

敎來知採木平番漸次有緒天下之事豈不存乎其人哉兩寨破竹之勢度諸番可指麾而定獨未運之木已發之銀公私兩屬掣肘門下憂累方始適與寮長再三謀之姑爲裁數從容起運之策而未定也如何

徐華陽巡撫

屢佈人蜀後先尊木事也有胼胝櫛沐以日事于跕鳶落雁之間采芑之詩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謹持此爲今日頌已兩番客齒之勢危了用兵先其寬猶則自此遂無全夫人立所謂擒縱萬全終始一貫且計日而俟之耳臨敵重愼成功輕敵此不佞所聞于韓范者前啟中頗效區區不識將吏能仰體尊意否

何淵泉御史

涼山之役雖微有損傷然論者貞以道遠傳訛致多濫錄而其實
上未有成心也今一經足下虛心覆勘情理適中而事遂大定矣會廟堂且以公論行功足下手握鏡衡以古法薦賢之賞律之不知當何如也

徐華陽巡撫

再捷手敎知用兵方畧決可期月而就其[illegible]

懸釜底游魚倘眞能畏威請命天地之大也何所不容武侯七縱何遽不如斬馘功也

徐華陽巡撫

二寨凱聞丁門下危疢纔發硼耳讀敎乃推功首事道沖而用之不佞兹恍然自失矣諸鬱既氣奪議者謂宜乘其震怖急收之向來勦後行撫百舉百成幸門下之勿疑也瑆老密疏乃公中之恕而下吏有以奔趨得譴尤足風示百官敬服敬服赫直指非門下不能知之但移病而

遽乞休則頗駭觀聽當如來指議覆以成廟堂惜才之意耳

徐華陽巡撫

松州凱音到日不佞反覆大疏讀之益用兵甫三月逾而四十八寨建瓴破竹之勢類有鬼神矣叛番十九就撫何云多叛僕前所云乃慮將吏貪首功玉石俱碎耳

張弘軒巡撫

來教乃苦欲避逸而就勞辭內而處外益有古豪傑捐軀拯溺之思焉舊本兵執法之過不近人情致不爲上下所悅要之五味中亦須間用苦辣不可全以此老爲戒耳

赫衛陽御史

得華陽中丞書乃知積勞之後道體果甚攙削人生在世獨來獨往惟此一身豈有空華可以粘肉者五濁世界賢者誠不能人人悅之公義不食陶胡奴米則如僕等臨敢故人亦尚不乏行矣勉之毋遽作絕交論可耳

赫衛陽御史

丈夫從累刼來受此一身雖風波萬變留得此區區者爲息黥補劓之地安知塞上翁失馬是禍是福公尚能以修命勉人豈不能自勉造物小兒或故以此簸弄英雄若遂靡入其環中將使子桑王孫笑人程節推註誤可惜事後乃聞成都耿守亟稱其冤僕向日緒言有怯行賞勇議罰之慨公知其意乎往事不可及當無惜齒牙餘論爲公一紓憤懣于當事者之前耳

張弘軒巡撫

先嫂請卹寮長沉吟再三終不如少待之為穩
當所以然者葢因近各宗干請紛紛閤中專守
故事於
上前力爭若一奏討便破例則內中愈有辭矣
乞亮之幸甚

李對泉巡撫

承示晉宗訐奏事此關係紀綱縱其事直亦不
當以一人傷大體況

晉王賢譽素孚可不為之一主持乎賑銀既處
以補欠祿當早奏聞使
旨從中下方服其心有如事久不決先入刁宗
之言則難為矣

毛文源御史

近來所在群宗專以刼脅諸司撼搖朝聽為事
上好察邇言多所含茹今日早朝又有周府宗
室大聲于午門稱冤此風洶洶當為亂階若老
兄審知晉王之賢而原訐人之無狀決當追究

主使從實奏聞使
明主時時覺悟此等情狀杜偏聽伸吏法于治
安非小補也

徐文江御史

豪宗無狀乃服心隱憂近來內意稍事姑息千
釣之重加銖兩而移可不畏哉來教具悉老成
長慮方與寮長議所以旋斡其間者必得彼中
潛弭十六七而後廟堂可斷守十二三耳

王鳳洲侍郎

老母送人歸後又有書奉報矣頃傳
旨責十三省贓罰閣臣為之惶悚數日連名具
奏以去就爭之大畧言四方大災此時但宜發
內帑以賑民豈有反查民間額外之銀以足國
者若必不得已寧可臣等盡辭俸薪必不忍為
誤國殃民之事也奏入次日
上忽下手札諭四臣盡從票擬弟不覺為之感
涕將來君臣之間必能終美却不得悻悻以母
老不樂就養作題而又恐老人行與難阻反稽

恩之遂成中消肖火之疾丈夫一出山雖不能
十分有益于國然已極盡忠告不可而止將來
更難得好事機好時光如何如何

沈練城巡撫

弟今者卒遂自雲悲纏黃鳥向乎乎云吾已知
其不如賤但不知久何如生剌弟愚不練事要
之君臣朋友開誠心見誠直自謂可質天地而
亦幸寮長虛懷舍已甘苦相關其入叔後專徃
徃
旨出禁中頗費斡旋然
上實有聖人之資發言措意皆依于天理而左
右輔導之所不能及者閣臣未嘗不徃復宛轉
而流涕也溫室之樹不敢向人言所謂自苦自
知耳

王雲逵巡撫

危邊恩澤之命本之自
天子聖仁饑溺由已而黃沙番白之骨獲幸以
顯呼上聞沐浴天澤則非門下血誠苦語誰爲

感動者大疏推
主恩勵士氣非常之功欒武子且讓而况其下
者乎不佞茲儼然拜命有餘愧矣

顧冲菴巡撫

遼左加餉之命本之自
天子聖仁明見萬里念軫匹夫而鵝頭雉尾之
間自一二左右未有敢造膝先請者非老兄血
誠苦語誰爲感動哉來教并示謝疏草摘寫三
單挾纊距躍之狀不惟忠義藹然而文字亦當
爲國朝第一三寮欽祗更讀蓋惟恐其盡矣別
論補餉通融之說無念不盡司農詳愼識大體
將來必有以相濟不相忤也

顧冲菴巡撫

方今爲遼人計一粒一絲總是恩澤貢金既屬
可省
明主自當垂聽耳外論開禁一節彼空言德我
其實阻之老丈暫勿與爭事量彼量已明立限
以人入我塚中亦急救一奇也弟禁開之後

恐東人逐利勢若卷錫可得自由否乞再深思之若市羅兩事一禁一不禁決可經久則作速上請不妨弟輩須教來奉行耳

曹如川巡撫

捧續教知莊抄二酋徒帳本情慰甚慰甚揚直指疏中云云雖不無少過然決犬虜情實以發揮邊臣之勞老丈姑取節焉可爾邢憲使弟所深知已為游揚諸公間然我輩為國急才豈合使叔向知有祁奚老兄既以此君為不腎則當少示意指令其執謙養晦以需大用可耳

塞理菴巡撫

黑谷溝之警先此既以實聞且主客將皆得重劾于臺下風裁亦足矣惟是小酋賞後無聊之計必且日日事生此法所謂窮寇利于深圖而不利于急攻言官之激昂韓府之持重兩不相悖也

塞理菴巡撫

示當閲邊似已非一次矣據報則月明賊來之期我兵已先為哨備而復有此失該邊將領難委所逃責也

塞理菴巡撫

承揭示預借倉儲改給本色所謂拯溺救焚與不及綦者也外會疏五事其四事皆夷丘塡澗因其固有其一事乃操券待責亦非索其本無但不審大農肯作主否相見當即以來指委曲為言備查該鎮餉額舊止二十餘萬而今近至一百六十餘萬此極重之勢將來必不可議增

當事者方有損薊益遼之說愚竊謂遼自當益薊則難損若薊復望為遼之益則物聽全驚誰能任之幸客會制府共領此意

塞理菴巡撫

來諭云云昨督臺已先示及匆匆莞之對大指幸與尊見畧同但自不開增賞之議此發自何人豈有方赦其罪而反加其賞者若此議未息老丈不妨力爭本兵當自能為作主也

顧冲菴巡撫

手劄到日僕與三寮長流涕讀之蒼天蒼天也
何使老兄愁窘䩕䩕一至此也　山陝告災之
章及宮中
聖人重索之命同日下部不惟司農難而弟也
恤緯之嫠幾欲自燔臂以分痛柰何哉𧷐賑加
餼勢不得不就中通融老兄茹淡飯以謝文靖
作用高詠浩浩洪流則人心自定而天意必亦
可回也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三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四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朱肖巖太常

不佞爵竊嘗謂古先進之風邈矣當道者議取
舍於今日與其斤斤抑浮剷競不若求所謂真
恬退者用之而真恬退未易言也不規世名亦
不薄世名以窮通為寒暑之序乃名教中之道
遥與乎雎盱標榜捷徑終南者蓋今廟堂物色
得門下而門下之幡然一出也真不佞所謂其
人哉神交已久至是一聞音聲私喜誠幸願來
箋尚自悔道蹤之未密而以齒力向衰為懼若
然則東方朝隱貢生晚遇古人不足為矣努力
清時不佞是且以伴食之間順風而請

許益齋巡撫

省教知礦徒兎解具見經畧其河南撫臺推辨
事情不佞微聞之乃止以嫁禍為嫌而未嘗執
認河南之無賊也此公事小異同幸彼此部內

各晏然可以忘言矣外諭市米艱難狀計曹自應曲處此復

袁洪溪巡撫

項礦徒事發山西報至不佞偶思爲三察長言疑其影響隨於許中丞報書中稍示之意勸毋過爲張皇既而事果紛紛至此輕率之咎當自有歸門下執實御虛其權在我固無足以較計口舌多煩朝聽也

許益齋巡撫

該省啼飢之狀亦既危且棘矣

明主聖仁無不留意但適會四方災疏輻湊待命此時勢不得全仰太倉門下且隨事補苴則廟堂當有任其責者礦徒既散門下及以此時行不言之教處無爲之事天下若雲夢豈海若而已

吳小江總督

海徒喙駭之後人情第見已然則以爲釜魚幕燕制命自我豈知其中容不得一分亂心來教所謂以威助撫以撫全威百全之計也仂勞將吏自應疏錄門下勞謙推指則廟堂所備悉而非不佞所敢與聞也

李對泉巡撫

東昌盜案至是始聞其眞蚩蚩狡童雖自投天網然萬一倭不先駭事出不意枯木朽株盡爲難矣盜徒論斬似已盡法我朝原不輕用參夷之刑此自在門下酌量罪疑從輕可也

賈石葵巡撫

東鄰狂謀幸而早發又幸比壤先爲屏火之慮

無揭竿相應者辰下當無他虞其庸縱縣官能經奏處則就中能奉法者或亦當稍爲激勸也

袁洪溪巡撫

承劄示彰德等處僞檄此飢民借之要市有司幕府以靜制動無足慮者第東昌適亦有報至發謀舉事之人見在擒獲兩省接境未必盡係虛聲惟執事者深圖而亟弭之幸甚

楊益所侍御

接見兵部覆河西添城之疏正憂念中會又接手教乃知河東形勢亦復成累卵此哲士之先機也問之廷論伏讀一過隨白寮長與部中詳議覆行矣

張弘軒巡撫

修邊之苦身屬耳垣外非一日矣大教乃良醫視病急則治標不知向來諸公何以久而諱之又不知舊墻果可捍虜否本築新墻因舊墻拆料之便先修舊墻漸修新墻不知財力可兩顧

否又不知遂可兼新仍舊否幸詳示之

韓明宇巡撫

承示城垣議草此王業始基之地僉謀叶卜之舉而門下以析東定論反覆千言足令禨祥小臣結舌退步大疏已下部
上特以城工重大諭揭詳議可否不審部竟何如然門下赤忠耿耿
祖宗寔式靈之矣

鄧純吾按臺

適見北來人有傳敝鄉秋潦者爲之驚惋得教乃知海濱得患最劇不佞私爲桑梓終歲憂公爲明臺旰食憂念何能煖席卧矣今歲四方報飢獨蘇松未至恐廟堂更以爲樂土百需愈急今幸明臺拮出一番縱不得度外恩卹或亦可少分大海之潤也

楊衡湘知縣

浹年兩度相見意落落如此雖苦法縛亦由其精神衰短不能於賢愚疎戚中提撕了照一番

泛泛然而應泛泛然而辭古之三吐三握者竟何人也教來承巳報三載治狀禾黍被野鴻雁來庭單父鳴琴之理豈復過是詔徵近矣願請其緒餘以爲天下方今世風國是雖小見清楚而九尾三窟營營之黨尚何天下有非常以伎少年血氣未定之舌此足下他日憂也

陶蘭亭主事

捧續教乃見公之氣平而心虛方是學問得力處僕頃卒業文中子言好成者敗之本願廣者

秩之道人才如公乃千里之駒鳴鸞按轡而行何患不進猝有銜決抗首以馳於斧星駭電之間朽木朽株盡爲難矣執手有期餘誠自當口佈不一

杜角齋給事

比者朴陽禁防不翅三令五申而猶有狡獪倖月如大揭中所陳僕嘗謂方今天下之患不在小人之奸亂而在君子之無恥事如此類恐尚當小懲大戒亦訓俗作人之一機也

舒中陽巡撫

屬者禮闈之役不佞弟自詭當表望影蕩蕩不足以塞責乃不意賢子俛而入其殼中又幸而主上神聖閱次手扳使劉黄正言一日而令長安爭貴昜奕如兄家者不省過庭之訓何修而得此捧教乃殷勤辱收世誼且欣且愧之矣

王鳳洲侍郎

非病了却場事雖得同鄉三人而賢子卷竟落四房高先生之手是穮是袞不患無豐年也今廷試第一原閣下所擬其他皆上親改以第三爲第二第十爲第三歙縣所讀竟落傳臚可歎然舒生實是奇才方進時元老直加議定而恐有姤婦之嫌故不敢擬前上眞天人也英英明斷召對之際藹然念及民瘼眞是可喜耳

王麟洲學憲

出會場三日戴星入朝秉燭見客不曾喫一筯安閑飯人生貴適意耳如此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上聖德日進頗亦肯擇用四臣咨規建儲一疏乃將順中之防閑箸之至熟事已報允而書生不曉着數紛紛露章遂令閣部未敢復詭又徐尚寶雖眞實任事而竟亦爲流言役沮弟居常對客每歎服李文靖之先見有以也

張弘軒巡撫

伏惟節旋彌月急趨簡書虎節熊旗寄北門之鎖鑰棠陰桑雨騰南國之謳謠弟也雖捧轂無

從樞衣在遠翹首見平塵之下有傳呼郭令公
來者此時兒女之情都爲意氣風雨夢思若在
朝夕矣因書報使尚容專賀不宣

王鳳洲侍郎

小奴家來書與萬里若面也城居安便且時用
小葷亦莽年調理之必不可已者聞之殊慰含
弟之病聞已成痼必不可起毋兒既不在前而
小兒又不審能支持湯藥否世間最苦惟有死
別生離而不肖一身當之吾兄謂吾宜如何處

也連日行坐涕洟眼枯見血而天地終似無情
小疏已上不聽即欲再舉而
皇上忽遣王醫官來看弟以爲閣臣恩典故事
耳晌午後
上方侍宴兩
聖母前不知因何想起三遣中使至會極門討
太醫院看病回話本此非好消息必是疑我詐
託探虛實耳然據此則葛藤粘手豈得便洒脫
也昔人稱貴不如賤生不如死及今信其實然
耳千錯萬錯悔不當初裂冠毀冕絕人逃世丈
夫既失身苦海而些少幹得國家將來猶尚可
以籍口弟觀萬象雖目前洶洶小定而
上好獨斷閣臣僅能支吾外廷而於格心功夫
杳然無着腳處又各宮川度浩穰羣吏挾賞喧
嚚秀才民本根蔓到底弟駑馬病櫟豈能復攖
嘗其間哉心事匆匆諸不及細復

張陽和侍讀

出山經歲頗怪公無一字相聞得教殊感僕年

來與世法家難無所不盡先弟夭絕亦知數莫
可爲但幸以足下之甚容得寡母孤男臨榻一
訣臨哭一慟或亦可藉口萬分之一而鬼神終
妬而奪之冥冥之中非不肖一出負之而誰也
明主在上何敢愛死惟是　市
朝而平生所相與同志切磋者高之亡于青天
畀之入于潢汙僕也罔信京歌誰爲鍾子足下
且責以鬥鼻之事豈不痛哉扇指援琴有日願
及以壯年一出報

主僕病擔之人跂而求代即其他無可爲足下道者矣

徐華陽巡撫

亡弟無婦無子又無年來教所謂不朽安在朝菌蟪蛄其有遐乎言之重以憤痛

曾景默巡撫

別札追念亡弟令人感泣亡弟刻苦一生死之日一無所盡僕也鶺鴒之淚幾乎洒竹成斑努母子更相慰籍于旅館寒燈之下此豈復能爲久計也

林壁峯尚書

爵域外野狐再褱章服然亦謂遽廬之下一託宿則去之豈遂乃縻縶至今日家慈老矣一弟又夭老先生其亦閔衞天三章爲我流涕否天下事正可爲亦正可憂爵氣力已竭且樂天下賢者以弛擔而逃責焉幸老先生毋忘世亦復毋忘我爵比叨塲事滕瞀張鶺幸而賢子入其彀中世誼蟬聯差足藉手但掄材得失非特鏡反難照乃亦造物主之無所辱盛獎已謹此謝復

王環伊副使

不佞頃之三章叶天吉氣日盡内批省自上從稿而閤中票行嚴諭在前不敢再有所請已于十五日會朝矣憝公千中憂懸阻此以謝

赫衛陽御史

醜顏伴食冉冉涉秋乃顧以物情喜事家故縈愫焉馬在軒理必不久皆嘗謂大臣有伯夷之清然後朝廷得其用察吏師其風諸葛氏以嚴

治蜀當時止以誠心公道不顧成敗利鈍爲功業之本公已由其道顧反虞其害耶二大揭議謹領教矣

吳翼雲給事

大疏切中時宜該曹據理議覆訪察一事據臺長之說則謂遂當停罷而他議者微有異同僕竊謂縱不竟罷亦當暫禁數年使窩訪買訪者行險僥倖之機稍戢而後間一舉行於臺察之

風力自在也高明以謂何如

黃貞所御史

近者閣部
建儲一疏乃激于流議其實
上意無他也想批劄傳到貴臺當自了了矣冊
妃據先朝故事原不爲
建儲作地無可疑者大疏具見忠悃然亦望細
察宮中要領萬一遠聽不眞恐更生他說不可
不慎也

趙瀫陽侍郎

別札謂日讀案頭書不審何書也俗儒龐訶上
古迂事恐徒亂人意智不如趂此清閒一考我
朝家法治法近以時事質之紛更孰與守成馳
騖孰與䋎幅使得失理亂之機了了而將來大
用爲益裕耳弟今日悔不早從事于此臨事茫
然轉成愧歎如教中所稱震宮兩大憂反覆思
之畢竟無補天下手處而又何可寘寘伴食坐
爲太倉鼠也高潔恬退談何容易乃不佞所規
弛擔栩栩之適耳老丈莫深望莫遠引天下事
自知自爲之可也

楊漸川尚書

明主眷思舊德就家徵拜同朝同里陪末議而
望下風者不啻如星雲之瑞世鸞鵠之儀庭而
大疏堅辭雅志若此弟
主恩在上公論在下弟其敢以桑梓私情不成
廟堂之美哉趣裝行矣鳳洲定宇諸鄉紳彈結
一時不患無與言者并謝勸駕

周山泉巡撫

弟入夏來老衰種種盡見餌參至一日九錢素
不能飲而每起進燒酒三杯方得寢老兄知其
所以然乎蓋家國繁憂死生別緒壘塊胸中積
而不能散故也尚何言壽前書士習之說反覆
思之此非法令能禁意色可轉除是尊顯朴實
恬退之人立標示影方曉趨避耳而此機廟堂
似未着緊兄謂何如

吳鳳麓郎中

吾丈手挈完器付之後生龍蟄蠖屈何求而不得彼哓哓姤且嗔者信妄矣僕哓哓爭之亦妄也足下復哓哓託知巳於僕亦妄也僕會當返屠羊之圻與足下相見一了當妄耳

部文川總制

捧教有東套二虜聚攻塞刺事又有生番盜殺官通事塞上紛紛多故矣然我中機宜總不出文告武備二端而撑將尤其至急者廟堂直聽便宜於翁耳全陝向傳二水大發使人憂煩救荒良吏在今日爲應病之藥誠當亟爲優處也

何心泉副都

別示士風雖運會湊合然寔由生等避權畏事之過門下以此見疑誰敢自信嗟嗟今之建言者即盡取若輩七寶莊嚴之亦費得朝廷幾許官爵乃喫緊最苦而最難羅絡者中間又有等不逆詐之君子未練事之書生此不佞等當事之所以難也我輩今只講明大學秦誓章所容必在彥聖有技使君子之義常伸而放流娟疾一節姑在所緩異時事到歸結地小人不信君子必信之朋友不信鬼神必信之然不佞雖知其如此而齒衰病甚不能爲翁等執鞭矣

王雲逵巡撫

墻子嶺事始而上壘人聞者綜覈之嚴也繼而俯從部擬者包荒之恕也行君如此不佞等敢私威福其間哉折膠偷期邊情孔棘別諭屬夷威喝之聲未可盡信然封狐九尾出沒難防不妨多算多備使萬全在我可耳

曹如川巡撫

承示莊虜之苦番吉虜之求市恩威操縱已各得所惟適者失事重大丑之厚贖不足以償辱須得一大創爲快但火丙二酋語雖云云恐尚有唇齒之戀令遂仗之擐甲胄爲我前行恐萬全未可量也幸深思之

孫濬西御史

淵乎深哉臺下之緩刑一疏也蓋留中不發者累日生等但惕厲疑恐愛莫能助而及會衡岳雲開萬姓鼓舞古云至誠感神蓋其然乎

鄒純吾按臺

振救需以王朱二中丞事深思歷算務求萬全蓋門下之惜才有加於不佞者非直二氏子孫世世鏤骨之感也先是王麟洲齋捧來京以乃兄之命及此察長謂事出自私請有礙覆題不若聽命於兩臺既而朱之裔孫鶉衣袖疏草并

鄉先達薦書來見尤慘痛可憐僕與察長各助之還鄉之資許爲先容臺下故前啓目昧有所陳請今奉來教隨於察長謀之但得地方公論有據則該曹覆可似無難者然不佞乃鄉人何敢强聒乞再訪之蓋棺月旦知臺下必踴躍於此舉也

王古林巡撫

榮代且邇地方賢否諸疏不佞不敢越俎而謀第蘇郡有朱秋崖王思質之寃死當追卹松郡有陸平泉之隱望當特薦而巖下遺才如支兵憲未經表章者似亦當拈出此月旦公評恃雅卿附及之

鄒純吾按臺

別札八款鑿鑿破的使來議盡行將東南百世利之豈直數年耳已戶曹加派一節雖似發明趙宫庶之意而詞旋自長理無再格王朱二公入條陳中陸宗伯待卹薦優敘尤愛不佞向止知爲地方先達計而不知爲臺下計愧服愧服

弇州兄弟昨日有書來云從明公所見僕手書勤勤齒謝僕一生薦人未嘗使人知此更似增道人一重公案矣皇恐皇恐前院請優崇陸宗伯疏部中久未覆者蓋尚有望其再出之意今事更數年不如就林下表章之可以訓俗耳高明裁之

王古林巡撫

敝地方虛報錢糧昨已會計曹講通而後行催乃兩端支吾之討今得臺下更發揮一番人心

愈安矣王司馬與朱秋崖事體略同僕曾囑兩
臺一體具奏今得來教于條陳中叙及形迹渾
融尤見公道非思慮所及也謹此再爲鄉先達
叩首

賈春容巡撫

頃之會典告成不佞不復專辭而藉口于必不
受命之閣長蓋不惟欲逃濫恩之愧且兼欲逃
辭恩之名門下望而知其至誠已尚足煩枉賀
耶伏惟照原

姜鳳阿尚書

公劄外又兩辱教函首以書成近事彌氣此未
爲深知僕者僕居常竊嘆閣臣起廢爲累世弟
一皇恐事然前輩所以因循者子產立公孫洩
之義雖以王文恪之賢而一歲再遷至今尚爲
口實僕初入閣門自罷報功報捷陞叙既倡此
端則今日便當充類至盡豈可冒昧也一階粘
帶尚有餘慙老丈復何以賀爲也

陸五臺尚書

王給事有志有才能自立而自知僕向者一入
朝房首倡胡憊一家之論豈有不傾心推轂者
但近來佐管枚前有一人同官衆人引當今日
見親則明日又尋題目自解嗟嗟此我輩所以
目抱漢唐二季之憂者也今鳳阿又彼諭傳聞
又有所受之我輩誠不能剖剪不能持尚爲用
彼相裁綢繆牖戶敢不承教但不肯得其體未
得其用知自守不知防人須紙鼠見聞廣壯
竟當少展布於世莫學區區籠下作楓爲已

黃貞所御史

前司空自以慈寧管工勤敏爲
上所特注全不關左右論者殊未察此然臨了
一許便掃地矣馬選郎之事寮長苦心萬千不
敢訟言歸過于
上幸
上自發憤于召見語聞中外而縉紳開始知從
前揣摩一毫不着反有詭生等包荒太過者信
乎當事之難也

賈石葵巡撫

雲南已故進士顧紳萬里輿尸極艱極苦即日假道貴部不識可於公文數外稍爲優處給夫否會以同榜諸生之請輒爲一言知門下施恩何嘗無煩多贅也

郭希所御史

門下素心玄覽僕久聞之豈以一官冷煖爲重輕哉所謂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此難爲諂諂者道也方今士行以好詐奸進奸亂爲第一

惡俗門下試以此提衡稍誘進朴木堅忍不恬聲利者庶靡靡鄭衛有還淳之日乎因耆寓謝輒以此請教

朱貞石掌科

保荒一疏云云言言中窾其最快人意者閣中正有客揭進規指與兄同而兄發自遠不嫌附和

主上聖明或以此卜人心同然賜聽轉圜不可知也教中疑進言被言兩未盡善不佞請銘之盤凡客至則以示之若精純粹白之褒以俟後之君子

梅鶴洲總督

外示虜中同氣推刃自來胡運之衰未有不起於內擾者漢之呼韓唐之頡利是已第今日塞內饑窘非漢唐全盛之時幸執事者小喜益戒可矣

曹如川巡撫

古之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今其効見已省教

用恩撫於戰掣之後此佝僂承蜩狙公賦芧之餘術也雖然處強者利用戒自古記之矣

許益齋巡撫

承示虜中新耗頗聞教矣自來東西兩鎮血脉不貫傳聞不實據薊鎮所稱縱有其理未必有其形今第可檄本酋使遠於避嫌而其他往來祭賽等事似不必盡繩以中國之法也

梅鶴洲總督

承示西塞斬獲狀此彼驕我奮皆門下以氣倡

之氣既勝則漸可用已蘇子所謂乘戰之後以
用和方今西事計無出此獨欵虜大部小小騷
軼則其勢不可以兵驅而可以辭屈今門下已
試用祖公賦芧之術而効請更愼其後耳儒帥
如所聞豈得不急易併此附復

鄭範溪總督

伏捧績教乃具悉翁前語僕所謂虛聲兩聽之
者辰下且馳咫尺之書累板升儀叛乞降之狀
使虜中自行安斡而我權衡來與御之間毋迫

而距毋望而許倘亦可以借前箸一籌乎古豪
傑舉事且不論成敗何論譽誹斷而敢行鬼神
避之矣

龔月池御史

巡差夙弊非公不能言之亦非今日之政府不
能主之要之據法覈議毋深累前官則又正直
中之忠厚也

蔣曾山參議

伏讀歸養大疏陳議凜然廟堂不忍奪公至情

而復重違粵中借寇之意用是踟躕久之始得
報允僕亦人子也能無戚戚心動哉今朝士有
謂王陽思李客詐流波靡靡僕乃須以一葦障
之齒舌腐矣而不能早脫于世網今兩疏氣盡
凡丐門下餘勇不識何以教之

李寅城寧遠伯

天子以全遼付公雖謗書十至決不爲動而賢
子禮節微嫌亦自暴明不足爲公累也危邊積
苦生等豈不相念但

主恩如此亦自直得公枕戈卧甲以先子弟毋
更煩來章矣

宋可泉撫臺

錢糧積逋在往時誠多大姓乾沒今亦未盡然
要之在有司催徵有方緩急得所使民知該年
公賦之外佐貳吏胥皂快人等更不得上下其
手横索一錢如此而不襁負輦輸者未之有也
閩明臺已行撤清查兼揭示應徵應免類數小
民歡聲載塗和氣所感今年可望有秋矣但往

保官必須得與委曲題開方可責之安心辦職
今
王上夔軫元元千載一時明禧即有便宜不惜
借籌
上前為百億請命可也俗編簡要之法止是先
事今名實老議定而官府折衷其間庶無大謬
亦幸明臺公正深燭奸巧之弊而毋乎臨期僉
議則吏之賢否民之利病皆可參伍而得之矣
謹此復

郝元洲給事

士風在今日真拉攞壞盡別作一口舌戰場盖
不佞十年前猶見弟子事師長部民畏有司下
吏憚上官新進推前輩今轉眼蕩然而有識者
將不為痛哭流涕耶來揭在公入省為第一疏
在國家為治安第一義不佞會當趣主者從實
奉行矣

郭似菴宮保

方今海內有衛武公而後生小子之未能盡識
也則借重廟堂隆賢優老盛典以私淑風采之
萬一而翁臺金玉之音亦能不我遐遺厚之至
再者翁老年明上下虛佇良規翁臺須暢抗節
即不屑為鄭潞之事可弟云朝無闕政猥小補
太平而已哉適賢孫見謁又為信藍田有種因
書報命併刻嶺往不宣

郭東野相公

台問盛典故事自撫按其題今務議内垣降吉
中禁備物備數易奕前古此皆由老先生道襲

氣丹守握斗維鶴在陰而聲聞珠雖藏而澤媚
上壽全福顯名厚寵褎然為國華世瑞豈偶然
哉爵仕在下僅但有藉于為宗社賀為中州川
嶽賀而廟堂未議則固非鄙冗所敢與聞也茲
承輸儀枉謝非所敢當謹倚枕代叩為一荒遽
不莊

余中宇大理

頃之廷尉借推漸為樞筦階梯僕嘗謂功名之
際惟賢者不求人而人自求之今老丈與朱太

僕公是也大揭所陳並係衙門喫緊事宜該曹自當一一奉行令叔祖見用公僕未識其面而陰服其人先爵在上若萬一更有媢夫齮及者僕當毓身保之此天下任事任怨吏緇衣之好誰無辰務老丈請高枕無虞其他也草此佈復不盡

張肖岑郎中

先文毅公知不肖最深嘗江陵之在閣也所推轂起用者止不肖一人而爲大璫所格今已勒石表墓諸所聞見悉從實錄蓋詞筆腐弱而所以報知已者忠也顓此報命之辱

張象川僉事

老丈盤桓外藩冲然泊然處功名之會此眞可以愧世之呼盧博場雙足岐路者萬里騄騏契濶無涯之戀何以見慰詩有之矣誰謂河遠跂予望之[illegible]之謂也

西亭王府

大稿與丹扆元規萬世治平之[illegible]世宗學備重不獨以藝文蓋景行行止率薄鎭嚚端有賴焉翁之道不行于朝而行于家足以不朽已謹謝教

姜養冲郎中

足下行久安所聞委巷之語雖然端倪誠有之僕等非婦人終不爲三至一投杼也教中云云縉紳已了知意指而莫敢訟言會得王司馬疏公論稍出然小人醜正洩憤不得之于地上則必欲得之地下險哉世道眞可憂矣痰瘠滿身投得一逋逃主便仰射天而俯畫地見謂氣節嗟乎嗟乎此不佞所以勸老任爲腹不爲目爲舌不爲齒蓋鎭萬物以無名之朴今時則當然矣歸見尊大人試以愚言質之謂何相望日遠臨書但有瞻戀

王嶰竹副使

輸誨畢竟似以僕之倦游專爲避謗僕雖褊心何至忍以老母疾病不行自爲解縛計耶凡吾輩告君之言不可告朋友即屬欺心心苟欺而

何以禁人之昧心見指也不緇不磷自非聖人何能免此今公言能自信不緇磷矣能拖泥帶水自托于青天白日耶隨遇觀化談何容易幸公爲我更思其次者尊劄誤投穎老函中怪其稱引不類傳授讀之始知兩札皆爲僕特裁而三老且因此見公道誠淵猷爲之傾嘆至于貴部綰轂華夷廟堂誠可而用之不必煩問道于盲也

王珍齋運使

别示鹽課三難皆鑿鑿中窾而溯歸改隷之説則河東所諱言老丈論利害不論爾我足見至公便當轉達大司農計議歸一以報也

王麟洲提學

忙忙歲月不覺又是新年至如當官好惡不擬遂頁如來夫青天白日之下若必欲盡倒生平脅肩諂笑簇擁衆傀儡登場則弟也今生已矣請討來生别闕一付李林甫面皮却與此輩周旋亦落得遺臭萬年耳

謝賀生

生辰稱賀禮久不行矧不佞神理降罰一身無餘而尚有可靦顏觴祝徼覬後祿者乎抑聞諸古有以范蠡鴟夷圖爲上壽之儀者公之相知獨未了此耳

王鳳洲侍郎

主上聰明日進章奏無所不覽齋居所爾葷酒不御者彌旬眞盛德事趙宫庶畢竟高明服前靠此一人爲直臣爭氣耳

沈蛟門禮侍

主上率羣臣步禱焦勞彌月矣而和氣未回如僕者處位非據向隅失所皆足以召灾而來教顧反以霖雨爲屬何其戾也事已至此敢有他計第恐

上神聖而下不能承凡等操左券而僕不能償終爲知巳玷耳

葉龍潭兵備

方今邊境漸多事足下用周官之法修公輸之

械雖幡鼓未交而魚麗偃月之形成矣方司馬之上狀也以爲優賞非所以厲君子獨有發中之命閫外夷章一番使人人知良工之苦心爲足以相重耳然此豈直爲足下哉丈夫意氣相勗何言謝也京邊積弊使人刺心今堅牢重難者姑未可造次至于軍營火器則力自可辦會當與兩曹十議者言使爲綢繆思慮之得力耳今世第爲利于空文跛還於俳言廼足下一受成事遂思老于其局終身不從豪傑使佩固豈

在鉏力尺寸間哉嘆服嘆服

蕭念渠巡撫

承示莽酋云云此不惟明見夷情亦慮深國體僕以爲莽與車里强弱不論也但車里等部使其攜而向我我自足以制莽今無故入其影響之詞而先賞以要之操縱之權反聽于彼猶謂國有人乎門下策之甚當仍請遍告當道毋爲諸鎮所惑可也

蕭念渠巡撫

論安酋者以其力勢變詐自託内黨謂吏不能制若是則吏且自伏其短而暴彼之長矣徒空言勦之盛氣挑之何爲哉門下老成深算懷賜梟以好音並生此條復生其計必無出此統績二部彼此其就之跡昔于中國無大緊關但使馭御在我指麾隨意可也水從介在苗壤當爲亭給前言已後稍簡能吏處之此後

鄭慕塘參議

安酋既悔過便可因而收之遡來此前川文吏

太苛蠱驅入内黨今當勸兩臺以操縱法待之耳

鄭慕塘參議

安酋本非孝子順孫而近且縮結中黨尾狐首鼠甚自得也然不佞已逆其志在報我不在勝我正當因而御之且操且縱勿遲勿攜此安遠邊全國體之上畧也不相見久僕二毛已種種矣而世緣不了比且用叨濫加恩彌益罪業提耳良規惟台臺是望便中幸不惜嗣音

蕭念渠巡撫

苗夷如怒獸自昔而然來教所謂治以不治乃千古公案至如安酋之狡猾則門下旣耳而目之但有舉動深其機牙而勿示以辭色不然戢威未加而彼聞已入矣不可不長慮也

蕭念渠巡撫

貴陽灾報向所未聞得教惻然上官中有張氏一門者捐穀較多民受其惠而但請爲伊父乞封無他覬欲此尤當深嘉而與其進也

蕭念渠巡撫

昨日又與毛道長面相浴畫乃知建州一事于安酋原無不便游詞譸張意在持吏長短威嚇上下耳近新奉嚴旨禁飾角距小損門下及以此時行之無不如志也

顧冲菴巡撫

開原道處分自出宸斷彼時與徐華陽之旨俱下而省中少年已嘖嘖有議言上遂爲之動幸而天扶正直此中風浪已平但不知開原逮至如何事旣如此若便作兒婦人不忍態則反爲羣小所窺若復作小丈夫悻悻態則反爲英雄所笑想已具引罪一疏詞氣之間亦當略言該鎭未嘗失事原不宜逮開原與閤疏相應若過自推屈則將來邊臣不任事撫按怕叅官關係不小小也

顧冲菴巡撫

昨申救開原一疏已得溫旨爲開原留活路矣然我怏愈孤彼驕愈狠鎭撫司招詞言伏弩使人痛恨我輩又方在苦心饒舌間天但祚丈必無他事耳正作啓間今日陳疏到又得手教容且從容伺上意何如別有咨報也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四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五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寳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撥寅所尚書

僕彈冠始登原不擬遂以優賢憲老故事處翁今雲臥方酣蒲輪未就卒物者無所恭聲光寓物色徒幸邸家敦禮其所得辭使前史相傳知荊陽孤竹之後猶有陟瞻遐舉表章聖代者乃翁與陸宗伯叢皇枕上不知視此何如哉大疏陳謝禮則宜之省闥賛員樂覩盛美敢附以謝

林玉吾叅政

未得教前詹僉臺極言司道權輕之弊方欲痛改茲一番足下信已而行無所復慮矣別論大悉社稷遠憂調停之說乃宋時亂本然在今日先着已差浮競方長卒卒豈能挽回之惟在就氣節中辯別孰真孰假真者信之不得不遇處之不得不優若一切兩可于不狂不狷且信且疑之間則又落調停之說矣高明謂何僕出山碌碌惟是秉彝好惡不敢一毫負知己救過最藥願續聞之

陸五臺尚書

教中虛靜寬弘持平守正八字謹已鐫骨豈但書紳僕本從混沌中出頭卒卒未曉人情機械故向來遇事激昂誠有之今所見所聞益覺滿氣亦益平自詭決能從事于老兄之語矣乃灼見近來新局必不容賢者為我輩之用如文嶺鄒等足跡未移此時已有讒言入耳翁試驗之何如翁所謂曲成攝受弟于此儘盡心雖高槃昭王臺遂讓虞卿印僕所願也今江陵之黨公然醜面對人亦將托氣節以自固而翁且望其愧悔天下之勢至此真所謂膽大于腹也可嘆可嘆

王鳳洲侍郎

鄒吏部畢竟君子九卿中王用汲郎署中李三才此鐵肩帶漢子老海自成就狂狷人品此三

人則手批弟頗弟當含笑受之其他斷乎嚇爲
不動也兄已得玄關一竅試熟而守之何如

朱虞葑郎中

南中雖信多賢然求其亭亭物表如敝門生兩
李君真不多得吾丈更相與切磋使其廉不劌
物靜不郊市高不比于名博不泥于古乃真所
謂聖賢而豪傑耳李君其一爲衞吾名三才一
爲霖寰名化龍又郭考功用通政亦一時闇然
好修知趣舍之士公不可不一識之此外倘更

得人亦幸有以告我

李修吾郎中

朋友中得公真烏有鳳魚有鯤無一語不真無
一事不正但能知公而不能卒置公左右徒悵
抱兒女之戀何爲矣別來數月過失何所不有
然尚從公推心剖腹之訓已佩之如韋而頗聞
南中少年業有切齒于公者公尚不免則僕又
何說且相與努力自重

沈龍江尚書

老丈情事之苦弟久悉之然
至尊之前豈得言私令一疏已贅又可再乎不
勝欸欸劇欲面陳而使者見拒甚嚴二公見督
尤苦弟等寧負老丈不能負國已千萬量已與
人番時與勢以上成主德下慰物望是禱

顧涇陽郎中

昨承枉訪以不及此一段議論從亦心秉彝中
來敢不敬佩僕之愚見亦以盡效知己之前要
之我輩當于職業中町畦外自勘自承而其要

又在以學問識見參証于旁觀當局之間僕正
與沈少宰談此伏其戰兢歡喜兩言幸相與共
勉之耳答崑崙兄報简久勤成篋中茲特煩使
者轉致冗次草草

王崑崙山人

周使至得兄書及詩乃知故人情思亦復爲世
界作惡何況萬里老瓠瓜既不能官又不能詩
不能嶺而何以支俯仰娛幽獨也益卿方苦邀
事作搤臂想兒衛舉子業苦不似稱登若甕瓶

自有酒決不待後生求醉也周公于所託文已
許之但苦無隙暇雖藇詩負約吏星恐耳

沈日峰知縣

僕出山巳不覺冉冉三年身心之病將不可支
所謂吞餌之魚非在籠之鶴也怯不敢報滿者
已決兩何兄知其意乎近日詹中丞爲虛齋請
謚
上亦未許然惜繁纓愛嚬笑罔是矣事第當觸
類而長之冗次草草不旣

吳復菴諭德

別彌三歲而兄之音聲始一及我初以爲官彥
國劉器之將不作政府書耳至于身謝交游耳
屏談噱而世人不復知有河汾之操河上之蹤
者則不佞始識鴻冥鳳隱固有眞也大抵豪傑
舉動其特立類怪早計類迂而事後熟而驗之
乃千魔萬障都入淨潔空澗世界中平生爲知
巳忠告白揣無負而適有布散流言疑我於君
廷辯且觀兄棹頭以來曾有青蠅一
點再塵白璧否嗟嗟友道之坑塹極矣愚不量
力年來頗至露齦若
九廟有靈則區區心事必白于天下而我兄白
駒遁思亦當爲我一來顧耳敘中所言寢棘茹
荼不知何指豈尚有傳安危機械嚇兄之進路
者今之洶洶專用此術尤可笑也

鄒定宇侍郎

別數年矣朋友間或傳老兄已成浮丘羨門之
侶而僕不敢謂然也第嘗窺雅意如遜以學問

無力不堪應世爲詞此長者之言耳然青天兩
眺九垓世五濁界豈能待人而兄且見二毛矣
設果有意當世也裹糧躍馬又當待何日耶待
年進耳順世至唐虞則河淸不可俟昔韓昌黎
遺少室山人書其言眞有可思者而不識老兄
之謂何也方今朝廷望兄之出十人而九顧其
說出于進取之口則不足信如僕乃厭世老頭
陀兄不嘗規我于弇州席上耶今兄所挾以揖
我者不過爲太夫人而太夫人之微言寄意則

僕已望而悉之張學士亦有毋其微言寄意僕
亦已久望而悉之兩賢左彈右結千載一時朋
友一快也特厚覼縷幸恕其狂

李漸菴揔憲

剛峯公孤孫落丈夫僕已有私許在前攷中初房
疏上時偶會楊太宰外補之議已决廟堂之上
恭素自了三進士處分門下亦尚未悉委曲耶
先是文書房口傳旨着從重擬票而寮長難之
止票罰俸二月旣而旨出乃紅本批定徑發會

極門矣南察事得翁主盟復何憂剛老以廉節
立標若必欲悻悻潔身不佞當與之俱逝矣

李漸菴揔憲

海中丞要自頂天立地男子即其於毀譽之交
漠然中處自成片段其胸中定無宿物門下以
至誠中道惻怛告語不惟彼之壘磈可平而我
亦未必不得其切磋之益今市口俚諺旣不能
累此公而三進士以未彫赤子即能爲公論些
氣剛老竟置前言於若忘可也

伍冲吾僉事

大察洶洶不佞不敢居鎮定之功至于開心見
誠不挂一絲恩怨神明知之矣鹵莽出山自惟
無尺寸報
主獨有區區耳不入謏言手不作私薦庶幾君
親朋友之間了無愧色而亦不敢不自勉勉人
慎始慎終也公前語觸新安公至今尚有疑爲
不佞者此何足置辯要之在公當自反使果出
已見則不必懼禍使果受人使則不必飾非不

佞所以効一得于公止此矣

郭希所御史

南察之公至今尚籍籍談口即有挾之爲怨者
不問可知其人非司冦剛腸諍舌目中無兩他
人氣節專逢迎內奸而此公氣節專駁正內璫
言官附和報讐眞淸朝一醜事異時門下知其
主使之人則亦可以觀士風之一變矣

傅約齋巡按

方今宇內多故人才中如王敬所魏確菴者乃

經綸大才僕屢言之而當局尚有異同溫一齋
眞氣節眞識見後來廊廟持衡當屬此公來劄
之教及也眞知人哉

滕少松巡撫

來敎眞膏肓上藥但所云作用者將懸揭和平
安靜之吉與今之喜事者露覈而爭乎則愈不
得和平愈不得安靜將寄勿之地一味閉口拱
手而以爲和平安靜乎則又有見其和平而愈
激之使爭見其安靜而愈撥之使動士風之一

變世道之眞可憂如此弟所以深服海剛老眞
狂眞狷者恐千古亦不多得也

王對南相公

方今之世非但君擇臣我輩亦當擇友始不佞
爵之踽踽望國門而來也規進止于大賢亦步
亦趨之意我丈兇喪無恙而
天子物色高爣就家徵拜則人情與天意有適
相符合者大疏知非爲禮辭然苟度情勢萬難
長往則亦有乙酉故事我丈爲區區勸駕之論
在

陳玉壘詹事

客年老兄奉諱西奔乃在霜露之交徒跣壘面
行道掩泣不肖亦人子也食茶嘗苦能無戚戚
心動哉爲別之後則重念先文端廿年國士之
知曁老兄兩世通家之好單辭束芻靴靴未克
伸展而使者復儼然奉書以至伏惟懸遽何可
言所喜馬鬣就卜難胥猶支褎綍九重弔車萬
里存恩可以無遺憾矣老兄憂虞卌自當反顧

君親社稷之身并効區區珍重

俞勝峰知府

郡中循良之頌萬口同聲而仙鄉牛刺不入公
府尤世吏所難敬羨敬服僕浪遊遂久恐家奴
宗黨有竊藉氣勢以干公法者倘事到臺下不
問是非但指及不肖名一切重處乃慈母嚴師
生我而兼愛我也千萬留神

周二魯尚寶

翰至前一節則國家大計正觸同然而後一節

爲不肖謀出處以爲愛之則愛之而不欲其生
使人何敢求愛以爲責之則責之而不量其力
使人何所受責嗟乎政府之地使精神化而爲
作用作用又化而爲口舌豈不可發可愧之甚
哉
明天子邇日輸臺悔生而給事小闊寬于譴杖
頗反有歸功不肖者此不肖所以欲去愈急也

韓對庭州守

南方卑濕所望借萬爲百姓自愛薄田數頃不

佞里居時輸納必先然能任其往不能任其後
有不如期者請以必然之法懲之特此奉懇不
一

黃貞所御史

貴臺公疏義不可少得教甚喜
主上甚神明如近來獨斷閣吏等事此原自親
親仁民德意所發鄭給事已行雖不可挽然頗
聞
上意亦悔之又近日借題進奉此安危之機僕
等已瞽昧妄爭之賴天之靈更博得
溫旨
上眞聖人也但此光景不易得外廷更有蘇張
之事則費手耳

沈衡臺御史

適于省中先見大疏而後得手教讀之蓋臺察
之體不在使人畏而在使人服明公所謂寫撫
摩于楨楚吏有不額手奉法者非人矣想部議
必無異同先此以復不備

江亨泉御史

南北諸曹有劇易要散惟南國子得兼領天下
士兩臺諫得兼言天下事三衙門要劇畧等而
吾兄以處子東修之仁祐惠文彈壓之職桃李
雖不言所至豈有不成蹊若又且白雲親舍不
千里而遥僕誠爲兄俯仰安之惟是方今與緊
國計士風所望于同志挽回不淺想高明神用
不煩喋喋也

萬慶洲知府

方今市朝趨舍雖似嚼然而大寐初醒之際不能掃惑障以求所謂耿介處了而用之此吏道雜而多端議論所以滋洶洶也即如老兄之醇明尚在岩穴吟殘梁父天下未有知者千載之上使王陽貢禹笑人而弟尚可謂無負
朝廷無負知己乎

楊楚亭副使

教好覺故人遠而愈親且言色脩然了無欣厭僕又因之探策元龜徵言塞馬知公之必有合

也今臬臺再遷已爲之兆矣乃區區愚論則謂當罷公青衿俎豆掛而主者請以後舉此非公所當知第亦見賢者去後之思耳

沈少河太常

老丈金玉也婆娑九列更踐兩都出入風塵闤闠之間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蓋于今爲日張羅而無一辭以掛賢者乃知士節固有眞也登跋且日新願言自重

臧理軒巡撫

日者廟堂以公定省至情義不忍奪雖王陽之道暫許回轅然畏壘之民終慮臥轍茲教來承已得代解任僊僊乎歸矣抑不啻世情遂能相忘否古有之矣常應常靜不縛不拾因書報謝輒以此廣門下意

陶蘭亭運判

自來遷客多厭薄吏事乃公遂能折腰上官前婆娑海水南籛弄明月珠器大者眞無所不受也平生慕浮槎其亦可以樂而忘我矣一官何

足掛也

馮清宇郎中

以公之賢浮沉數載而後爲尚書郎乃隨地展采無一分矜詡色此其過賈生數等矣僕駟任事觀才致遠觀器因書報命輒以此致嚮注意

李修吾僉事

公以粹白之德行循良之政此所以一出表表而兩奏盈耳也然虛衷撝謙惟諧世無術是懼

旭神亮之矣而人豈有不知者乎能

顯吉徵亦頗有端倪否厚在知雅政事已無可言惟倍萬珍重足祝

李修吾叅議

新叅量轉益當事者以形屈公以情重公而不佞無所容喙也太宰初意尚期于必行乃常掌科昨日相會則謂此異才決當煩之以事使軍民蒙福若優游九卿則反爲蹟足之辱其語雖似迂亦足以見人情之傾好賢者不佞同志有光矣承念老母足疾今已脫然無恙但不知尊公果是何如足下到家日可發一信見示倘禁例不可就會或僕間出登堂或相邀近城一面必不忍遠別也憑限當如所教先此具復

范含虛布政

年來老兄垂橐道路未審琴鶴無恙否別且十年黄叔子風度不在眉宇間令徘徊外遷復何足厘齒謝所幸練心愚論偶會知音異時老丈用此寸丹鑄兆魁魁莫逢乃見學問得力處耳貴部方多事西院公引領甚亟該曹已爲馬上移文勢似不容久懸也頗聞今歲北稔而南荒此憂在根本幸與所屬賢者追圖之

姜鳳阿尚書

王侍御公僕未識其面而讀其前後疏草蓋君子而豪傑胸中有實蘊卓識者及來京師一再見于客次恂恂其欵訥訥其言則又豪傑而處子矣寧親雅志本不忍拂之第大察在邇老成持論之人豈可多得已相爲勉留幸此公傾蓋相知翻然遂趣還臺之駕翁可以賀僕之得友僕亦可以賀翁門之得士矣

李霖寰學道

中州吾公舊遊地也今儼然以使者之節臨之爲八郡弟子師表丈夫仕宦豈不稱適意哉乃議者尚以銀青爲不及格則不佞亦嘗私質之主者此重事任不重官資華帳春風程門夜雪知公必不欲辱此舉爾大要此官在持重秉公少着意避怨則怨愈多不如去取一聽于鬼神之無識也向嘗以語先弟匆匆未陳敬再効之

孫念齋御史

三復前後兩大疏指意不同前疏則謂虜貪而權在我御之宜嚴後疏則謂虜驕而權在彼防之宜備雖古人借箸而畫不詳于此矣事已下該部議行先此附復不備

劉鳳坪巡撫

大疏義正詞嚴不徒爲一劉尹申辯也初黔國書來弟已據經折之竊料此公易與耳造言撥置多自其下人漸不可長以

主上之神明乃一疏遂動恐内中亦必有與之窟穴相通者事雖小而兩臺不可不力爭輒以此復不備

黔國公

劉尹之事門下與勘官各執一詞

明主在上計必以該鎮體統爲重生等亦當委曲調停但爲門下計則百爭百勝不如一忍之無後患也大抵世祿之家嚬笑聲影皆可以資文吏筆端門下試自度一二家令能盡捍衆口否因書報命輒效此萬里忠告

劉鳳坪巡撫

捧續諭知賊黨已携勝負在目中矣先是疏聞

上頗怪處分不早以致延蔓閣中具對自來制馭遠夷原不全用漢法督撫官苻重堅恐以觀變非廟堂所宜遥制也

上意乃解今捷音且至生等愈得措口不勝愉快之至

劉鳳坪巡撫

羅雄凱書至喜動

天顔趣閣中票擬即古麟閣所畫銅柱所標何以加焉劉帥信虎將然須得門下拂拭用之方展其才古人論功加酇侯于淮陰之上固有以也

劉鳳坪巡撫

年來滇中凱音絡繹以至而薄城當壘血戰斬馘之功則未有如今日之殊尤卓卓者也省敎分部夾攻斲枚夜發則信稱神兵矣而妙乃在

幕府之用以夷攻夷此武侯所以擒孟獲也南人豈復反乎

蕭岳峯巡撫

來教所謂活佛者傳聞甚怪天生此等奇人偏在虜中殊為可慮或宜早結其心使之以慈苦行教則化奸為祥術也高明裁之

蕭岳峯巡撫

虜中活佛者既訪知是真安知非今日之鳩摩什天生此人未必無意我當儘意撫納之不可

與書生言也新中丞協心乃安邊一機不佞聞之又喜矣

鄭範溪總督

僕往閱鑑川司馬言俺酋雄心强半為奉佛所耗今日之事名收番人乃是實縻羣虜計無可疑者不佞謹傾耳以須後報

胡順菴巡撫

可借入虜中此撫夷一大機也今漢法羈縻止于趨利而佛徒勸化兼以降心執事者度不[illegible]

大費便可決計招之使旋附此復

鄭範溪總督

承示虜中近耗及幕府三面媾合之詳此蓋以蘇張計謀行尾生之忠信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而群少年袖手局外動輒求邊臣之短此宋事之所以壞于議論也勉之自愛

胡順菴巡撫

承諭知虜中聚塵事幕府且縱且擒造父之御有出於銜策之外者而難為衆人道也方今虜

命在我宜及其感恩之會堅明約束慎固封守不佞自度可以獻芻蕘者如此

顧冲菴巡撫

東虜雖數入數刓去然其意尚囂然今得來教首黨且內携而外市早晚就約駸駸如呼韓故事矣竊謂戰勝可得此舉不可得吾丈躬秉此廣布威信養全力以待安所不如意哉新命褒然大丈夫報主立功更不當以第二義讓人此

鄭範溪巡撫

日俟扯酋請封之耗得教甚慰犬羊虫虫未必知天朝封爵之重乃該部僉議張皇耳目鼓動酋婦之心皆幕府周思歷筭綏熉腐舌權衡審而恩信明之效也其最可喜者鰌鯨吞餌可遂因以為聯絡東西之計廟堂此畨定當加意表章以杜讒口其他想司馬必能具復矣不復忉忉

鄭範溪揔督

所論虜酋嗣封事已得俞旨但伊婦封號禮官尚執一階此蓋責拯溺以規行近世儒者之論每如此今于夫人之上加二字示褒或可小塞其望如尚未妥不妨再請也

陳南濱御史

别劄與宣大相左彼此傳報虜情似所謂調取者畢竟是欵戰兩端之言今封璽未到彼鎮之恩信未洽而遽責之首尾揩當為我發憤讐之舟也我固憂逆水篙之難前彼亦慮順風帆之失手幸且平氣協心以俟後圖何如

鄭範溪揔督

虜王新勑已發行犬羊之性原不恬衣冠我直以虛名欵之而彼亦以虛名縻我若我操之太急要之太奢則彼一旦棹去便成敵國矣西鎮當明告以事體而不必與之爭議其扯酋既可勿西則就中使以利害傳曉諸夷而不必執定調取題目亦安撫中之禁禦也來教畧之一字關據盡在其中老酋乃有此身後奇徽大方廣佛隨緣化度何常之與有弗默胡自古常好稱天以自神神道設教尤帝王禦夷之上策耳

郜文川揔督

據宣大稱扯酋夫婦誠順連發信來趣行封典已有旨扯酋王之妃子封夫人今聞彼中薄夫人之號求為王妃而朝議未許者専為貴部紛紛且留不盡之恩以責將來之効耳此輩犬羊若餌勤太過久而不決恐又生出事端惟門下審已量彼更求歸一之說見教為幸

鄧王洲巡撫

虜王受封事竣僕也遠聽之人初謂邊吏一宣
勑通事官一贊拜耳乃不知勞來糾合其銍匄
震動至此而使者往復索講之煩其費詞費日
又至此衹今貿辦來庭邊城晚閉不佞雖伏處
垣扉志已馳于伊吾之北矣

鄭範溪總督

頃得邊報中有哈酋一枝僕固疑其爲託也教
至則果然矣執事者譏防密而順逆明則不墮
其彀中矣長酋東婚業有成言令止駐薊門邊

外完親自無可虞但往時聞屬夷誓不外通而
今日反聞外夷誓不內助則長昂之聲勢已隱
然爲我敵國亦執事者之憂也

鄭範溪總督

捧敎具悉邇日邊情觀夷部擾擾自生猜貳如
此此我之大利而亦能爲小害蓋鳥獸窮則搏
噬自其性然而勢分無統猝有零竊闖邊竊恐
非順義一部所能鈐約也久婚未還此酋即無
他意而長昂老猾外倚婿家爲重恐終非孝子
順孫歲事正可憂恐不容一枕華胥夢也

張弘軒巡撫

長酋旣悔罪撫之何疑第首尾唇齒不當異趣
此亦謂就中撫勒必有並行不悖之舉非遂欲
空薊卒以援遼嫁遼禍以歸薊也屈指旦暮且
得代弛擔惟有更引着肩爲新令尹計者古稱
憂國如家于今天下一人而已

鄭範溪總督

昨宣府許中丞書來備傳諸酋送欵狀以西馳

之虜決可勒回不佞竊以爲未也今中國父子
兄弟尚有相讐況犬羊一帋之書支吾藉口嫁
禍逃責而可信耶耶如尊敎所謂我欲求彼彼
必我索已照破肝膽若但持國家區區封賞之
德使之華面感恩禁戢他部此正如操豚蹄而
祝滿車未有能濟者也玆圖所示往復說諭之
詳乃直據彼中利害以疑其部落之心將來隨
機發弩步步破的不佞雖在遠或可任其必成
已竊謂翁今日安危事大毀譽事小婦人

再不宜掛口專此以復不備

鄭範溪摠督

所諭番僧乞陞事乃弊虜徼揰無虧國體當事
者自當從中贊決此復

俞勝峯郡守

承示合郡水災狀已徹聞朝聽不佞業與寮長
緩頰上下間主藏者雖曾以南北交戰前未有
所定然料必不能剜吳人之肉以充他處之腹
矣敎中大蠲正賦此目前第一喫緊議論連日

正與司農講此葢實腹即所以安邊庇民即所
以保國有如咨咨者駭發事出不意則廟堂今
日之累黍安知非他日之千鈞也外示先年蠲
數不佞謹執此破拘攣之見諸不具言

荆厚齋按臺

地方理外重災上屋憂粿而官無盈歲之儲民
屬屢荒之後其事勢之難處又有百倍于往年
者不佞爵雖碌碌備官然自見桑梓腹心之地
啼哭沸天豈有忍宴然臥安席而食下咽者今
已緩頰上下儘力爲明公開端以待勘疏之至
大抵疾苦呼天不嫌過切倒懸望解所貴及時
明公我東南之大父母也必能爲百億元元造
命矣

余樂吾撫臺

承教知地方災沴之狀閭殫爲河野無青草又
復如辛酉故事不肖弟身任機笎而調弭無術
以上累明臺下憂桑梓杞嫠之懐但有飲泣呼
天内訟而已伏讀大疏事核情懇一字一淚今

已下司農議覆凡不肖弟口之所得言力之所
能爲者斷不敢泛常塞責而
明主在上計亦能曲垂葢高之聽也事且行按
臺查勘分數恐緩不及事千萬囑之預搆一疏
必得摹寫淋漓十分哀懇而後不肖等得據以
陳乞百億元元命視此一舉耳

陸平泉宮保

爵不肖備員鼎足且二年而方隅積殲蝝之憂
致地鮮爕和之効餅壘交罄庚癸四呼此已辱

明主而羞忝職甚矣惟是枌榆舊邦苟幸衣食
落葉存根猶可于
上前籍口今當復何如耶天災流行雖自來代
有至如室廬成沼河流彌野以上憂我諸父兄
儼然萬里而辱教之此尚可言職非司命官不
錢穀苟援拾舊案以塞責爾耶先是未奉教之
前已陰懇司農爲破格一處分引領按臺勘疏
至使爵等得相與灑泣叩閽惟力是視吾翁幸
强食

明主在上毋更以金陵不足之說先入爲疑矣

陳仲醇文學

比聞故鄉大水之報則不佞日夜飲泣欲死此
寅陽太僕所親見也自惟備位非足嚮若未効
以致譴謫見于天殃禍移于民桑梓陸沉廟堂
旰食負國家負朋友之罪已驟駟難追惟是政
地緩頰假丐得一分恩澤乃是區區分內而力
或可以能之豈尚待吾兄從臾耶捧教尋與大
司農面計破格處分之策而公私困竭所在嗷
嗷
主上幸而十分見信恐辛酉故事之外不可奢
望矣苦哉兄但知往時民户之尚實而不知近
日國計之尤窘邇司農上十四年經費已加往
額三百萬矣少府水衡錢不能支陵工半歲且
諜外索矣所以然者往時南荒或北稔下詘或
上羸一歲歉或他歲熟天時不雁或物力未窮
小户無租或富戶可陪糶今四面牆壁更無支
吾展足之地獨恃司農偶儻知天下大計可與

深言若前者兩公尚在事當此之時止辦閉門
守鑰不發一錢耳來教已并送司農乃一卷流
民圖覽之而不流涕者非人也

本鄉先生

捧教審以桑梓大災爲元元仟億萬命蓋先是
小奴自南來親見粘天汗渺闤闠成湖不佞爵
已私告寮長狀而飲涕者浹旬矣自惟備位鼎
足慚端未效今陰陽之罰中于鄉井瘝瘝之憂
且及父兄而尚有可靦面食肉者乎惟是

明主宵衣之日大農蒿目之秋爵也有喙有舌苟有可佐餘議而瀝危懇者隕越爲期不敢愛力其蠲賑等事必不敢泛常藉口如昔年故事也方今南北交急公私並困列位老先生試閲邸報恐江湖魏闕不能忘情不肖爵咄咄計窘向頌誨督以幸補過耳

李養愚兵道

來教所謂部米平糴秋糧夏稅各縣各府各省參差異同之故一向尚在杳茫溟涬中此部中

所以展轉生疑而更欲求表進士清查原田以決去取也今部院議止潞府兩公主之混派謂當查華耳堋荒眞僞易覈書憑奸弊難查此後當論于法制之外頗聞敝州韓守于此獨了了當由明臺覿面提衡吏民愛賜不淺耳地方春潦傷麥流言洶洶聞米價已至一兩四錢秧苗兩過揷蒔如此則大亂矣愚竊謂兩臺雖不當過爲張皇然此時恐再宜有告急特疏以爲乞蠲緩征張本如貴省原無大荒而陳中丞摘寫

淋漓此亦有足以動天感人者不可不早計也輸解緩急之論月來諸公所未及明公眞是吳人再生父母適在廷有議以明公換節水利者僕竊謂水利終是保釐一事以尸祝代庖雖賢者大度所不擇然得無欲重地方而反輕家門乎議雖不果亦足以見嬰兒爭乳之狀爲可念可矜已其水利中經界便宜且尚取裁左右愚又以爲此時恐大工未易言且先料理圩岸支河爲治水急務耳太湖寇不必有無要之目前

所急在閭里剽奪如松江城外之事可爲寒心若湖海間猶是外寇但飭兵吏謹防之未必有他也僕聞兩臺爲僕建坊荒年苦不甚喫緊執若并停此工留爲設粥濟饑之用其功德更百倍也望轉諭本官亟止之幸甚

荆厚齋按臺

使者奉勘荒大禍與敎輸俱至不勝喜躍謹再拜疾讀一過乃知父母惟疾之憂更加于子孫十倍即此一念至誠惻隱有不足以感天動

主者否也外論表進士清查欵目先已奉撫臺仍送計省内惟有潞王府及兩公主派徵當攺正其餘尚有遺議者倘公臺未即行姑先了此二項使民受一分之惠何如辭坊鄙悃蒙俯亮萬荷然又竊思歲儉如此連張遊擊所議敵臺亦似可稍不如徑那爲設衛之用功德尤無量也此意先亦曾附達振臺使者裁察尤荷

滕少松巡撫

弟老入世途犬馬之力知不能事事惟有冀公

好惡無黨無偏差自謂鬼神可質而士風迄未還淳鄉上淪爲巨浸罪業之報豈敢盡諉之氣數矣弟前啟中思任道任眞之士蓋救病治本則標末可以漸及若一味木强則舉足罣礙又非所望于大豪傑大經濟也倘自疑時俗更求所謂眞而古者請試捧土揭石而蒙之纓冕果有補于萬民之勞苦否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强其志弱其骨守此十二字無爲復問道矣報災疏須早上仍當急會直指公旋踵勘聞不必待此中行查庶元元百億命早受一分之賜也敝鄉撫按倘有便亦煩轉致鄙誠萬荷萬荷

余樂吾撫臺

不佞受臺宇下桑梓之念寧獨無情第思上供額糧萬萬不敢議省獨有襍派虛加等項似尚可濟州而過客之迎送與士大之贈遺不妨損之又損以惠元元乃其要又在有司先節儉崇悃愊臺下稍課功于簿書之外此又治疾先本術也

余樂吾撫臺

聞地方米價已至一兩四錢閭里相聚妖言日聞恐非好消息也廟堂亦似已動心驚怛所請蠲停各項必不成扞格耳外論宜與江陰盜情弟亦已久聞要此湖海鈔掠時去時來未必能大爲地方之害而目前宜急撫急防者塩徒與饑民在在俱能爲亂明公所憂正在蕭墻之外也未審春收果有幾分禾苗插蒔不成再傷否天以吳民相累至此眞出理數之外念此令人

焦然忘食矣

荆厚齋按臺

適敝鄉人至談及地方利病云有民間最不便者如踏勘荒熟有司安得頓畝而勘其勢不得不委之佐貳吏胥而佐貳吏胥百中無一二實心任事爲民者財賄之所乾沒權豪之所干請千訛萬變出富入貧臺下目安得戶戶而詰之間縣佐已有將荒糧作士大人事者有富家醵金營賄里胥以熟作荒者矣大抵決去通融可

以隨人上下未有不緣而爲奸者愚意與其勘荒不若先勘熟與其望賑望蠲不若先止詞訟淸獄囚以法有司之急緩不才者尤今日救災之急務耳舊撫臺胡雅齋公亦斷以爲然千萬亟爲留神至懇

余樂吾撫臺

凌氏獄不佞非已言之

上意止于亟處而未必深處若情法已盡而凌氏撫以爲怨諸生因而益驕則非不佞所知也

工部錢粮那借甚當已相爲轉達司空照數覆允其請賑一節則寮長原有此意今當并行浙中卅崇餘庇在在非淺也比來京師喧傳松江俗亂幾不可收拾而長官新令使人挨戶攀報出粟賑窮名雖甚美實則滋奸可爲寒心幸明臺稍鎮遏之派荒一節既處分井井士民無譁不佞亦與受賜矣大抵吳中獨苦議論太多不樂成官府之美如禁逼逵債禁賴田租二令并行使貧富人人得所畢召復生豈能易之乃悠

悠者偏喜談一邊諱言一邊會當以明示徧呈所知令稍息異喙也歲儉民急至此弟前東所奉告張遊擊議下海口策臺雖爲保障然事權緩急即令且有工費何不移之賑饑其功德不尤大乎本官見調近處若其事未與不妨便宜止之何如

余樂吾撫臺

派荒分別美意若果耳目無遺上下兩便則誰不勸成者第民間方以大戶官戶占荒爲言此

法必勿問之大戶官戶而後其論始公來教謂間有熟田作荒未聞以荒作熟良是良是非敝鄉士夫書來又言有司近出新令急徵官賦而禁索私租此亦非通論今廟堂旣不能盡折盡蠲亦當聽田主就户下小熟者量收租而後可以還官若川之荒熟官府通查則難田主自查則易而佃戶之租若今年無取明年可以棄而不種此田主切身利害不必盡煩官法也昨考成類叅原無罰理而中旨特降令人旁午不徙

第與寮長自相飲恨不得縮地回天之術也敢附此區區幸留神至懇

荆厚齋按臺

明公之請亟矣廟堂恩詔且以前五日回天御日秋毫皆我公力也惟是漕糧計石折銀之說最易惑人所謂每石先徵銀五錢緩徵二錢者蓋通計米一石及耗脚等項六十之數總折五錢此該曹所諱言以愚有司而有司之中亦有明知而混徵以愚百姓者今事在臺下明白出榜使窮鄉下井人人知六斗之并于一石別無科派庶德意下宣民被實惠耳僕乞骸疏已再上而諄諄于此不獨爲地方益亦所以忠明公也

傅約齋御史

常州乃敝郡接壤啼號之聲僕飫聞之吾公便宜發賑眞今之汲長孺也司農雖重國計然事權緩急寧令賢直指獨當其艱疏下必當有處廟堂且因蘇松請賑之便議更發南糧使貴部

均受一分之惠耳

余樂吾撫臺

廟堂爲吳中墊溺恩旨一滴未爲無濟但天未助順聞九月中淫雨彌旬不知竟作何景象也治水一事最不可遥度亦最不可輕舉鳳洲世居海濱其見必確但今日所議修濬者原不專在海口通將腹裏州縣支河可溉田處隨宜濬深卒有小患易爲蓄洩此不盡談之無益也弟居山時見鄉氏各

私其士官府不察稍爲有力者所顧指本鄉治水而使別鄉不得利之人赴工或客戶遠調而使本境士着之備坐享弊端種種謗讟煩興得一公廉細心之人如胡周知華使專理之則善矣僉憲未必成設然即使有行亦不過責其因人因時因地整飭修舉不化興希瀾之功課難成之事也

滕少松巡撫

方發書勸速上乞蠲賑疏而大教至矣慰甚但司農計窮尚未能意表行事當緩頻爲言醫家標本之說必不專累老丈也浙中今日之事豈但火坑復如苦海老丈既弛不得擔子且儘意耐煩試看古聖賢矻矻皇皇豈爲已也然弟乃一般擔子能勉人而不能勉已可愧哉外示屬官賢否狀此足成一部信史王嘉興貽德曾丞敝府爲清嚴第一料此公必不爲士大夫所便吾臺特表章之尤快也

滕少松巡撫

適潘道長來別方談及兄虛實心任事百艱叢苦之狀竊自笑朝廷之上誤兄雖然有味乎潘君今日之言也大臣救世忤世毫釐千里寬得一分民受一分此救世事也若力量止及一分而企望乃在十分主必求盡信人必求盡悅此忤世事也今吾道多窮高志雖違大抵皆以救世而成忤也非吞得三斗酸受得一國謗鮮有能濟者蓋潘君之言如此其意本以規弟而兄臺恰亦似對證之藥野人食芹而美不敢不奉獻地方父子相食眞近年未有之變然只得直述上前雖監司守令不必參而況撫按自引罪乎幸深裁之

荆厚齋按臺

承教審爲地方荒粮苦心查處此百世之利也松江櫃頭華後已聞彼中士夫手額稱慶正裁報間會貴臺長以敝州失囚事見謝因相與咨之道韓守之循良欲委曲求解而苦於原擬任

俸不容無故改輕今再行查問明示意指使兩
臺據以爲從寛末减之地伏惟爲公道留神地
方幸甚

荆厚齋按臺

明臺交代近矣倘尚有欲行而未竟者不妨傳
台新院閑雜科罰事尚爲公
朝廷豈盡以文法相拘今出境之際但願于舉
刺留神則安民在知人之中矣

范中泉

天下漸多事故鄉彌望滔天僕備
足失職
于和之罪已萬萬無可贖者惟是洒
御前丐貸得一二分恩浮異翼之忠竊所自詭
而未審天意竟何如也傳聞後園松菊全凋荒
臺無主公此時醉月之暇復能爲逌客解嘲否

謝賀壽

今敝鄉大浸稽天浮屍蔽海而下不佞卽不能
棧車牝馬請伏負國負民之誅忍更言生辰稱
壽亭耶伏承使翰覔辱不覺愧泚浹踵謹再拜以

辭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六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男時敏校梓

王麟泉撫臺

捧教不勝驚惋海剛翁天下奇男子汝長孺元魯山之流有傳其衰憊倦遊狀者僕讙對曰如此公不必歸不必不歸故亦一筐飢僕數人在在皆逆旅息息皆娶兒也可憐哉滿知之晚而天復忌之令一木戢形蒸嘗無主而廟堂徒借

廸下以風地上恐深山大澤間畢竟有舞鰍鱔而號狐狸者臺下代陳一疏高義薄雲覽之又潸潸涕下矣卹典易名決當超格以慰朝野之望不宜

耿楚侗總憲

別示海中丞去後遺思此錫爵久望而知之詩文論祭俱出手草雖荒蕪不文異時亦可見此老於地下矣丘月林之貞與此老同而丘好以龐劇物議無能以齊濟衍嗟嗟九原而有知也吾誰與歸哉三進士亦了之心豈可終廢曩聞緒言欲為之請竊所踊躍既而言官救疏先至上恍然下部以為恃移一機而不悟郭疏之竟寢閣臣兩揭票以上而猶不獲也今日上又發潘御史本意色甚怒恐不可遽批逆鱗何有後聞當馳報耳

賈石葵巡撫

何以顧進士之冒瀆聰聽天南旅櫬送首無期欲少懇臺下于本分應得內早賜遣發耳今

部符給賻鄭重如此死者何知不佞謹編示同榜諸生使代為叩首也

袁洪溪巡撫

亂令指案乃法中之情自後貪吏倘貽濫數多雖不能盡形章奏而民脂民膏當更嚴追沒之條亦激揚第一義也

陳心穀巡撫

初奉手教請免饒逆之議即入本夾疏中及細讀大揭乃專以十分難成立題此若思若計實

狀實情

明主豈有不感動者疏雖未下然寮長已陰爲緩頰上下間必能寬假以報也

陳心穀巡撫

貴部燒造項之蒙

恩寬假蓋自老兄赤心苦膽得之來諭餘干進賢等事亦意外所時有記得餘干之民近年曾爲劉令豎旗鼓譟一番今復爾爾恐激之不可驕之亦不可惟高明自擇於苦外斧斤之間則

善矣大疏請嚴禁資格卻見偶同方在省見有談閑糴事者弟又以爲閑糴固善然使湧無節制則又徒爲商賈資而地方自困也何如

李晴原學道

學臺嫌地我輩蹤跡自不妨少疎至如兩浙風聲則直謂從前執法第一此名豈易得者浮囂失意之輩其口豈能盡調然要在兄以定力定見守之蓋不使眼中所見督學諸公有先介後通於正考嚴而遺才寬者定起于一念之畏譏而不知正爲譏端也遼南學臺有教至僕亦以此沓之要在相成使兩公卓然幾無漏果耳

楊後山巡撫

昨冏寺建言與脩馬政事本爲公但法不執方政當因俗該曹固已憂人情落落難合矣大揭斟酌地宜爲疲畦解紛敢不奉教

胡稚齋總督

爵里居時嘗一奉教於左右固知騏驥之不可縶而羈矣比叨起逾三年而翁之蹤跡掃塵聲

光愈沓嗟乎此豈爲今日耶皇路新蕩平明主手握太陽鑄冶以照神奸而後終南眞隱洛下名耆始茅拔彙用嗟乎此又豈翁堅卧時耶爵令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止有一吷然不效世俗以虛辭引重而於使者之辱教也爲道主知之必不可負如此毋更煩三思矣

袁裕春尚書

大疏便宜十事雖董賈復生不能易也王孝廉眞是古人僕嘗與長寮言之欲得度外一處以

風士行茲長者語次及之生等愈足自信矣
上聖德日新方今所患止內庭用度一節爲喫緊而下則士大夫騖於榮利真如夜虫之赴火今在野如王孝燕管東溟在朝如李生化龍三才皆卓然入水不濡者願翁更博訪而誘進之

馬肖乾僉事

所諭乞廕事已細叩察長縁查故事無之昨日又面相覆證一番高嚴二翁原自爲入閣追廕老師視之多却講官一節然既在閣矣則不論

講官董公雖陞至尚書然既不在閣別無題廕故得叙廕講官此理易見亦恐大哥自有實録可查今達年勿論止如嘉靖間顧文康公以講官入閣事與先師同而並不曾追叙講讀此近證也兩兄名高與尋常世家子不同一言擧動當求萬全幸爲鑒之

郭東野相公

錫爵詞林晚進幸徼後塵竊嘗私窺老先生出處之槩雲升霧隱其道猶龍蓋至於今孫曾濟美茂齡而後知天之純佑老成以憑冀昌運不偶然也憶自曩歲伏謁仙里回今幾二十年而老先生始以大耋稱觴爲一品夫人壽此亦希有盛事卹典加優自無容小子置喙顧今天下災異孔棘吏治鹵莽老先生旣不忘
主恩宜尚有千秋金鏡之獻而錫爵步武未成濟世寡効倘幸而惠徼咳唾之餘策駑補過則亦惟老先生所以命之敬此附謝

賈春宇巡撫

老丈官評鄉行歷歷在人口顧豈藉軍門一疏爲重向來豪傑功名真有邀之而不得避之而難免者行且以老丈卜之竊見近日薊門處分操縱井井當是老丈樽俎密旨之助但今遼東夷報踵至廟堂隱憂方自此始耳

王麟洲太常

得教并聞刻鮮荔枝之惠深感注存吾兄齋捧且迴炎方終不可久居先脫身後論進退未晚也方今部中事權盡歸司屬長官閉目拱手而

巳事之大者如科道年例九卿陞轉並不關閣中矣大抵近日人情極忠告中有極諂諛極恬退中有極奔競凌遲之極必成厲階而其端乃自執政爲諸人所脇陞遷太驟漸啓倖門即今知其已困而無及矣兒衡近日覺其意向咄咄逼老成但眼中看不見他文字又性不喜近婦人嗣息尚杳然可嘆也

册立意實無他節奏而吉群少年隔壁捕影欲加惡於

主渠但知出口之快豈知就裡調停之苦耶幸察之

沈玉陽巡撫

處分流衆事宜此等未必人人作賊而爬搔不先則釀亂芟薙太隘則傷和今當捕者捕當驅者驅此可爲饑年治盜之斷案不在安一方而已也季報兩澤固不厭詳但就各道中稍舉大略如云某月以來某道言某州縣等處旱某等處水亦自了然似不必銖銖而較也

袁洪溪巡撫

大敎五議真續命之金膏補天之煉石也內雖有小費處分者而事體通融不盡仰國計所司之奉行易耳兌運水次改徙近河尤便督糧道留入覲則當與銓省會擬歸一以報也閤中州今歲已成大稔食子析骸之事且移之吳越間矣幾自今南北恩澤亦當少權緩急輕重使生等尚得一籍口不勝區區

王會泉參政

所示東土阻饑狀兩臺先各已奏聞放賑使者且出要在我兄善推而廣之如來教所謂減米價鬻布價主者業方議行顧又恐中帑耗甚難得十分滿望耳擬楊太宰說今年本地方尚可支持不至如遼陜之甚第得有司肯實心撫循勝於蠲賑此又探本之論也

顧冲菴巡撫

大疏久下户兵二部已俱有成說留天津糧以待該鎮糙糧此兼爲部省儧費事可決行但與

原擬微左必得彼中再發一疏主者始可擬之
覆行今通糧且不發以次後命也方今邊事幾
於厝火積薪老兄側足燎原之上前後血誠見
神實重鑒之春穰漸遥會當有抒眉日也

顧冲菴巡撫

部議發銀之數尚斷二萬不免又累斡旋然觀
米司農心討窮極難再強之會昨日
聖主忽報恩諭要將各省被災地方槩發銀各
五萬兩蔡長謂地方有邊腹災有重輕與其浩

蕩加恩不如就中擇其最若最迫者倍數與之
若此說見允則遼鎮尚有餘望今年決可支持
二萬之數再從容議之未晚也

顧冲菴巡撫

苦心哉遼餉之一疏也讀之真使人寸寸腸裂
艱危至此而廟堂不思變計抱火厝薪可得久
乎新司農多大咚可與言事其兩鎮通融之說
則主者必無異詞矣庫金雖不可多得固亦當
曲處以濟燃眉至如教所談最後策則洪陽危

事方共論朝房以為方今東南大害在盡籠各
州縣羨銀輸之內庫而有司復若於正糧額外
之加添積歲負逋之多累移東補西豈得尚有
稅銀存庫者哀進士黃儕議士也其言尤絕痛
謂內地括盡只今已肉盡髓枯將來天下之亂
必起於民窮而不在邊新司農亦頗憂此馬市
一時之權豈可復用也不佞聞敝州故老有言
今日所以年荒而米賤者由於銀貴銀貴由官
司之解多而用鈌少米賤則耕農愈無利而田

愈荒此亦似有理今太倉太僕之備原不乏目
前所急獨內供之費與四方奏免之紛紛耳念
言至此真覺兩窮老兄知亦了未能補天則當
且寬立趣目由少入多使言之必可行行之必
可久而不必取盈於十六萬之額何如伏幸裁
教

鍾文陛御史

大議豈皆恭引不獨為通番足馬計且使諸番
蒙利內帑益堅亦制虜一奇也

王麟泉操院

捧教知部中有茨港營失事一節此伏莽小丑乘官吏之不戒臺下摘參典守是矣而自任一耳一目謂當遲制千里雞鳴犬吠一一引過自歸此堯禹之智所不能及者也乃不佞何敢聞之緣江北歲大祲竊料此地寇盜時時有之但因此嚴飭將吏謹備加防則臺下之事畢矣若罪必歸已則功又將誰歸大臣之義恐不得瑣瑣乃爾特雅敢私效區區惟裁亮

楊後山漕撫

別教兩剳乃不獨爲運道民生計且事關陵寢數萬之費朝廷自無所惜但不識可先事清河以南否堤而興工老黃河一節姑待歲用稍稔議之何如

常心吾閱河

河議八條已下部亟行而目前難得確然任事之人爲之料理如潘司空大勞不賞公論久鬱今得兄表章一番河瀆有神寔歆鑒之但不容

朝廷尚得其用否老河故道定當何如公楊侍郎諸議中獨此尚未剖析利害公亦當據實見實聞另疏指出不然恐使車一轉毀而輿論又興矣淮楊民力已竭可不慎哉舒丈練達足可任以後事弟河道既報竣則此公利器遂委之無用不知該當後何處也

楊後山侍郎

承示歸仁堤上護
祖陵下全民命真百世之功也原命工費據藉已省十之五六此皆門下苦心節縮之効乃反推勞首事錄及枯骨此意何其深長也

王竹溪巡撫

全陝雲霓之望日日引領乃萃春五月中續救更憮然刺心矣應天以實不以文僕豈敢更孔門下鞭龍暴巫以希不必然之事第流殍相望府庫一空山澤奸細因而生心周禮荒政一在備盜賊恐不可不亟計也

劉鳳坪巡撫

我友積若㔹邊功成之後卧未煖席而萋菲及之長林豐草之思固知情事所必爾第竊謂我丈他時可言去若今日以讒去則不惟心跡欠明而將來貴鄉人之拾桑恐轉成葛藤不佞已爲直指言之誠願將來邊境任事之臣動觸機穽有鳥盡弓藏之續爲剸不爲是也温旨且下幸無再苦備乎伯年相念者亦幸有以慰之

邵梅墩巡撫

閩浙直米石銀已幾二兩小民洶洶皆歸之上流遏糴之故此声尤不可聞太湖盜乃以七八十人爲群若炎炎不撲安知不成燎原耑下或當一面奏聞一面勒虜若事久不决則群少年飛片辭於上前又成一形迹矣幸熟念之

邵梅墩巡撫

營兵鼓噪狀雖事端微淺觀聽不驚然驕風豈可長也彭師以戮奸召釁若重處之則將官争爲首鼠紀綱蕩然矣來擬情法已當該曹即當據此處分此復

柯立臺御史

米帥一事僕平心看來武夫原無志畧彼新官入境營之乳猶爲群鼠震怖唯唯自全則有之今必欲坐以倡亂誅死之刑而絶其願縫補過之路是驅之入内也又自古軍撫勒全在呼吸之間斷無可事後株求以覆枯帶者今朝廷既已明布大信縱有遺奸自難一一爬搔其因事而甏者既稱固事矣又可露章發撫治

之本情以疑之於反側乎其未甏而欲求其事者既欲離之於本事之外矣又可明言其人人當甏使撫治他日以本事甏之乎以他事甏之乎此我之械盡暴於外而彼之猜愈有詞於我何公等之未深思也今少年之諭但語三千萬毛軍可以盡誅不知除此三千軍之外即陽更有幾千軍可倉卒調動爲用者又謂堂堂撫治豈怯此一二兕孩不知未發之奸猶可以措手足若已用之械則明日盡成芻狗豈可造次也

凡着棊甚易下着甚難今其事正類此矣㤺雅敢盡布之

卲梅墩巡撫

捧教乃知部中又有生脳拒捕一番擾擾事之本大豈不在人明臺寓哀矜於斷斬執堅忍於紛紜棠傑作用當如此矣記得二十年前敝州亦有越囚殺捕揮之事今大率化外雖非其比然至於交刃殺將則梟懸一二渠魁恐亦不可已也卽陽訌端在舊撫則已生別事

歸逮不可追求在新叅則議論正不定而新撫保之極口今彈章又上廟堂出特
旨留之蓋目前且以安反側爲第一義耳

房儁吾副使

別諭知下車發教軍民視聽一新弟科中新有所指發恐兵心將氣未盡帖然足下試深詰之撫軍之與易帥孰便追往之與撫來孰急前守道與撫治敵侮鬨譟之情孰真便中幸不惜一一示我也貴同年柯直指方虛心相問亦宜以誠告之

卲梅墩巡撫

外示黃叅將失事狀衘鑑甚平弟臺中新有正紀綱之疏若輒爲叛酋重處恐非所宜法如是足矣灾傷會方議卹使翁臺得藉手速行也敝同年馬大叅卿之徊惝君子客死可憐想公臺必能爲之辦護歸葬耳臨書攬涕

林竟宁御史

僕嘗嘆天下事未嘗不以似是亂真遂至矯枉

過正如近者特原亂軍廣察流議豈不皆盛德事哉矯枉之過則煦煦似仁察察似智皆足以累政體而長澆風如公所論丹扆格心之箴非止救時良劑也不佞謹領教矣

杜澹齋給事

安慶盜情亦孔棘矣適卲中丞方有報至稱巳調土兵合勦蠆尾螳臂知不能爲大虞但恐守土諸吏震怖文法匆匆應之不當則反生得失耳竊意賊方阻山爲固我兵且事防守絕其流

募數月則〻盡之術也高明謂何

邵梅墩巡撫

山寇蕩平識者已知功之所自夣桓伐楚江黃八國離合相資豈得專以焦爛爲上客也楚兵援楚自其分內而言官所以風聞献疑者亦武內臺下先題不甚明類各居遠調之爲今拈出辰沅兵道部下一款更不費詞矣

舒中陽總河

安慶盜平後接邸得慶粵警報天下漸多事矣

大教乃徙薪長策敝方近海所謂窩主船主者多出入盜徒中不俟盖憂之且又數與酷使者言之茲得老丈發明重處一番不止貴部好民革心回面爾也

黃貞所御史

比先奉撫臺書知有濱黨之變擒獲元凶就擒其餘似無足慮者竊謂此輩比肩逝相雄長一首敗一首復出今日來明日又去此海洋盜之所以難平也官軍不在衆在守其必攻攻其必救將才急矣而孫道不審能辦此否

蕭念渠巡撫

老丈經略貴陽事方有緒而滇南之命下矣伐柯之則不遠即來教中等事尤滇中用兵喫緊機宜前撫公未就之功不明之過總在老丈爲之斡旋耳

蕭念渠巡撫

遠苗鴟勳先是未有聞也今咄嗟默運事成後録奏使當事者皆若此遠聽之事證後有後言

哉諸文武功次固當如教一一議擬此時雄蠢已入滇廟堂方有謂遠恐氐夷不安全倚門下爲渠主之計此後

李及泉按察使

今年貴部貴鄉雖非大稔然較吳中則已天淵小人輕死君子好亂皆非太平消息也見羅夫而地猶機湊泊閩中之緩頰上前者至再至三矣聞將逮到昨先已陰爲謂

附

上之怒雖發於滇寔先中於郥不佞爲此兄慹
中實爲國體世道計耳

姜鳳阿尚書

李見羅中丞一不肖同門長兄平生相與見其喜
慍不形語默不苟陰以國士期之郥中之轉尚
謂屈滯而兩遭洶洶皆理外意外
明主既未垂棘木之聽而外廷亦尚有兩可之
疑莫非此兄之命也聞已逮至近郊同鄉諸公
爲先投辯疏而僕等尚當儘力爲之斡旋如以

爲所疑當不至此即至此亦未有一訊而決者
事久論定
上怒必解弟且先爲此兄禮佛耳

劉鳳坪巡撫

自老丈與見羅兄得罪不佞弟時未嘗帖席也
時命不圖雷霆叵測已矣尚何言哉從來用兵
撫臺職在節制調度幕府對簿自有司存豈有
可責以提鼓先鋒臨場驗級者老丈乃遭遭其
不幸耳西事見羅辯頗明與時終不成大讞若
河南湖廣二役文案尤了了老丈第高枕以待
其事定可耳

顧冲菴巡撫

兄莫問李見羅事初發時我輩明疏暗囑專以
海內清流爲其聲價以告
上令
上已有盡疑廷臣之心矣蘊蓄長處弟昨已有
書及之勸其虛心兩解以弭江右之怨事雖至
此然我輩天日心事何所避嫌終不忍使賢者

作檻猿籠鳥也

舒中陽總河

治河諸議紛紛幾成聚訟自老丈節鉞一指麾
立定天下事豈不在人哉先是常掌科書來已
傳老丈經略之槩大要因舊緒而稍彷成之不
騖遠不尋新最善調停今日事勢雖神禹復生
恐亦無事于穿鑿矣月河既未興緊稍需至歲
稔圖之更便外示塩場小訌雖已寧戢然後患
尚可虞截留漕糧之請萬非得已會當與司農

言必得其當以報耳

俞新宇郎中

僕愚憧於河事尤貿貿而譚河者人操一喙大抵客士與便士民與指揮上與當局異形傳聞與目見異狀此其所以苦也即如兄前議主徐城內填土之說聞徐人則大駭以為如此當有拆民房填土合境騷然矣敎中第一策引河北淮之說人人言之然運道所關乃九鼎一絲之任何人敢擔惟入海下流愚意為必可行而土

人又多方梗之可嘆也徐州南別道有無利害不可知而方今最苦錢糧有如遂與大工未保河勢肯從之南徙否而先糜百萬之財厚集饑疲之衆此豈亦可以嘗試輕言者哉徐州內外水不知竟何如若諦察事形外水原未嘗入則將來縱至復滲決不大費手會且以來議存而俟之卜之天與人耳每見兄抵掌謀事必超然在拘攣之外不肖胷中積年塵土為之頓開顧慮者千慮亦或以小心慎事為一得惟高明擇

焉

陝愚所副使

伏奉大誨揉石工費則已轉達工曹必有處至於河道淤通則非廟堂所能遙度見今建言紛紛有主復故道者有議遣大臣者若從復故道之言則右洪內華二閘便可復舊若止於經畧二閘則老丈任之有餘而何以更遣大臣為也科使者尚在表章之際方倚老丈為指南幸悉心熟計以佐之

常心吾閱河

老黃河故道之說久沃耳中茲言重復發揮一畨生等面受其語若將謂全淮百萬生靈旦暮爲有而中丞之縷隄遙隄一毫無用者生面墻豐沛間此不覺泚然汗下竊亦以爲國家第一大事何難駁議使危敗之形果至此則倒倉治淮盧扁亦爲之以此聞私於左右初覆心一乃今披圖省教然後知百聞不如一見百動不如一靜又恍然自失矣事所以洶洶尋

爲運道運道既妨乃是割心腹以捍四支元末
宋季之亂可爲寒心公所謂捐不貲之費以幾
萬一之功費猶可言也費之外不可言矣歸途
倘更採得野老歌流民圖以献使廟堂知物力
艱苦未必不爲流議所惑乃荒度中献替也望
之望之

陳警亭御史

捧續教經畧泇河利害洞如指掌便當信心信
日而行廟堂不復從中制矣引泇入衛言者已

成畫餅今欲疏入黄河舊道不知費當幾許河
勢人情異時可保無他悔否紓憂决疑在門下
此一行耳

潘印川總河

昔年彌天宪横至今使人植髮上指然不佞元
察也偶科場於賢子相知則遂有磨牙措舌者
事既不能勝公論乃因緣决河追毀成事以爲
遥堤縷堤一毫無用冀以熒動
上心而在廷卻得反借爲辭此天也非人也先
時或謂當以復銜名用二端湏
上自擇僕竊謂如此則
上必從其輕者且非常之舉止於復銜是乃爲
一人丐恩不爲地方拯溺群黨愈有後言矣愚
者千慮偶爾一中孰非鬼神陰隲之今局面一
新萬口稱快強箭射魯縞更何憂疑賢子別後
不知政聲何如乞示慰

常心吾閱河

河道已用得罪司寇不惟慰縁河俎豆之思且
因見

天子至公舉措不測恩威
命下之日公卿無不手額者而吾公爲公論主
盟推功遜勞當更居勝胝之右矣

潘印川總河

榮命下後此聖主非常舉動清朝熒紫觀聽不
惟全漕百億命所托而國是人情實待此而定
然自非九廟有靈陰啓
宸衷則呶呶者方含沙注射事機之會能幾然

至此哉抑東山之卧方酣今雜沓炎雲胼胝荒度誰復爲左右其者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則區區竊所効於翁者身雖倦遊矣子不以世法相勉聊寓此報命之辱

潘印川總河

榮蒞且甫閲月功用復興翁勿言前事僕等勿憂後事止辦作金隄鐵柱後言耳比河新議翁不妨虛心再訪大抵今日事勢如病羸之人當先照顧元氣而後及其他可也擬議者所憂謂

河身日高他日不能保無恙又呂梁漫爲安流恐數千年天險終不受人束縛此說似翁久聞之以爲何如并請

潘印川總河

不使初疑河事弛廢不可收拾頃捧教則興修荒度漸有次第乃知向來諸公全淮魚腹之論吹波撼山其意真不可測已河南新築委屬可虞然既在翁燾幬之内恐題請中飭尚屬虛文不知可屈駕一臨視否高明裁之

傅約齋御史

公之按浙談者目爲自來靜重第一若執持風裁減省浮浪乃貴臺分内事豈有敢挾之爲怨者餘姚士風天下所聞今不惜任怨以醒鄙困復何所疑萬一今尚有訛言梗令者不妨露章請
旨奉行或就中稍放一分寬則情法兩盡矣

傅約齋御史

公頃發倉一節大爲士論所高司農雖尸持異

同而心服意氣僕耳屬甚真公所謂不淪者安在乎相見定當歡然一家勿介介前事也

楊漸川尚書

捧教承已于月前榮蒞爵舊遊南部猶記吳介肅之爲太宰也士林推之如坐元氣渾噩中蓋及今始再見門下然兩公並負天下之望而介肅以年用之非其時門下以嫵處之非其地則爵尚銜此憾于古之彈冠者耳榮滿未奏聞勢須一來同朝引領以具瞻斗嶽爲快乃爵妄膺

併食辰下且將乞骸未審得遂朝夕否

王竹溪巡撫

承示泰州冦抄狀鳩眼蠆尾乘機而動撲之誠宜及早弟明主好生一念下車視網在在不忘門下始仰體此意凱奏之日脅從反側歲與維新可也

陳愚所副使

弟此叨滿蒙恩不稱而穫宜槪而盈則鬼神實忌之矣而老

丈顧以爲賀耶方今同榜中如老丈乃霜中之菊生色伊始而弟所謂殘紅剩綠把玩復得幾時大教華袞千言總不如藥石一言之爲厚也

傅約齋御史

承示完銷考成舊案謹領教矣外斷獄之數求出於入培主德養天和亦荒政第一義也敢不奉行

王鳳洲侍郎

令弟之信果真矣若痛五六日前兵道差人有傳而其人自丹陽發不敢信之然以夢兆不佳語未確而膽先碎矣今書已到又何言哉易簀之昔瑣瑣如此方是學問得力處然竊惟平生自許以調神養氣有所悟入今一疾遂不能支持可見天命斷非生人所制而吾鄉丙申三貴人俱夭亦關元氣非偶然矣吾兩人即今便能縮地到家野草閒花總成悲悵令先弟已無一絲影響之留而老兄尚有遺墨可把諸姪可教乃讀詩至腸断知音鶺鴒在原又獨弟二義矣

李見羅事極力維護之而獄詞互異只苦得二三閣臣耳兄年已逾六襯人命危脆如此當且排遣自怡　二十四詩既成之後切莫再讀若情不断索性學王子猷撫琴一慟不得作日夜抽腸態也弟方欲遣一奠而不能詞見衞又會進場忙且先一洒雍門之淚耳

陸鍾符大尹

來教云云已具悉治吳大指弟所謂任怨後名者亦尚有作用以愚言不避怨亦不必任怨不

爭名亦不後名先師論達以察言觀色附質直好義之後固有古哉

蔡見菴副使

丈乃遊方之外塵垢粃糠猶且陶鑄堯舜而弟也老困迷途不能爲我一發藥耶偏閣右懷道君子其身之不盡用則稍于同志者著名山有所以抒憤懣附不朽者亦不得苟黙黙也

趙定宇祭酒

捧續教條理衙門事宜并條畫監規言職業緊

關鑿鑿至當豈有不奉行者勲肯送監弟與姜宗伯共事時尚有徐劉毛三生不知廢自何年而援例在監加納者又不知起自何年今得大疏申明一番亦一快也鄧劉二與人弟已久闗鄧之著作若未見之擬疏中所言當是老著作不可強之會試劉方壯年弟嘗探其意於王羅二進士似亦頗堪世用而必欲待徵聘以出何也當與該部商之或特文催試或遂與鄧君各授一官若吾吳之王可望而知其爲賢也今表

章三君子亦厲世一機不嫌破格耳耿中丞行時曾謀及三進士有待疏薦用之意不知更可一趣否餘不及

王竹溪巡撫

捧教知貴部得而歲稔可期此門下積誠感動特機爲祥之効也自古饑溢原相爲表裏今如雲被野何若復帶牛佩犢廟堂自此可稍無憂矣

舒心矩編修

足下猶然處子而艷稱世上蜂爭蠅慕之事綺詞藻句不以之潤色典謨吟弄風月而直爲匾儼然辱垂使而致之爰擬楊雄所謂勸百諷一已也不佞往年與馮師相約皆佩有一戒問無恙外一不作頌語二不作文誥今還以相規多讀書善養身則同志之惓惓也

舒心矩編修

十日前有讀書養身之説奉規然讀書非餖飣得古文奇字以備觀閲養身非慕道求空賊物

貴我之謂也凡少年學問功業從大處發端則耐久豚子天資不及公萬里而亦厭爲應舉之詞諧俗之行今磨礱得一月之遇以粗酬知獎弟不審向後更何如耳

顧冲菴巡撫

黄口豎兒驟得名譽老兄是其父行嘗召立廷下爲訓之以世途方艱天命之不易也蛇蛇碩言家者猶惑辱之批奬此與井蛙語海詎能當之哉

徐孟孺太學

豚子御侍教且久幸叨一雋固知兄之色喜也老母衰年不能忘世內想頃之順天宴撤圍手抱內外曾孫分餌梨栗喜色誠躨然也已爲位告先君子涕泗隨之乃知世間好事總不如無耳

周二魯尚寶

來書乃津津兒子得解之榮此真所謂得之一猶失之肩背僕且其身之是厭何況兒也然年

志厲行之教敢不敬佩料此兒亦未必遂趨下流而規模小識見迂將來恐終非爵祿器耳偶檢得虛齋審箴聊以奉遺此我輩救苦真方也

陳愚所副使

別劄撫今追往不使因之感念先君十年前提耳以訓此兒也遠室廬屏声伎防之如防堤束之如束薪今尺寸少進而先君忽已朽矣使且旋兒銜問所以報命者弟語之曰此乃公手足敢言例乎然長者無下交之禮縱自今請發此

兒以德可矣餘不盡

王介石給事

僕之相重不獨以建言也而相知乃自建言之日始蓋察聲視色有以知真氣節真涵養之所在非沾沾爲名高者握別許久昨鄒翰林使歸問道所經而後得公之政聲固知磊落男子于素位中能了照宇宙内事茲兒銜之得雋也僕恐其眼前見一切漫不知肝膽内是何物外又何物故願以家庭私語一一請正于賢者無爲攻

玉之賜惟公幸有以復我

劉定宇禮侍

兒子衡叨雋不佞陰識此兒清恬太甚恐終非爵禄器將來使受學兄門則衆山言志汾河鼓瑟或可與共之耳目前沈少宰及湾而返吾兄及江而返而洪陽亦有老毋又不知出處何如蕩蕩乾坤所望于幾人而卒急未能應手且安得不爲世道慮也此情真不敢諛真不敢欺鬚眉丈夫臨箋至此忽不覺兒女態爲有道者所笑

錢繼山主事

僕居恒喜誦塞翁禍福之言而因自以多驗之十年之内每當一度小喜則轉傳得一度大變今俯仰骨肉前焉幾盡喜不盈胖懼且臧趾其誰爲之祟也如公家自是三星注照得全全昌必欲爲愚父子分福計者請爲之端弁而讀老易則僕也知捧盈税駕之所矣

陳訾亭御史

大揭兩通其一通爲薦起三進士此所謂因機發矢納約自牖議論識見人品盡在其中矣先是僕亦有心偶與貴臺長別時託此方傾耳來章而不圖公之先得同然也今幸明主虚心得下部諮論當相爲大仲白一場以不辱雅教耳

耿楚侗總臺

手劄承以穉兒叨雋枉賀弘志崇德二訓遼魏中丞見語亦云顖鼓郊未破猶属先天而頃之世榮被體物譽薰心混沌鑿矣非長者孰爲憂其終而思其敗乎三進士已得録亦吾黨一快而周元孚且得侍翁此君品格意氣亦足當大賢切磋者因書附謝効此區區

沈鏡宗太常

伏承專劄獎誨老兒之愛僕深矣若兒衡穉昧何以知非曳白乃津津見傪其一雋之榮以爲無愧則豈敢承之哉五臺公之私受語于僕蓋亦慨世惘俗微意要之真君子在盤桓進退之

際始驗醉翁頹然乃更是其醒時耳往丙戌之
計吏也頗悉當時三月內彼此相盼筐篚寂然
令世士乃專恨人市廉夫市廉孰與市貪哉來
教乃今日第一義且當一聞于典事者惟台諒
幸甚

蔡舜峯巡撫

不肖頃因父子之倖冐而諸公之爲道喜也私
枯得二語曰塞上老翁未知是福是禍黨童
子未知是益是損今言未卒口而十一月中家

門巳連遭亡叔亡女之痛天之惡盈甚矣本再
實而傷車兩軸而折老夫何以教我

傅約齋御史

僕之出山初計亦豈遂敢恝然哉
天子聖仁英敏虛心見待但
上聖而時未康官清而俗益薄詔令不信肘腋
多梗竊計以爲世有真豪傑必能目視耳聽大
倚用一番而僕止辦硜硜自守又縻而不能去
則進退兩失之矣公相見且邇當爲我畫支持

幹旋之策桑榆之收庶幾未晚此後不既

潘印川總河

頃之
扈蹕憚河祭長對
御所以敢談及舊人者蓋窺見
天顏問視大喜得乘此上堅
主心下杜群口爲百千年治安計也今大疏當
機敏而措事明又經親閱上流毫無滲漏自此
出門看花更無煩左右顧矣南中敝天又是何

人人心之河難治要之
朝廷築得廉耻隄則易矣一笑

石介峯太僕

該寺草料積逋議免此救荒實政當宁所欲急
聞也大疏已下部覆行矣會賤軀扈蹕還病甚
占報不及縷縷

張揔兵

公之廉守閎器不但生輩刮目而比若蹕前之
部署陛見之威容已藹自

上心矣薊門推轂非公而誰顧閫帥之不[illegible]
千衆口公當盡反其轍化呻而謳千載一時也

王鳳山巡撫

驕虜之積玩怯將之積偷自两臺大議一出而
該邊耳目惛然矣新總帥之用借目乎盖迎駕
上親注問何目而其人亦自修謹可用也

王鑑川尚書

僕嘗私許翁才識可以制𤟍撫虎而讋可以御
羣凶乞兒汾陽之後一人而已功成長揖如遺

沸唏乃南國之棠陰未剪北門之鎖鑰巋然其
眷戀廟堂而增榮泉石也豈偶然乎哉職方兄
勳名漸起生等爲社稷大計義不得復顧翁父
子之情想于牟魏闕亦自不能釋然無沾沾家
慶爲也

徐熈寰巡按

耳兵洶洶出所不圖而吾公咄嗟應變如霆轟
[illegible]何其神也軍中有一帥而賊膽寒此寧獨
[illegible]哉劉帥既失軍心自宜調處但今日

之事爲朝廷紀綱重爲一人利害輕若但以一
二朋鼠不御軍令遂易大將則代者更何以行
法也今如來議先革史陳而其他以俟後處乃
廟堂之深計而足下當再與曹中丞審擇所安
僕謹佩耳以俟後命

郜文川總制

得大揭并手教始知有耳兵小訌狀軍法在嚴
劉帥且不可以成敗論而况老兄乎今群鼠一
不御于教令朝廷遂爲之譴逐大將更置撫臣

三尺柄盡操于下唐之末路可鑒巳劉帥之失
軍心恐未免有標下一二玩法生事者今但可
淘汰此輩而本帥從容議調不遲也

曹如川巡撫

承示西寧勘核失事狀皆欵欵効實足令道聽
膠口矣方今天下事大抵見者之効恒遜而聞
者之言先入此古記所以惓惓于詢黃髮懲多
指也諸弁業對簿異詞不得不小處若新令巳
無恙第劉帥擬旨尚未出使人煩懣使旋覬此

不具

曹如川巡撫

大議二帙言言皆深憂至計劳賞未酬豈有反醜爲罪之理前者閲視使者來則弟巳爲之言諸公此行只宜料理未來莫但追言既往意盖有所爲也李給諫來別容即當以尊示語之

王對南相公

自榮役命下歡動舉朝閣臣再起邇年僅見而明主不卜不謀虗席以待者且三載則亦傳巖

物色以來所未有也固知援菜餘念非所樂聞而宗社蒼生延佇已久弟也兼葭之倚王亦且幾幸馬首之一瞻而後敢退及私計耳老丈處此不當遲遲而來也舊吏奉迎聊附此數行以候行色餘惟台鑒不宜

御仰邁副使

今世所名直道忤權者老丈爲最久抑而最後起此其□□之矣一官借重爲山後鎖鑰胡風塞月曉柝宵[illegible]羲皇枕上時得不生厭離想則不佞弟亦已過望敢更尸推轂之功哉使來承巳取道都門而西念存疲喘盖古人王陽貢禹彈冠相勉之意而弟也身病母衰強支旦夕知其不能爲同志前驅矣并謝不敘

蹇理菴巡撫

恭審新陽荷慶保釐外勤止萬福不佞弟出山以來始見明主親郊仗庇奉璋成禮榮藉已甚此亦清時一盛事想門下所樂聞也

御文川總制

歲云暮矣老衰冉冉門下萬里辱教自非世情抑不佞嘗言之矣知我者憂其終愛我者頼其後譽我者益其疾三者門下且何處焉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六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七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李太清給事

足下萬死中得全真社稷之靈也然昨聞貴館稱連日微苦眩暈豈瘡發耶不勝馳懸專此代候僕頃俯仰情事非復人世所有已辦裝必歸而同官勸且爲公稍避意氣之嫌真所謂進退惟谷已道牘展下決不可動發或暫移別館或

且屏交際便可支吾旬月以待氷泮從舟甚遠也

毋紫庭巡按

李給事雖得罪然

聖主固無成心茲得公表章一番爲正人生氣僕亦與有榮已鎮守一事則僕之私心久所不安而根株似難卒拔客相與緩頰圖之耳

秦舜峰巡撫

承特教鄒吏部之賢具悉雅好同然頃已推轂許久該部覆請疏又再上矣如此君之氣節與顧涇陽之本領雖千疑萬詬僕能受之吾丈亦幸推此以待周尚寶使世人知我輩胷中皂白自了了耳

趙瀫陽侍郎

今宮闈之內保躬是第一義而生等最難爲詞發揮大激則有漏泄之嫌證引太多則有株連之累今大疏直披所聞似急似緩真境外妙解一言可當弟百言矣然不識果能感動否

陸五臺尚書

適王鳳洲兄書至則已知諸老之意必欲爲奸璫一爭畢竟宮禁之中畏逼外議不敢大有所撟惑變亂

上心正慮此璫見失右手無能爲也若不肖且理會分內當爲事如鄒南皋及顧趙二吏部等生心之所謂賢無不舉薦不知諸公命竟何如耳

楊漸川尚書

臘前之事空國而爭元老與不肖之頭鬢白矣
上真堯舜之資區區之心膽顛壯外廷之公論
亦明萬年　國本大計已十八九黙運中矣

陸五臺尚書

僕老不耐事頑不畏人如此亦或有微意存焉
乎平蕩蕩不肖早暮以此親人小兒亦早暮以
此規僕今指蒼爲素豈能使事權一而謀計同
哉昔李文靖於上書者一切報罷又屢薦門生
數十人於選郎設行之今日而世不以爲姻爲
私否謀身濟國定有兩途僕不能酬翁望審矣

李修吾學道

公此遷乃常調耳而栩栩爲尊大人捧檄以喜
賢者固可測哉川途安善不佞亦爲公耳之第
里門相距咫尺而公不得歸僕又不得出會天
涯離索之感方自此始耳茲尊人遣候亦有微
片奉餉從者而別有
聖節賜衣輒爲尊大人千齡之祝古云無以
酬今不佞亦循此意也幸恕菲褻

韓對庭州守

僕家人宗族肯守分奉法否大要機關全在公
府門痛絕私謁法在必行誰敢犯者司農急征
見年錢糧本爲舊逋開一寛路僕已面問主者
萬不敢相誤也

潘印川總河

方今之世士大夫有能尺喙銷氛空拳解鬭者
則不佞與翁皆當望下風拜之矣至如河議一起
區區因人成事其策固已下矣及胼胝告成以

勞敘賞又復囁嚅
上前調停反側雖翁亦自恐得全之滋累也不
知古大臣視此何如天地四時且有消息姑相
與安此庶幾于柔能制剛不失爲第二義耳

耿楚侗總臺

捧教足見翁閒中水鑑一毫不枉瑯琊兄之爲
時忌久矣而不佞私許以爲士林心事人品第
一蓋門下識之學道之後而不佞識之學道之
先此璞玉渾金元未雕鑿顧恨世人不早知不

畢用耳此兄歸與巳動僕既名相知不忍以世情勸留而諸老終欲令小換頭角以去此亦似愛此兄之淺者門下試與之深坐緩頰而談柒靜不二之門心境如此與再來人也耶耶耶兄客傳雅言以時情之側目于小兒欲令僕自上一覆試飄愛我良厚然僕竊有兩言未忍以鬼雖待世界以盜賊自防其說已具鄉鄉書中矣

陸五臺尚書

僕令公道觀世界有兩截十年前大臣子以江

陵壞至十年後大臣子以江陵冤矣以公道觀人情亦有兩等其巧者東邊說好西邊亦說好謂之忠厚又必以東邊罵西邊西邊亦罵東邊而後謂之氣節矣然此亦當有定人鬼關何如如青天白日果無可疑罵倒十年前大惡扶起十年後大冤又何害此可發一大笑也

沈鏡宗侍郎

猕中雅教皆已施行凡不肖所經在是非心太明遂以為累耳夫吐握集思蓋嘗日夜以此斲鬼而令一二躁競之士所責望于生輩者非吐握集思之謂也且討欲使衆人盡跡而已獨親衆思盡諂而已獨伸使政府能依阿其間則吐握施三二人而千萬人之譽歸之矣不能依阿其間則吐握施千萬人而千萬人且謗而從二三人之毀矣然依阿亦有何難而事有必不能依阿者如推轂進言則論某人決當為某官而不念某官之無缺上張時事則曰某事決當從某策而不念某策之已陳又如子弟入場其相

為已謀則自當求進為人謀則自當避嫌宣府一般事體攙昨日言則自當主和今日言則自當主戰老兄以為如此衆思是可集乎嗟嗟大臣以此得過誠亦甘心顧不甘遂永為盜賊耳生巳密受諸公規付之棒腹一大笑旦暮思微罪行或覺更有味也

梅鶴洲總督

平生褊中紕行不為風流所歸雖門下私我亦自不能庇之至必欲執塗為盜指鹿成馬則誠

不知其何心何說也疏章言之已悉自此不復有言以公論付天下以寘報付鬼神以國家付氣運以此身付丘壑耳

王鳳洲侍郎

兩奉手教兄以鄙性不能耐事爲憂惜乎開之已晚而悔且無及也獨饒主事之說弟杜門中特譜瑾老至微寓爲與言此而不謂兩公竟不得全也適喬御史璧星有疏見示內亦及之即使罷弟十殿閻王案下恐終不以爲弟罪而諸

君子獨持休休之說以責我群少年又持休休之說以禁我則我寧受責而不受禁耳

喬槩所御史

生也不佞一生未嘗作遺心之語比者肉袒于公真心悅誠服恨相知晚亦恨瀕堂批旨欠温與小疏意左無以謝良友耳伏枕占報不盡謝誠

陸五臺尚書

金石之誨惜其聞之已晚又惜喬道長之疏早上一日僕引罪疏中不及與鳳洲諸公列名御前使知天下君子之多而胸中蒼素未嘗不了了也然僕則過矣而翁觀諸少年豈真以小兒爲鬪節者哉外示孤介三公其兩公則已該而芟光祿行亦且及矣

王師竹宮坊

大教數百言乃一篇名世文字而惜其以不肖辱也推心置我設身處我重爲感涕一番嗟乎悲者不可爲之累欲矣而動以大千世界愁山

苦海使蠛蠓番死之命爲之荷擔則不肖非特死即嘶死爾人誰不自知自不肖之無狀也則已自評守已有餘濟物不足其在今日家緣身計蕩然矣老兄即欲收召魂鬼與謀天下之事其能承之哉第三小疏已上內亦言家鄉旱魃本非樂土所以嘵嘵者且救毋子目前之命耳丈夫負國家誠死不償責然啣環之雀與反哺之烏或者不相悖也

鄭崑岩太常

一度厚教直緣最上義諦使人心顏俱豁然此古人所謂引我入青天不得更理地下事僕謹聞教已然竊疑世出世間畢竟打不得一片如兒所云本體則具矣工夫尚從何處着力必如借事練心方能了證則岡本未定因是未一能盡付之太虛如說不得恐不得否耶乞更有以教之

荅潯陽座師

竊詳台旨似猶以區區專爲小兒暴寬而令之

四疏乞骸亦尚爲前謗發憤之故則小子心事實不然兒衡學識似未必卓然先是先君在時則已試嘗此兒資性喜稱奇節好讀禪語因此了不急課以科場之事而比以官舍閒寂會諸名士入監相依聊使爲前場社命不意遂爲田祭酒與兩考官所奇賞此幸也亦不幸也今不根口語則老師請問之忌者靈臺而小子可以無辨矣茲捧教之後已即日報名

廷見勉從大義兼白此心但方今執政者　謀自媚于主以格外患則復爲張嚴之續謀盡守初心事事顯詳則白旃檀終有逆風不効之時惜乎老師但責小子留而不教以留之之術也千載而下阿衡再有幾人然至于任事之勇而犯天下之嫌則割烹之要君桐宮之自立史且書之而天下種種以爲疑矣况小子根基既淺識見又卑而眼前上下之難處如此我師何以教之

丘若泰知府

僕病甚矣冤王姚朱談何容易小兒春中罷試兒誤以爲不欲驟進真古人事不知古人曾有此否昔祁奚以至公稱于晋狄仁傑以持正顯于唐然皆自舉其子今僕已明目張膽暴白此心于天日之前又欲引譲將誰欺乎外示則敬當領命矣

陸平泉宮保

伏惟老先生早謝朝榮表于東海今上壽松喬高明泰華已嘖嘖在海内矣而賢子鳳毛鴻羽

會又且駸駸雲路然小子竊于衆中陰識視之其居止形貌猶然窶生赤子當館選倥偬之際試訪之要人之門乃聞無賢子履聲然後知老先生之教又行于家也嗟乎世風日徃近得令今天下士盡出老先生之門而與之言倜幅飭禮三代以上尊嚴小子淺衷弱植已可槪見老先生得不少可刀圭一藥之乎輙因賢子差歸力疾恭候起居惟台照幸甚

余曉山巡撫

朝堂之上頃之白簡紛然巷伯之傷青蠅之刺不加于此矣遴銓屬沈君來見生因以門下問之昔何所摭而匆匆議覆如此云未覆之前曰曰稱倖既覆之後曰曰稱寃嗟嗟前曰即後曰耳彼不能自信而能信公乎凡愛憎之變至于相激而爭則門下更當從傍袖手以觀其變生輩自悔與高饒二主事爭茹荼而苦亦願門下之以生爲戒也

周山泉巡撫

弟之罪多矣刪主太懃持物太急信已太狹涉事太疎負此四罪以藉于人口其誰能說之雖然山鬼伎倆有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窮此弟衣帯上語急時忘之茲得老兄提確一番謹再拜受教矣

袁了凡主事

兄之大論以不肖發也則豈非考據大義可感可佩者哉一點太和談何容易士風軟滑激詐兩端並持然專排軟滑則激詐者其燄愈張專

屏激詐則軟滑者其流愈瀉公方有志天下請自圖之

耿楚侗總臺

相望雖遠然生平竊相許各有天下之憂今門下一當反噬遂謀引避耶荷擔者豈不以息肩爲快但使臺長爲屬官而去成何法紀門下得不爲朝廷計爲生等計也悟齋公方亦杜門觀此變態使人痛哭之後繼以談笑然

明主未嘗負我輩也且相與濡忍何如

耿楚侗總臺

一日而接翁與洪陽兩賢移病之狀僕嘗疑君子不樂仕小人不樂生爲世界亂徵翁頗亦有味其言今須臾之不能忍至于婁疏是僕言愈信而天下愈疑柰何哉洪陽與僕猶有毋辭今翁乃獨身辭病使廟堂又將以誰信僕等寧負翁耳外示樹愉愉之是也然爲僕一身之樹則當修去旁枝餘葉爲天下之樹而大臣皆合眼緘口以聽枝葉之欺本根而國事尚有可爲者

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小人不畏不仁不畏不義僕平生若無涵養工夫而目前又若無題不得不借事發揮致傷雅道夫子之發吾覆也不知天地之大全矣

耿楚侗總臺

翁病疏已下僕之愚衷已效諸前啓中矣捧劉陳二君勘結具悉苦心方今之事使老成膠手不敢分明皂白多此類也言官風聞豈必[illegible]其實但事過而能虛心[illegible]不失爲君子[illegible]

耳

姜鳳阿尚書

自翁之得請而歸也則不佼爵頻越喪纓之人而形之以海上之白鷗雲中之黃鵠豈能無羨羨哉然四章上後悟齋業爲之道喜楊前相期作山間老伴已而肯從中出以江陵送母故事相處䰟不附身不免權詞先免差官後尋別着進退之窘至此而翁身在局外遂不復顧我乎翁出爲周尚父處

爲麗居士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兼之矣黃髮老臣恐未宜遂志廊廟賢次于方壯年何不趣之早出以繼翁志耶

趙定宇祭酒

劉元卿擾弟所聞于兩進上乃謂其不忘天下而耻于自媒非不必出也今吳中旱灾疏又至矣事勢至此真無可晉昨周巡撫行弟勸之竭陵時一面否老兄此公大有志有才必能活吾民者兄但知家有王麟兄而不知官亦有陳兩

翁兩賢相次九原吾道窮矣兩日方爲之議謚于主者十且八分可望耳承賜新刻周書謹領不知南監有周益公集可翻刻否此書京師已絕傳幸留意也餘不盡

滕少松巡撫

小奴自南來備道諸州郡目擊耳聞種種呼號慘亟狀隨已傳徧禁中會司馬上草料疏因得肯量蠲積欠起運錢糧此又是吳越間一番新雨露也織造事各部且續有疏將來決可處分

兄臺一手補天一手支地食荼自苦而少年之說反以爲張皇嗟乎世事真難爲矣丈夫鬚鬢至此而不自信尚安用平生學問爲哉聞四月後吳越間乍雹倘不妨揷蒔則秋收可期老蒼以此爲兄臺結緣未可知耳

周志齋巡撫

犬馬病甚乞骸疏上矣家故農也所望者歲耳乃茲復蘊隆爲虐米價復騰病農即歸恐更無含哺之日若臺下苦心民間疾首則太空雖實冥豈無反風滅火期耶雲霓之仰尚須嗣音以安旅枕

李雍野按臺

此時鴻鴈嗷嗷公私懸磬食豈能下咽也傳聞几有老人生毛小兒生鬚者此等災異或亦宜掇拾

上聞廢亦知請蠲請賑非得已也

馬具泉參政

家鄉風景比已絡繹有聞然但悉天時未詳吏

治得教令人刺心方今士大夫寡廉恥乃腹心之憂而水旱盜賊直第二義耳今兩臺旱疏踵至敝州瀕海又有白露前風潮僕且不能一夕安枕也

韓對廷州守

今歲三吳如藉吾公當準備支撑之策多爭得荒數一分即多全得吾民一分之命而吾公亦免一分之累也堂堂州主恩怨所叢勢豈得無人而悦但看誰人不悦于公賢否何如耳去年

留庫銀當此饑年脩海不如脩荒之急請公自
便宜行之毋勞于下訪巳

許敬菴巡撫

根本重地嗸嗸至此乃關係不輕大議以劉晏
平準之法行汲黯發粟之仁此倪拾仰取兩得
其便巳弟天下之事使盡如兩先生委曲三思
則廟堂亦何難處而近乃以新言官紛紛條請
九閽聽之有盡疑諸省報災之心此非好消息
也

李雍野按臺

伏承再為地方請緩金花漕折不佞亦巳屢言
之而司農謂金花係上供定額若地方緩征一
年則太倉庫當補進一年萬萬無可委曲者今
再囑之漕折一項亦苦未允椈掌科到日親見
吾臺呻吟拮据之狀必能相與分憂纖悉事嘉
巳准停一年然寮長從中旋斡甚苦恐日後不
可多望也

李雍野[illegible]臺

地方救荒之後譬久瘵之人元氣豈易復者大
疏懇請再折僕巳先為司農言之畢竟拘于成
說難便主行而蕪以江西浙江援之為例盖此
老計慮甚深而不佞等往復亦甚窘巳然必有
以藉手帶徵錢糧當不至重累也適聞松江諭
守楓谷一清澈骨而流謗幾危此關係民風世
道幸深察之

李雍野按臺

松江科舉生至則力陳喻守楓谷處子之耿介

慈父之拊循中間即有藉名勸借者亦心服其
至公至清不敢諱也于今正合破格優奨此外
則非不肖所知矣

滕少松巡撫

漕折之議適藉松兩臺亦以見委而計曹畢竟
有難色異時本折中半倘可得之林憲副不但
朴實亦且練事有劉河舊遊撃范朝恩者芯其
籍貫此人廉將也或可一拭目之陞生起龍少
年登第以落拓左遷然故是奇男子茲忽稱病

告改益苦官舍近鄉客交求索之多迂其身以避之並無他忤也此可笑亦可取去後倘有疑而物色者乞庇護萬萬

滕少松巡撫

閉糴之說大抵皆起于皴煽而又挫兄告示與淳安令反覆市德之言此聽言所以當慎也弟有座上汪遂峯老師年高已無用世之志倘可與地方一薦以虗名重之古人篤舊不忘舊而况一脉乎直指公處偶忘及之因便附此區區

許益齋巡撫

捧教知爲晋人已處平糴井井有條廟堂業已便宜相委即如教中權利子母隱然爲數年緩急之備更何俟疑弟法行既極其纖碎則委託更在得人不審文書行下可保諸司歷歷報成無詭冒旁落之病否乞更教之

裘洪溪巡撫

兩河天澤漸洽人情亦稍定矣候自麰麥粥一策不便于聚衆今雅慮已先及此所謂與不期多寡期于當厄流民客寓日久要在有司寓解散于招撫之中其平糴一節亦頗不易候倉米到日自當先嚴畜户漁獵之禁而後及其他方畧何如

徐文江御史

承教此備荒第一美政貴臺既自出鍰金則有司奉行更不可泛常塞責已也俟請之後更望以實稽查毋踈移別用可也

周志齋巡撫

承示勘災諸款此時非臺下不敢言此事非臺下不能任改折事宜尤中肯綮弟查各縣報災分數通筭不過二三分恐該曹擬此便爲異議張本未必能奉行德意耳今時謗多端人情叵測要名令長或嫁怨于上司喜事縉紳或訛言于當路凡此之類胡雅老故事可鑒也

李養愚兵道

明臺累次爲地方告急三劄在朝縉紳口相傳已熟雖題請自兩院而一粒一銖則已知恩之

所自矣濬河正齋所急且因可以名食饑民明
臺確見便宜請檄而行之今日大司農相見于
朝房以江楚二省灾疏狎至顰蹙憂窘謂目前
若欲仰給水衡錢恐尚扞格耳新差掌科至日
明臺可再以緩征恩澤與之一言若安民弭盜
則請責成良有司而寬其他課使得有以自展
其治行尤異者不妨稍優待之何如生已于初
六日扶病暫出朝請矣

李雍野按臺

部覆恩澤疏生等言窮智窮惟有丁寧科使者
到地方之後再為他計而已廟堂狎于久安諱
言變故僕頃已一夕數驚恐湖海之間必將有
事而今來教中有匿名帖云云則機牙業已動
矣可不為之寒心哉第造言多係奸民非窮民
縱之不可尋之亦不可必當以嚴法補究政而
行如近來各處要脅成風未必盡為歲儉也惟
高明裁之

石楚陽郡守

公臺拮据救荒日不暇給矣會撫臺移文至而
科使者且行僕已囑之再為設計寒家無一親
丁守閭恐宗黨奴僕生事有所干聒乞嚴法禁
之萬禱

周志齋巡撫

宗宗請綴請留皆解懸急計第織造則已有寬
旨粗慰目前而漕折金花則該部終以前議為
疑竊謂科使者見到地方莫若留此使之更端
陳乞一番其勢無不行之理要在翁臺力為之

主善為之詞使此公動色相信必能相與以有
成耳

楊宜菴掌科

地方盼公真如子弟之望父母而各撫按諸公
有未申情事亦且待公為中流之柁師續命之
醫王也得教知節施濫吳大揭中所陳不限歲
格以勸吏查理鄙政以息民此入頭作用便得
綱領其他自可便宜與罷廟堂不從中制矣獨
放賑一事宜早決又宜博謀王司寇聃有書來

恐有司奉行無法復如往年故事議留小半以抵歲徵愚竊謂朝廷方舉曠蕩之恩與以委之明公豈必遂無奇策第撫按方若緩征一半之未允聞該部亦且留爲明公後地此則在啓口片言間耳淮上雖得雨已無及秋成大槩散鄉自淮以南風土濕潤麥秋若雨不苦旱獨水田不可一月闕水耳使節暴露日夜蒿目而對饑民不佞願炙臂爲公分痛而不得也

吳郡之婿

前第四疏萬分必允而臨期傳
旨忽變反加優異如差官先送老母若遵
旨而行則復爲江陵之續若再有陳請則兩衙門方以大義見責只得又爾遷延嗟乎功名伐性忠孝傷生古人豈欺我哉地方蠲折等項費盡唇舌僅僅有此分毫及民適楊給事使來隨又書託之使再上一疏將半徵之數盡行議撥或可得也今年鄉里之論偏說吳江太倉成熟以吾觀之亦恐不然所以得此聲者以州守公調停得所閭里差安耳鳳洲稱吾婿循謹當切磋向前此聲難得亦難副也

李養愚兵道

前疏漕折金花畢竟該部不肯覆允蓋恐他省有援例者小民何知或恐更爲疑端耳京師紛紛有傳或言貧民揭竿通衢欲害丁僉事或言府城劉姚二家俱被劫幸公常以渤海潁川之政相蒸用之不成大亂亦須彼於助人而不佞乃敢安枕耳金花白銀記得先年亦曾有告匱

時不知有司將何項錢糧那湊乞更留神查處散賑銀欲官吏之無侵牟易欲貧民之沾實惠難欲一州一縣之奉行如法易欲各州各縣之如法難然公臺在上皆無所憂乃不佞私心獨最不平者夫公臺何人非背常鵠立紫宸仗下片言驚衆者乎今諸公空拳格鬬人得美官公臺萬苦拮据尚滲常調僕今日偶會三寮談至于此無不灑然變色易容而歎當今真恬退難真知人難也望見有期願言自重

李雍野按臺

蘇松府縣正官員鈌已先期議處皆精選物望中之表表者漕糧幸賴責察長力爭始得議改三分而司農至爲之動氣移病生等之居間亦若矣聞今年開兌尚遲事或可及中間即有良民早輸者恐不可獨使受虧或一槩徵完裁留或從長調劑使人無後言總之仗臺下造命耳

李對泉巡撫

賑金既發之後想各軍有耳有喙者傳布畧遍

勢難抑減必不得已或且人給十餘金以慰其嗸嗸而剩存之數當明白開曉以備將來各軍緩急不那别用庶無後言耳

甘紫亭按院

楚中皆少有斷折此

明主與公臺爲之造命也來示漕折存留等糧總諸部止拘浙直之例未深惟設處而公臺今日不願改折之論一聞則又恐轉成燒網將來覆處未必能一一如意耳

滕少松巡撫

弟嘗謂方今浙直二撫臺乃一人當十人之用一日當十日之勞幸臺下已在浙亦中經畧事有緒矣而年穀未登軍民望恩無厭至猶有浙東近日之嘵嘵激之不可驕之亦不可廟堂尚安得以區區文法掣當事之肘哉大率今日在紀綱㢮弛如卽中亂卒懲創未盡此各處因有所倚而動心也若此輩聚譁則尤坤外意外非好消息矣方今

明主在上日月行天而風俗一敗至此少賤以欺凌尊長爲稚桀士夫以鉗脇官司爲意氣如此輩又特其小小者爾識微之士寧不痛哭流涕且太息也臺下其何以救之

周志齋撫臺

遠聽紛紛已聞郡城士夫家兩次失盜倘城可得已乎來揭亟當議行惟錢糧難處不識海防支剩銀果堪給用否比來士大夫㘆緊病痛在執着過去未來心言求必勝法求必入使人人

能持翁臺一片慈悲心天下豈復有事哉

周志齋撫臺

備察大章最後至而最爲詳核公恕可無煩部院更訪也人情避怨以搭捺上任爲得策惟高明正有忠厚先得我心耳

滕少松巡撫

吳越閭令歲之事寔係安危前者傳旨指便宜發倉之事甚壯而却不慮司農難于奉行不免更累後人今必當力懇該部早開一方便門明

臺勿用泛憂矣太湖盜情弟初得兩院報已隨手答之度其決不能爲大害而所憂者菜色滿途人人求死將來哭紫亂階當在蕭墻之內耳茲得教承湖中蕩平已在日前但當示有司一意撫民勸農可也

李雍野按臺

太湖張皇僕久聞之今形影既茫然自不得不以實報但報疏中或當委曲其詞不礙地方官則僕等亦當從中求兩全之術若二十六人姓名豈可更從空撰出也

李雍野按臺

太湖寇出沒杳然此中已有明傳是毘陵一卒倡訛鼓衆其實原無大黨而所謂蕩平者亦不關兵衆之力也事已往恐難爲前臺然不可不許以見告望之

江亨泉御史

兩差廻避一事于政體無大損益而上持之甚堅貴臺長因德意而發明之此天假

僕與我丈相見之緣也喜甚喜甚水利設官廟堂已定遣瑯琊司馬書來謂海口決不可疏前亦有幇築圩岸濬深浜港爲治救第一義不知何如然就如其議多設一僉事官專董其事亦何不可今佇俟彼中奏到即行矣

彭念川御史

令親亨泉公之議此遠聽諸公人人稱便者廟堂已決策主行或有言大灾之後民情救死扶傷不絕稍遲至來年設官不妨而瑯琊司馬則

斷以為海口高于內地不可議疏今吃緊治法在排築圩岸濬深浜港而其他大功則必待年豐計之此又一說也統俟明公到地方日傳訪獨斷二人占從二人之計可矣水利既未設官明公自不妨照舊無須異時覆議之後別候處分何如

李雍野按臺

承示為兩道議工題請此任事之苦心救荒之略計官帑十數萬金似無難處者而煩開司農

之議甚吝出納其海塘一節則斷謂可緩惟濬漕許行而又欲委之淮上接濟如此支離雖責肯便未能措手奈何哉然掣兩臺之手者計臣也掣計臣之手者內臣也傳聞時下又有宣索譬破舟補漏真不可支公臺且量彼並此以餘力聽之天耳

徐龍環給事

開河大議讀之使人愬然汗下利害在目前而前此無人道及前院第未嘗習地形耳僕即嘗面趣該曹主行也奸胥作弊僕里居時飫見之非公亦不能破的如此兩疏不知活幾許人命謹奉教矣

李雍野按臺

海塘據該道論則急如燃眉而人情頗亦謂然生等初非敢徇俗阻議直苦錢糧難處且偷目前耳運河當濬何疑而徐掌科又請京口一帶不當虛費財力然李道非孟浪者倘必不可已不妨再請也地方官之得人心恐無過李道薦

疏中乞特加優異以為超用張本若本府諸州縣聞彬彬競爽恐更無可指論者矣

李雍野按臺

大議一勞永逸雖劉晏復生計當必出于此第恐委官難于得人府佐事權雖稍重而精廉任事者什亦不能四五也如何外示九月初地震連辰誠非常大變據書則又似陰氣脅陽主兵生水宜謹備之耳

李雍野按臺

導河夫銀畢竟主道議爲是而苦國計拮然難
處其海塘一説則方有巷語鬨以爲秦築長城
其苦未有此比而水道之毀壆亦甚不齊信乎
任事之難也公臺更有以教之

石楚陽邵守

天下之未厭火如此捧教幾千言爲之流涕第與
工一節則又鬪餓民各處苦疫流骸滿途恐畚
鍤之下千百成群更易爲傳染不可不慮也大
教已印封送司農矣

陳愚所副使

方尺之書娓娓于民生國計者若萬牛試刃而
七札貫矢也敬羨敬羨淮徐南北咽喉民勞歲
儉當事者最難最苦即如閉糴一事嘵嘵者或
反歸怨貴部而來教爾爾可見今日事勢患不
在四方而在士大夫議論之不平血脉之不貫
耳疏草言便者八九廟堂進止有水緩沙停之
説尚在兩可今老兄既任其無慮從此釋然矣
餘錫租塞壩便宜當即如來指轉達二書草此
以復

許鴻川副使

臺下官從創設事在專委與他省司道一一聽
節于兩臺者不同竊妄謂東南水利識者湯其
詞以爲極難鉅非興數十萬衆費數十萬財未
易計日而理也若果爾則廟堂豈不屑屑有事
乎惟是吳中水利原與大江以北汗漫者不同
循行溝洫築治圩岸其事儘從容而便宜在我
未必有道傍築舍之慮也若下車之後細訪民

情地利但肯降心爲地方一番籌論當自知鄙
言之非妄矣遂有奏復黃河故道疑議紛紛不
審竟當何如敢私以請

韓對廷州守

別示承爲僕惜費雖感情眷然恩毋子業已爲
窮民行捨豈可空藉爲名若月前小熟候至來
年青黃不接之際可復以涓流助賑也周撫臺
精勤練事其殿最有司全以開報錢糧調停賦
役爲第一義煩更留神昨日該部上金花濬折

疏有
旨嚴催公私困迫至此真難措手幸吾臺政成譽洽可以支持若呂崑山方爲之暴明重謗不知其釋然否

周志齋撫臺

本州微充金花數滿九分此從來未有之事州守與吳江令初奉院檄徵完九分即與題覆而今歲部符必滿十分各縣之糧滿八分者反安然坐視而滿九分者必責盡完賞罰無章何以

分功罪而均勞逸也若臺下開倖疏至則不佞決當盡力懇其覆允此不惟爲本官兼亦爲地方公道耳

周志齋撫臺

吳人好事又或傅新糧立限四個月怨咨頗起而臺省聞因遂有物色及之輒有區區之私以深沉嚴重四字爲獻不知可以備翁臺藥籠一助否

周志齋撫臺

比閭里中籍籍訛言有謂以賑資不足而借徵三年前之積逋以抵積穀者有謂上司故緩而下司故急者竟不審其何謂又聞治水使者不補害謹啓以叩臺下若此二説者萬有一實則臺下必能濡首及足而救之不待鄙言也

喬聚所御史

歲荒民急逋事難處有百倍于往者豈可更拘常法責備也僕適亦有聞所謂大戸無米小民匿租乃目前有司切膚之累而有司但知急責

大戸不知其爲小戸之母低昂一不得平而官民俱困矣此亦關氣數難遽以失職罪之況十日期會所失無幾臺下苦心神州亦已聞于廟堂但部吏以勤補遲正未晚也

李對泉巡撫

貴部雨澤尚慳僕亦爲門下若之大教未至之前二日業與司農計量留漕糧臨德二倉蓋專爲東省緩急之備而疏中未敢明言者猶尚幸備而不用耳今即當以來議并行酌處的事理

可通無不盡力也

吳惺初御史

今歲與漕使者議蠲振救荒弭盗之政勞百姓
州而足下又素非習海書勤會令咄嗟沉應乃
遊綏解何其神也漕艘入閘如貫珠之入囊軍
吏始得安枕燕齊諸路尚淺用為憂耳

李雍野按臺

承示劾刺諸疏一一破的他郡不可知若南道
及本府各屬之賢則其一時之盛雖周若亦未

聞大失且若群鸞中難為孤雛耳王丞與才者
銓曹尚未能破格要之我公一言之譽已重九
鼎此聲一聞斗食以上其誰不望而加勸也

李雍野按臺

公臺吏行人材自有朗鑑不肖何知竊謂吏難
得真節愛勿論幹才士難得真恬隱勿論官位
適見無錫華生稱史黃二紳之賢而其人皆不
在顯位此可牝牡外索也

李雍野按臺

公臺琴鶴已駕僊僊乎且歸矣而來教為地方
官民畫計詳懇如此惜乎公臺一啓議論發之
已遲何不轉懇楊科使令其援此條陳破忿忿
之口亦一快也楊科使二分之請果不出尊料
大抵荒年獨貸分數請者每溢額還者每減額
此積年成套然楊科使熱心一片已暴于人間
公臺與僕等各盡其心耳金花之説今公臺在
地方尚抵𥁞如此若撫臺更去而楊科使又未
能久留燃眉剥膚可不為深慮哉吳中三大兌

讀之泣下不知將來採議之吏亦肯收入皂囊
中否

李養愚兵道

凌宅事累蒙教及不佞已間進微言大抵當事
初發時據法早處若
嚴旨既下之後轉當斟酌以抑囂禁刁乃為地
方風俗不為凌氏也今如來教處分詞內致詳
以塞衆怒而不及事外之錦衣與望風之諸告
可謂至公弟聞奸民有隱名竄籍更抵他縣以

遠年田產盡指爲凌氏侵占者天道神明不可欺也幸一察之

周志齋撫臺

坊牌極崇之典極重之費而當此地方極荒之時則不肯上爲翁臺惜惠下爲愚毋子惜福斷乎當以死辭而翁臺請亦無待其言之費可也追憶前年余荆兩臺亦有此舉不佞固辭之未允而兩臺去任密囑韓州守將坊直貯庫以待救荒公用今韓守報來巳動支開河費訖生爲

之大喜豈有方命于前而今日又敢冐昧于後者萬勿再疑

馮敉齋京兆

使者刷將顓命則嬰孫方在乳嬉而若迎不佞一門老稚無涯徼福之感又可知巳閑道體受異人術冉冉還少不佞異日尚能扶杖抱孫就訪于芝田玄圃下也

馮咸甫孝廉

賢女過門浹歲而得男老親至是始及見四世繞膝盖實藉我親家餘庇又非不佞薄德所敢專也抑有願私于左右者兩家今日所謂分形一體袒裼未成之嬰當從此爲之惜福昨彌月洗兒不佞預陳三戒被用布衣用故帽用素令重珍雜佩非其質矣而又以地方寬盲揭分天幼和氣之報則親家不見四郊景象薄暮塵起流言野哭之紛紛乎親家無爲爲我益疾也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七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八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孫男時敏校梓

尚寶司司丞

毛文源御史

潞府供張等項皆因蕭司馬報書先贊其途中約束之有功更勸其於到府後稍爲兩院作外護以防中官求索濫觴今雅意已先得之大抵事在起頭挨得些須煩惱到底落便宜不然由奢入儉難矣愚又料新王與文吏不同諸公處

之遇執持處當執持若細小禮節等項姑與調和左右莫輕發言則妙用又在兄等而不可懸度矣

周衛陽巡撫

頃蕭司馬途中書來盛稱潞府之安靜弟復書云途中安靜是一時事到府安靜是百世事必須爲撫按諸公維護得終始無擾方爲盡善來教可謂先得同然大抵謀事當如頭若臂限制森嚴而其後自能安之蓋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潞殿下大賢耳目豈有能徧及者老丈執之甚足却又當耐煩委曲以上全王德下調群情耳至于朝見禮節兩臺同出使官合先升拜此禮之不可易者幸裁之

周衛陽巡撫

承示乃知

潞府談議紛紛如此老丈酌中新舊早爲題處亦息囂嚚第一義但衛輝之旨畢竟未下不知日

來地方人情如何今楚中又以庄田告窘儉歲災眚使有司奔命不給是何景象也冗次草此不一

甘紫亭御史

潞府庄田曩日乞討時生已憂地方之難處矣茲得教更知就中曲折儉歲災眚豈堪紛紛如此適中州西臺又以師令告訐事支撐鎮邊日不暇給公等之憂生未知所稅駕也事倘至于必不可姑息處亦當有言此自聽上之酌量緩

急耳

邵梅墩巡撫

楚中秋後光景深慰馳懸廟堂恩典未必能解懸如是之速或亦曲體臺下綢繆盡計給散有方以人而勝天耳十六年緩征議會當與所司趣行其潞府庄田處之當不棘不阿益衛輝事未決該府差官亦似可以理諭也

甘紫亭巡按

潞庄一節公慮之甚遠僕言之亦甚切但該部

查舊例無之知其必不見允須奉嚴旨使地方得自爲政以分該府之權但不知數年後竟何如耳楚地濶遠恐守令中名不副實者尚多公臺復命之際但品騭見在了了地方蒙惠不淺也

李霖寰參政

積年企渴至相見則又若淡然無情者要之我輩欲體認真交情分別真知已耳

潞府新封自不免紛紛幸

上意能容有司執法吾公凡事秉于情法而行何所不妥無得便作稅駕想也

李對泉巡撫

貧宗放賑事宜此持衡在門下廟堂不能遙度郡王藩厚恐無援例之理支銷要在不失原數而就中那補之權則不必膠柱也

舒中陽漕撫

承示議鬻馬價積逋爲

明主市義甚忠計也泗州民且爲鱉尤宜矜貸

不使决當爲老丈賛成部議耳

孫織造太監

竊觀今日歲儉民急如此亦侍翁年年以疾苦

上聞粗有更生之望歲運常額雖未克盡減就中酌量緩急和調上下益有外廷不及知而良工獨苦者矣人臣事君恤民苟盡此心則鬼神亦當助之而況有堯舜聖人爲之主乎千萬留

意

張元洲尚書

玉音命下舉行憲老優賢曠典而老先生裒然
首在物色眞斯文一快事第直恐使者不知顔
閤之家潛鱗鶩餌或掉臂更深則生等遂問津
之無日耳敎至乃知老先生忠不違君貞不絶
俗即不佞爵亦獲徼榮華袞幸之甚矣而河汾
太平倚畧不少爲迷路指南似于舉朝虛佇之
懷猶未愜也如何如何

陶泗喬尚書

明主超然降發中之旨益顯采三代兩漢優賢

養老之義以明示風尚弘鎮雅俗乃自爲人綱
國體計耳若臺下雲臥脩然且不知世間甲子
乃茲再褁章服拜表闕廷得無恡入山之未深
乎然不佞竊謂
主恩如此宜以時驛獻讜言爲太平金鏡之助
不佞願屬耳焉

舒中陽漕撫

李養愚兵道乃吏才中之人品實心任事自其
所長而面不形意氣之色口不及進取之言弟
夢寐中輒口其名字以示子衡而茲奉敎左右
則知海內奇寶巳自有人識之幸相與無靳齒
牙早置得此公安地耳

柯立臺御史

蔡觀察翟彦廉僕言之已屢此輩高賢但當物
色漸次用之方今天下漸多事失一君于不啻
左右手知公與我同此心也

梅鶴洲總督

承示斷大揭其一爲延鎮處餉乃萬分剝膚計

臣斷無可膠固之理其一爲管根官吏虛捏摘
發至精懲一警百兼亦可以風示他鎮也

李敬菴巡撫

昔宋臣策邊事以爲數年之後不發于彼之無
厭則發于我之難忍今其效在今日矣所幸儀
烏咋大原無深心遠志故操縱之機尚在我而
我之所執以操縱者止有罰照一說支持體面
此虜之所以益驕也今大議以市賞厚餌顯絕
示裁兵法所謂形人而不形于人廟堂且以一

切便宜奉假爾外示分別將材疏草并領悉

部文川總督

承教〻爲恤軍制虜上策大抵天下事遮藏頭面支調言語未有久而不窮者也今盡脫夙套一切以實代名而又數不逾原請賞不待後信明主在上當自能立決毋庸瑣喙已

部文川總督

河西創虜及積衰爲大勝不勝欽服和戰二策自古不兩行而今日可表裡爲用者以虜中諸

部之心尚携或彼順而此逆或陽順而陰逆故我得離彼以合此縱陽雨陰然益難矣非門下沉識深思能保萬全無後患乎種教不惜嗣音

曹如川巡撫

西兵創虜狀此積弱中之一振老丈運籌決勝及諸將吏之功不可無錄但虜中情故多端彼若露名露形直來犯我則我自合斷絕二酋以風示各枝若止爲搶番波及則我第當聲罪于虜而不必借力于番將來奔逸可縶羈而制也局旁觀着聊陳短見惟高明裁之

艾明野通政

世局無奇畢竟以官爵待君子且使公黃冠縞衣謗謗言仁義于我輩之前豈爲不重哉而亟爲之金紫是營以階旦夕之用則教中所謂知己有在且烏乎在矣凡不肖今日所以得過諸賢皆起于惡諛諛人之言孰非推轂爲卿爲相稱夔道禹者乃不肖所信惟公所稱慰而無他

勝者惟趙司成顧吏部則教中謂報知己以身身無以論報爲也能知知己之人即報矣

李養愚兵道

別箋三懼生請易之以三喜凡操器者慢于生手使民者懼于未信今公臺器已習矣民已信矣所尚有餘懼者臬司之權上壓於兩臺外府之政不行于畿內而茲事權得專制血脉得周流非三喜而何然當喜而懼在謙之六爻中而側聞民間有憂旱憂盜者又未知明臺果能釋

懼否也錢粮起解審先後粮長因革從民情此
不易之論臨占悚服

陸五臺尚書

前日小疏之入也
上雖不能遂納然似聞有微言見講今冬秋以
後夏𥚃東而不用左右之直諫者皆召入據此
則時事尚可爲三老任之有餘僕又何難一去
矣丈明野僕之所敬愛日夕催太宰處之四品
而竟得南曹不過爲開府遞文耳饒鄒二吏部

可謂極清潔而顧所薦江南第一恬退人爲馮
文所鄒所薦第一真氣節爲沈太僕僕不待識
而藏之矣翁雖病且强留爲正論一支南銓新
轉知無當于道眼中不敢言賀也

周衛陽巡撫

前引咎大疏
上誤寵潞府積案中遂至沉閣實無他疑也外
示溫縣反因狀此吏之不職若上官事事自引
不勝其煩矣偶作報聞恐貴部有王如堅周獻
臣兩賢皆江右名士不審曾刮目否

火韞菴巡撫

近者
上德甚清勞決侍從數不過十此可爲社稷賀
南北雖紛紛多故以愚言之畢竟操縱在已當
事者但按局下子萬家不擾則功效決可得十
半老丈且答應邊事而勿憂人心也鄭崑巖金
省吾二賢皆出此亦我道一幸至如及泉入兩
長才去歲邊才之舉不佞實陰助之間服闋已

久何其久不赴部也馮扶溝爲假名宗室所愚
有何大過當極力保全之不然豪黨横行執法
吏皆斂手矣

楊止菴尚寶

生與足下皆田間召起之人乃足下次且尚覊
間秩而生獨冒昧機筦荏苒三春賢不肖之相
去何其遠哉長卿即倦遊且一出謝
上使生等獲窺道德之光而後從容圖之詎能
奪者今移病至再此非生所敢知抑昌黎氏曾

有遺少室山人書不獨爲國家亦所以忠朋友足下試一把誦則不待生之曉曉已

沈蛟門侍郎

兩疏不允之後舉朝欽望眞以日爲年矣今車輛望見都門都復稱病僕等不生于空桑誰無父母今日三寮聚案而謀握筆踟躕不下者幾日而後定嗟乎君臣父子朋友間難處未有如今日者也

方采山侍郎

翁之重望不佞竊所聞月旦評强于持已弱于于進乃世情好凌長以齒髮凝精神最爲薄道不佞不敢信翁自言亦不敢信人言信鳳洲送友之言雖竹書金版無以易也

錢浩川進士

曩者陳識公于小兒會中緇衣之好不獨以文也青雲聯舉旣副所望矣而臨徑不爭取急歸省則愚父子且知而繼之以賀又繼之以思手書數行珍重可想第屆措選期已近不審定何時戒裝日中必㬂操刀必割幸賢者勉之毋煩問途老馬爲也

何心泉侍郎

捧教知道駕已發行凡大臣爲一身或顧惜前輩爲後生牽制皆非治朝所宜有白駒之志其能遂乎計季月初決可望見矣

黃對茲給事

僕之締交高賢蓋古人有願爲羊叔子免官仲長子徙宅者自謂無以愧焉緇衣之好豈獨爲

人亦竊幸引蓬附麻粗免傲闕而今下流謗議奇怪至此則尚何以論平生奉慰藉哉左遷遂久僕終以世道十之君子進退不戚戚作兒女態也努力自愛

朱肖巖僉都

朝廷用門下晚矣敘遷雖稍驟古人不言乎溫良靜正天應之以福夫天且好善而況于人使顯名高爵爭者盡得不爭者盡失則老氏欺我矣耐得官職必卽是處得山林必嗣有後命

切付之太虛可也

王石廉大尹

公能苦身爲廉自是當官第一義然豪傑大作用邦不當苛草以陳仲子溪刻自處如內外僕侍但嚴其鈐鍵勿窘之衣食于政體固無害也水清無魚此言可省教中推較二人其一則僕自知之其一則公知之堂堂世界而公所知止此何也

陸五臺尚書

大抵天下事怯則不可發發則不可再怯僕所自處者如是而已餘容後盡

傅約齋御史

吾公律己嚴故嫉惡亦嚴不欺心故亦不欺君此天地神明可以質之無愧者士大夫稍有志向自不敢隨流俗之毀譽僕何至以生平窮蘖肺腑之知而不能保守節奉憲之吏乎教中云云頗勸僕避嫌遠怨而何公之待我不如自待也竊嘗私評公與郝渭陽爲屋漏不愧男子然渭陽大剛峭爲群小所嫉公涵養更沉密其徹信僕尤甚而來箋則似亦有獨醒憤激之態未盡合于中庸僕恃知故敢肆言及此惟鑒之

朱和陽巡撫

公之才器業已盤錯見奇換節兩鎮皆急艱至若之地廟堂之知公乃辱公也來諭謙破例秪領西果雄譚雅著且齋三日而後敢讀耳

李次溪巡撫

伏惟邦鄰一枕方栩栩甚適而

天子未遺金城玉門之功優詔賜金欲以粧綴晝遊景色則誠清朝盛事矣而老丈須此將無更以世網葛藤爲累乎抑尚有感知戀闕之思將彈冠踴躍以報也願老丈莫遂忘

明主與故人

新綸且下幸勉之耳

鄒愚谷學道

不佞往于林間寓仰止意于瑯琊太常藎觀人於賍皆失意中其神安其節厲者任重馳遠百

未嘗失一二也頃之借階浙中使瘠瘵赤子先徼遐化之澤而後使飛黃效足鸞鳳矢音廟堂固有意哉

成益齋兵道

榮蒞庠未及幾方汲汲爲省耕救荒之計人有遠而不可致抑而不可下者則老丈之謂矣敢附以謝

陶雲谷巡撫

不佞竊詳近時老成多訥悃愊無名其端皆起

于少年下吏喜捷徑而熟險塗將來竟不知稅駕何所僕頃涕泣籲天雖自爲身計然見賢不能薦聞訪不能爭理亦當以失職自免矣冗劇草草

張弘軒總督

承教爲薊門撑持敢不敬領陳朱二將弟素不知其人然即其經薦之後内府無人爲之先容則自當刮目待之矣

顧沖菴巡撫

李與故將豈非向年推用薊鎮而奪歸者乎劇其驍勇久矣而未聞其廉得教重爲惋惜老兄憐才一念何異古之吮創泣齒者將吏有不感泣致死非人也

沈玉陽巡撫

歲儉督修邊工此所謂良醫治病急則治標者也僕往聞孟尚寶云各邊弟喜言罷戰而不樂言幹工此爲何故門下請及此也先國家之大命而後將吏之私情不佞謹聞教矣

李提督

所諭策虜奇計在西邊可出不意行之而反專特宜大之招若宜大既主招則又當先之以聲示之以信待其不服再圖再并頭整兵馬暫停耕種敢不奉行若礦職事原不能相聞公但廣布方畧使地方官不得藉口則幸矣

鄭範溪總督

適正讀兩漢書見徼外和多坐我軍貪利棄關貿易今所諭勝和盜情即其濫觴矣懲一警

百從重爲是大疏卽當行下各邊著爲律令華
裔受賜俱不淺也

顧冲菴巡撫

土蠻市議非制府已先諭及此遠交近攻非常
之功固非常人所能辦也長寮以爲便宜在彼
中可以嘿運愚意竊計遠耗鮮眞傳少年好異
議若審知其不傷體不費財當題問爲穩先是
宣大始通虜我得挾伊孫爲質今遼塞止開市
而不開貢事雖易處然我別無所挾而彼却以

壓境挾兵示聽于我萬一將來要求不已何以
應之我兄更當徹首徹尾熟筭一番狠子初馴
且無大開其混沌如市賞之類稍亦爲限制多
寡預申明年約東乃可久耳

顧冲菴巡撫

比者三事獻疑皆坐不知廣寧市是舊開府茲
蒙批示一言而決矣然不佞所憂乃在受脅之
失體而不在發帑之費財今撫順威逆體已全
矣遠交近攻計又效矣顧不知別有牢籠之術
可以一鏃下雙鵰否又不知可遂因而訂約預
弭後患否此輩好人怒獸不可爲常然縻于市
賞之利其權未必不在我也如何

顧冲菴巡撫

向讀八萬積金之教以爲其術只在通融節縮
間耳今日始聞其詳乃盡綰商利操其子母之
權而其究能使商更安官子可代母此補天手
也爲而不有自是老兄所長然此等銀貨灌輸
之間不一分明爲廟堂言之恐十年之後桑海

變更臧餉之說亦徒付之妄想耳天下事豈不
在人謂他邊必無逗漏可措手處此則弟之所
不敢信也

賈西池巡撫

來敎乃燃眉急計讀之使人心動卽當與該部
趣行然該部所以先持異議者實苦內帑枵然
非遂忍胡越邊鎮也此後有請宜直抒至誠勿
動意氣耳外示套虜黠桀之狀使人短氣然勢
既至此亦當從容應之但持得市賞之費不糜

撫鎮之體不失則此外紛紛語言直付之鴉鳴鵲噪可也該邊諱言戰固不可驟言戰亦未易惟老丈與之重之以司馬法狙公術相兼而行此外非愚所知矣

劉節齋巡撫

珠池善後疏草乃豪傑用心防戈矛于談笑南中世世之利也棋局在手豈得爲怨嫌廢著廟堂當自能一力主行不辭

劉節齋巡撫

思明篡殺之事大逆人理讀之憤痛此雖在彼俗中不以爲異而堂堂天朝不一爲孤兒寡婦作主何以率服四夷教馴異類也大疏已下部決當如指議行中間細瑣便宜不從中制矣

劉節齋巡撫

土司狂逆諸狀事既發聞豈容輕縱若此輩狼子野心雖創目前未必可久老丈所畫四要信所謂防水自源無容置喙若奉行有司則當嚴飭目毋盡以漢法繩之使彼樂從尤便也

饒行素御史

承示東關勘草成案之外復爲之引比求生眞有古發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之意宜惻府公之爲理屈也不佞愚不習三尺至于寧失不經數奉教于君子矣

劉節齋巡撫

賢否數揭至不佞伏讀閒如神遊水鏡中矣外議肖直交界便宜允關大計其李陳餘尊盤據至此既形奏章則恐彼已成叢鳥設官置備未

必能濟緩急也如何

彭念川御史

項江楚二省報災疏至趣謀之司農議卹矣上已一聽鄙言視朝倘問及必當懇請以報

邵養齋巡撫

仰惟貴陽舊部績在安攘天子嘉嵇矢之來庭修彤弓之故事重違謙德薄示獎酬荅鄙人固不知所分功而老丈亦豈爲此加勸者來箋非所敢聞命矣

劉石浦誠意伯

比者王道長奏內事情乃民間瑣屑爭言廟堂不主先入付之公論門下第虛心平氣待之必無所損今三尺管下如厲霜斧雖云理直氣壯然忿悁之師得無爲兵家所忌乎佛云歌利王以忍辱波羅除其我慢翁聰明蓋世此何難也今百折太行嘗歷且盡而一朝蹉跌語言之不能忍惜哉引隋珠以彈雀不知無諍法門曾有此作用否不佞久蒙切磋之益木瓜報施敢獨無情輒因使者効其苦言如此

季青城司業

省別論審以遭喪緻節此似未妥從來冊封所以置介使者正防意外事故得轉移執事以從隋書此義起之禮不必更上請也來疏封還幸勿爲訝

黃鍾梅御史

伏惟榮差且竣特發大議爲死者求生甚盛德也

明主方宵旰民窮自應嘉納然便宜在足下若明示所嚮以爲槩從矜免則人輕玩法亦執事者之憂也何如

張還樸副使

教來承榮蒞會闈有閨門之戚彼蒼之虐風苦雨偏趂人失意中公賢者南華一卷非我礪石耶

楊漸川尚書

承示會勘事情兩處甚善但與司寇原參不合柰何

主上英明每事不肯朦朧放過尚未知肯從原擬否也

賈石葵巡撫

東明義官委當議旌穆憲副者生之同年其人慷慨有丈夫氣而失官限例使英雄坐老生甚恨之今得老丈表章亦此兄不幸之幸也

黔國公

萬里之外文武異心如此將何以鎮服遠夷舒

聖心甫顧之憂昨新大巡行生已諭之老成行
事勿爭瑣節毋惑先言則門下亦宜少忍以國
體朝命爲重矣承教敢效其腹心鑒之

蕭念渠巡撫

承示總鎮與兩司禮節相持幾成聚訟不佞亦
且爲之疾首久矣此前人之事若輿之力爭欲
拘入門班坐等項盡行降屈則該鎮必不能甚
若盡從該鎮即令親王數世之後朝見禮儀亦
已皆從謙從省而勳臣獨偃然貴倨有是理乎

然亦望門下微諭兩司凡事至不勝少辱求勝
之過則有激而反辱者擬置左右不審是何等
人可容曉以利害使之自行解紛否

黔國公

承教具悉
聖主殷念名勳已如來疏降
嚴旨申飭矣乃不佞芻蕘之愚竊望執事者持
威重識大體使府中無一事絓文吏刀筆中而
後體統崇尊輩議不及耶不然雖
明詔日下而嘵嘵者或更尋端于左右不可知
也

蕭念渠巡撫

黔總鎮昨又以教場審囚不與露爭一番看來
此公終非好相識觀其題奏不會稿明是故與
兩臺爭先欲以相誤知其必將有所舉動已陰
告寮長潛遏其內通之端門下亦宜有以待之
蓋此公木強有朝紳陰爲之食客舞文生事者
今縱不能與顯絕倘可廣布耳目使奸人毋出

其門亦一快也
明旨新下或當與司道諸公趣早擒塞其戶因
教及附此不備

馮鳴陽御史

承示該地方又有楊憲副被辱之事貴臺豈得
無言而朝廷又豈得勿問會當與該曹議處之
大抵方今文武之勢既成水火則司道諸公中
更不當自爲異同以資諸鎮之口吻即如避路
一事若前此胡道等所行是真此諸公自爲何

矣體統既凌而一旦欲振之又適會其積忿無聊之際挾賊自重之時譬之劣子可驟治乎愚以爲諸公禮節事小該鎮不法事大不如善養操縱徐視其驕潰之所在而加斤斧焉則磊落萬倍矣外用兵進止便宜乃老成石畫其孟養久爲内臣若罷兵之後能使緬不敢爭則思個之子與思遠何擇焉第恐既棄思遠又不能樹思個之子則諸夷漸輕中國而緬思復收爲用還患未有艾耳幸裁之

林錦峯布政

承示洱海道彼辱之事愚意欲諸公且忍其細而伺其大天道不遠盈而罰之可也據彼與兩院書謂前司道業已自爲興同若國初禮典則低昂太甚矣是彼藉口之資語云千石之弩不爲鼷鼠發機此言可以喻大也

蕭念渠巡撫

履查奏上土漢之人自然帖服無可疑者惟黔國牟利于私而覬澤于公尹氏不平謂何當使之泄顏折角不更生後議乃佳耳據揭中免科田數且不少即本鎮未必肯聽亦可以陰動

上心護領教矣外洱海需平華將領敢不奉行并此復

黔國公

公之家事乃以質興朋于僕敢不奉教但公道在彼中獨斷在

明主奉執事者虛心平氣待之堂堂帶礪豈憂貧哉

楊洛源御史

承示思化欵情似真此輩本非孝子順孫今勞來得所更不必追于既往亦不必盡繩以漢法僕之愚見止此矣

黔國公

伏承特示姚卒訌端蓋失意將官玩而成之委不可無處然亦惟門下鎮壓事後毋驕軍心以滋他釁可也

蕭念渠巡撫

姚兵之變不佞聞之而不驚者徒恃老丈在也蓋數年玩政各處驕兵俱視此舉爲狂瀾中砥柱其功在社稷不在邊境也崑岡之火就中稍知分別玉石尤足慰
聖主好生之念雖奏報稍遲不佞乃更以爲賀耳

蕭念渠巡撫

凡邊疆功罪汝汝至今皆坐當事諸公心不虛見不定而以將官貪功妒功之口爲據爲劉者則毒矢強射於鄧子龍爲鄧者則又摘瑕索疵於劉綎不知地方一旦有事能盡屏舊人不用可乎印如李撫臺蘇道長之事亦然講學之論如此執法之論如彼朝堂自相聚訟至今日而極矣今早得門下持衡而兩全之天下豈有事哉鄭少叅慕塘廉實君子而形貌太古瘦恐不爲人所知省教深慰并此附謝

蕭念渠巡撫

初得黔國報未悉所指以爲煽亂者必劉綎舊部卒也乃茲捧教則姚兵乃鄧帥乳下愛子而忍叛哉適蘇道長至即以此事問之渠亦謂鄧帥向日當留今日當處了不嫌門下之異同也若謂其左官怏怏因而故縱則恐我不至此愚亦不至此請更察之

蕭念渠巡撫

年來兵變獨貴部處分爲快心使呼吸之間小不當機則漢唐末路可鑒也散兵誠餉乃覬髀斤斧因其固然此改張中之靜謐麾旆之下有將吏能辦此者乎推功不有自是盛德然營乎破羌功不嫌伐是或一道耳

楊洛源御史

年來各處軍變止于事過奏處一二首惡以藉口而所謂首惡者且未必是主名蓋姑息成風得卒之得有所倚而動也乃貴部疾雷一震如决癰潰疽稱快萬口雖藩中丞主畫之功而公之以三尺法令激揚其間其神氣乃更倍耳疆場小定不妨便宜與紘一番萬里之外若事有

可以專制者不必一一見聞也監司缺員數多此則當傳示該銓速行議補矣

楊洛源御史

公乍輟章句且孱然弱質也而處大事決大疑能揭揭露鋒穎如此朝堂方倚後用何區區以滿秩論謝也所示定亂之後處分條理條奏詳明既銷奸萌且藏淨餘孽撫壹尤揭謂石畫所受多自于公而剸量政兵情重罪輕尤足仰慰

明主好生至意不佞謹領教巳第滇中地方頗安而鎮臣之與諸司矛盾方熾將更有簸弄以動

上心吾公經略之暇亦望早爲裁斷使文武同心議論歸一而

朝廷始無南顧憂耳

蕭念渠巡撫

來示因散兵而議土著此轉亂爲安甚妙用也萬里之外雖多訛傳然訛不至于極真爲極假𡊮卒成之屯田事既落落不可力強然萬一再有征動而盡仰轉穀內地容得無困乎幸三思之前言功次至今論者謂老夫勇于任事怯于受賞而何言任德也

蕭念渠巡撫

外示客兵巳十散其九而留其一其留者自願附籍永昌必非始亂之人但永昌人自爲猜防則亦當明示之萬全使客主之心洞然而後可爲久計耳土兵代客乃自來兵家長策况又有

藏餉之利乎請斷而行之矣

蕭念渠巡撫

僕嘗疑方今賞律重北而輕南盬和戎游勦叛此呼吸難易之機猶幸任事之臣不待此加勸耳教來猥推

上德及於駑冗雖謙尊彌光顧今不佞何以置對也

鄔文川總督

囉盜猖發廟堂業有青勦捕矣捧教乃知係流

民聚衆饑荒之際勢未可盡驅復業然亦宜使之散而不聚不然塞水不自源未有不潰者也

毛文源御史

續示驛遞乃當今最便民事亦最懇惻事非豪傑不敢言已爲兄私質瑆老極口稱服但就中必須着一分寛使人快　若方可久行今以所擬畧拈出一二隨付使者請敎秘此饑荒之日斟酌張弛一番仁人之言爲利不淺也

周淳甫大尹

適淮上有信來言敝鄉人有米船數隻爲官批過淮以不肖爲名假驛傳送鄙下豈有此異事也亦倘在府城乞一査之倘在數州亦煩亟達韓父母不知印信批從何而來關係區區名節千萬留神

姜鳳阿尚書

大疏初舉三公舒傳陸自無他議若今老師則必得藎氣表章一番而後廟堂可處先是實錄稿已發勝矣僕私補至江陵所自而改之江陵言我亦知其言之太過但公乃副總裁官無反駁正總裁之理且傳史館慢警明日我自刪改付之公勿與知可也此亦見江陵好處至今人未有知者翁但見改稿爲之訟冤竟不知原稿之更究也

王嵩淮御史

董宗伯係生座師尚書八十不識可査優老故事傳倡重一表章否若不肖齒卑福薄尚勤公擧枉記則曲逆之恩報本自不能忘情矣

傅仁泉巡撫

謹啟生與寮長俱出董潯師之門飲水同源不忘所自茲師年八十矣念累朝舊有優老之例而臺省又新上覃恩之章耆德如師表章似不當獨後適聞寮長已諮奉台旨而久之未見舉行此愼重公典之意敢復容喙第不肖竊謂大臣在家惟薦起一途則事關廢置言涉嫌疑雖弟子不敢私于座主若潯師則高年久臥已絕起萃出洛之想而生等門下之情徒僅僅欲假

借空名恵徼餘福未嘗有所撓法紀而動觀聽
也不揣敢附効區區惟留神裁鑒幸甚

祭思川巡按

按節之出都門如昨日事而瓜期及矣以勞言
之則浙省之一年他省之十年也險歲之一年
他歲之十年也而法簡心精威行恵浹嘖嘖于
士民之口者則又無容不肖致頌為已別示為
兩生推愛董師甚盛心也謹代之預謝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九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傳金沙巡按

歲朝始和正
明主布德之日而讞疏適至固主者所欲亟開
也

張滇池孝廉

前敝未封而
上忽召見四臣于毓德宮命鯨璫跪于前使四

臣責數之因趣召
皇長子三子出見君臣父子之情藹然生等因
事効忠凡升儲視朝等項大政無所不及
上皆首肯復出維評事諫疏要送三法司重處
元老為之解
上又特呼僕曰替我一處出我這口氣僕謹對
曰豈不欲為
上分憂但此疏不可傳傳之則損

聖德不傳則處之何名不如勸
皇上耐氣養身
上復喜而從之時三法司已待命評臺未遣
上又止之因該近日小臣議論紛紛全不成朝
綱卿等到這時還要推委不肯任怨處分四臣
頓首而出竊爹不可勝記看此景象則
上之英明不下
世宗而外廷脉脉何也僕歸與已決因此未可
驟言且看一兩月內

建儲事體若何以決進止耳

柯立臺學院

元旦一召乃毓德秘宮非平臺也自此之後故
璫厌冷昨又被杖五十貶秩奉御足為要籠之
戒至于
冊立一節亦似久定異議諸公中亦有誠懇為
人所惑者不佞却昌言元祭太宰之前不可全
倚勅諭一紙而處如王光祿之操乃區區一力
保全而此公顧亦能見悉方寸若此單人才再
加之以明識擴之以虛心何所不至矣記得前
年有毋族一人假書拔院因得科舉僕至今猶
恨前院之欠明公乍遇此當不問親疏盡法繩
之乃為貞相知耳

甘紫涯撫按

承以元日召對為賀大抵古今絕盛之典難繼
宮府一體之情難為今不肖等遽顏又三月矣
假令以元日一時之言分作三次一月一奉對
豈不更覺款洽又今去後章奏陳請靡如面對

之沃心豈不遂成唐虞此區區之所以自愧自
苦而不敢對人言者也
儲教雖未行然大本已默定矣不備

王忠銘尚書

先是元日之召對也則
明主已披盡襟曲而譴佞璫
儲宮一事不言定而自定矣獨
冊立大典尚以目前等威微礙連豫教不果行
生等鹹意既薄口舌且窮茲得二丈重復發明

一番舉朝倚藉之重九鼎不啻也傳聞初九日
上思視朝而以感風召醫服藥遂復傳免此時
且未可急何
聖體萬安後閣中當再有請耳

秦舜峰巡撫

北者此事忽自敗
上檢其宮中傀送禮帖立召生等與三法司欲
治其罪又得解救而止然猶降爲奉御群小中
雖或有以失計而愈憤有更求生事以邀餘者
然唱而未必和矣

沈鏡宗侍郎

不佞屬面對時頗蒙注盼冊建一着
上意已定故璫又不得日近前我輩且料理民
窮吏玩推轂正人而建言失意諸公愚意亦欲
趣
聖心見信之時再爲薦川如何

徐龍環給事

伏讀疏草兩通其一爲講筵勸學抒補袞之忠

其一爲畿郡弭災抱納隍之慮蓋方今治安大
計兩端而已聞
明主先行閣臣之請開講次日即降手劄細評
唐太宗君臣一番又命陸續進講禮記史鑑又
命重錄累朝實錄寶訓進覽有君如此真公等
揚眉吐氣時唐虞之理不難覩也

張淮齋參政

公真亦心君子不佞知之獨深而一官尚隨時
調卽此可以占世風然天下事亦尚有種種該
究心者貂璫史鑑前輩有王龍溪李文麓皆嘗
爲之而目前佞璫已逐出南京則此書微旨所
在畧亦施行不在汲汲刊布也惟大學義則卓
然定論決可傳遠而
明旨既下不妨且藏名山以俟君子大槩古人
著書若有意于傳則反未必傳竊以此效區區
忠告耳

楊漸川尚書

建儲且喜

聖明已示端倪必無他慮若籌邊一說則愚夫愚婦所能知諸公自不勝成心客氣若爭世味不過如此翁吼嚼已缺尚何所須不佞亦何所勸顧以常理言之脫身先謝病謝事先謙忙乃爲得中耳

陳心抑御史

榮代報至喜得聞吏治賢否之詳其地方人才中有饒主事者生業具一啟欲託前使者奉達會其已行茲幸先得同然喜藉吏無疑也附謝

鄒南皋主事

治安新議真千古破的文字內所謂人爲情死法爲情虧則見衡赤子見而知歎之僕入都第一義欲痛抑扳緣親黨請託壟除者言朝發口而暮誹及之矣足下既有志且望少待而行毋先樹的爲僕所悔也仙蹤何以至今尚遲遲僕之苟活苟留或天假執轡之緣而教中亦似有引肹彈冠之意敢遂恝然弟足下既勉人則亦當勉己報國以言固不如以力耳披奉在邇先此附復

蔡思川御史

手教再辱皆肺腑道義之愛社稷蒼生之憂顧恐不佞猥褻爲槐人情難叵測然出沒大端有二其一投間抵隙幸天斷之非常其一蓋愆飾名徽一時之速化賴天之靈內變解矣而外黨未消然使公等立定腳根不悝不阻則正論所歸即爲元氣非生所謂一夫雄入九軍在有志者勉之耳受代已近歲中公用等項乞加檢詳

使忌者不得以絲髮藉口則區區萬里之祝也

陸平泉宮保

伏惟八十稱壽爲
天子眷思舊德就家冊拜之辰此四朝元氣所鍾百辟儀刑所係非止標瑞一方媲榮五老而已也某門墻後進遙見南極一星耿耿在醉自晝錦之間雖標望廉從望洋自失而鄉之士夫以賤姓名辱于宗簡竊亦與有青雲驥尾之榮焉因便附書致不腆之祝餘惟

存問命下別容展賀不宣

熊陸海參議

感暑梁任體中不無小苦男子四方之事所不能辭須強下耐煩心拓開無畏膽遇事却以沉潛精細行之僕出山以來止辦得保持良善自問不愧神明而所若今日少年習氣愈出愈巧或自生一議論自得于其人或自駕一風波自起自其所公試挽上冷眼而觀定何如哉

李霖寰學道

文約一編寮長謂禮曹新須科指雖繁然不如是編之操實因相[illegible]久之大抵禮至平不爭法至公無怨我輩信得其[illegible]是雖眼前天花亂墜不復顧之矣

柯立臺學院

江以南士習不比江北喜訛好幻幸加意關防如儒童替考換卷一人頂數名之類得澄清盡絕亦一快也記得舊院曾有晝夜擬題被門子宣漏者亦幸慎之

陳心抑御史

承示極貧竈阻饑狀令人酸鼻議賑誠不容緩大疏已下部覆行矣比有南來人謂大江左右春雨淡月忽麥秋尚可憂患不止中于鹽場而已也救荒良策乞更有以見教

嘉定知縣

承諭該縣永折事此僕之夙心本之徐宗伯李黃門而成于吾臺之力扛九鼎昨該院已先示及矣有如不力何以歸見枌榆父老先此附致

區區不盡

陳還樸給事

外示漕粮漂淺不肖夙所刺心記得去年妻弟把總朱紱遭此失官破家至于流落京邸會不肖[illegible]而爲之辦裝以歸官尚如此則軍民之苦又不待言矣伺當與該曹言小獨莫以示不相知孤臣悟主獨恃有此不干名不避謗赤心耳

郝元洲給事

自漕粮量留之命下而中外寬然以爲無復後

憂矣乃不佞又有憂者糴麥固可以代米而麥性易爛非若米之堪久貯也萬一麥未及發米入有餘則足下更當思變通兩全之計可耳

李養愚撫臺

平生最快心事無如臺下之一推而合朝公論九郡歡聲不佞亦與有榮藉焉疲氓顒望無涯計部出納太吝吾臺正當折衷其間六七分熟止報四五分譬之市物將高就低僅可得平耳寬帶徵一節部已有覆說從容更與商之大抵

今日帑虛至甚計臣真是難處不佞竊謂虜憂不如內憂而內憂不在兵而在食此小疏中所以有母子相權之論也但虜已被創此見其前未見其後不佞憂方自此始耳安慶大疫該部已即從優改餘郡則不能援例別容議定以報

李養愚撫臺

日間吾臺之榮代也則篋中惟圖書二肩兩青衣策蹇隨後嗟乎古人胡威之淸有如此者乎欽來嚬慼憂歲預請折恩則慈父慈母無涯愛子之心計自不得不急而病夫亦豈容臥視也大抵明臺執掌安民核吏核吏在廉而不刻則人易從若必欲如晏嬰之儉亦自任雅意爲之顧恐過夫將來人已太相懸孔孟復生亦當折衷其間矣適聞尚寶言前太湖王尹之公潔精明世吏無比而竟以論調事雖已往然更望一察得爲廉吏自覺耳

楊瀬川尚書

連日方在送母滯淺中而手教適至令人重復

羨嘆一番大丈夫至此方是脫皮換骨行地神仙想此時已見鄉人父老問桑麻說秔稻加餐借常若袁太宰恩例乃是爲翁傅粉朱顏擲金空谷安所重輕損益乎而世債未了又煩拜表發揮一番此分義之無所逃者也至于身在雲霄而謀人以焦頭爛額之事則不敢置對矣地方有司亦不知果能務實養民否翁雖隱無遂忘天下計也

袁丁凡主事

老母此行不敢告一人者蓋懲于往年之事恐再有驚動進退愈難而不意吾公又已物色及之捧教增悚老人念佛喜其愈精進而又恐其勞損分命小兒勸之減課而得教又憮然矣兒衡之別也作游仙詞數闋見調以道人不了之義而生又可强之應試予使旋附此以謝

錢春池副使

方今新可農在事若國儲懸罄但有急徵更不肯弘貸僕一出朝郎與言吹折　事簡渠吉官

俸見在罷支軍粮不支三載大有難色容俟李撫臺疏下再為從史兄項道業何如我輩即受千訛萬謗不可猥自退墮人之不足安知非天之有餘也

周二曾尚寶

近送老母出都風凄日黃雲橫霧結類有鬼神為遊子助哀者賢兄憂我勝于自憂僕也涕泣中得此更黯然銷魂矣

錢啟新御史

捧教承已干閏月榮代不勝欣慰僕之賸替偶幸于群醉中知天下有獨醒之士而老兄亦似能于皮目外相取然四牡既西無所復聞訂頑餘誨悔吝種種矣來箋傾注彌殷弘獎加溢則何敢承之哉惟兄此行上下必更有一番屬月以愚私禱但時時執持中稍存靜重豈但粵俗過化而已老母已行僕亦且有遠志從此恐闊問無期輙以此復

劉荆湖教授

廣文甄泠何像得解衣[illegible]故人賜項之獨身旅寄但有燕影窺簷鷄聲[illegible]而無聊極矣輙此附謝

張準齋叅政

項之補牘入諫攀衣送辭君親之間止辦得兩行涕洟為烏羊蚍雀所哀足下尚以何望哉

蔡龍陽巡撫

方讀先朝實錄歎交趾捐棄之損威令廟堂先事知難豈有後悔彈丸遺地豈可鹵莽遠為改

流之說斷斷乎其可緩也但據彼中陳豆盧族等諸部彼此各負叛名天下之惡一也此輩亦豈可全不置講惟門下更于彼中就審其輕重或擒或縱毋失便宜使星蒙無後言尤幸矣

朱明紅布政

承示萬盜雖散歸原籍而猶敢毆打差官則不佞數月前偶對同官言此輩目前不患其不散患其散後而爲法縛爲吏苦當別有變耳顧不意其發機如此之速也教中安輯之計固是然

使其既亂而安輯彼且益驕我且益輕不如預牢籠之使不至于亂耳

葉龍潭總督

頃貴陽借重則不佞間語所知如門下磊落之材寧緩而爲之擇地毋急而爲之擇官蓋至今日鄙言始驗然千盤鳥道萬里狼煙以累賢者勞于奔命則生幸毋任怨敢任德乎

葉龍潭總督

自信之說何乃爲門下言之若鶩病何人而敢自信也電光石火一不敢信此身自晝夢寐二不敢信此心旅進旅退三不敢信此官以明主之誤恩與門下之誤獎則尚謂朽株有一枘之用不知寵爲辱媒譽爲誹因其逃而救過之不暇敢自信哉如門下挾素養投重望而方處人不爭之地故愈自信則愈安而非所以論僕也門下幸裁教之

朱虞葊郎中

大抵今之失意者見有一二可否兩端之士未

在位則虛張我之聲色使之懼而不來已在位則姍笑彼之異同使之媿而欲去嗟嗟使當世豪傑虛心彼我之間不必爲彼用亦不必爲我用是皆曰是非皆曰非天下豈有一事哉今少年不過求爲我輩罪輒先期洶洶號於人曰其斥矣其遷矣及期而不斥不遷其語皆不驗無以自解則又洶洶號于人曰某某我爭之某某我託之懼而不敢動耳凡廟堂有分毫之過極其形容而分毫之美盡行掠奪嗟乎我輩之難

為君子也大臣承晉楚之後拔淹舉滯開誠布公闡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斯亦無負于天下矣若盡取古人奇事行之則招隱必以三徵七辟待賢必以一歲九遷則是率天下以高名為市而有志有恥者必且竊竊嚅地而不受也言繁緒多不能作手書皇恐

艾明野通政

大教再辱為之心眼俱醒辦天下大事得之于真者藏者恒多可謂要言不煩公請執此以觀人亦請執此以觀用人之人當今之世且莫論五霸但求霸而稍沉重知取予者僕亦當以真與藏許之若容人則請以從事矣而身直禁闥非如野老可任人爭席爭爨呼馬呼牛而無害國家者且如臺規一事原不犯僕等安得都付之混沌茫無處分一處分遂得不容之名嘵嘵至今日然則足下所謂容者容其訕我詈我可耳苟欲盡容其謗人詈人則孔子何不收少正卯用之嗟乎此可為足下知若道也

胡趨儆御史

天子數出視朝宮中鞭朴亦減公所謂嫡庶財用等事漸次料理似未甚難使不肯姑安身徒何苦求去須小疏再上聞

王言臣素便直他說我我今該受他嗟乎人臣聞此而忍以此時求去哉甲乙可否此是公等言路之事不肯去後誰傾耳以聽風議耳

柯立臺學院

承示諸郡試卷皆文采與識詣相資非公臺巨眼固不能及也科舉事不惟他人口吻不足避即自己成案亦不必拘異時定為吳中第一文宗耳

湯覺軒副使

冊建定期實天啟聖衷吾臺莫湯以為喜莫湯以為不肯功也

人情日出事生知必厪垂念然我輩非聖賢負衆毀而戚倉沮亦何所歸怨第如蔡驗封者方得罪時閣中兩次爭執

上從筆親改而以爲長寮故掎摭之豈非酷寃
此君昔年奏草爕然弟至今尚檢置齋頭我輩
此時豈合搜尋其短兄更緩煩與言或更有掉
頭思我輩之日不可知也弟籌邀一疏其意原
不專與言者爭勝但祈廟筭安妥不至作萬世
笑端耳

王嶰竹副使

自不佞扶疾强起會廟堂兩大議不敢緘默足
下謂欵不可戰不能竊意天下無不可爲之事

若用威以受欵完守以寓戰而用人如足下忠
貫斂練者提衡其間涇渭分明鉗勒有素則安
危之權固在我也高明謂何

劉節齋巡撫

靖江豪宗之事廟堂適已處分所以不待尊疏
之至者葢恐多肥䏗一日則釀一日之憂耳事
權歸一擾擾自定更望老丈提衡于操縱間勿
稍勿撓可也

饒行素御史

豪宗恣睢狀廟堂業先有處分然不肖竊疑舉
端中間必有訟師惡少主之公堂既遏其流當
更清其源可也願憲長亦已有旨與馮憲長相
代馮憲長昔守敝州老成端重知其必能鎮壓
耳

孫恩治知縣

沁源獄案已經覆勘情真
天子仰重念親親義不敢阜陶之法別請張因
口誰能黙白璧也毋以爲意適見行取諸君大

察以卓異稱者得薦偏多保永終譽幸相與勗
之

毛文源御史

衡殿下訃聞後
上忽于章奏中有所摘發大足快人今尊疏至
乃事機湊泊恐處分必不輕也

吳惺初御史

德府之事僕向疑之以其跡太奇而情太募也
今奉續教爲之戚然生死之獄俱無憾矣

徐龍環給事

近者

聖主偶念親王名宗望風越境干請甚覺訓停

諸公寢霜在念何爲無言已下所司必不泛常

輕處專此復

任止宇御史

豪宗之事奉續教乃具知就中曲折大桀啟釁

養亂責固有歸而訟師惡少實其戎首開靖江

之亂亦坐此也門下發憤嚴創一番是見風采

但將來防患于漸更祈加意耳

鍾文陸御史

平反歲報他部或以爲故常而公臺丁寧鄭重

如此此一念好生真可以感天和而致刑措矣

謹謝教

趙心堂巡撫

方今士品之難難在任事事之最關安危者則

莫如撫臺綰轂百城表儀諸吏其裁決不以聲

色而以精神注措不以材技而以識見茲廟堂

選于衆中得門下而又爲門下選地得閩豈輕

也哉榮代之後想見經畧風采大賢治効豈勝

崇藉若來教所道于盲則所謂正已率屬察吏

安民八字外無他道矣高明謂何

王玲齋運使

鹽議文誨在此此國家大計兄乃當局豈得避

興闕之嫌但該曹未肯遽爲變計而其說之最

鋼者一則以民貧而商富恤富不如恤貧一則

以局旁論多便改者從寡不如從多而未必專

爲河南也老兄或姑使各商再具一奏以幾圖

之何如

陳南濱御史

王轉運之清操古行則不佞向于吳關監稅時

知之頃之當力薦于鹽臺而未知果見信否茲

得教神爽欲飛乃知天下自有鍾期而獨泫哀

歌之士亦可以樂而忘其老矣

張賓蒙知府

方今虛靡浮競四字士大夫不惟自諱而不言

亦且惡人之言夫其所以諱且惡者何也則有
排虛靡浮競之利而及其敗也則又有可以匿
虛靡浮競之名者教中四弊真拔本塞源之論
其中二款朝廷或能以法必行若教養之早君
淌之後則有滌洗上人心腸一番臺下以為發
德音下明部結繩之理人遂能不犯否蓋己丑
會試時不佞稍規後生莫覺謂吾長莫減關年
歲莫盛宴會飾裘馬而同鄉已有竊笑者矣狂
瀾既倒誰為砥柱引少年而[illegible]其[illegible]日[illegible]非顏

淵子奇又誰肯服臺下年壯氣盛請以侃侃正
論執左券而効之異日不佞謹拭目下風耳

吳惺初御史

郭司馬向以御史按吳先大夫嘗偁其風操峻
特每行部蓋屏騶從乘馬出入時號為白馬御
史而罷吏望風多自引解綬去若今巋然竟作
魯靈光此海內人瑞也大教揄揚極口緇衣之
好真先得我心矣

王竹溪巡撫

別諭鄒司馬似當追錄其柱下之功張廬州既
人望所歸門下不嫌例外特薦取廟堂進止耳
大抵公論定于蓋棺士節難于處隱此不佞愚
見而不審諸公謂何也

蔡思川御史

拊教稿悉二吏具見風裁縣官新進劇輕害事
猶小若監司耳目轉為下官用則臺使者腹外
皆胡越矣僕未識蔡方伯之面而耳熟其聲心
慕其義如此公者斷為大道君子公臺一切以

心腹委之當無負也

毛文源御史

孫懷老門戶彫零至此天不祐善使人憤歎然
得吾丈表章一番雖伯道無兒而羊舌氏不餒
矣

李養愚撫臺

教來亟將疏草披讀一過委悉停妥真可以佐
部議之不及生等無不奉行也適鄉人來言地
方兇運粗完米價亦漸落此皆由臺下精誠乎

格門力幹旋有如賴庇今歲復小康則可漸興
教化使士紳鄕于節禮里俗歸于長厚已鳳洲
卿之大人生夙煩關元氣今久未訃聞豈有他
阻將鄭重不容造次耶

李養愚撫臺

鳳洲沒且數月生固知吾臺必將痛惜其人鄭
重其事而不輕發疏也然以常理言聞喪一月
之內必當爲之先發一報訃疏而叙奬其生平
則廟堂便可乘熱議邮若欲南院傻趄以待師

生之勘結不知此公豈藉勘結而重者事緩之
後則人情反漸冷而生疑矣幸高明詳之方今
之世下官攻上官以爲名上官媚下官以爲厚
鄕官脅有司以爲威有司又脅鄕宦以爲巧真
極亂世界吾臺不幸而處此且歸之數耳未膽
侍間千萬珍重

鄧定宇侍郎

爵亦有毋毋之年與太夫人相若也乃老兄能
以情信于朋友而爵不能信于主上由此觀之
可見人在自樹灑泣相慕復何益矣然朝堂舉
動亦難草草今以爲兄急處一南缺以便近家
迎養此則斷無可堅辭之理兄不記祇園相對
私語乎此時自謂練事得力能終日飲戲而不
倦茲輒倆無故四五驚掉然則卜載別來靜功
了在何處不欺之教盡以此類充之何如本相
推引半亦爲私如年來爭事之大體格心之無
狀切劘救過端倚大賢乃兄既介然自遠南風
雖薰不能終日解故人之慍矣

孫立亭副都

大疏三至豈云套哉而世人亦豈敢以套待翁
然不識翁之所謂套者共世俗且留而言去以
嘗
朝廷之套乎抑古大臣移病潔身之套乎由前
則中人所不爲由後則恐賢者不免翁果惡此
名也則道體雖病且強至南都使大夫見其癯
形弱骨而生等因之爲藉口
上前豈不進退兩安哉今遷延戒輛更復稱病

而病又適當南北大寮避言求去之時嗤嗤之
人其誰肯盡信若懲雅齋心齋而去則見噎者
皆可廢食也將置生等老羸未休之人于何地
生迍口任告不知諸老之論何以處翁愚意如
此矣

朴蔚齋給事

今日閣中會生相與談詔令不信必爲亂階言
未卒口而大疏至矣乃知閎覽深識之士不出
戶而見千里不數言而嚴斧鉞會當與主行吏

分欵議之所裨于紀綱風俗不淺淺也

唐抑所修撰

僕世味飽嘗前籌已錯青山白雲知我心者足
下猶求我于方之內乎所云鹽梅霖雨之業僕
耄矣請以爲足下願早割松蘿之愛勉爲光彩
以副
主知足下試覩近日餓鴉滿朝饑烏遍野此何
景也謝此而歸雖東南千里在在可爲蒿目而
舌鋒齒鍔猶或不以身爲招鼓缶而從老圃游
冀或可以卒歲乎蓋僕之志决矣

吳環州總督

野狐蹤跡不謂逐羈世網門下吟成梁甫夢覺
邯鄲謂我何如哉方今邊事可憂亦有以公尚
父之事幾頻左右者乎去將而相援竿而師君
子得其時則駕何必古人也

放行吾御史

嚴青發中不佞雖自愧不能仰成高志猶幸爲
荒徼借寇也今大疏再至

明主亦自動心矧不佞哉已相與謀爲公兩全
計使向平五嶽之蹤猶未絕君實再起之望耳

秉洪溪巡撫

不佞頃之正與司選君言方今天下吏治所苦
躁進而飾虛今即欲重躁進飾虛之罰懲一警
百則罰者不勝懲而僥倖者益衆矣若優處其
不躁不虛者則鼓舞一機也茲捧大敎來章治
水實政爲之擊節其反獄二疏草皆事關法紀
茲當如指臟行矣

馬連城御史

臺臣乞假而嚴旨發中閣臣告休而事機終阻僕之與公可謂食茶同苦知其不可柰何且相與聽命于天耳

張容宇行人

正未得錦旋之報欽來甚慰公此一行龍節鳳誥輝耀錦堂尊大人萬千壽喜可想也而不佞首丘夙志尚爾蹉跎此時望公眞在天上耳聞李倅及署印沈公皆甚修謹精練而當道有不

恍者幸公在里當相與力扶公論使廉吏舒眉則災垠亦按堵矣

李似齋布政

公之醇明正宜于近地劇地治近以不撓治劇以不擾則不肖所受于師而惜乎垂死疲癃不能効執鞭也貴部謠俗僕亦嘗耳剽一二要之兵民士夫雜處彈壓勿激勿阿可也賢者何人不刮目豈藉僕相知而重此後有便勿惜嗣音

王鳳山巡撫

承密示陳帥燮者係前科武狀元僕偶讀其卷奇之因請與相見比官永平則見其矢口論邊事畧加獎賞後遂以魚酒來餉僕怒而拒之今聞臺下行譴語託人告急似反有見疑之意而不知僕實愛其才勇欲養之爲用耳聞此生一臂上能立三人彎數石弓嘗滿其子十二歲已壯勇有父風不知果否

陳竹菴

聖主在上稟和朝野出洛之圖鳴阿之鳳不稱

祥也惟是黃髮老成巋然以古風直道與南極並懸則太平元氣繫之而廟堂所爲孳孳物色之意固非爲翁一人矣使來乃勤齒牙見及辱之曰謝則爵也其何辭以對抑聞古人隱不忘君翁杖屨之暇不惜以治安餘策見遺則爵也敬拜賜矣

余幼峯司業

歲報使來辱書悉道候萬福爲慰黍李門墻枌榆邸第卽古所稱市朝大隱兼此者鮮矣第貴

嘗從來爲神仙遊戲之所老丈巷月教行宜稍惟均勞之義錦衣晝遊孰與寒氊之夜草也

周心盛御史

相知中公之聲欵最不易得茲再承長箋枉訊良過望矣會省之勞僕方爲公苦之士大夫恬淡一念倘自功業張本然矯枉而過則或爲遺事爲負俗公賢者當用其長而毋用其短耳

沈鏡宗侍郎

教中論同異不論是非嘉隆間恭有之矣然彼

之所論同異者同則進異則退而今之所謂同異者同則退異則進且非獨二此也同而退矣則曰何不遂擠之深淵異而進矣則曰何不遂升之青天又非獨于此也退而深淵矣則未墜者懲于既墮者之㸚而旋改初心進而升天矣則方升者懸于未升者之嗤而愈紫喬臉嗟乎此有異合從連衡之世乎凡事無不可爲惟元氣之壞則不可爲生且勸長寮以靜待之此不佞看定事機决然至此老丈但可爲朝廷社稷着忙而不必爲同志憤歎也

馮文所學道

相知萬里料發書時未必知邸中近事然教中憂盛危明已似若身處劇塲而謦欬于越鴻楚乙之間者德音孔昭談何容易蕩蕩几几可師者心若敗局已殘而欲以赤心安半勝之此聖哲之所不能也蚓縮鳩藏且從吾所好耳

劉肖華郎中

僕觀今世立節好修之士所至齟齬未有如足

下者也自南祭至冉冉逾一年矣而終不知足下所坐何事得謗何人不佞私自號鍾子期不能爲知已剖血以明又焉用此伴食爲哉省教承已蟬蛻一官而惓惓未遺故人此亦見大賢雅量第自古畸人退士以窮通爲寒暑之序故議者謂退之送窮不若文昌留窮今足下之齒未也而廟堂以稍懲前誤即家補官今憧憧計較于折腰乘憲之重輕不識古人謂何耳

杜爵齋給事

僕嘗謂人臣進言當視理勢之重輕勢重則不嫌委曲以求其事之成理重則不憚再三以求其事之盡今諸公疏草雖在事後以理以心揆之豈得已也伏讀數過不勝欣服

彭念川御史

南中屯政不依籍以斂地方觸類推之而知其難為也大教溯原窮委處分至當敢不奉行其隱占一節未必全是衛官即今雖一一清出而又有貧軍不樂佃種者異時恐又當防拋荒之獘也

賈珍宇御史

去歲江南冬涼本出意外廟堂業先示風旨寬之則臨倉恐無更責備之理從來民間得恩太過米色黑爛不堪則公臺不得不先與題明然題辭更望萬分委曲若追治諸官官責之賠補則地方騷動矣乞愼裁之

周山泉巡撫

漕粮腐黑之故一半由雨一半亦由去年部議先下聽其改折則稍示寬揞聊以支持足數而不知其難處至此也今漕倉二臺皆有處之之說該倉勢不能失信苟求惟查叅一節則似據法難已但揭中詞氣甚平吏民即此受惠多矣

李養愚巡撫

比來吳中士民一日變一說主安靜者則以修防為過計事張皇者則以持重為偷安然臺下試權輕重而折之多備不用與無備而有事之費孰多惟高明所擇協濟銀乘此經一番闡明

亦足愧局外揣摩及暗中乾沒者吾臺去後歌思必多于今日之攀轅耳

石楚陽郡守

地方不幸使公臺有此意外詿誤令士民萬口如沸豈有盜金且不疑者愚以為公臺不必辯但撫臺據迹生疑原無他憾今公臺既自服文移舛誤之過則兩賢心事便可片言披豁顧獨苦地方俎豆無緣悵悵之私奚啻赤子之離乳而已也昨甘按臺面問此事生應之曰李院真

君子必無成心石守真良吏必難重處渠首肯而去適又以此語白陳撫臺勸其早決吾公但准備將來竹馬重迎而已謹以此復

陳光宇撫臺

別示試淛司寇請郵疏草此老薀棺公論得吾臺表章、崙九原爲不亡矣謹代爲謝外織造一節中在工部掌行者曾司空已有成議至于戶兵二部意見或未同容更祈之委曲善處必不盡虛德意也敝府前石守本良吏而前後申

報錢粮那借之數以外誤致疑必須早勘早明戚撫院與本官彼此心事各洞然而生等地方亡恃雅敢私及之

陳光宇巡撫

明主停刑一疏雅所樂聞但覩外廷之論以爲國無喜慶天無重災不當歲歲姑息是亦一道而不識聖意謂何也臺下姑自盡其心可矣

蕭岳峯巡撫

捧教知瓦剌無主虜王西搶之志其勢恐不可中遏矣要之西徙東來無大關係惟使之一日早離甘州則該邊安枕一日耳若落兒哈能殺我酋恐不能遂爲尾哈之主虜王乘此收拾全功未必非計但恐得志後愈輕中國而散部紛紛以征調告勞亦恐其爲我累耳

崔振峯御史

捧教具悉憂邊苦心虜謀如此叵駁叵測矣乃黃河不凍瓦剌稱兵則類有鬼神陰隲其間

非人力也抑古志有之天不人不成幸申謝執事者毋忘戰毋啟戎如涼州之報聞之可喜執之可虞非不佞所敢遙度矣

崔振峯御史

甘州西寧事體原屬重大但求勘報得實小邊不妨至于西行虜衆倘必不可阻則望公臺嚴其五餌險其走集使將吏毋輕挑釁亦毋狎敵胡運方衰未必能爲我大害也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九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顧冲菴巡撫

此番自陳疏乃理之所宜有弟尚恐老兄露齦動氣轉生得失而詞氣和平如此乃知豪傑作用自別也十一年之事在老兄任前故閣中得摭以為詞無所絓礙此天也非人也危邊重任借一事解手誰不樂之況老兄壯烈丈夫豈戀

戀蝸角者哉顧弟思之國家千鑄萬鍊得一真才而決去就于罪人反噬之口是何朝綱塞上保虜千窺萬覘以嘗我之喜怒動靜而中流易柁為二奴子報讐是何廟筭所以苦留老兄忍辱須臾真社稷大計非兒女私情也倘此後再有風波則索性發憤陳白一場必不可汲汲遂去郝葉二公且毋庸議及爾餘誠惘惘不盡言

顧冲菴巡撫

承示王憲僉之賢而任事如此又以將毋之情為之請此忠不蔽賢孝能錫類當事者必能仰體也寧前改軍一節原係衝邊賴之為用不可以王司馬初題例格謹領教矣適司農覆餉疏畢竟不可全准又累諸鎮費處為之柰何

顧冲菴巡撫

節麾已得代手釆薇之勞復陟岵之孝思可謂公私兩獲所安矣南倉糶易銀之說弟亦嘗偶及之然又不審彼中軍情若何恐歲儉息食之際不便領銀則事且不可遙度須老兄茱蒞後

再審計之耳外示各邊候缺之難誠亦當為預處但恐關內西北附近等處又有俸深當遷者此銓才之所以難而諸君子若果能協心為國正不必拘此眉睫下遲速耳李家乃有多許良將老兄能以意氣感之使効死為用則官賞更屬第二義不知代者能如此鼓舞豪傑否又不知王維貞而下諸將孤危之跡亦曾為代者言否且喜新都院能事事稟成畫而行其保留大帥尤力我輩公論亦藉以為重耳

顧沖菴巡撫

節鉞去邊情如之何教中三感乃成三累如老兄才具磨稜過目亦自可以不出長安立取卿相今危邊累憂國迨宦累憂親大獄累憂身以天之道幸而見驚絲成繭蘖境得耳此忠孝之報也碌碌如弟能尺寸與力哉

蹇理菴巡撫

南兵營之冗官冗役士夫知其糜耗月久而不敢議汰者蓋二司馬先入之說錮存人心亦偶

會薊門無警得因俗爲安耳省教可謂一掃塵翳令人不覺擊節　明主大釐軍政之初片紙行下誰敢有異議者努力便宜愼無憂廟堂之中掣也

蹇理菴巡撫

南兵食餉既多往往輙挾守臺之勞以激變邀止漸豈可長尚祈吾臺三思抑驕制猛之術使之不知不覺歸我籠中耳

張弘軒總督

太平堡失事雖小而兩塞陣亡不得不題明若卹錄自有例優死固所以勸生也

胡趨微御史

數日前亦已閱過塘報隨諭兵部加嚴覈上之注意如此而吾臺猶得循例緩題也來教旣當將虜入小有殺掠自來不免公將來報書疏中更宜斟酌不然薄劾或得重處邊臣展布愈難矣

張弘軒總督

比得邊鎮續報爲之劇喜箏吾之士日夜注其耳目於此番之舉動而今督撫同心功罪核實則自可以伸眉上聞不當存一毫疑阻以隳邊臣之氣念方今內外議論半不可破者謂首功止崙論衝鋒不論追擊殊不知遊其方鋭擊其惰歸乃古人之大案而近來無人拈出何也俟直稍信至當稍與之言使知爲邊臣暴白耳

王鳳山巡撫

諸夷近拜御賞大慶顧未審前年曾有此紛紛

縣掠否公臺便宜操縱自不必一一奉聞至於將官失事罪輕隱匿罪重似宜加嚴督察一洗舊套耳外示演試烽堠既於邊防喫緊而期會約束使遠聽不驚尤見妙用并此附復不宜

胡趙儆御史

來諭拗報事大約我輩爲邊臣主衡無過一實若爲詞爲之諱敗則長其欺刻意爲之掩功則挫其氣無一可者吾公既已先得同然不妨謬謂對

主對衆言之蓋不佞頗懲西邊之轍有激而言初非爲遼左諸吏討也

胡趙儆御史

向所以惓惓私布啓款者但祈於功罪之間核實上聞不使流言昧於公道耳若巽懦將官豈得不叅叅中即如來教某某蒙霜露某某犯矢石挑剔分明使廟堂無涇清渭濁之疑邊吏有信賞必罰之驗乃詆訶中激勸也尚何所疑而勤遠問哉

張弘軒摠督

少年言勝事則不喜言敗事則爭傳言賞功則囁嚅言罰罪則踴躍蓋邊臣之苦極矣而口舌不可爭惟有先自處於千牢百實之地而與紛紛異同之論吐氣發揮一番方成局面此區區之計爲安危不爲毀譽也教中云云謂孫吳在事亦所不能弟方與言路諸公露覈談此且引世廟舊事爲證中間老成相信者固有而輕薄腹誹者尤多老夫身處事中苟灼見其必然則

亦當與廟堂兩分擔子毋盡倚主持於弟輩進度之口爲幸耳

張弘軒摠督

啼烏夜月光景略同誰無父子而忍獨爲萬里瓠瓜煩兄姑爲我謁呂公祠而問之與時夢覺之趣是真是假可以發一慨耳

梅鶴洲摠督

今日之事上怒猶可解而人口最難防其所以本自貴部訛傳洮河之寇虜王實爲戎首於是

衆怒如火必欲爭食其肉而胥撫閣部俱不免
矣教中旣有本酋悔訟之因無不可招但罪逆
已暴於人人旣不欲與戰而欲撫之郎宣大有
必誰敢於紛紛中擔此擔于此首寮爲兩全計
而以便宜付之經畧有以也人臣爲國家爲公
道雖萬被戮辱無辭門下請姑亦少忍共濟艱
難而爭於量已量人虜敵之間若能戰則必藉
手陜部若欲撫則亦須少假歲月不然彼已兩
困終是爲道聽資口說耳適蕭督臺書至其言

又云云虜非神鬼其縱跡之順逆情罪之輕重
至今尚爾茫茫可嘆也今各邊喫緊在血脉貫
通陳奏明白使朝聽先定而後外侮可禦耳萬
里之外疾痛相關聊此附復不盡

崔振峯御史

失事一疏[illegible]義正讀之欽服初廟堂久持賠
敵易將之[illegible]則似必當大處一番梅督府雖
再留矣[illegible]而趙撫臺屢餉甚有功劉帥能對
邊列陣[illegible]不可以不戰坐之或又謂虜雖暫

退恐將吏盡易又生其心其果然否每見公牘
勇激烈竊以自中數萬甲兵爲許乃大疏至末
一款爲全之計乃不出敝寮長所策先華市賞
後行責諭而群情洶洶必欲宣大先搗扯酋之
巢自古曾有此廟筭也僕病且死決不敢隨俗
附和受百世誤國名幸足下更有以教之

崔振峯御史

來教二扎皆注的之矢望影之鞭不佞因此識
禁中之頗牧矣可憐李帥膽勇爲故胡司徒所

知稱絶塞長城第一而容易摧折至此今邊臣
在京者但能矢口論該邊之失計而不復及李
帥之[illegible]死我輩有口有心豈可寘寘中負此赤
心者入也今得來勘增氣至其他小小勿論之
矣火[illegible]無賴該邊馭之之術似當以持重輔兵
力而[illegible]此非局外敢遙度也顧此復不俻

崔振峯御史

[illegible]抵方今將官之罪欺隱爲上敗䘐次之若勾
引乃是最上一等公其謂何外論允爲經畧太

計容趣所司議行不備

崔振峯御史

今日之事在貴臺不妨儘意振飭而廟堂以包荒佐之僕前啟所以云云者恐復如蘇道長故事本叅罷斥而得逑斬難幹旋耳茲幸已兩全伐者皆一時之望庶不遺公後憂也外安邊八議寔寔如大將指麾就中破格之語正以濟非常之事生等所欲急聞耳容仰與本兵議行之

蕭岳峯總督

比來邊事未見頭緒而朝堂已先爲戰場首寮坐之待罪矣範老之行欲多帶兵將不惟先聲可以攝胡亦足破少年洶洶謂此行專事講和者據來教中台吉之報則順義原未失臣節而西邊乃謂有人親見其行事至相反之極必有一誤幸深察而明報之若貴部恐西邊之累及專事容隱西部恐東邊之坐視務爲聲張將來不特經畧掣肘而閣部諸臣亦俱墮鬼陣中矣逃夷出入未定亦非小事彼黨獪黠萬端恐[illegible]不可以虛聲嚇也顯此復不備

崔振峯御史

西事已棘公之壯論廟堂必當出此然恐酋意順義火酋未必敢露形自絕況我既不假以事權而及其有急而遽欲就彼索火酋之頭此題目甚大收拾甚難扯酋度必不可受約宜大度必不敢共擔則諸邊疑解大事去矣不如且陰陽其間在貴部則儘力禦寇不必問何部人馬而在宣大則使之明詔切責扯酋幷其支吾應

討之詞何如別圖操縱可也譬之同舟而濟或高或低各行所宜若束手無伏而望他人并力加功迄無後濟其失均耳惟足下裁擇

梅鶴洲總督

承札所論邊事不壞於虜而壞於文法議論此不肖病時所已先爲經畧言之抑此尤其淺淺者使文法議論果流出胷中即牴牾一時久當自定乃近有一種磨牙吮血之口吻而佐以承望押闔之心腸將來所壞豈止邊事而已記得

世廟時止爲損軍法嚴邊臣望風媚虜虐捏首
功以幸無罪翁所謂重戰罪開懦門古與今斷
成不改之兵矣和戰二字廟堂剖析何嘗不明
若必欲遂息衆喧則除是漢武用狄山手段而
非不肖所敢言也

與寧夏巡撫

此之愚論若除爲邊塵解紛而不意流言洶洶
已先入
上心昔出禁中驥方驟而蹶足夫武用而鍛羽

門下經營功緒竟投烏有可歎哉事雖至此幸
而公論甚明有識者斷以爲保疆第一人才要
知非門下屈中之伸也外示洮河二州圖覽之
若再見伏波聚米狀據此誠得兵強食足二州
巢穴可圖奚但守洮而已目前計無便鼓番生
斷憂者鼓番得力之後恐番人又不徒爲我用
尊新中丞以名用之以氣用之料其沈思妙算
未必不仰門下異時子文傳政幸無惜盡言耳

與趙寧宇巡撫

外示乃腹心隱憂去年小奴自五臺山歸亦嘗
聖母於此飯僧廣脩福事而無文牒的據吏不
敢詰以愚言之此等事縱有影響然
聖母盛德必不禁外人之查問今當谘與該科
言之或可因事就題以防詐冒生患也門下鴻
鵠騫舉傲吏有鬪見不惜時時遇便爲生等言
之古人身江湖而心魏闕請以爲別後之贈

梅衡湘總督

近來中朝有一種議論以爲邊疆大事正合論

罪不合論功僕即與力辨之夫罪自當論若俘
斬實級實功則必有下手之人豈得一槩沒而
不論也翁行矣此事亦當囑經畧公從重發揮
以折嘵嘵之口若當事者愈怯則建議者愈譁
將來必令戰士投刃掉臂而去豈國家之福哉
倭酋悔罪求還但自審不辱體面不損威嚴便
從容受而縻之亦因可以孤火酋而堅諸夷
之討也僕又料事成之後少年必又有一
人臣謀國事豈有顧毀譽不顧是非

看翁且莫飽于一歸遂忘後慮也

鄭範溪經畧

諭此一行其荷擔矣翅九鼎昨定府報來則已聞該邊諸酋傳呼郭令公來皆稽顙而去矣發謝如此則結局後事可知而羣少年猥以筆端爭勝或謂當疾走西鎮或謂當先搗扯酋至於本兵閣議盡欲動搖曾未見虜而朝堂先為戰場矣若門下則業已矢一腔血報上更不必局趣為內顧也

鄭範溪經畧

得書知台駕已臨左衛暴露良苦所請預發馬價及便宜隨帶將官無所不奉命也獨若朝堂議論如亂麻而東西邊傳報虜情一一相左如岳峯夾則力稱順義原無與火酋作反而西邊督府乃節節歸罪及其計窮則又俛而就招撫之策此少年之所以日洶洶而蕭君已坐其累矣翁一到且先審定夷情順義是否倡亂諸邊之報孰是孰非明白奏聞無一毫回互使近聽駭然而後可及遠畧耳翁有心為國家荷擔當努力放膽而行即報付之不覩人言付之不懼可也

鄭範溪經畧

得報知使鉞已臨計此時業與督撫諸公相見戰守之策定矣彼悠悠說者儻他千訛萬變終有醒時以

聖主之神明閣長及本兵俱已蒙勉留任事此亦翁扛鼎一臂也榆林選軍事宜敢不如教撦

酋情形畢竟何如來諭謂事定之後尚有一番議論雅幸同心天子置公卿之臣豈專令模稜首鼠湯無主裁而已也幸勿為慮

鄭範溪經畧

頃之鎮廵諸公紛紛譴去生固知翁獨力扛鼎勞神且十倍也捧教則已聞鼓番判虜漸有次第惟兩川逋寇復集不知更作何料理耳西寧要害本道雖授節方新亦恐遠水無及近火翁不得不置身恩怨是非之外儘力任怨一番其

茸鎮玩愒情弊亦當明白改張廟堂固不惜小費也虜王雖未東度其事形必不出翁羈紲但祈萬全毋論一時淹速可矣梅督公辛苦得罪可憐部議之所以遇缺不補者蓋懲羮吹虀使翁便於展布翁但任其外而使不肖等任其內其餘夏中醉中話置之不足道也語云堅心可以穿石至信可以格魚翁惟備亦忠請事武矣餘論則鬼神不能違而況人乎聊復附此以廣翁意

葉龍潭揔督

方蔵西事捧教具悉馭苗便宜然僕以為苗易與耳如門下千里絶足豈弟效之過都歷塊間者僕病且死一腔憂國苦心願與門下共之楊應龍者聞其大膽敢通書大老則他事可知亶參夫豈得已也

葉龍潭揔督

承示楊酋之無狀即如所報自難姑息但查此酋前曾投見商談縱之則聚兵或遂欲內叛或止自相攻其情尚有辨處處之當服其心耳生竊覩前輩南方用兵往往出以夷攻夷之計料此酋結怨已多五司既不為之黨則檻猿穽虎不在多兵惟門下便宜為計幸甚

李霖寰巡撫

承示乃知有叛番之變幸續教中報普安等處危而復安足徵公壹假須方略弟好謀不遑恐非鞭策之所能定楊酋新負叛於貴州可乘之徙過自效否揔兵移鎮望而知其為便計然九

思新莽且令揔兵趨督往來而不必拘以建牙定所何如失事之罰一面行勘一面且責其後功以贖何如此揣摩局外之見知無足以備採擇者有便更希教之

林錦峯布政

蠲川省上檢勘楊酋議弟即趣所司覆行此難獨夫儳俛首伏勘法無必誅今處之有名矣但安酋亦非良善倘用安擒楊如狼飼虎希慎之不宜

陳岷麓御史

貴陽建縣一事生覲安酋曾有私揭阻撓今讒
爾輸誠具見公威德招徠之効廟堂何難奉行
矣弟本酋方其心於楊應龍今椇旣緩誅恐此
酋失望將兩持耳盍姑羈縻使之若地方無事
則此輩不宜使有功自挾矣

李霖寰巡撫

僕頃因川貴爭事爲之浩歎𥚃日彼當局者欲
以鬬勝立奇是其習性而中朝恰更有一番議

論以爲主勦卽不當怒蛙之勇當得憑軾欽容
而敬之嗟乎此世道之憂非公一人之辱也夫
疏理直氣壯足愧嘵嘵此公方置之西邊以洩
其鋭氣而調其忿心公姑爲國家強忍可矣外
撫兵務鎮原議生等百聞不如一見公第從衆
行之毋再煩於下問也

李霖寰巡撫

楊酋之事此中業已左袒川撫其急調葉院而
代之以川左使者意固有所在也葉院比有書
甚倖倖特今西事方棘料此公無久戀舊鎮之
理顧虜情關係十倍土酋萬一再以鹵莽施之
則天下事去矣如何如何貴省直指僕恰察其
老成韜練公與之同臺同志可從容以理曉之
若廟堂主張則不足爲左右慮也

葉龍潭總督

來諭奉李之先已䀌兩境共同狀此酋兇悍西
事緊隔且十倍於此而廟堂業先士公移鎮之
議悉奮李受代勞難兩顧因暫假便宜於川省

以綴此酋之心而後從容計處非謂川省一説
遂謂定論也則諭使其果然則誤國殃民甚矣
三尺法具在誰能庇之西邊相望如渴幸高明
先大計而後小爭異時川中諸公必有歛衽相
報時不佞請爲公携左券待之耳

李晉季巡撫

黔蜀爭議不佞已望而知是非利害之所在矣
會此公方爲新進所宗當事者姑使換節以解
之然門下自當侃侃一言使廟堂易爲剸決不

然彼旣在鳴劍抵掌之秋此又屬控拳解鬬之
會
明主意向未可知也不勝欽服輙此附報不宜

李霖寰巡撫

不佞頃之有啟與李中丞以多殺爲戒此婆子
心腸未必有當於事理否捧教爲之瞿然蓋不
獨見識器超遠號令明信而好生一念亦可以
動天地格豚魚矣不勝欽服

葉龍潭揔督

捧教尚以黔蜀之事爲言不知此等爭議古人
特有且正未知爾我是非何如惟是國家大計
在北不在南門下袖有青蛇與緊操縱正在今
日毋以此遂沮獨往之氣亦毋以此傾同事之
心則武侯魏公而後可再睹也前啟芻蕘之論
頗係安危幸存而商之

葉龍潭揔督

承示苦心壯氣可動鬼神火酋嫚書無狀如此
此兵法所謂辭强者恐未是爲犬羊辱怒但[illegible]

嚴兵備之昨姚中丞書來具言本州匱貪不可
遽往之故今聞已至彼中而此公且有新命代
之者爲劉憲使又不知其人果堪爲門下分憂
否也番虜爲一真將來大憂門下試飛一籌別
有離巢折虜之術則節鉞在遠與在近何異有
如事勢剝床畢竟威駕亦足以愧他人之觀望
者而非不佞所當主張矣

葉龍潭揔督

承示處置殊不可曉然要挾之意但兵撫公自

宜稱鉞料理生番見李中丞書揣料夷情甚當
而目前似當且分順逆以孤火酋高明謂何益
課不能滿額大司農方議之所獲賊徒自應伏
辜度餘黨亡匿民間者不少自非送狀灼灼如
天爵輩者且勿鬨恐反側不自安亦地方一憂
端也翁謂何如

蹇理菴揔督

各邊界上小訌在往年則爲常事在今日則邊
務一新有不得盡爲諸將官諱者今據實聞奏

而稍從寛處諭令立功自贖乃折衷情法之間謹聞教矣見擒二夷倘彼酋遂棄之于我則更用何法處之此似不可不早計也

蹇理菴摠督

承示石門路聲息未及奉答而按臺失事之報已至今日文書官傳聞賊衆不多而殺傷許多官軍何也閣中已調停答之恐撫疏亦宜早
上不然好事者又生心矣

張捴戎

承示該路虜情雖諸將皷勇足嘉而損軍數多頗動
上聽生已寓書閱臺令其權衡功罪毋一槩議罰以沮後來之敢戰者專此削復不備

穆敬吾通政

承示諸路夷情本係零竊而官軍傷敗至此殊為可恨然諸邊怯戰久矣此舉當先議預備不嚴之罰而諸將出邊輕敵次之蓋追敵而敗猶愈於避敵而全者敢以此報命之辱

蹇理菴摠督

承示教橋墻失事疏草中間裁量情法至公至明已造船數省此治標精算但不審猝遇大虜大潦能支持否適會石司馬云臺下以遵化一缺坐名李生但寒生初領事須先咬得菜根方堪致遠臺下業為此生造命主人愛而勞之乃始終大惠也

蹇理菴摠督

疏到甚慰諸邊事情不過如此恐

上意既動承望者又至此不佞所以汲汲也適閱臺書至弟頗以微言規之内云輕敵而敗猶愈于避敵而全宜從寛處以勸後來之敢戰者頗不知于事理何如然其慮蓋遠矣

穆敬吾通政

薊鎮切近輦轂每一中虜則聲先上聞此不才將領所以專事媚結苟支目前而不知其流禍之至此也大疏八條真該邊照魔鏡會當擬嚴
旨法在必行耳罷將敢爾橫行梃徒敢爾虛捏

處之甚快但此輩恐必有依憑城社交關引薦之人拔本塞源更祈高明留意

武秦川副使

承示貴部夷情西河彷徨中卧始帖席巳奮虜縣突雖所在當防然遠地生地料其未敢長驅而陝中近方甚收畨之策畨收則虜益孤公臺自此第以嚴靜鎮之可耳項新橋堡收畨攄其情形殊類狗鼠而該道報以張皇以攻撼城堡爲各省中亦遂望塵而駭有畨虜交通之疑殊

不知此等小醜在公臺指麾傳檄間耳貴州至今尚苦爭楊應龍之事教中經畧及兩巡撫之異同未判其孰是後便幸終教之

周二魯尚寶

觀公舉動畢竟老成有斟酌即如墾田一事向來人抵掌以爲極敝壞又極可爲其始終言無地可墾無人可墾者獨王司馬一人耳然足下非親見則恐亦不信以僕言之且盡心查理一畨中閒豈無熟地作荒及隱占侵沒之弊且既曰開墾甚難而前撫按之紛紛奏報墾田豈得曰非欺也僕之至愚雖千慮千失至於策虜則斷自詭爲不差今扯酋之決歸決不歸在數月間耳決歸則縻之決不歸則絕之口稱歸而未必歸則待之而當事者且落得邊外多講一日則邊內可以多脩備一日不知經畧公何抒於諸公之事而必欲先敗其功匆匆以空拳挑戰也漢過不先千古定論安危之機閒不容髮公不記臨別之年彼時尚謂扯酋決當卄吉厚幣

以求之今言不卄幣不厚羈縻恐喝只在齒舌之閒而言者便以爲辱國然則郭中令之握手呼回紇萬歲豈非千古罪人而淮海之役王欽若奮然拘留信使其功豈不在王旦寇準之上也富弼若爭獻納而及其入對則請陛下十年不復言兵蘇氏父子自負談兵赤幟而其策不過禮之加恭待之加厚而已葉中丞腊決有餘長慮不足若從其言遽然革封絕賞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一不成事萬有餘敗王部覆必

道之覆轍可鑒也新將帥實不佞所薦故太宰以爲眼前邊才老成妥當決無及經畧者魏公人品則過之必不肯以前輩爲鄭下不如待鄭功有緒而後用之今魏疏至矣果不出故宰揣摸之外且使其疏果保得某處有兵某處有餉可以萬舉萬中則僕當拜下風拜之矣就中虛實一切不管而第云不分順逆决意一戰而已問何以戰則曰小犯一鎮禦之大犯合鎮禦之且期以數年成功而已如此則九邊沸動內帑

一空而前代征商榷民之事起揭竿斬木之變生不知魏老能保任無事否也適李總臺相過勸且暫緩新督之行以待經畧事定而公顧欲趣之使兩賢相聚而爭堅白安乎危乎鬧市運遲一說僕已先爲首公言有識者果不異人意且喜　冊立分數已有七八使其必變我復何留使廿、必不變則我又何留適兵道有承差來傳老母近有微疾小兒貽書獨寄姊夫而不及父意甚疑之公此時尚勸我忍則天下豈有無母之人耶從此答書後恐不及再相聞千萬自重千萬爲國家邊計重

房脩吾兵道

外示虜情邊備鑿鑿破的向畧陳小疏中意正在此大抵節年款虜之弊最大一着是西行假道而其他受挾弛備次之今噬臍既不可復追蓄艾又不可猝得惟審局下着漸次修補以期桑榆之收耳若廟堂先自殘攻法多議論則邊臣勢不能徒手搏戰其計必出於欺欺者之計

一行則戰者之氣頓沮此愚夫之所能知兼有世宗近事可鑒而不意諸公無端孟浪紛紛一塲可笑也僕正在閣中言及兩川建壘議戍一節而問之崔御史則以爲難入衞兵議撤僕大以爲便而張戎政則又極言其不可天下事種種掣肘如此高明既實見得是不妨力請該臺奏行在廷議論雖多然善均必當從衆也

鄭範溪經畧

教至乃知有十酋擁敗之耗蓋自堵截借路大

議行後不佞猶拊心廩廩恐言之甚易行之甚難今一舉得筭自葉披枝想撫戰機宜在目中矣閣長初意本欲待翁再疏別推總督弟以愚意言之若爲事體請則可許爲人言而請則不可許況盤錯入手游刃有緒而中道委之他人爲虜謀爲翁謀俱有所不安也擒酋外懲內奠底下必去無疑但不識可乘此將火酋大作用一番成井陘千載之功否乘勝之下謀勇必出不佞庇在宇下不勝得隴望蜀之思輒以此復

鄭範溪經畧

水泉大捷部中已據塘報畧節上聞奉有溫旨不惟借此激勵士氣亦使翁神意舒展游刃愈利耳套虜既大創度其意不出兩端或以扯火二酋是其唇齒相累之人索性要之併力拒命以圖報復或未捐市賞之利落得歸罪火酋自解此尚可乘其震動大黨將合未合之交驟馬驅而緩頰下也適少年諸公又倡言虜王必不歸此亦恐宜急爲諭遣但要得彼中悔罪畏威實情實語則當事者便可發惜小費以防狐疑虜落之變叙功既已令該部早覆早行外示諭夷帖此乃回風一篙極得力若卜酋來輸欵且以討擦之使該邊之裕力専事兩川則火酋無能爲也此復

徐總戎

原經畧信至已畧陳麾下捍邊斬獲之功虜輕中國久矣此一番譬之勝局爭先着數將來擒縱次第便不礙手然公之智勇沙自廉仁得士

心兩偏裨未必一一同趣如教中所謂沿襲故套當遂椎其人早更易之若在在而爲之姑息又落套矣外示乃必然之計而七邊齊舉似未易言此練兵選將之所以急也僕正慮首級論功必悞事臨陣之際能保無爭功奪功否耶此事更難處後便幸裁教之

鄭範溪經畧

套虜從中挑擾狃未可以故習玩之太疏責成一說確是先機其火酋雖非入犯之時然因緣

生事掩襲報讐不可知翁既得要領生擒叛酋便可乘熱布局收絕漠之功咋少年之舌在此一舉也不勝喜躍欽遲之切

萬震澤僉事

方今制虜第一着決在收番全倚公一人首事今虜烽既熸則番氣益壯而我亦可露檄爲之主盟壯哉功也三賢相得操篴而前使王庭空慕太白懸首而不佞東山一枕安矣

梁霖宇贊畫

捧教具悉兩公籌邊策虜事事破的蓋不佞向來陰主分別順逆之說以爲川海即未必蕩平而遠交近攻尚可次第措手乃茲卜酋敗服火酋逃遁而順義又可保其必歸諸番又可保其必爲我用頭頭勝着傾反出始望之外不佞誠不知古人當此何如若就今日見之亦可謂塵剸水斷雨驟風驅赫然旂常之伐已乃來教示以勿虞道路流言夫使廟堂而果虞流言也則諸公有今日哉傾世情悠悠畢竟以說夢爲眞境如近之望公者尚欲追虜以爲戰無不勝不必藉保番之力嗟乎士大夫識見如此不肯不憂虜也憂邊疆切數奏合而諸公顧畏首尾未得盡行其志耳來教剖析利害使人滌耳洞心何不遂以斯言徧曉朝士懸萬無一失之券以卒就萬世一時之功哉謹此附復不備

鄭範溪經畧

承示處分卜虜罰服狀恩威兩全從此着着按節而行持之堅定應之從容則夷情逆計奚啻

十全而已收番一說其爲便計何疑但不肯前啟不憂番之懼虜而憂虜之嗾番今既欛柄在我兩無後憂古人謂蔡功惟斷乃成尚何疑哉昨又有揣摩意見謂虜王必當誅而降番未可信不識門下聞之以爲何如大槩朝堂汨汨衆醒不能當一醉翁既實見得是功決可期月而待則索性與之明白可否婁敬趙充國獨何人也外費出瑣瑣該曹豈靳此以誤大計如一時未應手但可隨便借支無煩干枉訊矣

鄭範溪經畧

虜王雖不可輕招亦不得放緩帳下智謀舌辯之士不妨物色鼓舞之有一聽勘舉人李鼎獻策一道火箭書一册頗籍籍有時譽此等人不識可招之到彼盡其材用否

梁霖宇賛畫

來教未陳之前則經畧公已具傳英猷石畫矣凡邊事所以紛紛其失豈在今日然就使今人處廿日之地令言事者處當事之時亦未必不

斂手相服也教中謂有智有膽方能實心任事愚則謂實心任事乃膽智從生足下試觀前後諸公豈盡無膽無智哉智施于文巧自嘗膽施于躁競勇進耳禁遏假道真當今第一義然喫緊在水泉一捷而後首尾成章公所謂兩策者其實虜入我殺則成一虜不入我殺則成兩公且措足實地先思其次而後及其上耳假道旣絕則請愓及西海紆番旣效則又當謀及保番至于東方十萬兵之聲勢牽掣兩川之版筒必當使聲中有形乎中藏取而可保萬全不然虜中未必無耳目也經畧公作用定何如與兩賢肝膽意氣定何如紛紛之論向惟恐其不徒手搏敗今十酋一創則又幸兵連禍結可釀以爲當局罪矣方事之初僕嘗一口言憂不在外而在內不在議論而在人心公籌邊之暇盍姑囘首爲洛陽銅駝計耶萬僉憲爲我道向往意餘不一一

余曉山巡撫

邊事至此恐全顧不得前人體面及下吏口吻尚望屬耳私教得審爲同志一言不敢忽亦不敢露也十酋一創誠快或又恐其牽制壯會使經畧頭緒未能歸一高明何以教之

鄭範溪經畧

凱聲又至歡動舉朝卽古所稱一月三捷何以加焉不佞向耳剿紆番矜計尚以爲落落難合今立竿遂見影操券輒取償而悠悠之徒更妄所譖坐隙已適葉中丞頗懷事後之憂固是一

事不妨專行適李舉人招番一說生新與經畧
公言此時戰既利番之能格虜則他日亦必任
我之能保番但恐茶馬尋常之恩未可恃也高
明裁之

鄭範溪經畧

得教叓為之擬然某將主計者大抵失在假道
而虜無大衆則勢自不得助番今我乘虜逆番
乘我怒為合從擯秦之舉最是勝籌第此後則
當步步喫緊保得諸番恃我而能必勝勝後我

必能保番而無後憂方成首尾常山勢耳梁主
政適有揭見教頗歸誠委計于翁乃知尭李成
蹊非虛言也

魏確菴總督

仰惟門下雲臥方酣驟聞嚴召固知萬金軀重
不輕許人也第今
天子西顧旰食以負擔相累非以為榮門下辭
榮可矣辭負可乎每見總臺公問門下起居狀
而喜其尚能秉燭對客借箸談邊此何心哉去

亦為方今世道安危關係不數人而未暇為門
下出處謀耳巢由同志請卜之巽曰

鄭範溪經畧

自頃卜酋被創則朔堂更有一番疑論或曰虜
王為卜酋所紿萬為不歸或曰兩川之虜且為
其黨報復萬萬不出不復因戲謂之不識諸公
向所謂戰者以日時之乎以指揮之乎此博得
酋牙間微利而其中未嘗不怔怔懼也有如萬
里呼吸一不效指而梟鳴鬼嘯皆挾有務以嘗

主心則天下事去矣捧教乃為之安枕竟夕但
得東虜成行則兩川去來雖未定已具有九分
功緒總兵本皆推虜翁索性委任責其後功以
國家大事為重昔武侯用兵斬馬謖用魏延疑
人莫用用人莫疑固英雄所以屈群力也竊疑
燒寺一着真華陀割癰神手而虜本以奉佛為
名闕其先嚏酋歸款原藉佛家權教攝持今亦
似宜毋絕其望許以建寺于巢牧本境則無詞
矣適萬僉憲亦自有揭至稱諸番絡繹内嚮幾

予胡越一家翁此段方畧决不出班定遠之下
而或又以爲收番難矣保番尤難昔齊桓遠續
江黃後二國被兵而不能救覇業遂衰翁亦宜
鑒此等微首微尾使諸番必能爲我援我亦必
能爲諸番主方可冀長久安靜耳大抵今日多
生議論以阻撓成功皆游士不得用者所爲即
令諸說已破則又有言火酋終歸于罰服草草
而止又有言虜王陽以辭款我而陰召諸酋以
八月大舉此等皆齊東誕謾而老成亦或信之
可歎也

邢崑田巡撫

與公横經之契淺而推轂之情深丈夫意氣社
稷是念乃諄諄致知己之許何也扯酋雖停市
賞經畧在撫剿之間非已見其悔罪書信歸巢
之後未必敢桀正在公臺處置得宜耳其文法
之末議論之多非豪傑所宜慮也

邢崑田巡撫

捧教并示各夷悔罪諸書不勝欽慰生原謂虜
情在逆順之間定當如此操縱萬一牽制人言
先聲不張信使不往而鹵莽襲王恢狄山之說
則天下事去矣盧某等官既得用盡稍破格優
之火酋已膽落誠募得行間敢死之士大作用
一番亦千載一時也

鄭範溪經畧

承示虜情卜酋固無終絶之理但前既勦殺一
番今匆匆三疏罰服了事委果太輕門下遲回
未許是也然恐將來此酋必當收之以全力專

事火戰所報斬獲雖少然使彼知我有備頭顱
觸網亦足爲後事大舉壯威耳

鄭範溪經畧

頻報一疏讀之有虜在日中之狀此安上定下
九邊擔子我氣既壯虜知其無能爲也堵遏借
路之
古雖下而該邊兵力恐倉卒不能趁手流虜如
麻關門一線當更煩神用提撕以保萬全耳招
降納叛乃羽虜要領而就中審察情僞料理安

穡亦不等閒其目前操縱虜王認罪之使尤喫緊文告之外亦須稍示以武備不然狡夷有耳未必可以虛聲喝也擒斬功級既真似不妨隨事報聞外諭并領附復不俻

那崑田巡撫

承賜答戰撫咨書云云如此即常山陣法已具在指揮聲欬間何不遂謀之經畧公使急操先着以往百舉百中也第不佞竊觀順義悔服雖誠而其氣已衰其權亦已旁落恐不得遂倚之

爲從約之主此又在諸公相機設變于甘苦從徐之間使之樂從而無後患耳外所啟二李火器似奇巧又出所論之外李舉人門下收之爲用未必無益僕亦未便語之以曾薦門下可否自在公耳

王懷棘巡撫

捧教該邊積弊至此罪不獨在將領然與其人人提耳而問之不若事事徹底而查之明旨雖細閱三年內事然追查已往正欲明白見前何疑之有哉卜酋新敗乃倉卒調兵聲言欲搶厖刺此其意必主窺邊門下策之是也先有該鎮傳言此酋已服愚竊與長察言虜創之後怒乃常情服者不可測也今弩機發矣尚豈得不防之則必當如郭中令趙營平遺策有後態毋先挑有堅守毋必戰而順義諸虜情形未敗者且委計經畧以虛聲欵語激之使塞外多講一日則落得塞內多備一日耳

鄭範溪經畧

教至決筭精彩若神扯酋即未東還度其情形已在目中

溫旨既下翁可從容展布而生等亦自能儘力主持矣盍嘵嘵之口其在北者已似覺索然而南中方人人自以爲頗收正可發一大笑耳小疏苦詞不達意至于事理乃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而不識果能爲邊臣助臂否觀扯酋與火酋二書則扯酋便可離之于火酋而火酋又可離之于扯酋諸酋又可離之於諸酋天下之事愈

從容則機括愈生翁其專意小事以趙營平郭汾陽自待而其他總付之不問不見可也

李臨江巡撫

承示傳諭虜王往返輸服之狀具見樽俎先聲咄嗟妙用一番書賢于十部從事遠矣適聞虜王見有差人到經略公處想東邊決有定約更望門下審諦恩威之間勿棘勿縱則邊方奠枕可立而須也

魏確菴總督

西事孔棘而門下既抱有越俎之見笑前人之不工此復可逡巡小讓爲哉大疏侃侃然非愚僅所及然不知廷議所謂分別順逆者何嘗謂某酋必順某酋必逆但就一部一人而言今日順則今日縻之明日逆則明日絕之又如陽順而陰逆則我且落得陽藉撫形陰修戰備此國家威信當然亦以邊備積弛不得不然也即如敎中謂經略日夜求虜夫使其求虜而必如宋事大實大辱則其勢自不可一日忍今虛聲款虜何名爲求而塞外多講一日乃正足以資塞內多備一日有如涉夏虜馬不歸或再有鈔犯及分外要索方欲言絕之則門下定謀固在也何必言出無所爲乎今區區數月之事幾不能待而待數年之後則恐門下能必之巳不能必之人且不能必之國家財力曾未及期而七塞巳騷然矣書生之慮倘未必無一得惟高明稍留意聽之

鄭範溪經畧

近日新總督飛章請戰而人情愈岌岌矣然鄙見則謂必得彼處事機湊手其氣始壯而扯酋遠近乃爾萬一彼中有人覘我謀議異同愈生猜阻則奈何川底之約更成鬭動要之保得扯酋移帳秋高必不復舉則與番請路總係枝葉忌者終不能搆我大罪而督公新被刻言譏訶恐亦無遽出梗撓之理但須心定氣期于必成可也

蕭岳峯提督

適得經畧公報尚未有虜王撤帳確期乃教至始了了巳經畧公頃雖伸威于西然照顧東邊諸虜不及門下一面隄防一面撫諭先使虜巢勿動以待扯酋之歸此救鬬不控拳其勞効豈在經畧之下也京師少年至今尚苦爭扯酋必不歸而川必不能驅虜今定何如但扯酋歸後更望深思所以待之莫沾沾見喜莫棘棘生疑則又在指麾妙用耳

李杜亭給事

外示籌邊一疏其料虜情形種種破的內有云不必曰虜必東歸可保太平無事當思虜或不歸何以保安疆土又云姑羈縻以緩他變為久遠之謀當安靜兵民為防禦之策此聖人復起不易矣懇請更以兩言足公未發之旨撦酋既東歸未定則不妨俟其不歸而後絕之經畧既欲離火真于扯酋則不妨俟其再合而後誅之此大信大威使曲在彼古嚴尤之策匈奴郭令公之制回紇以及趙營平班定遠西畧斷案班班可攷也教中一則曰遁辭一則曰悔罪夫狼子野心直患其悍然不遁且悔耳若遁且悔則彼以詐來我亦以詐縻而乘其間以益修戰備天下後世又誰得而議之中行說日夜露形謀漢〻不能誅李能等日夜詭形遁我而我反欲誅之愚以為此未可易言也大抵方今之勢先蔵拙而後可鼓勇先筭後而後可圖前僕觀比來談邊事者多矣惟足下深識遠見與尋常不同聊効所知以佐思慮之萬一惟鑒之

葉龍潭總督

與事安危懸于今日公所聲罪首惡即所以堅和好是巳乃首惡之罪無所歸遠遺之火真而偏狙論消沮悔禍之撦酋是愈疑諸虜而何和好之〻能堅華王號斷撫賞在撦酋未東之前猶有名今業已播告離之于火真而彼業亦稱徙牧內嚮矣譬之市中群鬬但患其攜而不離若黨與自相推諉乃是解紛一機又可窮鞫其心曲要遮其後跡乎大抵今日快心爽口之事莫

如殺虜然言之易行之難以西邊責東易以東
邊任責難即如大議華封則宜大又爲戰場何
不遂爲東邊守臣横行必克之計乎公能逆策
其必勝乎能策其必勝則異時過河之役使誰
人任之夫搭酋之惡不加于唐之回紇彼時以
郭令公之威名而奉天涇陽之役一則下令不
得言戰驅之出境而止一則執酒酹地稱大唐
回紇各萬歲而止趙營平漢之虎臣其徘徊長
塞與諸羌相守彌年而迄亦無斬馘非常可喜

之伐班定遠扼奇立功而及夫究竟持遠之畫
則不過曰塞外蠻夷本非孝子順孫水清無大
魚而已先是經略之西也周尚賓開其欲以空
口擧歸搭酋相與目笑以爲所操者約而所欲
者奢不如捐數十萬金賂之綴此一步可以專
事火眞今搭酋綴形成矣而數十萬金不費則
門下又以求虜辱國笑之是汾陽營平定遠三
賢之所難而責經略之所易也今之論者必又
謂虜易與耳然何以遂見其易得非僥倖水泉
之一捷耶搭酋之肯華面受約束耶若此者果
誰爲之夫援人之功以生意氣而即反其事以
敗之古人云君以爲易難者至矣可不爲之三
思哉今前後虜書見在稱獻稱納者在彼何至
反爲中國之笑耶背後有他如公所聞然堂堂
天朝之體斷無以孝子順孫責犬羊異類者也
彼以詐來我亦以詐應防之如防虎嚇之如嚇
鼠則邊境安矣當王安石賈似道之開邊其言
未必不以貽笑爲恥而卒之笑者一時痛哭乃

在萬世以公純忠憂國猛氣吞胡固知其必不
至此然好謀而成先師炯戒美成在久莊子格
言不肖芻蕘雖狂戇亦可採千萬之一否即今
火眞雖逸而西邊信地當爲之事甚多如收番
保川二着已足令門下饜事至于局外規慨請
俟廟堂以全邊相委乃爲所欲爲未晚也外論
火器眞禦虜長技李生門下既知此人請自以
尺一召之非僕所敢知矣郭太守當即如議起
用之亦曾聞貴鄉梁副郎緒言否此公在京之

許頗不許經畧旣與之同事乃嘆服不容口來
教謂愼勿聽邊臣則公亦邊臣也可盡疑乎臨
書不勝肺腑相成之切惟鑒之

梁霽宇贊畫

來示以策虜便宜盡歸之經畧乃經畧又以幕
中之畫盡歸之足下兩賢相得如此
天子豈憂邊哉頃令之倡異議者非他人卽同
事而其說自華封絕貢之外別無奇畧所謂一
不成而萬有餘敗不佞斷不以垂死垂去之身

強雷同附和也經畧公主斷顧不當曉曉足下
主謀故不容嘿嘿乃來教專責生等以主持而
憤在京之疑議殊不知弩機不在京亦不在生
等亦不在經畧足下旣保萬全請卽以告生等
告貴鄉與閣視諸君而天下事定矣顧虜中萬
一有細探知我疑而欲絕之奸人怒獸驚判在
俄頃呼吸間此誰人任之令後生抵死執獻綱
自愚之說不知今日之事乃唐事非宋事足下
試觀郭令公之禦突厥操縱何如也千古斷案

聖人復起不能易足下第勿自疑且無疑下僕
則幸矣暑中暴露珍重珍重

鄭範溪經畧

方答教頗悉時情一二而續札所謂劄虜王戮
火酋者則其說之所自似亦已了了根廟堂無
人敢用漢武帝難狄山之法徒令英雄短氣而
已雖然事至于此已一着棋一着翁旣保得虜
王心歸無過望于我則冷眼可以看世人之熱
鬧而又何以匆匆置辯爲哉我只操其環中以

內保塞外保番則其餘皆枝葉已魏確老又上
第二疏聞已准備發行此老之性要在喜人宗
已而議見氣魄固非若新進之孟浪也幸少加
折節和調以濟國事此又根本第一義高明裁
之

鄭範溪經畧

連得兩教譬之啖蔗者漸入佳境不佞臥滋帖
席矣虜王之言旣爾爾就使河州果在行可逆
其詐追其往乎今籠駕招捄業已步步喫緊第

不知所謂水凍草枯者眞情乎托辭乎有如服前且欲支吾卜酋熱面則我計不如連卜酋收之使之得小市以爲功無詞再留中國之重未失也火酋暫離據土恐亦有二說或遠塞避我或糾衆謀我若虜王雖未行而挾得其侮顙日詞以折彼恐亦不煩用兵也帳下有吳梁二人翁又能傾心委之此一身肝膽手足既得力則其外即有些小異同固無足慮然群輕折軸理亦宜防宜示生等遇便得轉移其間也收番一

着既資其用則恐亦不可空言慰藉即有小費亦所不惜但保得將來不復苦番而我能爲番主否境外之事法得專行況莊浪萬里而可須奏報耶此復

郭中宇巡撫

捧教疊疊安邊大計據川之說生去年聞之榆林房道雅相印可曾以訊之當事者今來教及之此即裴中令之蔡功可斷其必成者也但不知財力果堪辦此而道傍築舍之見又不知何

如耳順義決歸然以其遷延邊外日久群疑又生甚而謂欵番皆可虞套虜必大舉如此紛紛使人從容下着不得九但知經畧功成當召還不知召還之後人出意見以賊之邊事方可憂耳勉之自重古來豪傑舍沉審擔當四字而能成功者未之有也

鄭範溪經畧

不肖一日未行猶未忘邊事一日之慮茲得大教爲之快然第彼狡虜恐意必當別處之無所

關係之地任其瞋目撫劒獨霸一方柰事機不偶生兩人正在告惡他公竟被鬼迷耳然虜既決歸彼與已阻八分翁但信心信理不沮不怍可耳此後恐聞教無期千萬自重

蕭岳峯總督

經畧信到已傳虜王必歸之意傾貴部約束之所在不審執事者操縱何如茲捧教示彼既掌天立信迂路趨行則廟堂西顧可無憂已仰惟苦心經歲游夘目前將來論功未必在趙營平

斑定達下但火酋根株未拔恐西部諸公尚在
旁午而將來此酋窺覓恐又非可罰服了事者
來教云蕩然廓清但未可易得耳

鄭範溪經畧

自兩川戰勝後則舉朝動色生氣而所憂在歸
酋之愆期或恐更生得失耳乃茲聞一得二旣
喜途中無失又知望外得其迂路川底不敢近
逼此翁之神威妙畧勝十萬兵遠矣賀賀

邢崑田巡撫

萬里夷情公遥授計于使者如持券而取無不
如意廟堂顧復何憂哉川底迂路十倍聞諸公
始望亦不及此信乎一爵書勝于十部從事也
第虜王拔帳確期未審在何日而火酋罪逆深
重又似未可尋常罰服了事者僕正憂肅州訂
盟一着難處來教引而未發所謂效一臂力者
戰乎撫乎事機呼吸請直陳之經畧諸公所永
圖萬全可也

梁霖宇贊畫

捧教不獨見公籌邊之畧且爲人謀而忠自爲
謀而正不佞之知公方自此始耳空舟蕩海此
局外意氣之談言者甚易行者甚難乃茲仗足
下與經畧同心半載之間如分理亂絲頭頭成
緒此功亦不細矣頃川前又有一種惡成喜敗
代異黨同之徒雜然獻疑或曰兩川門前雖無
虜而水長草盛之候必復大舉扯酋雖暫離西
海而遷延肅州境上必有後圖非盡殺不創嗟
于苦哉當事之難也雖嘗平定達復生必不能

逃畏懦觀望之譏不佞請以安危卜之于天耳
來教謂天下事未有爲之而無成者胆力甚壯
然教尾又有是非毀譽窮通得喪之說夫是非
毀譽窮通得喪豈與事之成敗判爲兩途者有
如爲之而是人必以爲不是白簡劾投金腳夕
下則即使三公持行視聽如一身是則是矣能
保必成否故不佞竊謂方今邊臣一面禦外亦
當一面禦內堅白之論不妨與明白折證一番
以堅朝聽況經畧所處原與足下不同若手足

縶縛狼戾敗事則將來更有何人任責足下姑勿以已律人盡付道傍口語于度外可也闊視公有志有操而恐其先入意氣之言公當稍從中以定計定理曉之收番之爲石畫何疑然乎時試加于虜以茶馬聽屬之而有餘有如一旦虜加于番而番爲我交兆則不識措畫解鬪之計將安施而費將安出也希更深思允次草復不旣

邢崑田巡撫

外示撫諭該邊諸酋云云嚴而不惡可謂片言重于三軍適聞扯酋已拔帳東歸兩川之寇且遠徙邊事儘可爲惟公臺熟思至計以佐經畧公如哈台吉既表表當别具一青眼待之或得其氣力耳扯酋至界當思所以待之莫煦煦慰藉亦莫切切譙訶操縱機宜在公雖經畧不能遥制也

邢崑田巡撫

虜王在途西邊之急解矣而東道主人正在燬縶之際蓋彼華而之初且疑且恐且喜且怒梟夜不鳴未可以爲祥也

葉龍潭總督

兩川虜退趂此急流縱櫂批亢擣虛便宜自在門下該邊積弱之勢目前且無恃兵多而恃兵精毋專務激番而務保番毋先恃殺虜而事難虜恐天下未必無難爲之事而門下姑以定力定見行之目牛豈有全矣

鄭範溪經畧

門下籌邊馭虜勢已至矣績已成矣大行不細謹盛德不少讓古人不云乎至此而尚娓娓逐避得無爲趙營平王監田所誚鑛川公首事委應追錄餘將吏官賞則惟來疏所擬悉從優厚矣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終